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六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涉世雄譚八卷

〔明〕朱正色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 一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六八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

〔明〕熊尚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 一六八

史談補五卷

〔明〕楊一奇輯 陳簡補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

..... 三七一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一)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本

..... 五二一

涉世雄譚八卷

〔明〕朱正色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涉世雄談

八卷》提要

刻涉世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涉世雄談者何蓋和陽朱先生所哀而評焉者也先生治兵之暇婆娑于古咀其精腴擷其領要為卷有八為目有九始于邊計終于女烈蓋星分幕布靡所弗賅一覽而文武經權之道爛焉指掌矣予不佞受而卒業則嘆今之學士之以作述自雄為足羞也述者齋諧虞初詭而蘊于實作者雕虫繡虎華而渺于用下士或津口焉有識之所弁髦也先生是集理程于正事錯于人善懸約公人有所

孰而台尺

差飛野人如所覆

化而莫可端倪予不佞伏而佩之示當
木雞火齊燁然自來也今而後庶幾
可以游也已夫先生芳歲壯猷國家
寔厚藉之異他日超羣羅縻康康之
身登樞握覽益暢厥施則是集不獨

托之空言而更見之行事予不佞且
昕夕望之矣

萬曆丙申冬吉

古郢門人田大年頓首言

涉世雄談詞卷之二

正色備兵爾州當放衙退舍之際
日有餘閒取諸史兩讀之其會意
處輒手自校錄末綴以數語漫寄
此中之所領畧起漢武迄五代者
君取制畧文取幹局武取權要

此其融鑒見著者也每于婦人女子
廢詞常激發玄悟之人三致其意
蓋竊取篤譽樓記高識傳宣
命論以自勗云耳為綱有二曰品
明此理之不易曰壽品見非常所
可及也為目有九其間各有相因互

見者必以九屬之便檢閱也涉世
 鹽當機驤發肝衡平施權飛可無
 鐵羽是不然抵掌而譚亦可自雄
 焉愉懷故因以名篇焉時
 萬曆十七年己丑二月鷺鷥日
 也 邢襄後學朱正色書

涉世雜譚

目錄

取虜戰守款附類

弭盜戰守招安類

慶番戰守款附類

兵機計敵按策例

軍務軍民錢糧屯益類

玄悟解華居平儲富居貧
立身自任已類

朗鑒知人善任類

泛應酬答裁物決疑類

烈女奇男子之未必能類

涉世雜譚

時音曾藏海昌沈景文宗王孫不守

得者實之

同治壬午元月中字秋日書後自記

此書藏海昌沈景文宗王孫不守
 志願已以此書藏海昌沈景文宗王孫不守

涉世雜譚目錄終

涉世權譚卷之二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取虜

漢師為匈奴所圍，漢軍乏食，假司馬趙充國典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漢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詣行在帝親視其創，嗟數之，拜為中郎。批充國為假司馬，何果敢？後日金城為大將，何老成夫！豈大丈夫勇怯固有時耶？武帝不以敗掩功，親視其創，英雄安得不盡力。

涉世權譚卷之二

四

冒頓破東胡，東胡散保烏桓及鮮卑山，後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遼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復遂反，漢得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

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宜出，後匈奴擊烏桓，明友乘其散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批充國之議，乃籌邊者之不可不察，然非霍

光之權力，佐以明友之委任，亦不能竟其功也。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備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涉世權譚卷之二

五

批嗚呼，沿邊文武皆如是，何憂虜哉！奈何

今日文武吏，每每借持重之說以求自完耶。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議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官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

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宜宜固守文德而廢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威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遠變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此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不如下之半以威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漢世雄譚

三

批太子料敵審裁賊馬之策當創業士馬強盛時尚曰數年云云而耳談者欲以一切徵旦夕之功使遇光武以謾誅矣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與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重誅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漢世雄譚

卷之二

南

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勤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吐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煩加賞賜器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念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初營隙並蒙孝宣皇帝密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城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象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威嚴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請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漢屬漢何異單于

遭兵亂國內虛耗賁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
泉今齋雜絕五百匹弓韃韃凡一矢四發遺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增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
呼韓和芋瑟瑩侯皆敗頭復載賜念單于國
尚未安方屬武節以戰攻為務芋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
便宜所欲遺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批內不受西域勿與瑩侯賜斬馬劍俱得
中國之體彼蔡襄韃韃語以應單于王

漢書

卷之五

五

五

五

初大司農耿種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
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
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
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
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
受柝

批至此則知太子之言中矣班虎未宜絕

北念不及此

初鄭眾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
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按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
然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邊城晝閉常議
遣使報共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
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
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鄭敵今
西域欲歸化者屈使依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使便信塞自信若復遣之虜必
自謂得謀其群臣駭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
庭動搖焉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又居漢地具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眾揚威北鄙雖無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
遣眾眾固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
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
忍持大漢節對虜眾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
臣將有損大漢之重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兄匈奴來者聞眾於單于

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批太子之言又中矣鄭衆料敵如此明帝

乃不之省何哉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懼之史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大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尊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批移書傍郡求救示弱且自疲耳廉范之

涉世難譚

策奇矣哉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龍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屬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鎗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心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

危難之地○惡而棄之○則使○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止於弱力盡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种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批鮑昱之言可使萬里孤臣墮淚矣司空

倫為人謀而不忠可恨乃酒泉有精兵

二千出塞援人必有居守者如今何獨不然也且隨軍糧糈當自有處惜乎其

載之不詳

北匈奴窺窺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

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表安等以為當與之。
虞廷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
諸部，報曰：「事以從，不由衆定，閭閻低低，得
禮之容，寢黜抑心，非謂廷臣何尤，而深謝
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
者，以其下之也。』今其自取，臣分定，獻累
至，豈宜違信，自受其咎？其赦度達及中郎將
信、顧南、邵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
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批：萬曆十三年，左刺槍火抄威正等擁護
涉世機譚 卷之九

侍之雖典漢事同，而識者不能無遺恨
矣。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
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
故事。下公卿議，袁安任琗以為光武招懷南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禦
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作衆，無
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
曰：「南單于也，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今又
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一朝之計，連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
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
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
八十萬。今北庭隔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
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
相難折，憲及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款，款涉故
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廢江周榮，辟
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
所具策。竇氏客脇榮曰：「實氏婢士刺客滿城，
中謹備之矣。」榮曰：「禁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
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
得殞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批：北單于不可交，漢世累朝不能決，而鄭
衆、袁安等之策卒不行，可惜。南單于歲
費一億九千餘萬，甚矣執考之于他傳，
韓款以証歲直言殺，戴涉以誤入大
倉令罪殺，漢法何其重也。竇憲乃引之
以脇長者，宜乎其不免矣。

烏桓燒軍門也，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

孫張安坐帷中講誦自若諸將烏桓使

匈奴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批匈奴既合烏桓同為寇抄無誘而携之

匈奴烏桓聞張與至皆相率還降與誅其首

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

能制遠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

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

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

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

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批漢遣封鮮卑以王爵和親而不受辱甚

矣檀石槐分地為大部東西萬里此與

俺答勢同聞今邊將有以親王王子嫗

虜者豈亦倣和親說乎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

堅許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犬獲而

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秋而汝貪小利

以敗之何也點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

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批堅不以小利失大信得禦夷之體賈雍

貪功生事而止以白衣領職怨矣衛辰

未幾而叛秦降代狼子野心真不可以

懷誨化服式

獨孤部及沒奕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

慶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而獸心不

知仁義其猜顓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

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

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

之

批符融之見得虜情矣使堅類此推行之

必無姚氏慕容之禍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

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

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

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

蠕蠕鳥獸逐聚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

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

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

批崔浩之料蠕蠕赫連也算無遺策矣大

白中國主。中國用兵視大白。辰星夷狄主。夷狄用兵視辰星。辰星者水星大白金星也。

魏主拔鄰山築城拾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必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次戰則有餘矣。遂行。

批魏主知彼知己，所以違眾輕進。至于馬廐城，聞戰至，狼狽則群臣之諫亦未為盡失也。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襲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邀擊，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

待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所宜急擊。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魏來求戰，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偏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進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

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而墜，戰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衆勝，遂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宮中，得裙繫之，繫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批魏主用而示之不用，以取夏城。趙倪風

兩之說崔浩以片言折之卒如所願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亦以勃勃之亡嗣主不知兵機固敢爾爾馬耳

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及則撤衆放畜牧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壯馬戀駒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

批張淵徐辨曰得蠕蠕之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崔浩曰此乃漢世

涉世雜譚

卷之十一

十五

帝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數言足破俗儒拘牽之見

周朗曰議者必以為胡衆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遠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批火抄嘗曰犯麥侵禾豈亦知朗說乎

涉世雜譚

卷之十一

十六

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警勞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器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巡邏永得不虞五也

批今日脩守亦有五利遺意但界限不明因循牆垣之下長城與虜共之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云云類是矣一月一夫築城三步須有水土處方的乃若甘肅之鹽池臨水之間九十餘里水既缺乏地又潮鹵半是沙石不受稽計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役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廓，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遠逸，代表諸國，頗戍外叛，仍遣羣獫狁馬甲兵，十分關入，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官，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涉世雜編

卷之一

十

批此與長城五利意同。

秦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略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署疆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懷之，殆厥之於攝圖，兵疆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愛其牽率，唯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結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使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區矣。隋主納之，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涉世雜編

卷之二

大

批晟之畫策，所謂指不取之，以夷攻夷也。總管達奚長儒，將兵數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于周繁，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儒為上柱國，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

批長儒之所以能抗虜者，以威陽弘化，有重兵，以特角耳，不然果勝寧陵遠哉。突厥數入寇，隋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

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鈔
死庶多惠針狼未嘗感恩實而為賊節之以
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
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
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善含有降者納
違者死

此詔以今觀之甚正

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阿波兵
勢不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
國主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威北牙矣阿波

涉世雜錄

卷之一

十九

七

自度能禦之乎又為其使曰令達頭與隋連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
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
隨晟入朝沙鉢累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
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
兵而來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
累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
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累奪其眾而廢之貪汗
王奔達頭沙鉢累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
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

和求援隋主不許

批拊而取之

初沙鉢累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遠令立其弟
葉護處羅侯沙鉢累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
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
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
於眾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屈
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
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
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隋兵助之
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
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肯誅頡
爾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
不如兩存之高頡亦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
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批觀雍閭處羅之相讓則高齊石趙宇文
周之叔姪魏死矣
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宜以與玷厥有

陳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
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梁干必受其微發疆而
更反後祀難圖且梁干者處羅度之子素有
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
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
復遣晨德諭梁干許尚公主

此此瑞虞閭而取之

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
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
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

涉世雜錄

卷之一

主

舊鎮錫賽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
如梁干乎於是朝貢遂絕亟掠遼鄙突利伺
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此此構都藍而取之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叱
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
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
發以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衆多舉
三烽火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
懼校城晨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

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
為左勳衛驍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順使柱

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
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
五日會高順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
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
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
參設鹿角為方陣驍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
道求是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驍陣達頭喜曰
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驍兵十萬直前

涉世雜錄

卷之一

主

周羅睺曰賊陣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通戰
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批楊素銳車為驍而以羅睺成功宋太宗
以車步相參設鹿角為方陣猶以三萬
厚集其中名曰萬金陣君子識之如宋
之不競即素所謂自固之道未可以取
勝者耳

周法尚俊煬帝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
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
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

設鉤陳若戰而旋抽騎追奔萬一不捷也營
自守此萬全策

批萬曆十四年春火落赤撒水塘湖道路

為梗余起送貢夷之車法准此

初帝西巡遣使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

駕會大斗拔谷不至帝大怒會其酋長射覆

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疆大耳

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覆亦

達頭之孫世為可汗今以失職附屬處羅若

辱其禮拜以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然

之因召裴矩論之令誅處羅然後為婚射

匱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將數千騎東

走高昌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諭處

羅入朝十二月至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

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批裴矩亦用長孫晟構而取之小而分之

之策

鴻臚卿鄭元璚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與秦事

以羊馬為使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

郡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

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
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批太宗得御夷之體

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創根

幹以奉枝葉本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

致狼狽

批此遣突厥出塞論薛延陀而悔徵言之

不用也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

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

侍郎裴矩行倫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

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

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倫冊立波斯王行倫

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

涼西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倫召四鎮

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實

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倫

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

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

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

進接遮旬遮旬亦降於是因都支遮旬以歸
遮波斯王自還其國留三古翼於安西使策
碎葉城

批此出共不意掩其不備也

行倫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
詐乃為糧車三百并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
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
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
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
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復殆盡自是糧運
行者虜莫敢近

涉世雜譚

卷之二

批此可一而不可再

默啞牙官瞰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
服毗伽乃召以為謀其突厥降戶慶河曲者
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曉上言此屬徒以其
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
是畜養使為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願
兵眾從之內地漸變舊俗密成勁兵一
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命
方大總管薛納攻討王曉亦引并州兵進討

單于副都護張知運不設備為虜所擒時
郭知運邀擊大破其衆張知運乃得還上以
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職錄谷曰唐主英
武民和年豈未有明瞭我衆新集且當息養
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
欲谷曰突厥人技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
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野戰為業人皆習
武疆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為
所礙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
不可崇也乃止

涉世雜譚

卷之二

批王曉數言深得今日諸虜之情狀今日

諸虜中幸無瞰欲谷耳
先是王曉奏請西發拔惡密東發奚契丹掩
毗伽於奚落水上毗伽大懼瞰欲谷曰不足
畏也拔惡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
不相及且拔惡密輕而好利得曉之約必喜
而先至曉與拔惡密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
必不敢出兵拔惡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
耳既而拔惡密果發兵逼突厥營帳朔方奚
契丹兵不至拔惡密退毗伽欲擊之瞰欲谷

曰此覺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驅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密拔悉窮收走地庭不得入蓋高突厥所慮欲欲谷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押使盧公利邀之大敗賊由是大振蓋有難報之衆

批夫以突厥之老牙官精中國將相如指畫事嘉貞晚獨不開張仲吉甫我甚美朝建用久與將相自願不可以不慎也

先是振武河漢受降城羅度使李光進奏請脩城兼理河防寧吉甫請使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歸蓋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贊西據虜要衝蓋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千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磽确烽堠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盛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條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

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練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批漢時北虜盛故五百可以屯柳城唐時吐蕃盛故四百可以屯中受降城

契丹圖幽州且二百里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李存審曰虜衆吾寡厚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爲騎騁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酋長一入後軍奔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存審命

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到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合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發弊

批李存審嗣源以少擊衆以步勝騎在於倚險而進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

成寨羸兵曳柴燃草而以後陣乘之也

可法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又渠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迫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挫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

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比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北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衆眾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皮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充饒五千騎為其所圍方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其後隨其行止見其野

宿之所布粟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患為所擒契丹主責王都執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批晉王氣足以吞胡而又有崇韜嗣昭以贊其決成功宜矣

契丹既獲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經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及趙不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

通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近州之民始得移
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
蔚州迤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批趙德鈞城良鄉三河至今為京師壯縣
功更倍于白亭和戎城矣

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
事以父禮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屬門
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
父事之大過喻以金帛自足致其兵不必許
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發

唐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
國赴援

批知遠見微而知著因始而知終敬瑭徑
之必無身後之禍使十六州腥羶者數
百年

晉主重貴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
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
挑播胡豚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批此可為開邊釁者之戒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秦州降之取

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遼城趙延壽部曲有
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後
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

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
契丹踰白溝而來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
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

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
斷糧道是夕東赴風大起營中掘開輒崩人
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鷄

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
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
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

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關者勝
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

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
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

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
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
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

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守陴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鵠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牽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杜威。揚言

藏英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裳。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

杜李守貞。蔡元福。符彥卿。逆風大戰。卒以成功。杜威不足責矣。守貞亦不追。虞可惜。

磁州刺史李穀。說杜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

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乘輿合輿虜。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敕出督懷孟軍糧。

杜威不用李穀之言。別加蓋遣。逆節兆矣。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葫蘆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留兵為戍。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為將。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兵馳擊。大破其衆。自是河內之民始得休息。

杜威近日常備邊。可做而行之。隨宜討擊。須張藏英而後可。恐將官不皆藏英也。

涉世雄譚

刑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弭盜

光武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
追討到則解散去復七結冬十月遣使者下
郡國聽盜盜自相糾連五人共斬一人者除
其罪吏雖遠留通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
計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
捕者及以畏而相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
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賊田
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
閉

批非光武少在民間知盜情孰敢為此法
王莽地皇二年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
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
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關而已諸長吏
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
而莽終不論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
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驃

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掩竟陵安陸多累
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
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
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
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
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下輒得
至成群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
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
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
犯法為非群盜偷充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
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宜饑寒之謂邪
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
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
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
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
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兵
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典庫兵與刻石為
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初奏莽謀
弄兵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况
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

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五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怒累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巡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實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威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

步世錄

卷之十

七

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併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宜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

批王莽之書亦正然不能用一田况以至于賊可以為惡聞盜賊自用而不用人

者之戒

郡賊梁與寇畧為劫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馮翊郡澤曰與等破散藏窟山谷雖有隨者率脇從耳今當廣開障路宣喻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漢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澤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

集之

卷之十一

七

批諸縣寄治議者移就險阻此何異麗參欲移郡縣以避寇也鄭澤作用可以為萬世禦盜法

魏以荊州巴風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遠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四二境交和無復蜂蟻

之警徒充州刺史充士 參初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及亂擊之旁村始聞
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
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
效焉

批李崇懷遠用祖述陸抗之策置樓懸鼓
禦盜第一義也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璩徵六年
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
錢百法置是 卽即申辛權上疏曰夷夏之

批李崇

正

民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
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苑萬才莫肯居此
宜改其獎妙畫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
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
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獲暴息矣不聽使從辛
權之言其于盜賊也猶屬蕭斧而伐朝菌鼓
洪爐而燎毛髮

批近日徒重守令之選而人不勤者正以
在京名官不必出自守令故也辛權之

言寧非萬世

齊郡賊帥左孝友與 仇毛導狗山張須陁
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
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點陟討捕大使
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視阿須陁將
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
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
可有大利山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
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
二人各守中土大度軍中明月悉衆追之士

申

信叔寶等至 二人起升其樓各
殺數人營中大亂因斬關以納外兵縱火焚
其三十餘棚烟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
營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
算

批張須陁之計非士信叔寶不能行須陁
隨以李密死士信等皆為唐臣隋安得
不亡

唐中宗慮道路多草 監察御史魏元忠
檢校元忠聞赤縣獄 一人神宗語言異

於衆釋桎梏繫冠帶以詰盜比及東都士

不亡一錢、典共食宿、

批元忠因宜制用所謂度外行事者非耶

京師五城用士賊亦其遺意

結汝侯因蜀亂朝羅所曰卿蜀人樂禍貪亂

一至于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

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

之使旬有二三貪兒樂禍無足多惟若令家

畜五母之難一母之承床上有百錢布被融

中有穀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

于後不辭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

批為呼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大

抵盜賊之生未有不始于饑寒而終于

亂天下者夫宜饑寒者能亂天下哉管

子曰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

邪者大邪之所生恐英雄乘之而起焉

耳銷弭之道何如余嘗以南和論之南

和地極疏薄畝不二三錢有知縣劉公

者創開百畝溉一縣三分之二迄今極罕

而以其不災之半

者濟退之半

致獲死地土疏

碩者今膏腴矣

公屈公者到縣連

年永旱盜賊蜂起各縣以盜為諱無諱

必得報而後論火也百姓之被屠者

比比矣而盜卒未戢二公緩催科名詞

松凡常規舊套之奉上及上之取用者

一切死而不舉猶記上司面詰屈公屈

公對府縣各官當堂面應云年荒庫中

原無積貯這樣紙贖各官莫不縮頸咋

舌下嘗不發獲未嘗不

之者死竊者各以輕重少

無連累之患披盜即舉驤真即擊作盜

者擊縛解之銜見者栗骨聞者息心民

獲安堵到于今稱之此雖非豐年之常

經猶救荒如救火救火者待稟主人而

后取水則難矣劉公名璋由舉人以憂

去陝西中郎人事在嘉靖初年曹公名

邦輔由進士仕至戶部尚書山東曹縣

人事在嘉靖中

至大名

陰人事在嘉靖

宋年

涉世維譚卷之二

邢襄錄學朱正色批

處番

漢武帝嘗伐宛。宛不便。故因徙發惡少。至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土貳師。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
按言伐宛不便者。見漢法之重。出燉煌。云。人云。見漢家之饒。以此命將。何。

漢元帝時。匈奴單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倉故莎車王弟呼屠耆堂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楊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切南道。秋。盟時。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高不玉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定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

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未使有旨而擅發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批非常之功。非常者所議也。帝獎韓增。英唯一決矣。望之以繩墨持論。詩矣哉。

光武建武十二年。有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

二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

太守董耳。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

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援時。

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晚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批伏波御邊。以不煩。最得大體。彼未亂而先自擾者。床下伏暑是也。寧獨一狄道。

班超欲逐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臣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修職數百送之。典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閼廛。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僭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幸為萬年之福。薦給祖廟布大。喜於天下。當委。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

陸徐幹上疏。陳奮身位。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子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種軍。因異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與共合力。帝納之。

批班超可謂有志。然非徐幹莫與成功。其曰舉萬年之福。立言亦新。而徐君乃自中說。做出功業哉。

帝拜班超為特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

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冥不敢
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
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
曰身非魯莽而有三至之護恐見疑於當時
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
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
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語書留之
更遣使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卿人言快意
留之非忠臣也

漢書卷之二十一

批韋帝明人臣之忠于萬里之外何功不
可成而超之遣邑同衛青不殺人立
威明人臣不敢自尊之義如此襟度又
成功之本也

班超發于冥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
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
敵可各散去湏夜鼓聲而發陰緩得生口
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
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冥超知二虜已出家
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

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批夫以班定遠之誑敵如弄嬰兒于股掌
之上威震西域豈偶然哉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臨小月氏
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
縣官之利不宜禁讓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
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
惡驅胡妻子內之散兵守衛羌即解去由
是望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開我曹今鄧使
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
曰唯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賜
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
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
大小榆泉悉離散

漢書卷之二十一

批余于肅州撫練番兵亦是此意鄧禹教
諸子各以一藝訓所得何精也胡肅州
番族自萬曆十年半折而入于虜陽行
撫練之法陰寓關防之意為番固所以
為漢耳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

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輸，何足憂邪？」但當收堅守，彼饑弱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批定遠以遠待勞，故能以少擊衆。收谷堅守，伏兵要遮，是奇而又奇者也。

禹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詔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自送至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批鄧訓思懷諸羌，中有制畧，禹尚乃徒然效之，是效顰也。今日莽撫水塘諸處，猶大小榆谷也。將來不知作何狀，其嚴乎？鄧騭使任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遣中栗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生法輪作若廬，使其子俊上書曰：

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警報，非此之耻。雪矣。書奏，會樂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從中，召拜調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批龐參上書甚正，而太后拔之于從中，是破格用人也。奈之何不皆然哉。

龐參說鄧騭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衆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圍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于戰，無反。」

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
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
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故驅我為夷
前鋒帝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國陵舊京非復
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
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高以為然謂因說為
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
屬谷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
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漢世權謀

卷之十

人

批龐參以才舉乃進徙邊郡之策不至孟
津屯戍而不已何其謬哉非虞詡之救

過張禹之從善吾不知其所終矣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
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作塢堆六百所
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
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
姓戀土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
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沉離分散隨
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

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頭山破
之乃罷孟津屯

批龐參失策遂使人無守戰意至徙郡縣
以避羌漢之不失關輔也幸爾

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
詣關賜侯印遣之參始遷治令居通河西道

批此是以少按徙民之過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
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
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

漢世權謀

卷之十

九

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
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批任尚不審勢與鄧遵爭功猶之不知人

欲班起供厮役也任氣而無識度以殺
其身宜哉

此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開玉門
陽關以絕其患熾燼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
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
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

欽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都善兵五千人賜車師後部此上計也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糗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請於噉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批張璠言西域不可棄良是其二千人先擊呼延以五百人出屯柳中如今何可

得宜陳湯所語胡兵五而當漢兵一時耶兵乃朴鈍弓弩不利也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備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備豫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頃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貢

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勝惠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死死自陳帝不能用

批此可以為后日處羌虜之戒皇甫之不允乃其一斑矣

南匈奴左莫鞬臺耆等反東漢復舉種應之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百

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能

遠進也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漢因據

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漢諸豪遂相

與金共擊莫鞬等破降之莫鞬遺馬二匹

不使金如真不以酒醉之地使馬如羊不

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兵正身潔已

批張奐挺身輕出以少擊衆蓋所謂出其不意也軍吏叩頭爭止之其床下伏執然不貪為寶則蠻貊可行矣八都尉其今之債帥非耶

羌衆薄段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斬矢
盡虜亦引退頽之且關山行晝夜相攻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
里斬燒柯大跡降其餘衆而還

批為將者不惟有勇猛無懼之心尤當有
堅忍不拔之志頽下馬大戰退而窮追
得之矣

羌寇并涼段頽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
郭閭貪其功稽固頽軍使不得進義從伐久
叛歸關歸罪於頽頽坐獄輸作左校羌

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郿

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願乞冗臣備單車一介之使勞
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
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
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
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
威信相觀降者千餘萬
批自古英雄多逢讒妬漢桓不競尚有長

者何其處頽之暗而待規之明也獨不
原其前功哉

段頽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
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
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寇雖破餘
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
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輕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策而張奐說虜強難破
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輒言與遂猜恨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
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及
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
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
令居內而當龍遠焉機遷之三輔始服終叛
至今為梗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
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義
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過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殲

何致城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獲卒斯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批類與一時之雄也而論羗相左如此要

之皆不可盡廢也然類必欲盡羗殊無

惻坦之心後以附勢而死亦陰禍附種

我當不止如朱儒之不止也

召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羗段類以羗雖

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

是進營去羗所屯田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

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羗眾東奔射虎谷分兵

守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

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壑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十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

從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東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

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

東羗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

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

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批馮禪說降矣類乃欲盡滅之類豈以禪

為唐儉耶禪所招降止四千其間老弱

求降不能自拔者何耶類亦少怨哉

尚書奏燉煌僻遠介居二寇之間恐不能自

固請徙之涼州群臣皆以為然給事中韓秀

曰燉煌雖通強寇然人習戰鬪足以自全而

饑隔關二虜使不得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

憂國之名且姑臧去燉煌千餘里防遏甚難

二虜交通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

民重遷或招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

止

批夫徙燉煌之涼州猶欲棄涼州并力北

邇之意韓秀之建議其虞調之流亞我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

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

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

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

以此意通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文表

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

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
須為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
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
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
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
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以文表
為蓬州刺史

批文表先分善惡以渙其黨與既辨路之
寬險以出其不意此鎗法第一合迎鋒
閃綫也

漢書

卷之七

七

吐谷渾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
主曰渾賊昏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
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
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振不須出兵應接

批取降得體

隋文帝以桂州俚夷越數及以令狐熙為桂
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
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
以兵威相脇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
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

寄治於總管府庶悉達之為建城邑開學校
華夷感化焉

批人臣受萬里封疆何可鄙夷其人而以
兵威相脇耶令狐熙以恩信綏徠猶鄧
訓之擁衛胡也然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
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隋文帝大悅故有送州總管
之命

批忠信篤救蠻貊可行吾于是益驗

漢書

卷之七

七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
金多者為聚雋遞相攻奪畧無寧歲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
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鐵不可食寒不可衣
汝等以此相賊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隋
文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慶法平允

批梁昆不受金于寧州及為大理卿抗論

楊素無怨則剛耳毗其聞張奐之風乎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聞

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偏北林邑未逐象多顛躓以弩射象却走蹂其陣因乘之以銳師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復其廟主金人十八刻石紀功而還

批趙珂在大同與徐蒼對壘夜于陣前掘小坑詰朝乘衝馬多躓被殺徐蒼痛哭而去其亦知掘坑覆草之說乎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况今羌胡之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輒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

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皆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倡之也批今日貢夷所經郡縣糜費亦不為少可以次第藏之况西域之弱不足以抗胡

先是吐谷渾寇洮岷二州太宗遣柴紹往救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驕且淫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陣後邀擊虜衆大潰

批柴紹此舉不媿其婦矣軍中安得有女子對舞者其假且耶不然為帥而有女子則夏竦辱軍為卒而有女子則李陵與尸矣

禹益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益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益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服太宗乃遣使諭之益遣其子智藏使

者入朝上曰魏微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疋

批微之料馮盎審矣然諸直與盎相攻擊豈非以洗氏物故威信遂不行耶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莖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涉世推諱

卷之三

下

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居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微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糧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批前云不用微言迎突厥戰至狼狽此復

違其議而納高昌者何豈番胡有異蓋大宗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耳

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燧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居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亦亦善乎上弗聽後上悔之曰魏微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卷之三

上

批此猶悔迎突厥之意

鄧素使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連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成兵能威絕域者也

批鄧素之罪猶陳大德

骨利幹於缺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蒼羊脾適熱日已復出矣

批脾亦名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
換城陷之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
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
以討吐蕃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
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輜重置柵於
大非嶺上吾屬即輕銳倍道西行掩其未備
破之必矣仁貴即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
大破之進屯烏海

批今人只有青海而不知有烏海旱海熱
海張侍封遣仁貴節度大非嶺遂不置

柵退無所據而敗嗚呼以牛驂驥鮮不
覆矣

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常之以
河源衝要欲加兵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
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十餘頃歲收五百餘
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
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據其
城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
接涼松茂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疏勒
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

與焉比

批黑齒常屯田河源可以繼趙充國之烈
矣

太后欲發梁鳳巴疊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
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
盜一旦戕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
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
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
邊羌開隘道使其收莽亡之種為鄉導以攻
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遺舉全蜀以遺之也

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無濟中國今執事者
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
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未見羌戎已有
奸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開隴關而狗貪夫
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顧
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批陳子昂不但以詩擅名即此一書萬策
亦有大過人者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將軍郭元振
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諸罷安西四鎮戍

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
豈非有蕪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
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親利於萬里之
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
元振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
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
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要地也今報之
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
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
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
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介部亦當以
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
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
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
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
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
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
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
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
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批今日之禦虜處蕃不可不知此意
先是涼州南虜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
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郭元振始於南境
破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
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
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繼雖數十
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尋撫御在州五年夷
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批和戎今古浪是白亭今鎮番是千有世
享其成矣甘州田俱有業主安得復開
置耶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納
郭知運王駿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
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
因以入寇矩悔懼自終
批當今九邊之內為楊矩者何限事在開
元二年
吐蕃復寇渭源薛納王駿帥兵禦之吐蕃十
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人胡服夜襲之

多置鉅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敬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批此得班超擊鼓持炬意。王海賓戰死。玄宗取其子。養之宮中。卒為名將。當時優死事之。臣如此。

唐世雅譚

卷之三

主六

將王君奐新敗。河隴震駭。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侵安。仙客本鶻。小吏以材幹為君奐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即徐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厥名甚盛。嵩擬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批張守珪有膽畧。置酒作樂與眾。紹二女子對舞。同意。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玄宗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數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匪。軍物妄述。功狀以取。熟籌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此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

唐世雅譚

卷之三

主七

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仗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批惟明教言。遂為安邊長策。蓋因其數敗而懼。適中耳。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輪奐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落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

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樂固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若屬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糧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譏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敦微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

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劫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如朝也，或勸多賄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賄，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批李光弼為主畫謀，可謂忘矣。忠嗣雖以古人自儆，而拙于應變，幾至殺身未為盡得也。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因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奢，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批馬燧之取紇是矣。設如今日無財可以

賂帥矣。安斬死囚於湖廣間。有善沒者。假以衣冠。被官監害。則投水以恐之。亦馬馭之意。事在

景王就國時。

李抱王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大多。乃將千人。燕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批李晟用寡如用衆。有直走魏都之意。

元載以吐蕃連歲如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郿。

唐書馬璘傳

卷之二

軍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郿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郿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又羈旅。教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驚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童。滿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縣延之。教刻遂四更而

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批段秀實怒掌漏者。而當大發之際。令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可以為倉卒應變之法。使非當時得以行其斬斷。則衆心猶未已也。

桐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

唐書董晉傳

卷之三

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李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典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還晉。拜既又相。帥南而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批董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矣。李涵懼不敢對。何為兵部侍郎。後晉為名節使。

人宣武一節。尤為奇絕。此其為之兆矣。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瘡。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批回紇之強如此。庸家故厚利以啗之。我明順義。非回紇也。邊臣之異轍者。奈何。墮唐末之弊乎。

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恃。世稱焉。卷之二
中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瀋原。而吐蕃戍權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羊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君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成原州。移郭子儀軍成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

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手載尋得罪。事遂寢。

批我朝改固原為重鎮。卒祖其策。田神功右武左文。敢言其議。非公心也。

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屢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批今虜愛粉黛文繡也。殆類登里乎。登里築宮殿以居。所謂虎狼入檻者爾。惜今虜獨不為此。此趙全創謀不聽。隨被擒獻中國也。

先是吐蕃嘗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大掠而去。

批將來諸虜或用此策必板升扒沙扒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七瀘北韋臯內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乞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批一用鄴侯之策

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檢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檢歸俯樓前哭景畧撫

卷之三

三

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墓自是回鶻使至皆

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

批前有馬燧後有景畧

初益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郭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邠坊詔發兵城益州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彦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復安

批城益州之效如此原州之策卒為吐蕃得之田神功之阻撓楊炎之之急遽不

得不任其責也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葉太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臯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臯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之此今議者欲結瓦刺以抗套虜或有見于此乎前門步距虎後門又進引昔人所

章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

卷之三

三

時至吐蕃使其教百人先在其國與牟尋今佐時衣暉柯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兄弟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碑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明於盟誓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批此用構而取之之策。韋卓不難于自用而難于用佐時也。佐時奇矣哉。

德宗貞元十三年以方渠合道水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卻寧節度使楊朝晟湏幾何兵對曰卻寧兵足以城之德宗曰鄆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

海世權議

卷之十一

三十六

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批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焉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焉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批此與元振白亭和我城之功相等將

沙陀動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和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

數百合死者太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批此沙陀入中國之始

吐蕃數入寇憲宗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特角相應今則解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

海世權議

卷之十二

三十七

度使無刑賞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憲宗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玉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批宦官必以居重取輕之說進之而憲宗卒為所沮他尚何望哉

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必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

是朔方禦寇不暇

批王泌以貪被賣可誅矣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教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教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教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教奮擊大破之

批當今邊史率多以鄰爲壑互分彼此中豈無主將杜叔良裨將史奉教者哉然

世維

卷之二

三

不無聞語未見人之嘆

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常嚴兵防衛之柳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擇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

遣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批此亦公綽忠信篤敬之驗然識拔朱邪

稱知人矣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址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

世維

卷之二

三

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批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酷類甘肅等處而朝臣建言禍不在身者多橫議誰責

一狀狀

回鶻安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李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脩好非違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批柳公綽河東節度時嘗以單騎迎回鶻李載義以二卒守門其道一而已矣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

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而鄰國所破遠休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上問德裕溫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溫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顧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

批德裕不倖災以邀小利可以爲籌邊之法

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爲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相款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谷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批德裕用撫而殖之之策

溫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頏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相拒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溫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

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盟沒斯即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批德裕駁田牟數語知兵哉

那頤毀南廵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頤覲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址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糧三千石牛稼積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積害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批此詔出於德裕得中國之體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聞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武宗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鈔擊羗渾中外將相咸

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

相書曰回鶻速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脾脫邊城榮驚自若求援

繼好宜宜如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訖吃斯所破遺骸棄於

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戾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鄧支不事大漢竟自

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東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

衰之苦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頃早驅逐則當殺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

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境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

初奚契丹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訶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

監使回鶻移營遠避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批德裕二書深得回鶻之情今虜于危刺猶回鶻于訖吃斯也獨無張仲武殺訖

史 286-46

唐事者奈何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魏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特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繫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創遁去保黑龍子族雄迎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

上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批石雄之捷雖以朱邪赤心隸其部贊皇公預知其善戰無敵推心任之才相不當如是耶

點焉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善欽勞之武宗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武宗乃止

批李德裕之見即魏徵褚遂良之見也

高駢至劔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狎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梁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益驕宜責其罪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詔高駢使錄報之

批夏侯孜可謂知人高駢初至而開成都

門斬黃景復便自不凡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庾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髡髡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朴捷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

也駢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驛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驛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遣城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驛信皆坐受其拜驛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驛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批此可謂脩城制敵之法其遣景仙以屈驛信偽僞卷假迎佛以誑中國也

司詔二書在西南徭以詔書王建言小夷不

敢犯塞從之黎

問有漢三詔南詔驛信使規南詔而蠻

以受南詔詞成都虛實陰與大將相步襲

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建絕其

錫斬牙山行章以懲之叩嶽之南不置障

成蠻亦不敢侵盜

批王建西川創業亦自有不可以者

步世雄譚二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三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一

妖賊單臣傳鎮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

詔太中大夫臧官將兵圍之敕攻不下光武

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賄賞東

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切勢無久立其中必有

海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支耳宜小挺緩令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撤圍成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道自竊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李貢于丁奚城破之

批時異而勢不同者二十人市一馬是也今之朋合馬價義取諸此遂以步兵為贅麗誤矣我會議以騎步兼用為是蓋虜短于攻城長于野戰而中國之馬原不如北虜之馬設野戰而以馬相角必無幸矣

事多陷將帥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而中常寺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

則上與多太臣節有詔勿劾

批馮銀德往報籍中人之口以行其志得之矣擊蠻成功乃讓之于應奉此尤時人不可及也朱穆雖有羔羊之節知正而不不知奇其在銀機括中耶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逐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聞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

出高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恨不并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

眾感憤踊尚下令秣馬蓐食明且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平封右卿侯

批竇建德之敗雖是天命歸唐蓋由不識度尚之機耳今日首功之令不開而譚

邊者忘生事啓釁之戒得無舛哉

自臨城關將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

一邪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明牙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

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

批聽掾史之計則人心擁誰與固守者陳球不惟能守且能戰漢家多良二千石

耶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

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披駭破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批夫馬利平原况車乎吾常奔走湖湘北界率沮洳險阻居多楊旌以車勝賊何也豈蒼桂地不同耶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嚴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

以不即起者恐兵相爭藉諸君不得入耳卓

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批余于萬曆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臨水

東遇虜徐徐入城者與此意同

曹操留張遼樂進李典於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批此與周亞未堅卧不動段秀實令行者

皆止立者皆坐其亂自定意同萬曆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肅州兵以殺驢賊為聚將剗削已甚謀以十五日燒草場劫衛庫旁戮其人以投瓦刺懸揭通衢余聞之恬然分布因傳諭自謂以身當之各丁十三日復遍帖揭云不敢干累兵道也當改圖之二十六日空心墩設伏殺驢賊出而備虜各丁肆行陵辱必至其叩頭痛哭而後已嗚呼將官固自取而軍士則橫甚矣如紀綱法度何哉後擒其首惡二人假以他事正法焉萬曆十六年六月內余上甘州任至七月三十日夜營兵鼓譟殺伐聞左右二人傷者七人詰朝洶洶未戢余曰是不三營盡反因傳令云不反者赴教場聽操不赴操即是反者余同聞君從容至教場較閱照常賞罰衆情乃定隨擒不赴操而進者首謀十二人梟示鎮城危而復安二事畧與此符

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弱動驚冀世

子桓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
有獨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
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
曰公有舊法圖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
優懷之際雖時之宜今天下累定不可誅也
必欲誅之宜先發問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
請昱曰凡尊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
制在賈信之手故若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
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
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長史國淵上荀彧
以實數標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
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徼民聽也河間在封
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
大悅

批有程昱國淵以輔太子此正所以嗣魏
也區區丁鄧輩何以佐植而有爭心哉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
曹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放曰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

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復重之
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二逃亡之將及已亦
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
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批高柔之見真得撫軍之法余于肅州在
逃軍丁不窮竟其妻子首到者免責亦
是此意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
襲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
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孫權從之
批顧雍之言正得相體近日沿邊禦虜者
不可不知此義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
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曰權習水戰今
敢陸攻者異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
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批魏明之料敵審哉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
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
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

陳式見同

胡遵諸葛誕攻東興諸葛恪將兵四萬救之
遵等作浮橋以度陣於堤上分兵攻而城
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鋒
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
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卒魔
下三千人從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
時天雪寒濕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
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斃整刀盾裸身露
魏人望見大笑之不中嚴兵吳兵得上鼓
譟斫破其前屯據等一至魏軍驚擾散之爭
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
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王和母
兵餘聞東軍敗各燒屯去朝廷欲敗諸將司
馬師曰此我不聽公付過也諸將何罪危宥
之惟削其弟司馬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
泰求救行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與以遠役
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

人皆愧悅

批丁奉拔衆趣利卒以成功真將軍矣司

馬師自引過以為不用諸葛公休之言

無以陳泰為罪其識度豈淺淺哉所以

能駕馭群雄

陳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
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
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
將不當爾邪

批遠小臣不可不知陳泰之義遠大臣不

可不思司馬昭之言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
乃以鍾離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
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朝議以為諸夷阻兵
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
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富及其根抵未深
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
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新惡民懷異心
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批鍾離敢違朝議乘夷亂未定而速赴之

迅雷不及掩耳。迺奏于襄之績。雖其才
有過人者。亦以吳能用度外之人也。

時浹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
欲討之。從事何旅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
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
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弘遂誣晏欲反。
傳首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請洛誣
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
漢與成都密通。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
益州之衿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起討。不
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
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斬
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為羊祜來軍。祜
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
曰。濬大有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至
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
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
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
兵。大作舟楫。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
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

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
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
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
造。

批居母喪。而証其所事。善人在患。義不及
殮。是也。王濬討賊造舡。皆以便宜成功。
固其才之有過人者。而主簿別駕功當
以首論。李毅何攀。其識時務俊傑哉。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
道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
建平。以救之。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

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眾
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棄銳攻闡。何事於圍。
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
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
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
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
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若晉樓西陵。則南山群夷皆動。其

急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遇水以絕。寇叛。欲困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聞伺。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克懼。悉解甲挺

卷之三

主

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聞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東還。乘鄉貌無矜色。批以步聞之。叛。而以平祐援之。南郡庾亮為晉矣。非陸抗出奇應變。妙運如神。則是何可當哉。諸將請之。惑之。諫之。謂之何。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

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恐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批子房圯上授受。伺何以得之。其常勝宜我。禦虜更不可不識此字。

後趙王石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急。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

卷之三

主

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恩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先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遣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遁無行。出于聲譽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

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獲來獻曜問
知勒自來色變徹金墉之圍陣于洛西衆士
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
步騎四萬入洛陽城遽引步卒攻其中軍堪
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
冒出關門夾擊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
斗至西陽門陣就手堪因而乘之趙兵大
潰曜奔陝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仰鋒止銳縱其歸命
之路

卷之三

十

十

批徐光數語當與葛陂張右侯之言相參
英雄之見應是如此石勒連衆而用之

王也宜哉

蔡謨謂所親曰北伐滅胡誠為大慶然恐更
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
乘時濟艱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
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始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
村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
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

晉求援於秦秦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
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秦退屯廣陵
陳達亦焚盡秦積聚毀城遁還秦還鎮京只
解征討都督

批蔡謨之議諸秦王羲之止殷浩前後一

轍無不奇中義之誓重以致不究其用
而蔡次不為司徒俱奇

桓冲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板
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
持火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

卷之三

五

批葛陂十四年十月二十五將夜余聞有
虜入分布士馬以旌旗隱于林樹之間

衆大蜂三堆數里通明亦是此意

燕衆推農為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
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
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
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
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
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
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

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衆不棄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陣，于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與毛當皆秦驍將。

勝世雜錄

卷之三

十六

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群起。

批：農之料越審矣。越以丕父子好小仁，而不知大計，必為人禽，而自處如此，豈非

天促符氏而固奪越之鑑哉。

呂光以龜茲銳衆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兵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開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

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美水令張統曰：行唐公符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為盟主，以帥群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資其精銳，東合四州，掃穴於西海，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帥衆往拒。光破禽胤，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八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

卷之三

十六

十六

十六

批：呂光亦了辦者。因糧于敵，乘屢勝之威，擁思歸之衆，雖揚翰之策行，據險以守，而運道艱難，人心不固，其能持久否哉？獨張統之策，勝則必奏匡時之功，敗亦可完殉國之節，為尤得也。如不用何符洛坐制奔牛，射洞犁耳，以滅代怨，望謀反徒西海。

苟曜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不自曲牢軍于馬頭原後秦主長率眾通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長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今失利而更前何也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登登退屯祁批姚長之料登奇矣敗而復戰必須能用眾氣以勝之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

魏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

為客吾為主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閭溪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

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

諸郡縣皆降德置守以撫之禁軍士虜掠百姓大悅

批段夫人識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公儀亦謂其以才氣自負所見不難于男子而難于婦人妾以東偶雄一世而不察豈老而智昏耶

劉裕帥舟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難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勇，後還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緣。隨而守廣固，必不能守。陰清野，故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起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命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裕命守寨，依險自固，拔其資儲，餘悉焚之。世祖譏之。裕主之。

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逐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竊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安苗徙民先自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逐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笑曰：既不能逐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

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晏，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批慕容超小歷難，乃拂諫自用如此，以至于亡。豈惟燕劉之不敵，抑一紀及子之數定耶。

秦王姚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裕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羗

寇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密先遣信命，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批劉裕料敵如神，以劉裕之不識此機，豈非薄書與軍旅材名別耶？

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

悉瞭智晦，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

批檀道濟能擒晦而不能救毛德祖，余每恨其為人。

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廬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速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奉軍殷闓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溪子拳捷善鬪，

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瑾等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逼以大艦，衆遂奔潰。批何無忌酷似其舅，而剛愎自用，以至于敗，亦頗類之。

劉毅將自拒廬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略船出，果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論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師舟二萬，發姑熟，五月與循戰桑落洲，毅兵大敗。棄

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共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三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同京口赴義之秋，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痍，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

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日里樓舡高十二丈
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與過江裕不聽參軍
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
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同匹夫匹夫誰令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
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
莫有固志若一舉運動便自上崩瓦解江址
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
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共克濟則臣主同休苟
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
國之志不能草閣求活也昶甚喜請死裕怒
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社
伐之計使往賊衆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
乃仰藥而死猶至淮口中外咸嚴琅邪王德
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
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
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
道進攻猶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裁以大
勢言當計日潰亂今次勝負於一朝既非必
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

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
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
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
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
壘皆以兵守之明日猶伏兵南岸使老弱乘
舟向白石聲言急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洸林
子徐赤持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
址出拒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
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
以守之矣又明日猶焚查浦赤持將擊之林
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持不
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復引兵
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持
出陳於南塘
批劉毅區守文奉名之生不識英雄而
猥以英雄自許其斥劉滿而抵裕書何
其陋也孟昶理甘陷匪夫之諒道覆
不拔身以歸裕而嘆不得英雄以事之
何哉謝潛憂混晦之不終劉鎮之知殺
之不久手不就殺求財位不同殺受罪

見其導從輒詬之奇矣代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桓譙為荊州刺史使帥
衆二萬寇荊州泰王與遣將軍荀林帥騎兵
會之譙於道召募義民投之者二萬人譙
叱枝江林叱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
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
吾東來文武是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
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衆咸服莫有去者
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宗之悅道規
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
居守江委腹心自帥諸軍攻譙水陸齊進戰
於江天門太守檀濟先進陷陸齊破之
譙林皆走追斬之許為內應至是擒得之
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譙乃大安
通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批荊州土薄而民仇去就甚易道規坦然
御之開門于先焚書于後反側子自安

王鎮惡請給品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
劉克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檣船步上柳留一二人對柳岸上立六士旗
旗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鎮惡
徑前襲城未至五里殺乃覺之行令閉諸
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閤穴
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殺帥左右突出夜投
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

批王鎮惡之於劉毅掩不備而出不意如
取狐豚然至城五六里而後知毅之疎
亦甚矣宜其及也每常與裕比擬何代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宋史令王亮言
於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
以問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
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
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蹄曰牛毛之衆
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
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耳百姓不
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焉柔然將
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
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此方山東有變則

不敢授其鋒。後趙趙分而之山東。情見
事露。遂就擒。威。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
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關。卿秦主泓
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威。田
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
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弘至。欲
擊之。弘之止以衆寡不敵。田子曰。兵貴用奇。
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國既
圍。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

輕騎南下。布茂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
姓望塵。攝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
草生。潼酪將出。燕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齊
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
對曰。宜簡餓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
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還都耳。嗣悅。從之。
批金取宋而委之于劉豫。祖周濟之說也。
金兵不滿四萬人。聚攻則多。散守則少。
取宋地而不居。正恐清見事露耳。
正德初。劉賊之變。其黨不過千人。官軍

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
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
一次。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
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瀾
上。

批田子以少擊衆。死中求生。乘其方來未
定。而奪其氣。古名將多是此機。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
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
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服役以中原為意。
涉世論 卷之三 三

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
之險。宜先遣趙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
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
吾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璜帥騎二
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
為後繼。

批買德之為計審矣。吾不惜裕失關中。而
惜因關中失鎮惡。田子齡石三名將也。
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
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

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
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服皆生創
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祥等皆
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
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瘼
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挾德祖出走德
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
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
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
將二百人突圍南還

漢書

卷之三

辛

批毛德祖守孤城極攻守之力殫死生之
節卓哉不可尚矣范道基能往檀道濟
不能來他尚何望哉悲夫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然欲擊之俄而軍
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
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
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乘賊至水堅清
不可攻乃散走

批尚書劉黎曰賊營塵甚衆必多太子晃
曰塵盛者安得營上而有此塵軍士驚

擾也卒如其言與楚之因失驢耳而驚
備亦一奇也

何承天曰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
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耕牧之地故
堅壁清野以使其來擊甲結兵以乘其弊保
民全境不出此途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
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
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岷之南以實內地
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秦
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是抗群

漢書

卷之三

辛

虜三萬矣三曰募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
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
以衡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餘
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伐凡戰
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
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鋒利
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
備矣近郡之師遠允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
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

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

批魏侵宋宋主以為憂何承天曰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今則武夫講和矣四策雖

在不可行以中國為邊與以邊為邊注

厝當自有異耳甘肅每云開荒屯種而

知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者幾何我大

抵兵防與治水同是故齊梁之際黃河

涉世雄譚卷之五

中間不居各數百里曹孫之伯江淮中

間不居各數百里和市永開邊關之外

不居亦數百里

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陞侯威恩著

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

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

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

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

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大官

批陸侯既約降而復却殺之豈其以超為

易與哉然可一而不可再也

涉世雄譚三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四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二

肝貽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即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
石矢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韋延亦以爲
過反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去或勸璞還建
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固天復何懼若肉薄
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計度之曰也棄
而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兵小城之下
而不則者乎昆陽合肥補之明驗也衆心
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
批沈璞脩守有備無患其對客數言蓋成
敗了于胸中不待戰而後決也奇哉
王玄謨討晉安王子勛前鋒十軍繼至每夜
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收之謂諸將曰今衆
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
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批軍號齊一猶有如連弩武者竊之假作
警夜盡得高歡之情況况姓號不同不

相稟受者乎

魏人得宋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垣崇祖方出
選家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
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
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此二
里外大呼而來云文塘義人已破虜煩戍軍
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人據
遣羸弱入島人持兩鼓譟魏軍乃退

批使非崇祖鎮靜出奇以致勝則與下船

若匪援同大事去矣

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
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
廊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
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
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廊築堰是
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址堰肥水堰上築
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
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
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

白紗帽肩輿上城火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遂退走

批陸抗破堰以疲羊祜崇祖築堰以敗劉

和是增灶賊壯之各遁也

韓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殲盡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晒之近雖得推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

批以此為訓備有虛張力級者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熟薪火密使人置於深處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裝叔業侵魏楚王成肅復令永擊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

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往救永登門樓望

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

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永曰吾弱卒不滿

三千彼精甲儲盛非力屈而敗自墜吾計中

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俾此足矣魏

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

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

惟傳脩期耳

批觀李權則知文臣不可不知騎射觀傳

肅衍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

誅群小懸河注大溪有不喉豈容北面請救

戎仗以示弱於天下

批觀此則唐晉稱臣突厥以舉事可愧矣

崔延伯守下蔡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接

對操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槽水為橋

兩頭施大轆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梁將軍

昌義之不得進

批此成橋之最捷者可以為法

批此成橋之最捷者可以為法

任城王澄以吐邊鎮將選舉獨惡賊虜關
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具
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此緣邊州
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
成選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
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
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
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賣往還窮其力薄
其衣用其功節其食餼冬歷夏加之疾苦死
於溝壑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

永世難譯

五

場皆由選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
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王公已下各舉
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
人隨事實罰太后不能用人及正光之末吐邊
盜賊群起逐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批官不擇人惟論資級而欲弭盜安邊難
矣間有薦舉視為故常人人不能自監
如之何得行所學耶憂深慮危宵衣旰
食卒不得與腹衷遽除較清華而論選
速自非上聖與大賢而不灰心解體者

魏希

崔暹達李崇節度與按陵戰于白道大敗按
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
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吐邊為重盛簡親
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
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優除當時人物枌慕為
之太和申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克厥後帝
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遠隔清途自非
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又以或多逃遠乃
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游遊在外於是少年

永世難譯

六

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
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低潛凡才乃出
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奸吏犯
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
及阿那瓌背恩殺駱駝奔命往追十五萬衆
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還輕中國李崇
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按陵為
亂此敗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
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吐將恐
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

省

批邊任益輕等語與袁翻之見相同而以任城廣陽親賢主之卒不能行宜其大壞而不可救

魏方有事西北三荆西郢群蠻皆反寇掠襄城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魏更以賄淮王或討魯陽蠻辛堆為行臺左丞趣華城別遣袁術王熙自武關出救荊州術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州即被蠻寇者爭求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

堆曰王秉麾閭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堆符下堆遂符或令速赴擊群蠻聞之果散走堆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觀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赴敵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杆

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無慰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憚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

批讀辛堆之疏至秦隴道節以後數語而不潸然奮扼者必其秦越人也

蕭寶寅固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固

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固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入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大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東脩義羅民西固郡城其衆皆舊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資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鍾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

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
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
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通數百里賊圍
城者不測各散歸脩義鳳賢俱請降惟遂克
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維上表曰臣前違嚴
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
鹽池則三軍之食也畧論鹽稅一年華絹三
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
非與物競利忽由利亂俗也况今國用不足
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
涉權譴

卷之四

不獲已豈若實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
已報符所部依常收稅
批侃策戍內顧必潰舉烽以誑之甚奇長
孫維論鹽池之禁非與物競利恐由利
亂俗又勝任城王二尚書矣
萬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
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候景為
前驅萬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出列陣數十
里其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
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

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逐逐乃不
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應
逐不聽新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
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陷陣出於賊
後乘其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
所之群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
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掘其渠帥
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
初宇文肱從解于脩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
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

卷之四

批爾朱榮于葛榮擒縱俱奇余之飛提意
與袖棒同但難與不知者道耳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
式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
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
帥數百騎深入去剽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
乘其背大破之擄五千人皆還其為伏縱使
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
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
且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擒

之。詔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

批爾朱之用侯淵與侯淵之自用。二人俱

不作凡。

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

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初敵也。攻之不勝。

固有罪。勝之說。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

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

以岳及侯莫陳悅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

岳擊赤水蜀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

軍。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

趣柵。岳救至。菩薩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

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

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

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

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

伏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令賊下馬者勿

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

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幸

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市

牧馬。宣言侯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

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宿嚴夜發。黎

明。圍其大柵。所得俘囚。隨皆縱遣。諸柵皆降。

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

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天光進克

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

於市。

批賀拔岳之誘醜奴。最易識也。醜奴卒落

其彀中。真醜奴。其請天光以杜讒嫉

之口。雖爾朱榮亦在岳斟酌內矣。

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

泰。斜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違司徒高歡。曹攻

上洛。大都督寶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

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

賊恃吾三白。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縋吾軍。

使寶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

泰則歎。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

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米能徑渡。不過五日。

吾取寶泰。必矣。蘇綽達奚武。亦以為然。宇文

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

曰。寶泰歎之。駭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歎拒守。

而泰被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銳潛出小關竄泰驛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竄泰梓潼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寶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歡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畧與杜窟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窟走歸。歡曹以為鄉導而攻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歡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歡曹以杜窟為洛州刺史。欲逐入藍田關。聞寶泰軍沒而還。以企及元禮自隨。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逐虧臣節。元禮遂還。與仲遵陰結。左右襲殺杜窟。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其罪。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來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

原士大夫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恐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之。至是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督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稍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時。鮮卑兵輕。華人唯憚高歡曹。歡疏令將士常解。語歡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歡曹嘗請相府。者不納。歡曹射之。歡知而不責。批高歡之遇督將諸勳。舍其小而取其大。于歡曹華人。以度外處之。此英雄所以樂為之用也。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
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
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
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
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
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
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
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
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
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
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蒲綱謂魏刺史王羅
曰何不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欲死者
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
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
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
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
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
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
曰歡鎮撫河此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
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實泰懷

諫而來所謂怨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
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
公達奚武覲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
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止
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如
故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
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
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
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
聞鼓聲而起時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羨舉曰
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薄無
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家分精銳徑掩長安
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大焚
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
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開曰我衆賊寡何
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
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
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
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
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

人饅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而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驍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法世雄譚

卷之四

七

宇文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周惠達、蘇士馬守京城，整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羅議之。羅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羅自帥鄉里破之，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柔然至夏州而退。

批王羅非矯情鎮物者，敵未至而先擾，則失中國之體，取笑于四夷耳。

宇文測為政簡惠，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解縛引見，給糧送還。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或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

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聞我骨肉命，斬之？」批陸抗之于晉，祖逖之于趙，皆用此誼。吾不喜測之能行獨喜泰之能斷也。

高歡悉眾伐魏，圖玉壁。魏韋孝寬隨機應拒，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孝寬結木接樓以禦，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堦，邀之，穿至輶輪，塞柴投火，吹以皮排，在地道內者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于懸空，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

法世雄譚

卷之四

十六

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灼，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為扞蔽，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瑱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瑒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逐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

圍去軍中訖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
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衆
咸流涕

批高歡犯爭城爭地之戒委頓堅城之下

智力俱困殺卒七萬餘人可謂短于料
孝寬矣孝寬對祖珽數言讀之凜凜有

生氣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
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渴陽紹宗士卒十萬
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

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

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
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

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
曰勿渡渴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

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俱死而去我汝之父
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

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
臂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

而擒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何如而尤我

也段韶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
走草濕火不復燃

批低視斫人脛馬足岳武穆麻札刀之義
取諸此景知紹宗之數不渡水南是即

高歡知紹宗之能敵景也俱奇

魏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請攻南鄭大都督
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

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
猶疆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如困

獸猶關則成敗未可知也達笑武曰公言是

也乃受蕭循降

批赫連達受降數言有儒者之風武既受
蕭循泰隨遣之矣湘東恐為盜劫骨肉

相殘宜乎其不永也

柔然寇齊肆州齊主高洋討之至恒州柔然
散走齊主以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

部數萬騎奄至齊主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
若指畫形勢縱兵出擊柔然被靡固潰圍而

走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阿
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言

勳大破之

批齊主洋敵至安卧其膽畧有過人者請益減半是激而使之也其斬亂絲之智

計乎

吳明徹圍海西鎮將郎基固守削品木為箭剪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

批郎基木箭紙羽以守孤城雖吳明徹不能拔奇男子固宜如此

拍擊艦拍謂拍竿也然拍竿之為用未究其詳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人梁人侵陝陳吳

涉世雜講

卷之四

主

明徹先以小艦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

批明徹之拍艦亦三駟遺意

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道開府姚岳為監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辨矣乃築之齊人果

至境上疑有大軍傳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批孝寬計算如神此所以能屈高歡也

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伊朝

又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萬命琳將之允於淮北是以

涉世雜講

卷之四

主

固守且琳之於頃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獨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

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批人主不能采賢將致使忠臣智士相

對而泣時事可知矣

周主如雲陽以尉遲運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衛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帥其黨焚廟章門縱火焚之運取宮中材木林欄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

批聞虜以大攻堡門中國有用此術者幸以退虜

尉遲迴知丞相楊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察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迴遣迎孝寬悲以迴謀語孝寬孝寬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召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許孝寬得免

批孝寬用奇免難得矣然不盡力于周而

盡力于隋何也

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休布腹心穆使渾奉鬻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鏐金帶遺堅十三鏐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

批穆渾心堅而士榮心迴使斗烹茶調不同矣人臣當以士榮為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卒破其

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迴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教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迴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非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遁若加縶繫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

批孝寬用奇免難得矣然不盡力于周而

盡力于隋何也

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逮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批堅非德林之謀隋之為隋未可知也崔劉鄭譯之辭高頊之請行其天有以啓之乎

高頊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迴之子魏安公悼軍心東於上流縱大械頊豫為土狗以禦之悼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頊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悼兵大敗孝寬乘勝

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合圍迴擲子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急圍東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北齊書卷之四

子五

批茲典孝寬已足以敵迴矣而又有宇文忻以佐之乎迴一敗即自到亦彼已審之熟耳然不失爲周之忠臣也

代州總管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往救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陲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驅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鼓鳴鍾葵驚潰批吾嘗怪班超十人持鼓義臣百人人

一鼓當時安得許多鼓耶余每欲軍中增置數十面蓋爲此耳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超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超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犯約斬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亦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超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致漏泄事實者新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爲治書侍御史批韋雲超作用可以爲東伍取衆之法正也而以突厥爲間敗契丹則奇矣

北齊書卷之四

子六

批半渡而擊。符堅尉遲惇皆失之。萬均得之者。以有城為後罪也。兵家流。不可不知。

秦王世民選精銳三千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破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倖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

批軍無選鋒則止。太宗始終以玄甲三千成大業。其簡練之效如此。

涉世推論

卷之四

五十一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候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已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果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莫不勝。

涉世推論

卷之四

五十二

逐圖江陵

批兵閑拙速未聞巧之遲也。衛公之策節節如發機。雖百銑烏支我。

陳大德在高麗。以所齎誘其國人。圖其山川而詞事實。夫人臣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賂遺詭詐為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批以綾綺遺其守者。猶為小失。至啓太宗東征之志。由隋末沒高麗者數語。此大罪也。

熊津都督劉仁執上言戎兵疲羸者多衣服
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時百姓
應募或請自辦衣糧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
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沒王事者敕
使吊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遠者皆賜
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渡海者官不紀錄
死者無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
免弱而貧者被發即行海東苦戰之時許以
勳賞及達西岸唯聞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
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自殘
者其有勳級亦不免號引之勞無異白丁又
初發時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
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
士心恐師衆疲勞立效無日上深納其言
批仁執數百言深中今時清勾調發之弊
太后欲遣韋特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
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關外之事采
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
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批特賢而君不御者勝武后不置監軍奇

涉世雜譚

卷之四

三

矣明皇肅代德憲以丈夫而不知此至
以官官觀軍容安覆軍敗將而不悟何
我武氏智畧籠絡四海其命將出師屢
奏膚功非偶然矣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偽誠
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
牢聞大兵將至使守牢霄給之曰吾輩家屬
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
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
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
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
師麻仁節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
橫擊之飛索以縋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填山
谷鮮有脫者
批霄蠻種名契丹使霄陰給俘者而陽縱
之以愚曹仁師等而敗其軍其計亦狡
矣
祿山遣高邀詣幽州徵兵未還額果卿以祿
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
井陘之衆賊將高邀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

涉世雜譚

卷之四

三

年謂果卿曰此即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俾徽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果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

卷之四

主

恩祿祿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救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匪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批果卿斬李欽凌與韋臯誅牛云光蘇王同但敵有大小而其終有幸而不幸耳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

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士馬遠來疲弊倖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光弼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求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八發相繼城上退有村民

卷之四

退有村民

步二千圍旌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批李光弼納安思義之策悅而釋之良是以擊手五百城上射賊又出擊手千人城外繼發九門四千半非騎者何其善用步也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鄉曰公首唱大義河社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黠戛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軍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諸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所集未幾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不足而借公之師高意未有

與不得已辭之以為葛上車應必無所成真卿去逆效順奉梁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太驚遂詰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葛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止

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離此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但當乘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蔡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洹平兵五千入軍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克魏郡之兵大振

才惜乎國忠革趣師大急卒誤壁勿戰之計以致諸將非死則降奈何我李萼與譚忠酷類戰國時策士

涉世雄譚四卷終



抄世雄譚卷之五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儀第三

肅宗同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虜將欲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過史思明

志不以兩軍繁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教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吐山與光弼南北犄角以攻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

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批肅宗恢復舊物卒如郭侯約當與孔朝

郭子儀等節度圍鄴城塵潭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遣壯士竊官軍軍械帥督趣運者妄殺

而大軍直抵城下刺日次戰官軍步騎十萬陳於安陽河址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吳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

批軍無統御雖李郭等不能成功惜哉兵無帥則此帥不尊則此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夫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夫

夫能守汴州五十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議，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壯連澤路，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洛、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官，能人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不歸軍。十言。河陽時，思明遣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閤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德挑戰，設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以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

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德易之，謾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德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素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種纒鐵，又置其首以迎大船。而又之船不得進，湏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清河，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典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

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往外以高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守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擊攻之

唐世宗

卷之五

五

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入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即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

生嘗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今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廷玉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旆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擊皆遁去

唐世宗

卷之五

太

批使光弼從韋陟之請又落封常清高仙芝之故轍矣吾不喜其設奇制勝而喜其應陟應損數語之詳審也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貴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批汾陽以此訓諸子則軍法家法俱得之矣此所以處危疑之地而能自完者也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秀實命押牙馬頌治喪事李漢惠接賓客子孫位於堂族位於庭

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偏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夜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批項氏叔姪以行軍法治喪事不過如此奇哉段秀實也

朱此自將逼奉天邪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此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世繼譚卷之五

七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繼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此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

批嘉靖間倭亂有建夾攻之策者卒為軍機以不識遊瓌之機耳

李抱真王武俊距具州三十里而軍治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武謂治曰武俊善野戰不

可當其鋒宜從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棟之餽依營而陣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餓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治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治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又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治遂火意出戰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治軍皆敗

世繼譚卷之五

八

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治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

批使朱滔從或人之策則王李未必得志野餽曰餽餽音運

肅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

姓糧食皆是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必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線頭因覓頃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臨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求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關諸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永有效然後可議也必意欲結回紇大

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批戍京西十七萬蓋因建都長安耳猶我大明之厚剷遼也邊官多缺自唐而已然矣結雲南以圖吐蕃韋皋卒祖其議其言吐蕃以牛運糧糧盡而無所用沃土久荒所收必厚則與今異蓋各番以牛羊為生業重牛猶重糧也安肯易而賣之沃土久荒難以一二年取效肅鎮莊液固原之間前官曾有力主開荒種稻以秋收糴薄而遂止者是不知田者也蓋荒田必二三年之後水土方融而後實穎實粟耳余家世明農故敢自信言之真切如此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等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勢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云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

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
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
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矣少誠以
牛皮遺師古師古以益資少誠潛過宣武界
弘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
皆憚之

批兵來不除道與劉裕伐燕料秦兵機同
曰季安聞吐突承雅討王永宗聚其徒曰師
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
魏亦為之後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
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
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
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
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
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賁不輸天下之甲
而多出秦甲君如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
之謀欲將奪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
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怨乎
既耻且怨必任智士畫策伏猛將練精兵
畢力再舉鏖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

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
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
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解陣陣遺魏一城據以
秦捷則魏之霸基安季安曰善遂與趙陰
計得其堂陽

批譚忠之謀
永雅
之人居所人可不懷哉

譚忠歸幽
曰天子知我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太
備戰伐我不伐魏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
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繁忠微使人視成德
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
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
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必為趙畫曰燕
趙為陳雖怨趙必不攻趙不必為備一示趙
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
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
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
水使路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
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使囁於天下

厚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
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
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援銳陽東鹿

批譚忠有戰國策士之風

初田弘止徙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
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
賜戶部侍郎崔棧剛禰無遠慮恐開事例不
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
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
千萬弘正犖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

法書讀卷之五

十三

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
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
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秦求節鉞朝廷
震駭棧於崔植為再從兄故人不取言其罪
批唐季之議軍鉤者往往為剛禰無遠慮
者所誤何限弘正以緦子弟侈靡取禍
亦其宜矣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
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
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

下博

批守將無執持卒為賊所誑若宋太祖高
將守滁州父夜至不納乃為得耳

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
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
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
機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
者或已拜官已敗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
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
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

法書讀卷之五

十四

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
燕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
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
欵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
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乃詔光顏選留諸道精
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
資糧無恐撓賊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
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
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
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月費計錢

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既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謬，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下念之，疏奏不省。

批居易之疏，豈惟唐穆宗時弊其謂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兵多而不精，數語讀之，可為於邑，如不用何？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

卷之五

十五

因遣分詣監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衆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軍李石在中書，謂石曰：「耳目類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羣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

陳君實曰：「賊至，閉門未晚，請餘觀其變，不宜示弱。至脯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開即欲剽掠。非石與君實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應劭曰：「日加申曰脯。」

批李石非矯情鎮物者，中有定見固也。何武階中乃有陳君實、鄭軍死矣。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初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優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惟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邇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承絳矣。李德裕問：「推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邈州糧食皆在媽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邈州自困矣。」

卷之五

十六

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許
誠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
以仲武知廬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批德裕之于河朔所謂治之以不治所以

深治之也白居易之達白李德裕之厝
注俱是一時冠冕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
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權馬收及商旅賣鐵
賣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
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

漢世祖

卷之五

十七

北諫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
稹秘不發夜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
為之不出百日薨節至矣於是通監軍崔士
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
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瘞瘞遣
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
鄙酒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
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
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
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

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密死
之際復以兵權授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

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

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鎮所恃
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

若遣重臣往論王元逵何私敬以河朔自艱

難以未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

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

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

沐世祖

卷之五

十六

賞奇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
意討稹驛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
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
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
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
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
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
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
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聞董愈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上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閭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繫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寧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閭二千弩手徑擣上

卷之五

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貳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

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賡然後用兵故常及平賊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批從諫表言士良何等氣魄臨終顧乃狂或不即命稹束身歸朝武宗知劉悟之情不急遣使以成張谷王協之謀足稱克明克類矣宜贊皇公遂其功哉

卷之五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寧華力方壯謀略可稱宜詔弘敬以河陽河東表繼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擣博德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批贊皇公之于何弘敬攻心伐謀伐交之道備矣兵法云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

也余曰能使敵人不得不至者害之也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逵奏乞益補杜兵詔
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
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逵先是軍
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
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入終得一匹
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
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
劉鎮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役以闕降於
鎮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
奕將得劉鎮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
鎮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
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
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
其進兵必與諸將聚族面縛方可受納燕
諭石惟以宰若納鎮則惟無功可紀當於食
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
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
之許今鎮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

戮除實恐非是且鎮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
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閒交
惡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
縛而束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從
來忠順止是貧虛等語元沔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能上言元沔千五百人何
心望詔李石還太原以易定汴充兵還之
詔王逵納太原人元沔至太原曉諭且覘之
討弁又遣中使至太原曉諭且覘之
元實受弁賂謂郭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
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計
五里戍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
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遠致
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
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
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
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鎮河東兵戍榆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要挾而為
威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竟

亂卒送并京師并其黨斬之

批贊皇公以客兵取太原卒使太原戌卒

自定亂中寓攻其所必救形之敵必從

之意運籌決勝此公不忝二語矣才

相哉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

下命王宰趣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

太原而戌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從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

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

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

之

批贊皇公又以處何弘敬者處王宰矣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攻

城賊常分兵潛伏伺官軍疲弊則四集救之

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連延築為夾城環

遠澤州日遣大軍布陣於外以打救兵賊見

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止然後乘勢可取固

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

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訓

將萬兵成洛州以獲數誅大將疑懼不入但

劉及士卒求屬皆在洛州招之必不來若

州秦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

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

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

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

數四空歸自然夜氣密遣謀者詢其抽兵之

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

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

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批贊皇公得文端高迪之策即請以詔諭

諸將所謂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之道不

過如此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

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

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

主之并籍編戶家資十分取二民洵洵不矣

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

聞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救稅商軍
將而請降於王元達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
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
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
矣上曰郭誼必泉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
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
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
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
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
稹以兵授誼求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
族涉世錄卷之五西首遣使奉表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
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
驍獍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
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
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
棕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
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
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
師盧鈞素寬厚愛人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

陣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
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
斬之
批命盧弘止有先發制人之術斬郭誼等
殺降矣流諸四裔可也
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二赴之祗
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
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
或先選職級竟不果建城中各謀逃潰朝廷
議選將代之夏候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
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
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
察使懿宗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
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
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
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
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東南分兵
據衢婺明台所逼俾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
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

劉旌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
兵過大江掠揚州遂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
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
南襲取福建如以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
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
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
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武軍所過
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武曰是必欲窺
吾所為且欲使吾竊息耳乃謂使者曰甫面
縛以來當免而死武入越州送鄭德樂飲

涉世錄

卷之五

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
疾目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
師蘭許會能帥所部降武曰汝降是也當立
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
委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
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武悉捕索
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武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武曰軍食方急
不可散也武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武曰
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

輿籍管內得數百人虜父羈旅困饑甚武既
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譁呼願效死悉以高
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
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武請為烽燧以餉賊
武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
為候騎衆恠之不敢問於是聞諸營見卒及
土圍子乘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
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
級勝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
諸軍與賊十九戰連捷劉旌謂衆甫曰鄴從

涉世錄

卷之五

吾謀寧有此因邪收王輅等斬之武曰賊窘
且餓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
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
人王式進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賊委棄輜帛
盈路昭義將跌跌戰令士卒執顧者斬賊復
入武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
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飲
少休耳並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
百餘人出降雖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
遂擒之武斬旌等械甫還京師斬之諸將還

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又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邊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涉世難言卷之五
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衆肅為軍事軍須細大必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批夏侯孜獨知王式真宰相也而式之新賊謀軍吏開倉賑恤皆刑政之大者率得以便宜行之何功不成我朝王晉溪之用王陽明得以意然孜不惟識王式且得高駢也
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相屬餘賊寇海州官

軍成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煉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殲之承訓使來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陣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為官軍所蹙溺死者不可勝紀自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器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半護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湖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來逆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諸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軍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

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王弘立死

逾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批此段破賊有三奇斷橋柱散農民用火牛是也馬舉之大譟亦是先聲奪氣之策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顏爾也仁厚

卷之五

五十二

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明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赦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整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赦免命急

平新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

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

殺遣人釋我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授兵

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

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不欲即遣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

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

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

旗使前走楊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

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

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執句胡僧新韓

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

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

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

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

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

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

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集

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而副之阡

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鄉。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印州賊黨，皆釋不問。求義印州刺史申捕獲，仁厚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肝肺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步世推轡，卷之五。

逐使去。

批高仁厚用間不戰而屈人兵得之矣。唐溪全信以却金尤非叔季之人所及也。陳敬瑄遣兵計韓秀昇屈行徑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潰并終不通乏。藍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娼部伍，乃召耆老，諭以山川險阻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

守寨，而實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也。敗必矣。楊兵江上，為欲涉之快，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抗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慨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批高仁厚識重戰輕防之賊而多方誘之以全取勝奇哉。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動，兵掩擊，城址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

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
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
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容如常勿憂也
詔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
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
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察隨既審其虛復還
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
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
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如
何茂言拱子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
諸將股栗仁厚陣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
戰仁厚設伏於陣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
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批仁厚于衆敗之餘以奇取勝卒取君雄
抑以其能斬副使以一衆志耳當不止
于開營設炬之出奇也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
章將之陣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
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漢怒

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
安歸滿頭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
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
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陣兵始交行密陽不勝
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
殆盡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批此與高仁厚設伏陣後陽敗走以誘之
同術
武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
軍橫陣十里而河東軍未過數萬德威戰敗
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
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
信欲入止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
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攝人心劉夫人
亦曰王常笑王行會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
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
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
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
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
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金忠

爭者累年，充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間於幕府，掌書記李繫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奔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勢，近客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閭架，增饒華，檢田疇，恐非關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日盛憂形於色，存焉進言曰：朱氏窮凶，

卷之五

年十

極暴人怨，神怒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最幼，警敏有勇畧，劉夫人侍曹氏加厚。

批王伯成功內助之功不可少。克用朱溫

二劉是也。存焉數言，便為興王之基。況

曰：繫吉嘉謀哉。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

州，會父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批徐溫之見，可為運漕之法。

朱全忠以父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為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逐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

卷之五

年十

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卒章謂還京矣。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全忠穿蛇蟻壕，圍譏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批茂貞為馬景所愚，豈天奪其魄，以成全忠之逆哉。

宋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
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
而築之竟號開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
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
救於楊行密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汴
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
其一柵師範掘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
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
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
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
至臨淄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
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
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
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補汴兵乃
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
攻青州而歸
批茂章前後以逸待勞兩成其敵故能勝

涉世雜譚五卷終



涉世雜譚卷之六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四

撫州刺史危全諷師撫信表吉之兵攻洪州
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告急於廣陵日召
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叱象牙潭不敢進楚王
殷遣指揮使苑玫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
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
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
即其卧内登之去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
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用爾無置副貳乃
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爾非欲
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
潭或曰全諷兵彊居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
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
羸兵帶鼓全諷兵涉溪追本乘其半濟縱
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
諷乘勝克袁州餘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
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敗苑玫於上

高吉州刺史彭玕、彭象奔楚。信州刺史亮仔昌奔吳越。吳越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

批嚴可求可謂知人。周本可謂不負所舉。

其半渡擊之前人猶有勝敗。惟不置副貳以重其權。乃成功之本也。

梁王景仁等進軍栢鄉。趙王鎰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易堯者。問之曰。梁

涉世雜錄

卷之六

世

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且射。且詭梁將韓勣等將步騎追之。鎰胃鮮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水鎰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

涉世雜錄

卷之六

世

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雖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編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壁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驍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察帳。撫王曰。此豈王安覆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默然。而興曰。子方惡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遣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批德威知難而退。見可而進。非承業莫遂其謀。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諒

抄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和溝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即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胃勞之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諸諸晉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梁梁主以為博州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允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

梁世雄略

卷之六

四

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起之散騎常侍孫騰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帝追思李思安前事貶柳州司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疑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固東張賀德倫袁象先圍衛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

梁世雄略

卷之六

五

行慳亟引兵趣東強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東強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拓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臂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爾我請獨佐試之夜縋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開衆檐擊周彝首以池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衛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以來使賊得衛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史建塘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熟易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衛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熟牧者櫟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乃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衛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糧

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勲憤病遂增劇。批德威候守奇之功。阻矣。然晉之勝梁。謀始於李存審。而功成于史建塘等。大丈夫受命于外。安主利國家。不當如是耶？晉王欽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賈瑒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瑒惡其與己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瑒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於其上。瑒疑彥章與晉通謀。瑒欲戰。彥章曰：『強寇。』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蹶跌。則大事去矣。瑒益疑之。密謂之於梁主。因享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瑒殘害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裁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徵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蹙十萬。瑒亦

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機費未興。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瑒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盡擊斬。往近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破中有土山。賀瑒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與之。遂奪其山。日向脯。賀瑒陣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聞賀瑒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可

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
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
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
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
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
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
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
建及孫甲橫欄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
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
及以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
士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
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
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水北渡晉王進攻濮陽
援之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
嗣源頓首謝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
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梁敗卒走至大梁
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
欲奔洛陽遇夜而上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
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批賀瓌以嫉謝彥章而敗則德威或以嫉
劉守奇而死也歟批大我閭閻之諫此
收梁第一功也
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副大使傅瓌擊吳吳遣
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
進傅瓌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
戰傅瓌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
相接傅瓌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吳
兵大為戰血所潰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
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
救彥章自歎吳人誅汾藉沒家貲以其半賜
彥章家廉其妻子終身
批傅瓌揚灰散豆可以為水戰之法而吳
之所以恤彥章戮陳汾者既信且必宜
其敗而復振我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純肉靴中入見梁主曰
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
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
死引繩將自縊梁主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
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

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徇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矣。」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薪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鑼燒櫓，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官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徹屋為城，載兵械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關。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發陷者數回。李周悲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

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壘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郭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城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

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遂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批梁所持，惟彥章一願寧死於沙陀，不為彥章所殺。一恐其成功，難制。君相如此，不忘得乎？彥章功未成，即云誅姦臣云。

涉世雜錄

卷之六

十三

云：廼與李懷光欲誅盧杞者，同覆轍，可謂不善藏其用矣。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詒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嘗置鐵葉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

環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批：王環能取江陵，是其決勝之才，而不取

江陵，乃其高世之識。何夏之察哥亦知

震武不足取耶？童貫使劉法取朔方，遇

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

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法敗死。遂

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恐秦兩路

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

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

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今邊

涉世雜錄

卷之六

十三

堡之為病塊者，何限。

督撫欲併堡，而又有倡增堡之說者，豈

英雄豪傑所見相越如此。

楚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街使蘇章救之。至賀

江，沈鐵鉅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

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

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遂以

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批：此非漢將之巧，乃楚將之拙也。豈有既

臨敵人之境，彼沈鐵築堤埋輪如此，偵

探不明以冒進我

范延光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疆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載士卒以威恩威無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幪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批知遠數言

卒成安晉之功

誅其情不計

其直

卷之六

甚直亂世法不得已耳

劉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隱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岌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

批郭威之謀如此代漢之地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特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誦詔諒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關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楊思綰王景崇但分

兵以糜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河帥之刺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
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
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
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
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批郭威坐困李守貞可謂以全取勝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
守貞守貞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問道
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

涉世推諱

卷之六

十二

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
河中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
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潤址皆羸弱請掩之金
全令曰敢言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
聞十餘里金全曰曷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
厭兵莫有聞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
海州

批李金全令不過潤與慕容紹宗令斛律

光不渡河同意有將才矣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

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
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
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裨將李韜援鎗先進
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
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
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沽酒於村墅
或貰與不責其直遇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
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
愛將李審是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
遠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涉世推諱

卷之六

十七

批郭威待將卒以恩勝乃新愛將以徇能

威克矣機權應是如此

史德珣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
為有舉人呼諱於貢院門蘇達吉命執送待
衛司欲其痛箠而黜之德珣言於父曰書生
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
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批弘肇之子無異林甫之子李史能使得

遂其孝必無家門之禍矣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巡

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太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世宗
卷之六

批世宗揀練之法萬世不可易近日各邊軍營羸老驕蹇誠不可不重選鋒矣

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宋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羅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且乃得入

批周世宗軍法之嚴即宋太祖夜不開門可見

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劾死行陣其母亦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徽古復以鯁伏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徽古徽古謾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徽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徽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圍甲士其中繫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批克宏不惟有將才其恬然于徽古克謹于匡業器度當有大過人者惜乎天奪

之速也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宋太祖曰吾衆不滿二千人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是太祖陽為督戰以劒砍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漢世雜譚

卷之六

二十

批宋太祖之匿形謀勝奇矣然亦必得便宜斬劒迹者數十人方能成功

涉世雜譚

軍務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婁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猶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涉世雜譚

卷之六

三十

批河西今方為屯田築堡之說但田可耕者俱有業主其費工力而水利有不便者雖召墾而人莫之應勢也既有土而無人乎若虜患可弭雖不村塢亦安否則不無聚兵及糧以資之之病大抵屯田築堡言之即能行之非開創即軍興時也此可為知者道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軍中八年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

批如此則屯田可興
初齊境羅貴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龍等屯
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則刺史稻牒建議開
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
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
是稍止轉輸之勞

批石龍今寶應縣內地并督亢陂當初豈
地曠人稀無業主耶

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
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
勢世世論卷之六

二十二

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
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
聚於廳事官吏督責備不能濟德深聽便
脩營惟成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民各竭心力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
母寶藏言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
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
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
忍棄去

批觀魏德深而知王造之易易矣元寶藏

妬賢忌能不為元元之命計可誅也

唐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
和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
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籴東西畿粟
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
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批各邊原和籴以關中未行故曰請推之

九都會若用此策問一行之則富商必
至江南民力甦矣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
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是晏有精力多機智變
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募募善走者置通
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
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
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物在於得人故必
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
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
繁無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勾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
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雖居數里

卷之六

二十二

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過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兩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輟歉則賤輟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湏如干蠲免某月湏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

靖康雜錄

卷之六

二十四

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繼季年乃千餘萬繙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繙季年乃六百餘萬繙由是國用充

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轂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數漕車級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船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

靖康雜錄

卷之六

二十五

肩肩校尉安能久行乎曩日必有戒之者戒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減過中者司針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脫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批劉晏負不世之才凡所履歷每必出人意見其用士人貴輟賤輟轉置倉廩船等項其所關係不小然知之而即能得無人置喙于其間者抑以唐信任

之專故也。右竟以強動東宮之譜見殺。何哉。審觀精術數與權利者多不善終。式者洩天機盡地利。固造物者所忌乎。劉昌李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批二節度使能行則無不行矣。

陸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用措置失當。蓄款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吐蒙

涉世推遷

卷之六

二十六

微發救援。寇已獲勝。嚴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以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奮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中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可考其實則百千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

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粗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至有長短。柰制國用。頒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饒食而畜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稅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儉此農。制事焉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

涉世推遷

卷之六

二十七

萬緡咸值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屯糶米以補渭橋之關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六年之糧十萬四千緡以充末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值直垂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批措置失當蓄歛乖宜切中今時之弊未詳和糶之說鑿鑿可行余前計彭果之策蓋為此

卷之六

主人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李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親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批近日備邊亦當如此

李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十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濫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剔下媚上惟思竭澤不虞無魚乞降詔書禁絕

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謝病歸東都

批昔年以帶微完欠分殿最一例降罰海內半坐此弊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便之

批盧樞之言甚合便宜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諫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社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卷之六

二九

批季良之言乃厚歛快民者藥石晉王欣然用之是其不可及處

楚王馬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鐵殷用高郁策鑄鉉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

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行大盛

批高郁理財得創晏之遺意

唐主以王玖刻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創胸代判三司胸命判官高延實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微責旬取故存之物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以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徽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

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批近時帶徵之弊積年里老利其籍而侵牟之小民不勝其擾坐此

金部郎中^正孫鑄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糧稅賣之重賦咸以嚴刑故不免損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批此蓋墾荒正法今甘肅永不起科天恩更浩蕩矣

吳越王錢弘俶募民墾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批大哉錢氏之仁又張鑄之所未及言者御史中丞崔誼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族聚集衆迎妨廢不少既錄賑給頒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跪奏誼等遂不行

批劉思立之疏不但唐時宜行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

批此齊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徭役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七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廢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批今北方民壯義勇之設猶其遺意民壯

隸于州縣義勇隸于各道差遣教習俱不得法亦危之無當者等耳

河東騎士單弱馬慳悉召牧馬廐後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箭編其所承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甲

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
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
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仕之

批李抱真選步兵馬燧選騎兵后世可以
為楷張魏公刺陝西軍亦是此意遂致
紛擾者則以委任非人而無李馬親其
事耳

宇文泰始籍戶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
一切蠲之以表陳講閱戰陣馬畜糧糈六家
合為百府每府一節將主之分屬二十

以宗宿望從容禁閱而已餘六人各督二
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關府
二人關府各領一軍

批寓兵于農惟此近古遂為唐家盛時令
甲

涉世推譚六卷終

涉世推譚卷之七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玄悟

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告弟少游常哀吾
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飽足
為耶餘吏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至
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西里間賊未威
時下潦上霧氣薰蒸仰視飛鳥站站隨水
中念少游話何可得也

一 下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飛鳥站

站隨水中伏拔誠足念矣况有蒺藜之
禍乎王陽回轅王導叱馭亦各行其志
而已矣吾人嘗思少游之言便當無冒
進患失之弊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當使
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批諺云吃得筵席打得柴士大夫不可無
此氣味此可為知道者道

杜襲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
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

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於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

吾與子絕矣。歛慨然曰：請教受命。

批：杜襲之論可為處亂世事間人之法。玄德孔明至荊州可以見能矣。寂然無聞。

揚駿姑子弘訓少府前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揚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時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為奴東都人王彰為司馬。彰迹不受。

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則。

况揚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傳權自恣乎。吾踰海蹈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

批：王彰之見中人可勉而能之。勸欽知興其神矣。非中人以上者不鮮到。

宋臺始建。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

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蘇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持乞降黜。以保衆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書曰：吾得祿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批：謝瞻之子及弟劉鎮之之子叔姪嚴延之之子父子間雖品格不同言動俱有

玄理宜熟味之乃得。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衆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辭辭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

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速矣哉

批約之論蔡廓善矣而其自處則躁競不

已其亦明于料人而暗于居身者乎

光祿大夫范泰說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

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

許固請故有儀同之命

批范泰以降挹說人王弘固之辭刺任兩

賢豈易及哉

顧延之于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

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輒薄即

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

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

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

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

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

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批吾嘗將延之與劉鎮之謝瞻并觀然延

之黨靈運幾落義真阮整猶不若鎮瞻

之孤寡也至怨子之言却為至論笨車

竹輿也顧竣后為宋武折足賜死沈其

男口于江

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

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

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

小過僧虔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批以三公而于長梁齋如此吾輩當以為

法僧虔叔姪相成不令專美

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

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

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批勰之辭魏主之答釋之俱有情理

齊主演新入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

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駭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

之欲以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

年以來聞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

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何由可保

萬一被倡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批仕路崎嶇焉往而不風波王肺之言吾

輩當書一通置之座右

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未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真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批此與殷與所見畧同后光以陸令萱祖

陸令萱

珽死妃公主何濟焉

六

楊忠子堅為小官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批楊忠教子以遠禍卒基非分之福蓋天所以啟隋也

韋世康和靜無怨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庶平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備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

批劉德常有止足之志世康繼德而興起

者祿豈須多四句名言也

楊智積文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無以致禍也

批蔡王此舉與寶融不令諸子親識緯諸書同意大抵子弟有志氣不倫者母令讀縱橫之說

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歟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日受吊不受賀也

批文本善於處盈

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武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採茅茨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批武攸緒以智自全

中宗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繼於其

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琴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批胡氏數語，足以盡唐人之情。庶幾知武攸緒者。

楊元琰知三思沒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返時危，此乃由衰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批元琰入攸緒之室矣。敬暉之笑，他日之泣，其理一也。

哭墓之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遠策馬而去。」
批欽緒升元琰之堂矣。吾人當三復其言。
宋廣平之規至忠詞婉而正，嘗取激張

說之言而觀之，所以求諸人，非諸人者，皆自藏身之怨出之。玄宗始終以為好名，若有所懷于其中者，何也？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批張嘉貞有賢子弟，所云尚且如此，有見於此，況乎真見無賴子弟，仍復好貨不休，急持一錢，不以與鄰里鄉黨者，其子三變為大虫，言之可為於邑。

卷之七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批汾陽包羅唐家一世，納之我闥矣。獨僚佐在範圍中，而不得其蹊徑耶？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詵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
謂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

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哀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批裴諤汾陽之忠臣也此與秦除縣令不報答僚佐之言相發合而觀之則知古人用意高遠

王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武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謂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批元衡真中丞竇群真御史執誼以彊直者不可逐尚知胡不畏人之義哉

鄭注請禮部負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

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批韋溫可謂善于處已使當時見利而不見義族矣其庶幾謝之先識乎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讓聞將與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批此與宗弁之見俱奇

晉以周璠為三司使璠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批周璠辭劇任宜惟可以為患得之戒民窮賦急彼亦有繫于中矣世多老馬反

為駒者何哉

侯霸聞大原閔中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批世如閔仲叔之尤矣必無承交獸畜之弊矣

殷與不受爵。殷貴人問其故。與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躬聘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為宗親求位。

批傳云：醴水無源。芝草無根。賈誼求親多

于寒劣。殷與有以啓之耶。
光武問趙意。以長久之計。意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與齊王石就國。初。馮援兄子塔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師弟時禁網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馮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秦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徃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

于壽光矣。經得幸於沛王。怒劉盆子。結客殺故武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种人也。批伏波長于料事。又長于料人。王磐父子目作孽矣。呂种何以稱馬門之司馬哉。

初。表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所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弟虞謂曰：趙毅為憤仲尼。回輪今况既不能去。柳下惠和光於內。則宜模範。蠲運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亦見害。虞奔楊州。於是操以洽虞為援。屬從人望也。
批和洽劉虞之見。與杜襲同。繫欽當飲社而拜下風矣。劉表奈何以讒間賊殺名

士其不終也宜哉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潘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從責所餉時人恠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父之乃解

涉世雜錄

卷之七

十四

批潘濬有馬伏波戒曹訓呂种之意翥何幸有是父迺不墜落朱據郝普之間耶王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批王晏背齊主恩勸蕭鸞以弑所托王思遠之諫思遠拔華林之諫欲常取術得乎阮孝緒吐醬是矣

魏賈思伯為侍講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

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雅談

批賈思伯所養如此不負豫衆推伏者之所薦矣

韋負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拒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道逸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交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獲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偶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偶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

涉世雜錄

卷之七

十五

批二君當亂世以約自全閩州刺史陳寶應嘗使人讀漢書明而聽之至蕭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費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虞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固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

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爾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批陳寶應妄圖非據乃被擒乃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晚矣虞寄之正當勝前

通之奇

武后起徐有功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跪走山林而命懸危尉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批有功之言正中有奇亦占得地步好

唐韋

唐韋

唐韋

唐韋

唐韋

唐韋與韋事宣宗欲以渙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玼允之渙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余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玼仲郢之子也

批渙對宰相周墀曰願相公無權對宣宗曰不若擇宦官有才識者與之謀而其自處乃如此可謂外不欺人上不負君下不失已者矣奇中之正

王宗升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大保不受謂人曰肅者是而不憂食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批吾不意兵戈擾攘有種如此高人可師已

莊子曰鵠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巖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批此亦大丈夫得時則駕不得時蓬累而行同意

姑臧

姑臧

姑臧

姑臧

姑臧

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實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載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批姑臧今涼州是光武賞孔奮是矣竇融亦賢者而不能戢貪吏何耶

傳樊子幹年十三言於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

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免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樊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樊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

批：倚幹馬少游之言，終不可廢。伏波傳樊，所謂人各有志也。父子兄弟之間，所操不同如此。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批：陸喜以五等裁薛瑩，不准可以鏡人而

亦可以自鏡矣。

帝幸長安，詔寶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斬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批：尚書欲于寶憲稱萬歲，又何怪乎江陵當疾病時，吏部尚書請禱耶韓稜得行其奏，劾王龍為城旦。漢家典刑勝于後世多矣。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人，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批：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誦人者，當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者。獨馮懷耶。

索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愠色，待之

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雙
姜顯耀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
閭境皆悅

批此舉即孫林亦且能之韓淮陰公孫敖

韓長孺為之先矣然俱不失為雅道若
李廣斬霸陵尉所謂淺衷俠度者軍中

自到當不止為錢降之報也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
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

之常曰微子無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

卷之主

卷之主

主

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

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僅僕千人唯有二

女年數歲弘微為之記理生業一錢尺帛皆

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

謝氏入門室宇倉庫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

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

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

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僮

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莖泉

鄉君混女夫殷取好樛蒲奪其妻妹及伯母

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
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蕪耳
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
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
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批謝弘微不難于守財而難于散財東鄉

君數言亦可謂了辨賢主矣殷敷尚復

稱人代

周郎曰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

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箇目豈常親身

未時親是續帶寶箭著水也何廉盡之劇感

鄙之甚邪

批此病不但人主為然吾輩亦可以猛省

矣

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

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敬諫曰劉孫用

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

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

其高節耶

批辛毗自卓樹如此。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今殆二之矣。宜乎有賢子。又有憲英賢女也。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諫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願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陷主謂雄曰。吾兄更事未多。卿才無文武。吾無社傾之憂矣。

批余有味乎李雄之言。代世之一竅不通。百發不中者。何暇順耶。暇顧者多多也。

天德防孽。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醴進。任地簡恐行酒者復罪。遽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批佛教中有煥燄菩薩。迪簡近之矣。卒以此建節義武。則非佳聲也。

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鄴為相。鄴耻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批李鄴不肯因宦官為宰相。其見卓矣。辛毘寧不作三公。不見劉放孫賓嚴挺之。

家不伴宰相。不見牛仙客。劉孫仙客雖非宦者。其炙手可熱同也。承璀固敬懼而引高士。意者假之以博名高者乎。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典吏訟於御史府。

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批牛僧孺不納韓弘之賂。我。

朝李廣賂薄。獨無劉大夏名。二公卓哉。不可尚矣。

批李廣賂薄。獨無劉大夏名。二公卓哉。不可尚矣。

果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財。曰。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只是後生時。紀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寧獨張天覺哉。

批孔夫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及卒。

老于行。雖是春秋時命。亦夫子命也。故齊魯論二十篇。歷叙帝王治統。而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說終之。謂之曰命。

則付之無可奈何。止有安之之道。爾爾。余嘗以為士君子立身行己。不惟當知義理之命。亦不可不知術數之命。既知之。則安之。必無患得患失之病。彼殺人以媚人。徇人以舉刺人者。始為逐臭之徒。終為升高之禍。則亦何益之有哉。張天覺死。急要官做。究竟如何。及眼花落地。便入阿鼻地獄。火焰鬼。生拔其舌。惜哉。果師不肯預言。蓋恐其洩天機也。

涉世雄譚

朝鑒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宋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庶吏以為足止。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庶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亦司隸校尉。明帝聞其言。追善之。

批君貴制。臣取幹畧。區區守文小燕。安能慶外行。事武則天母與女。知此義不

可以人廢言也。蓋則天病二千石清在

一已。不能戰貪吏。安樂公主。謂文士為

狷俠耳。

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裴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還。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謂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復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

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竟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載無罪之君又盟守義之臣時恐燕趙之士皆歸東海而死冀有從將軍者也贊乃釋之時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時謂其父老曰今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時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世機

卷之七

三六

時乃為約束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頒行於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此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時悉撫納令不為寇

批劉虞一見田疇不以之敬贊而以之入

京蓋正而近迂且失人者宜其及也時

也而當黃虞之世與成聚成邑奚殊哉和一洽言於韓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倫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

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擊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舉難堪之行以檢殊塗絕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一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騰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世機

卷之七

三七

批和洽不就劉表而操辟之以伸此議可謂知兩事矣

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遇鮑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舉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較羈之事唯太原王公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振其舊之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即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價在我安可竊不就高以為已榮乎於是

傳奇矣哉

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
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重籌而已後遇
朋人不足舒滿數舒客範問雅發無不中
舉坐愕然莫有敵者範歎而謝曰吾之不足
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
未嘗是昨至於廢與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
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司馬昭深器重之
批魏舒立身行己可以為士君子居鄉立
朝之法魏衡不知親也昭也試而後知
不足為異王人乃於汶汶之中辨此高
初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意請發兵討之
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
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
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
曰必能乎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
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
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
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撓弩九石者取之立
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命雖
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批晉武信任馬隆有古馭將之風所以
成功然與三年軍資而不計其費自至
武庫而不謂其專此非所望於後世者
也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
之隆以山路懸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
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
西音聞斷絕朝廷憂之武謂已沒及隆使至

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
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降
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批馬隆奏功晉主撫掌晉武於將帥非獨
任之且信之矣其扁箱車與其行軍次
第惜載之不詳也

初劉毅嘗為劉牧宣募軍時人或以確餘許
之牧宣曰非常之才自行調度此君外寬而
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
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批教宣。這論劉毅確矣。此毅之所以禽于格也。予亦常以調度觀人品。難矣哉。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憲。劉思劉鍾等伐蜀。意裕之妻弟居齡石之右。亦使隸馬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毅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從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照其計。今以

批劉裕達衆用齡石。使居臧憲之右。英雄孰不樂爲之用哉。

以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歲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起視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六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

十年乃卒。

批羅結壽考而又能事事終綱目之世。僅見之。亦一奇也。故錄。

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段榮尉景蔡爲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歲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歡起謂榮曰。此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之。林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焉。群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邪儼徐。紀之罪。以清帝則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批高歡剪馬。典武后論馬大意畧同。何爾

朱知高歡之奇。用參軍謀。而大宗情才人之對。不思袁天綱之言耶。宜天塞其

機耶。

高洋歡之子也。內明快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琠曰。此兒識慮過

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
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
督彭樂帥甲騎為攻之見澄等皆怖撓洋
勒衆與格樂免冒言情猶擒以獻

批高歡試諸子以下其終若合符節此與

王曇首識僧綽僧遠意同

劉齊賢為入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
軍史與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誘使
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

批齊賢遇主特達之知何其章哉高宗斯

亦稱美

亦稱美

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

曰足下春秋肅通運擅大名宜稍節貶抑無

為獨出人右也

批楊虞坡二十七八作職方有盛名過翁

曾以此意戒之遠人之見固宜如是不

然于將莫邪終虞缺折矣

裴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
將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瑠盤廣二尺餘以示

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
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
惜之色

批行儉論士先器識碎瑪瑠盤而無追惜

之色其器識固如是矣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各出一錢以助
其功伏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
功不使馳止在役人物不天孝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來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
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

禍細水緩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

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

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

遂罷其役

批武后溫旨嚴侵其重正人如此此梁公

所以致身女主也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政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

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茲貪耳今還卿

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批武后之明察如此玄暉安得不盡力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

火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

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

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

皆為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

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帝

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

史權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批太后儲憲嘉貞三者俱奇千載英雅于

黃卷中見之獨為之吐氣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曰知

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

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遂命

傑視事貶日知為欽縣丞

批楊瑒之奏玄宗之命君臣俱奇

李邕才藝出眾蘆藏用常語之曰君知干將

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豈不能辨以

至于見殺

批有才不難人之自用才則難

昂筆是已李林甫子岫知甫必敗曾面

危之亦佳兒代

韓況父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

人常有故人子謁之視考其能一無所長然

與之晏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

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批此即及其使人也以器之意

安重誨謂仕圖曰今方乏人崔協且備員可

乎圖曰明公言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

之丸取蛭蟻之轉也孔循與重誨外短琪而

批協竟以得道協同平章事

知矣

慕容冲稱帝敗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

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

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

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批慕容盛之論冲共識度不在農下是何

無之多才耶冲既弑以至于永垂卒叩

囊底智取之

涉世推譚卷之八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泛應

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詆稱御
史止傳，丞不以特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
狀，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後遷河南太守，會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
自見父父而相治郡嚴忍，久獲罪，乃自免去。
相使詠嘆呼之，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共官必以我相丞相死，不無遇其子，使
富一責人，非我殆矣。」后霍光暴以責過相曰：「
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
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及有人告相殺賊不
辜，光用武庫令事逐下相廷尉獄，會赦出，累
遷揚州刺史。考桑郎國多所貶退，相與丙吉
相善，時吉為光掾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
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
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霄威嚴。」

當一貫人非我殆矣。后霍光果以賣過相曰：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及有人告相殺賊，不辜，光用武庫令事逐下相廷尉獄，會赦出。累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多所貶退，相與而吉相善，時吉為光掾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霄威嚴。

批丙言以正規魏相相即欣然為霽威嚴
君子責三益之友歟此哉然以弘羊霍

光之權勢。而相不以得過。遂至過佚。其
天定勝人者。非耶。士君子直躬秉義。固
宜為己。不為人也。議者謂博陸不察相
之行能。以私憾成獄。豈不能以錢
相既而隨赦。即。豈博陸有戚心哉。
知不以私恩。延年則必不以私憾。
困魏相而。已之禍。自相始終之。君子
容有。者矣。

薛宣子。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
臨淮還。過其縣。橋梁亭。不脩宣心。
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
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批傳云。冊朱不應乏教。竊越未嘗被檢。蓋
謂是矣。

余方家居時。聞一父母官。愷悌清約人
也。大不理于上口。鄉邦之所共誦。余曰。

客請一見決之。他日。燕手還廳間。有吏
以擒盜至。東討監鑰。渠曰。城中夜夜。盜
盜。上司每每。嗔怪。奈何。渠曰。余曰。
所謂竊盜者。官謂無死法。彼亦自謂其
不足以死也。失主所以不認賊。上思連
累。不覺其報復也。有一官于其初獲時。
賊真。即付失主。具領狀去。再不停留待
對。盜雖滿貫。多從才賊。不必盡坐徒。解
寄徒生。展轉發。驛仍放為盜耳。量責許
。指示戒歸。而加責。刺訖。即時。斥遣。所
謂不善。連得不善之報。而善者被盜。亦
無不便了了之憂。所以有盜即犯。而犯
者遂少焉。渠抵掌而詫曰。善哉。善哉。諸
公同掌教。公從容。余上堂。勾當。即陪。數
刻。退而語余曰。公適所教甚善。刑房吏
云。此處無此規矩。已照常收候。取供矣。
余出而語鄉邦曰。子無訝在上者不理
于口也。于是益以薛公之言為然。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就景有
擅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非箕

賜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
實曰是王邪景曰王不常服景然後拜
出請王傳贊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拜
不恭使胡愔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
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究獄百餘人政
遂改節悔過自脩

批沈景責王當機而斷則禮能中有方畧

非徒孫直自遜者所以折服王也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以賓客為託樹

曰小人茲處此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使

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

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

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為之出死車上

批吳樹既欲行其一意敢與梁冀為忤則

出而辭入而謁何為哉卒保身之機

而以鵠死冀不足責矣樹亦無術也

皇甫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

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

楚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變才何能中此
子計邪遂無所問

批楊震坡不聽勸劉帶川之用妓亦用胡

芳之意芳也之識遠矣

太史慈規華歆還謂策曰華子歆良德也然

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僅芝自擅廬陵番陽別

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石子魚但視之而

已孫策拊掌大笑遂有蕪弁之志

批華歆見絕于管輅不過碌碌因人成事

者安能自立太史之觀孫郎之笑英雄

所見畧同矣

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

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

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

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

精解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

事者

批楊阜之論袁曹審矣至如用度外之人

行度外事真正英雄手段荀文若見

不到此

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批劉廙勝其兄劉望之者乃當操時而欲先刑仲我陸遜之呵正得輔導太子之法然猶有孫皓以重刑亡者

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

批見龍者不惟不利于人且不利于事江

步世

陵相國

六

陵相國新阡上証之劉毅之見卓矣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數寬未可邊章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

批牧時之論最當他書之以舟喻者多矣

劉頌曰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根而微過必與蓋由長吏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泰切相接狀似盡公實則

批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由得之奏則害政之毒自然禽矣

批此言切中當時之病然中此病者非窳人則細人也

阮孚謂卜壺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

批卜公大失物情以此其韋弦也

慕容農謂番曰導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番善其言

步世

宋文

批農之數言似自學問中來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舖其遊弊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蠹漁之所須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滅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網紀必

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
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
而明是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特
明德焉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夫
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批徐邀議論理正而語奇其云豈有善人
君子干非其事多所告白云云曲盡小
人之情狀矣凡有一命之寄者不可不
知此議

時朝廷新定求殷征討以盧循為廣州徐道
覆為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遣劉裕益智
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
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還隱之還循不從吳史
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
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批華子魚為太史慈師之孫伯符樂掌而
笑安得以二君並言王言益欺循所不
知耳

李嵩司馬索承明勸嵩伐北涼嵩謂之曰
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

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
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
明慙懼而退

批今日以經生按括帖譚遼事者宜以此
言折之可也

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
不如法者於是姦僞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
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批洪武初亦令里老赴京奏事得言守令
之不法者因有做官不要錢工役無盤

纏之語卒亦廢格不行

齊主以建康居民糾雜多姦盜欲立符伍
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若
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
以為京師也乃止

批王儉之論得體故京師不欲小察

錄尚書事起尚書邢昺奏曰甄瓌之所陳坐
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

批二尚書二言足以破白面書生之論甄
瓌欲羅置地之禁故云

許懸取封禪之議曰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錫文告成妄亦甚矣

批此議真是以屈群議梁主推演懸議以

止請者可謂知所次擇矣

魏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大府卿府庫充實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輸京師以此克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

批州郡賦贖悉輸京師後世往往有此弊

涉世難

以致荒旱無措陽固面斥王顯可謂國

之諍臣士之益友矣

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據衣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不敢不服漢光武崩大尉趙熹典喪事皇太子與諸王樛坐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並令就邸許朝脯入臨內外肅然

批崔光引趙熹故事屈服廣平以正新君

之位深得大臣之體

楊愔等以常山王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近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

之曰驚鳥離巢必有擇卵之患王何宜屢出

郭中山太守陽休之禍演演不見休之謂五

肺曰昔周公朝諸百篇書幕見七十士猶恐

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

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

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出納

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

邪借令得遂中退家柝亦何得長演默然久

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

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

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齊

主還郭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

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

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

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若不誅二

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于獻謀處妻太后於

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恐

加澄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

楊巖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情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后以祿示之、昌俄密告妻太后、情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港鎮晉陽、演歸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將赴之、鄭願止之、情不聽、港伏家、僅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情、及天和、欽道子獻敵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還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願、願曰、不用智者、言至以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情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刀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又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杖、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妻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則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港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

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李太后令却伏不還、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納刀而泣、妻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睨已出、妻太后愴然曰、楊郎何不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妻太后起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旬兒命、自下殿去、以屬任叔父處、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妻太后臨惜、夜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情、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驛驛而策寒驢、可悲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批叔姪間地尊勢逼、楊郎雖忠于所事、卒以當斷不斷、受敝父子殞身兩朝、悲哉、權之不可通、固如是矣、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切山之捷、威

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陣曲齊主忌之及代殷詔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飲其所親尉相顧責之長恭永應相顧曰豈非以山之捷欲自微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思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遠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顧曰王但憂疾在家勿預時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敢退及江淮用兵恐後為將有夢才廢唐王配殺之

批相顧之言有識而正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國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

批潘岳陸機有其華東園公綺里季有其

實華而不實文人之病多坐此

梁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象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八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謔公曰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

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優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批沈瓚之復為縣令欲以人肝代米兩謂

一變為六臣梁彥光請復為相州兩謂

一變至道商後請復之舉難再問有英

雄不幸一擲便終棄矣所以人材不盡

其用也

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鄧漢提兵即知揚州

可得羅睺曰若得典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

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翊為鄉導位至上開

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

知機變乃立羊翊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

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

批擒虎於是乎失言矣羅睺之對蛇而正

唐令則為太子勇所昵押每令以絃歌教內

人右庶子劉行本竟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

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

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

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

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犬笑聲

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之請乃
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
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
而止及勇敗行本已卒帝歎曰向使劉行本
在勇必不致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
歌之沈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官
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
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殺下之累邪臣請速
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
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
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
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
別白言之乎天子性中人可與為善可與
為惡卿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
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
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
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
流涕鳴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
益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八
人我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奸

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新令則文騰更選賢才
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
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
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
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以佳右丞也即
用之
批劉璠等正解讀書余以為非特不解讀
書且不識字也蓋讀書而不讀古書雖
攻時藝何益哉劉行本李綱可以為萬
世官僚之法
放時尉劉炫與修律令奇章公牛弘嘗從容
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
前賦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
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
不審則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
案死事繁政繁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
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

之逆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批劉炫之對

切中時弊遠方歲查又有京

查更繁獎馬
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謾罵陳倉尉劉仁執仁執杖殺之州司以開太宗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執曰魯寧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解色自若魏徵待劉曰隋末百姓擾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執為撫陽丞

涉世雜錄

卷之八

大

批以此為訓王去榮殺縣令而肅宗獨宥

之者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勇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註網羅願錄其微勞而有之則雖屈法而德彌顯矣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十

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上還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尒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惟老弱故弊而已

批君集萬均誠有罪矣然赦之得體非大

宗之明得無以岑魏相黨為游說乎

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責或於廣坐自陳性事一無所隱

涉世雜錄

卷之八

大

批張玄素以此為愧標度愧伏伽矣

魏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

上漸不可長

批新例縉紳家義男女比奴婢例最得大

體郭元振之豪無所用矣

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諒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

軍

批名振之對。氣定而詞婉。

高宗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批我

世宗南狩承天行棚失火聞扶日出者即仁貴之功人臣不可不知以義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

涉世推譚

卷之八

正

品

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

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

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

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

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批仁軌可謂善諫匪舒有何面孔向人

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

任而責成功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

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爾乃僚是使群司

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

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

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力筆以量才案簿

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

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

之弊乎願累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

批劉炫對牛弘之言如此玄同更宜有發

揮此法既不變不得不循資格限人以

用人也吁難言哉

時江淮旱饑民餓死甚衆又以山陵禁屠拾

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

餽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何從得

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言而不預

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

塞朝欲啗其面

批太后此舉甚快人意所以英賢願為之

用也劉頌曰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

振而微過必舉云云恰遺杜肅可啗其

面矣獨監司耶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

責尚循之奏則天庶幾哉

楊國忠韋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禍
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關以賈循呂
知誨楊光弼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
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

此祿山專制已久召諸關未必來分其權

必有變蓋自國忠之外不惟子在禁近

朝廷之上彼耳而目之者多也須當其

先求朝廷留之京師如以布分方得耳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

用礮救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

人袁公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

下以礮石一斛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

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

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

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利而不殺必殺十

如去榮之材者其復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

之人也焉有通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

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

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

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上

上寃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
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
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先去榮未
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批安得劉仁軌以誅去榮我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

入幾何諝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

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

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

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批此與王述不答米價同意謂之對代宗

之謝君臣俱美

渭南令劉渚附韓琬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

奏與渚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

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

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

是乎貶渚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批代宗取劉渚數言君人之度偉矣

代宗嘗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寶徑

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

盤徑尺當議罪之必曰嗣恭而人小心善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皆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批鄴侯因代宗欲罪人反言其功以啓人

君用賢之意數言中委曲之意無窮惟

德宗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及張涉薛

平

德宗

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及張涉薛

平

邕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任矣

批今臺諫論文職動輒以千萬賊私點

意求必勝殊不知以道義律之即取一

介便非君子便可以去官何必爾爾以

放恒人之口我余萬曆十年曾舉以告

當國者欲其申飭而莫之信者江陵

守令多貪污疑御史而莫之信者江陵

相公身歿之後亦先墮落此阮整矣

德宗既校實奏又欲籍其家貲贊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賦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

批江陵受禍之慘科中曾以此議言之勿

聽鄴侯之荐參吾人不能不疑又有不肖子繁惜哉

或告泗州刺史薛崇有異馬不以獻第下度

支使巡官往驗未返唐憲宗遣之使品官劉

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

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上乃

召泰昕還

批盧坦之奏正而有體人臣不當畜異物

胡不以薛崇觀之也

中丞裴度以劉禹錫母老為上言唐憲宗曰

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朕則重可責也度曰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

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

退謂左右曰裴度唆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批江陵相公得罪時當國者卒念其母老

屢言于

上得除所籍者十之一。以贍其身。庶幾

裴晉公之意也。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
史縣令之權也。鼎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
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
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
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址諸
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

卷之八

二十六

批今之州縣多無兵。其有兵去所領兵官
猶藉文職彈壓。所以絕無尾大不掉之

弊我

朝遠過漢唐。此其一端也。

穆宗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
樂。此乃時和人安。是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
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
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酣晝夜。優雜子女。不
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
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批近時京師禁宴會。惟此我

朝顧佐有丁公著之風。我公著為上好

宴樂。蓋不獨為外間而發也。

李逢吉從容言於敬宗曰。郭令崔發輒曳中
人誠大不教。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
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
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教。亦
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
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
杖發四十。

卷之八

二十七

批此與裴度救高錫之論同。聞鄴時中人
毆御史于朝。亦謂其擅加曳責。非台閣

調停有法。幾成大獄。

文宗以太廟兩室破漏。諭月不葺。罰將作度
支宗正奉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
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情宜。擇能者
代之。今曠官者上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
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
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批此與盧坦諫驗異焉。既責有司。不可

命品官同意

鄂岳多盜，刺行舟，崔郾訓卒治兵，作鐵鑪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陰民，雜懷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批識時務者在俊傑，能柔能剛，能弛能張，郾之謂矣。

文宗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

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救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

歡飲而罷

批薛元賞強直自遂，亦知士良可以理屈也。使士良非可以理屈者，安能訓注事，惹大處分，惜人人不元賞耳。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逐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孽戮，事亦無成，謹當脩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誦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執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羞以自擢。」

批劉從諫詞嚴義正，稍足以懾監官膽，但其迹有類于要君。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

宗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
已屢請弘遠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
之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
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諸事不宜手滑德裕乃
與崔洪崔鄆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
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
者得以為符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
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
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
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聞延
涉世雜錄 卷之八 三十
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
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
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
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批武宗怨不立己者君人之度隘矣杜棕
手滑之言德裕免死之請俱得
宣宗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
梁徽明使相其地徽明對曰臣庶還從不常
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
善其言賜以束帛

批以徽明獨創之言又呂才所不能道
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賄
知諸違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
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素不可不行知諸
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
都統知諸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
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
乎知諸以是重之
批此廷式拔本塞源之論甚正知諸不以
為忤而重之亦奇
涉世雜錄 卷之八 三十一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
他日得天下驍馬亦不可乘
批驍馬亦不可乘然可盡去以種乎無術
甚矣宜其以此受禍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嗣源貴不可言
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
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奏
其門參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賜金帛而已

批趙鳳之言。可以為萬世法。吾獨怪今輩
穀之下。星相填門。雖經建言。而卒莫止
之者何哉。兩衙以既定彈章。入所以畏
其口語。顯示優容。其弊不止于九邊秋
風為害甚鉅也。

唐主從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
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患
之。學士李專美夜直。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
為我謀。峽留才安施乎。專美謝曰。臣驚於陛
下擢任過分。然軍實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

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
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
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
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
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轍之轍。臣恐徒困百
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
有。均給之。何以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

批專美之對。切中五代之病。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勸景遷。謂曰。吾少時
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携衣笥。望秦

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
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富貴。故屈吾
子以誨之矣。

批知誥以以為訓。則所以安保傳而教嗣
子者善矣。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
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
諷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夫矣。
孫先惠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
子。驕侈僭妄。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

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
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猶去玩好。
以經史自娛。有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
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
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
從誨不從。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兩時。黃牛至廳事。從誨
時過其家。四時賜典甚厚。

批先憲善諫。梁震善退。從誨于先憲之諫。
則善怡。于梁震之退。則善處。君臣俱不

可及

和疑署其門不通賓客。權州推官張誼致書于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疑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

批和疑署門非周公吐握之義，誼之書疑之薦，翰之用俱奇。風俗通所謂劉勝、非歟。穎川劉勝，去守在家，閉門却掃，歲時

涉世雜錄

卷之六

三十四

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技葉莫力，大僕杜密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賤記括囑。大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謂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守劉季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上，臣吏惶畏天威，其敢盡情？」劉肱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驚蟄。冷澁比于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熟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放之，明

庭實罰得中。令聞休暢，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既不善是，多見譏評。夫何為哉？于是呈甚悅服。朱正色曰：杜密之對，非獨厚顏，抑利口哉？王昱甚悅服，蓋畏惡其口，非心悅誠服之謂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自是居鄉黨法吾人要當以劉季陵為正。

漢高祖劉知遠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達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達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難獲臣，甚謹而二弟

涉世雜錄

卷之六

三十五

與義時乘酒出怨言，達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徵者使之隨意鞭撻，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群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盜屏跡而寃死者甚眾。李煥僕夫葛延遇為煥販鹽，多所欺匿，煥扶之，督其負，延遇與蘇達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煥謀反，達吉召崧送侍衛獄，煥自誣

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過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他日殺謂崧族子秘書郎昉曰李氏之禍殷有力焉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領歸德節度委親吏揚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批蘇逢吉陶穀不足責矣弘肇專殺亦知

遠誅其情不計其直意延過蒙賞漢失政刑矣蘇史不得以善終行知天道好還而李崧以廢職取禍寧非後世多積之鏡戒哉傳曰人生末世惟貴而貧者可免有味乎其言之也

晉庾蔚之議父母不幸出亡尋求三年之外侯中壽而服之即以成服舉哀之日為忌日見唐德宗紀二十一年

批聞今縉紳中不幸有其人后為人所詰詰其無父又不成服年無以應之惜乎

見不到此如九江太守武陵威生失而事陵各老父如母則又過矣

涉世雄譚

邢棄後學朱正色批輯

烈婦

吳力曹魏騰牛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
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憂賢禮士捨遇魏功曹在公盡規汝及今
日殺之則明耳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當先授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批吳夫人之見雖奇男子未必得之孫郎

兄弟之創業其所成者遠矣

涉世雄譚

卷之八

三人

批

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
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
亡左右可同起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
乃止死

批憲英料曹馬勝敗如指掌而免其弟卒

故以義勗其子以正加于人一等矣荀

氏之識雖止明于利害未明言師之所

以殺李豐者何居然君在大州數語亦

奇矣卒以蠢夫死為人勿作婦人身固

如是哉

吳丹陽守李衡數以事優休其妻習氏諫之
不聽休上書得從會稽及休即位衡謂妻曰
或不聽休上書得從會稽及休即位衡謂妻曰
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養慕名方
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松蘿殺君可自請獄
表列前失願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
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
啟戰

批蘇子瞻曰但願有妻如康子何必生兒

涉世雄譚

卷之八

三人

批

秦王符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荀萇石越慕容
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
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
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廓復船百餘
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
秦兵將至自登城覆行西北隅為不固
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
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
城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

欲急攻襄陽。荀彧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遲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魚，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批觀韓氏之智。則人間世床下伏者，森然食祿尸位，難施鬚眉矣。朱序守備不設，有媿其母。其子齡石等大是奇才，彼時安往耶？

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

卷之八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列人止於烏桓。曾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即責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此，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臣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託之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

批曾利之妻有英雄之識，故識英雄。乃史不著其名，惜哉。利即從之如流，當亦有

過人者。

梁將軍姜慶真，魏任城王在外，藥毒陽謀其外，願任城王。妃孟氏勸兵登陴，厲文武安慰，勸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

批任城之妃何其雄壯，世之男子，唯伏者何限，媿死矣。

魏梓潼太守荀金龍，領關城，城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

卷之八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將士分衣，咸食勞，遂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水，服縣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男。

批劉氏棄城拒戰，斬叛恤卒，與儲水之法，俱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奇哉。

初，燕昭成帝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為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善器，畧善用兵。

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世為方伯非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辭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顧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遷仕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

潘世華

卷之八

四十二

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檐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顯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賞之

批洗氏笑李遷仕如探囊底而又識陳霸先之非常人何寧都合浦之氣獨鍾于婦人哉

高凉洗夫人遣其孫馮曠將兵救廣州逕進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曠繫獄更遣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宜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繡引鞍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開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赦暄逕迤之罪番禺州總管趙訥貪雲懼憐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竟致於法救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執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湯沐邑

潘世華

卷之八

四十三

批洗氏有英雄手段僕國場園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賊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批懷恩卒以走死亦其母數語有以奪其

魏代

崔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寶遣還鎮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批任氏有洗氏李氏之風洗氏以母李氏以嫡而任氏以妻尤難能也

李日月為朱泚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笑奴國家何負於汝而死已晚矣

涉世錄

卷之八

東雨

及泚賊獨日月之母不至

批日月母有懷恩母之風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隙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怨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

為善怒之資而妄終無罪之人乎蓋一政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之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視其衣坐之將捷其能將佐皆為之請父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辱輒捷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

批鄭氏訓子拜變蓋不惟掩錢為知道且權智有過人者

田頌破為弘鐸詣廣陵謝揚行密求池款為

涉世錄

卷之八

東雨

巡屬行密不許頌怒而歸頌兵溫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頌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頌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頌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頌有良將曰康儒與頌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懼儒為廬州刺史願以儒為棄於已族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願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願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

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廷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廷壽怨陰與顧通謀。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廷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廷壽至。行密執而斬之。初。廷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搜兵。聞門捕至。乃焚府舍曰。安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警。人既辱。然火而死。顧襲昇州。得子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請神福曰。公見我。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之。無遺神福曰。吾以吳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顧遣王檀江。建將水軍。逐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顧聞之。自將水運。逐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濂將兵應之。

批行密待顧有體。而顧不忍宣之憤。自

取敗亡。真不顧其母。廷壽亦有負其事矣。

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遣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必來。且汙我。欲自多。君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

之。官陳。思綰曰。公本與

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亦三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繼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執典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請降於漢。漢以為華州留後。

批卓拔張氏之見。不惟李肅門戶之幸。亦後漢國家之幸。

馬希萼調丁壯作戰。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

當以國讓之而不劉彥韜等固爭以為不可
乃以王贊部署戰棹大破其兵希萼將及
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希
萼適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
井而死

批希萼之妻有李肅妻之識彼獨明于利
害此有裨于倫理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
用法大嚴行逢怒毀之因之村婦遂不復歸

官物

正代人

不可

匿耳

為吏

以法

而遣之

批行逢夫婦俱奇

宜州城李毅

戰嬰城固守城中糧盡多鼠草而食之
伺侯稍息輒出兵擣擊破之

批世乃有此奇女子李毅為不亡矣

苟崧都督荊州死宛杜曾兵圍之崧兵食
盡欲求援於故吏裴城入守石覽崧小女灌

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空圍夜出且戰

高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

且前遂達

子撫帥

涉世雄談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朱正色撰正色字應明南和人萬曆己丑進士
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是書乃其備兵甘肅
時所著取諸史記傳所載事蹟之有闢兵法及才
智明決足啟發人意者分門摘錄而各附評語於
條末每類中又各分奇品正品詞氣絨譎學陳亮
而不成者也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漫筆

一卷》提要

讀史漫筆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殷本紀

成湯南巢之放，默然自引以爲慚，不至如太伯之懸其臣節，猶較然矣。高皇帝之于勝、國之君，僅驅之出漠，及其末也，猶諍之爲順帝，而旌余大夫斥危學士，其心事大類成湯而更過之矣。是以湯之後六七百年而頑民猶往慕義，而思興復以周公武王挽之，而不定靖難之際，齊黃方練而下死事者不下數千百人，奚止四國學海類編二六 讀史漫筆 一 史參而已也。一代人心風俗信可與商家比長而累大矣。

項羽

漢破彭越、張敖之根本，顏矣。身歸救果穴，此法宜敗而卒破漢者，漢驕而項忿故也。

呂后太公入楚，如凡上肉而卒得脫，雖由羽不能斷會逢天幸，想亦辟陽誦許呂氏權略所以自全。

重耳公孫宏

晉文公四十三出亡，又十九年卒爲霸主，平津侯四十始學六十上公車報罷，而卒以丞相封侯，又何疑遲暮。

也

武靈王

主父雄心直欲吞秦王制海內溺愛狐疑卒至父子俱死閨帷之中豪傑往往失脚

胡服之變其立論大都與商君變法同

陳涉

首與涉起事者廣也乃縱軍將殺之而封其賊便是敗道

蕭何

學海類編 二 讀史彙纂

二

史參

漢高繫何意欲因事除之耳帝自以爲三傑我不如蓋心忌之矣信死良病而何爲相得民心猜疑之所不免也

留侯

留侯借箸入議獨末段爲切事情餘便是太史公失冊

處

管晏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新戰胸中怠地分

曉傳中俗之所欲云云知與之爲取政之資也便知管仲源頭是道家自蕭首至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子能知人也又是一篇鮑叔傳

讀管子諸書具見古人學問字字見之設施非後世窾

言無當者

說晏子只撥其兩事執鞭之願則全從越石父一段事

韓非

韓子材具非淺所著書千古摘文者莫並焉然刑名之端實始作俑後人稍襲其說者往往禍及海內而反中

學海類編 三 讀史彙纂

三

史參

其身則非之死亦不可謂非自食其報也

商君

商君舍客舍與章子厚禁蘇公舍民家事極相類

蘇秦

立談之閒六國地形要害如指諸掌季子亦大奇矣令

當今有季子豈憂南北哉

蘇秦得天下要領太史公得秦胸中要領即恐秦兵至

趙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兩句可見

散財報德戰國任俠氣節往往如此

孟嘗平原

孟嘗好士止得一馮驩平原好士止得一毛遂而皆失之于初可見士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

孟嘗得立爲太子大都賓客力故代立後益務致士而卒亦賴其謀

侯嬴

侯生自剄固俠烈之概然亦料魏主知公子謀皆夷門擊書勢必收而誅之故甯自殺以爲名正是高處

臧相如

學海類編 二 讀史漫筆

四 史參

相如善怙處比勇處更高一著

繆賢識鑑賢于平原君多矣

廉頗李牧

頗牧皆善將而皆以橫抗廢死固其君不能善馭而要之此兩人一不得志卽倔強不奉命直武夫之雄耳

王蠋

王蠋一死匪直全名而風勵羣臣且以全國不可謂節義讓功名

屈原伯夷

屈原伯夷乃太史公列傳變體敘事中忽入議論議論中忽接敘事離合變化如神龍乘雲馭風莫可端倪後有效之者終多痕迹莫可及也

賈誼鼂錯

賈誼傳不載治安策鼂錯言邊事疏極佳傳中亦無有俱是太史公疏略處

諍二賦有騷問意故與屈平合傳

呂不韋

不韋盜之雄也既盜秦國復以招賓客盜當年名著書學海類編 六 讀史漫筆

五 史參

盜後世名令後世諷呂覽者知不韋而不復知有諸賓客論述之力匪直可以竊富貴井可以篡著作也嗟夫

刺客傳

刺客傳五人曹沫事成而生以遺桓公專諸聶政事成而死然專諸助暴聶政借軀報一人之仇皆不軌于正豫讓事最苦而忠憤最可悲荆卿意氣慷慨志念頗遠其不就天也世人往往以謀疏挑禍爲卿罪藉令荆卿之匕首不發秦人遂不闢燕哉世人以成敗論人物冤矣

豫讓心事最苦太史公描寫亦最悲但此宜列之忠臣死節中不宜混刺客荆卿兩杖處意念深遠顧舞陽笑謝意氣安閒鎮定視秦王囊中物耳左手把王袖已得勝算詎意其袖絕是天之不絕秦也荆卿豈疏計而嘗試哉追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死生無變于前得中斷不是庸庸者

李斯

李斯嘆鼠本意在固寵利故爲始皇畫策圖天下得丞相封侯既而劫于趙高胡亥之謀特懼蒙恬之奪其權

學海類編

史記漫筆

太史公

後乃卒亂天下山東盜起復重爵祿不知所出而阿主以督責盡竟爲趙高所殺未幾而秦亡太史公極看得破故一篇精神專主于此卒以秦亡系傳末李斯恐懼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數語刻畫陰腸如隔垣而洞五藏

趙高

高特一宦者而狡猾縱橫頗似習于長短之術故以李斯之奸桀卒入其套中後世有建議令宦者不許通經籍亦一說也

蒙恬

恬世世爲秦將所殺戮多矣佳兵好還匪直爲築長城傷百姓力也

張耳陳餘

秦法密如秋荼兩人竟秦世不洩漏真知士也張耳桑下數陳餘欲死一吏後乃以餘不肯救趙而責以必死立信豈困迫無聊而忘遠計耶太史公論贊極得

太史公心重節俠故于貴高事極力摹寫

學海類編

史記漫筆

七 史參

淮陰侯

啗啞叱咤千人自廢八字道出一項王面目如在且喜且憐之五字道出一漢高面目如在登壇數語劉項雖雄分矣信不特將略已也昔水戰大奇太史公胸中無兵法亦不能描寫曲致若此

坐廣武軍朝諸將而論兵極有致

淮陰侯令與陳豨謀何至勝負有未知而爲蕭何所賣

蒯通

嗣通英雄而計工論說如蓬聚標舉戰國策士之傑者也

隨何

隨何不立傳附在豎布傳中其舌辨不足奇高處在直入坐楚使者上坐一著

樊噲

排闥數語有大臣風節

平原君

平原君以貪故受辟陽賄遂爲之盡卒死其黨是以君

學海類編 二〇 讀史漫筆

八 史參

子貴擇交

季布

朱家心知爲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在朱家皆不明言而相爲周旋解難有無限情景

田叔

田叔孟舒爲長者與長者之言

叔孫通

魯兩生與儒史失其名可恨

吳王濞

田豫伯請兵五萬人別備江淮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韓信耿弇之智也桓將軍勸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策更奇周邱馳節入下邳一夜得三萬人至城降兵十餘萬真大猾令吳王早用此三人計縱橫江淮閒事未可知本朝甯庶人若直棄去安慶不攻而疾走據南都王新建亦未易收之矣

魏其武安灌夫

摹寫三人相結相傾處百倍感慨精神讀之令人扼腕嗚咽

學海類編 二〇 讀史漫筆

九 史參

魏其顯功名之基全在卮酒進上時其爲相亦大都得賓客力卒以此死

徙灌夫燕相是武帝愛惜人才處

李廣

李將軍最不得意事乃太史公極得意之文

漢書傳李陵頗有生色太史公爲陵下腐刑故不詳爲之傳

匈奴

中行說辨口計策大猾而漢棄之匈奴殊失計

銜權

太史公極不滿驃騎故略敘戰功而詳益封詔中開無限感慨然方略何如二語故足稱名將

爲王夫人說本傳謂甯乘而褚少孫以爲東郭先生何也

汲黯

汲黯爲謁者時兩事便是大臣體直指用人如積薪益見黯質直處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武帝亦可謂知人善識士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

史參

酷吏傳十餘人雖人自爲傳而其行事進用往往皆依附而起故太史公敘致皆彼此互用借客形主當合爲一傳看

夫爲吏廉此吏分也乃廉吏多恃其節傲他吏而以武健自恣觀鄧都司鑑若其廉弗如吏考矣

趙禹本傳不詳敘而反詳于張湯傳中以兩人比擬爲精神極力寫湯巧猾心事殆盡

贊酷吏人著所長亦不沒人善意

沈命法

近日盜賊入城有卽罪守令之法而守令互相譴匿至人有告被盜反抑阻之不上聞其弊頗類此

貨殖傳

龍天下人情而劇論之無一不曲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參

二

史參

讀史漫筆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有讀左漫筆已著錄此編摘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事蹟隨等五列數語皆陳因庸廓之言

蘭曾讀史日記四卷

〔明〕熊尚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曾讀史

日記四卷》提要

蘭曾讀史日記敘

余少偕友人李成甫讀

書香山蘭若喜汎濫往

牒居怕揚摧月旦遇醉

心者不覺咨嗟舞蹈欲

超其人於千載下否則

讀史日記

序

如翹翹在側遠之唯恐

不亟矣惜成甫蚤世余

不勝郢人失質之悲即

有一二管窺猶未敢落

筆輒置喙也乙未登仕

籍居長安二三同志每

相過從私心衡量引古
為證竊幸不謬尋理汝
寧日對爰書暇則從彼
都尊宿刺經質義而評
史闢如然津々焉動操
索想矣壬寅秋待罪容
臺會主者移疾署几塵
封癸卯羅幼穉之戚兩
載間僅不廢止脩本業
一切未遑甲辰朝夕在
署稍從公餘習靜即事
考古蓋黃虞呂前遼邈

無論矣三代而上其事
簡而其文有當闕者三
代而下逮及宋元榮瘁
幽顯芳穢真贋紀載實
繁品隲具在上則疎水
考亭大義日星次則名
人魁士卮言河漢余無
敢依傍亦無敢乖刺惟
以一片虛靜嘿々坐窺
偶爾會心按冊直書蓋
有節取者而非夸毗有
隱誅者而非吹洗即如

謝太傅陸宣公其勲伐
忠貞豈非間代平生辦
看兩公不啻畏壘後以
鄙意未安遂不辭指摘
固知寸朽無妨合抱區
區磊測竊自附春秋責
備意身積久成帙間示
同人謬相命以千姝慙
患卒業居無何還里中
家難頓仍精神渫越故
業委廢既濫八閩文衡
枕籍諸生羔雁之具忙

更甚於君房即今者備
兵海上日惟部署軍書
遑問柔翰頃從學使者
建鼓白狼考經校史盱
衡盛事不覺見穠色喜
隨檢委篋中書故筆具
在遂編次若干卷付之
梓嗟乎上下數千百載
余所評記者不過什一
於千百耳方不免望洋
之嘆重以爾時偶拈未
經刪潤何敢突木然磨

唐之見正恐奉來面目
受掩雕鏤故欣然示朴
以與海內大方相印證
焉若夫挂漏尚容補葺
以罄愚衷

萬曆乙卯秋仲之吉豐

讀史日記

序

六

城熊尚文題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一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

帝堯

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
知問在野不知乃徵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
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一

描寫當年蕩蕩無能名情狀亦頗真切但微
服遊於康衢一句似覺不願意者因有康衢
之謠而云然

帝舜

帝薦禹于天使之代已位帝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是爲零陵禹避舜子商均於陽城天下不
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卽天子位

大學知先的宗傳卽堯舜執中的密訣舜若
不是預先見得後日人情是如此把這位先

傳與禹了到這時候但看天下不歸商均的情景還肯相容否故堯舜之不傳子其爲子計者至深遠也孔子曰子孫保之厥旨微矣

大禹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此天所以爲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猶蠅螟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古稱禹曰神者固謂其治水多奇蹟若黃龍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一

負舟之說則奇而怪矣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予於禹亦云然

帝啟

元歲啟既即位乃卽釣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啟伐之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

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

啟立而有扈不服不知啟之賢也啟伐之則不勝一反身修行而扈服焉此謂知本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茲亦足徵矣然旣服而滅之於殺降之義何居是又不可無辨

成湯

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

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叅五事九卿所以叅三公大夫所以叅九卿列士所以叅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太史公謂尚書獨載堯以來其於成湯伊尹之言宜無不備乃今伊尹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對何以商語伊訓俱不載而其言亦殊覺不類

周

武王 名發

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

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無連帥之命而東觀兵孟津此舉意欲何爲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此言奚爲而至曰女未知天命曷不曰女未知天倫可惜此時無有個夷齊扣馬之諫

成王 名滿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好自用固曰愚者所戒曰寬曰愼可不謂美乎而周公乃同以爲惡焉乍見之不無駭人味到寬也出無辨愼也所以淺句乃知聖人胸中磨勘獨到故其開口判決最清

穆王 名滿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

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 造父李勝

造父得封趙城不知其功德安在

共王 名聚

元年乙亥游於涇上 靈臺 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私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

康公私受三女不獻罪也而共王以此滅之得無過乎

孝王 名辟方

元年壬子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是時大窺牛馬死江漢俱東

非子以善養馬得封附庸君爲秦始祖原非有功德於民固宜其始不齒於中國而後雖強大易斬也維時大窺牛馬死江漢俱東豈偶然哉

讀史日記

卷之一

本

夷王 名燹

元年丁卯觀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夷王始下堂見諸侯失君度矣而由立於諸侯之手然則豫建太子非天下大本而何

時熊繇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爲王衛康叔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鄆今衛府之地 雙湖胡氏斷

蓋自夷王立于諸侯之手便自振頓不來故下堂而見諸侯他又何能問也

厲王 名胡

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其用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

榮夷公之謂乎諸侯不享凜然炯鑒矣

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

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防口甚於防川召公及復數十言可謂剴切痛快然何如止謗自修一語

王心屢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於虢王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

召公以子代王太子忠矣乃其言曰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則又似有一自全之念在

宣王

名靜

二十三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典自嬖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

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而宣王感悟勤政卒成中興之名夫婦能相與以有成也如此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遣友逆賄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可謂不負其君杜伯無罪見殺左儒爭之而至於九可謂不負其友王怒以死生挾之左儒竟不易言以求生可謂不負其學

幽王

名宮涅

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裂繒聲破敗聲也卽此之好便是公國之徵

桓王

名林

十三年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勞鄭之先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爲伯爵

鄭人射王中肩僅遣使謝勞而已是尚有王法耶周道之不振鄭伯之無君於此判案矣

莊王 名屯

桓公始霸會諸侯爲盟王問於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亂其事易若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四民者勿使雜處言貴專也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簡王 名夷

五年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

如故程嬰請死以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絕

程嬰惟時刻不忘下報趙宣孟公孫杵臼之心故能滅屠岸賈復立趙後觀其功成視死如歸古人之不負初心也如此

靈王 名泄心

十一年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季札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

讀史日記 卷之一

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季札欲附曹子臧之節說者謂其不滅三讓高風然泰伯讓而周興季札讓而吳亂兩者將安取衷

景王 名貴

五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

韓宣子見易象春秋而嘆周禮盡在魯其知禮乎

威烈王 名午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使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一

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戒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智果評瑤不啻燃犀智宣子弗聽遂自別族其慮之遠也如此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勿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知子者莫若父伯魯無恤之賢不肖趙簡子豈不了然胸中必書訓戒之詞試之於三年之後者廢長立幼事屬拂經不得不如此慎之也故子必若伯魯無恤而後可以議賢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三

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文侯非真能悅任座之直也悅翟璜君仁臣直之諛耳向使璜對曰君有直臣任座而不能容何謂仁君恐其怒璜者不減於怒座矣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槍石者名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謂連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連進士乎連

曰未也曰牛葡萄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番吾君深得轉動人君之法當時若不是進此三人者各效其忠把烈侯那個愛歌者的心默然淡下去了任憑仲連如何苦口力爭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甲

顯王 名扁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人主一嘖一笑左右嘗竊之以擅威福是以

明主愛之袴何如哉而謂袴不啻嘖笑也

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翼關宮處於咸陽徙都

之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漢書作記記列

罷封建而置縣縣廢井田而定賦役秦固以此策議千古然到今日堯舜復生不能易此法矣

報王 名延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五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誘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爲旅之臣也禱里子公孫奧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息壤地名

息壤之盟得無臣挾君乎夫茂既知盈篋誘書無能喪敗樂羊之功獨奈何區區毀譽之

是計也贖亦甚矣

齊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水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處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水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乃遂弑王於鼓里

淖齒即齊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六

淖齒楚將也奉使救齊而因以爲利於楚爲不義亦齊相也不能爲君及正以圖存執而弑之於齊爲不忠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穽而席敝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旣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亾之魏嗣君使

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名都邑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衛嗣君費盡多少心思做就多少圈套也只是要個法立誅必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何如修身爲本之法門尤更簡便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七

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唐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楚當時已自強大稱霸矣其欲圖周非徒利其彈丸之地也誠謂三代之傳器在焉而欲

得之以爲重也器南兵至此一語最是頂門針

秦·始皇帝 名政姓趙實姓呂

癸亥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初秦王卽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八

平君昌文君攻之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音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肢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趨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樣

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行殘戮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綱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以備其數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舉君之力也

始皇此舉先儒稱其爲宗社計賊原自不差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十九

彼二十七人者口舌之士耳欲以口舌建功其踵相公而不顧者皆冀僥倖茅焦之一着也豈真有拚死報國之實心哉茅焦當秦王屠戮二十七人之後按劍以待而能解衣伏質此一段敢諫之氣足以聳動秦王立取上卿然曰殺假父殺二弟是何說話先儒謂始皇昏庸於焦當殺不殺知言哉

漢 高帝 名邦姓劉

夏四月漢以蕭何爲丞相○漢王以項羽負約

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當漢王怒羽負約時若非蕭何猶愈於死之言何以折其君臣凌遽之氣不幾於以螳臂而當車轍乎善大養其民以致賢人一語尤爲儒先所未到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二十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而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學者評論古人每事要設身處地當時太公被虜軍中漢王還得竊負而逃否若欲曲求生道非委身歸命於羽不可而羽此時還肯縱虎自貽患否看來看去還只有這個僥倖

萬一的看着法再別無做手

文帝

名恒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縱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

讀之凄然求伸其父子之情而亦不屈夫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二十一

家之法天子爲之詔除肉刑其言之利溥矣

如中大夫非耶

武帝

名徹

武安侯田蚡入相恣肆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後乃稍退

味君除吏吾亦欲除吏二語是武帝明以其柄與田蚡兩操之也請地益宅其漸固然哉以汲黯爲王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二十二

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不至還報矯節發粟其事固偉而律以人臣之道終似未到

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重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寶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王家館陶公主王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王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咸而前曰董偃有斬罪

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二十三

人君者紀法之宗館陶公主公然以私幸董偃見武帝武帝宴然與之遊戲且置酒召之是尚有紀法耶東方朔雖以恢諧稱而三罪之論其義正矣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

之道不宜顧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主父偃請分國邑大得處置強宗之法

殺大農令顏異初異以廉直遷至九卿張湯與
異有卻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辱湯奏當異九
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誹諛取容矣

讀史日記

卷之十

于四

顏異以及辱見誅而腹誹之法起士生斯時
苟非諛諛取容即默亦恐不能免也况危言
者乎史稱其時人人重足而立信然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湯所厚吏魯謁居
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
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
湯親爲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
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
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宜窮竟未奏

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
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史捕案買人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
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
驚曰固宜有藏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
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

讀史日記

卷之十

主五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
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青翟名也

本姓莊
改姓嚴

湯與李文雖有卻何至不俱生魯謁居陰使
人告文奸事小人殺人媚人無足怪者當時
湯肯以直報怨平情論法所全者多矣只看
他爲吏摩足見上佯驚生既含愧死何足惜

朱買臣王朝邊通傾殺張湯罪固宜誅然實湯負丞相致之也與湯終有辨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獻金助祭是遵何道金輕奪爵是遵何法丞相坐知金輕下獄漢事之非甚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二十六

樂大伏誅大裴爲人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裴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尹起莘曰樂大姦僞小人既拜爲將軍又妻以公主葢亦可愧之甚矣及其所言不售乃始誅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公主何哉

樂大伏誅後武帝有何面孔與公主相見

宣帝病已改名詢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

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七

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器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木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龔遂治渤海盜賊曰安之而已初遂輔昌邑

遇事直諫稟風裁至東都門而曰禮奔喪
望見國門而哭至城門至未央宮而又啟王
如禮及是宣宗召問何以治渤海盜賊觀其
對語曰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
子弄兵潢池之上哀矜之憐一體之誼隱然
言表與曾子答陽膚之言有默合者又曰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可治深得
救時之要單車獨行選用良吏躬率儉約勸
民農桑使之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漢興以來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王人

循良吏輩遂其首稱矣

上頗修飾官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
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
時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
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今儒士

述舊禮明王制賊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書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
爲迂濶吉遂謝病歸

諫不作而歸目是爲迂

吉疏述舊禮明王制未便是治本而較期會
簿書之類循本務也獨延今儒士一語迂矣
以張敞爲京兆尹初敞爲山陽太守時膠東盜
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
捕國中遂平魯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難破民無
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王人

以爲民幽陰陽之氣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勝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貪富異
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義自正

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

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關下衆莫不憐之

蓋公此疏切中宣宗膏肓下吏而令自剄宣宗之不能受言也如此

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一

事嘗出逢群闕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闕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跡吉所爲與宣宗綜覈名實者宜若水炭而吉得以功名終蓋亦有先年保護之恩哉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

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原儀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延壽爲潁川時有吏負之者痛自刻責其吏自刺自剄爲馮翊有兄弟訟田者閉關思過而其訟自息然則當望之使御史案之之時獨不可刻責思過乎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一

以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昶時京兆尹張敞舍鵬音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奏其挾詐僞以奸名譽宜先受戮以明正奸惡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

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延年素輕霸此郡爲守霸先以風
受賞延年不服後坐怨望棄市

黃霸薦史高可太尉充此之心何所不至史
稱其長於治民豈輔君治民有二道耶

霸以鳳凰神爵集得封侯矣及爲相又欲以
鵲雀爲神雀患得患失之心抑至此哉張敞
旣以訟言其罪追薦爲史高宣宗亦已切責之
而猶得以固其位嚴延年獨能瞋目地下耶

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一

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
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
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常平倉古未有也置自耿壽昌始其後剗晏
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
歉之狀白有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深得常
平之意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一

殺故平通侯楊惲光祿勳楊惲廉潔無私然代
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
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怨望
爲妖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
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
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當閭閻惶懼不當
治產業通賄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
朝廷一朝以曖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
書曰過大行虧當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
缶而呼烏鳥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
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
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
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
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
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免官

楊惲廉潔無私而以語言狂直竟爾殺身易日亂之生也言語爲之階信然哉

史稱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自娛可見人生必有所事事而後可以娛日當時惲深知從事學問日就月將不知老之將至又寧必以財自娛而學問功深則沉潛之意自多浮薄之氣自黜又寧至知友戒之而不省返放言以賈禍耶

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楊惲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四

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卽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卽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蒙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五日京兆絮舜之語誠澆薄可恨而敞必枉法誅之無乃大穉乎

庚午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蕭望之以爲宜特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五

望之所議是

元帝名更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

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人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

望之自太行丞上疏即已名重當時矣迨焉

奉世矯詔破莎車西城上欲封拜而望之不可張敞以歲饑請民間得納穀贖罪而望之

不可持義嚴正凜凜有古大臣風節所怪者望之與宣宗君臣道合諫行言聽當宣宗時

恭顯已典樞機望之何不廷爭之且宣宗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六

英明與元帝之柔暗望之又豈不辨之審者乃元帝初政遽自罷中書若不能一朝忍者在何也豈其謂宣宗在即恭顯不能爲害而在孝元則當慎之於始乎以韓延壽之賢坐散數萬官錢使御史案之迨延壽部吏案校相報即不能容而竟令棄市然則望之自裁亦僅足爲延壽抵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諒哉賈捐之與楊典善捐之數短石頤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

見言君蘭字揚興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字捐之

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

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

兆罷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

意即得入矣即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

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

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

興與捐之爲城旦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七

小人互相標榜夤緣倖進之情態至賈捐之

楊興兩人而極矣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

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竟尚書

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曰事事央

顯口會堪疾瘡不能言而卒顯誣諸猛令自殺

於公車

周堪受遺詔爲時倚重而因顯白事老眊甚

矣

顯威權口盛與中書僕射年

姓

克宗名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

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顯聞衆人旬旬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

牢僕射五鹿少府豈不皆傾心於顯哉而顯

顧致意貢禹深自結納非真能親正人而疎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八

朋比也巧於避禍也此之謂權奸

其延壽陳湯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

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宗正

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也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

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

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劉向此論要緊在殺使者罪甚於留馬這一

語乃可爲延壽與湯有功無罪的斷案

成帝名

上以中秘書顯散公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

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三十九

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

國有權威嘗患在人主不知耳成帝讀洪範

五行傳論旣已知劉向之忠王氏威權之重

而竟付之莫可如何王勢若此亦大可悲矣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事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

王章爲王鳳所舉而能指斥王鳳另薦野王可謂不負所舉者矣其死獄中也徒增鳳一重公案耳於章何損

以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

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吏道以法令爲師薛宣此言得之矣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

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

忠言不用縱嘆息悲傷益也此之謂婦人之仁

以王駿爲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吏治之盛幾以加矣而卒無救於篡弑之禍悲夫

六月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爲婕妤后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一

既立寵少衰而女弟接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典國顯家及尊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劉向於此亦可謂良工心獨苦者矣洪範五行傳論奏而不省新序說苑亦奏而不省且

柰之何哉觀趙飛燕恣般求子而卒無子可見天位必不可奸而徒自貽臭萬載也悲夫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傳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二

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

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

張禹爲帝師傳當時乘帝顧問不斬一言而悟帝心默奪王氏之柄可也乃爲子孫計貪昧隱忍飾詞取容此真所謂老姦誤國之罪不小矣朱雲借尚方劍誅之禹卽幸免萬世而下有餘戮哉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三

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畢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制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治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何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議立

辟雍未作而罷鍾爲罷名

帝是時亦知卿詩書嘉納忠言惟是優柔不斷所少者法行自貴近一着耳而向又謂刑罰非所以致太平也得無益之疾乎夫水漬古磨何足爲善祥詔立辟雍卽不罷何補當時之失德祇緣向胸中嘗有一部洪範五行傳論在也故其注意於瑞應者如此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四

太學弟子員誠當增而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謬矣漢儒附會之說此亦足徵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二歲而王氏代漢

劉向遇事敢言慷慨多大節著列女傳得正家之道毅然請典禮樂得教化之本洪範五

行傳論占驗禍福不無太鑿而其心要以警悟孝成潛杜王氏三十年不遷官此益足爲守正不阿之徵胡致堂謂其德信有孚周身無缺諒矣獨怪其與蕭望之同心共政望之死孝元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嘗召顯等責問之時向宜明目張膽以鳴其冤及後張猛以讒死亦不聞向一語及豈其自謂宗臣非關宗社義不當言歟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時熒惑守心責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五

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遂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方進殺謂可當天變矣而孝成竟不免天變顧可移耶

哀帝名欣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傳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

鳴

相道得而萬國理所係大矣苟非其人故有
洪範鼓妖之應

乙未元壽元年下丞相辛甫侯王嘉獄殺之上
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
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
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
侯賢倭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六

怨疾陛下痼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
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
祖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
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嘉
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
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王名嘉曰
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
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秋七月以孔
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知上欲尊寵

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
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王
仲矣

觀帝託言太后遺詔是亦心知其不可而特
冀王嘉之曲從之也嘉曾不少徇封還詔書
批鱗直諫壯哉予獨怪夫王嘉臨終以不能
進孔光退董賢爲恨奈何孔光一相而且下
車拜謁董賢也幽冀之中負此知己予於孔
光云然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七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欲舉
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何武公孫祿
以爲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近初王不宜令外戚
持權親疎相錯太后不聽自用莽

何武不宜令外戚持權一言凜凜法戒而太
后不能用釀成篡逆之禍想太后到投壘的
時候亦必深以此爲悔矣

淮陽名玄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

餘爲前鋒尋尋邑王亦遣兵數千合戰奔奔之
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
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
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乘銳崩之諸
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城中亦鼓
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
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涇川盛溢虎豹皆股
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
尤輕騎乘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輜重於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四十八

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劉秀收拾人心全係昆陽一戰彼時大雷風
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涇川盛溢天之所以助
順者豈偶然哉

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

即鄧

自殺道士西門

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
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
洩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

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恐
不能食但飲酒啗鰕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
復就枕矣

雙音步角反

劉向廷論王氏正氣稟稟歆其子也阿附莽
賊自覆宗國而猶易名應識僥倖非望以致
夷滅非向之罪人而何孝平皇后曰何面目
以見漢家愚於歆亦云然

漢中王嘉既克延岑乃薦校尉賈復及陳俊大
司馬秀以賈復爲將軍俊爲掾秀舍中兒犯法
讀史日記

卷之十

四十九

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至簿陳副諫
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今
所行也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法行自近祭遵得之矣

光武

名秀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
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
坐府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

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恚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眺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桓譚爲鼓琴非有甚屈辱之行而宋弘切責之若此古人道義相成毫髮不肯假借讀之迄今猶令人凜凜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

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

鄭興不爲讖其風節亦有可觀者於書有所未學句亦婉而不失其正第無所非三字不免爲帝怒所劫耳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焉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帝不從西至漆名縣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遽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

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援於帝前聚米爲山指畫形勢視郭憲當車援刀斷鞘所見不同終當以郭憲爲是東方初定車駕不可遠征允爲確論豈必穎盜起守兵叛而後有味其言之耶

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導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一

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祭征虜所得賞賜盡與吏士其清約真有足多者第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兄爲娶妾而不受甘心無後其亦未講於忠孝兩全之道耶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

懼使刺客刺欽永卽死欽馳召益延益延悲言

不已欽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

以報國故呼巨卿延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

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

淚彊起受所誠欽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

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二

聞省書涕悼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正氣雄心令人

凜凜固宜其所向無敵

初述公孫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

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

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

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

四時珍御不以忌君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

名俱全不亦優乎業飲毒而死

徵士不至而刼之死此豈享位長久之道宜

士之寧死而不屑就也

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

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劄切故坐免歸田里帝

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韓歆直言無諱有大臣風節而指天畫地得

無失人臣之體乎

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三

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

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

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

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

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者巧慧小才

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

誤人主焉可不抑連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

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

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辭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桓譚宋弘所薦者也當其爲帝鼓琴弘以薦譚爲憾今譚能極言讖之非經略無遜避亦可謂不負所舉者矣

明帝 名莊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四

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豹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穽穽除制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

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可謂識治之論又云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則又深得進言之道如宋均者可多得哉

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五

名雖易請之衆曰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不往

鄭衆不赴太子之請不下單于之拜其生平大節毅然不可奪如此

北海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初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

智慮畏慎如此

果如睦言則忠孝慈仁敬賢樂士皆危道也而河間東平又何以稱焉

章帝名祖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魯國孔僖涿鹿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滕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隣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六

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因應倭改儻其不當亦宜合容又何罪焉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上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三代直道原不容假必欲臣民諱言先朝失德固非所以昭是非之公如謂桓公親揚其先公之惡以唱管仲此又與證父攘羊者何異孔子曰直在其中矣道理畢竟當如此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七

張奉於毛義母死徵辟不至乃知其賢不密奉平日所慕於義者何在

均兄義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廩絮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

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可稱格言有司之堂宜大書一通以警心目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

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總少文采
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
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
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人非木石難謂無情倫此言却不自欺
安帝 名祜

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雨水策免三公以災異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八
免自防始

遇災修省君臣當交任其責而獨策免三公
何也

順帝 諱保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
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
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
今典減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

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
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
便終不能行

久任之法起於左雄之議所裨吏治民生匪
細而宦官不便遂不能行則亦當事者持論
之不堅也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
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
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五十九

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
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
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
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
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
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左雄之薦馮直爲朝廷公器使之典周舉之
劾左雄爲朝廷杜倖進之門兩者意相反而
道相成

時宦官競賣恩勢，雖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普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令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良賀此言，放出儕伍，亦足愧士大夫之由中官以進者。

壬午，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馬、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弟梁、冀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饕，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梁冀兄弟專擅，昭然當時，耳目張綱等八人。

奉命表賢良顯忠勤，劾貪汙有罪而綱獨埋輪劾奏梁冀不疑，彼七人者亦皆鬚眉丈夫，且負有時名，覲面張綱此舉而一緘不發，得無心愧耶？

增孝廉爲四科，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當是時，增孝廉爲四科，取士之途廣矣，而得士之效亦僅如故。士顧可科目盡耶？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一

甲申，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時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央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种嵩手劍當車折高梵詞屈，真可謂臨事不

惑者矣

質帝 諱續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罷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公卿遣子受業至三萬餘生太學之盛無以踰此

桓帝 諱志

癸巳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二

尋徵下獄輸作左校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王厯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掌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懸首繫

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桓帝時宦官用事氣誅薰炙穆獨能案驗宦者趙忠發墓剖棺而出其玉匣可謂亢然不顧身害者矣桓帝震怒徵詣廷尉當時朝紳曾無一人訟救向非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與滿朝皆婦人何以異質帝元年太學生至三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三

萬餘人最稱師濟茲固其造士之報歟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郎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瑗等請劍戟士合千餘人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奔自殺悉收梁氏

孫氏無少長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明皆坐阿附
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
萬以克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
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
侯

桓帝誅梁冀自是他英斷處去元成遠矣但
惜其委任中涓釀禍縉紳漢祚之不競此實
基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四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漢章徐稚彭城姜
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膺帝悉以安車
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
釋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釋不應諸公之辟然
聞其死喪輒負笈起弔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
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常共被
而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闓汝南人安
之玄孫也苦身修飾以耕學爲業著京兆人隱
居講校墨潁川人繼母酷烈墨奉之謹帝又徵

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
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
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
隱身不出

魏桓可謂能審於出處之際者矣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
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忌哉田野空
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
騁心輿馬之觀乎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五

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此言真是
激烈而帝不悟未幾且併蕃策免謂之何哉
五月太尉秉卒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
皆人望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

人有恒言曰酒色財氣楊秉自稱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豈不明明供出有氣之一惑在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野王令張朔侍兄黃門張讓之勢隱然岨虎李膺破柱取朔下獄殺之從此中貴屏氣至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六

不敢出宮省使當時朝紳人人如膺又何至有十常侍之禍耶惜哉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有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罷生徒互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亦上書極諫帝諱其言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七

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張成之子殺人旣已逢宥矣而李膺竟案殺無論詔書不信非所以尊朝廷而惜疾過嚴意氣太盛亦非平心應物之道其取禍也固宜

靈帝

名宏之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罷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黃勉齋曰士君子行已立

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

太丘弔張讓固明哲保身之道而勉齋此論則士人守身之法兩者皆是而當以勉齋之論爲正○太丘獨弔還是墮落抗堅

趙苞爲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塞冠鈔劫質苞母載以擊毬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八

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塋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苞母不顧其母而母氏

趙苞棄母全城與高帝幸分我一杯羹之說難於並論程子謂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愚謂曹操拘質庶母其意在降庶故庶可以往降鮮卑劫質苞母載以擊郡意在得城卽身往降何益城不可棄母不

可生誠難兩全苞惟不顧而戰則忍矣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穰之術○蔡邕對曰蜺儻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諛譎溢門史霍主佞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譙矣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宜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六十九

中郎直諫而受奇禍惜哉其不於此時蓋棺也

獻帝名滿

曹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顗爲植家丞願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禪美文辭植親愛之禪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劉禪此言亦可稱秋實矣而植不能用惜哉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

之人者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洩
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尚書令華歆壞
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
泣過詠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
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
基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跽殺之諡寧子魚
華子魚自有名字孫策語豈不知有母后之分
耳為賊操鷹犬壞戶發壁親執后出當其行
過帝前有不泚額汗顏異人面而獸心者史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

稱其無夷皓穎邈之風失上臣匪躬之節涼
矣郗慮亦嘗與操比肩而事帝者帝謂郗公
天下寧有是耶聞帝此言而心不動此與塚
中枯骸何以異哉

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
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
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
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楊洪李嚴功曹也何祗又洪書佐也而並為

太守此固諸葛亮能拔士盡其用而李嚴楊
洪薦賢為國略無嫌忌亦足多矣

孫權以潘濬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
樊伯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
日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
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
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
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陳平為里社分肉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一

乎平曰嗟夫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今
樊伯為州人設饌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
自起潘濬謂其無才略也蓋亦作如是觀哉
後主名譚附魏吳音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
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
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叅署者
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
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字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字和參

署七年幸有不至至於十及來相啟告苟能慕

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姓崔名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

濟也亮嘗自校簿書王簿楊顯直入諫曰爲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三

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

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

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

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

卒亮垂涕三日韓相連覆猶云不肯勝同覆告也

武侯當群雄割據漢室顛危之日其下教數

百言無一語他及孜孜汲汲惟以向得與徐

元直崔州平董幼宰胡偉度四君子切磨歲

規庶幾寡過真知本哉此之學脉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區區侵體節勞之議固宜其謝

之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腔苦衷更復誰

訴此其死而泣下蓋傷知己之難哉

魏司空陳群卒群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

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陳群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及撰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群真

長者哉可以爲萬世諫臣之法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三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亮

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黯

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

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連

成則疾亡曉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

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閑黨也夫能

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

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

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矣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災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王昶命四子名戒之以顧名思義收祐之意至深遠矣然朝華夕零松柏後凋天之生物以然有絲毫人力者哉而和舉此以爲訓不知其義何居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四

魏以陳矯爲司空魏王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返○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之知也

魏王欲案行文書陳矯以非陛下所宜而陳之此事却不難獨魏王稱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是時司馬逆狀未著而權寵獨擅非有大智識者未易辨其奸而非有大力量

者卽心知其非亦未敢輕出諸口

立皇后張氏立子芳爲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有施爲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備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五

郤正謂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有無不可預知此足以塞孟光之口不知孟光發問之意正在世子當務其急者而智意爲先安得謂不可預知耶○吾意光之問或亦有所窺見一斑耳

丙寅九年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蹏蹈而已初丞相亮特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紀鄭康成字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乎姦宄豪有作奸者何懲世教所關故亮云然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六

魏以徐邈爲司空徐邈嘆曰三公爲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魏之用邈與邈之見用於魏只此數言兩俱不忝矣

魏曹爽驕奢無度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司馬與師昭誅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將濟曰智囊洩矣濟曰驚馬戀棧豈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

兵自輔爽疑未決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視汝族滅也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與何晏鄧騭丁謚畢軌李勝等陰謀反逆於是收爽義訓長驍勝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曹爽不族司馬之邪謀尚有所憚而不敢輕發夫以群雄角立於外跋扈睥睨於內爽不收召知謀之士朝夕共圖國事却與何晏鄧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七

驍章修譚虛無及至變起倉卒桓範勸以權天子詣許昌徵兵自輔而不能聽死在目睫猶云不失富家翁其純犢耳爽族固自取何足惜獨惜其一族而權歸司馬魏祚不競基之矣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繁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當武帝之時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

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爲梁州刺史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徐公之有常也只是是一個率真耳真則自不受變於世味彼變易車服以求名與昏夜求哀者一樣的心腸皆不可使妻妾見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

諸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九

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兒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遂賜翊據等死明年立潘氏爲皇后生子當如孫仲謀亦三分中褒然稱豪者何以一嬖寵之故而顛倒錯亂乃一至此固宜其祚之不承也夫

晉

武帝 名炎司馬氏

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立進縣名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侯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山濤晉室之杰然者而猶有占官稻田之事信乎全材之難豈惟當時晉武寬其誅萬世而下亦不以此損山公雅望則一肯不足以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七十九

樂生平也固如此哉

羊祜封南城罷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羊祜焚草應與陳群齊稱

齊王攸言於晉王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

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王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淵豹之子

史稱齊王攸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觀此言其識出晉武上達矣王渾果至誠待人者乎抑亦識闇而易欺者乎因渚平吳而機功誣渚卑鄙甚矣當時晉武顧使之與杜預王濬同事嗟夫其成功亦幸矣

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視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

撫之乃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吳王使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陣大敗靚迎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靚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

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張悌身爲丞相國破身亡自是常分顧其不負知己一念至死耿耿不昧視世之游大人以成名未幾而操入室之戈者逕庭矣

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人建業也其明日王渚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速結吳渚由是事得解渚與濬爭功渚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渚子濟尚常山公王崇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一

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爲渚父子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渚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渚能無愧乎渚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爲之

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王戎皆封縣侯

凡人處功名之際皆當書此一通於座右

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劉毅面謂晉武不如桓靈而又面陳其賣官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二

錢入私門亦可謂能盡言者晉武笑而受之而稱其爲直臣此晉武所以能併吞吳蜀而

繼魏大統也

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禮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詬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

而違悔各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陸喜此言真爲處亂世之法不獨論薛瑩已也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克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叙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敝日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三

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誹謗使冤枉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

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
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
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
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
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
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
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
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
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四

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寔爲
奸府事各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
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
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劉毅數陳八損種種列眉語語透髓主爵者
之龜鑑也奈何中正之官報罷九品之制代
更而八損之流弊顧浸浸無已時也良可深
嘆

惠帝 名衷

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主彤夏侯駿使周
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攻萬年斬獲甚衆弦絕矢
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
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

始而與南山虎長橋蛟爲民三害者此周處
也今而效節致命爲晉室忠臣者此周處也
不學則如彼學則如此然則欲作養人才者
舍學奚以哉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潁復皇后太子潁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五

兵拒戰於蕩陰魏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秦準
問紹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
以之佳馬何爲及石超軍至乘輿敗績帝頗中
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
被殺血濺帝衣潁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
曰稽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已奉太子單守
洛陽越走還東海

當乘輿對戰之日秦準問稽紹有佳馬其品
趣可知紹正色折之及乘輿敗績以身衛帝

被殺血濺帝衣稽侍中血至今猶不磨滅壯哉嵇康可謂有子矣

懷帝 名熾

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羯奴有此識趣如何不開創後趙一個世界出來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廙收其賢俊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六

與之共事府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協下臺陳頤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稱俱倫友

陶下諸豪傑得一宜無難恢復又况有百六掾之多乎齊濟江南曾不能窺足淮以北一步少發舒中夏之氣者徂於所安故也

漢太保劉殷卒殷不爲犯顏許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

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幾諫之功固無異犯顏然觀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則直諫亦何可少况全軀自愛者常託之手幾諫而批鱗面折非忠憤致身者不能故曰勿欺也而犯之劉殷此言未可執爲定論

元帝 名廢

壬午三月王敦據石頭○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七

有懼色司空王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逯左衛將軍興侍中侃彬及諸宗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號而

執其手曰茂弘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謂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

周顒言導忠誠申救甚至而不令導知是也顧當導候門又呼卽不與言而乃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此何以說也凡人相見原自有禮卽在顛沛流離

讀史口記

卷之一

八十八

之際親者故者皆當以禮處之顒如與導不相知厚也導必不望之切而呼之再旣已爲知己矣彼其相呼相候之時情何迫急而吾顧可泄泄然顧左右而言他乎導之郵顒亦人情之常也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呂荷說敦曰周顒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感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

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顒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杜殺忠良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顒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

讀史口記

卷之一

八十九

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顒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周顒戴淵皆有高名敦之所忌而帝室所倚重者也導果忠於帝室卽敦不問而欲殺之

亦當力爭乃敦屢問而導不一答其心默默使敦除之以快已忿導豈獨負此良友其貞元帝亦甚矣王彬亦同王導待罪於臺者彬素與顓善當是時固不向顓乞憐及顓遇害毅然往哭不難攫敦之怒而面折其教戮忠良彬與導品識器量相去何如耶

明帝名紀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也於湖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

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自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

王導身爲三公受元帝遺詔輔政至是敦自領揚州牧以導爲司徒導曾無一言救正恬然安之王彬力諫幾於不免而殺兄殺弟之言凜凜折兇暴之氣導視彬得無愧耶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郁鑒爲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

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武秋滿耶鑒曰彥輔

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榮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

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

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

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愍懷太子廢遂許昌

謝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喬又奉璽綬

郁鑒詞嚴而義正敦雖惡之而不敢加害知

其志不可奪而不欲徒有殺害正人之名此

是敦之良心不容昧處若無這些子在又何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一

難從石頭一鼓入建康耶

成帝名衍

咸和元年六月以郁鑒爲徐州刺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慙之鬱儉素廉鬱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

既稱疾不朝却又私送郁鑒此正導之樹私交而不忠公室處下臺此奏殊足爲朝廷重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隆封西陽王業爲陽縣王宗初爲肅宗所親任唐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若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讀之迄今令人悚息

咸和三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二

反○戊子三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唐亮奔尋陽峻兵犯關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唐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下壺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

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唐亮帥衆將陳於宜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及郭紫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稱詔大赦惟唐亮弟兄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三

唐亮無端徵蘇峻自起兵端至國破君危不能同下壺致命拒敵奉頭鼠竄而猶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此等器識而令當國晉室之不祚有繇然哉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時侃嶠討峻於石頭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資於陶侃侃因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君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

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實殷美等皆勸其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擲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開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於歷陽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四

約奔後趙

陶侃溫嶠皆晉室忠臣勤王討賊義不反顧相持不決侃欲西歸此大不可解且分米餉嶠又待毛實殷美等之勸何也

祖逖忠勇有智略晉室諸賢無能出其右者逃死約領其衆不能續承兄逖之志甘同峻反及至於敗屈節後趙約固逃之罪人矣豈獨爲晉及賊耶

右將軍郭默殺劉胤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

以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許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平導乃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容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違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違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默誠難制而用之爲江州刺史是果得制御之法否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侃此二言導愧死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五

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朝曰季野褚裒字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庾亮何面孔再秉節鉞似此誤國之徒不正

法加罪而猶令續秉大權晉之不競甚矣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馮懷字問侯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篋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若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六

顏含守正安命味其言令人氣折心凜與晉室清譚諸公品格迥然霄壤

哀帝

名丕

隆和元年正月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難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申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幽

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爲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頻欲拔之驅蹙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慮也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

桓溫此疏果行晉室中興之機卽在此矣惜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七

當時廷臣無一人不戀棧者而溫亦不果徒爲此虛聲耳懷土之爲人果也如此哉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沈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後陳祐以燕兵逼洛陽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沈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陷洛陽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有之將軍慕與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

沈克助敦爲惡其子沈勃耻之而能致命王
室亦可謂克葢前愆者矣

帝奕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啓果琛相繼如秦啓與王
猛有舊陰欲自託頗泄東方之實琛至長安秦
王堅方吹於萬年縣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
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
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
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八

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
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
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
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輿之所爲哉客使
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
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
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
葛瑾爲吳聘蜀典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
面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

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
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
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
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
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
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
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梁琛抗志秦庭言論丰采無異相如而其斯
理之精持議之正猶或過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九十九

庚午五年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王猛之發
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
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
使我親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路垂
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
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
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
日又不可嘗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
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

國失和委身校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
燕之將公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及間徙之
沙城

王猛西土之豪傑宜開誠布公以招徠賢士
奈何爲此市井詭行此豈徒欺慕容垂且將
以此欺堅人臣而至於懷詐用術以售之於
君倘爲其君覺察吾不知其日後又將何面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一百

孔立於朝宁之上

孝武帝 諱昌明

慧星見慧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
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
燕分東井秦分也今慧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
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
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
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
合爲一家觀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

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
乎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
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整
因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疆記能
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
之同輩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鷲室但
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筆

符堅雖未學而發言行事每與道合自謂磊
磊落落不學曹操司馬懿殊非謬語獨其幸

讀史日記 卷之一 一百一

慕容垂夫人同輩並遊猶然虜奴醜態哉然
而能改謝諫賢於拒諫者遠矣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
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眷功之慘不廢絲
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
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
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
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
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王羲之可謂安石益友秦任商鞅而富強二世任趙高而夷滅豈得一混扯來做口實

乙亥三年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冲當桓溫之後而能澹然若此其識趣過人遠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二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今寇敵方疆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宮室卑陋後世謂人無能謝安此言殊不見清遠之韻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諫不從

立佛精舍於殿內晉事之日非甚矣謝安既相此等舉動如何不諫

秦王堅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帥師拒之○堅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與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三

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衆八萬拒之秦兵至穎口兵旣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別墅安甚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已別有旨別有何旨矯詐欺人莫此爲甚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人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

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數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
不聞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
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
袞矣○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淝
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十月秦陽
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
九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
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
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四

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
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
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
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
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
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
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
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
也慨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
渡謝玄遣使謂平陽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
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
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
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
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
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五

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
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
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
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
曰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
堅中流矢單騎走

晉室君臣其失在偏安江左而無毅然恢復
中原之志其弊在崇尚清譚而無開然實止

鎮物嗟夫所能矯者得驛書之時所不能矯者過戶限之際觀其望溫遙拜候郗超至日肝而猶曰爲性命忍瀕死此其畏勢畏死之真情不盡吐露耶而論者輒嘉歎之不已曾無一貶辭信乎清談之人人深耳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言之天苟

實修之功謝安四十而仕前此不聞其勵志學問而但寄情文墨山水之間既已爲相矣挾妓游賭後然名教之外而已欲增修宮室求免後人無能之譏維時亂政橫俗毫無救正符堅大舉入寇向非劉牢之首折其鋒幸而天敗胡奴不聽諸將遏之之說麾兵使却符融失馬朱序呼後玄石雖勇而衆寡不敵安能以八萬衆勝彼九十萬鐵騎耶僥倖成功大言處分已定果誰欺乎先儒謂其矯情

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侯其衆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爲報讐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慕容垂當秦王兵敗之際不聽諸子侄之言竟以兵授秦王這段心腸便可對越上帝其後恢造功業全然根抵於此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諡曰宣穆晚世士大夫今日議論人明日就改換了口甚且有露章論過的事到後面做成了功也恬然不以爲意還說這是僥倖笑不得功此等人視桓冲寧不愧死

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據黎陽

謝安既欲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而又資符氏兵粟此何以說豈安始終不知乎

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不進退路窮會謝安遣劉牢之等據碭礪

濟州城名

滑臺

後魏滑州

不請救於玄玄

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救鄴不告饑玄止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謝玄遣劉牢之救鄴非也而又運米二千斛饋之果以泰堅爲降乎晉室諸賢大率以江

左爲國而據河北據河南漠不在意故雖侵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八

害我陵寢亦不知讐之

以范甯爲豫章太守○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桀紂之惡及身而止清譚之禍由晉而來以迄於今漫漫乎未有底止也可畏哉

清河人李遂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如賒實急一語殊到李見羅老師嘗云聖人於世情忙處常要閑閑處常要忙最是識得此意

安帝 名德宗

讀史日記

卷之一

百九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琊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服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永口

殷仲文當玄篡位之時忽然牀陷而乃獻諛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及玄授首衆輿反正仲文又有何面孔再見百官音樂未備

之言慙屈無章甚矣

大尉裕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始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

後思歸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

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

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爲司馬鎮

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業知之以其功

大不問且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

爲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

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

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

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爾勿

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

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

何懼鎮惡

義真年才十二王鎮惡又爲南人所不容劉

裕委而去之此其中何嘗以百二山河爲念

不過欲挾此勲名以遂其篡位之計耳胡氏

之言誠可謂詠心之論

恭帝諱德文

夏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

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

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我以爲

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耶遂殺之

韋祖思之恭懼避禍之心勝也而反以此得

罪然則人何必過自恭懼哉死生禍福有數

存焉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讀史日記卷之一

百十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二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

宋

武帝

劉裕

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屏人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禍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一

晦惟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故瞻有此戒蓋恐其干預時事便於門戶有關不然士不虛附彼門多長者車何以稱焉

營陽王

名義符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美之美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廓云然

蔡廓與徐傅二公可稱同志而猶不能相忘於職業如此

蔡廓惟當始事便不肯遷就故卒能脫然不與徐傅同儕

文帝

名義隆

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願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

示天下

于什門二十一年不屈節於燕夷虜中有臣若此亦足多矣

丙子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至是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噴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檀道濟與徐美之傅亮皆同功一體者美之傅亮被殺道濟此時不能見幾其及於禍也

宜矣

魏主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旣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獬豸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貴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古弼首失故云筆公

古弼諫獵亦自人臣常職獨魏主已詔尚書發牛車乃又能度筆公不與而中止此則非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

庸君世主所可及

夏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魏主使浩允允等共譏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謂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不如湛標又勸浩刊所譏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

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訪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

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屬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再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是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

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辭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霍黑子故也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

高允與崔浩共譏國記閔湛郗標巧佞勸浩刻石刊史允既知其爲萬世之禍允獨不可與浩力爭而止之平及魏主收浩按治允獨不當疏辨浩無罪乎既不肯昧心而言浩所獨爲則亦不得恃心而令浩獨死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能不於允有遺議焉至其不奉東宮指導恐負霍黑子於古人久要不忘之誼其庶乎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

慶之諫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不學也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

沈公以玄謨輩白面書生輕謀敗績故曰不如下官不學要之學豈書生流覽古今云乎十一月辛卯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甲午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邑皆望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

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至仄步壞民廬舍及伐蒿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柳元景斬魏二將進據潼關關中豪傑所在響應當時若不召還聽其乘勝長驅卽卡必建恢復之業而魏主聞敗自生內顧之憂豈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

敢浩然南下畧無沮喪輕用於王玄謨而重發於柳元景致使胡馬南嘶直窺江上所過抄掠沈慶之言猶在耳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而徒追悔檀道濟若在豈使至此亦可歎矣

壬辰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肅立南安王余魏中常侍宗愛請東宮官屬多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魏主追悼不已愛懼被誅至是弒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以濟冲幼欲立長君

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濟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冬十月宗愛復弒其君余魏主濟立討愛誅之薛提既以濟冲幼欲立長君却又以濟嫡孫不可廢持議不決宗愛得乘之爲變吁猶豫之釀禍也如此可不戒哉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

上帝以好生爲德魏主南下所過屠戮殆盡至春燕巢於林木殘忍甚矣宗愛之弒天特假手報之耳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響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戚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僧虔垂泣數言其情思何等迫切而其語氣何等從容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儼爲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宋主以尚之儼素有令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儼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九

宋劭以子弒父大逆也而以何尚之爲司徒及孝武誅劭何尚之與亂同事宜在所首誅而仍以何尚之爲尚書令觀其自洗黃閣若漠然付是非理亂於罔聞及後沈公面爲嘲笑而後知慙此真小人之尤者無耻甚矣

武帝名駿

甲午宋立子子業爲太子

乙未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宋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沈公諫北伐詞旨凜凜當劭弒逆輔順討逆之語若燭照數計及孝武及正毅然請老竟不肯效何公往而復返此亦可稱南宋第一流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訥訥不能出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

以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

以致慟於鮑叔也

崔浩被戮而允不能廷諫宗愛弒逆而允不能正法畢竟是乏矯矯風節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時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昆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使倖徒騎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史日記卷之二

十一

論以釋之

士君子處世固當以義命自安有如拚一不爲三公之心徑情自肆亦安在其爲學問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孔子家法不當如是耶

明帝 名彧

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宋主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齋手敕并藥

賜死景文正與客棋而函至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歛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敕使到日假令景文輟局而悲作世俗兒女子態究竟何益於死安得有此一段掩映千古不可磨滅的情景故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蒼梧王 名昱

魏罷門房之誅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

讀史日記卷之二

十二

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懸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復鞠或因繫繫年群臣多以爲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圖圖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魏之先專尚嚴明恐於殺戮至是罷門房之誅夫大刑復鞠懼其有所寬也若謂圖圖爲

福堂欲其以悔而加矜恕則殺人者死國有
常典縱百念或悔能逃一死乎

齊 高帝 蕭道成

庚申冬十月齊以何戡爲吏部尚書齊主以戡
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婢冤不宜過
多臣與儉儉王已左耳若復加戡則入座遂有三
貂帖以驍游足矣乃加戡驍騎將軍○十二月
齊以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
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易障何益淵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三

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案劉秉安能免寒

士

褚淵與袁粲同受顧命道成逆萌已著義當
同心戮力共誅奸惡乃忍淺衆謀偷生人世
而猶欲以婢冤自貴以腰扇自障真不知人
間有羞耻事矣

武帝 名順

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子良爲如釋氏招致
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

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
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
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
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
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
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耶而
故爭利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四

縝實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西方聖人自昔記之何謂無佛善有餘慶惡
有餘殃應如桴鼓何謂無因果不生不滅者
非形亦非神縝學未敢輕許透宗但讀其實
論取官已至令僕之語此等氣魄洵可肩承
學脈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數爲都官尚書長沙
王晃屬張緒用吳興閩人邑緒不許晃使固請
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

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睿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願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敦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速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敦湛之孫淪胙之弟也

江敦祖湛在文帝朝不附義康不肯結親檀道濟超然游於千仞之上僧真以天子幸臣求作士大夫奉命詣敦登榻坐定甫啓口而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五

敦令僧真喪氣亦可謂不愧祖武者謝朓見重於齊高祖三讓彌高之言萬世而下正氣凜凜今其弟淪與江敦齊稱而齊世祖重之如彼蓋亦可爲難兄難弟者矣顧鸞殺立而淪與朓付之勿問忠臣固如是乎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表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

除

史書天下萬世之公表擧之忠於宋室即齊高帝自秉筆亦不能掩其忠沈約又何疑焉齊世祖此言大於風化有關

癸酉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德薄位重則懼弗勝門寒何足在念不聞飯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六

糗茹草之夫一朝被袵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者乎然以此存心視彼驟顯自侈者有問矣

明帝名鸞

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

此一事可歎三代以降莫不皆然要在國是常定則得失自明

梁高祖武帝

蕭衍

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齊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醪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搢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諫史日記

卷之二

十七

食數日而卒

沈約前既疑作表聚傳其志趣可知身爲齊臣勸梁進禪鄭伯禽生金之進由約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一語贊成之視顏見遠不當愧死耶

梁吉盼請代父死梁主赦之馮翊吉盼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盼年十五提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

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吉盼提鼓代父而尤不欲因父取名其志趣良足嘉

已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曇魏征

卷之二

十八

西將軍張曇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其家曇父子不以爲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憚懼不敢禁討遂至曇第焚其舍曳曇父子歐擊投火中仲瑀重傷走免曇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

武人之鋒亦不可輕犯張曇之事可鑒夫雲長之大節武穆之精忠古今孰尚焉可謂武

人中無清品耶靈之殺身固自取矣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讀史日記

卷之二

十九

始也

自崔亮立停年格而選法之弊迄今未能改薛琰之書主爵者當人置一通

辛雄士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息矣不聽

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辛雄此言大有關係已已正月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已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先時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鷄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枚

宗廟旣以麇爲犧牲奈何常餐又恐食鷄子耶聞城已陷安臥不動這却難道不是他生平學佛得手處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暉御史中丞沈浚死之景使侯子鑑寇吳興與兵力寡弱張暉昔生不開軍旅或勸暉效袁君正迎降暉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棄之吾豈不知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

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張暉視死如歸壯哉而可以書生少之耶

陳世祖

陳蒨

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命蒨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常使人讀漢書

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應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
以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論誠所歸乎

蒯通一說殺三士不誠所歸故也虞寄可謂
智矣

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
由是士流耻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
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
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一

人爲縣令自此始
縣令爲民牧群黎皆寄命焉而以廝役爲之
無怪魏晉以來亂亡接踵也

宣帝 名頊

齊以和士開爲尚書令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
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
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
盡

士開有性命之憂聞說黃龍湯且有難色彼

候之者一舉而盡豈其尚有急於性命者迫
之使然乎亦大可異矣

八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太子好近昵小人周
主嘗問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曰
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
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
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
乃妙選官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周太子誠不得爲中人然與人父言子但有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二

教他擇賢而輔其子之理故樂運云然
已亥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以高祖
刑書要制爲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譴群
下居喪纔踰年卽恣淫戲於是樂運與觀詣朝
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斷不參宰輔一也采文實
官不許娶嫁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
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
民以奉俳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
七也玄象垂戒不能修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

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

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閣請見

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

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臧洪漢獻帝時人

臧洪同死陳容之義不得獨生也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魯不與比干同死義固各有當

也元巖謂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不識其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三

義何居似此慷慨損軀非不有足多者而論

孔子修身爲本之家法死亦難容潦草

隋以蘇威爲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

爲征稅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

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

以爲已任至是奉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

蘇綽善於救時蘇威善於紹父

秋七月隋定服色始服黃

人主服黃自隋始

長城公名叔寶

隋初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

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義倉之法亦君子勞民勸相之意在上者着

實舉行相時艱糴不使奸胥猾里得假手其

間庶幾有利無害若委棄之於豐年追償之

於凶歲百姓返受其累也可勝言哉

隋文帝

楊堅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四

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

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設榻晝夜

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召

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民感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其後遷

并州刺史凡訟事決遣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

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

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

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

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辛公義躬行化導移俗與讓龔卓而後一人而已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名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五

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

趙綽真士師也至於掌固誣告綽應斬而綽爭出掌固愈力尤爲人情所難

煬帝

名廣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先是群盜得隋官及七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

以城降之聲勢日盛賊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鄭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感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六

盜賊遍宇內虞世基匿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及楊義臣破賊列狀而反飾詞抵搪致令收兵縱盜復熾有臣若此將焉用之此與秦二世用趙高時何異欲不爲亡秦之續得乎

唐

太宗

名世民姓李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

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寬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獄情微曖難謂無誤縱者崔公願以一身易一囚之罪視所云寧失不經者又更加肫切一等矣以此按獄何枉不雪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七

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婦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

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盧祖尚才兼文武有可用之具而無可殺之罪魏徵既已知之當太宗怒何無一言勸解而乃諷規於事後此處見徵有術存焉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訟日不服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八

廣求賢人此宰相職也親細務則其心分而其延訪必不專故太宗之言如此可謂識治體者矣

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

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魏徵論事嘗嚴而此獨平恕最爲得體

漢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贓免上以其
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
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
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
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賜帛情也遣之法也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二十九

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溫
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
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設魏徵以爲戎狄人
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
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
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

內夏外夷大防凜凜何必資彼異類實我邊
鄙魏徵所言自是正論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

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
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
介意○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
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
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
則是貪其實而甘其慢也

表辭不順而因討其罪固非然必却其獻乃
是蓋討之則隘吾中國之量而受之則襲吾
中國之體矣胡致堂之言良是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

上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
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
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
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
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
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
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
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

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
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
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
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此役不息同歸於亂玄素一言何等婉而正
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得
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
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
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一

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
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失出入法止如是按事不實而遽棄市得
無濫乎三覆奏乃行刑庶幾得慎刑之道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
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
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上乎上入告
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

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
之臣也

論常情母最愛女今后閹徵言而歎服賢哉
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客言曰中外又安
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
荒統葉護突厥大酋名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
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長孫無忌
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且得同此宴上
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
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
群臣爾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
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
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峭正爲此
耳徵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
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且得同此宴無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二

忌此言卽云無他而徵珪聞之能無赧色
秋禁上書告許者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
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
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許人細事讒人之尤者禁之良是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
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
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
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三

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公主下嫁而執婦禮自王珪始所關風化不

小

太史令傅奕卒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
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上試之驗語奕
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
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

傅奕闢佛教精術數之書而不信總只是見
得定不爲死生禍福所移故其正氣自能奪

邪僧之魄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
無度

君德貴儉國用宜節儲教謂何而有庫物勿
限之詔耶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
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
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
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四

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
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
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
侍臣以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
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
寵群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
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
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

病可臥護之微乃受詔

徵宅無堂其節操志趣可知故得以直道而行

褚遂良此對可爲根本至論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十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五

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赦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已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

謹奉詔上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

癸卯春正月魏徵卒越四月而太子反刑具微果盡不知乎當其疾革之時上與太子同至其第臥護之言猶在耳也何得無一言及此范氏謂其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不其然乎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六

高宗

名治

癸丑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玄齡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謀洩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怡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

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字文節江
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
齡配饗執失勞復姓

房遺愛與薛萬徹等謀奉荆王元景於吳王
恪固無預也何以並賜自盡恪死呼罵無忌
寃情可想道宗得罪史稱其素與無忌遂良
不協或者二公不無傾軋之心歟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遂衰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七

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
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
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
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
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
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
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
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
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范氏曰大

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
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辭官友
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
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
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辭官及賜使知大臣不可誘以利此說良是
惜乎王旦亦不知此不獨無忌已也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一日退朝召長
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八

日之召多爲中官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
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各
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
託不以死爭之何以見先帝勳稱疾不入無
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
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各
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
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三十九

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何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堦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芻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僚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如已傾股褒姒滅周每覽前代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瑗又上疏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也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爭而妄生異議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

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遂良忠肝義膽真可與三仁比烈韓瑗泣諫切至無忤遂良李勣爲國元勲受先帝遺命旣不能同遂良面折廷爭却又以家事一言陰譏上意負託賣主莫此爲甚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賞璽綬冊皇后武氏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嚆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李勣當賞璽綬時而不心愧顏汗與禽獸又何異焉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于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

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尤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義方三叱李義府真御史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一

不釋甲胄赴敵而死○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遣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爲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廷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來濟與遂良同貶雖慷慨死敵而其立朝大節遜遂良多矣且君父之前詞無嫌於悲切未可曰來濟善處死而遽以此短遂良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妃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并誣殺之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二

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官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官儀之死已冤梁王忠又以上官儀曾承事之故而殺之冤又甚矣高宗拱手任淫后所爲與木偶人何異

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名仁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

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與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避命若使自引決以快仇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歷賜告之曰仁軌若念嚆昔之事有如此觴旣知政事爲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表異式永望李義府風旨逼令劉仁軌自爲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三

之計殺人媚人卽此一事豈但宜褫職已也
仁軌又薦之爲司元大夫枉甚矣何矯之云
劉祥道卒于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
爲晉州司馬史與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
鵲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鵲者耶
劉齊賢豈捕鵲者耶高宗亦自有知人之明
而淫慾殺之故昏昏若爾

冬十月李勣卒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
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

無得而諫

遂良犯顏直諫貶逐愛州三十三年竟以疾
卒勣呵主希寵而亦不免於死十年富貴過
眼浮雲甘心唾罵群盜無識一至此哉

勣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婦嘗病勣親爲作粥風
回焚其鬚鬢婦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
非然也顧婦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婦煮粥其可
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
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四

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
死卒謚貞武孫敬業嗣

李勣到頭還是箇無賴賊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
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禘設長名姓歷
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
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
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
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

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時裴行儉負知人之鑒定銓注法而劉曉猶有遺議信乎主爵之難

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常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疇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讀史日記卷之二 四十五

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敬宗迎合邪謀首宣田舍翁易婦之說與李義府共排褚遂良等而又誣陷無忌引漢文薄昭故事甘心殺之自謂功名富貴與帝后相終始曾不數年而致仕無何而病死貧服前之榮華受萬世之唾罵敬宗有知其爲悞恨痛悔當何如耶

以刑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太

子弘罕接官臣典膳承邢文偉輟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官臣擲倒欠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擲倒倒仆也猶言相撲

擲倒小事人情易忽而王及善不苟若此真可謂輔導之賢者矣

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率

讀史日記卷之二

四十六

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通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郝處俊所論甚正若分朋角勝導之爭也豈所以爲訓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靈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

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

郝處俊一言而天后攝政之議頓寢可稱有

回天之力量

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七

乎遂相與齟齬

仁傑請代同僚鄭崇質遠使可以愧士大夫之有兢心者

以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着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

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闡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

魏元忠爲諸生便自侃侃所論選將之道亦深中肯綮

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買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繕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八

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此二段却似恢諧而百世之後讀之猶令人神爽

秋七月作奉天宮上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給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

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官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李善感諫營造勞役高宗朝時事固有大於此者惜當時人皆以言爲諱故善感得以成其名

中宗名哲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四十九

之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沉落不偶乎

李勣釀成天后之變敬業與師致計足蓋前愆而身沒宗覆勣遂不祀勣固自斬其祀也於敬業何尤焉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之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

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足以爲定霸之基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遂行取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遁

撓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猷之進
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武后廢帝自立臨朝改元與呂后同出一轍
當齊王襄發兵討諸呂朝廷遣灌嬰擊之嬰
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
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
之齊王還兵西界待約魏元忠心平唐室獨
不可以此說語李孝逸乎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一

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
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
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
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途令從者毆
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官營造補
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官闕表獲不出後
蘇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
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
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

也

馮思勗屢以法繩懷義蘇良嗣命左右批其
頰於朝堂二公亦可謂不避禍患者而後亦
未敢加罪豈謂后獨無羞惡之心耶

王求禮表請闕懷義庶不亂官闕亦自斃而
正

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爲西京留守時尚方監
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
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二

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裴匪舒請賣苑中馬糞裴匪躬請鬻苑中蔬
果二裴真兄弟也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
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
丘神勣等擊殺之因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
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
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

使周興等接之於是收韓王元嘉督王靈璽黃公讓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持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三

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琅邪王冲越王貞韓王嘉等舉兵匡復其志皆足嘉獨惜丘神勅輩無灌嬰之忠故武后得以肆其惡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戚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

觸邪耳太后悅從之

侯思止自比獬豸何嘗識字不知獬豸能觸邪彼既不能觸邪而且黨於邪又何論識字不識字乎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傅遊藝爲左玉鈐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四

傅遊藝身爲御史表請改號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四時仕宦載遺議青綠朱紫亦何慕焉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格輔元等不從大忤諸武生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

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未聞姪爲天子爲姑立廟此語最痛快故后雖暴必悟李昭德扶殺王慶之而首進此言其有功唐室不在仁傑之下

周以郭勣爲監察御史勣以諂諛拜御史往問魏元忠疾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愛今苦無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五

傷也元忠遂大惡之郭勣爲嘗糞御史辱御史之名甚矣且勣之爲此以媚元忠也而返爲元忠所惡豈不徒自取辱耶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鞠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及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

土遭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及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六

仁傑此際亦瀆死矣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想見其當時出一生於萬死之狀假令王德壽當時不許授家人綿衣又使其子以爲綿衣耳不知其中有狀持之上變俊臣寧令人生出犴門耶仁傑蓋亦有天幸矣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承嗣權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

毀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暇彼代吾憂汝勿言也

李昭德謫去武承嗣篡其羽翼功亦不細

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饑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饌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讀史日記

卷之二十

五十七

唾其面

杜肅懷饌而告同僚薄惡甚矣此等人爲拾遺真是羞朝廷后顧不曰自今拾遺亦須擇人而乃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悖矣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太后既殺皇妃劉氏德妃竇氏德妃父孝謀爲潤州刺史有奴妾以爲妖異以恐妃母麗氏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了希城諸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

史以白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屏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麗氏得赦死有功坐除名

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二語乃徐有功最得力處但看他當季昶奏當殺飲食自如掩屏熟寢餘又何在他念故能明日張膽爲人伸寃理枉

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八

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婁公言無丈夫氣奚啻乏大臣風節已耶周來俊臣伏誅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

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
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秦
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
必動搖朝廷吉項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
賊賄如山免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
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
而快俊臣讐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
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
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朕者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五十九

李昭德有功於唐而亦無罪於周同來俊臣
棄市善惡同誅士居斯世亦難乎其免矣
戊戌十五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
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
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
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
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

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曰
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
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
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
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
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
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
宗爲控鶴監供奉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

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
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
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
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
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
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項爲二張謀
后意乃定然則項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
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項何也人臣建

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卽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十

來後臣論死奏上三日賴吉頊之言而太后

始下其奉狄仁傑勸太后召廬陵王意稍寤

賴吉頊說二張言之而始遣使召還吉頊之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一

功亦多矣其所爲二張謀者特緣此聳動二

張豈其誠爲二張自全畫策耶胡氏之言苛

矣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

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

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

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

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

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

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明公之門珍味多矣此二句含蓄有多少譏

諷梁公意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其自况又

何厚也故宜有梁公之笑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

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

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處事不欲明白善涉世者類如此矣獨一蘇

味道已耶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二

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

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

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

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

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

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

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是重之

婁師德位兼宰相當與命改移緒紳流毒之

時曾不聞其爲一語救正而以唾面自乾訓其弟盛德者固如是乎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爲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器以爲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欲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湏三物一鐵鞭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三

一鐵撻三七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

如是不可如何

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吉頊此言不獨有關於廟社而抑宗室外戚之福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禮獨不賀進曰今陽和布氣寒雪爲災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屢言曰凡物及常皆爲妖此則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四

也太后爲之愀然

王求禮不賀三月雪三足牛執論甚正足稱

名御史

冬十二月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崔玄暉改官令史設齋自慶其居官嚴正不少假借可想見矣晚近有此返響爲刻何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迫邇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五

蘇安恒兩請太后還政於帝慷慨激烈言人所不敢言

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于嶺南元忠爲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請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關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六

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

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
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
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
中侍御史王琬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琬曰
魏公以忠獲罪朕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
豈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嘗惟田寶之事惟汲黯持論不改張昌宗譖
害魏元忠太后使之廷辨昌宗引張說爲證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七

說已許之矣向非賴宋璟極力主持劉知幾
從旁慫恿恐說未必毅然若此第惟聞璟言
而毅然若此此說之所以爲賢嗟乎當時正
人君子蒙誣枉者多矣使盡得如璟如說爲
之斡旋其間后雖昏暴未必不憬然悟也惜
哉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
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
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

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
耶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
何耶之有舉生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
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
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足下非張卿家奴何耶之有此語至今誦之
猶令人悚惕看來宋璟亦自有圭角鋒芒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
之亂○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譚謂見密陳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六十八

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
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
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
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
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
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

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曰丙午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武后建號改元臨朝稱制儼然當代之君也其威命靈爽震懾於人心者蓋亦深且久矣當時誅二豎於廡下后驚問亂者爲誰若非后親見太子萬一傳出個討亂之旨來就此

讀史日記

卷之二十一

本九

羽林兵能保其不奉旨返戈否及二豎既誅后命太子還東宮此時若非彥範進曰太子安得還官但一轉動能保其別無處分否掩卷靜思亦危矣哉成敗禍福真是呼吸間耳論者乃謂宜以后至唐太廟數其罪而誅之談何容易也且以人臣而討治母后此乾坤何等大事也將稟命太子乎不稟命乎稟命則天下無無母之國不稟命則天下無無君之國設身處地兩者何居或謂先發後聞可

也遐想此時不有太子且得稱兵遊仙官否而謂得先發也乎哉此討賊之義必若李敬業不敗勒兵向闕庶幾可伸大義於天下若彼吾王者只失在鋤惡不淨自貽後患耳乃論者又謂不宜仍其舊稱加以美號嗟夫既已傳位矣而稱號且難貶削當其時又易得而誅之耶蓋足以破千萬世之疑矣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植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

讀史日記

卷之二十二

本十

之曰前日從公誅亂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爲亳州刺史

武后淫暴改元移鼎豈惟唐室之罪人千萬世所當共誅者元之鳴咽流涕已自非正而又曰別舊君過矣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爾夫何能爲所

詩已多不可復益也季和嘆曰吾不知死所矣
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
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壑瘠無及不從
天下事多敗於所忽彼張柬之敬暉等直謂
武三思机上肉耳夫何能爲而不知事機一
失其後遂蔓不可圖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先是暉等畏武
三思之譴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
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二

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誦事二
張坐貶亡入東都謂三思初見哭甚哀旣而大
笑三思恠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城旻
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難得天子之意然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暮過人廢太后如反
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爲大王
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
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
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

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龍功臣內實奪
之權上以爲然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
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表恕已爲南陽王崔玄
暉爲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
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
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等豈其無知人之哲而任崔湜爲耳
目觀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
謀告三思則湜平日傾心暉等可知伺機操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二

戈悼義邀利由來正人君子爲此輩所賣者
不少也故曰人固不易知知人實不易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
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
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
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上官遷而元之流涕百戶封而元忠感咽此
輩惟知感激私恩何嘗知有唐室公義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表恕已崔玄暉爲武三思

所殺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湜說三思矯制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朱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三

崔湜昔爲敬暉等耳目一旦甘心說三思矯制殺之小人狠毒無情乃一至此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太子重俊起兵賜元忠子魏昇以自隨太子死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再獲何傷但惜太子墮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涪陵縣名元忠自端州還依阿固寵表楚客以書責之甘心容受愧謝而已自謂可長保富貴自未

二年子遭殺戮幾致覆宗貶官道卒假令當年疆諫而死萬世而後大節凜凜以此視彼果孰爲多而况死生固自有定數耶

三月以帝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帝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伏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衣狄受其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俟趨出立於廟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四

崔湜以姦淫獲相豈不羞士大夫而辱朝廷許州參軍蕪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

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卽位時年十六

燕欽融指斥淫后宗楚客抗論不撓雖殺其身而中宗之昏亂爲之怏怏淫后宗客各自悚懼其大節凜凜可嘉向使在廷諸臣譁然以欽融之言爲是不難同聲共罪當時事或不至此乃竟不聞有空谷之足音也惜哉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五

許公蘇瓌卒制起復瓌子邕爲工部侍郎邕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蘇邕居喪哀毀李日知雖奉有旨不敢發言信乎天下事無不由已者君相惡能奪之

睿宗

名旦

壬子太極元年以肅至忠爲刑部尚書肅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

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肅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肅至忠素有雅望何至託身太平公主旣知善宋璟之言矣而竟策馬洋洋而去全不思善後之圖及偕岑寶諸人密謀廢立赤箭粉中之毒未進而身已先殞矣可恨哉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六

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廉內瑒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瑒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爲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幽求黨於太平故流之誅討淫亂幽求實與有功上以依附太平公主流之其英斷如此哉

玄宗

名隆基

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

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自服

張說當時所稱賢者宜當與姚元之同心輔政奈何疾之姜皎之謀一敗露說又何顏見主上耶兩賢相尾總之勝心難化使然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讀史日記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請岐王申欸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朝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刺史

張說潛請岐王申欸非矣姚崇託微蹇之狀以進言亦非光明正大之道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以武后冊銘頒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

后冊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日食不驗冊銘偶符此何足言賀姚崇詎天侮君甚矣

乙卯三年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貨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快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

讀史日記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姚崇之德色蓋從政事委積懷慎不能立決處來也齊澣救時之對其旨深矣

山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殺蝗太多恐傷和氣果若斯言則捐苗以養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七十九

蝗其於和氣也不更全乎迂甚矣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盧懷慎清謹有餘明敏不足身沒而止有老蒼頭請自鬻辦喪事掾節已徵乃其疾亟表薦宋璟諸人其鑑觀又何朗也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

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魏知古知東都選事崇子爽吳受賂請託知古悉以聞崇親信士書趙諒文略

姚崇才情警敏有機變觀其日食不驗則賀

與銘偶符則賀將順之意居多二子向魏知古請託揣上聞知而巧爲之辭則其子之納

賄與其親信主書趙諒之受贓崇亦難免疎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

縱之罪其視宋璟方嚴正大風節自持爲天子所尊悼嬖倖所敬畏者未可同日語也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上將幸東宮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上以問宋璟蘇邇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

姚崇此對難違逢君之罪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

奏事員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聲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一

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湏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諫官得以風聲言事自武后始蓋有許敬宗

李義府屏左右密奏諫官不得預聞故便有

諫官風聲言事總是武后舞詐弄術之所爲

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

貞^{張嘉}請杖之說^張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

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

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

何以皂隸侍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踴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士可殺不可辱張說此論甚正

五月置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

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

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二

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

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

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書院始此

置書院延禮文儒似若無益而不知所益甚

大不惟培養人才而入主之好尚在此則端

矣張說此言大有關緊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各臣出爲刺史初張說

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

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

冠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崔沔爲張說所引而事多異同不失爲守官之正張說因是出之又是他娼嫉少容處

工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當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與良吏矣又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三

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崔沔入爲侍郎不肯拱默以附時相出爲刺史不侈供帳以媚主上足稱端品

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邕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

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

吳兢不徇張說之請直書宋璟敘張說證魏元忠之事凜凜風節而此疏鑿鑿明言人主不得下行銓選之事却又識得國家大體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四

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此與後世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意同而所慮者不在勢家而在于子弟酒色之資尤爲真切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人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
諛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
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華之不能得
自裴光庭聖書出而其流遂迄今日宋璟爭
之其見遠矣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
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
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高以休恬
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五

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
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
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
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
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
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
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王丘儼牽之外無他物其不阿奉主好如此
故能知韓休之賢而讓之

宋璟猶不意韓休能如是賢者之不可測度
固如此而王丘獨能知其賢而讓之丘之識
量過人遠矣然使休未當事而遽令人得而
測度則又爲蕭嵩所惡卽有王丘知已亦何
能達於玄宗故士君子有休之峭直不可無
休之恬和

蕭嵩韓休罷

韓休入相僅八月而罷方正難容固如此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休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八十六

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
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
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
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客乃皆以爲丞相罷政
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休因嵩進而面折嵩短致嵩因之乞骸骨不
無少弘度
九齡時既居喪奈何人見其視蘇邇哀毀而
令李日知不敢啓口者大有徑庭矣

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
林甫同三品張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
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
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
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
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
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賁勸貧不可
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
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七

秩子玄之子也

張九齡等論鑄錢還當以裴耀卿崔沔劉秩
之言爲是

三月張璠張琬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
勅杖殺之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璠琬皆
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於斧
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
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
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

之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
志誰非殉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服極宜付河
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詠歛錢葬之

勅書之說甚爲有理諸議者無論矣奈何張
九齡亦見不及此

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
爲伏臘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
容有伏臘侍郎乃出炅刺岐州

蕭炅爲林甫所引人品可知若但一臘字之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八

錯未便爲學者博雅之累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
長史諒諱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擗於殿
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
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
史

周子諒言官也彈牛仙客非宰相才杖之而
竟死且坐及薦者九齡此固皆李林甫所爲
而玄宗之昏暴亦甚矣

戊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忘王瑋爲皇太子改
名亨太子瑋旣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瑑上
以忠王瑋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
猶豫歲餘不決上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
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
衆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
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
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瑋爲太子
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力士此言賢於唐室諸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九

公卿遠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命百官閱視天
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
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
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
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
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
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驕從不過數人林甫

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
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
壁如防大敵一公屢徙林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天下歲貢賜林甫即使林而賢者有功於
國且不當濫觴若此李岫之見出其父林甫
上矣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
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
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治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
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
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
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林甫誤國之罪此其基矣推其心不過忌邊
帥入相爲固寵計耳庸詎知偏重之勢遂釀
成有安祿山之禍耶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迥遺昱書
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采有九德

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老其辭華則不及徐吏觀其利口則不若蕭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邵康節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九載之績達者視之亦一幅之判一揖之間也官人者要在得人久任耳若曰必久任能得人則恐無人可得矣

帝如彭原解舍臨狹上與張良鄉博打子聲聞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九十二

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

雞爲子

雞爲子

此正臥薪嘗膽之地而以博爲懷玄宗之志操可知奈何李泌不正言以相規耶

肅宗

名亨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嗟乎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寶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

人主若能常存此追慕之心雖無益於既往猶可收復於將來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爲賊所圍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驅兵自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九十三

南霽雲食不下咽齧一指以示信忠義凜然萬世而下猶令人骨竦進明漠然按兵不救無人心矣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昔鳳汝衛殿齊師古人猶以爲辱奈何令堂堂節度使反聽閹人之節制耶唐事之非此爲第一

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

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天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

李揆此對亦能不阿上意奈何阿附李輔國又若彼耶

制停口勅處分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馬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九十三

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勅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口敕處分如後之口傳旨意其弊不可勝言

思明史恩復攻河陽光弼以短刀置韉中曰戰

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遁

光弼戰無不勝有死之心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上皇愛與慶官自蜀歸卽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與慶官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與慶官與閭閻相恭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榮感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內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咫尺數十人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憚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九十四

李輔國矯遷上皇於西內流高力士罷陳玄禮而上不敢問亂賊罪通於天矣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

乃叔僕射裴寬等使薦已寬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衛之

裴寬凜然大節足奪賊臣之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二畢

讀史日記卷之二

九十五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三

代宗 名豫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輯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龍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

讀史日記卷之三

華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懷恩降河北諸州之功不足以贖其奏留薛嵩等之罪

河東租庸使裴諷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諷不對復問對曰臣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裴諷不對權酷視親收權酷之利以媚上者

何如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臺城之禍爲鑒不遠代宗朝當收拾殘敗之際不屬精圖治而尋此覆轍唐室之不振也有以哉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

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段秀實之論爲是然設當國家用武之時如此猛士未可易得是又不可無璘欲生之心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辯章句述自謂才兼文

武莫敢與之抗上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鸛折足以譏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宦官升高座講易卽不必肆譏而苟有人心耻聽命焉元載怡然本心亡矣

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

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惠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知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呪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

不癡不聾不爲家翁此語雖鄙用在此際却最有旨趣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切是非得失便皆可付之過耳矣

子儀崇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乳

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賞父之都虞侯執法者國典也惜母之乳母子被殺者子情也子儀於此豈不了然乃白僚佐而呼奴材者要以申明其於法無私之意耳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

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性清簡儉素一進用而令公爲之減聲樂餘可知矣然則移風易俗其權在當路者何如耳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之堂封及載繙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八人遂

爲故事衣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綰性清簡儉素而又奏增京官常俸何也蓋惟常俸可以自給故能成其清簡儉素

韓滉奏雨不害鹽復有瑞鹽上疑之遣諫議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渭南令劉深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深同上日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

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深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不損猶應言損蓋言字民之官當時時不怠視民如傷之意非謂其但可飾言夫損不可飾言夫不損也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勅百官賀中

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常衮奏停賜餼拜辭堂封若廉靜寡怨者率百官賀猶鼠同乳又得無有希榮固寵之念乎崔祐甫不賀品局可知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六

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張曇剛率輕已罪不應誅高郢爭之是也而必誅曇貶郢夫曇之死固可誅罪吳曜而郢之奏亦可曰曜所爲乎報怨於已而又欲歸罪於人盛德者亦復如是耶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

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裴諝此奏但可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耳若曰逆知主上之疑而故爲此是豈士君子立朝正直忠厚之道

已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上欲大用李泌常衮曰陛下又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閒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

古名公鉅卿未嘗不周知民間利病也然豈必皆歷官刺史哉常衮固寵之情於此益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

崔祐甫此舉大副人意當時朝廷舉動盡皆如此彼藩鎮雖強誰謂無良而其自棄化外

耶

德宗 名适

晏劉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八

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理財在於得人簿書出納雖細事必委士類夫士苟惜名檢殫經營幾不任矣吏亦有砥行撙修不侵爲然諾取予者是亦未可一槩論也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九

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繼季年則千餘萬繼理財先於養民凡應蠲免救助者不俟申請及期卽一一奏行忠州一何愛民之深也異日泚書之寃下詔賜死朝廷誅賞不中甚矣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

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

不多置鹽官庶商民不擾此最得錢政肯綮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

讀史日記

卷之三十

十

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

綠水置倉由此達彼轉相運給最爲便宜

晏於揚子縣名今屬儀真置一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

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鉅置船塲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驚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一

體恤其私而經計其遠不屑屑焉較算此又理財者所難

聖賢爲國不能不以理財爲要聖賢理財又豈別有他道不過度量於出入之間以節其流蘊紓於貴賤之徵以平其直而無甚賤甚貴之憂無病國病民之弊其要在得人其原在潔已公天下而不與焉如是而已今觀劉晏廉以自持導利以布之上下而毫無專壅不但國用賴之以足而當時民生亦賴之

以裕史稱安史之後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府庫耗竭軍興各費悉仰給於晏自晏爲轉運使救助生靈致添戶口百餘萬論者乃又謂其爲言利之臣聖賢所不道然則理財果吏胥事耶周禮可不必載而大學平天下一章又何爲反覆言之吁謬甚矣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已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二

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引相至此嚮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不敢復言

盧杞引相關播是卽元載舉用裴冕之意一以病老易制一以儒厚少言蓋閣裡放着有這個人則又孰得疑其事同官不許開一句口則又孰得分其權小人巧於自擅如此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上召

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方僅得脫

禁兵以備緩急所繫尤重乃往往市井之徒納賂頂補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一旦有警將焉顧之大爲可虞不獨唐德宗朝然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陽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

卷之三

十三

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姚令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此人官居舍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

姜公輔可謂有先見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

臣是以叛亂繼起怨讟金與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闈而已

讀史日記卷之三

十四

陸宣公當此之際猶不明指盧杞之奸誤國而反覆數千言似欠切直夫以時勢如彼而公言如此信乎直諫之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

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陸贄勸上接從議又引易泰否預益以對

讀史日記卷之三

十五

取長安此上下之情第一不交處陸宣公釋此不言而婉婉論易得無有所顧忌乎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各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三人奸狀陸公不言使德宗迫於李懷光之疏而後詔貶未免大柄下移陵替漸啓愚不能不責備於陸宣公云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

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于深宮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六

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陸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華方致其恐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累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鹽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七

也

德宗恢復之機全在詔書反躬罪已感動三軍此陸宣公第一功

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棧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驕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虐志臣敢不竭力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言

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札言不正上愕然退
左右曰肅復輕朕命復克山南荆湖江淮等道
宣慰安撫使竇疎之也

肅復侃直似又陸宣公所難然以此外補則
陸宣公之含容亦自有見

以賈耽爲工部尚書先是耽爲山南節度使使
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
急牒至以澤代耽賈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
罷召澤告之牙將怒澤自圖節鉞事人不忠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八

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
鎮

賈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如此識量殊不可
及上遽令樊澤代之此等舉動何以服人
初懷光之解奉天圖也上以其子瑤爲監察御
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瑤密言於上曰臣父必
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
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恐不
言上驚曰卿大臣受子當爲朕妻曲解之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
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
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責
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
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瑤也卿至陝試爲朕招
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
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瑤固賢者必與父俱死
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瑤亦自
殺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十九

竇父危君則不忠竇父求生則不孝若李瑤
者可謂處君父之間兩無負者矣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
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延賞謂人曰武夫性快釋
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
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文士難犯信如晟言固非杯酒可釋然亦豈
婚媾所能解爲嚴計者惟是自家身上件件
打疊得乾淨在在檢點得周密吾自無間可

衆人亦不得而投吾之間人分上原無做平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所
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兩之考
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
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如韓滉者使之主爵又寧有棄材耶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
異同延賞使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
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乃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一

罷爲左散騎常侍
政府前說得這等話也是一個丈夫

貶姜公輔爲吉州別駕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
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賈相奏擬上有怒公
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乃以聞參言
爲對上怒貶吉州別駕

左庶子

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
厚葬之公輔奏諫罷爲

姜公輔亦素以風節自尚者觀其表諫唐安
公主造塔不難批鱗去相位至此衆何詣陸

贄求遷功名之際難於忘情如此哉

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
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係至德故事
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陸宣公亦復如是更讓不言言固可輕易耶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他無所恤裴延齡曰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
賈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議彈延齡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一

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
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陸宣公引趙憬入相而卒爲憬所賣豈其初
不知憬而誤引之耶抑陸宣公有何負憬而
憬顧叛之甘爲薄惡如此耶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
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評死職下及至
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

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
虎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議之
城亦不以爲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
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
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卽馳拾遺王仲
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
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
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
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二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
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
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勸
哭於廷尋後相延齡事終沮

陸宣公與裴延齡辨若蒼素而當時用舍顛
倒若此此治亂所關而千萬世公道所繫陽
城向來緘默至此毅然率諸言官伏閣上疏
幾陷不測此可謂養晦以待者矣卒之德

宗相延齡之意賴是以沮而陸宣公得以不
死只此一諫厥功大矣又何必徒嘵嘵以諫
顯也

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者爲宮市使先是官
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
官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
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京及要關坊
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欵手付與真僞不
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三

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
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
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奉
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藥賣
餅之家皆徹業閉門

有宮市使則便有白望數百人始猶止於抑
價繼則不敢問價欵手付與此與禦人而奪
其貨者何以異

戊寅十四年貶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

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四

先撫字而後催科是矣諸獄待罪坐臥地上得無太甚

以李藩爲秘書郎杜兼謀代張建封爲徐泗節度幕僚李藩遇之兼遂誣以捏動軍情上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杜佑曰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卽除秘書郎

杜祐爲相碌碌無所長獨其知李藩之賢密

以百口保之此一事可了生平

順宗 名諱

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其婿常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夫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五

質懼而出質卽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杜黃裳十年不遷不以一官見買正氣凜凜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耽以王叔文等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祐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鄭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

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當此之時如杜祐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者比比也若鄭珣瑜賈耽起然千仞之上不可尚矣執誼彼時若起迎寒素延攬英髦則亦庶乎吐握之遺風也惜哉

肅肅表請太子監國肅肅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入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表繼至意與肅同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六

而邪黨震懼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指摘王叔文等過惡大伸正義凜凜風節而當時有日進之說何歟

憲宗 名純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推官林龜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龜叱之曰豎子當

斬卽斬我頸豈汝礮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與兵馬使李元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七

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失將路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黃裳請討劉闢而舉高崇文爲將卒能平蜀以爲削平叛鎮之倡史稱其指授高崇文方畧懸合事宜憲宗果能委國而聽之於中興

乎何有

丁亥二年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當憲宗朝而以小節罷黃裳殊可嘆息然道貫小大功貴密脩黃裳既有經濟大畧獨奈何忽小節而不脩君子有遺憾矣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君有精鑒願爲我言之垪取筆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主人

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

吉甫拜相之初卽訪求人才於裴垪而垪亦卽取筆疏陳三十餘人若探之藥籠中隨手而得二公皆知人哉可稱人倫鑑矣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

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剽剽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此翻處置亦自得宜與崔祐甫請以李正己所獻錢賜淄青將士同一作用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詢朝政皆無事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二十九

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則暮瘼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李絳諫罪言者詞旨懇切最中肯綮故憲宗惕然省悟

以裴垪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

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得用事上在藩邸心
同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垺等
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
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垺亦竭誠輔佐上嘗問
垺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裴垺當李吉甫邂逅訪問即疏三十餘人藉
手吉甫一時登用及垺爲相賞諫官推拔批
勅給事杜絕私情觀其對上先正心一語垺
蓋得之學問者深矣

讀史日記

宋之三

三十

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勅存不可者即
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
也何名批勅裴垺薦藩有宰相器上擢爲相
李藩爲徐泗節度幕僚即能遇杜羔邪謀幾
陷不測而神色不變其養定矣比其批勅吏
請更連素紙方禍是虞而竟以此爲裴垺識
拔信乎窮通命也君子亦何必失已爲耶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_{武俊子}死
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垺曰李納

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
奪承宗_{士真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
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
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
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
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
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
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裴垺李絳所見畧同

讀史日記

宋之三

三十一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
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
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
曰晦自布衣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
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權德輿恐以送楊臨賀累徐晦李夷簡乞以
送楊臨賀薦徐晦人之識量相去乃爾要之
君子不以夷險二其心徐晦之送別自是正

理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度其必諫而止雖是勉強相從之意然賢於悍焉不顧者遠矣

辛卯六年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二

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李藩可謂不阿者矣神仙安在顧可學耶以此罷爲太子詹事有餘榮矣

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

府庫之物以爲有羨餘也恐開陪尅之門以爲無羨餘也恐啓侵漁之竇惟是因其有而

有之因其無而無之可也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不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三

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只此十言把李吉甫生平喪盡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

乎上曰然

李吉甫之候李絳之忠何啻蒼素而同在相位何以收共濟之功

壬辰七年以元義方爲鄆坊觀察使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上曰善

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李絳不辨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四

有無但言其人果才雖親當用况同年乎何等議論何等度量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肝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暑月汗透御衣至日肝猶忘倦故宜其克平淮蔡而弟不能有終也惜哉

八月魏博田季安卒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

請史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旣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爲留後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五

皆曰諾興乃還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策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若燭照
數計毫髮不爽而不遣中使徑授田與節鉞
尤爲處置得宜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又言魏
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割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
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
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
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六

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
下柰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
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
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
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
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
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
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

嘆曰偏疆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
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旣以節鉞授田與矣而後遣裴度宣慰發內
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軍士此最處置得
宜李絳與宰相也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上嘗於
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
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
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七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
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
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
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宰相職在量才授任固不當有所避然前此
以元義方之言上旣疑李絳於同年有情茲
上又以私親故爲言而絳直任以非親非故
不諳其才卒之朋黨之疑緣是而起身旣不
能安其位他又何說耶故曰聖人而下皆當

以避嫌爲是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上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八

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柳宗元劉禹錫依附王叔文引援幸進誠失守身之正及其得罪外遷柳念劉母欲以柳易播則友誼有足多者故裴晉公亦以爲言李鄴罷爲戶部尚書吐突承璀引李鄴爲相鄴耻由宦官進至京師固辭相位

李鄴何以得承璀之引然能耻而不受賢於笑罵由人者遠矣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宦官崔潭

峻薦元稹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日適從何來連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崔潭峻薦元稹必有其故若果繼衣之念則亦於元稹無損不然士君子一失足貽千古恨又不啻青蠅之玷矣

穆宗 名恒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三十九

是有寵種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以弘簡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闕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闕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表凡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職翰林而恩遇如故

元稹晚節不終乃一至此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

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

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李直臣既坐賊而又投賂宦官以希免僧孺

固請誅之不惟賊吏正法而宦官亦廩廩知

法不可干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

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遂用之

太子求馬而不獻李聽之清正可知穆宗因

是而用之亦可謂得官人之道者矣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縣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

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

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公綽此判良是只法在法亡二語允作千古

斷案

文宗名滿

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帝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帝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再三慰勞之

裴晉公時爲四朝元老敬宗狎昵不能救正以善其終文宗優柔又不能極諫以正其始

其視帝處厚言之不從固請避位能無忤耶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一

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關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殺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褒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叢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持察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捐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中官外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一

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以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靡裂王度汙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竊然稱屈李郢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貴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

李郢此疏不獨見其推賢之公自屈之勇而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三

千萬世公道曉然不至泯沒豈惟馮宿等厚顏裴常諸公恐不免中慚而北司聞之喪氣多矣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牛僧孺於李德裕之黨且不能忘情又安望其能虛心納德裕之謀耶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西川節

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維州之事且說牛僧孺果公心爲國謀乎抑忌心爲之耶必信得僧孺無忌李德裕的心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四

方敢說僧孺的是處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轉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

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古人以君不堯舜世不唐虞爲耻僧孺遭逢望治甚殷之君正宜殫竭助勦奈何以小康自徇也而曰非臣等所及風斯下矣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五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自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自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爭辯之咎非有甚無禮可殺之罪也謂宰相

不當容此等輩而遽命擒出適以見已之隘
謂宰相不能制此等輩而必杖殺之適以明
已之專迫白服而來曰惟中尉死生之則又
益以見其色厲內荏之槩矣

冬十月貶韓益爲梧州司戶李石用韓益判度
支而益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
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
其惡可謂至公乃貶益

宰相皆如李石用人不掩其惡又何患法紀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六

不振而職業不舉耶

秋七月太子侍讀常溫罷溫晨詣東官日中乃
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
專事晏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侍讀不徒以講讀爲職而能因事納諫賢矣
諫不聽而辭去如此侍讀古今有幾人

已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
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
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邁

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
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裴晉公名位事業皆有可觀第末路宦成殊
乏稜稜風節

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
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
階祿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見士良慚恚李德
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當宦官氣酸薰炙之時李中敏判不准蔭亦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七

可謂蒼松翠柏亭亭獨立李德裕不留之爲
南牙之助而以私意出之其失大矣

武宗 諱瀼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
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遂歸私第
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
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
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此真宦官固寵專權之心法

八月刑洛礪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二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王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幽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王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八

朕意亦以爲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郭誼爲劉稹謀王誼當與稹共存亡而乃賣稹以求賞不義甚矣此而不誅何以責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武宗宜如何處之之間英斷備矣德裕云云不亦宜乎

德裕又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領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彌令既簡將帥得

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李德裕真濟時之相

宣宗 諫忱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常渙爲判官及爲相謂渙曰何以相助渙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渙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常渙無權之說可爲相天下之法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四十九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常渙爲河陽節度使渙嘗奏事上欲以渙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渙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食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玭仲郢之子也

常渙之言大可咀嚙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

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軒轅復姓集名

軒轅集之言與無欲好靜之旨脗合

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

士大夫賦詩對局輩轂之下皆然不必其僻遠也宣宗察見及此可謂勵精圖治者矣

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鄴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

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便道之官省送迎晚世以此爲節省美事其於訪問設施黜陟優劣之典蔑如也可慨矣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一

懿宗

名遷

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率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訪議諠然遂沈痼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葉京遇宦官於途馬上一揖而訪議諠然遂終身不爲士君子所錄彼附璫媒進者視此又當何如

冬十月以令狐滈爲詹事司直初以令狐滈爲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專家專父兄之權也

古來名公鉅卿爲子弟不才納賄敗事者不獨令狐綯已也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二

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唐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猷官則美矣而勅使

墓戶之名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且

當是時葉京與宦官監軍馬上相揖衆論譁

然終身沈錮而杜宣猷何以得免豈公論不

屑齒歟

僖宗 名儼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嘗

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襁褓盈路有朝主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冠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宰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襁褓盈路此豈公平正大之體乎朝士以小惠規之宜矣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三

朝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高駢奏請遣張璠將兵五千於柳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果若高駢所奏巢亦無能爲矣而不許自趣

亂亡悲夫

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嬉賞賜無度田令孜

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藥法筭至於音律摘博無不精妙好蹴鞠圖鷄九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侯昌業指摘乘輿排斥令孜直聲動天地而賜死時事可知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四

裴微自賊中奔請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馬濬耻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應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隱處謝酒何殊棄箭之行

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舉與宦官同

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驀頤津聞者氣塞

孟昭圖與侯昌業可稱並美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上屢趣駢討賊駢不行有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五

雙雄集府舍呂者以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駢託風濤爲沮竟不發在東塘百餘日屢詔趣之不行復罷兵還府無赴難心但讓雄集之異耳高駢因朝廷不用其策事勢至此遂灰赴難之志讓雄集之事或者非其本心也

以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海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

諸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羨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六

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公見佳麥良繭則笑其平日勸課農桑實心實政盡露於顏面之表矣世世得此循吏何憂民間不殷富哉

昭宗 名傑

庚戌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濟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初張

濟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濟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濟亦以功名爲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濟聞而銜之張濟依楊復恭以進已不正矣復恭廢又附田令孜此小人之尤者而以謝安裴度自比不亦羞乎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五十七

起復常貽範同平章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謀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旣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之明日班定宦官諠言侍郎不肯草麻茂貞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卽出後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卽視事

常貽範賊私狠狠營求起復此等人頗可相
平韓偓不肯早制越操卓矣姚洎視之能無
汗顏

貳韓偓爲濮州司馬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
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
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
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
王贊自代胤惡其分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
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貳偓
讀史日記卷之三 平八

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貳死
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宰相尊官也詎不垂涎韓偓不拜而薦趙崇
王贊以自代過人遠矣

五代

後梁太祖 朱溫賜名全忠更名見

梁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唐進士梁震歸蜀
過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口震素不慕

榮宣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
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
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軍

梁震舉進士尚未膺會祿而義不臣梁但以
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
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
有餘榮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初張后嚴
整多智梁主晃敬憚之后姐梁主恣意聲色諸
讀史日記卷之三 平九

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
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
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
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勅合謀夜斬關入至寢
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
逆如此天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焉延誅
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禮義之辜于寢殿友
珪遂卽位

全忠六十老翁而所爲若此悖逆傷化老賊

萬段夫復何惜

後梁末帝 名友貞更名瑒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璿攻吳常州吳徐溫帥諸將拒破之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籍名曰警枕鏐傳著錄之子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十

徐溫處曹筠始終暗合脩身爲本家法故能

令人心愧

庚辰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曰蜀先王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徐溫大節五代僅見

秋晉以蘇循爲節度副使晉王李存欲稱帝求

唐舊臣蘇循至魏州望府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蘇循賣國旣爲梁棄而茲又自至魏州望府卽拜恬不知耻豈惟獸心而亦獸面者矣

後唐莊宗 李存勖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遣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十一

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名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逼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欲爲也命斬之

王彥章五代時關將也觀其臨難對唐主數語頗有國士之風

郭崇誨位兼宰相權侔人主豆盧革問崇誨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支派耶崇誨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王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誨自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嬖倖疾之於內敷舊怨之讀史日記卷之三 六十二

郭崇誨位兼宰相而以豆盧革汾陽王支派一言遂爾沾沾以膏梁自處識趣卑陋甚矣殺身固宜

後唐明宗 嗣源更名亶

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楚王殷遣使入貢唐王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

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徐溫長慮不但審於事機論道理亦合如此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爲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詰關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輒譖之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讀史日記卷之三 六十三

趙鳳不徒善悟主此言真可以垂鑒百世

後唐閔帝 名從厚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竟衆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

李愚明見幾先而其詞氣亦自含蓄堪味甲午春正月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唐主憂駭不知所爲遂出奔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李愚於梁不拜衛王竟以亢直罷位觀其是盧導而不直馮道姜桂之性猶存

後唐潞王 名從珂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四

乙未冬十月荆南梁震退居土洲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曰楚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請退居

梁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荆臺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繫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

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通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旣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司空豈掃除之官盧文紀特以此輕馮道耳
後晉高祖 石敬瑭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十五

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備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智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

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愛婿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且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六十六

劉智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俟中秋傾國赴援

智遠識慮遠出敬瑭之上彼其父虜自辱固無足責者獨恨其委中國赤子以啖大羊也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

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和凝署其門不通賓客未必以安逸爲念或者以明潔耳張誼之言集衆思廣忠益之道也進乎是矣

冬十月唐主如江都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

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拾民刻軍安得羨餘耶齊王

徐知誥卽位金陵改號唐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六十七

人主於羨餘有無多寡不問可也如唐主之言恐返開倉吏侵盜之實矣

齊王名重貴

兩唐主嘗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

能去饑嗔飽喜庶幾喜怒哀樂之情調矣棲霞之言蓋深得保身保民之旨

後周世宗柴榮

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周主遣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下而已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殷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徒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太簡諸軍精銳則升之上軍羸弱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八

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宿衛之士羸老者居多周世宗尤不欲以此殷民膏血乃晚近虛冒比比祇占籍飽勢家

谿壑耳尚可令世宗見耶

乙卯周制舉令錄法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

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企當連坐

周制舉令錄法署舉者姓名於除官之後最爲良規國家欲振飭吏治須申明此連坐之罰庶幾怠窳者奮貪殘者有所畏而不敢逞周始毀佛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讀史日記

卷之三

本九

銅像豈所謂佛此一語殊透關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

以免蹇捷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大過一旦有變利豎易爲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周行逢給婦耕牛農具而不令補吏豈惟能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

守法無私而所全於婦者多矣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唐使者孫晟鍾讓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孫晟真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身既相唐不能用人脩政豫爲桑土之謀而至日割月削

徒寄身虎口以求罷兵悲夫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洲唐泗洲降周唐郭延漢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延謂斬之舉城降周

李延鄒擲筆正氣凜凜逼人

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南唐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一

王徐離齷曰安陸名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衆默然

浮誕之人誤入國家而不知恤如馮延巳者不少也

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于周請置進奉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入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周世宗此等器識直與唐太宗金駑非淺衷可及

宋太祖諱匡胤姓趙

附遼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三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大辟錄奏刑部覆視深得慎刑之意

癸亥春正月朱初以文臣知州事宋主懲五季藩鎮之專制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蓋從趙嘗之謀也

用文臣以分刺史之權趙嘗此謀可謂善於

敗時者矣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嘗屢諫不聽宣已出復囑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嘗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何以能負周世宗一語最痛快非普不敢道宋殺其殿前都虞侯張瓊初宋主爲周將瓊遇戰嘗以身蔽之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即位會都虞侯闕卽以瓊補之時軍校史珪石漢卿譖瓊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三

擅作威福上召瓊而訊之不伏令擊之漢卿卽奮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上旋聞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張瓊於宋主有恩而無罪乃以讒死且當石漢卿奮槌擊首之時其故殺之情狀宋主獨不見乎

冬十一月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

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

范質遺命不請謚立碑是其本心之明不滅絕處到底少不得一個死偷生數年何益

三月宋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聞黨與頗容竊次文衡公讀史日記卷之三

七十四

一凡關食祿之家悉中書覆試可謂公於文衡者矣

宋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先是宋主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乃自曉武指揮使拜馬軍都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

德劫羊醜酒暴橫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

紫雲黑龍之事董遵誨特不知宋主耳而非仇也乃自指揮使錄用爲通遠軍使卒能宣布威德撫定夷落宋主可謂知遵誨者矣

十一月宋主享太廟翌日郊禘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豆簋簠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五

平生旣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匹夫而爲天子何怪其祖宗不識此也撤去非古禮加常食一盤庶幾事死如事生者矣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

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省官增俸得養廉之意

辛未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遷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時美克英雄二州進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美遂進攻崇岳爲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漢主及澄樞龔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宦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桀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六

四十戶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宋主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此輩斬何足惜獨惜其百餘盛服自投死耳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統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光義當時以錢遺溫叟故溫叟得貯之廳事

西舍萬一光義如陽貨醜孔子蒸豚不知叟可令府吏封識乃去否

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壤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卽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詢趙普聞者不卽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姚恕謁趙普而普聞者不卽爲通恕因怒而去恕固褊衷而普以此微憾坐法誅之且投尸於河得無大傷相度乎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七

宋初殿試貢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小卿殿試遂爲永制

殿試起於此蓋亦中書覆試之意

八月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贇李美李穡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

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自稱普市貨爾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八

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卿鑑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齟齬命左右曳出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賂執法普復莊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驤爲秘書省權有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普嘗設大

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訪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帝第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闕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願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金匱

私怨殺人市貨易地普之品亦甚卑鄙矣

太宗

諱貝剌名匡義改賜光義 附遼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七十九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官車馬爲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帝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詛呪願望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其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勲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趙普復相構成廷美之冤竄逐多遜以媚太

宗而快私忿想是久不讀論語了故態復萌五月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

封貶房州以關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諷李符上言而貶廷美於房州又恐符言泄而流之春州陰險賊毒普之罪又豈在秦檜

下耶

秋七月郭贊免以李昉參知政事贊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愚直何益于事雖然猶勝姦邪二語皆足以訓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僂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一

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少年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子後園召坦慰諭

姚坦一言而使官家父子罷假山之役其利溥矣帝杖乳母於後園家教之嚴晚世莫及帝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富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

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僉議之說要在人人得自矢開言路無踰此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今十二

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母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

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條制煩則依從少所謂朝令夕更弊正坐此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二語可作殿中春聯

夏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

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人主喜讀書則聲色貨利之好自淡而所資於博洽者又其次矣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

讀史日記

卷之二

今十三

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李繼捧還州大爲邊患普何失策之甚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叅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
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
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
以叅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
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
黃汚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冠準輒引帝衣面陳不平狀凜然風裁可畏
九月王汚陳恕呂蒙正罷時三日之間連罷三
相蒙正居首相以寬簡居位因有奏毀者帝語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四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汚甚明敏毀者慚而止
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太宗英敏此亦足徵
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
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
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
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
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
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
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張洎文學有餘巧於將順事冠準恭謹至與
準爲同列事政一一聽命毫無叅決準喜而
兄事之至是執政欲用之爲學士獨太宗謂
其德行不及迨奏內供奉監敏政爲學士引
唐弊規幾致開宋新黨非太宗而折其非則
舉朝中外皆爲其謙謹所愚由斯以譚準雖
剛敏失之張洎洎惟柔好故能用準之剛太
宗識度可易及耶

秋七月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
讀史日記 卷之一

八十五

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家國眞社稷臣也普性深
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已任
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
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
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園戶啓篋取
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
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
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
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後

謚忠獻封韓王

普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豈非爲子孫計乎而史稱其相兩朝未嘗爲子弟求恩澤何也豈其所爲市材易地亦前人多買田宅以自汚之意乎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叅知政事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卽自引咎遂坐免

讀史日記

卷之二

八十六

李沆以朱貽業姻婭之故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此固非法亦士紳之常也齊賢可補則補不可則已而以聞于帝無乃炫直乎及帝詰責延德推飾而齊賢不欲引沆爲證卽自引咎則其識趣過人遠矣

置起居院命梁周翰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以起居注而先進御覽後付史館尚有直筆

耶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執轡主器惟長惟嫡若說一個擇賢恐便添出許多事來其究還怕有門生天子之禍故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八十七

雖聖慮所鍾願卽決定準之意念深矣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尋字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

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太宗方以繁盛自誇而蒙正面陳都城外饑寒而死者甚衆此亦可謂伉直者矣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勸帝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八十八

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三問三以其人對蒙正氣量真是可吞雲夢迨判河南日引親舊園林歡宴便覺有些倒塌的意思來了昔衛武公謂人曰無以耄而棄我若文穆公者其後或亦有耄之意乎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

舍諡曰孝章皇后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謫諷黃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殯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冠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秋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太赦太

讀史日記

卷之三

八十九

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官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準一言而感悟太宗權然父子天性之愛獨旌其於太宗兄弟嫂叔叔姪之間默無一言

何耶

秋七月以陳靖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帝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爲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陳恕等言其功難成遂黜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帝詔有司議均田法陳靖因之請募民開荒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九十

而後均之猶不免爲皇甫選陳恕所構而黜罷此法奈何可易言耶陳恕素負時名而欲罷此法其亦不欲多事擾民之意耶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監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安可踵履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張洎至此名節掃地卽有文學何以稱焉

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懿

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勲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紿繼勲使入書閣鎖閉之而使入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九十一

殿卽位太子旣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呂端紿王繼勲入書閣鎖之使人監守一言折后之邪謀捲簾審視此等舉動嚴明精密動有成美史稱其知識過人太宗稱其大事不模糊信哉

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

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呂蒙正賢相也及其罷太宗乃曰望復位目穿矣此必其在位有不免患得患失之心爲太宗觀破故有此嘆不然準知青州太宗猶念之不置且詢其在青州樂否豈其獨憇然

讀史日記

卷之三

九十二

於蒙正若此耶若水可謂見幾明決觀其自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而其不足蒙正諸公亦可槩見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三終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四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

真宗

名元侃更名恒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一

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蠹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小人冒行君子之事則天下多炫於其事而不察其奸彼遂得引援盤據與君子爲難迨君子覺而爲之計晚矣王旦李沆可多得哉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家殺德

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沉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沉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沉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李沉引燭焚詔風節凜然獨無密啟益足爲立朝正直之徵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

已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白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妄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誣畫一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星變兩愆未足爲災惟是無名之賞賜不節不急之造作不停教墮俗偷法亂吏救國之大蠹屬焉朱台符之言可謂洞中肯綮者矣夏六月樞密院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史臣斷曰周太祖書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復恭內職夫彬之功業爲宋則是矣而其情義之爲周則非也惜乎贊彬者罕能道此

從母之親何能加於君臣之義當時爲周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

臣者既皆可臣服於宋而獨以區區從母之親責備於彬過矣

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張齊賢李沆皆賢相也而不相得沆不爲王延德求補郡於賢乎賢乃以聞今賢被酒失儀而沆不爲解其失則均矣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歎

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矣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鎮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

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報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

日危生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在梁封丘縣之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此言可爲執政者座右銘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李沆得之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既拜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爲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劾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聞月遂與準俱相

畢士安真可謂推賢讓能者且掄揚寇準最爲適真至云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尤爲異日左券

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訕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畢士安沒未終喪家用已訕庶幾唐盧懷慎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

之風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準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

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寢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

用人不以次此宰相進賢事非有準識量便未免拘拘舊例然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則不學無術之故也張詠之言切中寇準膏肓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鵲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爲辱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謔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

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
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
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然天瑞
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
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
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
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且黽勉從之帝尚猶
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
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人

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歡甚賜
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
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
成矣乙丑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
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
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鴈尾上蓋所
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
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進帝再

拜受之付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
于宋付于睿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祚
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
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
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輟以所絨帛盛
以金匱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
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
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

然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

旦獨不知王欽若之爲人乎且此阿諛之事
黽勉從之何也

發封皆美珠卽云上賜不敢繳還封固於家
如勅書之類可也何得遽受之爲已有而且
以此鉗其口乎史稱王旦等皆稱賀又云旦
跪奉進旦顏亦厚矣

孫奭之言自正王旦聞之得無心忤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
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五

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且等再拜稱賀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劉晏不足言仁中內次天少其陳人宜稱矣

旦等再拜稱賀亦不知羞耻甚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惟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

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王旦賀而崔立獨言水旱風火之災當時若立者不表表在風塵外乎

十二月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王旦此舉真足爲朝廷重

辛亥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寔國庫虧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一

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鷄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于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輿直陳時政侃侃無忌諱壯哉可題孫直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特舊

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側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寇準張齊賢始終皆天分用事高明案克二公獨不聞乎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情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二

通後爲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只此二句詩便足概林逋生平語曰隱居以求其志林逋近之矣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叅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隆興大修官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

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

王旦到此乃知爲美珠所苦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三

若久不決饒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王欽若擅自超擢王懷信等知節餼其奸是也特少含容之度耳此正當下御史府覈實正法而徒曰忿爭無禮又何以明是非昭國法知節失在面訐不容豈可與欽若並罷

夏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劄忿如疇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竟以與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四

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遣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遣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

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求爲使相此準爲才氣所使人有才而無學非得位則無以自快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

讀史日記

卷之甲

十五

續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官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張詠四言可爲事君者龜鑑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

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誅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權
使解兵柄及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
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旦善處大事已徵於張樞密之握而送還

密院一事尤人所難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
知政事任中正爲樞密副使彭年初入翰林爲
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
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六

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進用帝
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
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
記其名者

王旦不見彭年及向敏中以其所上文字示
旦又瞑目不覽杜于進之門抑浮薄之氣庶

幾古大臣風度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
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

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
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
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以王旦爲玉清昭應宮使則受以王曾爲會

靈觀使則不受是時曾亦難爲旦矣

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憚王
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
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七

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
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
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
用已罷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
卽蹶蹢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王曾之讓觀使介操也拂上旨而了無所懼
偉度也且言誠非溢美但市第之家遷延未
徙亦常情也曾遽令人昇土置其門何相迫
若此語曰細行不矜大德之累予於曾不能

不致責備之意云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又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恒滿堂寮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審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八

燕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人無不俞於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旦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

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及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十九

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益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暑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

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飲諫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王旦持身嚴正杜絕倖實推賢讓能奉公守法至其處焚丹別假歲幣夏儀貸粟等事尤見識處精敏止因附會天書不能辭昭應宮之命遂至萬世而下稱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孝子慈孫不能爲之諱錯念於一時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

貽臭於萬古德業位望如旦者不免而況其下者乎修身爲本之學真無時無念而不當兢兢

晚世士大夫以後進來親就爲厚我而且獨以張師德及門求見爲待我薄旦之趣操可想矣

王旦認得冠準真始終一意薦他任他排駁也看做他直處就是求使相這樣差失也只說過不以此掩其大節這是旦生平最不可

及處

旦臨終悔不諫天書令諸子削髮披緇以飲蓋痛自刻責之意也賢於怙終者遠矣而以之比馮道得無太甚乎

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冠準同平章事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冠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于是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一

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冠準當時即不附會天書道之將與自當召用奈何自多此一段瑕額耶

門生三策準豈不能自了了而竟不悟功利

感人賢者不免悲夫

八月彭德留後馬知節卒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謚正惠

知節倔彊亢直獨擅一時而不免義氣大勝若知反歸本地上來則此福急處便可減去幾分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一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圓丘大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圓丘必同率爲永制向敏中冠準金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敏中麻下門闌悄然識趣可知求之於公蓋亦有其人矣而幾不免爲世大謬豈不悲哉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之

向敏中雖具官爵而不能掩其兼景靈宮使之厚且陳彭年張師德皆因敏中以通王旦而旦毅然不少爲徇其介不及旦可知第出鎮州郡盡心民事除左僕射門闌悄然其操行醇謹清約非冠張二公所得擬

六月冠準能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冠準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三

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聖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請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幾事不密則害成萊公之謂乎嘗億丁謂請

準時李廸楊億二公安在彼皆預聞此事者
奈何緘口默然

冬十一月李廸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復以爲不可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四

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置臣舊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旣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援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旣罷而復自乞留卽有制且不可況自傳口詔無耻甚矣晏殊亦學士也至不敢與劉筠

揖晏亦何心而甘爲姦人願使耶惜哉

壬戌乾興元年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蒞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時王曾奉遺詔入殿廬宣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卽位年十三矣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五

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權字闕繫甚大非王曾力量未能存此一字傳奏禁中到此際曾亦不能以口舌爭矣允

恭不誅丁謂不去天下事尚可言耶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先是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那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日步法宜子孫類汝州蔡王墳但恐下有石耳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難行後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口乃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懷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請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六

石盡水出眾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慶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爲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

曾計去丁謂大有功於公論而允恭亦已伏誅中外肅清兩宮並受其禍一時士大夫可以彈冠相慶

帝初御經筵以孫奭爲元兼侍講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悚然改聽

孫奭遇事敢言侍講經筵莊嚴足法帝稍踰越卽拱立不講其以道自重如此

仁宗 諱範 初名受益 四

夏六月京師大水時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歟者數百人時宰相方晨觀未入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二十七

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

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況有旨放朝卽欲陳請備禦之道少俟須臾亦何不可而必於此附中使奏亟請入見曾之憂國奉公無時矜豫真可爲萬世相臣法不徒愧服先歸同列已也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從幸玉清昭應宮

官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諫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笏擊從者折齒雖乏雍容雅度然從幸而笏不至設身處地亦不由人不激此其過可原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九

也而以此論列罷官得無太甚乎夏竦喜交結任數傾側本地已壞他何足取

已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時中官與貴戚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洵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洵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

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肯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持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從來至尊之前劈先開口爲難張士遜所對雖無以紓太后之怒而其持說亦正王曾惟以次對故得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九

曲盡其說而收功云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先是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王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劄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

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賴宗道諫止此宗道大有功於宋室第不知彼時王曾何如

時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燦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廟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

因其所存又將算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示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咸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

范雍請悉燔小殿語最切當却是人情所難開口者然非王曾諸君子同聲附和只看太后泣對之言恐亦未必與帝咸悟若此

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曾以此罷相有餘榮矣蓋曾在先帝朝不奉天書不受會靈觀使今又以昭應宮災罷相始終成就他一個是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冬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寧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一

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妄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終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仲淹爲晏殊所薦到此殊淹人品又懸絕矣

殊曾爲丁謂草制原非端人其薦仲淹也亦偶然耳可遽得爲仲淹知己耶

九月姜遵卒以趙禎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積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禎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譚士君子厚結家婢以干進用與奴隸人何異無耻甚矣

真宗宸妃李氏卒婉儀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帝亦盡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三

孝道於太后太妃而婉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爲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黜其說請

發哀成服備宮使塋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口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呂夷簡爲相唯此一事差可人意然宸妃誕育聖躬正太后所諱言者夷簡侃侃直陳略無隱避只此一事亦可了夷簡生平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三

癸酉二年春二月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

太后被服袞冕之心亦大可疑畏獨一薛奎力諫后雖不從而有一番議論猶令人知有正理在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

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遺詔專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開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史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豈可使太后相繼稱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四

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於劉后此其心欲何爲假令劉后傲而行之琳豈非宋室大罪人耶當其爲御史中丞張知白喜曰不辱吾輩此

何以說

當開門趣百僚賀之之時正陰陽消長之機向非蔡齊正色謂臺史毋追班入白執政則其事遂行卽有忠直千百詎敢遽撤簾耶以李迺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迺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侯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五

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李迺與丁謂同罷謂翌日復自乞留而迺竟出知鄆州迺謂人品從此以判然謂未幾謂崖州到此時而李迺又復相則功名得失信有定數由後觀之謂亦何快於翌日之留迺又何不快於當日之去耶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

自起赦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六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人臣常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頓挺持達遇

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餐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夷簡設無私憾而順帝廢后猶爲不可况可借此以快已忿乎觀其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亦自知其爲公論不容矣

先勅有司不受章奏繼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盡黜言者此等作用與婦寺弄權者何

異寧不大負蒙正之薦耶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七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絨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否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誦佞詭

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美之
處却官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
永州酒務

孫沔亦可稱直諫卽再責有餘榮矣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照獨任所見更造
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
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
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
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八

圖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
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
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
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
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韓琦所言深切當時急務而亦可謂能窮作
樂之原者矣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賈內侍閻文應于
嶺南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
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
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
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扶醫
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
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嬪以禮殮葬而停謚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
之嶺南死于道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三十九

味郭后辭帝召之語和婉正大綽有丈夫之
槩夷簡之罪通天矣

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魯宋綬蔡齊罷初
夷簡事會甚謹魯亦力薦其才及魯復入中書
位反居下夷簡任事人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
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
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
人俱罷

夷簡力主廢后排抑言官而曾與之同列亦

足羞矣四人俱罷漫無處分不能不令人笑

以張士遜章德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德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德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信乎士君子一言一動無微不當兢兢章德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

象豈知有伺之者在列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楊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斷曰王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旣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謚文正也

計字出權數家士君子所謂况大臣進退自當據實裁決寧容用計去之獨王曾計去丁謂當時快之萬世而下曾無貶詞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王曾此舉近之矣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既罷言者猶不已遂降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一

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王德用爲都虞侯太后內降補軍吏而執法不奉詔此等風裁亦不易得者乃以相貌類藝祖之故人言頗興遂爾罷樞密院事惜哉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貶孔道輔知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卽謂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

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士大夫當言則言不當言則不言豈容爲人所賣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益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

西夏恃叛輒與通書此仲淹不是處而以此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二

議斬則過矣

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皆被斥而竦爲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竦爲主帥威望不肅致元昊有三千錢募得其首之侮則又何以制敵取喻豐州之陷竦難辭罪矣朝廷處分未當設諫院安得無言

壬午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四月遣

知制誥富弼報之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機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弼爲接待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瞿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三

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衆賢校理歐陽修引頤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富弼近之矣呂

夷簡素不悅弼而欲借手於報聘固不知弼
歐陽修引顏真卿事而上疏乞留亦非知弼
之深者也富公志願欲公相弼傷之者見大誦

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普
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大樂壽縣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敬視果不同疾馳還都
以晡時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地不
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
讀史日記卷之四 四十四

兩弼語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
欺陛下遂易書以行
國事爲重一切私意當捐富弼此行持和親
增幣二議關繫又如何而夷簡固爲此妨賢
悞國其罪可勝誅耶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
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
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
復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

日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
故忍死爾敢受賞乎

此一段爲國真誠可貫金石與八年三過其
門不入者後先一轍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貢昌朝奏知政事
富弼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
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
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
讀史日記卷之四 四十五

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
士

使事既成正論功之日恒情到此不知如何
矜詡弼顧慘惻以敗盟爲懼且謂使天下知
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可
懈此等識慮尤超出尋常萬萬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
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勞爲
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

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樂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之夷簡乃以太尉致仕

孫沔指斥夷簡大快輿論觀夷簡曰恨聞此遲十年則亦自知其十年前所爲不是處以視諱過者賢不肖有間矣

五月初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六

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遠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歐陽修余靖之薦與仲淹之辭二者皆盛德事

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沈遼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七

按察使之設始於此朱書墨書察官吏公廉與否歲具以聞豈徒然哉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語最痛快

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爲治中外相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

下爲已任與富弼同心輔政。素創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大論者籍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怒。斥介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夏竦素非端品。爲元昊所侮。然亦不虞其傾。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八

側不可方物。如此。同非微有。天幸得請行邊。

范富二公幾陷穽中矣。

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底知稼穡之不易也。

御殿觀麥。深得重農之意。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要在有所以休之助之者。徒曰知稼穡之不易云乎哉。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

直元昊反。以青爲三班差使。時士卒畏怯。獨青每臨敵。被髮褰銅面具。出入賊中。無不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讀史日記 卷之四 四十九

狄將軍不奉除涅之詔。留勸軍中。此其識力品趣。迥出武人之上。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諡爲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時內侍附會上意。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讓蔡卞。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人臣之身。惟命是從。人臣之義。惟職是守。故

曰以臣汚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孫汚此數語風旨灑然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難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專賞赦下故人皆樂爲之死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

其人而遣之
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此二語何等婉而正不但無武夫悍戾之習而亦無功臣貴倖之氣非大雅君子無此口吻若曰夫夫也異於郭崇韜拜汾陽之墓者也則亦淺之乎其觀青者矣

秋七月帝疾廖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思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譏間兩官遂成嫌隙内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官猶未釋

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幕太后鳴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張貴妃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一

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非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乘輿騰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修此數言劉切獨至觀后默然良久當其鳴咽流涕具道所以不知后胸中包藏有多少念頭到此一切默默飲戢蓋被歐陽修湊底說破了故琦得以進其責備之詞而后意亦自感悟

英宗名蹟

秋九月詔舉臣舉館職時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乃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二

乃先召試十人錄湏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槩不爲監○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自後遂永着爲令而制科之設所從來矣

神宗名蹟

附遼夏

以富弼爲司空侍中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母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懲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業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于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起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饗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數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三

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撓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佞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

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侮人君所畏者天耳開口便是名言至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猶爲君相守成吃緊語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真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俟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

劉恕可爲益友安石不受其言而反絕之僻切甚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四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事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熙寧以前原未有南人作相者故雍之言然不二年後而變亂一時之成法者南士作相終宋之世而肩荷萬世之綱常者亦南士作

相地氣之先兆豈偶然哉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本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君實此語最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五

破的其書中描寫諂諛之士前後情態最逼真願無奈安石之中堅也惜哉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國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

石森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

君實此評足爲安石生平定案即安石觀面聞之當自心服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值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黜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絀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六

制策亦始進之雉膏耳偶遇朱衣之點遂致青霄之上其有所詆者固不足爲詆而其有所媚者亦不足爲媚故士人進身之後輒以敵等視之奈何蘇公多此一答而致荆公又多此一請也維時之多事有繇然哉

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放通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放與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丁南湖曰劉放黜士子阿世之策以及惠卿論新法不便以

詆安石蘇軾等言放博學能文政事倖古循吏守道不回則放亦美才矣敞不諳張犯典禮不容宦官當柄奉世不合蔡確章惇此等直節勁氣宜乎以三劉並稱云

三劉皆稷稷有大臣風節不徒以文學並稱云

遂復使蕭素來言鹽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韓琦文彥博富弼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懷彼見形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五十七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志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還爲彙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剽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彊

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交天下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撫衆朝之宿憤矣

讀史日記卷之四

五十八

宋室之弱正坐急清議而弛武備安石植榆柳以制蕃騎嚴保甲以杜守禦築城修池作戰車制弓矢選將練兵此數者未可盡非但任用非人持論最拘耳韓魏公熟於國計而亦爲此言是必盡去武備以悅強敵之心而後爲得計矣此亦韓魏公過計之言而非社稷之計議也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

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顧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奏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惠卿真小人也安石向無知人之明固爲所賣今觀其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難謂其一無所聞憶彼時惠卿相見不知又作何面孔二月王韶免罷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擊

讀史日記卷之四

五十九

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騷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王韶遇軍中夜亂而鼻息自如深得亞夫堅臥不起意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

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三旨宰相視伴食中書將無同

哲宗 名煦 附遼夏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聞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講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說有所啟悟嘗續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口何以遽至此對曰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

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怒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子瞻文章擅世而不無輕世傲物之心故常以文章成罪案若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不當規切時政則論語所評記者又何以強半屬魯事耶

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貶御史中丞李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一

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實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越六日乃貶確英州安置新州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

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舉動
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
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
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卒

確固非端人而以言語文字之間貶逐嶺外
過矣純仁之言大中察會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
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二

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所見雖
有不同而同於爲國豈可人自爲心必遂已而
後行哉蓋天下之事端緒孔多其後效之或成
或敗亦難以逆觀方事之來也商議之際各盡
所見量度其可否虛其心以公聽並觀擇其善
者而從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
相洞達而後已萬一相持不決各列上之從上
所取既用其一則相與協力殫慮從更成全之
補偏塞罅逆聞其旁出之途期以臻於萬全而

無後患政不必其出於已也縱彼所用者不如
吾策之良然上之人業已用之則當以國事爲
重而不復計其策之出於誰某而幸其事之敗
以實吾之言宋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論
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
乎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
去嗚呼發言盈庭人各其見所言亦皆有理也
人君未必皆有生知之明灼見之真勢無全用
之理苟用其中一人之言則衆人者皆當舍已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三

從人期以共成國家之事而不使其至於傾敗
可也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
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卽棄去不顧幸
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
能免乎宋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爲國乎爲
已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愚嘗謂宋朝將
士大夫極厚而一時士大夫負宋朝者多矣
論事同異而遽求罷失在不弘而已若因是
而包藏忿心百計以沮人之成千方以幸人

之狀而惟急急於驗吾言之爲是也則其害
且國家當之矣此等病似已入士大夫之骨
育比比皆是也獨宋朝然乎哉我輩當人真
一通于座右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
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初
布附章惇覬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
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山是不平時章
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四

事諒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
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
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觀帝以誅戮黨人問許將其心蓋亦動於章
惇輩之說矣微將祖宗以來未有之對元祐
諸君子其禍可勝言哉若許將者正直忠厚
巋然當代師表矣

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
郭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

報而皇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
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
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
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
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
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
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
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鄒浩字不言可以絕交
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五

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
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
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
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同
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
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欽交
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
聞建請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
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

于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說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謫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田畫慷慨有國士風上聞憐忠周旋不避艱險可稱鄉浩石交曾誕三以書勸浩倘亦有曲突徙薪之見耶浩雖得罪而有此三友增重多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六

徽宗名信

右正言陳禾上疏請寬童貫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禾慮航表裏爲姦指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寘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

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徽宗亦知留碎衣以旌直臣而又不免於謫禾此徽宗之所以爲徽宗也噫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請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七

雖不敢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痧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蒼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朝廷用人卽不必當太學生豈應請闕訟之卽此便是衰世景象

庚寅四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

罪乙酉四年賜龍虎山張道士隱虛特先生

士庶拜僧者論大不恭罪似知黜邪矣而張
虛靖之崇奉又何也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良嗣
本燕人馬植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
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
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
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直恨遼人
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
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九

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
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
不聽圖燕之議始此

中國之禍始此矣此何異前門方拒狼而又
開旁門以延虎之入也奈何議者第云非中
國之利而不極言其害也耶

二月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
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止以不謹聞
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廢

鈞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宋朝家法之嚴於此足徵其過漢唐遠矣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
生

徽宗崇王老志王仔昔俱賜號先生其禁士
庶不得拜僧所以明有專尚也

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其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六十九

玉皇上帝之號起于徽宗修建宮觀塑造聖
像而卒無救於北行之辱能無爲沙門所擲
掄耶

九月以王黼爲少師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
人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
宴則攸輔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
中多道市井淫褻詭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朱
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頌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
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模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
圍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
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
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波澤之間識
者以爲不祥之兆

少師開府奎抹青紅無異一甚矣既云人主當
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奈何侈苑囿之樂窮
耳目之慾返使赫赫神京宛若山林波澤而
自構成此不祥之兆耶

讀史日史

卷之四

七十

十二月帝數徵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徵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
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
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
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垌極遊樂而後返
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
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
爲楚越昨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
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

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
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
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
言之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
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
焉用彼相輔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
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輔奏不
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
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一

貶怡然就道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是何舉動曹輔此疏可
稱當時朝陽鳴鳳

以收復燕雲加王輔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
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
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

當蔡京童貫主與師應金之時而獨鄭居中
力陳不可至是以收復燕雲賜爵又獨居中
不拜若居中者賢於當時在廷之臣默默充

位無一言相救正者巡撫矣

詔王安中殺張穀以畀金人先是幹離不遣人
以納叛來貴王安中諱之金索之益急安中取
其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
攻燕詔安中以穀與金安中不得已縊穀殺之
函其首併穀二子與之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
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
亦將與之乎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
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一

輕納之以開敵讐而又輕斬之以疑衆心宋
事之非甚矣

欽宗

諱桓

附金

而遠

夏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
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
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

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
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
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
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焞以程頤判西京國
學遷延爲學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
頤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
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
然後推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現哲宗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三

高宗

名構

附金

而遠

夏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
乞遷位不許先是曾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
傅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
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
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祖所亮所以
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
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
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

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謀臣雖去左右不敢一口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當潛善伯彥諂人方張阻抑善類士君子到此別無做手惟有引去自全之理李綱此言

可謂知本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四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宋齊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國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爲也

李綱去而天下之事去矣惜哉

殺前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

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黃潛善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止必遠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訴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五

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作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獻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陳東以大學士而屢指陳朝政似非其分然觀臨刑從容就死其識量過人遠矣

金兀朮使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

白沙去汴京密通都人震恐僞屬入問計宗澤
時對客圖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
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
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
之僞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僞民
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
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六

目見我乎斬之讀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
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
乎亦斬之
大敵在前儼然與客圖棋畧不動念其識量
誠偉矣而卒有閻中立等之敗無乃慮生於
所忽乎

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戛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
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新
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
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
恨之

當進取之時而澤死豈非天哉

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於道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七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
事公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
留中明日收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
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
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監濮州酒稅起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竟死
道中聞者覓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
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
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馬伸當金人猖獗挾立張邦昌之時獨奮然爲復嗣君之請及張邦昌僞立之後且青請邦昌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獨持以進至是又指摘汪黃不法十七事其立朝凜凜大節亦足多矣遭貶怡然襍被而行竟死道中非深得程氏學脉而能若是乎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官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義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醢梁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八

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奉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競競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張守六思切中時事得是說而存之庶幾人主恢復之志不爲和議所奪

范瑗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

及宗室北遷瑗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悻悻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傳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瑗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瑗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瑗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瑗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七十九

右擁置與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現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諒止瑗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誰有肯分諫御營五軍瑗下獄具伏賜死子羽皆流頓南瑗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張公此舉大快人心劉子羽不煩指顧縛瑗下大理其智畧沈審於此見一斑矣

八月杜特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特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閭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不能乘時脩備倉皇之際一意乞哀可嘆之甚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文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

州乃以兵趨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四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懃歆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趙立勤王兩頰爲矢所貫口不能言猶以手指揮諸軍戰勝歆定而後援矢真鐵石漢也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

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燦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昉迎降充保真州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楊邦義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一

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父之乃得仕

杜充偷生苟免此等人留守建康是以建康予敵也安得而不喪敗耶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

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許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剛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譚噶我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韓蘄王力排和議抗疏論檜壯哉一罷而跨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二

驢携酒縱遊西湖絕口不言兵又何怯於報國也夫二帝蒙塵鑾輿未返正臣子飲恨泣血之秋柰何得優游效從赤松子遊耶

孝宗

名昀

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籠而已入服其清

留正歸裝僅書數籠足爲簡素化民之徵用之簽書樞密院事可稱得人矣

光宗

名惇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但遷侂胄汝州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沒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適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三

始矣遂力求補外

汝愚不聽徐誼葉適之言亦是心盈氣亢而不能下

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會趙彥逾接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接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傳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山陵土肉淺薄下有水石誠當改卜若欲博

求名山恐此說一行山陵之使克塞道逾其
爲民間擾害更不小故雖朱子之言愚不敢
以爲然

寧宗

名擴

附金

西遼

夏

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直德秀上疏
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
聞雷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
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雷霆者上天至怒之
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四

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玉遇非常
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
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
已安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
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
以養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
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雷雨天所時有宋太廟至寧宗朝歲久屋壞
似亦理所必致者真西山如此動色相戒罔

敢逸豫况災變甚於此者乎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
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先是
胡沙虎矯詔以誅反者招治中福海執而殺之
奪其兵乃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
刑部侍郎徒單沒撚於廣陽門福海勇悍寶鄭
陽都統完顏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入
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
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耶鈞守之尚宮左夫人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全五

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
門入收璽鄭氏曰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
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
御侍富恩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遊
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
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瞋目不語黃門乃還
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千
人丞相徒單鑑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
駕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

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鑑人望乃請訪之鑑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遣使迎昇王珣於彰德

夷虜中有此等婦人壯哉丞相徒軍鑑阿意畫策空作顰眉丈夫聞此得無心忤

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全六

子貴誠順名爲郡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彌竑動思美人知書慧黠竑焚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掌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常仄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室輿地圖璣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

時兼官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及帝崩駕違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赴后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繼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旨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尙誤則汝曹皆處斬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七

以其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德秀職兼官教太子無故被廢竟默然無言

而又覲然拜新命此何以說

一理宗諱昀附金元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叅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術紹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爲都元帥鄭王以城降於元○丘瓊山曰是時汴京內外

通米升銀一兩人有自食其妻女者劉祈曰
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說諒昭事相謀陷事相
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不恤體每四方災異
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主上心不喜事下
議衆相視毋先發言者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
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
之用必擇輒熟無鋒銳易制者又多取渾厚少
文者置之台閣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
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因循苟且
讀史日記 卷之四 八十八

竟至國亡

政本之地無擔當主持之人而使取軟熟輩
以克位天下事尚忍三耶劉祈摘發台閣陋
習殆盡矣其垂戒者遠哉

壬子十二年二月嚴衢等信台處建劍邵九郡
同日大水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
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
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
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也今日少抑宦官

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卽日令學士院降詔
遣使分郡賑恤翼奉下邳人轉律尉臨陽之
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信哉漢關中
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又何也總之變
不虛生消彌之道要在看時事之大者而已
十一月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
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
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
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今九

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爲廉
孟子又一日與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
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
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諸郡環匝諸王貴藩
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
境內大安時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
其入本又以息爲參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
知之命歲月雖久毋過本息相償餘皆取券焚
之遂定爲令

民間貨錢亦是急務歲月雖久無過本息相當而已此最得中廉希憲立夷狄之朝而能抑強扶弱摘伏摧奸真可稱有用書生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於城外詔罷槐爲提舉洞霄宮寬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於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

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伎人丁大全方諱事內嬖獨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邀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

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衆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偶兵百餘入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衆槐罵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一

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鑰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使御史吳行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噪呶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

然稱之號爲六君子焉

丁大全擅調隅兵脅驅宰相當時臺諫不言廟堂不問此中國何等景象不有六君子昌言以明公道通國皆婦人矣

辛酉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虎闌謁冒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

宋室至此時猶孜孜以享師敬道釋奠謁拜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二

教其太子名之曰理宗不亦宜乎

八月曾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蟻一時閭閻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詞募給錢粟募民

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鬻鬻而卒

一時邊臣皆爲似道排陷豈非天欲興元而特假手似道爲之驅耶

度宗

名楹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三

二月以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二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數十夜卽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太師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暑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公事不開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

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賞無藝莫敢言者

宋至此時卽君臣交儆朝夕惕厲猶恐不能圖迴撐持萬一那堪似道如此一番擅權納賄把如縹元氣斷則殆盡

三月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諱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四

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元王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沒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世祖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世祖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既罷世祖問群臣希憲歸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

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砂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箸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

此處真有孟子嚴嚴之度世祖稱憲清貧不惑於阿合馬之譖可謂有知人之明者矣

恭宗 名顯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五

西立逆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鄒哉萬石之言頗何厚也向米立前說得出口立一小卒爾觀其言曰趙亡何以生爲又曰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豈不毅然偉丈夫哉

萬石非塊然血肉能不塊死

帝昀

以陸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六

人臣不幸而當國家流離顛沛之際自分必死別無做手惟有恪守臣度籌畫軍政勸講大學俯盡人事以仰俟天命而已蓋延得國家一日未亡之緒便了得臣子一日當盡之責而成敗利鈍皆非所計也

皇太后楊氏崩太傅樞密副使張世傑死之初世傑復還崖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

遂赴海死世傑壘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辦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

讀至此天日慘淡頓覺海雲瀾漫令人淒然喪魄天不祚宋徒令忠魂抱恨乎章山下悲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十七

夫愚因是而又有感焉陳宜中借兵異域迨宋亡而去向存沒皆史不載假令是時舟人欲艤向岸世傑得逃一生於萬死直趨安南而亡國之俘死生能自保乎與其泯泯於異國何如轟轟於中朝颶風大作之日正世傑之死日也灑血呼天甘心死趙其視海魚腹中無異正寢也烈哉可謂善于處死者矣

元 成宗

名鐵木耳

乙未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

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
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
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
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
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
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
書是賢於夢炎也

世祖評論留夢炎葉李優劣足爲千古忠佞
斷案子昂聞言能無顏汗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二八

戊戌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
員下路一員 推官理刑蓋自此始

順帝 名妥 繼帖木兒

壬午十月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王寧宗室問
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
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
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順帝之問也以寧宗之本爲其弟劉聞之對
也以寧宗之先爲其君天威咫尺倉卒發問

而引證明確若此可以占風學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四畢

讀史日記

卷之四

九二九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熊尚文撰尚文字益中豐城人萬厯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是編雜採史傳舊文上起唐堯下迄元代隨事論斷全類時文評語頗乖著書之體

史談補五卷

〔明〕楊一奇輯 陳蘭補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談補五

卷》提要

史談補叙

前是萬卦山人有史談五卷行于世予竊睹之輒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蓋行住坐卧不忍去諸手有年矣釋褐以來未免為緒使牛馬風塵中不暇問以課兒輩則猶即雅所祈尚者令其吾伊而是編與馬第原本既為蠹魚所壞而其間銓情術事又有殘而未賜畧而弗賅者似不便於後進予于是僭為刪補付諸剞劂焉今其書具在試徐而閱之明良之芳躅驕謫之陋規貂璫之忠佞后夫人之美醜代

間雲蒸霞駁龍拏鳳跂蒼翠瑰琦遂撫毫而嘆

公之用意者慙也夫談史何容易自墨氏所叙百國史靡可概見而後世以史鳴者亡慮數十家延家著者唯龍門扶風考亭涑水四氏其間釋官雜說均樊然竊附實錄他

史記補

南齊

二

名羊鳴鳬優云勿承亥魚魯之辨乞米驚筆之陋紙為後人覆譌者地即編冊瀨富多當于觀求其徵文比事酌古鑒今不數卷而三十三朝之典蹟臚列眉睫如此書者其能有幾疎之治室者去朽世而新柱礎理表者裁澆敝而稌腋白則補之為用宏矣哉

韓昌黎有云纂言者提要記事者鉤玄是書也儻所謂抉其玄要非耶

公凡三蒞魏博種憲爾度兵震民安視古鎮鑰此門者莫異而獨雅嚮儒術可稱斌斌實有其文武焉矧今

國家方開局備輯正史蒐羅至廣而

名臣傳

南齊

三

公以是時成此書直可作蘭臺石室之司南行且與龍門扶風諸大家並垂不朽寧詎第棲一枝暗寸簡者所能髣髴哉廷諤固非知史者爰因

公之命而綴數語于首

賜進士直隸大名府知府關南劉廷諤謹序

刊史談補序

夫詮術固籍据據前聞則惟史以是
借於史何以有談焉卦山人所蒼藁而
實定者也史談何以有補

觀察陳公詳其畧葺其隙而實之明

註附之默斷于是乎成完書矣

史談補

卷之

四

公業授之殺青甫告竟間就以示廷議且

以序相屬曰千車之蔭栖其一枝五鼎

之珍賞其寸腐是刻也豈亦六執藁蕭

百家臚臚乎廷議唯唯既矣業大都

詞簡事悉義嚴紀備若髮櫛而緒

貫令覽者如游群玉府琮璫寶璐光

明煥冕又如行崧岱間雲蒸霞駁龍
竿鳳趾蒼翠瑰琦遂撫委而嘆

公之用意者慙也夫談史何容易自墨

氏所叙百國史靡可概見而後世以史

鳴者亡慮數十家迺最著者唯龍門

扶風考亭涑水四氏其間裨官雜說均

史談補

卷之

五

樊然竊附實錄他若羊鳴鳧履之幻

承亥魚魯之舛乞未襦筆之陋祇為

後人覆瓿者地即編冊瀨富奚當于觀

求其徵文比事酌古鑒今不數卷而三

三朝之典蹟臚列眉睫如此書者其能

有幾辟之治室者去朽砵而新柱礎理

表者裁浣故而穉腴白則補之為用宏
矣哉韓昌黎有云纂言者提要記事
者鈎玄是書也儻所謂挾其玄要滌邪
公凡三蒞魏博棟憲肅度兵震民安視古
鎖鑰北門者奚異而馱雅嚮儒術可稱
斌斌質有其文武焉矧今

史記補

前

六

國家方開局脩輯正史蒐羅至廣而

公以是時成此書直可作蘭臺石室之司南

行且與龍門扶風諸大家並垂不朽寧

詎第樓一枝隔寸莠者所能髣髴哉

廷議固非知史者愛因

公之命而綴數語于首

直隸大名府知府劉廷議謹序

史記補

前

三

史談補凡例五則

一春秋謹嚴諸史刪焉故今論斷亦惟簡捷

耳耳華辭彙說一切鏡之

一史斷前人議論確者錄之不則彪以管見

橫渠所謂自家看後又識得別若夫獨智

難同學人覽者不妨郢政

一史題可斷者斷之可解者解之探字疏句

破訛變舛蓋不獨陽秋古人爾也

一史談原本惟標正目而未明註某人某事

史談補

今未學茫然今悉增之

一史爲當世得失之林後人懲戒之府故采

其有關風教誦之今人心情灑然不能已

已者悉提入之匪敢博引旁綜自獻微長

抑欲尊古程今共臻鴻路也

史談補凡例五則終

史談補卷之一

古交楊一簡補

上黨陳簡補

外紀

盤古氏

混沌之世天地始分即有盤古氏又曰庖羲氏

首出御世

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

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問厥初生人如何

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

生若氣然氣化是當初兩箇人無種自

生來底形化却是在連兩箇人後乃生生

不窮底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諸治無爲而俗自化

取天開於子之義

有太極卽有陰陽有陰陽卽生萬物豈有

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

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無是理也

方崑山

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謂太古時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生下壽六十中壽八十上壽百歲外紀

謂天皇氏兄弟各一萬八千歲蓋當時未

有紀曆而後世得於傳聞者也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有巢氏始教民構木爲巢以居故稱有巢氏

構木爲巢

有巢之民與物爲敵使不狃制立法則必

史記

卷之十一

十一

爲禽獸所侮此所以有功於民物有功於

後世也

靜軒周氏補

太昊伏羲氏

太昊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太昊之母履巨人跡

云生帝於成紀

陰陽交感然後生育此常道也反是則怪

矣外紀謂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野履巨

人跡意有所動因而有娠生帝於成紀噫

有是哉爲此說者不知涉於怪矣知此則

嫫祖感大星如虹之異而生少昊女樞感

堯舜禹湯

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虞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俱無

俟辨矣

張梅岩

炎帝神農氏

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其起本其初國伊耆國者故又號伊耆氏

初藝五穀嘗百草

五穀既植民食已足藥石既攻民生已賴

熙熙然樂於春臺之中仁壽之域至於今

尚賴帝無窮之德也

靜軒周氏補

史記

卷之十一

十一

帝堯陶唐氏

帝舜之子契之弟也以火德王色尚白都於平陽之安邑

麒麟遊於藪澤

堯在位七年民不作恣而麒麟來遊後世

無問靈瑞寥家用物且蕭然矣可慨也

十日並出

帝使羿上射十日

此淮南之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殊謬孔子

曰天無二日王充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

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

云是惡與

桀紂同也此言足以解惑矣

補

鯀治水九載弗績六十有一載洪永谷四岳舉鯀傳又

是時舜禹未與在庭諸臣其才無出鯀之

右者帝知其剛悻曰欽哉以勉之帝全鯀

之才鯀棄帝之命天下之以才自負不謹

而取敗者皆鯀之類也補

堯以二女妻舜七十載舉帝登庸妻以女

史記世系謂堯與舜俱黃帝之後非也禮

不娶同姓信斯言也宜莫如堯宜莫如舜

帝曰我其試哉女去殷於是觀厥刑於二女

觀人之法有用八徵以驗之者未聞妻二

女以驗之也果如驗則亦已矣否否業已

妻矣將奈何曰堯每事盡善其鑒自真曰

試曰觀不過驗其決如所料耳非始試之

始觀之也

帝舜有虞氏正月上巳日舜受終於文祖舉行天子事恭已無爲而天下化

舜以鯀治水無功殛於羽山舉其子禹使之

治水
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

敗之由以此金履祥

夏禹有天下

大禹黃帝之玄孫姓姚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受舜禪以金德

殷爲桀身爲度

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誰曰禹入

聖域而不優也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塗山在江淮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

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歟古者萬國畢

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

岳塗山萬國之會或史傳之侈辭歟金仁山

太康殷之子

田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后羿距之於河

弗許歸國

太康之荒固不君也后羿之擅亦不臣矣

迎之於國引之於道可也

帝相仲康之子爲

帝相仲康之子爲

寒浞弑帝相此寒弑之始也史氏書殺不

書弑何以正其始耶丁南

少康帝相

中興自少康始之雙湖胡氏曰少康崎嶇亂離

中興者當

有衰復有振固可喜也有衰始有振亦可

履癸是爲

肉山酒池之後蒙山有施氏進妹喜桀鑒

史記

卷之

六

嗚呼肉可使之如山酒可使之如池耶剝

民膏脂以爲戲劇安有所謂節用愛人此

天討之難逃也補

殺開龍逢囚商子履於夏臺龍逢謀用財

之之桀怒囚於臺殺人之過遂殺

言路之通塞國家之興廢係焉未有棄孤

耿之言而不危敗者况殺之耶桀可爲萬

世拒言者之戒補

商湯有天下之號

後盤庚改厥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桀之子史之

進伊尹於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或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

矣夫何去就之急也曰是吾所以見伊尹

之大也彼伊尹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

已桀

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以

聖王在上民不凍餓爲開其資財之道也

禹五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賸民之無

檀賁子者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而

賸民之無檀賁子者蓋蓄積多而備先具

此所以無捐瘠耳補

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太甲既即位不明

太甲且暮遷善伊尹朝夕納誨也伊尹豈

直攝寄於國而不往來於桐耶

帝乙太子

太史據法爭太子帝乙欲置象子象子太史

子不可置象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

紂是以得爲后

但能循今日立嫡之分不能探他日爲君之惡君子亦道其常而已論者輒以不行權非之左也

紂帝乙之子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傳有之財聚則民散毋論剝削卽祖宗所遺者斤斤棄而不分亦天之所欲損也故觀鹿臺一也而聚與散之間則商周興亡之機寓矣可不鑒諸

史記

卷之二

八

西伯厭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

弓矢鉞鉞使專征伐昌之臣散宜生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

進上大夫乃釋昌罪昌出而獻云云

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

改元稱王爲受命左矣况經云大統未集

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後世曹操司馬懿

尚不爲此而謂文王爲之哉

補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亡如荆蠻

堅讓天下之心爲君全臣道也泯讓天下之迹爲父全子道也一逃焉兩得之

西伯陰行舍虞芮質成諸侯

夫謂文王陰行舍而諸侯皆來決平史氏

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乎

至於太王實始廟商

太王當祖甲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百有

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

史記

卷之二

九

事商之心則廟商之云非但不出於口亦

決不萌於心不然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

之言况太王耶魏朝胡氏

三分天下有其二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夫子有是言特以文王道德化所及形容其

廣焉耳果有之紂之暴惡肯容乎崇侯虎

之讒害乃不譖乎至四十國之疆土亦未

必爲文王有不過得其心耳魏朝胡氏

補

抱祭罷而奔存宗祀也若曰奔周則忘殷事周矣而謂微子爲之乎

諸侯尊武王爲天子

戊午諸侯咸會陳師牧野而武王克殷

諸侯云云

史氏謂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鄒氏曰武

王當推微子爲天子愚謂舜不能避南河

禹不能避陽城使武王推微子而避則近

於僞矣聖人無僞

武王伐紂是齊

父死十三年不葬

武王伐紂是齊

史記

卷之十

十

禮云諸侯五月而葬信斯言也宜莫如武

父死十三年不葬武爲之乎然則夷齊誣

武哉曰非也外紀假夷齊以誣武也

義士也扶而去之

夷齊叩馬左右欲

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

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破

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

各爲世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之所養

林

成王問箕子以天道作洪範封於朝鮮而不

臣

於武因訪而陳範也道不容秘也於周爲

客而不臣也義不可仕也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

周公誅管蔡

公誅兄弟可乎曰管蔡流言將危公以聞

王室得罪於天下故非公誅之天下之所

當誅也然叛均而刑異是情屈於親而

史記

卷之十

十

法獨行於魯天下偏公矣

補

剪桐戲封

王與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以此封若史佚命釋曰王曰戲無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於唐

封國自有介圭死此大事又非可戲爲者

疑無剪桐戲封之舉何以知之以相成王

者有周公也或曰周公東征史佚成之耳

曰東征在成王二年與三年剪桐事在成

王五年政公歸之後也或曰柳子已有辯

曰辯則辯矣第未考其年耳

卜世卜年

成王定鼎於郊，卜曰：「世三十，年七百。」

如和洛邑。

周家享國長久，蓋有得於積功累仁，非在

小年與世也。何以知之？不曰周過其曆乎？

遷殷頑民於成周。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

或謂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夫殷之臣孰

有忠於微子箕子者乎？而叛周者非微子

箕子，乃武庚及餘黨耳。謂殷之忠臣然取

周洪諫。

昭王

名瑤，康王之子。

史記補

卷之十

十

魯侯弟濇，其君幽公而自立。

十有四年自立為驪公。

此弑君爭國之禍，而昭王不能討，史稱王

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

以也夫。

金仁山補。

共王

名繁，惠穆王之子。

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受之

不獻，王滅密。

元年。

得奔女者，當詢其主還之，受之則不可，不

獻斯亦已矣。以此滅人之國，尤不可。

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康公

不獻一年，而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

此。樂游胡氏補。

夷王

名熒，孝王之子。

王始下堂見諸侯。

王綱自此壞，周室自此衰矣。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

榮夷公好利。

王任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大難若用。」

將平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

公其利者不利而利，私其利者利而不和。

榮夷不公其利而私之，厲王不屏其人而

任之，宜諸侯不來享也。

宣王

名靜，厲王之子。

姜氏待罪。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卒成王中興之名。

人以姜為宮中之賢后，而余以姜為女中

之諫官，可為萬世后夫人之程也。

幽王

名宮，宣王之子。

無故舉火，諸侯恐至而無寇，褒姒大笑。

褒姒不悅。

笑王乃無
故云云

無警而假以召之至矣及大戎來而約途

不足憑也蓋一笑傾人國乃爾王為周以

東周

平王以後為東周之世

平王東遷於洛邑

王名宜曰幽王之子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鄆逼近

大戎乃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過也顯王神聖

諸侯服享然終不振則東遷之故耳今夫

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有敗

雖乞假而生可也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

舉文武成康之業棄之此一敗而需田宅

者也東坡蘇氏補

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獮侯見於秦

養馬非可封之攻秦國非可輕之地周之

陵夷秦之強大已於此乎決矣

當嬴秦始封大冠牛馬死江漢俱凍履霜

之象業兆於此天道之倚伏可畏也補

遣兵戍申德申伯之全已也

申伯與犬戎弑幽王固平王與其臣子不

共戴天之仇今乃知有母不知有父知立

已之為德不知殺父之為惡忘親逆理得

罪於天甚矣宋子補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冊咺六卿之長宜書官名之

以示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

親遭復讎之難亦可省矣乃不是慈而謂

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胡氏補

桓王名威平王之孫

鄭伯射王中肩王以諸侯伐鄭鄭伯與王戰於繻葛

東周之衰決於此鄭伯無君之罪實為首

惡其能逆萬世誅乎樊湖胡氏補

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則道

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耳

顧乃自將以攻之亦足見桓王之不君補

惠王名闕釐王之子

狄伐邢齊救邢遷邢於夷儀伐楚責其不供王祭

楚子使屈完
乞盟於召陵

救邢假齊弱之仁也伐楚假尊王之義也

襄王名鄭

齊桓會諸侯於葵丘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葵丘桓會不稟天子命也故明天子禁乎

蓋陽明天子禁乃陰奪天子權耳

王告急於晉晉召王會於河陽

天子出命以討有罪反告急於晉乎天子

巡狩以朝諸侯反使晉召之乎

靈王名景

和戎五利言也

王者體華夷之辨戎可和耶帝王以全取

勝利果貴於五取

敬王名丐

伍員覆楚則父爲平王所殺員奔吳與申包胥別曰我必覆楚胥曰我必復之

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

以親賊義鯨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

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

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虞變定理蓋不

易此而蘇轍以員爲逆天傷義非也程鑑

覆楚復楚前見

伍覆楚爲父也孝也申復楚爲君也忠也

二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要各成

其是耳

吳晉爭長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

薛勝爭長吳晉亦爭長夫長豈爭可得耶

樊感守心心未之分野也景公憂之謂墨子章曰可移於桓公曰相吾之股肱

日可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

公曰歲饑民困子章曰君有君人之言三

果從三度

夫重吾相而愛吾民止一言耳而天變頓

消然則相固不當重耶何日忌月疑也民

固不當愛耶何日剝月削也亦無怪災異

之交作矣補

元王名仁敬

輕舟浮於五湖蓋與勾踐謀二十餘年竟

居遂云云

嗚呼人情易醉於榮利急流勇退古今所難范蠡之致高矣世之爲文種者蓋不少也補

考王名嵬貞定王之少子

續周官職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云云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徒復其官職抑末矣先儒謂周禮亦

周公未行之書曰續非也

恕念生平事業無一成就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又以不能編後紀乃

史記

更曰道原外紀劉氏

史談補卷之一終

史談補卷之二

古文楊一簡

上黨陳簡補

通鑑

侯自

按春秋左傳終於魯悼公四年是爲周貞定王五年也自是曠六十五年自此始爲通鑑何耶春秋以降諸侯相吞滅有之而大夫爲其臣印二言天子不惟同姓而侯其賊臣此春秋綱目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時周室衰微使獲虛器號爲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爲秦所滅

初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初命何病周也

晉之三家并髦其君瓜分其國正天誅所

宜加王法所不赦者周不能討亦已矣反

從而命之何耶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

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托始於隱公之意

耳綱目

豫讓

真義士致堂胡氏謂讓報智伯乃無新爲而爲蓋真義士也

與其滅族無遺之後爲報復之義士不若求地無厭之先爲極諫之忠臣

一豫讓也反君事晉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賈誼補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文侯與華臣飲樂天而命禽適野曰吾與虞人

不失其期可。不失於虞人之期不可。

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

三人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所得也五人謂吳起西門豹樂羊出侯爵李克舉也

可師者則舉為師可臣者則舉為臣卜相

者不可重舉師舉臣為賢者不可專舉

師不舉臣

殺妻求將吳起無人仕於魯齊伐魯起娶齊

是舉也起豈其官爵是食只求逞其技能

耳不知所厚者無所不薄故本以求君

之權而反以致君之疑技能之過夫何益

哉補 魏文侯使參差魯公孫大子受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

盜殺韓相俠累俠累殺仲子與俠累有

政刺客小人耳焉遷作史特著之列傳灑灑千百言不厭向非直書之曰盜千秋而下必有慕其豪舉而奔走之者補

在德不在險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實也吳起對曰云云

夫既知在德不在險顧不知在德不在險

耶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

烹阿封即墨是時齊幾不振王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萬家率臣陳懼莫敢

失治

言不輕聽事必暴賞以此賞功罰罪固可

矣但功宜惟重罪宜惟輕封即墨是矣

阿及左右嘗者不以泰乎

顯王名扁烈王之弟

齊威王實賢齊威王實賢田於郊惠王實徑寸之珠

楚王孫不以白珩為寶威王不以徑寸之

珠為寶皆知所寶在此不在彼也

四臣不過富國強兵之佐耳使易此而寶

孟子曰其所學將奕奕光四表矣直照乎聖巴

明主愛一頓一笑昭侯有敵祿命敵之日吾聞明主云云特頻笑

吾必待有功者

慎容固君人之儀朽服豈賞功之物耶

秦始皇井田更爲賦稅法

書始首變古也凡立法有變古爲民者

必書始若祇細日書法

井田上世良法自黃帝畫野分州歷唐虞

夏商周法始大備孰何人斯乃舉而廢之

又從而更賦稅之法變古之罪不可勝誅

矣細日發明

合從去連衡蘇秦立合從之說欲合六國以

國之交以事秦從衡二字就天下大勢

諸侯

從橫家誰者之說得乎曰蘇善於張耳蓋

合從之謀最爲六國父遠之計必求其是

則母亦連諸侯以尊周乎補

前倨後恭蘇秦謂六國乃強

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嗟乎

市道不在門外矣可爲太息也

屈平作離騷平爲懷王上官嬖倖之上庸大

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

之不能無弊故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

原之過過於忠者也補

倚門倚閭前倨後恭蘇秦於三惠而歸母曰

嗟乎母可謂女中丈夫矣齊幾滅而復興

則一激之力也足爲縉紳中食生志國

者規補

君王后不失人子之體君王于法爲宮大

親親衣食之興通而蘇秦謂女奇其

王后因女自蘇秦謂女奇其王后

謂智執子道於爲后可謂孝晚年當國事

秦謹與諸侯信使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又

可謂勇要之立身則當以教爲正也補

孟嘗君食客數千人名重天下

昔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厚遇之

君子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

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奸

人之雄耳書所謂通逃主幸淵藪此之謂

也司馬公補

公孫成諫孟嘗君人謂公孫成諫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有先人節節獻之成

何足高志揚也成以實對

孟嘗君

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

懷詐猶將用之况無私者乎詩曰采芣采

非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司馬公補

報王名延懷說

致士先從魏始魏昭欲得賢以報齊怨魏曰

事之止

魏自薦後而樂殺劇辛屈景鄒衍讎讐而

至遂以強燕何使魏能於孟子薦之則地

方百里可以王矣寧止下七十餘城哉補

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割地君

之國危矣韓宣惠王使兩川公申公叔爲政

樹黨臣有內云云

繆留之論不可遂以爲法也使所用而賢

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劄不虞

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

二三其衆乎意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

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君耳補

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

父趙君武靈王也其

太子不可廢而廢之少子不可傳國而傳

之趙君亦何辭以掩其失哉沙丘之及宜

矣尹起莘補

主父強趙之君雄蓋一世沙丘之變終於

見殺則廢嫡立少故也其禍始於吳娃耳

自古溺愛衽席若此類者甚多可鑒哉補

王蠋死節樂毅聞書邑人王蠋賢令軍毀重

人曰不來吾且屠盡蠋曰吾聞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殺死

齊王不用蠅諫可謂不知已矣而猶不愛一死以報之蠅豈倖倖小丈夫乎呼亦忠烈矣

補

相如全璧歸趙復請秦王擊缶

秦請以十五城易趙璧相如乃給璧還歸以

如往獻秦無償城意相如乃給璧還歸以身許命秦王質之秦趙會於渾池秦王請趙王鼓瑟故之相如請秦王擊缶不肯相如諍之乃一擊缶罷酒

秦欲趙璧非爲璧也驗趙之有人無人也

相如既完璧又請擊缶則秦知趙有人矣

知有人則圖趙有筭矣渾池之會安得不

爲長平之坑耶然則何如待秦當示弱勸

趙當自強

此論自龜山來予謂非也夫完璧固亡不

然且在且暮當不至始皇之十九年矣請

擊缶固亡不然且在肩臆當必爲趙懷之

慮矣英雄豪傑處危難之際豈可以儒生

繩墨束縛哉

補

田單攻狄不下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下也

單之心不恒是以狄之民不服人不可以

無恒信哉

遠交近攻

魏人范雎亡人秦說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

如遠交

遠交所以孤乎近也近攻所以風乎遠也

就彼言之殆亦知取天下之勢者○唐憲

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

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

後河東皆知難易之勢者也

補

趙括代頗將

括馬服君奢之子也從讀大書不知合變

秦以起易王說趙以拾代廉頗不待戰而

勝負之形見矣

洪容齋

毛遂定從

毛遂以合從爲楚非爲趙楚王唯唯

定從者毛遂也徒善說辭耳竊符者信陵

也乃能成功焉以是知處事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

魯仲連不肯帝秦

魏使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仲連止之

仲連亦可謂邁跡自躬者矣或責其知秦

不可帝而不知尊周又或責其不能止秦

爲帝此皆聞於當年之情勢而繩賢者以必不能也。補

公子竊符救趙公子信陵君無忌也因侯生謀求如姬竊符

鄢果竊之宋友推殺鄢果兵八萬人救趙

兵符可請不可計取也惟降在王不在公子也

昔人謂此舉背公向私忘君死黨自趙論之則爲功首自魏論之則爲罪魁

秦殺白起王雖與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

秦殺白起王雖與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

杜郵之劍賜長平之坑之報也

射書聊城燕將保聊城田單攻之不下連射書遺之燕將見書位三日自戕田

是舉也欲強秦以損秦耳即不肯帝秦之

心也○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行而從橫

之利不入於心戰國以來一人而已廣補

後秦紀

始皇名政母乃呂不韋姬邯鄲家女

築長城以拒胡秦滅義渠始於此

王公設險以守國長城之築是一策也然

可以備胡不可以欺塞要又在得人耳

北邊良將李牧備匈奴如日擊牛羊土習騎射

牧用兵邊焉若懦退焉若怯而養成三軍

之勇以全取勝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

勲也李西涯補

李斯諫逐客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

夫秦逐客非也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時

四結伏生鴻飛其舉客之中獨毛焦一人

餘皆可逐斯不能辨別且坑儒焚典專始

皇於不仁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補

荆軻刺秦王燕丹使之也

不爲萬全必勝之上計徒爲匹夫投死之

沒謀壯士一去不復還宜也○此論自溫

公來竊謂不然虎狼之秦不滅六國不已

燕丹深爲宗社之憂乃舉此謀向使匕首

得中秦王扶蘇必嗣慈善而仁未肯黷武

六國或存惜哉志弗獲遂豈非天乎趙補
鄉衍五德之運

帝王之有天下在得人心耳人心既得天
命自歸以爲五行相勝豈其然乎是故湯
之伐夏武之伐殷皆出不得已果如其說
則是以商之金克夏之木以周之火克商
之金湯武倚其運以爲放伐也豈其然乎
罷侯置守此後世郡縣之始

封建親親也罷之非也弗假事權可也郡

縣賢賢也置之是也弗用匪人可也○或

曰秦之罷侯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故爾

曰舜嘗以此處象矣天子使吏治其國

封禪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封泰山以祭天也禪臺山以祭山川也

封禪之禮古未有也出於管子之創言成

於史遷之漫述也文中子曰封禪其秦

漢之侈心乎蓋作俑於秦效尤於漢遂濫

觴於後也
求三神山不死藥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云云

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
壽耳故方士以不死術中之嗚呼天下豈

有不死之人不死之藥哉卒之山鬼持璧

捐餘淡丘向所謂長生不死安在耶山鬼張良狙擊始皇而侯之於飲玉擊之口狙擊

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疎乎曰欲報君讐之

急何暇自爲謀耶程子

魯莊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君讐而良以

亡國孤臣匹夫綿力伸大義於天下人之

能否相去豈不遠哉胡致堂補

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相尋而起

是祇祖龍之魄偕羣雄之心皆于房一擊

之力也編月斷補

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以諫地

長子國之儲貳也徒以一言不合即使遠

去秦之亡基乎此○或謂扶蘇以諫坑儒

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亡天道之報昭

昭矣雖然秦逆天禍民極其慘烈使扶蘇

昭矣雖然秦逆天禍民極其慘烈使扶蘇

不外出亦終必亡但未必如此之急也

山補

趙高計害李斯 子嬰殺趙高

趙高殺李斯惡分權也子嬰殺趙高惡專權也權人主之柄也臣下擅之希不失矣

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涉

長吏不可殺陳涉不足應諸郡縣為此者久被虐於秦急望救於涉耳

劉季斬蛇

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斷之

秦之虐項之暴即蛇之毒也季以寬仁斬

之虐秦滅項已兆於此矣

學萬人敵

項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學萬人敵

學至於敵萬人則籍之所以成其暴也語

云仁者無敵向使籍而知此則無垓下之

慘矣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

二世數論讓李斯斯懼乃阿二世意勸行云云

民苦秦法之酷久矣况此羣雄競起之秋

攻宜勸君以仁結之乃復倡為督責之說

哉孟子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秦而漢也宜也

補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良聚少年百餘人迫遇沛公場為數以兵法說

不遂狙擊矣方出豹略耳名雖說之以輔

季實欲藉之以報韓

項羽斬宋義

宋義留安陽不進項羽以秦國趙急宜疾渡河義不聽遂斬之

宋義遲留不進為羽者惟當啟告於主君

不可擅殺夫上將○義以一言幸中項梁

之敗而得卿子冠軍之名及提兵救趙略

無智勇之施向非羽引兵渡河趙城士卒

又有長平之難是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

數十萬生靈也

雪戴趙氏 補

攻守之勢異

項羽過秦險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詎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

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

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效肯以為非

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是

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與

胡補

漢高帝有天下之號也

高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人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

蕭何收秦圖籍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使何與帝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

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

勢以收效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遺書

以保治於一統甫定之時則漢之業當與

朱補

卷之三

下

商周比隆矣浦國朱補

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官室之盛

諸將不能不垂涎而何獨耳耳嗟乎何真

杞國之器矣補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

故以章吾多欲使人不備而將以求大欲

耳何以知之不曰志不在小乎

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防考可涉

簡則易從寬則得衆漢業之興寔自此始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

劉入關施仁項入關肆暴盛亡之機已於

此乎決矣○觀良噲咸陽之諫有功於漢

大矣羽坑降卒章邯欣縣何默默無一言

耶補

樊噲擁盾入衛鴻門之會事名實乃帶劍擁盾直入責各請有功無以應

嗚乎噲亦雄矣哉其氣壯其詞直季之脫

噲之力也補

蕭何勸王王漢中王以羽約使王漢中怒欲攻之何乃勸王云云

忍有濟而仁無敵於何之勸季之從見之

養民以致賢人何勸王漢中云云收州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養民以得賢王者無心也養民以致賢伯

者有意也君子亦論其世而已雖不得爲

王佐亦不失爲謀臣

張良燒棧道王遣良歸韓因說王燒絕棧道以斷沛侯金兵且示以無東意

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

無所歸乃始歸漢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

其用其此之類與補

漂母飯信後報以金

信有漂母見其饑而餵之

漂母特飯信耳信猶報焉漢祖且侯信矣

信顧房之耶

蕭何奇韓信

信與何語奇之因言於王曰請易得信清國土無雙

或謂何能識信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

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

惟何言能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

明也

房山劉氏補

王自以為得信晚

聞登壇之對也

後補

卷之三

六

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卒之無言不調

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

平邊之策彼於天下是非得失之故強弱

勝負之機瞭然胸中故耳

補

張良遺項羽書

王夫之謂欲得關中如釣止不敵東人以齊梁反書道之

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遣以齊梁反

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實得緩兵之上策

矣

補 事者任伐之事也

陵母伏劍

陵屬漢楚執母祖之母因使歸陵曰漢王長者無以我持二心遂死

陵於是失策於母子之間矣

母既被執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麻故事

以全母生視可輔則輔不然遠遁復歸於

漢可再不然漢業成母靈慰亦當就死以

報母何乃聚黨數年既不能全母於始及

被執又不能全母於終唉母誠賢矣陵得

無忍乎

補

董公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羽

三軍素

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

機括者三老董公也

公之說豈蕭何文墨

議論之比以子房帝師帷幄之間亦未見

有此大計仗義而西天下響應則董公力

哉

唐齊許氏補

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

三軍綱素為義兵倡此三代取天下之義

王何厚

呂君之說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漢方倥偬乃首建國本可謂知先務矣後

世遲回而不能決者左也

補

漢王昭洗召布

布背楚與河歸漢漢王方顯沐浴召布入見布悔怨欲殺布

白殺出就舍帳會飲

先倨之也者折服之也後恭之也者悅服

之也皆有爲而爲也○用不測之厚施不

測之恩類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

鼓舞一世也

刻印銷印

刻印銷印刻乳族良以爲不可放銷印

事再思則審言兼聽則明○刻印銷印僅

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

之無我

紀信誑楚

紀信曰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王出西門去信燒信

榮陽之圍信功大矣厥後行賞雍齒且封

侯而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或曰誑

不可以爲功也曰微服過宋非與

爲將反不如豎儒之功

誑微服信不如豎儒之功

劇微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鄒生

二也致信得罪於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

也利口之禍人有如此

論衡補

吾翁卽若翁幸分我一杯羹

羽欲烹太公漢高不以爲急有三可恃耳

羽慈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於我之父未

必忍殺一也楚勢食盡將中分天下時當

結恩於漢未必敢殺二也項伯陰結婚姻

在羽左右果欲烹必能力諍未必至殺三

也

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靖勸高祖假

兵於突厥范氏以脇父臣虜深刺之是臨

父臣虜且不可而况烹父分羹乎

背水陣

信擊趙乃使藺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

退則必死進則或生是故舍死以求生直

前以取勝也

韓信論兵法

破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信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

而後生且信非得素拊士大夫也

彼將背走謂可得而用乎諸將皆服

或疑信別有策不然後人效之相擠而入

水者衆矣曰信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後人躡其跡曾不知陷之置之親以身率之非使人死而已求生也

袁堂胡氏 特

韓信不忍背漢

其謝楚使也曰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其謝微相也曰漢王遇我厚豈可向利背義觀此言信於漢非不敢背不能背致不忍背耳噫信不忍背漢矣漢顧忍於背信也

史記

卷之五

三

鴻溝之約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

綱目書楚與漢約見欲和者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不言可知又書解而東歸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

尹起莘 補

養虎自遺患

王欲西良平諫曰漢有天下太半楚魏據今釋弗擊此云云

是舉也程子以不義非之余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常而定一爲世之經也張良之論欲雪前人之耻乃一變而

行一時之權也郭大有 補

信越失期

王追羽至固陵信越不至良勸王信於楚王越於梁於是引兵來

入趙壁信與耳晨猶未起至固陵信與越期又不至負震主之威者可如是耶雲臺之禽洛陽之鼎已肇於此矣

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漢追及之

田父豈誓於羽哉殺子嬰紂義帝屠咸陽坑降卒所遇殘賊雖田父亦熱聞亦宿怨矣既遇陰井不容不下石也田父豈誓於

史記

卷之五

三

羽哉

三傑

子房蕭何還軍霸上羽曰先破秦入秦者先封有功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自誅有功也

方形歆羨之言已生畏忌之心矣

田橫之客皆義士

致堂胡氏之言也

橫既得五百義士宜可爲億兆義主矣天下何有於漢高今聞五百人在島中皆自殺噫是聞也非實也

斬丁公

丁公爲羽將逐帝彭城西帝曰爾實宜相見哉丁公還至是來陽斬之活已者殉似失於忍矣忘君者戮則可爲

訓也。

張良從赤松子遊

良自以韓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

於良足矣願無入焉

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

非履盛滿而不知止耶子房托於神僊所

謂明哲保身者與

子房之志為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

心也惜漢力復韓讐良事畢矣然後托神

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本心故程子謂

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風非帝能用子房

實子房能用帝嗚乎有味哉

偽遊雲夢

人言信及帝用陳平計

以歸明無罪也且巡狩大典可壞乎開國

功臣可罔乎前以詐和而滅籍今以詐遊

而執信此漢之所以難伯也

高帝善將將

韓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御賢將以信御才將以智此善將將也信

有大功不忍悖漢不止才將蓋亦賢將矣

顧不以信御而以詐御謂善將將可乎

帝起亭長不學無術惟恐人勝我故與信

論將兵多寡政觀信意耳使信豪智豈能

明以君臣大分庶幾帝心釋然今乃

不惟媒一已赤族之慘是開後世人忌

才之門矣

大封同姓

帝德秦孤立而亡乃為大封同姓以填天下

漢王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盡

聚之京師盡殲於呂后矣

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

半苟簡一時流惠於後帝智不及此而良

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嗚呼惜哉

封雍齒為侯

良以上見諸將相與生中語

天下今所封皆親愛所善皆怨故相聚

謀反於是上封所憎雍齒為侯舉臣皆喜

良為帝腹心安有諸將謀反待帝見然後

言耶蓋以帝用愛憎行誅賞羣臣自危故

因事納忠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

諫矣司馬溫補

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為救雲夢之

失唐仲友補

擁筭迎門

五月初太公案今以人主拜人臣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云云

子雖齊聖禮不可加父擁筭迎門加莫甚

焉是故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筭迎

門而父子倫亡如曰親不敵貴則舜何不

北面誓駿哉補

綿叢

綿以綿繩圖之為習神處內用叢束其以束尊卑之准門管也

史記

卷五

主十一

惜夫叔孫生之為麗小也竊禮之榛杻諸

俗取寵而使古禮淪沒不振痛哉司馬溫公

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一時朝臣皆雄風

勁氣以至醉或妄呼漸可長哉過欲起朝

儀政銷此習耳故觀長樂宮成置法酒諸

侍坐無誼譁失禮者則通之力居多也補

蕭何治未央宮

上見其壯麗何曰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今後世無加也

是役也司馬溫公非焉謂孝武以宮室罷

天下皆何啟之冤哉何矣何為家不治瘡

垣豈其於國而顧以侈示非其情矣蓋何

雅知帝見秦官室便不肯還霸上故欲徙

都關中乃為此以投其心耳何其有不得

已者哉補

遺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從漢書也印帝初此舉而後中國大尊矣

帝王御夷秋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

威未聞與為婚姻也司馬溫公補

夫子婿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彼且殺父

矣况妻之父乎帝方厭兵而敬以一言之

史記

卷五

主十一

譏遂成千載之醜惜哉龜山楊氏補

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越廢

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告信反者乃令人殺謝公著曾獲罪信敬

信與籍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譏之也身為

諱之信之反帝殺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

罪也○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

矣何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

甚殺之者也

張翼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

仆越脇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

越之功多於信散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

地而項氏急是也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

功勲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

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樂布哭彭越布使齊還秦事項下祠而哭之更補以聞欲求其請就之乃得

嗚呼布可謂慷慨丈夫矣今誦其對帝之

言尚凜凜有生氣殊異夫柔媚以苟餘生

者此帝之所以屈也

陸賈新語凡者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漢世守成功臣賈其首乎新語未奏而帝

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而帝遂能尊孔子

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啟之也

樊噲排闥直入帝疾惡見人曾乃云云上枕帝疾惡見人曾乃云云上枕

閻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者噲見及此而以目前趙高之事勸之宜

帝之笑而起也嗟乎噲豈武人之雄哉亦

可謂識天下大利害矣

四皓羽翼太子東園公綺里先生

子房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其績尤偉司馬

公疑焉以爲若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

拒父夫帝之雄杰豈四叟所能抗大兵力

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

春秋深許首止之盟易有納約自牖之象

也致堂胡氏補

此事子房度不能得之口舌之間故於人

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

獨喜子房此着潛室陳氏補

安劉必勃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厥後王陵獨違白馬盟周勃却徇太后意

然則安劉氏者陵也非勃也帝遺命如此

可謂知人善任使乎勃後悉捕諸臣時呂后已崩矣后若在勃能然乎亦足以見

安劉非勃

惠帝名盈之高帝子

曹參違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靜民以寧志

高帝易太子何無一言諫於前呂后酈趙

王參無一言議於後參違何約束有如此

乎○曹參可謂能克已者參本武人攻堅

陷陣是其所長至於爲天下乃以清靜無

爲爲事氣質都變矣陳山陽

太后臨朝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臨朝稱制

此漢以母后臨朝之始則太后之專大臣

之殉互見矣曰帝崩子幼如何曰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古制也丘壤山

太后欲王諸呂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

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屢殺諸臣擅於用刑也況也刑非其刑乎

欲王諸呂擅於封爵也況也爵非其爵乎

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

亦不如臣陳平勃云云

自己然論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

崩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故程子曰漢祖

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非心悅誠服也

是以當此時無一人肯死節其後成功亦

幸耳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言哉言乎

致堂胡氏補

左袒右袒勃入軍門今日爲呂氏右袒

勃今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

川先生以爲此屬盡爲身謀非眞爲國家

也義心吳氏補

文

文帝名恆高帝中子乃潮嫪所生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

錢穀夾獄之間帝兩問勃俱辭不

大臣固不當親細事須當知大綱况錢穀

乃國之太計而夾獄亦國之大法

除誹謗妖言法

直言雖舉而秦之虛禁猶有存者曹除誹

謗妖言法則帝之廣開言路尤可嘉矣此

所以賈山有至言之疏而袁盎有却坐之

請也殷周而後可謂英英獨照者補

張釋之言膏夫利口

釋之便行登虎園上聞之能對虎園膏夫從旁代射對甚悉帝詔釋之拜爲上林令釋之謂膏夫喋喋利口

膏夫之對政諂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美材也安可目爲利口舍之哉不能啟帝黜

上林尉而反不拜膏夫之官賞罰大失其柄矣

勿軒熊氏補

犯踴當罰金

上行中謂得一人贖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云云

釋之論犯踴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關人主妄殺之端也既云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法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安得越法而誅

乎

龜山楊氏補

大臣短賈誼

上議以誼任公卿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紛亂諸事誼之

誼新進恃才者也新進則上大夫易忽恃才則上大夫易忌

斗粟尺布之誼

民有罪淮南王者曰一尺布二人不相客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

緣厲王有叛君之罪非文帝無容弟之量

文帝誅薄昭昭殺漢使者帝不怒加誅使羣臣表服往哭之乃自殺

是舉也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

焉蓋昭雖勇亦人臣耳安有人臣殺天子

之使而可道其罪哉

潛室陳氏補

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於意有罪當刑其少女大親帶上書帝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或謂古有肉刑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罪不可除曰今亦有斬首之刑犯者往往而是

何不自愛而重犯法歟除之誠是也矜不成人也○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姑

免斷肢體刻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止境山

拊髀思顏牧

上與鄧署長馬唐論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唐對曰尚不

如廉頗李牧爲將上拊髀曰定乎吾獨不得曉牧爲將吾豈憂何奴哉唐舉魏尚

人情大都寥然尊古而卑今彼魏尚亦顏牧之流也慕遠則遺近矣是故明主不借

才於異代

補

中屠嘉房都通

大中大夫通方愛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因房之

嘉爲大廷肅朝儀是矣帝爲弄臣藥國體

非也○有君如文帝則宰輔得以辱其幸

史談補卷之三

古交楊一

上黨陳簡補

景帝名啟之文

● 禮酒不設穆生去初元王常為穆生設禮及孫成並乃忘設焉穆生去

穆生昔與元王為友今與夷王為臣友可

責備禮酒於其主臣不可責備禮酒於其

君○嗟乎生直為存道哉茂之溫棄其不

足後明矣觀他日申公白生俱以諫獲罪

則生之敏達何如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穆生有焉補

未益以計殺是錯方今計獨有新錯上從之

帝應表益計固殺錯矣見獄公嘗獨不可

殺矣

堅卧不起軍中夜驚內相坎擊據臥主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假鎮靜之體以安士卒之心有能之將故

自爾爾

直不疑償金同舍有舍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其人意不疑因償之後同舍郎

臣求但已也又從而謝之有君如光武則

臣今得以挫及貴主不但已也又從而賞

之臣執其法而君不撓其法此二君所以

競爽於兩漢也孟世卿 補

真將軍建將軍局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勞軍至細柳莫一

有制之兵有能之將為之也○亞夫過於

守法幾於慢君矣使非遇帝之寬仁將無

及於難哉補

賜吳王几杖凡若者所以見而生杖老者所以倚而行

文帝此舉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俾繇由

已唐授藩鎮節鉞是一向姑息權柄倒持

於下子李田人兩事不可同日語楊龜山 補

史談補卷之二終

至歸金亡金郎大
痛以此稱爲長者

本非竊之乃無故以蒙污買金償之則矯

情以干譽○當時不有還金者千載應難

洗盜名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

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

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

張子房進於是矣五峯胡氏

亞夫爲將折吳楚之鋒爲相守正不阿乃

惡其鞅鞅以無罪殺之哀哉補

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班固贊也

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

之耳耳未有以教之也夫豈可與成康同

得美稱哉

武帝名徹之景帝太子

建元元年

年之有號始此事雖非古然別世代防奸

偽凡可以義起者雖自我作古可也山正

董仲舒對策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江一說漢成之

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

之誠此二條最有功學者學道之要致知

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

言及豈諸儒可望哉西一論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

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

皆好朱子

越有三仁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敬重焉

仲舒謂越無一仁當矣夫三子者將不得

爲忠智之士哉補

董子有儒者氣象河南程子言也

有稱爲王佐才者劉向有稱爲伊呂聖人之

耦者劉歆猶然弗確茲云有儒者氣象則秤

停矣

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質但摸索着道德

幾句矣

使使迎申公

趙絳為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之

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觀

矣

補山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帝問治亂之事申公云云

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為先賢主

必申教而不以辯口為尚申公之言當矣

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

致堂

微行栢谷

逆旅主人疑為盜繫之少年欲攻之

史記

卷之十三

四

帝

人君一身所係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

安可輕挑自喜効匹夫為耶向非生人極

奇其貌而止之帝亦危矣吁可鑒也

補

田蚡專權

每人奏事所言皆聽蚡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於吏已虛夫帝

亦欲除吏管諫考工地益宅上曰

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蚡帝舅也既折其權於官人又折其敢於

侵國故從此稍退不然蚡將為薄昭帝將

為孝文矣○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在

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官閣則亡帝以

蚡所用非人選相責成亦奚不可奈何欲

攬威福之權聰明有所不逮乃置加官及

尚書之屬自此薦引盡在左右侍從與其

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元成以後

歸國豎而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

也

陳氏李

汲黯開倉

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黯見河南傷水旱父子相食乃發倉與民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定國家者專之

可也帝贊而釋之善矣

史記

卷之十三

五

帝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對帝曰陛下云云

斯言也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靡不

然是故人君莫大於修身修身莫先於寡

欲○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必外

慕外慕則躬行有所不及必敗矣武帝外

嗜仁義之美而躬行力虧故治效遠不逮

高文然則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錢氏大補

連間謗句奴單于入塞

王恢韓安國議匈奴帝從恢議

恢亦愚甚矣豈有匿形致敵獲三十餘萬

人而不露者乎况自武帝繼統匈奴未有
犯邊之罪抑何生事邀功乃爾卒以罪自
殺宜也恢可爲後世開邊業者之戒補

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蘇王修學好
求四方書求銅鐵雅樂對三雍宮及詔
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兩而得事之中

漢諸侯王以百數率皆驕淫失道夫惟大
雅卓爾不羣河間王近之矣補

栗太子廢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冠
焉帝王之治復還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

再興耶抑斯人之不幸也司馬公
補

東方朔辟戟實太主見所幸貴珠兒董儂上
乃辟戟曰儂罪安得入上曰業已置朔曰
不可更置酒北宮引儂從東司馬門入

夫東方生滑稽之流乎何帝有如此舉動
廷臣都無一語而生獨慷慨論列淫亂之

漸其變爲墓斯言非萬世人主之鑑耶補

張湯趙禹深刻上使湯禹定律令務在深文
作見知法用法益刻自此始

武帝繁刑故張趙尚刻人臣舉事必稱上
意往往而是則主君貴審所尚哉

筭商車

商車前未有筭也罔利蓋始於此帝之梓
欽作偏曉然見矣

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欽與象
舉事也

帝筭商告緡鑄金造帛則已不廉矣顧罪
有司不舉廉舅氏專權毋氏預政不能諭

於道則已不孝矣顧罪有司不舉孝所謂
求諸人而不有諸己者

主父偃等上書主父偃徐樂嚴安各上書天
子召見曰何雅見之暇也

三人書大都止君生事與民休息鈞可采
也第上書者直借此以進身受書者直借

此以進士而後皆不用其言亦何益於治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齊分爲七國分爲六梁
分爲五淮南分爲三

一則鈞天子之恩寵一則削諸邦之強大
一舉兩得之矣

公孫弘布被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
位三公奉祿甚多爲此詐也

克儉亦美德也論者皆不滿於弘何多詐
累之耳甚矣士大夫不可一置身於不啻

之路也○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
相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

日詐不可能也

陸遠家布張銘

開東閣以延賢人

將上萬選功策弘於足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汲黯社稷臣也弘欲誅之仲舒王佐才也

弘又嫉之然則開閣延賢欲得何賢耶

大將軍有揖客

弘說黯曰大將軍重不可不拜黯曰云云不重耶

抗有功之衛青所以警喜功之武帝也青

聞而愈賢之則青不直武人之雄矣

不冠不見

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蹕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乃

爾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所尊非所任所

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無尊賢之

效也

呂東萊補漢書野史云汲黯初以汲黯為名

汲黯寢淮南之謀

淮南王謀反且曰大臣衛汲黯奸直諫難惑以非至

如說丞相弘等

后以黯為淮陽太守

直殷遠邇且可以銷豪奸之志則朝廷不

可一日無直臣明矣顧竟外補焉何也

渾邪王降

餐車二萬乘迎之黯曰匈奴時主而降何至敵中國以事夷狄遂止

迎之則耗財納之則亂華淡諫而帝嘉之

可謂聞言即悟矣惜暫明而隨晦也○王

者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迫其去使中國自

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

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豈非長策乎

林之奇

得馬為歌

得神馬於渾生水中次以為歌

不貴異物不作無益古人大戒也獻神馬

喜於納則貴異物矣使相如形於歌則作

無益矣

卷之三

桑弘羊三人言利

東郭履姓也咸陽其名見綱目解與僅弘羊為三人

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

自足供一歲之用奚必廣為漁取以足其

國乎

尹志平補

委三子以理財固取之盡錙銖矣事四夷

以耗財則用之如泥沙也

卜式助邊

式數輸財與官以助邊帝尊之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

武帝已極於黷武卜式猶為之輸財蓋助

桀爲虐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輪財於前所以要爵於後也○式之爲老氏之術與○

願出入禁闕

拜黜爲淮陽太守黜曰臣嘗有病力不能任事願云云

黜非重內輕外以愛君爲心也○大事記曰

黜去則漢朝無人矣○

錢文子

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

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

導建明諫止救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

史記

卷之三

損矣○

補致堂

顏異以反唇誅

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已而公卿大夫多誅諫取容矣

嗚呼異哉使賢人君子精忠不白志義不

申○嗚嗚而死湯散之也○湯禍賊不足道獨

幸武信而用焉惜哉○

補致堂

見寬謀最

寬以負租課趙當免氏恐失之輸租過不稅課更以量上會寬

寬詳於撫字略於催科卒之長於催科蓋

亦得於撫字也○

卜式諫與利○

上由是不悅

官既尊身既顯乃正言百姓利便則又欲

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補

鹽鐵病民○船病商○乃天下公議○又况舉

朝不言式獨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

之過得實於外者疾入諫○若式者不必責

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

補致堂

漢世得人之盛○

班固贊

董醇蘇節汲直霍忠故自徽徽其他斗筭

之器何足比數也者而猥云盛哉○

補

史記

卷之三

若有言萬歲者三

上幸樓氏聚中戲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云云

嗟乎○山何言哉○此雖臣下祝長生之諛抑

亦武帝好長生之招也○一時誑君之虛

語遂爲萬古祝君之實詞矣○

卜式請烹弘羊

早上令求雨式曰弘羊令吏坐市稱販物求利烹之雨

請烹弘羊○幸矣○第河南布衣以貴歷三公

富厚光華○大踰涯分○竊計希世邀名以稱

高位○商賈之道○奸人之雄也○雖然○君子不

以人廢言○可也○

補

公孫賀不受相

賀引并不受印綬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死矣

賀固不能擺脫相位矣與其發慮後之言

孰若為會後之訖

李陵力屈而降

陵請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單于驚召兵八萬餘騎攻陵陵戰且引

出師以少擊衆失律也敗師以漢降胡失

節也帝於李陵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

不欲行而救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

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為沮貳師

而為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好詐以致陵

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

于為兵而族陵家君臣之負略相直矣安

所稱善將將哉

司馬遷言陵無罪

論人乃爾紀事可知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遺綉衣使

上軍師吏吏民盜竊犯法山東盜盜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滂等之

傷財則害民民窮則盜起發兵以擊抑未

也

作沈命法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獲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文士皆死

法太重則上下相匿上下相匿則盜益多

嗚呼此病古今一轍奈何不慎議法哉

王賀陰德

賀捕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辭

嗟乎盜可縱耶以此稱好生而欲後世目

阜左矣

權酒酷

以木置水曰權謂禁民釀酒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備取利也

為鳩用兵之財乃專市酒之利武帝經紀

如此亦為造物笑矣

竟母門

上曰健所居錦堂任身十四月而生

人君動靜舉止不可不慎時皇后太子皆

無恙而命鈎弋之門曰竟母非名也是以

奸臣逆探上意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

成巫蠱之禍悲夫

司馬公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客多以巫蠱進

明上畫寡木人數千遂體不平江充云崇
在巫蠱上使治獄持太子意太子收充等
所與非人所尚非道以此買內變宜矣然
向非江充修怨亦何以至此充之罪烈矣
哉

太子自殺

太子匿泉鳩里主人家貧賈履給
之發覺吏圍捕因入室叩戶自經

太子之罪固可誅也自是以後武帝之痛
不可忍矣免其死易其位亞於藩侯如唐
太宗之處承乾始得○爲人君父而致太
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

太子

太子

太子

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
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
之才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
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
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公掖
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入也疑左右盡
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
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請上自
歸而從石德之計耳

綱致室
補

壺關三老上書

三老翁也失其姓素法十
里一亭置三老一人掌教化

是時上方怒廷臣無一敢直諫者而彼獨
慷慨上書數江充之罪曰太子之冤嗚乎

廷臣寧無愧哉

補

田千秋訟太子冤

上大省儒立拜千秋爲大
官爲歸來望恩之臺

千秋逆意帝有悔恨心故乘間開說否者
千秋爲高寢郎當追捕時何口噤噤耶與

其太子既死之後訟冤孰若太子未死之
前奏寬向使千秋繼三老一語帝未必不

太子

太子

太子

顯言赦之也噫

補

輪臺之悔

有司奏請速田輪臺起亭隄是援
帝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

帝至是春秋業已七十有五矣人情壯齡

猶可自強血氣既衰便難振拔而帝已往

之愆霧釋冰銷方來之咎雲蒸霞覆胡氏

謂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

專美於前信夫

補

非兒曹愚人所知

賜錫弋夫人死帝因人言
立子去母對法右曰性法

國家則主火母杜女主獨居驕寒留配
自來莫能禦不聞呂后不得不先去之也
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據春秋大
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者為漢
法藏之宗廟貴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
恣烏乎敢若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歆之耳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受顧命

（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體相須者）
也人君在位則賴以輔德佐治不幸主火
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此不易之理也今
受遺詔輔少主乃一切委之武臣是後大

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
僧移國祚其禍兆於此歟正袁山補
昭帝名弗陳武

傳不疑引經斷獄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
奔輒相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獄
不疑說春秋非是然處事應機不異於古
人矣河南程子補
杜延年勸霍光儉約寬和光納其言

杜周為孝武酷吏而其子延年乃論光修
孝文之政儉約寬和上可以延朝廷之命
脉下可以蓋前人之過愆易曰幹蠱用譽
延年有焉補

辯上官桀之詐桀父子與光爭權令人詐為
書室中有詔召光先冠冠首上曰將軍無
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
能蔽使得伊呂之佐成康不足侔矣李德裕
昌邑王廢王廢無度光廢之送至邸謝曰
臣寧負王不取負社稷願王自愛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
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
平勃任智術蹤跡疎昧○光素忠赤故武
帝倦倦托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大節可知
惜其不先審昌邑為人此則不學無術不
能知人之過耳起辛補
丙吉護養宣帝衛太子子進號史皇孫皇
吉護養曾孫特哀無幸出於不忍無所為
而為也觀後來不敘舊恩可見

嚴延年劾光擅廢主

素雖高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大哉延年之奏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日顯

光之廢主一時之權也延年之劾光萬世之義也兩得之

宣帝

諱衡之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

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

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云云

諸事皆闢白於已諸親皆根據於朝帝也始而謙已既而欽容光其亢龍也哉

光既誅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

廢昌邑王而權益重已致君上欽容誅上官桀而法益嚴復致臣下失色皆非善後計也

黃霸寬和

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

光尚嚴酷帝舉寬和蓋隱然有抑光之意

獄中受書

勝霸既久繫獄欲從勝受尚書勝辭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拔之

夏侯數武帝之失不宜立廟黃霸是夏侯之議不行舉劾且繫再更冬譚論無息兩

人抑可謂見道不以富貴生死移易其心

矣

補

霍顯毒許后

光妻顯欲貴其小女成君乃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飲后崩

顯弑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弑矣欲免於禍得乎史稱沉靜詳審乃至

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謝致堂補

趙廣漢鈞距

善爲鈞距以得事情聞里朱兩之始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

或謂廣漢不正本使民無訟而顧用術有是哉迂矣商周而後民豈復卧咭咭而起

吁吁哉管戈馬倥傯之際而責人不循循禮讓吁何其謬也

補

于定國治獄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嘗記一絕云民不稱冤獄訟平十公持法擅高名不知趙蓋楊韓死廷尉如何未得

情或問釋之定國優劣夫論犯罪踴盜環一於守法賢於處趙蓋楊韓不得其死者

遠矣

魏相抑世家去副封

抑世家因權盡歸霍侯也去副封因事先
白霍侯也杜所言可謂切時弊矣惜其假
許史以爲重不免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
道耳補

王成儻增戶口

王成勞米不包民印占人萬餘口賜爵關中後後言僞

此見宣帝良吏未盛亦見不能結聚名實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
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謙其一而不知吾之
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欺處

不害他大體也

蕭望之

丞相致仕自賢始

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書致仕何語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
見誅賢能翻翻鴻舉可謂過人達矣
能辭相固知進退之義第作相不圖轉還
之忠

抑霍氏

用許史請許延壽史貴之子弟也

方抑霍氏驕縱而即用許史子弟諺所云
前門逐狼後門進虎者此也

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雖譏深刻治獄之吏實風刑名繩下之君

齋居決事每季秋後請獄時上當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則變爲平矣

時治獄吏以刻爲自安之道而帝敬事乃

爾此刑罰所以中也帝可謂仁恕慈明矣

制定律令鄭昌上言今明主躬垂明聽獄將自正者圖後嗣不若制定律令

治法可常有治人不常有此制定律今意

也是故愚民知所趨避奸吏難干上下矣

霍氏之禍萌於驕乘

亦初立謁見高廟光驕乘上若有注刺在背

知霍氏之禍自驕乘時已萌則霍氏之權

自乘時當遏

威福人君之器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

及矣光又專大柄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

怨于下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

之哉雖然使孝宣專於祿秩賞賜食大縣

奉朝請亦足報德乃復任政事叢集積更

加裁奪致生邪謀豈徒霍氏自禍亦孝宣

成之也司馬溫公

馮奉世破狄車

奉世使西域會狄車王翁歸

發諸國兵擊之曰此說漢封蕭望之以節

僥倖以成事說激以取名君子不貴也擅

爲以典制矯制以興師王者不與也此一

定之法不易之論也○荀悅曰矯小而功

大封之可也矯大而功小誅之可也夫功

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

殺京兆尹趙廣漢

廣漢以私怨誅殺男子榮

御史掾驗廣漢疑丞相夫人侯待姬欲以

此陽丞相希惡之下廷尉史充生要斬

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爲當與世共惜之廣

漢賜丞相還矣然罪豈至死若丞相消平

忿心爲漢家愛才從百姓願其德度豈不

稱其位哉

劉致堂補

此非小變

計今年子翁殺父兄妻殺夫者二

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

形一切隱諱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

爲瑞以自見輔佐之應其視魏相爲何如

也

胡改室補

魏丙同心輔政

魏州丙吉也相

魏丙輔政其跡雖相違其實則相濟

賢哉二大夫

太傅顯廣與少傅文俱乞骸骨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二大夫有爲于時太

子年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概見殆不可

扶持教詔者也是以翩然而往觀其言曰

不去懼有後悔嗚乎此豈不賢于蕭望之

遠矣哉

補

趙充國請罷兵屯田

冠仲卿餘人允國度其

屯羌虜故田以收不費之利備羌虜舊邊

以堅不戰之守加以老成持重之人臨之

誠萬世制勝之奇策也

蓋寬饒以直言死

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意不滿宣

帝之用人行政欲改絃也家天下以傳子

孫官天下以傳賢聖意不滿太子之優渥

不斷欲別立也此皆所謂直言也○寬饒

本進直言宣帝却坐怨謗蓋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帝于是乎失人君之度矣

丙吉知大體

吉逢驛聞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行幾里或讓之吉曰民聞京兆所當禁方春未可熱恐牛行近害此特

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和閭死災理先務也而邈不介懷

牛耕而喘或勞而傷未必災理所致而引

爲已任輕重虛實俱失之矣尚爲知大體

哉

宋景濂

抄

奔閉閣思過

民有是前相與訟明廷舉傷之因開閣思過者自梅縣以田相勝

史記

卷之三

三

民不與讓已不能讓也反已自責知本哉

韓延壽以奢僭誅

延壽與蕭望之相許上不直延壽各令窮考坐棄市

延壽以循良擢升左馮翊財兩年耳乃以

望之相許小故即棄之市宣帝待臣下何

殘刻也

補

黃霸功名損于治郡時

寬和之著深協下情也功名之損不稱上

意也于霸何增損哉○吾觀霸爲雀事而

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也者大都賜

雀類也蓋人主嗜好甚不可偏一偏而前

後左右思以中之者紛如矣霸業已入相

而猶欲效前日之諛噫可愧哉

補

常平倉

用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議也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

新穀既升增價以利農舊穀既沒減價以

利民價常平食常足矣此法之最良者然

必得常平之人然後可行常平之法

以楊惲爲大逵要斬

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恤過下廷臣以大逵要斬

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

史記

卷之三

三

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

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

足以死乎

司馬遷

圖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夷狄賁服思股肱之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霍氏其女張安世韓增趙充國親相丙吉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尼十一

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未而擢之

圖麒麟閣功臣之虛名豈能威遠論麒麟功

臣之實績不可失倫

蘇武大節凜然乃真於羣臣之後何也

霍光不名

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乃竟使家無噍類亦寡恩甚矣即不名何以蓋其失哉

補

元帝

諱爽之宣帝太子

貢禹勤行節儉

諛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禹不以爲言而恭謹節儉乃孝元之素志也禹反孜孜言之何哉

司馬溫公

史記

卷之三

手

恭顯陷蕭望之

弘恭石顯也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爲明哲保身之計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二疏多矣

補

廣德從橋

上勸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車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

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乘輿則危就橋則安此正諫也用匪人則危用正人則安此諷諫也廣德蓋不止就事論事者惜帝之不能深思而自得也

衛向論甘陳功罪

國書劉向論甘延壽陳湯矯制伐匈奴也

鄧支殺漢使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固春秋之法也

尹起莘補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則未免以功利言耳誠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補致堂

史記

卷之三

手

成帝

諱豐之元帝太子

杜欽亦做此意

谷永陰欲托王鳳故對策白虎殿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傅陸之亂杜欽亦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

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于張禹孔光終于劉歆數子皆號稱儒者羣臣屬目天子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谷永杜欽對策而上以其書示後宮則不惟小人取媚于外感而天子亦取媚于嬪妃利色溺人一至此極宜其趨於亂也

補

劉向論王氏專權

書奏天子召見向謂曰帝

向也學極博洽心極忠精故言極切直也

上不能用亦盡其在我者而已

南昌尉梅福請收威權

上不納

南昌非近君之地縣尉非司諫之官目擊

時事言切時宜則近君司諫者或承之羞

矣

聖賢皆有名臣在側

上嘗游後庭欲與使臣

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時主乃有妾

妾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

上善其言止

嗚呼班婕妤之却輦可躋於古脫簪之林

矣惜帝之不聰不能終其寵也然則禍水

滅火豈天實爲之哉至於受譖之後求共

養太后于長信宮又有得於明哲保身之

道矣

補

鬼薪

一尋薪爲鬼薪○取薪於山以給

陳臣

劉輔之諫可謂忠直而帝昏於色乃反置

之刑以塞直言之路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朱雲折檻

故規里令雲上書願借劍斬方新

師傳罪死雲擊殿檻折呼曰臣得從死遂

此于游於地下足矣辛慶忌救上意檻

嘗謂史魚以佞屍諫朱雲以折檻諫折檻

檻則堂簾無所衛矣殺諫臣則社稷無所

賴矣雲意或在此

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爲少章既死獄不可

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慷慨切

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諫論並無采納

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

欲不亡得乎哉

詩致堂

劉向三十年不遷

上嘗問向爲九卿爲王氏

元成朝長幼尊卑皆非劉更生也則長幼

尊卑皆惡劉更生也三十年禍不及亦足

矣三十年官不遷亦宜矣○向歷事三朝

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良

之時上則正言機刺慷慨納忠下則官雖

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字周身無關

耶

胡致堂

殊方進以當天變

以災異守心也進自後上

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莊宋景
猶不可爲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
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
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

謂不知命矣

公馬通補

哀帝

諱欣之定陶王箕三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召入立爲太子

王嘉請久任

任官數月而退中才苟客求全下才懷危內觀

在百司可久任其職也在五侯可久極其

權乎嘉止言此而不言彼所謂不能三年

之受而總小功之察者

諫大夫鮑宣上書

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神諫官無聞焉宣

請黜董賢用傅喜何武辭語剴切可謂無

愧其職矣

劉友益補

王嘉封還詔書

上托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乃云云召諸廷尉

嘉爲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

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

不啻心腹嘉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

而不復亦何益矣哉此綱目所以深惜之
也起羊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

莽遣使奉璽書印綬迎

加身不受謂門人曰吾受漢家厚恩今老矣云云語畢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舍道勝實蹈焉

貞而不諛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遜不污

絕紀唐矣

絕跡也謂殊於絕遠唐林隱遺之杜茶也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安車迎薛方方謝云云漢悅其言不強致之

史記

卷之五

主

或謂薛方辭莽之聘可也稱莽隆唐虞之

德不可也孔子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孫

然則處亂世之奸雄政宜爾爾補

比于高祖兄仲

秀性好動孫仲常非笑之比于云云

以若所爲雖似季之兄求若所欲實似仲

之弟光武善藏其用如此

劉秀小怯大勇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怯可怪也

怯于小敵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敵者其權

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

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

於敵之小而用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

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易勝之也

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

除秦苛政光至河北除王莽苛政便漢官名

帝王之興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漢祖

入關除秦苛法世祖徇河北除秦苛政區

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豈偶然哉尹起莘補

鄧禹杖策追秀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新

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

賈復吳漢皆未之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

才此又高出諸士之上者以此圖形雲臺

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矣胡致堂補

馮異說劉秀秀曰光顧死無後居不飲酒因進說更始政亂百姓無家夫人久饑渴

易為沈懷宜分遣官屬宜布惠澤秀納之

異固識帝之微矣分布諸道宜惠四方則

又取天下之大機權也補

王霸水合王霸兵在後從者恐至津危霸

凡行師之道事事當有備在在察地形陰

陵失道楚隨以亡可鑑也是故淖沱之渡

不可恃忽然之天幸惟當尚必然之人謀

邳彤獻策議者多言西還長安彤謂舍此歸豈惟失河北之要路動三關遂止

光武若歸是安成業而臨不測也不有邳

彤之議安得有東漢乎此孟堅所以贊其

一言與邦東坡稱為漢之元臣丁未補

古之興者在德厚薄秀問輿地圖示劉曰天

以吾處天下不足定何禹曰海內數亂人

思明君猶慕慈母古之云云不以大小也

嗟乎伊呂之徒啟告其君不遺爾爾此二

十八將禹獨居首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無

貶辭也補

今反側子自安收鄭文書稱史氏與鄭文

天下大物非量淺器不宏者可舉向使光

武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詞

色左右前後誰不懷疑人心一摧河北且

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者也胡致堂

耿弇勸蕭王罷兵史始立秀為蕭王令罷兵弇請以義征伐天下可傳

機不可失也時不可再也為山九似可虧弇而天下大事可自取毋令他氏得之蕭王乃聽以河北未平

一簣之功哉弇之請宜矣

蕭王推赤心蕭王推赤心不白安王等各歸營勸兵自乘輕騎按行郡縣客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死乎

是舉也君子于是乎智蕭王矣卒能得衆

得國宜哉補

以赤伏符即位蕭王上尊號不許會稽生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季臣因復奏乃即位於鄴請

光武以赤伏即位有深意也民方思漢也

俗方信讖也此政因人心而復基祚之媒

也光武奈何遠之人之信讖愈篤則帝之

中興愈易光武信讖之意後人何足以知

之哉楊誠齋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秀末起兵復興漢室

褒寵卓茂上即位先使求茂茂時七十一歲以為太傅封侯德侯

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

堅陷陣之人方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

臣崔循良之吏援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

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

先務也司馬溫公

宋弘不諧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弘意主屬意弘帝因謂曰貴易交

帝曰貴易交弘則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帝

曰富易妻弘則曰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氣

拍天矣廢郭后進麗華者不有視面目數

寇恂屈賈復復郭后將殺恂恂不與見帝解之

誅擅殺者為法也避私怨者為國也恂則

得矣復母乃過乎

待盆子以不死劉盆子待盆子以不死

用馮異戰大破以威之得劉恭降不死以

恩之義之至仁之盡也收衆志復大業其

在斯乎

有志者事竟成

帝謂耿弇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是故無堅不摧

遠不可到耿弇卒勝張步有以也

封子密爲不義侯

彭寵者頭子密等三人後寵以帝封爲云云

伯通之叛命于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

相蔽宜各置於法而反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爲名夫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

不足勸矣

權德輿

帝幸太學

此後世人君立太學觀學之始

史記

卷之三

手六

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而乃首建太學

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世

學校修設備士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

室奸夫大盜環視九鼎而不敢動蓋權輿

于此歟

補

下詔慰馮異

人言異威權至重號爲威陽王上以章示異異懼帝以詔報之

不以人言起疑心惟以己意加溫語東漢

保全功臣賢於西漢殺戮者遠矣

光武拜諫議不屈

除嚴光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以壽終于家

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惟以故人待之從

容訪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方惜帝不及此

以年尊德邵之人不待以賓師禮臣而用

之宜光之不應也

尹起莘

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罷黜

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

譖譖以竭忠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

人主有疎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

之義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人莫窺其本

心也

方正學

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并省四十餘縣吏員減損十之五

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

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位員矣士夫之望

也况節位六年天下向平又常人增修文

物粉飾治具之跡而乃并國損員省膏魚

裕水牧羊豐草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

矣赫然中興宜哉

致堂

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食也

人君莫不憚于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

莫不喜于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于冊

光武于是乎不可及矣遂昌尹氏補

朱泚諫數易守宰謂若守宰數換易迎新相

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帝未其言

守令親民官也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妄費

拔佩刀以斷車鞅帝自紅羅冠光祿勳賜意謂東方朔定勿遠征不從

嗚呼憲可謂洞于觀火矣拔刀斷鞅又何

其雄也至于潁川盜起京師騷動而能悔

不用郭子橫之言帝亦可謂善補過哉補

三十稅一

人主不可有三十稅一之制不可無三十

稅一之心

貴戚欲手避二鮑趙王良貴戚鮑永劾之鮑

容貴戚之擅叱也親親也嘉臣下之抗直

也賢賢也帝蓋兩得之矣

郭伋諫用南陽人伋過京師帝問得失是時

古之聖王立賢無方專用南陽人者私也

後世往往而是夫爵祿豈市恩物哉補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帝以難陽令任延爲武

無失名舉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云云

嗟嗟延可謂忠矣今之善事上官以賈華

名而登清要者詎少哉此輩安可令任延

見也補

孔奮單車就道奮在職四年力行清議人笑

謂其清平今時貨運數滿竟則譁惟奮云云帝深賞之

夫財利何物而古今豪杰每每沉耽於此

奮躬清潔衆皆笑之藉非胸中有一段亭

亭自舉之氣其不爲所移者鮮矣補

龍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文戰

龍蜀未平之前恢復土地故有事兵旅也

龍蜀既平之後安戢人民故不言兵旅也

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朱祐等薦

大臣不當親細事以吏事責三公非也功

臣不用欲保全之耳是爲得之○功臣任

事果亦何負於天下而况冠鄧耿賈之流

文足締國智足謀主乃竟以功臣不用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體統已失故後世托孤不免政歸房閹終漢世朝廷之權或在母后或在外戚或在宦官或在武將非達端之不審耶

韓歆好直言無隱

上言及子嬰皆自稱天子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

史記

卷之五

四

人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

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

哉

司馬溫公補

董宜疆項

宜疆為韓陽令

人主能容臣子之守法夫然後朝廷之法

信而人主之勢尊

長者之言

帝問劉曰曰前令江表反風滅火後令弘農北渡河向至是日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臣不伐功君不沒善兩得之○歲有水旱

或祈而得或禳而去鮮不裕然自足以為

精誠所致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

馬援戒子

令其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也

少不知謹敩固當番戒老不知退休不當

自戒乎

蕙苴之諧

援在文比與苴諧苴車卒後有上書言苴車卒後

屍尚欲以馬韋表明珠文犀肯今牛車載

耶孰謂世祖明見萬里之外

史記

卷之五

聖

桓榮稽古之力

以榮為少傅賜車馬榮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云云

世祖息馬論道首舉儒碩而置榮三孤之

位固宜自崇師道使及門者厲其廉潔之

操千寵者杜其苟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

之緒以答崇文之休何蒙賜賚即以誇矜

亦可陋矣

補

登山以重親封玉牒檢

感會易之符赤劉之九會宗語也

三十年奉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

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

篤也

延平陳氏

桓譚非聖

譚言讖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良久辭出爲六安丞

作讖者果出于聖乎非讖者果誇夫聖乎

光武一代令主乃有此舉爲盛德累多矣

譚光武也

總攬權綱

權固不可下移智亦不可自用

武帝

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辛酉方自乃圖二十

援之功助不可掩莽之外戚所當懲○予

史記

謂此論非也義不當隱聖人猶自序其緒

卷之三

豈可以椒房戚屬滅烈丈夫之大節哉本

欲示公不知乃所以爲私耳

補

東平王蒼上書

諫帝之校獵河內

過者人所不見惟勇于改乃盛德之舉耳

帝去夏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疏而止今

春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旋背仲虺

美成湯謂從諫弗拂改過不吝若顯宗者

蓋于湯有光矣

補

佛教入中國

帝聞西域有佛名曰佛國遣使

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嗚呼自天地開闢以

來夷狄之禍未甚于此明帝爲人子乃崇

無父之教居君位乃容不拜之臣作中國

主乃黨外夷之人雖秦政之暴虐新莽之

奸惡不若是之烈且久也

丘璠山

鄭衆拔刀自誓

衆使北匈奴于欲令衆拜

衆壯矣哉何愧蘇屬國也故綱目特書

以鄭衆爲軍司馬所以華之者至矣

補

史記

章帝

諫太子

不聞澍雨之應

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對外

同日俱封黃龍四葉不聞云云夫外戚貴

盛衰不候覆故洗帝防懷不令在權密位

於戚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鑑也方

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

豈不大有懸絕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

德番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教之書足以

知義方家教之善也

雪嶺趙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范不棄夜作百姓有

中興太守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此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至漢末裴潛張奐其庶幾焉若祝良李固張綱獨以平盜稱則所遇之異也

孤雛腐鼠齊憲以威直奉此水公主園田舉人主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孝章謂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卒不能罪之則奸臣安所懲哉是故知善不能用知惡不能去

史記

卷之三

四

此人主之大戒也司馬溫公補

毛義奉檄

張奉義名往候之在檄通至以義字安陽令義奉檄而人喜動顏

色奉心雖之後義母死徵辟者不至奉乃歎曰貧者固不可問向之喜乃為親屈也

母在風當藉祿以為養母亡亦當移孝以為忠

和帝

諱肇之章帝第四子也

鄭衆謹敏

有心幾帝遂與衆定議誅范

竇氏根據遂生逆謀帝年才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勒兵收捕朝廷肅清官闈寧寔豈

不美哉惜于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位而帝

不與謀今衆得以成功開宦官用權之門

胎十常侍亡漢之禍君子所以悲之也

辭多受寡

帝策勳頒賞衆每云云帝出賢之常與議策或事官者皆刑極矣

賞以金帛固能辭多受少矣錫以茅土何

不辭尊居卑耶

衆後封侯略無孫辭老氏所云將欲取之

必故與之衆蓋用此術也嗟嗟以此為戒

而後世猶有封王如李輔國者

史記

卷之三

四

安帝

諱祜之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

三公

以災異免以冠職雨水災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勳

鎮撫中外發理陰陽固三公職也第是時

威官用事而乃悉歸罪三公可乎雖然為

三公者職思其憂苟志不獲行挂冠而去

宜也顧為列位而復云權非在我謬哉

楊震四知

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遺震曰故人知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以私報舉主則人非茂才可知以私汚門

庭則素非清白可知胡可泉之駢

黃憲德量

黃世貧賤父爲牛爲馬叔陳遵袁閭郭公推重

叔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

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

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者也

朱

○叔度固有量者苟陳衣郭推崇太過

此風一起互相標榜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順帝

諱保之安帝太子也

談者以爲失望

南陽樊英嘗言三山望時不起帝復錄之成書之而無肯云云

史議補

卷之三

四六

達而失望窮而無實也少有學行名著海

內然乎否乎

聖賢居身之所珍

李固說黃瓚謂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云云

夫聖賢居身之所珍時中而已若不夷不

惠將母子莫乎聖賢方以是爲惡而云珍

哉亦足見固非世之大儒矣

補

趙苞王陵徐庶處母得失

陵失庶得不假言苞爲遼西守舍母全城

固盡乎職矣終失之忍也○楊誠齋曰楚

有直躬其父攘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

謂其直于君屈于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問其故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君子以爲孝而舉之由楚人觀之公莫大

焉由魯人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殺

私者見舉何也孟子曰子所厚者薄無不

薄也人能薄其父則君何有焉是以君子

殺之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是以

君子舉之信斯言也苞讀之當愧死矣

史議補

卷之三

四七

孝廉限年察舉

左雄上言請自今年歲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但當論器識不當拘歲年

孝廉聞一知幾

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詔之對曰詔書云有如

顏回子而拘年齒左雄詔曰顏回聞一

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

徐淑以類于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

知幾詰之益失其義第自是牧守不敢輕

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則雄之力也胡氏

謂雄奏養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信夫

補京師地振國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上以爲第

李固對策

京師地振國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上以爲第

嗚呼周覽固策豈處士而盜虛數者哉固

嘗謂黃瓊弘此遠謨蓋自道之矣固是漢

儒中之徽徽者也迂生乃責其忠而不智

吁丈夫義氣激烈又何畏此隆隆者哉補

張綱埋輪遺八使分行州郡此綱等受命之

狠當道安問孤運送効素大將軍無不

不除皮膚之災欲拔腹心之病綱蓋知先

務之為急者惜帝之不能奮乾斷也

單車詣嬰門時疾嬰冠帶膝關刺是中傷綱

至誠以感之善諭以化之賊亦有人心者

宜乎自降矣

二天蘇軾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說酒

日今安蘇軾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姦也賊也業已獲罪于在上之天矣顧欲

禱于在下之天能免乎○章蓋欲借以警

衆故舊之恩恐不如此後世小人之薄于

故舊者辭不以章借曰君子無作偏哉

跋扈將軍贊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日某日

幼主既發惡惡之言近臣當輔去惡之意

則不至于弑逆矣近臣李固

桓帝諱志之肅宗曾孫初封蠡

八龍荀爽有子八人並有

荀氏八龍慈明無幾夫以無幾之慈明尚

黨董卓他可知矣烏得為八龍哉慈明荀

今日乃得御李君李膺字元直

但自喜其得為李之御不自愧其不為李

之徒

崔寔政論寔以獨行舉諸公車稱病

漢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可矯一

時之非難為百世之訓也

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案察冀州登車攬轡

肉不能澄清關寺外徒能澄清郡邑未矣

劉寵一錢寵為會稽守後徵有五六老吏自

明府下車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

有過寵祠者題一絕云劉寵清名舉世傳

至今遺廟在江邊如今仕路多能者也學

先生棟大錢誦此可發一笑

三空之見

陳善謙曰安平時游歐宜有鎮見今有云云謂田野躬延倉庫皆空

憂深哉番之論也使帝留神省覽漢其振

乎悲夫忠言之委于案牘也

精

李郭仙舟

李南郭於九年而濟泉濟泉之公馬

美哉李郭之同舟也千秋而下可想見其

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槩矣第林宗

退能保身元禮進歷黨禍趣有不同也

化陳元爲孝子

仇含爲南亭長民有陳元不孝者親到元家陳人倫元惜

史籍補

卷之三

平

即

取其人于庭化之可也奈何造其室免家

喻戶曉耳提面命欲人人而化之日亦不

足矣

三不惑

太尉楊秉自謂酒色財也

嗟乎古今英雄豪杰墮落于此中者詎可

指數史稱秉清白寡欲明明乎非自矜矣

士大夫不可無此識也

補

由是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起矣

初帝爲太子侯

受學于并陵周福卽位權歸向書籍同郡

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誑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

客互相譏謔遂各樹朋徒由是并陵云云

更相標榜之名立則更相結黨之議起矣

是故君子處亂世不能明道以濟時則當

括囊以免禍

皇甫規耻不得與

皇甫規名賢規自以所乘皆名賢規自以

皇甫威明其真豪杰乎自薦以平寇虜忠

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

以代已職辭且讓也第黨人固豪杰矣然

亦豈必入黨而始爲豪杰耻不與非也

史籍補

卷之三

王

滂母慕名李杜而不哀子之亡融母樂死

張儉而不戚家之破習俗之偏婦人且然

無感乎規之熱中也雖然自謂豪傑而不

能挺拔于流俗則亦不謂之豪傑矣

平原無黨

即書下寒餉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無

周子曰殺人以事人吾不爲也史弼近之

靈帝

諱宏之肅宗玄孫解渚亭侯長子桓帝無嗣實太后立之

陳實爲宦官殺

實與武泰謀宦者曹節等殺之

曹節王甫竊弄神器陳實同心戮力勦除

好境其勢易矣而身敗功頽貽國家患者
幾事不密而禍成于猶豫也張英北州人
豪不能收爲已用使逆賊得以欺而使之

豈不惜哉

楊龜山

張儉望門投止

補亡命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客

儉何修而得人之深至于破家相客而不
顧哉良由風俗激烈人尚虛名焉耳吾獨
疑夫史文無貶詞先正無非議豈詭異之
行亦足以欺君子抑其過深惡極而不足

責耶

鄭九

史書

卷之三

王

申屠蟠見幾

初范滂等非訃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嘆之

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
欲以中音救之撫應蛇之頭踐虎狼之尾

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不亦悲乎夫惟
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卓不可及已

蟠絕迹梁陽之間自同儕人局

呂強請赦黨人

既辭封都卿不妄爵爵也又請赦黨綱不

妄罪罪也不謂宦官貪酷之時乃有呂強

之賢乃爾○終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

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

補

開郎賣官

二千石二千第四百石四百萬其

今長隨縣豐約有貴富者先人貧者到官倍輸又私賣公卿二千萬兩五百萬

寡欲無求帝王盛德故天子能爾斯公卿

大夫士化之朝廷清政事治矣靈帝好貨

至開西郎賣官尚有體統有公道乎曾不

五年散于大盜所謂倖入倖出可爲來世

人主之監也

補

史書

卷之三

王

月旦評

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號云云

子貢方人孔子且以不服警之况劭乎是
故好議人長短馬援以是戒兄子也

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奸雄

世云二操專而去

爲治世能臣者必不肯爲亂世奸雄爲亂

世奸雄者必不能爲治世能臣劭本謂操

爲奸雄而以治世能臣先之蓋劭之論劫

干操非所以論操也

銅臭

崔烈本冀州名士呂布入錢五百萬爲司徒烈問子外議云何曰人嫌銅臭

烈蓋鈞采華名中未必有也不然士君子立身千秋競爽者果得之榮膺失之澹寞耶帝開私門而士風損壞亦可羞矣固知一頓一笑明主慎之良有見也

鈞也許父之過夫豈知凱風之不怨哉大抵桓靈之俗以口舌相矜術以譏訕相攻

擊故子亦不讓其父如此此天下所以大亂也

史記補

卷之三

王四

亂也

李西莊補

董卓申理黨人

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實武及諸黨人復爵位權子孫

欲掩諸惡姑行一舍用以收人心竊國柄

也豈誠心直道哉田氏厚施王莽下賢皆

此術耳

申屠蟠笑而不答

蟠得微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卓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

處士之名矣

尹起莘補

嚴帝諱協之靈帝中子也重

以荀或爲子房

或荀淑孫也聞曹操有雄略乃從之操大喜曰吾子房也

操以或爲子房則或以操爲漢高乎知而

事之不仁也不知而事之不智也

或勸操取兗州

河清天下要地雖受漢猶易保是將軍關中河內可先定

或策操以深根固本之計蓋知操欲安漢

而不知操實欲篡漢也

華歆降

歆爲豫章太守孫資世居江取之因使虞翻說於孫資

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

史記補

卷之三

王五

節此寧所以騰芳千古而歆不免貽謗萬

年也

補

羽報效曹操

策馬刺良酬厚遇也權術也歸心在備重

大義也其情也○備方委身于紹而乃殺

其將以報操使移怒于備不亦危哉羽之

見亦疎矣

劉友益補

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

細子也

紹業已敗亡不足齒矣而幼子襲州長子

出也。猶章章道之者，豈以見譚尚、交攻之由，蓋爲後世廢長立少者戒也。補

自比管樂

現邪諸君居襄陽隆中，自比管樂，野人莫之許也。

管樂之事，君子羞道之以其知有燕齊，不知有王室也。亮以二子自比，宜志慮之所圖，功業之所就，止于一蜀耳。或以爲亮忠于備，卽忠于漢也。吁！無獻帝，則可獻帝在上，則不可。陶九

吁！此依陳壽爲論，予謂非也。孔明可亞于

宋

宋

宋

伊傅而以管樂自比，謙志耳。故昔人有目爲三代之佐者，有目爲一世之龍者，有目爲天下第一流者，卽仲父才或相當，而德不逮遠甚。又何有于殺哉？日謙也。

濟大事以人爲本

備過東陽州人多歸或曰宜速行保正陳備云云

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願，情感三軍，應赴義之士，甘與同敗，終濟大事，宜哉。補
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操不存，松怨之，歸

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數十年之內而棄之，俯仰之頃，可謂智乎。補

蔣幹往說周瑜

之也。

周瑜終不肯背吳，固全小信矣，乃不知輔

漢則失大義也。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璋遣正迎備，正至荆州，說備取益州。

士爲知己者用，是故法正取益州之策，不

以獻璋，而以獻備也。

荀彧死漢

操軍向滎陽，或以疾荀彧死，操遂欲廢而卒。

或明炳幾先，無遺策，獨不知曹氏之心

哉！初欲立功，故不擇所事，後悔失節，故不

惜所生，吁！亦晚矣。盧尚

范曄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東坡謂或才

似子房，道似伯夷，而司馬溫公亦謂或功

不在管仲，後且仲不死子糾，而或死漢室

其仁復居仲先，予謂非也。朱子云：或議

論本末，未見有扶漢意，又據本傳，或乃唐

衡之壻則其矢本心久矣嗚呼確哉備
備還璋于公安

劉焉乘間據有益州偃然不臣之心蓋漢
賊也璋以尊息聞弱復盜王土此而不誅
漢室將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紆漢室
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何負義之有補

陸遜稱式佳吏

表遜在蜀人民遠歸稱式補曰式白君而君爲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故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權曰此張者傳人不能爲

此可爲萬世朝紳法也士君子游于無競

史記補

卷之三

手入

共成其是已耳最不宜負氣不相下激而
爲變也漢之南北部宋之洛蜀黨政由不
能操遜之心耳補

呂蒙襲關羽

孫權漢之賊子也關羽漢之忠臣也蒙也
佐權所事非所事矣襲羽所殺非所殺矣
士別三日刮目以待不如所學何事耶未
及封而逃亡天道昭昭固應如是
呂蒙爲襲取江陵計而綱目書曰權使羽

死于潘璋手而綱目書曰權遜斬之時劉
孫同仇討揚而權乃自相攻擊遂使鬼蜮
得志勝勢益張書法云云所以著其無聊
漢之心有助操之惡也補

昭烈皇帝

名備字羽人景帝于中山靖王之後及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諡曰後漢

陸遜敗漢兵史記補

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
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

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

史記補

卷之三

手九

自來矣史記補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此數語乃孔明出廬真意終始不變者視
曹操篡逆奸邪不啻糞壤如龍如鬼之辨

蓋決諸此補

後皇帝

名禪昭烈帝太子亮備遺囑復曰公天

七禽七縱

亮備遺囑復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主幼國疑後雍關孟獲乃于益州境內爲
此不軌稍加寬宥有何以警餘乎故七禽七

縱非特示威于一人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爲之兆矣氏語

長江限南北不至江見波清湖湖漢曰

長江雖有限至仁則無敵

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司馬懿謂亮出武

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

大都耳耳補

亮分兵屯田蜀父驢之基也耕者難于灌水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無復憂

史記

卷之三

二十一

養吾兵使之銳老魏兵使之疲也○孔明

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兵入他人境久住而魏不敢攻雖居而民無所苦三

代之兵若時雨庶幾之矣胡致堂

孔明食少事煩懿謂孔明云

孔明之死年才四十非坐多事以傷其生

乃天意不祚夫漢耳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陳壽謂孔明也

亮征孟獲七擒七縱之獲曰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卒于渭上仲達接其營壘曰云

下奇才也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稱焉

則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謬也

廖立李平恨亮死亮死立平并遣

昔夷吾奪伯氏驍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

子難之亮使廖立番泣李嚴致死則豈徒無怨言已哉然則自貶管樂傳謫志也

亮于二人素所推許使其未死必不終棄此二人所以痛恨至于殞命也亮西

仇國論是時魏數出兵蜀人悉苦無所恃仇國論之

史記

卷之三

二十一

以魏爲漢之仇不若以魏爲漢之賊○周

之論當矣然用兵以討警賊非貪忿私欲之舉也向使置國賊不問縱苟安寧無耻

乎故雖難敗亦樂縉目所以無貶詞也補

竹林七賢應郡韓康東留阮籍籍兄子咸河

劉伶特相友嘗醉竹林七賢皆崇虛無

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爭事放

嘗觀山濤場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

醉曹爽之召都督武之婚稍康得養生之

道絕選部之舉此皆名義所闡不可概以
酒人易之也咸秀伶雖碌碌無奇而值魏
晉篡亂之日悉托飲以自完亦瞻于周身
之哲矣若乃王戎嗜利直商賈之流耳顧
亦號達焉何哉

父子荷國重恩

艾斬諸舅瞻子尚云云竟與馬同降而死

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

彼爲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愛亮亮可謂有子有孫矣

史記

卷之三

本三

譙哭于昭烈之廟

北地王譙曰理府力屈國

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

帝不聽譙哭云云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是時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竭力死守

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

社稷之義譙諸人又輕以國子賊其視

譙曾大疑之不若矣嗚呼有子如此不能

蜀漢亡

世言昭烈之漢卒爲魏所滅愚謂魏何能

滅漢之耳蓋司馬氏本錄錄無他長

托身曹氏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二國

既弱然後取漢以取魏取魏以取吳故司

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

隨之矣魏亦何能取漢哉

祥獨長揖

太尉王祥司使何曾司空荀爽共

而拜祥曰安有天子三公可執拜人者乎

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

說者謂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恬不知耻

亦刻于祥矣予觀顗拜而祥獨長揖斯其

胸中豈無涇渭哉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

然則祥即抱誅昭之志奈獨智獨力何

傳玄論士風

玄以魏末士風頗敝乃上疏請

虛靜之士以養

欲正民俗先正士風此有國之首務也

豈有耽人羊叔子哉

陸抗遺羊祜酒饋之不

威藥與之抗則服之

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然康子饋藥孔子

不敢嘗羊祜與抗分在二國相得何如兩

人縱使祐無殺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

免宋

焚雉頭裘

程國廟雉頭裘主焚之于殿前

漢文却千里馬下詔止于不受千里馬固

無恙也晉文輒焚雉裘于殿前矯情干譽

耳平吳之後如今日乎

墮淚碑

祐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云云

羊祜晉室一臣耳卒之日君悲之民悲之

邊士悲之以至行道之人無不悲之晉室

有此人

宋之干

本甲

祐致

有此人物其晉室之翹楚乎

鄒湛稱其德冠海隅道嗣前哲武帝稱其

經緯文武蹇蹇正直併以當時行事之跡

觀之真有足感人者矣

史談補卷之三終

史談補卷之四

古交楊之

上黨陳 簡補

晉紀

凡科漢末迄魏晉之詞也

世祖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司馬昭之子昭之孫任魏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

竹葉引羊車

帝與平吳郎事遊宴狹庭始將入常乘羊車連念其所之至便戶鹽汁酒地以引帝車

嗟乎抑何其荒于色如此人主一身妖冶

滯前寡欲清心猶恐伺其隙而惑之况乃

爾耶是可為萬世宮闈之鑑

王愷

宋之干

補

王愷石崇鬪富

愷為盜臣致富崇為貪吏致富皆為富不

仁者是故不可驕也矧可聞取愷絕崇滅

卒死于富宜矣

是非久自見

問充老病自憂謹傳從子纘曰是非云云不可掩也

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所固有

故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謹傳則是小人之

心未必安于為惡患在人主不能懲叛反

崇獎之耳 補

孝惠帝 名衷武帝太子

徙戎論 太子先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逐其類乃作云云以晉朝廷不能驅

徙戎之論不行亂華之禍難免矣○劉淵

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猶也而居上黨姚

弋弋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

容鮮卑也而居昌黎

錢神論 權在臣下貨弊公行急變作錢神論以譏之然亦不能救

錢弗神人神之故因而神也然則錢能自

神哉不者何神于辯獄之延賞不神于阿

堵之王衍也

賈渾不降 漢主滿使喬胎冠西取介州今渾不降殺之將納其妻宗氏氏

渾可與語修身齊家之義矣守節不屈于

虞見夫有不事二姓之忠貞潔不污其身

見妻有不更二夫之烈稜稜舉節義成

雙為風化之勸弘矣 補

孝懷帝 名曜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者三人而已錄其一也

三窟 王衍為司徒掾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衍自以為三窟云

東床幽廢之時衍當伸大義以救之而噤

無一語及為三公所歷禍亂亦多而又不

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冀脫禍敗乃

卒死于排牆之下乃知墻之為實窟之為

虛也 補

江左夷吾 桓彝避亂過江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顯曰向見第夷吾無復憂矣

管仲能舉青淄之衆以匡天下之難王導

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腥然則導

有規于夷吾多矣 補

新亭流涕 諸名士宴新亭顯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云云

與其感時懷土對泣于新亭孰若同寅協

恭共復夫舊物

納賢愧賢 漢主聽立劉娥為后因起殿東元達切諫聽怒命斬之任顯救不聽

劉娥一夷婦耳乃能絀情節好使主無殺

諫臣之名披其手扼抑何痛婉可思也此

豈尋常竿黛有流可愧死晉氏後宮矣 補

運甓

甓在州無事勤運百甓于外暮運于甓內或問答曰方致力中而欲甓勞耳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惡用妄動以

自疲耶

義士貞女劉曜居北地獲梁繡曾充請曰得

晉俗淫僨學士賤名檢破節信而乃前有

賈渾夫婦後有梁繡夫妻高風勁氣扶宇

宙而泣鬼神足愧死朝紳矣

中宗

名唐宣帝曾孫張邪王觀之子初為安東將軍應帝選官乃御位于建康

王與馬共天下

劉劭誅事機政變從子弟布列國要時人謂之云云

惟其始也王共馬之天下故其終也王叛

馬之天下

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

以王敦之反也

敦反導不能無罪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出

奔其弟穿弑公于桃園書曰趙盾弑其君

夷曠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

曰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殺之遂族解敦

之反導不能防于始又不能止于今以看

解事論事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敗不能

贖也

蕭宗

名紹元而長子

陶侃檢攝無遺

侃復鎮荆湘終日欽勝危坐軍府晏事檢攝無遺不少閑

晉俗之弊在于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

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為晉俗所移賢于王

導謝安遠矣

賴有此耳

勸使人讀漢書問勸食其勸立六及謂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夫以漢高之智豈不石勒若高帝居利害

之中故其智如彼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

智如此蓋當局者昏而旁觀者哲也

皮裏春秋

桓帝嘗謂褚先生曰李野有皮裏春秋

褒貶在內人何由知

臧否未形論何由定

雖然此寔居亂世而保族全身之道也

倉無儲穀木無重亂

導輔相三世乃云云

導簡素寡欲乃爾今之居華廡為子孫作

馬牛者可勝齒哉且東晉中興導功居多

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輟憂周顒聞其志復神州而收馭然則導寔晉室之英英者哉種

天下事去

廢治周顒卿卿之命會稽王顯道漆書曰足下法誠即時之廢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微辟以養穀譽而昱等不能鈞深燭隱反崇獎之

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遂引以退爲進者也故一得昱書于于然而來矣種

捫虱談世之務

北廟王猛聞溫入關拔爾

見之捫虱云云旁若無人

方

猛以世務不足爲故捫虱以談之顧不仕于晉而仕于秦毋乃悖當世之務乎

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

溫謂猛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云云

王猛來見桓溫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

傑未有至者夫三秦豪傑非猛而何朱子

如玄德遇孔明

聖與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乃云云

孔明三代遺才王猛豈其儔匹若論玄德

之信任則堅實無愧矣

沈勁志欲雪耻

勁以父充死干逆則志欲雪耻

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

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司馬溫

王猛取洛陽

初燕人許都虎守以西洛秦攻

秦雅有謀燕之志所忌者慕容垂耳及垂

西奔則何憚而不奮矣所謂一士止百萬

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有國家

者可棄才以資敵哉種

孫盛春秋

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怒責

其子謝請改之謂妨頭失利事也

直書時事乃史臣之體而溫乃惡其切直

止使不行欲蓋彌章矣雖然孔子筆削魯

史尚不肯苟以示人而盛顧流行四布豈

全身衛道之策哉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溫恃其才略位

溫亦知以忠爲芳以逆爲臭也夫既以忠

爲芳即當忠焉以流芳夫既以逆爲臭則

勿逆焉以遺臭何不乃爾耶

孝武帝

名曜簡文帝太子也

王謝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王坦之謝安

方溫入朝都中蓋以詠王謝爲誡比至坦

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而安從容就席坐

語移日多所規諷然則衛晉室者安也安

蓋有弘濟時難之識而坦之何與哉

不廢絲竹

安好聲律善吹之候不廢絲竹士大夫多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諫

式曰中書之好樂東山之勢妓與郭子儀

史記

卷之四

八

窮者極欲之意同皆有爲而爲也君子曰

何必乃爾心苟無私何恤乎人疑

正朔相承

猛疾對至第問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云云臣死後願勿國晉

斯言也猛蓋深明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

哉猛負高世之才不得已仕秦而其心悵

倦以中國生靈爲念故仕夷者以死書而

猛獨書卒嗟嗟蓋原其心也

尹起幸

小子死已晚

知起幸以父簡忠干晉不令疾人死後若哀婉害餐食可呈此情果疾門人呈箱皆與溫往送密計遂怒云云

起本不足齒而能慮其父哀惋成疾故自

暴其身後之惡以止之其志亦足憐也

安與玄圖棋賭墅

安與玄圖棋賭墅安與玄圖棋賭墅安與玄圖棋賭墅

秦兵已壓境而晉相猶閑適所云臨事而

懼者似不如是○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

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

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冥之也堅以秦

臨晉何啻太山之于一卵人人自危而安

石獨否則明之者也使如史稱安石而矯

情則與玄賭墅必不能勝玄宜勝而負安

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

晉師淮淝之捷

玄破

肥水之捷蓋亦有天幸哉不然何草木人

形而風鶴王師也堅謂大江之流投鞭可

斷而今乃狼狽如是兵驕者敗堅之謂矣

惜乎晉不能乘此時挽吳江之水以洗開

河嵩洛之腥而徒徘徊于堯豫之間也

過戶折屐

安得驛書知堅敗方圍基驛書置於上無言色客問徐答曰小兒輩

途已破賊閉關還內
謂戶不覺畏之折

別墅園基矯情鎮物也過門折屐真情發

見也

毛氏死節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爲其所

嗟乎毛氏一夷狄之婦耳而終綱目稱婦

人死節者亭亭獨峙焉豈不烈哉予觀羊

氏以中華帝王之配下匹于曜且鄙晉而

媚曜爲丈夫何其無良也心甘一死志不

二天若毛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誠爲

遺臭萬年矣羊氏惠補

長星勸汝一杯酒長星見帝惡之舉酒云云

天變之形其應甚速故自古遇星變聞有

恐懼未聞有戲豫者秦主生謂太白爲渴

入井而晉孝武勸長星杯酒何其不知修

省也非久禍作宜矣補

吾意更屬少者帝寵張貴人時年近三十

已而斷寵清暑殿貴人使婢

試之大路左佑曰因麗景崩

晉君之言戲耳而張氏遂敢爲大逆爾爾

胡其忍也故聖人正心修身齊家者非第

以治國平天下亦以保衛其身斬免于迷

亂之禍耳後之人君苟有惕于斯則視社

席如冠冕視女德如蠱賊可也補

安皇帝名德孝

魏置五經博士魏主

魏于是乎漸進矣晉爲衣冠文物之主乃

罷遣生徒不修孔廟而拓拔何人能置五

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矣春秋之法予

在夷狄責在中國

取我蘇武節來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

起義諸人往往見殘于劉裕之手無忌雖

敗于道覆然能握節而死不失爲忠義之

士書之于策足爲榮也

崔浩論人物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

修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

關胤同馬德宗之曹操也魏主嗣大悅

有料人之明無保身之智如暴揚國惡以

致赤族是也

南北朝

南朝自晉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唐傳之宋宋傳之元元傳之明明傳之清清傳之

宋紀○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彭城人字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

張偉飲酖酖飲曰酖君求主不如死自飲之

吁亦烈矣至今凜凜有生氣若稍淡之者

可謂千古罪人也

宋之四

離隔門庭

謝朓見弟朓勢傾朝野趨歸者衆非宋門福乃以云云日不忍見此

說者謂瞻宜委曲開晦令其易華競而澹

穆以保家門可也何至離隔其庭而絕之

意此政所以微晦惜晦之不思耳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禮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義隆立之

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

貌而跡之淵明直一詩酒之雄耳不知彼

其胸中所棲寄遠矣既不仕偽朝而又不

歷危機故予嘗謂淵明忠臣智士合而為

一人者也

唱籌量沙

以所餘少米贖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斷

軍而逆

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

其伏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

孫臏之滅龐檀道濟之量沙是也

什門比蘇武

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

大二十一年聞舊國山川故園花鳥亦宜

絕念而况父母妻子存亡既不可知羈旅

蕭條朝夕又不能保當此時不因而破義

非烈丈夫不能若什門者真足與子卿競

爽矣

壤汝萬里長城

宋主疾篤義康召道濟入朝故什門廷尉道濟憤懣云云

猛獸在山聚斂為之不采故爪牙之士國

之所恃以為重敵之所仰以為畏者也道

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

乃無故疑而殺之何哉

宋立四學

何向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

夫學者所以求道道一而已儒無不通乃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玄何爲者而又與儒並列哉多見其不知道也

魏主誅沙門

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魏主叅乃毅然去之可謂剛正不惑者矣乃議者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夫梁主衍奉佛不尤篤得禍不尤慘乎何佛獨靈于魏不靈于梁也○夫蓋誅境內沙門

水鏡

卷之四

十四

亦甚忍矣歐公曰不如修其本以勝之

世祖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劼遂即帝位

平生不喜見要人

顏延之云云今不幸見之

○竣才華輕躁不能善終延之業已洞悉之矣故自以爲不幸也不然子登樞筦要即

不爲榮亦不爲辱奈何嚴斥如是延之獨

非人情也哉

種

懷文欲賣宅還東

上大忍賜死

嗚呼直臣國之維也宋既殺顏竣周朗矣

而又殺沈懷文誅仇諫士乃爾尚復望有

忠言哉得保首領以没于疆下幸矣

七行俱下

宋主有讀書奏能七行俱下

目之于字固不能七行俱下心之于理亦

豈能七行俱通耶

太宗明帝

名或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立之

聽民私鑄錢

從沈慶之議也由是錢貨亂敗十萬錢不滿一掬

錢之鑄也人主當操其權于上一人公鑄

之則可以流行而爲泉萬民私鑄之則至

史記

卷之四

十五

于相率而爲僞

好黃老浮屠之學

魏主

魏主屏去嚴色滿然物外其與奢修縱欲

相去何止什伯然而不享喬松之壽反貽

覆身之禍故知黃老浮屠之學無益人毛

髮事也

種

此是我大功德

宋主以故第爲龍宮寺極壯麗問集尚之曰卿至龍宮寺

我云云

大營梵宇自謂福田然不越歲而告殞斃

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果安在哉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袁粲劉秉密謀請道城以其謀告褚子最曰我不失云云遂父子俱死

袁粲情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

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

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

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無棟梁之具

矣

袁子野補

齊紀○附北朝魏

史記

太子

太子

太祖高帝

即蕭道成也相傳高祖三十四世孫任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代宋

扇障何益○何面目見宋明帝

謝以扇障日

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謝曰宋上不

孫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免寒士○沈文季

與謝語相失文季怒曰謝自謂忠臣不知

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辭矣

方淵之失節也民爲之謠曰寧爲袁粲死

不作褚淵生至是祥既辱之文季再辱之

猶且意氣揚揚齒諸縉紳之列何喪心乃

補

黃金與土同價齊主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云云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

莫不美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是理也藉令

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爾況十年哉

世祖武帝名賁高帝長子

一門二臺司齊以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因辭開府謝况

子儉曰汝行登三事若受此是一

門二臺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

僧虔之辭開府其寄意何淵穆也世之幹

力局度不堪鴻遠而往往機心械智僥倖

于不可知况肯辭哉且一門之內貂擁蟬

駟猶若未足管管不已卒之釀怨業禍名

拙祚衰爲天下笑若僧虔者可爲持盈之

凜也

補

蕭緬許民自新緬爲齊雍州刺史得

忽則赦遣許以自新

夫賊不仁而害人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

赦則竊盜不復治矣故得劫而治匪失于

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爲惠

補

高宗明帝名覺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廢海陵王而自立

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宣城公嘗謀逆謝融不願乃求此爲吳興太守

以酒遺帝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

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謝公

選調專取門品

魏主選調云云或遺才能

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

弊難以孝文之明而不能免也故夫昭析

是非不惑于世俗難矣哉

補

史記補

魏主選調

謝公

步按生蓮花

齊東昏侯鑿金爲蓮以帖地今潘妃行其上云云

嗟乎閨門風化之原而所爲如此既賤用

物又溺治容雖欲不亂得乎亡何爲蕭衍

所執宜矣

家第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雙臣茹法珍等懼蕭衍誣謀廢立徐

蕭衍勸齊襄陽王曰豈有叛走尚書令及賜藥且死云云後吳如言

懿忠貞之節不以羣言而易

謂不從衍與蕭衍之謀也

不以枉死而移至家第在雍語有愧愧愛

國之心可謂以身殉國死而不怨豈非六

朝之純臣乎

補

昏主暴虐踰于紂當與卿等共除之

蕭衍集

既以君爲商紂則以已爲武王矣但武王

之舉惟過亂而蕭衍之心有異圖

梁紀○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

諱衍姓高氏齊之疎族也仕齊封梁公進爵爲王代齊

今夕止可談風月

梁徐勉爲吏部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云云不可及

事公

夫漢鏡之司所以進君子退小人假非秉

史記補

卷之四

補

正持公豈惟身名是壞將失才誤國多矣

若勉者可爲萬世銓衡之凜也

補

至尊何可復見

高祖怨勉諫立蕭衍數請之及京兆王愉反謀與通召入宴醉令武士蕭毒酒飲之勉謂一見至尊死無恨武士云云

自古國家之敗皆由小人譏害忠良所致

總既死舉朝喪氣而行道垂泣則總呼冤

哉皇天忠而見殺者非欺人也嗟嗟魏主

亦庸闇甚矣

補

宗廟往牢以麵爲之

梁譚以宗廟用牲牢有果實道皆以麵爲之

不忍于殺牲顧忍于薄祖曾謂當代與玉
食者可使前代不血食乎

崔亮年格

魏以亮爲吏部亮爲格制不問賢
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稱

能其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
用人于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
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不然二百年之
基業豈易傾乎

大捨

梁主幸
同泰寺

史記

卷之四

三十一

集

集僚佐力除東昏侯欲大取也講誼爨父
居同泰寺欲大捨也宜城陷後謂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

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

道士言之昭明太子
乃爲嫌焉諸物埋于

貴城墓側後鮑鮑之祿梁主太子不能自
明及卒梁主終不立其長子華客公歡爲

君子之于正道不可湏臾離不可跬步失
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
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前滌

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不遵也

高澄何事湏和

侯景既降而東魏高澄遣書
通知傳改曰高澄云云此發

周令景自疑恐懼計中梁主
用兵竟許之景果降爲反計政梁主侯景

侯景之叛不起于通好之許而兆于納叛
之許夫國內修則治外貪必亂于朱异乎

何尤

補

餓死臺城

景百道攻城城陷梁主飲膳
爲所截節憂憤成疾遂死

修齊同泰非大捨也餓死臺城其大捨乎
不惟捨其身且併其子孫家國捨之佛弗

能救法于何有

孝元帝

名譚武帝第七子自
位于江陵後降魏

戎服講老子

魏人入寇梁主停講王衆報曰
吾至石虎境上帖然乃復開講

一日百官

戎服以聽

戎服猶講老子百官亦聽焉兵圍猶作詩
句羣臣亦和焉君臣如是不亡何待

噫其父講佛而有臺城之禍其子乃講老
而有江陵之亂佛老之效吾安能軒輊之
哉

陳紀陳霸先仕梁封陳公後○附北朝周齊

武帝名顓

王琳有復讐之志故梁王琳與陳人戰敗

梁亡矣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故韓則有張

良梁則有王琳子房之後一人而已矣補

文帝名蔣武帝兄

士人爲縣令齊用士人云云縣令用士人自此始

縣令乃吏民之表而至以廝役爲之時事

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以見前此

之未嘗用士人耳尹起莘

長城公名叔寶宣帝之子是爲後主

置義倉隋置云云此後世義倉之始

置義倉以備荒也然在人不在法

女學士陳主以宮人太常寺等爲女云云又

之婢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卿

亡國之事非一而奢修滯佚爲多陳氏以

暮甯一隅之地兢兢自保猶懼弗免而况

叔寶以滯修廢之乎尹起莘補

殺諫臣章華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聞聞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

可否之義焉章華忠矣顧位非公卿官非

諫諍危言劇上以蹈斧錢而其本心則以

不得志于見擯而發也則雖死于直言又

安得繼洩冷之後乎致宜

胡氏之論善矣但天下有得失諸人得以

言諍况關興敗之大者乎是時蒲朝盡婦

人若華者上有叩馬風下亦不失爲解衣

就烹之茅生史稱其不得志而上書夫刑

不足以脇之而位何足以苦之也補

自以長江天塹不爲備秦伎縱酒不輟

徒恃長江天塹可以固國不知秦伎縱酒

足以亡國

人苦不自知昔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

隨斗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知予何

今後主滯虐而隋兵已至猶謂王氣在此

彼何爲者可嘆可嘆其西山補

隋紀楊堅父忠事魏及周至堅建國

文帝名堅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忠令史賊汗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上又嘗于殿庭

人殺

風廉之道在躬行在明耻以計誅之曾是

而能通乎且嗜殺之君未有不階亂者惟

文帝忍于殺人遂令煬帝敢于弑父可畏

哉補

廢太子勇立晉王廣

太子有過宜加諭教不宜廢黜國本數易

得人亦亂况廢勇而立廣乎至其寢疾無

禮之時而乃曰獨孤誤我也寔自誤耳補

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

不當信而被其弑逆之禍亦可爲聽化歸

之晨忽主弑之重者之永鑒致堂初補

王伽縱囚來歸上聞而驚異皆實而赦之

縱囚來歸恩信相與也驚而異之是矣莫

而赦之過也

太奇之事不可爲常蓋伽偶爲之而隋文

偶赦之耳唐太宗效之不免于好名矣

王通請關上策帝不能用罷歸

諸不召之關失身獻不用之策失言

楊帝名

勇絲爲花葉西苑周二百里樹花彫落則云云

以有用之美錦供不急之戲玩暴殄天物

其此爲甚寧獨何心亡國之君大抵如此

中國酒食例不取直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給之日中

豐饒而無紀綱適足以起胡兒觀餽之念

且酒食既不取直何中國貧者饑餓相繼

此所以不免于黠胡之誚也補

隋氏之盛極于此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四千餘里

隋氏之盛固極于此隋氏之衰亦始于此

易曰王假之尚大也有憂道焉惟善治者

爲能處其盛

指雀爲鷺

指鹿爲馬者收權也指雀爲鷺者獻諂也

收權者服上刑而獻諂者次之

煬帝官德儒而隋亡秦王戮德儒而唐興

佞人之不可留明矣

盜賊遍海內侵略郡縣帝皆弗知

暗主已惡聞盜賊姦臣復專事壅蔽是故

江都之禍不旋踵矣

史記

秦之亂

主

隋史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似信

哉予觀煬帝之惡聞盜起儼如二世而世

基之不以盜聞酷似趙高故昏狂之主今

古一心而奸佞之臣前後一律

南朝補

恭帝

名侑文

李密據洛口倉

密說翟讓取洛口倉翟讓倉

隋之富盛倉庫充實而不能不爲大盜之

資故多藏厚亡在德不在富

補

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有安天下之大志得安天下之大才行安

天下之大事故能成安天下之大業

噫古之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

脇父臣虜安天下者固如是乎

補

唐紀

淵受隋恭帝

高祖

李氏名淵以世民爲子六年而成帝業

裴劉皆非宰相

裴劉皆非宰相

裴劉皆非宰相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

耳然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

史記

秦之亂

主

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于

高祖而文靜爲人合于太宗也高祖不取

寂洛奇士故唐室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

職論相而止矣

致堂補

定租庸調法

租卽粟米之征庸卽力役之征調卽布縷

之征又曰自茲以外不得橫歛唐初深得

古人遺意

天寶兵革煩興遂壞租庸調爲兩稅不知

祖宗時天下方擾擾未定何以行此故法
不可輕變賦不可妄加但當尋其出孔之
澄不宜尤乎入孔之狄

登瀛州秦王馬師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

時人謂之登云云

諺謂君子內着一箇屠沽不得余謂學士
內着一箇奸邪不得如許名得人以登瀛
州實招人以植私後推引同氣者多登瀛中人

建成諸世民

史記

卷之四

王

建成惟當三讓世民之有功不當屢傾世
民于有罪執此以往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唐之百年基業肇于秦王其當有天下
無疑也高祖宜召建成以基業之所由興
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自推讓萬一不從
則決以大義封之還陳之地世民苦逐則
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然後定儲貳之
位必求兩全而後已則國家安矣血環出補
張鎮周不私故人以鎮周爲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

與其不私于故里不若請改于他州

沙汰僧道從傳奕之言也

奕之論佛可謂破千古之迷者何既聽其
言以行沙汰而太宗乃竟罷之乎是亦蕭
瑒之見而已矣

王魏臣太宗王球魏徵皆建

不死建成之難且事建成之仇程子曰天
下寧無王魏之忠亮不可以無君臣之義
此兩人不易之斷案也

史記

卷之四

王

王魏數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豈保全之至
計乎其智安在

太宗卽世民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晉武平吳之後掖庭將萬人怨氣充滿宮
中而北隨之矣太宗嗣位首放宮女若足
之衆未幾又續簡出三千餘人其數幾與
晉武相亞此仁德之弊風一旦洗滌盡矣
噫是事有帝王廣大清明之氣象可爲萬

代法 補

裕民止盜 上與羣臣論止盜

盜賊起于貧窮理義生于富足用節則民裕民裕則盜止弭盜良法誠莫是過太宗知本哉

裴矩不爲面從

矩諫誘殺父賊上怒矩能當官力諫云云

裴矩以佞亡隋面從自其本色今習見切諫者之皆受賞故欲以此舉蓋前愆而爲樹後之策司馬公稱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余以爲謂之巧佞則可謂之能忠則不可

史記補

卷之四

三十一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表官以諫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豈必盡能無失誠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收之末流也然此舉固非大臣所樂必有英明之君斷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復見矣

尹起莘補

賜絹愧賊吏

長孫順德受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疋

吏既賊矣是無恥也賜絹以愧之就彼心言猶恐其不賜耳石の用術

太宗每事必欲倣前代之異政而行之是蓋有得于張武受賂金錢愧心之義耳雖然帝亦可謂慕古哉

補

孫伏伽諫騎射

伏伽以天子尊嚴不宜自輕是矣顧又云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豈所以示人

史記補

卷之四

三十一

主諭教儲藩之道乎

補

天可汗

四夷君長歸上爲天云云從之

帝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俟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華陽范氏補

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願爲良臣欲君爲堯舜也不願爲忠臣不欲君爲桀紂也此魏徵異與之言也爲太宗者能無繹乎

兼聽則明魏徵之言也

人主求至于明也固貴于兼聽尤貴于

聽在于於物致知

林邑獻火珠表辭不順有司以其表云云謂討之上曰好驕者止

詩言之聞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輒與兵革幾于

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火珠試

朝廷也還其獻則舍矣今不聞還之是貪

其實而甘其慢也致堂胡氏補

魏徵封德彝論治

世代有沿革人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魏徵仁義之言也封德彝刑罰之言也以

仁義治天下則順以刑罰治天下則拂士

宗可謂能審取舍矣先細禹補

馬周諫九成避暑周以上皇留暑中風清之禮未安又云行計已成不

可復上願速示返期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

逐是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所以堯舜其君

哉魏氏補

嫵媚解魏徵上附

嫵美也嫵媚媚猶俗謂工于數說蓋善于

諛也與疎慢反看或以爲似疎慢者非

魏徵不觀七德舞不見昭陵魏徵上望太上皇

舞欲上望太上皇故不見昭陵也

不觀七德而觀九功不見昭陵而見獻陵

徵豈止以口諫雖目亦諫也但未能心諫

如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耳

置酒未央宮上從上皇宴也

太宗正位以來至終上皇之身未聞奉親

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

九年之後貞觀九年前星霜十易而爲

天子父以天下養僅見此耳吁太宗何其

簡于親乃爾補

禁上書告訐上謂羣臣此來上封事多訐人細事後復有爲此以譏人罪之人

太宗欲闢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

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覽尺

黜萬紀言利

萬紀言利上曰與其得數百萬

投珠而還恒靈乃聚錢爲私藏

夫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萬紀小

人哉向非太宗之明方且褒獎之肯罷棄

之耶是可爲好利之主懷

更定府兵

太宗定府兵起于五代北魏宇文泰

府兵之制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以

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

之費臣無專兵之患蓋近古之良法也惜

子孫不能守耳○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

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爲善

疏諫比弦章

徵上服帝象之云章

臣以直諫爲忠君以聽諫爲明徵之忠本

宗之明成之也論者謂帝懲隋之弊勉強

從諫非出本心厥後停婚仆碑乃是真情

然不曰征遼一悔馳驛祀牢復立製碑則

帝之重徵何減于昔故三代以下人主從

諫如太宗雖多見也

補

宰相領度支

有謂法度支條天下利

度支之在戶部固有開天下之大利害亦

無煩天下之大元老

一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唐書

太宗置輔善矣而竟奪人之喪何導之不

以正也乃志寧亦不能哀恨以辭于無事

時從金革之例冒喪居官則胡以範太子

矣宜太子不納其諫也

補

一羣臣諫襲封刺史

諫傳

賢不能世出官不可世蔭

太宗知士及之佞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譽

勸我速休人意疑是太

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古之訓也漢武帝

知汲黯之賢而不任唐太宗知宇文士及

之佞而不去何其誤哉雖然視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反罪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

用者相越霄淵矣

補

公主妻薛延陀

突厥部落名本匈奴別種先與薛延陀居後接延陀部

景公女吳弱使之也貞觀十有六年中國

已富強矣或殄滅之可也或和好之可也

椒房義幃豈宜聯姻太宗雅以英武稱今

乃爾英武安在哉

一抽佩刀自刺

遂及李刀授薛延陀治無忌等請所欲上欲立不從無忌曰謹表謝

一廢一貶兩棄不立可謂善處矣

于承乾

為庶人貶魏王

停婚仆碑

杜正倫以罪謫居集以反諫上疑微言屬兩人為阿黨又有言微

史記補

卷之四

三六

薛延陀薛延陀示起居郎薛延陀者上念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時所撰碑焉

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太宗之智

屍肉未寒脩諸遽行夫徵上數十萬言至

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言之政以邪佞害

忠而身且不免惜哉○或曰太宗實非從

諫第好名耳故一則曰更覺嫌煩一則曰

會須殺田舍翁積怨已深譬投種于地有

待而發嗚呼冤矣太宗蓋偶迷于諛耳否

否何有征遼之悔也

補

飛鳥依人

太宗謂薛延陀良每為忠誠難附于朕譬如云云人自憐之耳

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終謂以悅之其罪大

矣然太宗論羣臣得失亦豈皆中于理哉

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

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其哉

師且黜浮薄

張昌齡王公治皆有文名王師且知貢舉黜之以文體浮薄也

浮華文體者固當黜落粉飾治體者亦當

警省楊誠齋曰師且黜昌齡有周公捷伯

貪意

史記補

卷之四

三七

尺霧寸雲州人段志冲請致政皇太子

巨地納丹黨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無罪是

其也也嘗人言傳天不虧其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世主弘人之度未優往往殺直諫之臣不

惜而况志冲狂矣乃爾耶若太宗者洋洋

覆載之襟可為福躁者藥矣

徐惠妃諫征役妃以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羣

上善其言為

太宗非盛德主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

耳然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師法而魏徵既死直言罕聞長孫無忌時獻諛語房褚諸公亦不敢進藥石乃一官妾獨能侃侃抒忠彼督紳寧無愧哉惜太宗空善其言竟不能改玉趨也

高宗
名治太宗
第九子

陰令長髮上爲太子人等見太子武氏覺之太宗崩出爲尼上忌之後疾漸淑妃有願乃陰令長髮紮之宮中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夫人寵皆衰后亦愚矣哉疾淑妃而假人以間之卒使

史記補

卷之四

三八

別院寂寥已亦莫由再見日月悔何及矣是可爲萬世后夫人護妬之戒

嗟嗟昭儀忍矣哉非后胡以致身雲霄幽之別宮已過矣奈何去其手足投之甕中

既死而復斬之也自古婦人禍國家者未始不由于忍人主見其忍端而即絕之則

善矣

補

佳兒佳婦

上欲立昭儀遂良對曰先帝臨崩時陛下下詔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什物言禍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明日又言遂良置笏解巾乞歸上大怒

遂良忠矣然晚于計也嘗武氏長髮時何不偕羣公上書沮止其事今高宗割制邪慝勿干先帝私也當其時不治及事已成叩頭流血何益哉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于託李勣勣平生之戰功盡壞于立武后

嗚呼武后和藥太宗之于勣何厚也當立武氏非惟不諫又勸成之今唐室中絕勣

史記補

卷之四

三九

罪弘矣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哉

立昭儀爲皇后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四子別院

太宗作帝範以示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所法乃太宗所行者耳武后之

立其以法太宗納巢刺王氏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隔日視事帝始云云龍府尊后也

昔宣王晚朝姜后請愆于古以爲美談高宗失德彼尊后亦何足責而李憺當國反

請隔日視事，令得以縱房帷之歡，嗟乎義府何爽心至此哉！補

一自古安有神僊？天竺三方士安妻復誦長安上遺歸謂幸相曰自古云云

高宗專意房帷，政欲得長生之藥，何爲銳

於罷遣？蓋武氏意在恣肆，不欲上久于享

國，觀晚年上苦頭重時，武氏怒絕醫者之

語，可見故是役也。高宗蓋得之中旨也。補

劉洎子訟冤，言父爲遂良所讎，門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劉洎羅助義府事洎誠冤矣，哉乃其子則奸人之雄也，或亦

李備所使乎？彼見遂良罪斥，假以爲名，意在必伸其訟耳，借非彥暉言之而上聽之

將忠臣被難洗之污矣，惜其不能爲洎一

昭雪之也。補

二聖上每親事，臣每難于後，故皆預聞，大權歸中宮，乃授手而中，外謂之二聖

民不可有二王，君安得有二聖？是故方以

后爲帝，卽以唐爲周。

書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趙宋其門上幸其宅，問之書忍字百餘通

公藝既獲千載奇逢，正宜一言悟主，謂臣

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耳。如此萬一感動，今乃不

是之對，而書百忍以進，吾恐高宗益入于

孰不可忍矣。

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盡關三

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胡三老亦能辯

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

因事有備，不苟然也。高宗政過于忍，而

公藝又以忍勸之，何其短于智術哉！補

史記補卷之四 聖四

龍辱不驚，考中上盧承業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道風失考曰監運

損損考中下已重其雅量，故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已又見其無事容無愧詞，改云云

山可移，判不可改也，令惟出行，弗惟反也

然則考官注筆，可屢遷哉？

陛下所爲盡善，上言虛心求諫，竟無諫者，李勣對曰陛下云云無得而諫

甚矣勸之依也，陷君子惡，又語以悅之，其

罪大矣，勸本奉盜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

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范氏

佳賊勣言年十二三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懼，則殺十七人

為佳賊賈賈乃殺人二

十萬大將用兵以救人

既名為賊豈有佳者勸以賊為佳必以諂

為忠矣此所以一言而遺無涯之禍也

身言書判唐之選法取人以

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

貌豐偉焉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貌若

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錄矣烏在其為

良法哉尹起莘

裴行儉知人初王楊盧駱有文名行儉曰士

雖有文章序陳謝靈運非平昔之謂也

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善終幸矣果如言

行儉以罷識觀人是矣復決其富貴壽

考非也孔之厄顏之殃夫豈乏罷識者哉

鳳鳴朝陽謂梓潼感讓

自韓琬褚遂良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

十春秋矣故善感一抗疏而華名頓起也

然當時所急豈獨在繁役廣惜善感不

能指摘之耳補

中宗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

帝在房州

帝在房州權在官壺也屢書于冊則竊窺

神器包藏禍心之罪著矣

傅游藝請改國號曰周侍御史游藝表請改

立武氏者李賊也帝武氏者傅賊也賊臣

阿諛取容之計行則妖后得志肆暴之事

作矣

游藝暮年之內歷衣青綠朱紫時人目為

四時仕宦跡而跡之豈不耀哉亡何以言

夢自教天若有意禍之者被憐生前蒙羞

死後可為奸人戒矣補

不願知諸者名仁傑在汝南有謂之者太尉

知其名則必不能遺諸胸中或伺其短而

訟之或乘其危而陷之皆恒物之情所必

至也故仁傑不願知名量埒天淵心空喜

怒矣可為福衷者愧也補

魏元忠惡郭霸元忠在開會其妻語曰

本以買權反以引惡故知小人諂諛之計

可嫌嫉后之美官、難柔正人之直道也、
有虧于御史之體多矣、補

姑姪何如父子

李昭德言于后曰、姑姪云云、
于猶有姑父兄姪平、后覺然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
以情而論、論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
慮之善者也、

唾面自乾

妻師德
教弟也

唾面不拭笑而受之、食味隱忍、奴婢之行
也、當寵榮而以此爲完身保祚之策、謬矣、

史記補

卷之四

四

○是時羅織紛紛、而師德獨父爲將相、以
功名終、則此道勝也、故士君子處世苟無
好勝之心、蔑不濟矣、補

綠珠怨

喬知之有妾名碧玉、武承嗣奪之、知
之作此以寄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
遂開怨、語更羅古、按詩之○綠珠石崇
妾、孫秀求弗得、勸趙王倫誅崇、綠珠死之、

知之何其愚也、以一女子故殞宗覆祀、承
嗣罪不容誅、知之亦可謂不審勢矣、嗟嗟

碧玉不死于適武之時、而死于聞詩之日、
晚矣哉、補

姑姪與母子孰親

仁傑謂太后云、臣下立
廟、立姪則未聞姪爲
天子而附姑于廟者

是假此勸武后復唐室、非舉此計武后立
世廟、然其說也亦情也、

蘇模稜

時人謂蘇
味道也

滯口、此時武后病殆、二張

夫遇事但模稜持兩端、卽有司不可況相、
乎、則何以格朝廷、董百僚矣、蓋味道文學

祖籍直詞林之俊、非宰相才也、此仁傑所
以獨薦東之也、補

史記補

卷之四

四

一姓薛悉留注官

周宗第昌儀爲洛令、嘗早朝
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拜

狀略之儀、以狀授張錫、錫失狀、問儀、儀不
忘、謂姓薛、卽與之、錫注薛姓六十餘人、官
嗟乎張錫小人哉、畏昌儀而不畏公法、顧

一時之光榮而不顧萬世之非笑、喪心甚
矣、故銓衡之地、當擇徐勉其人、然後可幸、

勿令張錫輩濫哉、補

仁傑薦張柬之等

謂姚元崇、桓
彥範、敬暉也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此仁傑之言也、薦賢
爲唐、非爲周也、此仁傑之心也、

張說許證元忠

諸張謫元忠言太后老不若扶太子長久因下獄昌宗

密引張說略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及人謂昌宗所迫使証證后卒康元忠流說

始許以證私賂誘之也終不之證公論激之也請激于宋景張廷珪劉知幾之言也雖然說亦可謂不

遠復者矣

蓮花似六郎

時人或學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世也

不謂蓮花美于六郎而謂六郎美于蓮花

再思謫昌宗至此可謂工于媚悅矣

楊再思身居相位而諂媚乃爾雖然此猶

史記補

卷之四

四十一

未甚也他日因同休之戲卽剪絕帖巾反

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而再思不以

爲醜桓彥範奏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自詆

后問之再思謂昌宗合神丹有莫大之功

戴今言作兩足狐賦以譏而再思反貶之

嗟嗟寡廉鮮耻貪寵戀榮良心盡喪士節

蕩然矣

同休易補

誅二張太子監國

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詠易之昌宗太子監國

力去國害扶立朝綱仁傑薦賢爲國之心

至是亦少遯矣

韋后與三思數陸中宗點壽

三思與后通勢復振

三思國賊也不誅之而使處于宮中韋后

國母也不正之而使狎于外戚且自旁點

壽亦無人心甚矣此唐之所以再禍也

武攸緒固請還山

以安軍謫之徐太子賓客徐云云

諸武以天派張其凶焰而攸緒不緇其間

謝官歸隱雲耕雨耨無異山農何其卓也

今五王鋤亂應召而來太子賓客亦既清

史記補

卷之四

四十二

華矣彼見中宗不克自振武氏將復惡乃

翩然而去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攸緒于

是乎不可及矣

補

異日者勅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

禮攸緒復至龍錫皆不受而親賢調候寒

溫外不交一言嗟乎攸緒可謂得山林之

體矣豈至爲松桂羞雲壑笑哉

補

殺五王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等已崔玄暉三思惡其居京師出之至是誅殺之

不聽梟與幽求之言果至于此君子于五

王方喜其誅乎二張即悲其死于三思也
意虞淵之日忽焉以沒惜哉

貶元忠爲務州尉

宗楚客等誣元忠與太子通謀乃貶幸于涪陵道中

方元忠被召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太后

宜淫羣小肆行時事可知元忠當此際雖

以爲薛羅麋鹿之性難以復游世上策也

不爾既見新君密進忠謀遺榮而退其次

也奈何急趨相位俛仰取容素節盡廢身

亦不免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吳兢

和事天子

崔琳與宗楚客爭權上不窮問命兩人結爲兄弟和辭之時人云云

嗚呼天子而被以和事之名則威權安在

哉中窺爲一婦人所惑太阿不能自持幾

與臣下無異矣此其小者也燕欽融上書

言皇后淫亂及宜奮雷霆徒快快亦何爲楚客固從祀覆

卒殞其身則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

宗是已

補

三無坐處

謂宰相由史員外官也言其見知之參無處可坐也

中宗幽逐時與后同病相憐及卽位遂不

禁見女之仁魁柄旁落羣妖充斥此何景

象也中宗黯愚上不能格其母中不能制

其妻而下不能馭其臣可爲千古醜矣

八風舞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此舞頭轉以備諸麗應人謂五經掃地盡矣

夫監學清流宜簡如貞觀中孔穎達者居

之可耳中宗愚昧葉靜能既以妖妄臨于

其先祝欽明復以諂媚叨于其後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况欽明雅以儒學者名乎握

頭轉目何其喪厥良不自顧也

吳兢

玄宗

名隆基唐宗第三子以功平韋氏之亂得立爲太子

歲寒知松栢

初陸象先謂不可廢立上既許懷貞等召象先日歲寒云云

士君子登朝當英英自樹不可以一時光

榮託足邪徑遺千古非笑也方公主謀廢

象先正氣嚴詞始無愧于衣冠蕭至忠輩

何其不三思哉歲寒知松栢帝之言足爲

烈士勸矣

補

宦官之盛自此始

謂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

漢書憲之族鄭衆實預其謀和帝寵以封

爵遂爲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之族

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昇以重任遂爲

唐室膏肓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有天

下國家者可不鑑哉尹起莘

姚崇十事要說崇知上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君子仕之之道也

玄宗但踐言于開元之前而不免食言于

天寶之後元之要說卒亦奚爲

伴食宰相盧懷慎自以不及崇每事推之庸人云云

未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以從而

不顧國家安危是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

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

以毀其功懷戾以竊其名亦罪人也以崇

賢智而懷慎與之同心夫何罪哉秦晉所

謂寔能容之懷慎之謂矣司馬溫公

嗟乎世之爭權賈重者罕少哉懷慎于是

乎加人一等矣他日辛家無餘蓄惟老蒼

頭自鬻以辦喪事然則懷慎豈容容以市

世利者乎補

班生此行何異登仙揚州採訪使班景儒入爲大理少卿侃若水餒

之望其行歷謂官屬云云

仕爲行道計耳揚歷中外非所計也君子

于入爲京職者無然歆羨無然畔援

宋璟不與思勗交言內侍楊思勗迎璟在途不與交言蓋重之

昔申根以愆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

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知賢矣范氏

宋璟抑靈全之賞以天子好武功故也

嗚呼崇不願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兩人

何其識之遠陟之祿也故唐三百年稱賢

輔良弼前則房杜後則姚宋有以也夫

吳兢直筆者作耶則天實錄則天實錄信宋璟

之謬曰張說使誣魏元忠說後說後改數字說後不從

不自安者祈之欲改數字不徇請者書之

不易一字競可謂古之良史矣

將相何憂寒餒張嘉貞不替田產有功之者嘉貞曰嘉貞爲云云此見朝

臣子孫之貧吾不取也

世之人何言宰相卽以一邑令歸而田園樓閣之盛遂甲于閭里此適足以張已之貪而益子孫之過何快也若嘉貞可爲師矣。補

貌瘦天下肥。左右謂韓休爲相陛下貌瘦

觀帝之言可謂深重休矣奈何自三月而相至十月而卽罷也帝嘗宴樂游獵謂左右曰韓休知否則帝蓋甚不便于休矣徒爲是言以釣采華名耳。補

音樂較勝負。上御五鳳樓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云云

方念風俗之靡卽珠玉猶令焚銷何爲醺宴之惟用音樂以較勝負鮮克有終不待

開元以後見之矣。

元德秀使人歌于爲張九齡惟獻金鏡錄

同一較藝也德秀獨使歌于爲同一獻鑑

也九齡獨上金鏡錄二子與人可謂同而

異矣。

罷九齡相林甫

唐室治亂之幾分于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立仗馬。林甫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常之何及

自古奸臣欲蔽主擅權未始不畏多口每恣其鹵莽以恐之雖然亦唐室之無人也自杜暹一鳴輒斥爲下邳令而言官途噤口咋舌其爲立仗之馬豈不羞哉。補

宰相以刑措受賞。大理寺卿來果百官以刑措表賞上賜林甫爵公

明皇三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說

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范氏補

南面被王者服。制自今孔子云云

生前猶惡夫僭王猾夏者死後反安于僭

王服見乎恐尼父在天之靈不受此加封

矣。

風度得如九齡不。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終

風度得如九齡問之誠是也宰相既有九

齡罷之奚可哉

納壽王妃即楊太真也

夫惟禽獸無知以故父子聚麀在常人尚

慚聞門况君人可風海宇

華山王氣所在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

上以問林甫曰臣父知之也華山陛下本

命王氣所在之也林甫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故當時措紳

往往墮于術中而不自覺蓋奸人之尤也

雖然偏聽獨任亦明皇之自障耳口蜜腹

劍世之公論自在惜明皇不察也補

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上與貴妃坐祿山先

祿山之言曰胡人先拜母而後恭父祿山

之意曰胡人先悉后而後叛君不怒已矣

况又悅乎

重關複壁如防大敵林甫虞

林甫父處鈞軸怨讐滿天下始虞刺客出

人若防敵亦善矣顧能防于生前不能防

于死後削爵剖棺寧不醜哉始以已誣人

而終爲人所誣祇遺千古之笑耳補

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水陸珍羞數千

古之帝王有非飲食孝鬼神者有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食者非嗇于自奉誠不敢

暴殄天物荒棄政事也明皇以口腹之欲

置使領之而又繁費乃爾欲免糲飯之乞

得乎可爲後世奢侈者戒補

南詔兵敗以捷聞李必擊南詔全軍盡沒楊

國忠隱其敗帝固不知也力士發其敗帝

尚不究乎何謂無上曰勿信賊徐思之

塞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國忠喪師二

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欺蔽如此

而舉朝無一人言之亦足爲在位醜矣補

蕃將代漢將安祿山

蕃將盡更漢將燕王將奪唐王也

以祿山權位之極才力之雄其反必矣至

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姦謀盡露明皇猶

然不悟卒之虜身失國詩曰噫其泣矣何

嗟及矣明皇之謂哉、

補

祿山踞狀不拜

遣中使諭祿山進馬宜俟
必官自終夫無煩本軍

明皇既知祿山必反奈何不備哉或曰祿

山兵精備亦安所用之夫顏杲卿張巡之

徒一郡一縣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

盛之勢乎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

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致堂胡氏補

明皇幸蜀

因錯任夫縣獨致播遷于錦城聽不明也

史記補

卷之四

李天

悔何及焉

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爲出計自

明皇始其可觀也夫

補

郭從謹言致亂

有老笑云云上曰朕之不
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韋見素廷臣也言祿山懷異志不聽郭從

謹野人也言祿山逞姦逆始悔豈廷臣不

如野人之言能動上哉廷臣言時反未形

野人言時禍已著嗚呼晚矣

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

既去反胡之謀主使國又去反胡之禍根

二臣玄禮之功偉三軍之心快矣

賓友貴於宰相

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
居潁陽上自馬殷召之見于

靈武上大嘉欲以泌爲相泌固辭曰臣
下侍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上乃止

只與爲友弗與爲臣一則可以全其舊一

則可以遂其高

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張應節令
狐潮云云

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

知也而遽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

史記補

卷之四

李天

馭軍守城已乎

范氏補

雷海清擲樂痛哭

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樂
工雷海清云云乃大解之

海清不欲奏樂于祿山宴安民不欲鑄名

于元祐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孰謂伶人

賤工獨無耶明着衣冠者當自愧矣

以李泌爲侍謀元帥

上與泌出行軍軍士痛
言曰女貴者聖人也來

白者山人也上以告泌曰難之既不敵
相逼以官且來紫以絕羣疑乃再此命

肅宗權授之李泌亦權受之所以杜絕三

軍之疑共濟一時之艱也不可以常例論

肅宗

名亨玄宗太子也因祿山之亂乃即位于靈武

李猪兒殺祿山

起于人之謀假于猪兒之手是故必有祿山之叛君始有慶緒之弑父也天道好還固應如是

狂胡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蓋亦以是少警哉補

子儀自詣關請貶

子儀敗績誠有罪矣令他人處此必歸過

史補

史補

史補

偏裨以自解而子儀乃獨以身任之豈不

亭亭丈夫哉可爲引功匿罪者愧補

遣祭曲江上皇恩九齡之先見爲帝立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肥水之

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于伐遼

之後玄宗思九齡于奔蜀之餘忠臣智士

爲國遠慮而人主常忽其言不用至禍敗

已形始翻然回思痛日之言分毫不爽然

已無及矣何益哉尹起莘補

李雲留手示信

尹子奇僞寇驅陽巡使雲陽人不食月餘大夫坐擁兵不分災救忠豈忠臣義士乎因云云生中皆爲泣下

嗚呼亦烈矣遙明豈無人心何偃旗卧鼓

坐視睢陽之急也遲疑異懷忠義不立豈

不辱乎補

李泌五不可留

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臣功太高過太奇此所以不可留也

夫去讓遠色乃勸賢之首務肅宗寵張良

姊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猶且殺之况賈

史補

史補

史補

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

尹子奇陷睢陽

張巡許遠死之

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守孤城

抗方張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

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

興其勛偉矣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

亡豈非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乎補

他日追贈死節之士議者罪巡遠守城不

去與其食人易若全人噫謬矣向非李翰

上書寧不令忠臣義士抱冥冥之冤乎補
思明殺慶緒

慶緒以人子殺祿山思明以裨將殺慶緒
固天道之好還亦天心之厭亂也

裴見臂可斷李輔國諷見其臂已見曰吾臂可斷而宰相不可得輔國術之

方輔國求爲宰相上諉于朝望未允嗚呼
懦甚矣幸哉見以衣冠名族不肯屈于閹

尹英詞勁氣潛奪其魄不爾將遂相之耶
嗚呼懦甚矣補

肅宗于國輔以信而成畏上不保其父中

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
也可不戒哉補

代宗名諱肅宗太子也

盜殺李輔國夜遣盜入其室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輔國脇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

法行辟死有餘辜余何盜殺之哉夫以天

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輔國頗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涸

廁其亦何利耶可爲小人稔惡之戒貞西

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子儀輕騎見虜固忠信者亦料量者也

郇模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如不切曉輔以

罷諸道監軍使也監者請

臣子朕策匡時惟當用明言使人主曉不

可假隱語令人主猜

以楊綰爲中書侍郎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漸豐相資

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化之如此况

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

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

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此之謂也范氏

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子儀方宴客減坐

與寬則畏之者也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

丞崔寬第舍即日滅之止有十騎中

弘侈亟毀之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非

也謂子儀有傷威敗節之態非也補

唐兵三變唐文三變

唐兵三變不如不變唐文三變不可不變

崔祐甫用親故

上謂祐甫人謗其所用多親故對曰平生未嘗何以請其

然其言

能用識其才之親故固不失之私止用識

德其才之親故則亦失之狹

術士桑道茂言奉天有天子氣

策奉天城

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修奉天城而得全

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有人言修梁州而

全乎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

矣

史補

卷之四

李十一

楊炎陷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

怨望炎覆成之上丁詔賜死天下冤之

權歸方鎮不能足兵矣計殺劉晏不能足

食矣唐之不振有由然也

于定國歐陽修之父皆以治獄無冤後嗣

貴顯以此類推活人之有善報明矣劉宴

理財本非聖賢所予乃其救助生靈致增

戶口百萬餘活人之功未有盛于此者况

楊炎錄其家惟雜賣兩乘米麥數斛則其

廉亦取福之道夫何身既被戮後亦寢微

天道安在哉

補

張洎薛邕以賊敗

上疎斥官親任朝士至臣歸至巨萬乃謂我曹獨與天

德宗其不明也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

士皆貪何信小人之深待君子之淺也舜

不以朝有四凶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

蔡不封懿親夫以失于一人而不取于衆

是以噎而廢食也

范氏補

杞欲起勢立威引裴延齡爲集賢學士親任

之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舌辨上悅之方權爲相杞陰狡欲云云

林甫爲相輒引羅希與盧杞爲相輒引裴

延齡蓋欲同惡相濟也方以類聚往往而

是

于儀窮者極慾

此非于儀本心蓋託志在貪饕以示心無

異圖耳

臣而衆不嫌

括商錢稅間架

討田悅恐失一方地也。剝商架則失四方心矣。

借商稅屋之事起京城內臣大罵蒙塵矣。夫善用兵者先富其民。奈何暴飲之。惜德宗不能于陸贄之請。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贄謂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上不能無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解奉天

李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固不可以有功。驕亦不可以失望。叛卒繼而死自取之也。

李晟復京城

作書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始以忠義感激人心繼以勇敢縱擊賊衆克復京城宜也。

晨行師一以忠義爲主可爲順天哉。走懷光斬朱泚再敗吐蕃社稷賴之何其偉也。厥後以張延賞姦計解兵柄鳳翔隴右之

功不終議者恨之然晟之幸也。蕭散七載一十五子輝耀者四晟之功名福祚殆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豈不昌哉。補

宦官典兵

愛護姦臣姑息藩鎮至是寵任宦官則亡

唐之事備矣。補南

醉人爲瑞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

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當是時也惟以餓人爲常故以醉人爲異。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屬延賞

上命韓混論晟與延賞得怨引延賞詰晟第謝因飲盡數薦之

延賞小人不足責也。西平蓋兩失之矣。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好醜係

於我之和不和間夫豈不取疑人主乎。他日延賞譴害如初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爲

正也。致堂胡氏

復趙光奇家

上敗於新店入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謂詔令不信兩

稅外更有誅求又和羅強取遣至京師車推牛斃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民苦當今之弊不獨光奇家君輩當今之

弊亦不獨復光奇家可也

自古所深患者上澤壅而不流下情鬱而不暢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以游_公至民家值光奇敢言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接有司廢格詔書殘害下民橫增賦歛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滌慮一新其政太平可冀矣今乃爾四海廣兆民衆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_{司馬溫公}

史記

卷之四

李士

君相不言命

_{泌謂盧杞殺楊炎擠顏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陛下置之死地激李懷光使叛陛下置之死地}

豈有建中之亂上謂炎以童子脫朕亂乃術士豫請城奉天蓋天命也_{泌因云云}

君道得而萬化行相道得而萬國理如此斯可以回天命也如此即所以造天命也

若不修人事專委于天命焉則不可

德宗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

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逮政之

不修也泌之論不亦正乎_{范氏}

喜鵲

_{寶參陰險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云云}

人也而喜鵲之以靈於報也參于是乎失

相職矣李鄴侯知慮超人而舉參以代何

哉是時忠謀深計焯焯可奇孰如陸贄也

者泌豈其借不肖以形已乎抑亦墮于參

權術中不及察耶_范

稅茶_{從鹽鐵使張}

稅茶之法_{此未有德宗始創而行之後乃遂爲不可易之制嗚呼民生口腹之物}

自是悉出于官矣_范

贊論諫皆本仁義可以爲後世法_{李士}

史記

卷之四

李士

因事納忠引君當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

論諫本仁義諫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

數卷論稅事誠見纖悉便是經濟之實學

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庭_城

經綸之言非可壞之物也天子之庭非慟

哭之地也使上必欲相延齡既聞此言遂

以而始行之嗟何數矣故城所爲山人處

士疎野之態耳

致堂補

予謂城有待而爲者也或以城登諷司七年于茲况德宗時中外多事何竟噤噤爾也噫亦不察甚矣必方相而贊不言贊方相而城亦不言非以已後進嫌于爭能也忠良在側事皆爲之地也今何時哉贊且罷延齡且相矣尚可噤噤乎議論一發陞免于死裴不果相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可多觀哉

史記補

宰相之

本个

宰相不能建拒中人實文場權傾爲國軍中尉降麻制姻奏故事封王命相用白麻上諭候之謂繼曰宰相云云朕得卿言方悟耳劉翰林學士也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見之不從德宗委信實覆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是時苟有賢公卿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不用哉

致堂補

官市

名爲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每勅使出沽藥實餅家皆徹業閉門

既云官矣豈宜市乎噫不可道也言之醜

也○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

不平者愧耻實有四澣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鑒乎

初實

陽城撫字心勞

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謂其老已撫字心勞微

科政拙考下下

民國之所天也固不可不撫字稅國之所需也亦不可不催科輕重之得矣偏廢之可乎

王叔文死友

叔文善慕出入東宮以上太子叔文善慕出入東宮以上太子不可諫官而大受之因言謀河

史記補

宰相之

本个

爲相某可爲新結翰林學士率執議及朝士有名求速進者陸贄鄭元等爲死友既結爲死友則當相勉曰吾輩自今伊始爲子死孝爲臣死忠無愧死友斯可矣願乃謀議唱和互相推獎儻然自得不拘程式死友固如此乎

憲宗

名純顯宗太子

裴垠不私故人

垠器局峻整人不致干以私嘗有故人乘間求京兆判司

日公才不稱此官

其曰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以此

杜不賢者倖進之門則可免又曰他日直
宰相有憐公者不妨得之是又啟不賢者
倖進之門殆非也

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南方早饑官慰使節

用帛一疋皆藉其數惟數百姓則不計卿
等宜識此意勿效云云○孟陽登博學宏
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觀江淮
財賦察諸路治不治至云云名與大損焉
既知潛運使之療官蓋罪潛運使以不職
徒知不罪亦奚以爲

紙後批制勅李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於責
紙後批之吏請更運素紙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勅相
蕭藩有宰相器權爲相

均賞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
能均何以能爾均告憲宗以正心之言則

知均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胡氏

詔贖魏徵故第李師道請以私財贖白居易
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

徵輔佐文皇有致太平之功不幸于孫貧

寒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

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

之聞也尹起莘

裴均進銀器均結中人德吉後自進銀器千
五百兩李絳白居易請卻不從

方以早從兩人請絕進奉矣甫一月而遂

納均之貢何哉蓋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

大病也病本不除亦終于危亂而已矣

堯舜禹湯未嘗立碑杜安承聖德功使使修
學士撰文上命終房之碑言堯舜云云惟
秦皇刻石高自稱述何法下令夷倒碑機

姦邪小人每以諂佞之事壘感其君非有

忠臣賢士指摘其非鮮不爲所移矣憲宗

既可承瓘之請聞絳言即毀之豈非改過

不吝者哉

李昱不可得昱貨人銀不償許孟容牧之日
期滿不足當死上遣中使宣旨
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非抑
豪強何以清輩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

孟容剛直可謂無負厥任矣長安豪貴續

紛非執法何以肅清德宗不罪其違詔反

崇獎之亦可謂知君道者哉

天子自爲之謀幽州不將譚忠言之田承安
謂承瓘許王承宗此乃云云

天子之功在于用人而不自用未聞必用

家臣然後功出于已也憲宗一將承瓘而

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范氏補

李絳不進羨餘

上問絳故事皆進羨餘對曰恩濟或非之況戶部所掌皆天下府庫之物給納兩相安得羨餘上喜其直而重之

朝廷貢賦自有定數安得額外羨餘凡進

羨餘者非剝民以媚君則移正賦以欺君

耳絳不進羨餘蓋得以正事君之道也補

吉甫專爲悅媚

如絳真宰相也吉甫言太平法令不制河南北五十州大吏腥羶近淫隲水旱時作倉廩空虛何謂太平上云云

太平宜爲樂吉甫幾一言而喪邦矣幸哉

絳以憂危之說進也吉甫當是時宜引退

而上亦不宜兩存之蓋隱忍耻辱重失富

貴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情

惡亦人主宅心之謬哉補

汗透御衣

時論治延英殿日肝暑甚云云幸相恐上倦請退上曰朕入官中所處者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謀爲理之要妹不知倦也

憲宗何其勤政乃爾卒收成功唐之威令

幾于復振足爲中興之主豈不以此哉補

李愬諭用兵

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慮故存之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敵自倍矣

愬所諭用兵智將皆能之其所不可能有

二焉忌敵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

成爭功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讓

蓋李晟仁義之將愬爲其子故家法流傳

爾爾况愬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補

上以柳泌知臺州刺史

皇南鍾離山人柳泌臺多靈草上以泌云云謫官平論奏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謫民者上不從

漢武帝喜方士妻之以女憲宗喜方士爵

之以官縱方士能爲人主致長生且不可

況不能乎

上既服金丹多躁怒由是變生近習身陷

大禍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鑒哉補

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

開則歲豐人安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三云來年應開諸通之上從其言于是迎佛骨至京既

未聞前三十年佛骨開獲歲豐人安則知

再三十年佛骨開無歲豐人安知此禱張

豈宜憑信

卽佛之生身尚不足板信矧佛之死骨尤

不可奉迎

裴度纂述憂勤機略

裴度纂述用兵以來云云請付史官帝弗許

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然則度母乃

降于諂乎曰非也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

蔡鄴用兵度寔任之推而弗居度之處遠

矣且令上披閱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

不易是又以將順爲匡救也嗚呼英雄豪

主

傑其所爲豈淺襟能測哉

主

上問玄宗先理而後亂

隋書曰玄宗用姚崇

姚崇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顯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實未爲戒

憲宗初年大有所爲晚節不終蓋亦先理

而後亂者不自反卽是玄宗又何必問

羣之對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憲宗不納羣言以斥皇甫鎛而反信錢譜

以罷羣豈不重可惜哉

補

穆宗

名恒憲
宗太子

公權筆諫

上見公權書愛之曰卿書何能如是對曰用筆在心正則筆正

臣子因事納忠若公權可遽也

補

適從何來這集於此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峒嘗爲之因以意

知制誥朝諫鄧之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備簡以扇掃之乃云云

一元稹也昔以忤宦官貶而今以善宦官

用何前後刺謬也稹爲御史與氣雄憤不

避權勢豈不亦賢人君子哉一經挫折遂

爾不揚棲遲末路身辱名毀然則士君子

安可啗一日之華貽千秋之醜也

主

韓愈宣慰成德

王庭湊之亂牛元昊也庭湊爲成德節度使

是行也無異真卿偶得免死者幸耳觀愈

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凜凜有生

氣其孤忠勁節如此而世只以文士視之

何哉

補

他日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

是尚欲燒佛骨安可犯也吁是又可想見

愈在當時稜稜舉舉之風矣

補

柳公綽誅舞文吏

公綽適鄧縣判二吏曰賊史犯法法在處吏犯法法

亡竟談
舞文者

誅舞文吏當矣何竟不罪犯賊吏耶

太后手裂制書宦官欲請郭太后

太后何其明而熟於計哉乃其兄劔亦善

於持盈者也彼諸武當增羞地下矣補

敬宗名湛穆

劉栢楚請碎首玉塔諫上視之笑也

栢楚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政計直然所

謂惡般遐布恐福祚之不长則可謂切中

史諫補

寶曆之膏肓矣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補

八關十六子諫注年于王守溫達吉道從子

張文新梓總張權與劉栢楚李虞程昔蒙

姜治及訓八人傳會者又八人故號云云

欲向相公干須從關子過黨惡盤固私賄

肆行矣

今日臆落於溫御史溫造傳李祐連劫進馬

取吳元濟未嘗心勅今日臆落云云

嘗讀韓子送溫造處士序而知造之賢茲

觀造劾李祐凜然風采乃見韓子取人不

謬也史臣

李德裕獻丹晨六箴正史溫親朝精製二

箴諫議求玩好四物諫親與三罷

帝以昏童失德假今有味乎六箴則無燭

滅之變矣補

裴度失印左右白失中書印頃復白得之度

之以印書裴耳急之則按諸水太

人皆以印還裴度之識量吾獨以印失咎

度之驟抄今言

文宗名瀼

劉蕡言下第考官散騎常侍獨宿等見書

見必可用之文置不取取之列主考者固

畏禍矣當國者亦蔽賢也

子謂以裴韋為蔽賢非也然則何以抑諫

官御史不令仲黃哉蓋黃之策一則議及

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

韋所循循退拒而不敢當也雖然避遠小

嫌失干事會裴韋亦不得辭其責矣補

卿不須爾

駱馬車處仁着夾羅巾上曰卿門地清素與巾髮池貴誠爲之云云

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清約儉素終始不

變非可與爲善者哉乃旦夕承弼之人無

伊傳周召遂使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

周報漢獻之情豈不惜哉

致堂胡氏補

以其城及悉恒謀等悉歸之吐蕃誅之境上

極其慘酷

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不受從牛僧孺之謀也德裕怒之

爲報舊日之私讐輒害新降之衆命僧孺

之罪不容誅矣

史記

卷之四

主九

牛李是非

維州之降司馬公先是僧孺而胡公寅乃非之

欲復朝廷之故地取之者是矣欲害德裕

之新功卻之者非也

書曰來降者順辭也曰不受者逆辭也此

固綱目書法之意牛李是非之分也

補

太平無象

僧孺之言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奈何云無象耶

陛下若別求太平

非臣等所及之言

是時聞寺脇君子內藩鎮陵慢于外師族

煩興杆袖空場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

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

盜名罪孰大哉

司馬公補

杜牧罪言

謂不當位而有罪也

自以爲位卑而言高爲罪人以爲事備而

言切爲忠

治天下而先自治二帝三王不越是也杜

牧之以伐魏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

何事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

史記

卷之四

主九

爲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

亦不專恃此

致堂胡氏補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排擠上意之無愛云云

去河北賊必待三軍磨戰去朝廷黨只用

一言麾斥孰難耶孰易耶

不察其人之公私賢不肖而徒托之太息

譬不種不芒罪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

能去况河北賊乎

補

甘露之變

劉誨留元與劉洸等謀誅宦官是日韓約奏石播夜有其露上顧從士良往視謂因召兵入不充從士

浪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諫等

主事非其人秘謀非其計况事不密則害

成而謀不滅則債事

訓注與上密謀誅宦官

欲以一朝誦詐之謀剪除累世膠固之黨

遂至流血禁塗積屍省戶公卿大臣連頸

就誅惜哉

裴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

二十餘年

以功業論度固不如子儀之顯榮以心術

史記補

卷之四

全一

四

論度則實同子儀之竭忠勲名著于社稷

威望達于四夷二人不可優劣論也

受制家奴

上謂周鼎曰裴度受制強諸侯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因泣下裴德

既知受制家奴盡使家奴受制權操威福

者當如是耶

惜哉帝以根獻自比泣下沾襟也假令宋

申錫被誣之時反覆致思不墮小人計中

朝廷事寧至為訓注所壞爾爾嘗怪帝眼

中不識人故志雖篤而事不成也徘徊眺

竄獨語嘆息或飲醇酒求醉嗚呼帝亦良

可憫矣

補

武宗

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弟無嗣宦者仇士良等立之

開府階誠宣陸子鵠者監何由有兒

仇士良請以開

府陸其子給事

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士良雖患

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

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出之其罪大矣

澤路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

劉從諫病謀效河北諸鎮以第

子儀

子儀知兵可使獨稱云云謂河朔

又與澤路不同澤路心授之則諸鎮不

效澤路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且日吾與德

裕同之保善後悔途矣意計費人不復言

武宗任德裕德憲宗之于裴度德裕薦李

回補裴度之于李愬此澤路之功克繼平

淮蔡也然澤路之功易而淮蔡之功難則

何也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酣會昌之

日憲宗之餘烈尚存耳

築望仙觀於華中

書晉年武立精舍內殿唐肅宗置道場三殿皆築也

神仙虛無之事不必遠求即憲宗以來觀

之蓋可睹矣使果可築室而來則漢武輩
廉柱觀通天望臺與建章明光諸宮之作

豈不盛於武宗一望仙觀乎周德恭補

漢書士貝教其徒固龍士貝教仕謂其黨曰天

煇其耳目使日新月盛不暇處他事然後

吾輩可得志勿使讀書近儒生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

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平日既用疊君得幸之術於已去日又授

疊君得幸之術于人士良狡黠無所不至

如此

宣宗名悅憲宗第十三子武宗

有罪勿推有罪勿推上欲盡誅宦官令其

擅權之宦官豈能盡誅哉善處之方誠無

出此者○今狐綯之策等矣然不面陳而

露諸奏牘為宦者所竊由是南北司如水

火蓋未知易有不出戶庭之戒也補

一處分語上令軍機處次州縣境土風俗

宜宗挾擇細務務服羣下小過必罰而大

綱不舉督廉刻之吏謹知算書期會而不

知為政豈人君之德哉范氏補

帝精于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

唐衰也補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盟手讀之

既教為嘉言宜施為善行可也止知教而

不知施亦徒然耳

何處更求長生迎新報集問長生可學對曰

集不言飛仙幻化之術丹藥符錄之技禱

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而所對乃實

何其正也故道士多矣惟集與司馬承禕

則可謂奕奕者哉補

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由唐而後所迎

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劉友益補

小太宗大中之後說于唐亡人

能納諫官之嘉言而不能去宦官之權幸

人以為小太宗吾以為小穆宗也

懿宗名胤宣

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殷振中原東南作亂

嗚呼唐室自此亡矣甫雖爲王氏破滅而

寵勛芝榮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是時

懿僖失德未彰禍已如此然則逆氣所鍾

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尹起莘

一父子有數迹功效拾遺劉勣言懿僖父子云

德裕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非他相比

而竄逐海表以沒其身劉鄴上言是亦公

論之不容泯也○德裕栖筠孫吉甫子也

其功烈顯赫過于祖父遠矣其節操比之

亦有餘使不溺於朋黨則近配裴郭遠追

姚宋粹乎唐室之真才也史補

敕使墓戶官官多闕人杜宣勳爲觀察軍衆

宣獻名挂縉紳行汴市井卽儼然列華靡

祇取笑當年貽譏後代耳敕使墓戶之誡

可爲結與接者傲也補

僖宗名儵

應舉須爲狀元上朝儼人曰朕若應舉

是時民愁盜起國家幾不支矣而上自負

乃爾他日興元之竄不起狐兔之避唐犬

何不以毬擊賊哉補

一盧攜自殺田令孜開黃巢入關恐黃已乃歸

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

自斃于北司意媚寵可恃以安也不知勢

利合者勢傾則離利害則散盧攜之事可

鑑矣而交結匪人耽於爵祿者何其不知

戒也致堂胡

一丈夫所感恩義同安降巢監軍楊復光與飲

云云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人

唐亡于宦者而復光乃有討賊之功觀其

慷慨流涕忠義激發何壯也終唐世書監

軍七惟楊復光以功書張永業以忠書補

昭宗名晔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鄭多爲事

爲相深乃云云原讓不讓乃視事

既不昧于自知又不難於自屈世有不才

倖進妄自尊大者視鄭五又風斯下矣

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乃紫初相驚怪固辭未幾致仕而去其進退何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紫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尹起莘補

一廢帝於少陽院鎖門鑄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李述也

既竄大臣於額表復錮大帝於幽居李述罪滔天惡貫盈未幾為孫德昭誅之宜也

全忠以兵驅數百人盡殺之史記冤號之數徵於內外崔微奏以宦官與兵預取傾危國家不勝其禍禍終不已上從之遂云云

渠魁先殲腸從後治可也全忠盡殺之固執其誅及有罪亦病其濫及無辜

昭宣帝名昀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弑昭宗矯詔立昀為帝

一天祐二年

昭宣即位未嘗改元仍稱先帝年號此朱全忠意也以見已總攬朝綱嗣君特擁位而已

一鴟梟李振自汴至洛朝臣京逃時人云云

士君子順時變命故奉身無闕而名譽全振之不第非天哉於裴樞獨孤損等何尤而白馬之禍乃助其凶焰宜有鴟梟之諺也嗚呼壯士失職而志不平可以戒矣補一司空圖陽為番劾失儀柳璨以詔徵圖樞人見云云遂放還山唐末進退不污惟圖而已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眉蹙之所難也致堂明補

五代紀梁唐晉

後梁太祖名溫姓朱氏初從黃巢為盜既降唐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移唐許

晉王境內大治命州縣舉賢小吏發其積弊既發政施仁不失民望且取威定伯不失

事機此所以為李亞子此所以為唐莊宗後唐莊宗名存勗姓朱和沙陀人先世仕唐賜姓李氏

李天下於是以悅劉夫人僞名謂之李天下幼年甚銳晚節不終不喜崇高謂唐天子却好俳優謂李天下卒弑于伶人有由然

也、

明宗

本胡人爲晉王李克用養子名嗣源及莊宗遇執諸將立以爲帝

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

馬道言計韋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豐得眼前耨劍却心頭肉語

曉霜未解恐憐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火

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

出佃僕如蟻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燥溫

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此立

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如沸耘耔是力

根莖是除爬以而指爲之是僱僱而腰爲

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番賴而堅果僱人

畜之殘僱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

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

苦也

真西山補

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唐主每夕號

明宗美善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

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

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

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

不可誣矣

致堂補

實其名于琉璃瓶以箸挾之

唐主從阿卜相

覆名于金甌令人猜如此立相固從公是

矣實名于磁甌用箸挾如此立相亦無私

心也

後晉高祖

名敬瑄姓石氏明宗時也

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

欲成功也稱臣于契丹而借兵討既成功

也致謝于契丹而與幽薊契丹之名分

裂中國之地方敬瑄之罪大矣

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

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桑維翰之勸謀罪更

甚於敬瑄矣當貴榮華才踰十年而身誅

家滅豈非人臣專君事夷狄者之戒哉

後漢高祖

名嵩姓劉氏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反重賈模虜乃即位

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宋忍改晉又惡云云

既不肯稱名號又不肯改元年當五季攘奪之秋似此推讓吾見亦罕矣

削開運者誠有恨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補

一非新天子救民之意

議率民討黃將士夫人李氏諱曰莊下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云云

李夫人之識遠矣知遠所以少延中國之正氣皆一諫力也澶州之變先是夫人亦

史談補

卷之四

九

謂此事不可輕發惜承祐之不用耳補

後周太祖

姓郭名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馮道嘗著長樂老敘

自述累朝之狀

歷仕梁唐晉漢盡喪禮義廉耻朝爲簪敵

暮爲君臣易面變離曾無愧作方且自述

長樂狀自著長樂敘由君子觀之長辱長

戚且不暇尚何長榮長樂之有

夫道以一人之身歷四姓事十君何其寡

廉鮮耻竊位素餐哉或曰遭時之否遠害

全身道亦智矣夫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故

遠害全身之說乃姦人之利器也補

世宗

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太祖崩乃即位

王朴獻策

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遠策一篇王朴乃獻策上納之

縱有世宗之虛懷卽有王朴之議論有是

君有是臣宜有是政矣然時當叔季氣運

將終人事難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閱皮笠有劍跡者斬之

宋太祖也由是計兵莫敢不盡死

卽今日督戰有友知他日削平有道

史談補

卷之四

九

天子以治天下爲務

世宗召陳搏問飛升黃白之術對云云遠還也

飛升黃白之問何其陋也律以治天下對

蓋發其端矣情哉世宗之不能造膝而請

今其說未竟也補

史談補卷之四終

今日始徵哉。雖曰天命蓋亦繇人謀焉。
陳橋兵變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策
夫身上何以遽有貴袍而袖中何以遽有
禪詔乎豈其神諭而鬼運之哉。弟兄定謀
趙普借力虛張之師密誘陳橋之變
至譬諸將以事理見范質而流涕則英雄
欺人計覆其非耳再觀杜太后素有
之語而謂太祖先不與謀恐亦難以証三
尺之童也
補

韓通死節通死節當如是也千載之下通有
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千載之下通有
餘華矣王溥范質魏仁浦不立周庭食周
粟哉浮沉取容無所愧悔即揚揚列在樞
要如泉下人矣
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今文臣分撰餘
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
自是以後儒道稍稍振起追開閭濂洛之
間而文運大亨矣
杜后遺命命相傳普就榻前誓辭之金
或謂皇太后遺命知社稷之至計謂皇
太后遺命殿劫遺之爭端議表曰以皇太
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
也高曹向孟之賢始于此
杯酒釋兵權兵從趙普等典禁
典禁衛兵亦安可無人在御得其道而已
因咽者可廢食乎
太祖所以能收其權政孟子所謂爲政不
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

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召變

哉呂氏中補

趙韓王仁者之功

謂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也

朱文公取趙普與孔子許管仲意同孔子

有激于東遷之變故不得已而仁管仲之

功朱子有激于藩鎮之變故不得已而仁

趙普之功皆聖賢取節微意也

補

置參知政事以併居正副樞密為

既以通判分將權於外復以參政分相權

於內則天下之政出於一矣

普耽溺勢利豈肯自分其權蓋禁衛方鎮

普已導帝處之則還而及於普矣雖然普

於策國為忠而帝於待助臣為害權不羣

操功不絕後何其休哉

補

解彘帽賜全斌

命王全斌等伐蜀時大雪乃云仍諭諸將曰不能得及也

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五

代之主有術寵威劫之耳宜其不能混一

也哉

補

宰相須用讀書人

太師見蜀宮人總背識範德四年論陸之示宰相皆不能對召實儀問之曰此必蜀物皆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云云

宰相不用讀書人固不可徒用讀書人亦

不可專襲稷契讀何書古今論相者推焉

亦有讀書不識字者則將焉用彼相矣

曹彬薦沈義倫

以帝問官吏善否也

彬自蜀歸橐中惟圖書數卷倫自蜀歸亦

爾彬行師不妄戮一人倫使吳越還請以

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蓋慈仁易拔

而清素褻躬兩人固已德契之矣然則彬

之此薦豈非惟賢知賢哉

補

自今舉人凡開世祿之家令中書覆試

名在進士第六太祖曰閣下不能訓子耶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復第因下詔云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世祿

之家則亦有然者是故覈實則得賢覆試

則祛弊

劉溫叟清介

光義為開封尹嘗遣人齎錢送溫叟時之西舍令其封識乃去

明年端午送角黍統扇視西舍封識然吏還告光義曰我送不受況他人乎因譴貶

光義曰我爲君之弟也送猶不受。君子曰尹能達之君也送故不受是故伯夷之清無意溫叟之清有意。

溫叟歷仕唐晉漢周而又入臣於宋與時浮沉諂媚各姓孰謂好古執禮方正清介乃斯流乎。

戒公主用翠羽恐人相效價高逐利傷生也

風天下以儉自至近始節天下之財自小物始

鼎鑪猶有耳雷德驥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其價增減刑名見帝吉之辭氣俱厲上怒叱之曰衆鑪云云汝不聞吾言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出獄爲商州同戶

丞相未必無過亦當察也人言未必盡非不當拒也

太祖奇張洎太祖出洎所草召上江授兵蟻其耳他尚多自今得死臣之分也雖色不變奇之以爲太子中允洎唐主李煜臣

初勸煜勿降既而不能死大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獲免耳不知洎他日何以見陳喬於地下初二人約同死社稷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以使相誅殺及克唐帝日本欲授卿然劉龜思未下姑少待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云云

太祖素以誠信馭下而此舉爲貪言曹彬素以清謹知名而退語爲失言雖然使相之惜食於漢高灌賞而莫之繼得錢願足賢於韓信矣望而不能終者遠矣

子孫乞丐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林未父子孫乞丐云云謂彬不妄娶前唐江州也

嗚呼天道好還理無不復故白起之殺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江

州之慘軍不戮于此後天主上方諱諱戒安殺論何所追乃爾宜不能冒阜其後矣

爲將者戒之補

太宗名吳初名匡美吹賜光義封晉王太祖崩定登大寶

得張齊賢留相太宗太祖幸洛還謂帝曰幸西都推得云云他日河

太祖待太宗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賢

而不自用乃命他日收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宏天地曠克若是三代而降以生民爲

念有天下而不與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趙普淪金匱之盟

普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出守河陽。久鬱罷相之志。思得也。淪盟金匱。用堅復相之心。患失也。○知太后遺命之非。于時亦奚與約。知太祖傳位之誤。于時亦奚奉詔。是故遇太后厭勝。太后遇太祖。順太祖。遇太宗。則順太宗。普其以順為正者哉。

君臣始終兩全

宋瑛云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論。君臣二云云。

太宗始終全趙。普獨不可始終全骨肉乎。

趙普始終全太宗。獨不可始終全藝祖乎。

呂蒙正雅量

以不問言此子亦參政之人也

知其人而置不校。乃雅量也。知其人而恐不忘。非雅量也。雖然托為不聞。亦出人幾頭地矣。

太宗深惜李繼

聞穆卒。哭曰。國之良臣。遽爾。論及非穆不幸。乃朕不幸也。

是月也。廷美卒。帝聞之。悲然。尋聞穆薨。既臨其喪。又泣謂左右。何忍於弟。而戚於臣。

耶。可以見太宗之用情矣。

賞花賦詩

宴羣臣于後苑

觀其言曰。四方無事。以天下舉安為樂。究其心曰。一門無事。以天下獨得為樂。金其心者。漸次除治矣。

元佐縱酒被廢

元佐帝長子。廷美遷房州。首是以重九日宴諸王。不與。因發忿。被逐。夜焚宮殿之。

元佐之廢。豈其罪哉。皆太宗不孝不友不慈。所以致之也。使太宗能念昭憲之顧命。

安忍處弟處子。若是。噫。趙普達君之惡。其

流毒一至于此。可惡也已。

火光中有旗幟

契丹遣見意謂并補至。驍而北走。齊賢大破之。

齊賢之列。機虞爾之增寵也。隨機應變。而

能臨敵取勝。其智者乎。

張時泰補

貸江州義門陳兢果

九世同居。長弟與子姪四五人。且不相容。况七百口耶。

果固貸矣。願亦厚矣。

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

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

良法備矣周德恭

半部論語

昔口臣有論語一語以半部佐太

論語全書廣大悉備固可用之以勸業亦

可用之以守成二之則不是

子謂微獨二之則不是也普於孔子之道

茫乎未之知也陳橋之事普實預謀臣事

君以忠乎爲政而存患得患失之心仁者

不憂乎受瓜于金市秦隴人君子喻於義

乎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爲太宗之累以直

報怨惟孝友於兄弟乎蓋課以策國之功

或優而鏡以爲相之道全未也補

捲簾審視然後拜

太子垂簾引見羣臣呂端

於此可見呂端大事果不糊塗於此可據

呂端小事必不糊塗

儲貳之建決于冠準之一言大漸之觸弭

於呂端之持正不然王繼恩李昌齡之策

果行寧不踵沙丘之後塵乎補

真宗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

引燭焚詔

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

事將出決於極諫碎首者嘗聞之矣事已

出敢於力阻壞麻者未之見也雖然亦流

德望有以鎮之也宜爲景德前賢相稱首

沆無密啟

帝曰人皆云云卿何獨無曰人臣

魏相去副封李沆無密啟蓋所言公公言

之固宜如是

陳恕不答錢穀之問

帝初即位命錢穀具中外

對曰陛下下諭子報秋若知府庫充寬

陳平不答錢穀之問不能答也失臣職也

陳恕不答錢穀之問不可答也養君德也

比而同之可免

嗚呼下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

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然後知陳晉公

之爲慮遠也補

田錫直臣

錫諫李絳爲人屠諫者盡言

布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哉

世號陽城爲直諫然激于呂黎之論若錫無所爲而爲賢于城多矣使眞宗加以美謚錄其子孫庶忠臣義士仰之而與正五鬼之奸邪黜青苗之阿黨誅豐亨豫大之亂臣矣惟不旌之於前故繼寧者難耳眞宗於是乎失鼓舞英雄之道也

契丹請盟

契丹請盟於我勝在我也擊之使隻輪不返可也恐之使俯首稱臣可也頗有歲幣

史記

卷之五

二十一

之議厥後慶曆之悔靖康之禍則歲幣以爲階也

飲博歌詠

帝使觀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

謝安以奕棋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

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

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使晉武宋眞不徂

於目前斯克永世則乘勝於風嚴鶴唳之

餘決戰於士卒權呼之際豈致篡竊相仍

子姓被僇哉吁兩君之失一也

張時泰補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

準蓋欲擊之實變輔不返也

寇公此計見徇國之忠任事之勇慮遠之

智當時能從其策則仁宗之世不俟金帛

之增高宗之世亦無南渡之困矣

補

南朝爲兄北朝爲弟

謂其自是南北

和議已非上策矣况兄翁呼之乎使當時

無諸準幸兵以自取重則準豈肯從哉

此酒極佳

謂王曰尊酒三云此與妻卒共

與珠者苻臣之口受珠者從君之欲胥失

史記

卷之五

十一

之矣

天書之誅王欽若浸之乎其爲夫矣文正

豈不亦賢者哉何竟昏於利也一時君臣

若病狂然雖孫奭天何言豈有書之說明

白剴切猶不足破其迷也

補

北門鎖鑰

契丹使通大名謂準曰相公望無

事北門云云

不顯本朝君相之失且杜胡虜窺伺之心

此豈好剛使氣者所能然哉

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
此寇公所以起處使敬畏之心也與夫兵
薄城下閉門束手修齋誦經者霄淵矣補

賜林和靖粟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五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冬十月 賜林和靖粟帛

天書封禪之日舉朝若狂通蓋心竊笑之
矣觀其臨終詩曰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
曾無封禪書此豈自高其行哉蓋令天下
後世知宋事之非耳邇之議見若此可以
愧死旦準諸公矣補

彭年必亂國政

宋史彭年傳彭年在位云云人服其知人

彭年以詞章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
譽其官銜為一條冰然詣附王欽若丁謂
人譏其性行為九尾狐嗚呼此譽之榮不
足以重此譏之醜矣丁謂

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日不欲帝相欽若故云臣見祖宗朝云云

謂匪人不可當相是矣謂南人不可當國
非也

且自咎不諫天書之失

且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云云

與其死後削髮披緇以鉞就若生前明目
張膽以言

何久不見寇準

宋史寇準傳云三 準字正字 眉州人 官至宰相

既出何久不見寇準之語當究何久不見
寇準之由

嗚呼李文靖之言驗矣寇公寧無悔哉補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京師之

人君用舍不協輿情天下歌謠自有公道

王曾計除丁謂

宋史王曾傳曾言謂包藏禍心令當

人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
權姦者為可慕蓋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一
方誅戮權姦實能廓清宇宙故王曾難以
計去丁謂而尤有功於社稷也宋史

仁宗

名顥真宗

枯竹盡生笋準歸葬道出荆南公安人欲祭
孝如孟宗冬竹亦生笋忠如寇準枯竹亦
生笋是故忠孝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時人目爲五鬼

帝謂欽若久在相府觀其所爲具奏邪也魯對曰欽若與

丁謂林特陳彭年
劉永珪同惡云云

夫姦人蠅聚蚊附自以爲內府山川外欺月旦矣然而誠則必形惡不能掩是故五人交通不踪跡詭秘哉而何五鬼之譏貽千秋之笑也

補

范仲淹請太后還政

下

婦人終無專制之義長君蚤收繼世之權仲淹之請是爲得之

史記

卷之十

主

育王子於官中

宗實太宗曹孫商王元份
孫江陵簡度使又讓子也

立已之子爲太子見民擁道猶不憚育人之子於深官命后撫鞠以嗣位仁宗賢於太宗遠矣

平生志不在溫飽

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榮
者不盡言曰吾平生云云

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既仁宗初立正色危言復使仁宗君德日就而莊獻亦全令名寔茂兩朝匡正之功矣蓋曾不以溫飽爲懷而惟以安社稷爲悅

真古大臣之流也

補

韓琦薦范仲淹

琦使蜀歸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其委任之

自仲淹上百官圖又獻四論爲夷簡所嫉而余靖尹洙歐陽修俱以救得罪一時朝紳率避形踪不敢薦乃琦獨懷慨言之議者謂魏公用氣所生今觀薦仲淹方剛其然矣四維一帝王新舊
近名四維表大抵議切時弊
不此大范走子也胸中數萬甲兵有形之甲兵可防無形之甲兵難測敵人

史記

卷之十

主

相戒無犯延州蓋以此耳

宰相兼樞密

院議事於中書後之

分軍民爲二體

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

信有如張方平所言者是故宰相兼樞密

此朝廷不易之定制

富弼却割地却求婚却獻納二字

其理直其氣壯其辯雄弼可謂出使能專對矣人皆謂其出於博洽多聞吾則謂其本於忠肝義膽

忠臣愛國之心無所不至。納字尚不肯輕與。況土地人民乎。彼以和議誤君。以割地辱君。屈膝稱臣。以詔諭江南爲名者。當愧死無地矣。種

昔盧杞陷顏真卿。君子每致恨焉。夷簡何心踵其故智哉。真卿死於希烈。鄭公不死於契丹。事雖不同。忠義則一也。若夷簡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開朋黨之害。而今又陷鄭公。其罪豈減於盧杞哉。張時家補

天下稱爲韓范

韓琦與仲淹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德望者必有威名。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韓范以之。

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以爲韓范之事。韓琦使嗚呼鄭公之謙。何其篤至也。授以翰林學士辭之。授以樞密副使再辭之。其視他人。僥倖尺寸之功。不勝嚶嚶者。相去何如哉。儻所謂謙謙君子。早以自牧。非耶。至云使天下知和未可保。守不敢懈。計益淵矣。種

剪髮賜夷簡

手詔曰。古謂髮可。身疾。今剪以賜卿。

唐太宗不可剪髮。賜佐武后之世。勛宋仁宗不可剪髮。賜傾富弼之夷簡。

朋黨論

同類曰朋。阿比曰黨。朋可以論君子。黨可以論小人。修混而論之。非也。

王素論應天不以誠。以且日出。素曰。臣等。史。古。月。二。日。雨。將。且。雨。而。應。天。不。以。誠。也。臣。等。不。知。其。王。旦。受。美。珠。之。賂。而。釀。成。天。書。之。禍。相。業。

不光矣。乃有骨鯁之子。使仁宗隨致禱雨之應。可謂能蓋父愆者乎。補

是時早久。仁宗納素言。禱於太乙。日甚熾。塵氣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而雨。天人感應若是之速。而人主乃有忽天變不具。豈不愚哉。補

韓琦四策

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兵。營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慶曆禦戎此爲上策。

直殷動天下

史必曰唐子方士君子稱真卿

不畏威

張竟佐也

不畏宰執

文彥博也

自昔言直

殷固動當時自今言直殷亦風後世

介罪黜英州士大夫以詩送者彬彬行色

豈不華哉讀李時中詩至並游英俊頗何

厚未死姦諛骨已寒想子方亦自吐氣矣

公道昭如天日而人猶巧媚喪節何也

會靈觀災

開寶寺塔災矣玉清昭應宮災矣至是會

史

卷之五

一九

靈觀亦災乃知人爲不善天必厭之人君

豈可妄有所躬立乎

初以王曾策會靈觀使曾以惟飲若不愛

仁宗辟通天犀

和藥救京師疫

嗚呼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大哉王言煌

煌乎父母天下之襟也人主常存是心太

和豈不蒸於宇宙間哉

補

鐵面御史

京師人目趙抃云云

是時正人端士紛然引避而抃正色立朝

不畏權倖卒令吳克韓絳吳中復歐陽修

羣居者弗去行者俱來羣陽並進而衆陰

潛銷則都人士殷稱凜然大豈無當乎

人情賢於夢

劉夢博人相士大夫相慶帝造小黃門說知之語歐陽修

九重登鴻願之臣四海受清和之福此朝

紳所以快也故命相之遺斷諸夢卜者虛

鏡諸人情者實仁宗以爲此賢於彼信夫

彥博薦唐介

吳中復請召還介言臣事家中日與前如奏

人固以彥博爲有容吾尤以彥博爲服義

狄青不妄認遠祖

青謂一時遠族妄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遠之

吁青之見高矣昔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

之墓何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誥也青其有見於此哉

補

關節不到有闕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

黃河不易清包老不易笑又何關節之到

之有

相通出入以構關節爲關節又造諸機要爲關節

歐陽修裁抑時文復古體

願收忠孝狀見本傳

欲復渾厚文體願收忠孝狀元使主司皆

永叔如則鸞鳳杞梓皆出其門矣。

王安石上萬言書

安石變法已於此書見之矣

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呂東萊

三劄五規

司馬光上三劄一君德一朝廷三遠謀四謹微五

遼謀四謹微五

平日所爲事事皆可以對人言今日所陳色色皆可以輔君德

仁宗

白璧微瑕新安胡氏斷指慶郭后事也

君有諍臣則身不陷於不義廢后雖仁宗之失而構成此事實出夷間故吾不罪仁宗而罪夷簡補

英宗

諱曙鐵失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今即位

韓琦語太后還政按廢后太后御弟是太后

韓魏公不動殷色垂紳搢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其德量足以望服奉心而其才智又足以經緯萬變此所以能正英宗之

始也在真宗初則有呂端在仁宗初則有王曾安國家定社稷卓卓乎名臣也哉

韓琦召守忠立貶

人守忠則政援立番宮至是光誨等勅之帝怒人又傳兩勅一遣命禁出殿事堂召取初與之

謀不密則害成事少緩則中變去權姦之術無出於此

議濮王典禮事議不一權宜罷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正之曰以濮王爲皇伯則極尊榮之道以仁宗爲皇考則無嫌戚之失

○英宗雖濮王所生而仁宗育之官中數年又立爲皇太子一年則父子之名既定而所生之考固當在仁宗而不

在濮王明矣考韓琦歐大臣偏執私見乃欲稱濮王爲考實諸禮經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

之說實相背戾宜一時臺省諸臣爭起攻詰斥其爲亂倫廢禮也此吾得之黃氏云

文章名冠天下

喜未叔有定策之功惜英宗無信任之意是故不使事業之名冠天下徒使文章之名冠天下

琴鶴自隨帝

僅用琴鶴自隨固爲簡易併去琴鶴不隨

尤爲簡易責備賢者似宜如是

是時庸人孺子論嚴察者皆云包龍圖論

廉介者皆云趙清獻所謂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者乎夫嚴察則多苛刻而包乃寬猛

相因兼介則多奇數而趙乃忠厚是尚此

兩公所以爽爽人區、卓不可企也。補

鳴於谷陽
居

南方地氣從此至矣。南人用事從此兆矣。

天下多事從此始矣。

諱項英宗

行新法

新法之行、天下後世攻之不少貸、至或詆

爲奸邪、愚謂安石徇其學術之偏、以成誤

國之禍信有罪矣然謂之奸邪則過彼意

蓋以欲行王政當先致富強宋之中葉帑

藏耗竭、兵衛寡弱、不足有爲、於是以其所

學於古而施於政凡可富國強兵無不爲

行青苗法則曰先王權制兼併均濟貧乏

意也行免役法則曰先王致民財以祿庶

人在官者意也行保甲法則曰先王寓兵

於農意也不度時不謀衆斷乎自信不疑

及事諸諱然堅執弗變老成者斥口佔者

進卒之羣奸肆毒禍流海內罪何可辭第

原其初心則欲行王政致富強非欲殘民

生如商鞅桑弘羊宇文融之所爲也。比而

同之。蓋萬世公論哉。或曰安石所立皆本

於周禮其禍如此周禮不可行乎曰否周

公之法無不善因時制宜存乎人耳先王

知法不可恃、乃數求哲人以守其法、故責

苗之法率衆行之陝西而民便王廣淵行

之陝西而民亦便使奉法者皆如其人安

知終不可行哉安石不知擇人徒欲恃法以治是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何楫

安石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安石之才雖高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

未明未能者自少而以已明已能者自多毅然自信不回此其所坐之弊也吳居朋

君實亦爲是言耶君實密謂曾公今日所言參也光懌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云云乃止厥論其十

學士非不知安石特驗中丞耳中丞非不知學士特甚安石耳

呂誨三黜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今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直

直道雖難容正論殊可尚君子謂寧爲三黜諫官不爲三育宰相

誨端之孫也三登諫垣皆舍其職此豈經

經有類沽名者乎亦異夫儲智巧以逐浮

利者矣誨其有光厥祖哉補

葉祖治以附會新法擢首選言祖宗政多苟簡今建而新之

新法之行不惟壞取民之法抑且壞取士之法

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不如前求若呂蒙正王曾輩憂憂乎難哉安石之罪大矣補

常平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公之心苟可利民無不曲爲盡制豈肯與

民爭尺寸乎以收息爲公道法援經飾姦其誣聖甚矣補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

新法不便民國敢怒不敢言矣若夫國老

言之諫院言之內而宮壺言之卑而監門

言之附新言便者止李定鄧綰蔡確二三

其人耳猶火於言不便者噤神宗固不能

以事之利害決是非矣固不能以言之多寡決是非耶○安石爲周官諛不善稽古

也神宗爲安石諛不善任人也

熙寧三舍人即制誥宋敏求鄧綰李沆

定不由銓考陳希範朝議

已並落職天下謂之云云

史 286-491

舍人之職所以選考天下吏之殿最而爲進退者欲求等執法不徇君之請可無愧舍人之職矣補

楊繪言羣臣未老求去

繪言老成人不可不修而留司馬光云繪也安石聞而喜之

用變法之一新進去諸事之諸老成二者相較所得孰多

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子勞之言也徙木以行新令非令也嚇人以行新法非

法也

安石以臨川颺臯而壞宋人之國當時奉

賢一網打盡然未甚酷也又有王雱一狠

豎出焉幸宋祚未克告終而雱也早殞厥

軀不然則朝紳不免誅戮之慘矣

補解于仇三難蘇軾解仇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青苗之法者不願取亦與行青苗之法者必願取始與則法行而皆無所損矣宜

君實有安得如仇者布列天下之嘆

唐垌力勸安石

元大七十餘大要以安石事作威福會希等東渠權權

面斥安石之非語侵安石之實理直則氣壯義正則詞嚴君子題之

垌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効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勸改過也

著太極圖

周敦頤云云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太極之道

之倫見者亦在神宗之世借所尚非也

鄭俠上流民圖

俠監安上門詞所見繪圖以獻

屢進民不便之說不能動上聽及繪民極苦之圖始能感動上心君子喜其聲明

而悲其終勝也

時大旱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聞之歡呼相賀是日大雨

遠近沾洽新法未罷則早新法一罷即雨天不願民之困於新法也如此安石方執拗謂天變

不足畏何耶

補安國屢以新法之弊諫安石

安石之貌

賢人之生不係世類固有其兄之執拗却有其弟之明達、

須安石三經新義

安石以所訓詩書周禮三經進用以獻上傅注悉廢

別立取民之法曰新法別立取士之義曰

新義法義皆新舊章盡壞矣安石何敢於

作聰明乃爾經曰非聖無法罪可勝誅哉

新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明宗門生故友

制而用之固存乎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

康節有得於易者如此

史記

卷之五

王九

五

曾公亮薦士多得其人

王安石亦公亮所薦

史謂公亮薦士多得天下之賢子謂公亮

薦士多貽天下之害

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為政

天下皆非青苗法不便而公亮默無一言

故亂宋之國事非安石乃公亮也

前代未有此書

光上資治通鑑帝論輔臣曰

神宗置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

為之序棄修於未髦之年而及其卒乃求

所為五代史意謂兩人能以文章自表見

經國實用非其所贈吾得安石為足矣嗚

呼愚哉

補

不可泥三年無改於父之說

光言新法之弊不可云云

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

無及改之乃所以為孝而其時朝議甚其

以三年無改為證何其迂哉非溫公毅然

獨斷則王呂之禍不知底止矣

自愧不能以誠意感上

顯謚曰新法乃吾黨所成故當時自愧不

史記

卷之五

王九

能云云遂致今日之賜

嗚呼天下事豈可以口舌爭哉爭之而不

勝我必欲以正論而破彼之非彼亦必欲

以巧計而沮我之是此新法之所以行也

蓋安石初心不過欲立一代功張千秋譽

耳卒以惑而濟其激則諸君子有以驅之

故明道崇寧安石皇皇乎仁者之襟哉

哲宗

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

中國相司馬

司馬史初罷生事關邊障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故中國相司馬朝
廷之勢尊夷狄之氣奪矣

哲宗罷蔡確相司馬光初政即卓然可術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有焉

蔡京希司馬光意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
時病其太迫京獨如故

元豐末大臣議立君京附蔡確將害王珪

以貪定策之功及司馬光秉政即復差役

法以致光喜夫附確其所習附光其所勉

習爲小人其惡濟勉從君子其惡擯此京

之至意所以卒能傾宋也史補

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溫公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云云

趙清獻公有所事也無不可對天告司馬

溫公有所爲也無不可對人言皆能謹獨

者也天德王道俱由此出

徽金蓮燭送歸就曹錫宿禁中召見便殿命
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云云

如兼爲開導之益送則可果專爲文章之

奇送則不可奇才

劉摯論人才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
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無

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
邪觀望而時改變此小人也

鑒於人倫之鑑精矣當時進退士大夫鑒

握其柄庶幾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亡

何太后迷於楊畏鄭雍之說罷知鄆州豈

天未欲宋之治平乎精

程頤議坐講之禮

人臣經筵坐講非欲自爲尊大蓋使人主

崇師重傅尊德樂道耳此固祖宗之故事

然亦開導之常禮故曰人臣不以奔走承

順爲恭而以陳善閉邪爲敬史補

軾嫉頤頤怒軾

東坡嫉伊川信有之伊川怒東坡恐未也

何也東坡以文章自高則於用古者必見

忌也伊川以道傳自任則於無道者必不

扶也吾恐伊川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故

著之

洛黨蜀黨朔黨洛黨以頤爲首朱光定賈易
爲輔蜀黨以軾爲首呂陶等
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更劉安世爲
首輔者尤衆呂大防無黨范祖禹不立黨

譬之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是非有在矣

劉永新

善則相師過則相規人臣之道也人臣如不自立黨矣建極以戒朋之淫尚中以致朋之亡人君之道也人君如是自可無黨矣

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爲已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而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救

正何哉

立理山補

蘇軾諫調停

自司馬光卒安石之徒多爲禍語以搖在位居大防范純仁畏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决軾面斥其非復上疏遂已

不用熙豐小人猶成紹聖大亂儒調停之說行則君子受禍天下致亂又當何如耶傳堯俞金玉君子

堯俞卒太后曰傳堯俞直一節始終不變蓋云云

正直之士多矯激故被禍慘而身名罕全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傳堯俞皆害安石及輿論新法則皆以直忤之至元祐貶斥小

人又不肯太甚凡處事率循此道故在諸臣中身名獨全可爲游世者則也

女中堯舜

史謂太皇太后高氏

以皆可以爲堯舜母后有堯舜固也但堯舜之聖能決去四克而母后之賢有盡去羣黨○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經世之文

范祖禹恐小人乘間害求上言時蘇軾方異疏見此奏云云毀已卓

祖禹忠懇一疏同列見之目爲經世之文主上行之庶成經濟之策惜疏入不報哲宗於是乎不替矣

楊畏首叛大防

大防密約畏勸已時大防爲山陰使甫出國門畏乃云

貢舉之非大防不明之過小等弓之射楊畏不忠之罪大○不曰叛而曰首叛首倡紹述首薦章良首起紛更之禍是故首之一字以著畏爲紹聖渠魁

林希擲筆投地

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檢其體派至以老法體國

語陰斥宣仁一日草創事

嘗掌於地曰塚名簡矣

嗚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風露可食猿鶴

可侶爵祿富貴何益人毛髮事而希乃以

久不得志遂失身於惇哉擲筆投地豈非

悔心之萌乎嗟何及矣

補

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

勿姦用事國勢將危人言於下固不能聽

矣天變於上亦不足畏耶

鄒浩諫立劉氏

妃多才藝有寵既構廢立后
又生子茂遂立馬治乃上疏

中書

卷之五

五

周

方美本朝家法即壞本朝家法是故本朝

家法固遠過漢唐矣哲宗家法亦遠過漢

唐耶

鄒正言孤忠勁節人所難能惜其不諫於

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功之所以

難爲禍之所以易招也

張時泰補

陳瓘上書論國是

或不必立爲一定之名
必以天下人之同已也

惟紹聖所事墮天下之公非故陳瓘所陳

定天下之公是

徽宗諱佖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
哲宗無嗣大臣與皇太后立之

平生所學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忠宣公以忠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

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凜然有仲淹之風

使愿享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

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補

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安石姦邪不可配享神宗蔡確姦邪不可

配享哲宗雖一童子能辨况通國乎噫方

上書

卷之五

五

論國是又墮國非矣

立黨人碑於端禮門

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
呂大防等凡百二十人

如司馬光等之忠實兒童走卒知之中國

外夷知之反被小人錯爲奸黨君子於此

不欲觀端禮門下之石碑惟樂聽長安道

上之口碑

元祐以來黨論滋起互相指斥不復能辨

水冠塗炭垂三十年至於崇寧其禍極矣

嗚呼有國者公以存心恕以待物庶幾消

朋黨之禍於未然哉丘明曰

鄒浩已焚諫草

浩召自新州人對帝首及諫

璵曰禍其在此乎異日奸人妄為不可辨

矣蔡京果使其黨為之遂京浩於昭州

小人投間抵隙以中傷會類其心無時不

在也京賊之陷文忠果如陳璵所料吁可

畏哉君子之防小人計亦不可疎矣補

須嘉黨碑於州縣乞免銷安民二字安民石

蔡京快一時心目私情也安民定萬世是

非公義也自此以後不見黨人碑但見佞

臣傳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位次

傳曰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入祀而配享

孔子又祀之至者也以爲有德則學邪行

僞以爲有功則亂政覆邦兄創絕舊經創

立新義與孔子祖述憲章正相南北者也

觀徽宗此舉固施辱於孔廟至金人大舉

亦取辱於虜庭

以朱勛領花石綱事

帝頗番意花石以酬領

發天下珍異之物害天下供億之民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徽宗烏足以知此

徽宗任市井丐兒爲此縱欲逆天之事與

南煬帝陳後主何異故煬帝之頭斫於宇

文化及之乎後主之身隕於臺城胥井之

中徽宗之命歿於金房沙漠之地皆其自

取也觀此則有國者豈可不蚤建太子使

端人導之哉

張時泰

蔡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

觀官爵財物如糞

徒知倡之以豐亨豫大之說而誥其君不

知輔之以豐亨豫大之道而愛其君

陳禾引落帝裾

宋初重賈黃龜臣估鹿弄權

請畢說蔡京帝曰正言碎朕衣禾曰

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切

人皆謂帝拂禾諫而衣裾碎吾則謂帝拂

禾諫而此裾碎

時左右請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斯

不亦弘襟豁度與天地並哉奈何隨惑羣

小之言竟行無辜之謫令正人落落如晨

星而姦邪林林立也。譬諸顛木被風欲求
不仆是難難哉。補

孟翊獻所畫卦象

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事以厭之帝不樂詔寫之遠方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用已耳。罪之則通也。假令當翊獻卦象時詔之入窮極其說而思慮預防登衆正罷羣邪或亦可銷中微之禍惜其不悟也。補

詔天神降

史記

卷之五

王元

崇祀於南郊天神固已降矣。推遷於北狄

天神獨不獲與

自是土木神仙之事輿馴致於亂而後已

蔡攸曲順之罪大哉。補

林靈素治水不驗

進士書妖幻

治水不驗則求福不驗可推。尚宜崇信哉

徽宗上玉帝徽號

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是有瀛陽之變宋

徽宗上玉皇徽號於是有黃龍之禍蓋臣

潰乎君必遭君之誅君潰乎天能道天之

譴乎嗚呼可畏哉。補

宛若山林廣澤之間識者知其爲不祥之兆

不安於桂掖椒房反樂乎村居野店紹興

五載以後家處五國之郊此其兆也

高麗間龜山先生安在蔡京乃薦爲秘書郎

京薦龜山亦僅答外國之望耳○必去大

奸方行大道然既被首舉又焉能首叛

父子各立門戶與子

史記

卷之五

王元

子之於父既爲警敵則何有於君臣又何

有於僚友

宋昭諫伐遼被貶

昭言遼不可伐金不可降乞降王輔勳賈趙良嗣等

不聽宋昭伐遼之諫貶於一郡果中宋昭

伐遼之料虜於五城

昭謂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此卽柳潭

之料吐蕃也何其先見乃爾。補

艮嶽萬壽山成更名云云

徽宗艮嶽之奢溢於阿房花石之擾浮於

頭會其欽。籍元祐黨人毀蘇黃文集。甚於

焚書坑儒。凡百所爲。甲於秦皇。而腦襟齷

齷。又非秦皇比也。安得不敗哉。張時泰補

禁元祐學術。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名元祐姦黨。蔡元祐後裔。毀元祐文集。發

元祐墳墓。蔡元祐學術。元祐何嘗於京賊

如是之甚。京賊何報於元祐如是之深哉。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鬻菜夫向宣德門戟

手。晉云。太祖神宗皇帝使我道宜速改。

既有胡虜犯關之兆。又有祖宗遺告之辭。

尚不宜有備。尚不宜有改乎。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討六賊。謂蔡京。蔡卞。王黼。童貫。異名同罪。伏願

六賊若誅。一虜可退。四海可保也。舉朝不

敢言而東獨言之。則言責在太學。而臺中

果無人矣。

欽宗。諱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

梁方平師潰。宋師在河南。無敢拒金人。遂渡河。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使方平能守河。虜豈

能飛渡哉。金人笑謂南朝無人。吁。足貽千

古羞矣。

徽宗用童貫。賈逃歸。而金人圍太原。欽宗

用方平。方平師潰。而金人濟大河。擇將用

兵。爾爾豈得不敗哉。十步之間。必有茂草。

朝家豈乏才。奈何昇陰類以兵柄也。補

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

嗚呼李稅李邦彥之罪大矣。是時金人方

爲李綱所拒。使從其請。天下事豈至破壞

乃爾。首足倒置。爲千載非笑。悲夫。補

守牟陂岡。神師遣人使金人。使從若斯。但云云。增。自。爲。

此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

來朝。奉命擊毬於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

資以久留。嗚呼。後世積蓄者。蓋爲城守。其

勿資大盜乎。丘。壤。山。補。

天下稱爲老種。神。通。年。高。補。

種老人援。凡三進策。而皆不用。始請緩給

金幣使情歸扼而殲諸河繼姚平仲劫寨不克請今夕再分道攻亦一奇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賊將自遁及金人北去又請乘其半渡擊之三策俱可用而欽宗庸懦姦人沮抑令英雄之氣銷而宗社之危劇也豈不痛哉補

罷李綱以謝金人

姚平仲擊金營綱出救與金人戰於嘉天坡

張穀之總諫李綱之謀略宋之所有者止此耳金人欲殺穀宋則函首以與之金人

欲去綱宋則罷職以謝之將卒於是乎解

體矣宋欲不亡得乎

罷西南勤王兵

張叔夜鎮蓋各統兵赴開府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欲止之

汴宋之亡實判於此況乎金人之釣宋也專以和議爲餌宋不察而吞之此膏油所

以終潤其鼎鑊也悲夫周德恭補

論三鎮不可棄

楊時居諫垣凡所論皆切世其大者關王氏排和議云云

一寸山河一寸金況三鎮平方與三鎮即索兩河不奪不厭矣噫金以和愚宋宋以

和自愚惜哉

宗澤留康王

至歐州宗澤曰肅王一去不還願勿行州人殺王雲還次州

夫天道迴密人何能測假令康王投足虜庭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屬胤藝祖而假口於宗澤之勸藉手於州民之刀王雲未可知也補

用郭京大甲兵

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某甲者所得皆而并詳精節日而民家攻益京談笑自如

不稱古典用帝王萬全兵願信人言用市

井大甲兵以是禦金豈能禦哉

孫傳尊信京若神明何其愚也他日京敗走都城遂陷可爲輕信無稽之徒者戒補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爲之君者顧無定守爲之民者獨有定志

噫有君如此亦何顏爲民主也

道君太上皇帝太后如金師

爲徽宗者只可效死社稷與宗廟同爲灰燼不可苟全性命使人虜庭自取耻辱

金人立張邦昌爲帝

邦昌不死於此時而後乃順羣情以迎康王可謂啗濟無及矣

呂好問迎請康王

可以革僞命可以續舊服宋祚幾絕而復續好問之功偉矣

李若水劉韜死節

李若水主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列劉韜素爲重賈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殉國

史記

卷之五

聖主

前愆盡檢遂以忠義榮於千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古山

高宗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并安置受僞命臣僚

王時雍等

從李綱之議也

涉僭逆者罪大受僞命者罪同李綱以此

擬罪人可以爲老吏不易之斷案

李綱上經制兩河策○宗澤請帝還汴

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綱經制兩

河之議與澤留守之謀不惟故疆可全而警社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淮甸亦不可保再退則渡江再

退則航海矣

大事記

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

精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宗澤授岳飛陣圖云云澤是之氣田此知名

陣而戰之者固不可易之兵法變而通之者尤不可無之心法

史記

卷之五

聖主

子韶必死

子韶初開揚州聞之曰何子韶必死蓋知其素守云

虜兵方盛非一州所能敵而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當時無合從連衡相援之勢

今日破此明日陷彼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斃黃潛善汪伯彥誤國之罪大矣

李綱竄宗澤卒

趙鼎之初所願恃者綱與澤而已如使關

以內委綱治之關以外委澤治之天下事

猶可爲也夫何前後建議皆爲黃汪所抑

一遠竄於鄂州。一憤死於留守。宋不恢復固其所也。

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

重昏侯。

既削其帝王復號其幽暗。則受制於夷狄

甚矣。二帝蒙塵。一至於此。

劉豫降金。建康人。昭宗以劉豫降金。前金殺昭宗。劉豫以昭宗降金。故曰昭宗殺昭宗。劉豫以昭宗降金。故曰昭宗殺昭宗。

山東盜起。不欲爲濟南守。避害也。捷懶誘

言。卽欲以濟南降。趙利也。豫舉進士。今若

此有玷科名矣。

汪黃爲相。不以金兵上聞。

蒙蔽君心。釀成國患。若擬二賊。當服上刑。

誤殺黃鵠。黃鵠。黃鵠至江上。軍士以爲鵠。黃鵠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鵠方

辯其非是。而

殺司農者。殺潛善也。司農雖被殺。固非其

罪。潛善雖未殺。已誅其心矣。

張守請思二帝母后。將大舉而討。即官以上言。關政中丞張守云。臣

二帝之思。宜不待諫。諫而猶不之思。亦可

謂無人心矣。尚可爲君乎。

林勲上本政書。勲。教授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兵農之政。其說甚備。

世之言井田者。無以加此矣。勲貢經濟之

才。而不獲用於時。古稱君臣相遇之難。豈

不信哉。補

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謂其考古驗今。

思慮周密。是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以此

儼然不振之勢。誠難望其行矣。若後之君

豈可不注神於斯哉。補

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故知真定府卒。選也。

選被執三載矣。金人使知滄州。則不答。使

易漢服。則不從。蓋精忠之節。動摧山嶽。剛

大之氣。凌逼雲漢。足爲衰宋壯矣。補

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元林人建康杜光

邦。父嘗於大義守死。不屈。觀血書衣裾之

語。豈不磊磊丈夫哉。杜光輩叛君事。譬何

其不知人間羞耻事乃爾。補

青城之變。死節之士。劉韜。霍安國。李若水

外寂寂無聞自李綱請贈諸公後而士大夫始知有君臣之義慷慨激烈寧死不屈者何其夥哉則綱有以風動之也

補

航海

兀術陷臨安遣兵渡海追帝帝旋於海

金人南侵高宗南遁至是復舟居於海但未潛入於穴耳無恢復之才陷和議之誤也如此

韓世忠敗金人於江中岳飛擊金人於新城嗚呼軍教振軍勢張矣苟能克之足以保

學士

四元

四海奈何黃江難屏跡賊復偵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世忠以八千人破兀術十萬之衆相拒四十八日使天祚宋而閩人不獻焚舟之策則女真之軍沒矣雖然金酋自此喪膽不敢復踰長江則世忠之功鉅哉

補

金人立劉豫爲帝

既立邦昌爲楚帝復立劉豫爲齊帝則天命天討皆出自金人矣金人無宋至此

秦檜還自金師

檜與妻王氏赴行在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奉命而來

檜之入金也皆主以求生檜之還宋也乘危以賣國

後檜屬翟汝文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詰曰檜爲金人殺

檜自北歸國人皆知其托詐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爲得一佳士豈不誤哉人相之後

壹意主和趙鼎劉大中等沮其議則令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俊謀殺之檜不思今日之居業鉉乃中國之

富貴非戎虜之寵靈何忍捨君父之天恩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曾無愧心則其

史記

宋史

平

來歸爲虜反聞明矣

補

還拜二帝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則百官還拜二帝不受賀

懷愍之誓未復元帝不宜徒以衰絰爲禮

蓋復誓重也明皇之轍未還肅宗不宜但以溫清爲恩

蓋還轍重也然則高宗當親爲迎請而何還拜之圖哉

發齊

遺民一旅尚可與憂甲盾五千猶足復讐

高宗既不能爲少康又不能爲句踐即今

年拜於越州明年拜於紹興又明年拜於臨安亦何益毛髮事哉補

二策可聳動天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位因揚言曰我有云云遂得相

以河北還金人以中原與劉豫此二策也

夫中原與豫檜無乃欲爲豫乎不然陷害

忠良檜豈病狂喪心者

詔能建策還二帝實以王爵

卽如李綱宗澤之建策幸而行之可以復

中原可以還二帝但爲奸臣所斥耳噫不

委任能建策者於目前復何求能建策者

於天下

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云云

學者將以行之也春秋之義莫大復讐高

宗之學不知復讐雖讀亦奚以爲

晏敦復有憂色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吏部晏仲即有憂色曰蓋人相矣

張九齡先識李相之姦晏敦復先識秦相

之姦噫不獨李沆爲眞聖人也

是舉也張浚趙鼎有力焉兩人聰明先見亦爲賊檜所賣况高宗乎易曰我伏於莽

三歲不與檜之謂也補

李綱直言和議之非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

近金以張通古爲江南紹興使綱言要宋五事願人不省銓貶監廣州都鹽倉

李胡二公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

氷霜者也有臣如此不能行其言之一二

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乃虛文也張時泰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和議之初檜使人謂敦復曰公若願從兩地阻

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

嗚呼敦復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者死既選閑居數年始卒匡國之忠保身

之智敦復兩全之矣補

范如圭以檜力主和議責其曲學倍師忘誓

辱國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遺臭

萬世矣如圭爲史館校勘

雖不用胡公之言以斬檜賊之首卒亦被

范公之論以誅檜賊之心

河南州縣皆復爲金

金元末賊難開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縣

方虛與之又實取之金人變詐不測貪怵

無厭如此

愛財日貪

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飛使直下東面拜日十年之功廢於一日

飛之戰屢捷槍之阻屢至所謂權臣在內

大將未有能立功於外者

書生印雖欲恢

復舊神州其可得哉

方金人渝盟而南鏘敗之於順昌心膽已

破矣而飛又以五百人屢挫之金人洵洵

史記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莫能措手足且兩河豪傑李通等既帥衆

歸而百姓復頂盆焚香以迎直抵黃龍府

與諸君痛飲事如轉丸破竹耳惜功業粗

張沮抑日甚使忠臣義士徒抱黍離之悲

賊槍誤國之罪不容誅矣

補

岳飛班師

飛引兵還民痛哭訴曰我輩迎官軍金人若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寧

類矣飛亦泣訴取詔示之曰吾不得還官

軍飛亦泣訴取詔示之曰吾不得還官

天子詔漢文之側無人乎請者高宗之側

請者屢受潤焉飛安能如亞夫不受詔乎

此順昌旗幟

劉進兵與兀大夾河梁河陣而大敗之虜望見驚曰此順昌云云

金人既畏岳家軍又懼順昌旗幟矣使高

宗不用槍計詔兩人併力中原假以歲月

莫或挽之庶幾哉中興助可與漢光武比

隆矣

補

張楊諸罷劉錡

張俊楊存中諸日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

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奸人得志也自此

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

張時泰

張俊楊時中依違小人也其乘時射利爾

爾於心獨無愧乎

補

兀木遺槍書今殺岳飛

書云汝以和議棄方河北必殺之乃知

明事宋主暗通金人姦臣謀國陷害忠良

如此

莫須有

世忠心不平請槍詰其實槍曰爾子雲與張憲書鮮不明其事體云云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爲天下服君子

曰奸徒謀國陷害忠良八字可以爲萬世

罵

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豈不愈於賊槍矯詔而殺已耶補

世忠社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驄過通衢

通衢自如若士雲右權位者平時

子房感韓侯之寬而辟穀世忠感武穆之

寬而游湖異世而同智者也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易所謂知幾其神世忠有焉

假令武穆鑒人之忌圖已之歸投簪解組

出處補

儉德避難則豈至父子一門略無噍類哉

昔人謂世忠之識過武穆有以也夫補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武穆之忠義固可為萬世取法武穆之言

論亦可為萬世垂訓

凡詔書章疏稍及槍者幸更易焚棄

賊槍亦能自知其罪但不能自克其私

禁野史從槍請也

國史已付一門私修野史復禁天下公論

○朝執忠臣頭於堂幕作奸臣傳於國公論之口是故弗能箝也

宇文虛中欲因金主郊天劫殺之先期以嬖

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之

虛中所事者之所為則宋也欲變夷者也

賊槍所事者宋所為則金也變於夷者也

施全刺秦檜被殺擊司軍士全張乃於道

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秦檜之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惜施公弗果所

願也雖然討賊之名亦可以照耀千古

秦檜三世領國史槍子德標填三世同

三世領史蓋欲矯飾彌縫以迓後世之譴

也然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故槍之惡

昭昭難掩歷萬世如一日好人之立心何

其拙耶補

洪皓抱印符外赴十五年金人陷以美官略

州至南雄而

皓視子卿何愧第子卿歸漢功輝麟閣結

幸以梓槍也

歸宋寬死。退方君子爲之長太息也。補

沈該万俟卨居相位。惟受命於金。

一槍方死。二槍復生。天若祚宋。必無此賊。

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去其玩好。正綱常。史古書於中。以爲規。居之所自撰記。

唐高宗嘉忍字。宋高宗作損齋。所謂性緩。

而又佩韋者也。

高宗父兄北遷家。損矣。中原失守地。損矣。

邊兵屢敗。國婦多髮。人損矣。於此卧薪嘗。

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則可。奈何以損自處。

故高宗既自損。又誰能益之。補

我將看花洛陽。虞允文如金。辭還。金主云。允文來之。

本欲取河南地。托爲看洛陽花。金之愚宋。

每每如此。

權歸於正。何嘗於理。高平人王友直。聞金人云。即請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使。制置使。以

其從王任爲副使。得衆數萬。攻大名。克之。

友直之變通。武穆之所不逮焉。張時素補

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儒生。我輩愧死矣。允文謂韓侂胄。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云云。

采石一戰。金亮隨斃。蓋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宋高宗之虞。允文何異唐憲宗之裴晉。

公也。允文將命。備師至采石。見事急。乃請

采石之功。更優於謝玄。淝水。周瑜赤壁。劉。

錡。廬昌爲。蓋三人宿將。而允文書生。以宿。

將而勝敵於豫備。易以書生而勝敵於倉。

卒難。補

和則海內氣阻。戰則海內氣伸。允文言也。帝以爲然。

陳康伯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

何如。虞允文曰。和則海內氣阻。戰則海內。

氣伸。英雄所見同也。縱是和亡。戰亦亡。君。

子曰。寧亡於戰。不亡於和。

律請率師爲前驅。下詔親征。律云云。史浩曰。皇子。雖亦欲。環衛。諸將。命從幸。金

陵及還。詔安撫使。趙鼎。立爲皇太子。

孝宗在藩邸。直氣凜然。不可犯。其有得於。

范仲朱。觀尹。燁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

可不以端人正士。預養國本哉。補

朱熹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

不定者辭和之說疑之也。謂宋並言嘉上厥云二八
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嘉非苟言之亦允蹈之者

孝宗諱昀太祖六世孫秀王脩之子也高宗有於宮中

倚張浚為長城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許言挫奪

內能包容外能保障長城也媚嫉李越不能包容也沙漠微飲不能保障也長城如是乎說發有否至和說云可也

舉朝皆婦人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請云無用婦人之言今云云不聽

南宋在朝之士固皆婦人也南宋當國之君獨非婦人乎

楊甲對策實之第五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謂策士之始及共事不過一言帝覽對不悅實第五

秦熈對策主和議擢之第一楊甲對策言恢復實之第五當時君相不足有為如此

朱熹按唐仲友王淮以仲友故怨熹欲阻之

淮與仲友同里且為姻家熹以台民訟仲友論之及陳賈議禁熹欲阻使之也
君子常以公道抑小人小人却以私忿誣

君子

熹提舉浙東淮屬之也今能秉公奉法則

淮宜以得人為慶矣奈何緣是怨熹既落其職復倡為道學之禁欺天罔人貽禍於

世悲哉相業之不樹也補

留正歸裝僅書數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云云人服其廉

正其曹彬趙抃之流歟樞密得人矣補

詔行三年喪皇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至

漢文以來以日昃月耳自我作古不亦美哉孝宗篤於人子孝親之誠矣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文公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讀者曰當時斥禁盡為此學君子每以世道感吾道也

光宗諱惇孝宗第三子受內縣登大寶

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使者自金還言金人云云遂以事知潭州

外國猶問其人中國反禁其學是故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扣額血流清

彭龜手云云。秦今日無大於過宮者。口知之。情不往。

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光宗獨非

人子乎。奈何當壽皇遺疾之時。乃勢所愛

幸玉津園。至今臣下伏地扣額血流清。楚

猶然不悟。尚復有人心乎。

留正引裾泣諫

壽皇疾大漸。留正等進諫。帝拂衣起。正引裾泣諫。

陳禾引裾徹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

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

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

史記

卷之五

李

喪國矣。

丁南朝。

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如何。

龜年為嘉王。

龜年公不能制其母云云。不可制其母。其

學必宗朱子。而後為不差論。必合朱子而

後為不謬。

熹在朝四十六日。

考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推諫

者七。知無不言。既去。僉言益無所憚。

侍君僅四十六日。輒為當時羣小所排。明

道通百千萬年。大為後世士類所仰。

昔哲宗初年。伊川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

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人侍

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適有官觀之命。甚矣

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

寧宗

諱擴。光宗第三子。光宗疾不出。遂襲位。

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仇胄斥道學。禁經書。與李斯何異。斯固不

足責矣。仇胄紹忠獻之其裘。亦如是乎。

獨行

不愧影。獨渡不愧余。已足貽書。

李

本

所為未始不可與人言。所為未始不可與

天告。無愧於外也。獨行不愧已之影。獨寢

不愧已之食。無愧於內也。皆自反而縮之

學也。蓋元定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故如此

柴中行不願考校。

會無試。清司前。期取家。必令書。不是偽學。字。中行

獨以道學不為偽學。寧願下第不登上第。

柴公可謂超然不為一時科目所拘者矣。

由黃尚書。屈膝執政。

詩及之。詔事。仇胄尤甚。故當特云云。傳以為笑。

嗚呼富貴何物。驅人至此哉。萊羹可食。藜藿可啖。又况餓死事小。而失節事大。及之奚爲捐廉棄耻。乃爾。

竹籬大嘯

從曹嘗過山莊。聽竹籬草舍曰。此依聞云云。視之乃趙師。師也。大笑。鵲鳴耳。異以珠冠。獻從曹。喜。遂拜工部侍郎。

伏獵不可侍郎。大嘯反可侍郎。耶佐胃之擅權。師異之無耻。並著矣。

京鎗變其素守

從初爲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既相云云。但奉行從曹風旨。

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

史書

卷之五

李士

一

遂爲千古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大風拔木。洪水崩山。

嘉平年。七十。一是日云云。

其死也天猶惜。此真儒。其生也人獨禁爲

僞學。

程松獻妾

名松壽。從曹曰。何與大。陳同名。答曰。欲使賊名。常達鈞。驅逐除權。庶

欲求將權者殺妻。殺妻則殘義。固可惡之甚也。欲求樞府者獻妾。獻妾則辱身。尤可耻之甚也。

以韓從曹之首昇金

金索從曹首以賜。張南地。從曹也。

與其首於玉津園。則可。與其首於金人國。則不可。

昔人有言。替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爲復讐。謀疎計淺。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

警家。使甘心焉。可乎哉。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嗚呼。催科之中猶寓撫字。刑罰之中猶寓教化。而世之人口談撫字。乃實務催科。身任教化。乃實使刑罰。觀方言寧不愧乎。

刻朱熹四書集註於太學

劉光祖有感時事作記曰。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信斯言也。當時屢下僞學大禁。隨梓朱子成書。蓋不待萬世。而是非定於一時矣。正道之不容氓也如此。○纂四書集註始於朱熹。傳四書集註始於劉

煥。

煥爲朱子弟子。

詔集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平戎禦戎二策已有說再不必議和戎一策已被誤再不可議

理宗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範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備部迎立之

史彌遠忌濟王竑謀殺之真德秀入對

德秀只陳濟王竑之冤枉不正史彌遠之

弑逆君子取其言之雖切惜其說之未詳

三凶

梁成大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此奸彌遠意者必相繼擊之目為三凶

既有姦臣則有姦黨必須同惡以相濟庶

可妨賢以病國

彌遠所為即槍與佞胥之故智嗟乎宋室

權姦一消一長卒不能成中興之美蓋天

意也

補

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成大於真魏二公乃詆毀如此而不知當

時士大夫已目已為成大矣大快公論固

在此不在彼也

補
了翁著九經要義德秀修讀書記

羣小力排正人雖阨於一時君子得養正學領傳於萬世

恨不與喜同時特贈喜太師追封信國公

今日之魏了翁真德秀即昔日之朱元晦

也魏真既不能用則元晦亦不能用矣理

宗何必責耳而賤目耶

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梁古兵備西和城寶

母與婦杜氏飲藥二子及婦俱死其母欲賣其乃自伏劍死賓客云云

寅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國門繼亡

古今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若賓者可多

見哉

方城陷時賓謂其妻杜氏曰速自為計杜

厲殷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斯

於婦人中可謂亭亭獨邁者矣

金德立執其二王降於元

起崔立之狂謀成青城之烈禍蓋天假手

於斯人以代宋之報復也

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至是百有六年而

元人倖金卽前日金人倖宋之地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信哉

十七字起復論史篇之起

緝紳無人心里巷有公議書之於冊取罪

千古矣補

諸生作捲堂文光緒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士諸生聞之作此以解先聖與舊盛畫削滿士之精

諸生之公論不行諸生之公議斯出矣

自號無恙居士洪五

或疑無何以有大功蓋其遠貨色絕滋味

皆出於無則立功之本也補

劉秉忠以天下爲己任蒙古以秉忠爲太保

自古人才之出或由卜筮或飯牛或投竿或

負薪或由奴隸或由降虜乃秉忠爲蒙古

而出特一僧耳而佐理一時炳炳可觀則

知胡元之盛天也議者當咎中國之所以

衰不當尤胡元之所以盛張時泰

庶宗諱保理宗之姪也初封忠王未幾立爲太子

大續言襄陽已圍三年似道誣以他事賜死

內嬖獨聞邊患外臣可知但不敢奏也內

嬖猶用計害外臣可知又孰敢言也

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看得無疑方是有

功蒙古以許衡集國子祭酒即燕京南誠書院設學每言云云

將信始生疑既信始不疑此許魯齋看書

之法也我思古人寔獲我心

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輔佐抑豈偶然

之故哉補

建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之請也

本欲希天以自尊而顧乃希資北周宇文泰資無天元

帝以自願夷人不學無術如此

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宮中故事頒進御展請開門謝日云云

外爲姦臣謀內爲女色荒兩斧伐孤樹將

日就仆矣

恭宗名昀度宗次子也

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

死要死得分明耳。正立信答

固要守死亦要善道守死而不足以善道

則亦徒死而已惟篤信好學者兼之立信

是也

節義成幾元兵薄也節義成幾起書凡上

云云遂與孫氏盛服同縊從容室

節義之道萃於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

仁之訓矣精

本綿庵蓋押官卿處臣殺似道於

虎臣為天下撞殺似道是矣宜中為似道

捕殺虎臣非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春秋之法固應如是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兩渡後一壞於

紹興之槍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

之史愚亦謂理宗朝一壞於藺之再壞於

大全三壞於似道姦相之誤國如此哉

家鉉翁不署招降之檄伯顏令溫調廣興太

之又欲三省樞密院徵稅政皆著鉉翁

不肯命轉之鉉翁曰中書無轉轉政之

中華不可降夷人中書不可縛執政雖就

死地浩氣拍天矣高應松不草宋

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初憲在

宋召還民重流播遷盡像嗣之半江陵有

希憲以華夏之林事夷狄之主在元固為

帝昂度宗之

有星墜於海有大星南流中星千

人君將有沉海之亡天象豫有墜海之兆

天不祥宋數其止此矣

天祥忠義形於詩

或謂臣子事君親一也人子居親之喪不

作詩人臣值君之亡可作詩乎固聞魯直

居喪不作詩矣以其非思親之詩也亦聞

孫綽居喪作詩矣以其為思親之詩也天

祥吟咏忠義所發亦為君之詩也庸詎知

其不可作乎

流離中讀大學章句

秀夫當顛沛流離中、日讀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哉、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失其道哉、張時素補

陸秀夫負帝同溺、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云云

方枘淚對帝瀾朝衣、即垂淚負帝溺海水

易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秀夫以之

爲我取辦香來、世傑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舟人欲懸舟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云云、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帝已至若天不欲復存趙祀、覆我舟果覆焉

觀露香告天語、則知世傑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嗚呼忠哉

若夫成敗則天也、補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旆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彼諸

論意占城往而不返者、不知何顏面見於

地下也、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補

元紀

世祖諱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施

立安樂堂、諱湖南行省於戌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云云官給其需

疾者醫之、即惠藥局意也、死者葬之、即瀟

澤園意也、但饑者廩之、恐不能臨時家賜

而人益、亦惟當平時利用以厚生

正氣歌天祥所作

養正氣成者足以配乎道、義作正氣歌者

足有補於綱常

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衡謂其子曰平生虛名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云

觀斯言也、衡固自知仕元之非矣、可見天

理之在人心、未嘗或展、徒以知之未真、行

之不決耳、然則奈何、隱居教授、明道以淑

徒、立言以範俗、如劉因、屢召不出、而急

歸可也、丘璵山

詔焚道書、帝信桑門之惑、詔桑校道書、惟道

道書猶有說、尚命付回祿矣、佛書甚無謂

何不併焚之也

世祖崇佛而黜道周武帝唐武宗之故步

也補

立按察司

劉使六二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設按察之官者必遺以時巡行郡縣爲按

察之官者自當以時巡行郡縣是故民瘼

於是乎可訪吏弊於是乎可除

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

江陰等國等路大水民流移云云

民饑待斃朝不保夕緩不及事矣汲黯輒

史記

卷之五

主三

發倉廩亦此意也

徵劉因不起

因容城人學者稱爲靜翁先生

始一出卽還後屢徵不出賢於衡遠矣

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

因詳諸書之所長曰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云云

孟子能言孔子集夷尹惠之大成劉子能

言朱子集邵周程之大成惟知之也真故

論之也切

議者謂劉因於經書無所箋釋

勝國靜脩公著述少當取其風節孤高我

朝文清公著述少當取其踐履篤實

解玉鈞條遺之

初伯顏取宋還問合馬謂之因遺此曰宋寶王國多吾無

取勿以爲憾也何合馬謂其控已乃送以歷宋玉璣並無駭至是卒謚忠武

伯顏深畏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諸

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

嘗言功而反來好相之詛非後有譽是主

者則赤心終不白矣

成帝

名顯不取太祖孫也

史記

卷之五

主四

始建文廟於京師

先是國子

京師萬方首善之地孔子萬世垂訓之聖

京師無孔廟久矣元主始建之所謂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武宗

名顯則廟宗智興廟入魏長子也成宗諸王立之

兩斧伐孤樹

阿沙不花見帝密遣日陛下知費惟難學是疑紀端是好

獨云云未有不類作者第之

孤樹爲兩斧伐則仆一身爲衆欲攻則亡

詎意夷人如阿沙不花亦能善喻以進諫

如此。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辭曰臣以聞厥餘命

前朝敕而用之承乏中涓今云云臣聞宰輔佐天子共治天下奈何辱以幸人奇寵

以一宦者而使居六卿之職兼左揆之任

豈體也哉觀邦寧所辭之言可謂能守分

者武宗聞之寧無愧耶

補

仁宗

名愛育繫極力入建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

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院萬世公論

帝諭省

林集賢備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謂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沈重蓋御云云

史記

卷之五

史記

十五

御史言之國史記之夫道一而已矣國史

院固屬萬世公論御史臺亦屬萬世公論

二之則不是

子昂世祖所簡拔

以孟頫為翰林承旨或言國史不宜令與帝乃云云

孟頫以趙宋宗室臣事警元其驕固不足

言矣若其修史至張弘範襲崖山之日其

視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綱目紀其時

日愧孟頫於千古也

張時泰補

左右以雨衣進

帝露香禱於天既而大雨左右云云帝曰朕與民同憂

於此見仁宗教天而恤民矣宜其為大元

盛德守文之主也

補

早而自禱則大雨疫而自責則大雪蓋天

無棄物不以夷主而沒其善亦不以夷邦

而絕其民也

史記補

訪求遺逸

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詔之

詔行科舉特倣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

追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

盛矣

史記補

英宗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

英宗

太子

吳澄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

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

贊朱子者有曰義理玄微爾絲牛毛則知

朱子道問學之功固多又曰心貫開豁海

闊天高則知朱子尊德性之功亦多澄言

非也

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敷

開經筵

從趙簡之請也

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敷

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敷

不顯終受佛戒而夷習尚存

史臣觀

明宗

名和世瓘武宗長子也初封周王

張養浩著書三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

盡揚歷中外之職於當時番揚歷中外之

訓於後世惟有學業有行義者能之

養浩幼遇人有遺楮幣於途者彼人已去

追而還之是其行義也年方十歲讀書不

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乃晝則默誦夜則

閉戶張燈竊讀是其學業也

補

太白經天

是時圖帖睦爾已無兄之心矣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帖

睦爾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豈虛生哉

文宗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

可方東漢諸君子

吳澄語范梈基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云云

澄仕夷固不能以特立獨行自處矣而乃

以此稱惇耶東漢黨錮諸君多遭患難有

死節惇不過清謹一文士安得與渠比也

史臣

嚴起復之禁

從御史陳思謙請也

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三年之喪古今

通義奪情而起何義之有此金華之變禮

安可施於承平乎文宗可謂能從善矣

順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江州諸縣饑

總督王大中貸富民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糶糶以為息約年

既不傷富民之財且得救貧民之命或謂

救荒無善策然則此策非歟

黑鷹舉飛

武陟禾鄉塾有蝗米張寬視曰寧殺爾尹毋傷百姓俄而厲啄食之

嗟乎寬一令耳而有罪其已不忍傷其民

之心天即應之又况君人者乎則豈可委

天變於莫敢誰何哉

補

理不患不一

所難分殊耳金履祥告許謙云云謙由是致其辨

學患不能理一耳真能會其理之一自能

辨其分之殊理一何易分殊何難故曰一

理渾然泛應曲當

士以不及門爲耻

指許謙也

謙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

起蓋安於義命非偽隱以爲仕宦之捷徑

者豈不歸然一代真儒則又賢於衡因二

公遠矣其爲四方人士瞻仰有以也夫

黃陵岡得石人

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

隻眼視動黃河天下反及魯

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

人一眼而治河之共起

議者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

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紀綱廢弛風俗偷

薄已非朝夕之故卽令魯不興是役天下

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李羅帖木兒擊方國珍被執

遣大司徒建康

帖木兒招降之

豈獨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長徑無通賊

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夫國家不

幸有此寇何以處乎曰弭禍亂者必折其

萌國家無事齊民首亂要必合天下力攻

之遏絕其萌令無至於蔓延決不可用招

安之策也萬不得已必除首惡不赦此外

有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之或加以賞

使人曉然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則禍源

庶幾少塞矣

五渠山補

史略

卷之五

二

史略補卷之五終

史談補後叙

觀察陳公間以語不佞曰史不可不讀亦不可泛讀故事母求廣索要于芳穢昭明人母求偏銓要于賢邪較著寥芳剔穢倣賢懲邪始為有益因出史談補命不佞刻之談

史談補

後序

則楊子補則陳公其帙僅可當左氏之半而評駁誦賞歷三十三朝之跡如在目前讀此則馬班陳范諸家言皆為糠粃矣今世學士率務華取搜田但記時義千首即可稱好舉子矣間有稍慧者則又擬

奇書秘典以駭里耳至語及史冊

及置之高閣曰此爛朝報耳夫士終日坐屋子裏與蠹魚相伴釋褐後便剖符踞吏民上一切世事茫然不知所恃者以古人古事為鑑耳於此小學更學何事無怪乎世多腐生也已足編出不勞精不費時剪燈危坐可半夜而澈之故無論學于官人宜各繕一帙置之座右豈徒充腹苟資說鈴抑亦可以經世務也哉賜進士文林郎知魏縣事屬下吏古鄆田大年頓首跋

史談補

後序

史談補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楊一奇撰陳簡增補二人均不詳始末所可考者簡書成於萬厯中一奇書又當在前耳一奇書五卷本名史談於諸史中摘錄事迹加以論斷皆無所闡明簡又補入百餘條雜於一奇舊編之內仍爲五卷改題曰史談補所見更出一奇下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一)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彭德刻本

人物論序

鄭元直博古耽奇俯而就博士之業非其好也而業復不售癸未以明經謁

大廷三置對三稱

上旨籍籍有聲南宮美而業終不

盡售嗟何乞一壺太湖流賊作變而元直條上便宜鑿鑿中會東南保障幾倚驛一書生之長此可謂不售乎而元直終不忌博古耽奇之癖也清齋首肯丙夜篝燈古今人物盡供甲乙閱數歲而畫成頃

過西巖謂余曰吾業不售復有意
不朽願先生一言先之亦嚮者其
事之誼也余受而卒業其世次自
軒黃迄胡元其文于先秦于兩司
馬于揚于范于鄒枚于安仁文通
下達我明于北垞于信陽于歷下

瑯琊于新都諸君子無所不收是
靈獨世代升降風氣沿革具是抑
亦古今文運忠實文煩簡之大都
也元直何謂不售元直所售者在
不朽矣遂喜而爲之序

西巖居士陳經邦撰

人物論序

粵自景旆闡人文之闕墳典
剖先王之繩史書代著將
弊宇宙相於始終麟經絕筆
而後以史鳴者有慮數百家
至於子載曰矣之林百氏品
題之府而免擯收而廬列之

顧簡帙浩渺不翅象罔川嶽
然自非窮獵豈易的方春
煇多情物君子而能讀三墳
五典一索九丘若獨倚相一
人太史公局於六七穆成書
採摭未脩筆削靡遺焉貽
鄭漁仲情移不覺之恨况下

此若年南湖鄭元直從培盧
同余執筆師門穆志為友應
史不蒐宏游多參不玄手
聲名突太湖蠡澤司比倭
遊林居尤顓嗜學以今藝
秋餘七十高名晨風夜雨吟
摘纂輯理常纂也余幸陋

校屨於所纂人物論時披展
一二促膝為討竟日忘疲茲彙
總成書為卷凡三十餘仰謝
皇初俯遠緣國代不無人、不
以事并兩權衡褒貶有會
于衷若悉領挈而條布焉
以攷訂詳核芳程懿誠挈

庶昭揭止水之鑑眉睫而脉
弦融貫組繪爛然即歷代文
章變態森然左睹必入小溟
海之一彈珊瑚端世岳彌藏
末學母亦信為傳述之遺歟
孔聖刪脩暮年始大著而歸
文公亦謂著書誤五六十為

之未晚蓋闢久擇精則理醇
為書以傳信故可垂日月焉
不刊鄭氏廢幾近之矣夫法
言一本初熟都市恆桓君山
玄生必傳是編也於諸史為
最白之裘亦讀史者為半
津之筏其愛而傳也久矣疑

余不佞莫能為玄晏望元直
願自附於君山之玄言
萬曆乙巳仲春中浣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
察司分巡臨元道副使
友弟宋某彙撰

人物論序

昔譚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斯讀史
之妙解洞心之聖篇也世之驚愕煥
奇者多派連月露劉寤劉說反之
心身世道猶拾遺然何益哉
改諸名家著述代不乏人其表著
者若荀悅袁弘前後漢紀丘悅

序

二

國典略社延素晉略柳芳唐曆陳
彭年唐紀劉昫舊唐書馬令南唐
書後魏古史呂祖謙大事記元王
國朝嘉宋史新編史記史評日
抄餘冬錄等書率能闡釋往緒
提揭羣蒙豈不斌之獨鄭元直情
士上下千萬年採人物論斷輯而

或編俾尚論者一開卷如見往
詰賴面不出戶如身千古丘貉
斯亦當世得夫之林也博士祖
南前來學以人物論備載籍
所未備豈來學之鑑而克周廣
矣元直雖有執戟疲楊長沙授
賈之嘆然著書立言其行據則

序

八

博且鉅也不佞知博士最悉故
言為之序

音

萬曆戊申春日友弟方萬策謨

叙

混沌初開玄風遐邇史籍紀載非
耳目所及難乎其言之也夫子因魯
史作春秋褒貶所垂萬世尊為鼻
祖漢興龍門繼作史記上通軒轅下
迄天漢有本紀有表有書有世家

九

列傳規制體格出自獨創二三千
年人物行事備是矣第遭秦火典
籍尚缺其所摭撫戰國時書猶或
未刪其刺戾者況其下范陳劉李
輩乎余讀書即喜讀史於所紀人物
渺愿是非輒認有評議以自附一家

之誼間以質之二三儕偶其持議有與余合者有不合者余不敢自信適索羣書讀之則又無不與余合也余始信人生意識大抵略同二三儕偶之所欲言諸君子業先言之諸君子之無不合也二三儕偶之有合不合也

古今人物有定論耶無定論耶於是次第采輯自三皇暨胡元釐為三十餘卷大都以諸史評贊為宗論者則次於其後其體略倣通鑑先各代之君而諸臣各以時綴之褒貶相駁情勢相揣各呈所見毋問異

同衆白纁而裘成千金懸而口箝吁論定矣至於一代文章其氣力風格迥升迥變一披卷瞭然在目則是編或不論世者所借為羔雉也嗚呼家非鄴侯自慙寥陋霜毛蕭颯染翰唯艱博采而增益之所望於海內

諸同志者

萬曆戊申夏日莆中鄭賢撰

古今人物論目次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二首

伏羲

神農

黃帝

許由 二首

堯

舜

堯舉十六相舉四凶 三首

虞舜許由非匹天祥

鯀

禹 三首

關龍逢比干

湯

伊尹 三首

太甲

人物論目次

傳說

比干

箕子

微子

三仁

第二卷

泰伯

虞仲

文王

關天

伯夷

國人立其甲子

伯夷太公

武王

管蔡

太公

三監

宣王 二首

周穆

莫敖屈瑕

衛懿公

第三卷

鮑叔牙

管仲 五首

管晏

管邈

齊司寇

宋襄公

申生

荀息 二首

里克

文公

人物論目次

狐突

趙襄厲卻殺

趙盾 二首

程嬰公孫杵臼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二伯

季文子

子產 二首

季札 四首

延陵十字碑

老子 二首

第四卷

孔子 三首

夾谷之會 二首

閔子

子貢 二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軻 <small>四首</small> | 樂毅 <small>三首</small> | 四公子 <small>二首</small> | 春申君 <small>二首</small> | 信陵君 | 屈原 <small>七首</small> | 陳軫虞卿 | 穰侯 <small>二首</small> | 蘇秦 <small>二首</small> | 由韓 <small>二首</small> | 人物論目次 | 孫武吳起 <small>二首</small> | 第五卷 | 豫讓 <small>五首</small> | 范蠡 <small>二首</small> | 伍員 <small>八首</small> | 荀子 | 列子 | 讀墨子 | 濤雲威明 <small>高公堂記</small> | 幸我 |
| 蘭相如 <small>三首</small> | 燕昭王 | 毛遂 <small>二首</small> | 楚圖興亡 | 侯嬴 | 孟嘗君 <small>三首</small> | 樗里子 | 魏冉說 | 張儀 <small>二首</small> | 韓非 | 商鞅 <small>三首</small> | | | | 智伯 | 夫差報仇辯 | 魏文侯 | 莊子 <small>三首</small> | 反讀墨 | 孟子 | 子賤 <small>四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卷 | 罪漢王 | 項羽聞楚歌 | 捕侯生說項羽 | 范增 <small>二首</small> | 義帝 | 張耳陳餘 | 桃花源 | 子嬰 | 扶蘇 | 人物論目次 | 李斯 <small>三首</small> | 由余 | 虞生 | 秦始皇 <small>四首</small> | 第七卷 | 荀卿 | 茅焦 | 田單 | 王翦 | 白起 <small>三首</small> |
| | 袁生 | 漂母 | 謝羽澤門 | 亞父對 | 項羽 <small>四首</small> | 懷王 | 陳涉 | 蒙恬 | 二世 | 包丘子 | 趙高 | 始皇葬銘 | 坑儒 | | | 呂不韋 <small>四首</small> | 范雎 <small>二首</small> | 魯仲連 <small>三首</small> | 振對句起 | |

| | |
|---------|-----------|
| 梁高祖王首 | 甄平公 |
| 高帝善將將二首 | 蕭何四首 |
| 張良五首 | 韓信四首 |
| 廣武王成安君 | 曹參三首 |
| 陳平三首 | 周勃四首 |
| 王陵 | 說彭生 |
| 魏豹彭越 | 韓王信 |
| 盧綰陳豨 | 樊噲酈商呂宋李灌嬰 |
| 樊噲 | 蕭何請者光修方 |
| 第八卷 | |
| 人物論目次 | 五 |
| 紀信 | 周苛 |
| 田儼 | 京師生 |
| 李布 | 李布礮 |
| 田橫三首 | 劉敬叔孫通 |
| 劉敬 |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
| 四皓十首 | 酈生陸賈 |
| 耕田歌 | 酈寄 |
| 第九卷 | |
| 文帝五首 | 淮南衡山王 |
| 賈誼五首 | 伏生 |

| | |
|-----------|-----------|
| 張釋之鳴唐 |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
| 文帝不拜蕭天 | 文帝誅蕭昭三首 |
| 文帝不拜蕭天 | 袁叔謙趙談錄 |
| 文帝不拜蕭天 | 景十三王 |
| 景十三王 | 景十三王 |
| 呂王淳 | 袁盎袁綰 |
| 袁盎四首 | 袁盎二首 |
| 田叔 | 鄧都 |
| 第十卷 | |
| 武帝三首 | 董仲舒二首 |
| 賈誼夫二首 | 東方朔二首 |
| 人物論目次 | 六 |
| 沒頭鄭當時 | 張湯 |
| 杜周 | 衛青霍去病二首 |
| 李廣蘇建 | 薛武二首 |
| 公孫弘三首 | 司馬相如三首 |
| 卜式 | 李廣利 |
| 李弘羊 | 李陵二首 |
| 終軍 | 司馬遷二首 |
| 謝惠臣被江充害夫躬 | 田千秋 |
| 張敖 | 吳太子 |
| 張敖 | 霍光金日磾 |

龍九 四首

第十一卷

昭帝 二首

傅介子 二首

歲延年

宣帝 二首

張世安

路溫舒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淮陰傳陸二侯引

董後

魏相丙吉

魏丙同心輔政 二首

蕭曹丙魏相茶評

二疏 四首

趙充國辛慶忌

趙充國 三首

韓延壽 三首

人物論目次

七

趙充國楊功罪辨

元帝 三首

王貢兩龔鮑贊 二首

蕭望之 四首

馮奉世

匡衡張禹孔光贊

桂弘聖奏論

陳湯

甘陳功罪

第十二卷

成帝 二首

王商史丹

劉母孫劉向

劉向 四首

張禹

薛宣朱博

梅福

朱雲

哀帝 一首

王昭君

孔光

平帝 二首

韓勝祁漢

王莽

楊雄 五首

第十三卷

光武 五首

公孫述

齊王縉

柳禹 二首

冠卿 二首

耿弇

吳漢

人物論目次

八

馮異參彭豐侯

馮異充國 二首

王霸

彭彭 二首

卓茂

臧宮

賈滌

班彪

鮑永

馮衍

來歙

宋弘 二首

祭彤

郭伋

馬援 四首

韓方逢明嚴光周黨

周黨嚴光

嚴光 七首

朱浮

鄭玄

桓榮二首

康范

第十四卷

明帝一首

鍾離意寒明

東平王

耿恭

郭躬

第五倫

竇憲三首

人物論目次

安帝

袁安

仲長統崔寔評二首

左雄周舉黃瓚黃琬

黃憲三首

梁統梁商梁冀

張衡

荀爽二首

李膺光滂

第十五卷

張堪廉范

丁鴻

袁安王東海王

班超二首

章帝二首

陳寵

和帝二首

班固二首

樂恢何敞

王充王符仲長統

虞詡

楊震四首

桓帝三首

梁冀

李固杜喬二首

陳寔二首

李膺

郭泰四首

徐偉二首

易翁

梁涉

管式何進二首

張奐

宦帝二首

盧植

申屠皓二首

趙苞

人物論目次

徐幹

漢代人論

東漢節義

第十六卷

獻帝

袁紹

袁術

田疇

管寧

臧洪二首

茅容

申屠皓趙然見于物議

仇香

陳蕃三首

何進

朱穆四首

馬融二首

皇甫規

蔡邕三首

皇甫嵩朱雋

中論

續志林東漢論

董卓二首

袁紹劉表

劉虞公孫瓚

管寧華歆

王允

孔融三首

| | |
|----------------|-----------|
| 呂布 | 先主 六首 |
| 關羽 四首 | 關羽張飛 |
| 張飛 | 諸葛亮 四首 |
| 八陣圖 | 孔明 |
| 擒孟獲 | 孔明自比管樂 三首 |
| 麴苞徐庶 | 龐統法正 |
| 漢後主 | 魏延 |
| 蔣琬費禕姜維 | 姜維 |
| 北地王 諸葛孔明諸葛尚 二首 | |
| 第十七卷 | |
| 人物論目次 | 十一 |
| 曹操 六首 | 劉放孫資 |
| 荀彧 | 陳思王 |
| 華陀 | 曹丕 三首 |
| 曹芳曹芳曹橫 | 曹芳 |
| 曹叡 二首 | 鍾會劉艾 |
| 諸葛誕 | 管輅 |
| 司馬懿 三首 | 孫堅孫策 |
| 孫堅 | 孫策權 |
| 孫權 四首 | 魯肅 二首 |
| 陸遜陸抗 | 諸葛恪 |

| | |
|-----------|--------------|
| 十八卷 | |
| 宣帝 司馬昭 | 景帝文帝 司馬昭 司馬懿 |
| 司馬昭 | 武帝 三首 |
| 司馬孚 二首 | 羊祜杜預 |
| 羊祜陸抗 | 山濤 |
| 傅玄傅咸傅祗 | 王渾王濟庾彤 |
| 鄒宋李胤盧欽華表 | 劉毅和僞任愷 |
| 劉頌李重 | 曹志庾純 |
| 關羽何雄灼灼 | 衛瑾張華 |
| 張華 | 賈充 |
| 人物論目次 | 十二 |
| 曹王 司馬懿 | 惠帝 司馬懿 |
| 太子 |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
| 嵇中散 二首 | 阮籍 |
| 皇甫謐裴成東晉王接 | 楊駿 |
| 江統孫楚 | 夏侯湛潘岳潘尼 |
| 懷帝愍帝 | 晉論 |
| 閻鼎 | 周處周訪 |
| 王沉荀勗荀勗 | 張軌 |
| 王戎王衍 | 王衍 二首 |
| 王導 三首 | 劉隗力協戴若愚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柳先生 <small>五首</small> | 王彪之 <small>二首</small> | 恭帝 <small>二首</small> | 謝玄 <small>二首</small> | 武帝 <small>二首</small> | 穆帝哀帝海西公 <small>二首</small> | 桓溫 <small>二首</small> | 孔愉周回 <small>二首</small> | 殷浩 <small>三首</small> | 王舒虞潭 <small>二首</small> | 成帝康帝 <small>二首</small> | 第十九卷 | 庾亮 <small>二首</small> | 應詹甘卓 <small>二首</small> | 張寔 <small>二首</small> | 溫嶠 <small>二首</small> | 溫嶠 <small>二首</small> | 松紹 <small>二首</small> | 陶侃 <small>二首</small> | 鄒凱華陵 <small>二首</small> |
| 劉裕 | 郭巨 <small>二首</small> | 劉穆之 <small>二首</small> | 安帝 <small>二首</small> | 謝玄 <small>四首</small> | 蘭文帝武帝 <small>二首</small> | 桓玄 <small>二首</small> | 陳壽 <small>二首</small> | 王羲之 <small>三首</small> | 桓彝 <small>二首</small> | 卞壘 <small>二首</small> | 卞壘 <small>二首</small> | 郭璞葛洪 <small>二首</small> | 劉超鍾雅 <small>二首</small> | 周訪 <small>二首</small> | 陸機陸雲 <small>二首</small> | 閻騫 <small>二首</small> | 劉琨祖逖 <small>二首</small> | 劉弘 <small>二首</small> | 元帝明帝 <small>二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陸雲沈約 | 武帝 <small>三首</small> | 褚淵王儉 <small>二首</small> | 高帝武帝 <small>二首</small> | 蕭道成 <small>二首</small> | 袁粲 <small>二首</small> | 顏延之 <small>二首</small> | 謝靈運 <small>二首</small> | 謝晦 <small>二首</small> | 文帝 <small>二首</small> | 武帝 <small>二首</small> | 第二十卷 | 庾亮 <small>二首</small> | 符氏 <small>四首</small> | 慕容氏 <small>二首</small> | 石虎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石勒石虎 <small>二首</small> | 劉聰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劉淵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劉聰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 江淹任昉 | 武帝 <small>三首</small> | 王融謝朓 <small>二首</small> | 明帝 <small>二首</small> | 高帝 <small>二首</small> | 何承天 <small>二首</small> | 順帝 <small>二首</small> | 袁淑 <small>二首</small> | 蔡廓 <small>二首</small> | 明帝 <small>二首</small> | 劉裕 <small>二首</small> | 明帝 <small>二首</small> | 王猛 <small>二首</small> | 慕容氏 <small>二首</small> | 慕容氏 <small>二首</small> | 石閔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石勒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劉聰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劉淵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劉聰總論 <small>二首</small> |

| | |
|----------|-----------|
| 謝朓 | 徐勉 |
| 袁聿 | 蕭子恪 |
| 朱昌碩琛 | 王僧辨 |
| 侯景 | 陳霸先 三首 |
| 江總姚察 | 拓拔氏 |
| 明元帝 | 道武帝 |
| 高祖 拓拔堅 | 崔浩 二首 |
| 奚斤叔孫建 | 李順 |
| 大武帝 | 高允 |
| 高祖孝文帝 二首 | 宣武帝孝明帝莊帝簡 |
| 人物論目次 | 十五 |
| 帝後廢帝出帝 | 李孝伯李冲 |
| 爾朱榮 | 神武 高歡 |
| 北齊 高澄 | 斛律金 |
| 高乾封隆之 | 楊愔 |
| 邢邵 | 魏收 |
| 後周文帝 | 武帝 |
| 北周史 肅 | 王褒王思政 |
| 蘇綽 | 李賢李遠 |
| 王褒庾信 | 隋高祖文帝 二首 |
| 高祖蘇威 | 薛擒虎賀若弼 |

| | |
|----------------|-------------|
| 楊素 | 王通 二首 |
| 楊素 | |
| 第二十一卷 | |
| 唐高祖 三首 | 李密 四首 |
| 劉文靜裴寂 二首 | 王世充竇建德 |
| 竇建德 | 建成 二首 |
| 十八學士 | 太宗 四首 |
| 房玄齡杜如晦 | 王珪魏徵 二首 |
| 魏徵 七首 | 李靖李勣 |
| 李靖 二首 | 李勣 二首 |
| 人物論目次 | 十六 |
| 屈突通舒遲敬德張公謙 | 尉遲敬德 |
| 劉洎 二首 | 師旦魏徵 二首 |
| 李右渠 |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
| 姚思廉 | 蘇世譽裴矩孫伏伽張玄素 |
| 馬周 | 吳王恪 |
| 第二十二卷 | |
| 高宗 三首 | 劉仁軌 |
| 長孫無忌 二首 | 褚遂良 |
|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 二首 | 張公藝 二首 |
| 李善感 | |

| | |
|-----------------------|--------------------------|
| 于志寧 | 武曌 <small>神武宗 四首</small> |
| 太子弘 | 裴炎 <small>三首</small> |
| 陳子昂 <small>二首</small> | 駱賓王 <small>二首</small> |
| 魏元忠 <small>二首</small> | 李孝述 |
| 狄仁 | 李昭德 |
| 狄仁傑 <small>二首</small> | 中宗 <small>二首</small> |
| 王正 <small>二首</small> | 机上月 |
| 武攸緒 | |
| 第二十三 | |
| 睿宗 | 睿宗玄宗 <small>一七</small> |
| 人物論日次 | |
| 玄宗 | 禁米珠玉罷織續 |
| 高力士 | 楊思勗 |
| 燕公新院數字 | 張說 <small>蓬生林中</small> |
| 張柬之 | 蘇環 |
| 姚崇宋璟 | 姚崇 <small>二首</small> |
| 宋璟 <small>二首</small> | 盧懷慎 <small>三首</small> |
| 魏知古張九齡 | 張九齡 <small>三首</small> |
| 李邕 | 擬盧藏用與李邕書 |
| 孔璋 | 張嘉貞乾祐 |
| 張嘉貞延賞弘靖劉知幾吳兢 | |

| | |
|-----------------------|----------------------------|
| 明皇 | 周子諒 <small>二首</small> |
| 李休甫 | 楊國忠 <small>二首</small> |
| 安祿山 <small>二首</small> | 宇文 <small>二首</small> |
| 楊貴妃 | 王忠嗣 <small>二首</small> |
| 李白 | 杜甫李白 <small>二首</small> |
| 賀知章 | 陸象先 |
| 張旭 | 孟浩然 <small>二首</small> |
| 第二十四卷 | |
| 肅宗 <small>二首</small> | 顏魯公 <small>二首</small> |
| 人物論日次 | |
| 顏杲卿 | 書顏魯公李士座帖 <small>十八</small> |
| 張巡許遠 | 張巡 <small>二首</small> |
| 南霽雲 | 許遠 |
| 甄濟 | 代宗 <small>四首</small> |
| 程元振 | 李泌 <small>七首</small> |
| 房琯 <small>三首</small> | 李光弼 <small>四首</small> |
| 郭子儀 <small>六首</small> | 李抱真 |
| 楊紹佐祐甫 | 劉晏 <small>三首</small> |
| 元載楊炎 | 德宗 <small>二首</small> |
| 德宗 <small>二首</small> | 陸贄 <small>五首</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平仲 | 二首 | 馬燧渾瑊 | 一首 | 段秀實顏真卿 | 二首 | 李璣 | 一首 | 何蕃 | 一首 | 歸崇敬 | 三首 | 陽城 | 三首 | 劉昌 | 一首 | 李晟 | 二首 | 崔善正 | 一首 |
| 柳宗元劉禹錫 | 二首 | 柳宗元 | 一首 | 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劉禹錫 | 一首 | 憲宗 | 二首 | 第二十五卷 | | | | | | | | | | | |
| 八司馬 | 一首 | 李吉甫 | 一首 | 白居易 | 一首 | 武元衡 | 一首 | 李光顏 | 一首 | 李愬 | 一首 | 韓愈 | 四首 |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 二首 | 牛僧孺李德裕 | 四首 | 牛僧孺 | 一首 |
| 人物論目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韓愈 三首 | 王彥章裴約劉仁瞻 一首 | 王林 二首 | 劉智建 二首 | 桑維翰景延廣 二首 | 高祖 一首 | 廢帝 一首 | 元行欽 一首 | 張承泰 二首 | 莊宗 一首 | 龐師古 一首 | 朱溫 一首 | 第二十六卷 | 韓偓 一首 | 鄭紫 二首 | 李克用 二首 | 朱全忠 一首 | 鄭畋 一首 | 李訓 一首 | 白敏中 一首 | 劉黃 二首 | 懿宗 四首 | 昭宗 二首 | 王重榮 二首 | 裴樞 二首 | 孟昭龜常滑侯昌榮 一首 | 司空圖 一首 | 王彥章 一首 | 先王 一首 | 張承業 一首 | 明宗 一首 | 閔帝 一首 | 宋令詢 一首 | 石敏塘 一首 | 張誼 一首 | 周太祖世宗 二首 | 五代 一首 | 馮道 一首 | 趙匡胤 三首 |
|----------|----------------|----------|-----------|--------------|----------|----------|-----------|-----------|----------|-----------|----------|-------|----------|----------|-----------|-----------|----------|----------|-----------|----------|----------|----------|-----------|----------|----------------|-----------|-----------|----------|-----------|----------|----------|-----------|-----------|----------|-------------|----------|----------|-----------|

第二十七卷

太祖 五首

郭進 一首

周韓通 一首

李筠 一首

韓通李仲進李筠 三首

趙普 四首

宋太祖傳位論

杜太后遺命傳位光義光美德昭 一首

高懷德王常侍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允卿 一首

折德辰馬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一首

李漢超 一首

郭進 一首

人物論目次

曹彬潘美 三首

沈義倫 一首

劉混雙 一首

樊若水 一首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一首

燭影斧聲 一首

太宗 五首

德昭 一首

廷美 二首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易簡等 二首

張宏範呂言陳恕 二首

楊業和字儒童字實王貴陰 一首

李進卿李漢超郭進等 一首

劉福王守忠田仁朗等

第二十八卷

真宗 三首

寇準 七首

李沆王旦而敘中 二首

李沆 二首

田錫 一首

魏野 一首

魯宗道薛珪王曙蔡齊 一首

王曾 一首

第二十九卷

仁宗 三首

人物論目次

孔道輔 一首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田錫王禹偁張詠 二首

富弼文彥博 三首

韓億 二首

包拯具奎趙抃唐介 二首

韓琦 三首

歐陽脩 二首

英宗 二首

劉敞 一首

呂端畢士安寇準 二首

王欽若丁謂晏殊 二首

陳堯佐宋庠 一首

裴濟 一首

仲放 二首

林通 二首

魯宗道 二首

高瓊范廷召易伯 一首

蔡襄王素余靖 一首

楊億龐道劉筠韓映 一首

晏殊龐籍王隨童得象

呂夷簡張士遜 一首

秋青郭達 三首

包拯趙鼎 三首

張昇趙鼎胡宿 一首

韓范 四首

歐陽脩司馬光 一首

濮辨 一首

第三十卷

神宗二首

曾光亮陳井之具充王珪

鄭解陳襄二首

張方平王拱辰一首

呂誨劉述劉琦錢顗鄭俠一首

王安石九首

王安石王安禮一首

李清臣張璪潘宗孟黃儼安燾一首

蔡挺王欽祥向章寧一首

种世衡一首

司馬光呂公著六首

司馬光邵雍一首

洛陽耆英一首

范鎮二首

蘇軾五首

蘇轍二首

人物論目次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一首

范純仁一首

呂誨一首

宋敏求蘇頌奉太監二首

鮮于侁一首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周敦頤五首

程頤四首

朝黨洛黨蜀黨二首

邵雍五首

張載二首

宋儒論一首

第三十一卷

哲宗三首

陳次升等一首

劉安世郭浩陳確任伯雨二首

王觀一首

陳師道一首

韓彥忠傅堯俞許將

徽宗三首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勣二首

何昇孫傳陳過庭孫叔夜一首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二首

張康國宋諱劉遵林檎管師仁侯家一首

賈易劉拯錢適吳執中一首

劉禹宋喬年強淵明等

章惇一首

安石工一首

方軫一首

陳永一首

陳瓘一首

劉安世一首

常安民一首

欽宗三首

宋徽宗目次

李若水一首

劉幹一首

李若水霍安國劉幹一首

何確等二首

唐重一首

第三十二卷

高宗四首

宋復仇論一首

李綱七首

宗澤趙鼎五首

張浚九首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慈張所一首

黃伯彥汪潛善一首

秦檜三首

鄒毅王庭秀龔棠龔棠宋處為二首

第三十三卷

韓世忠 二首

岳飛 二十三首

王德王彥觀張憲等 一首

張浚張俊顧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一首

王倫朱弁張邵洪皓 二首

朱弁 一首

第三十四卷

孝宗 三首

張九成胡銓李迥廖剛趙開 一首

人物論目次

范如奎吳表臣王居正吳毅後等 一首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一首

虞允文 三首

趙汝愚 一首

彭端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慶唐體仁 一首

胡晉臣羅熙王蘭陳暎 一首

辛次膺 一首

光宗寧宗 二首

兩太師 一首

柴中行 一首

劉琦吳玠吳玠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趙方 一首

吳政 一首

朱端禮李壁丘岳倪思李棻 一首

謝上蔡 一首

李侗 一首

胡安國 四首

朱熹 四首

呂祖謙 一首

趙德秀 二首

趙葵 一首

趙葵謝方叔 一首

趙葵謝方叔 一首

趙葵謝方叔 一首

第三十五卷

度宗 二首

端宗帝昀 三首

吳玠程元鳳江萬里 一首

江萬里江萬頃 一首

陳文龍陳瓚 一首

文天祥 七首

趙方 一首

賈似道 八首

羅從彥 一首

楊時 一首

張栻 二首

陸九淵 二首

蔡沆 一首

魏了翁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余玠 一首

謝枋得一首

粘罕一首

第三十六卷

元世祖三首

楊大淵劉整一首

伯顏一首

耶律楚材一首

許衡四首

劉因三首

楊恭懿一首

安重廉布憲一首

史天澤一首

郝經一首

憲宗一首

仁宗一首

架勝楊朵兒只蕭拜住一首

吳澄一首

趙孟頫一首

張楚石歐陽玄一首

人物論目次

許謙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潛柏貞二首

古今人物論目次畢

之姓氏

西漢

賈誼

司馬遷

楊雄

東漢

班固

蔡邕

晉

陳壽

陸機

于寶

陶潛

南宋

范曄

人物論姓氏

沈約

蕭子顯

劉勰

北齊

魏收

隋

李北藥

姚思廉

唐

太宗

孔穎達

魏徵

褚遂良

姚察

顏師古

張謂

張九齡

李翰

李觀

程晏

李白

杜牧

白樂天

皮日休

元稹

| | | | |
|-------|-----|------|-----|
| 賈幼隣 | 盧元輔 | 司空喬 | 歐陽唐 |
| 獨孤及 | 楊夔 | 蕭定 | 歐陽唐 |
| 韓愈 | 柳宗元 | 皇甫湜 | 賈至 |
| 楊植 | 柳誠 | 高適 | 劉禹錫 |
| 權德輿 | 陳戢石 | 程浩 | 楊炎 |
| 尚馳 | 范傳正 | 牛僧孺 | 李德裕 |
| 裴度 | 李文饒 | 李義山 | 羅隱 |
| 張起巖 | 李元賓 | 劉蛻 | 張彧 |
| 孫樵 | 孫盛盛 | 令狐德棻 | |
| 石晉 | | | |
| 人物論姓氏 | | | |
| 劉昫 | | | |
| 宋 | | | |
| 孫明復 | 王元之 | 石介 | 童蒙良 |
| 鄭樞 | 范仲淹 | 歐陽脩 | 蘇洵 |
| 蘇軾 | 蘇轍 | 司馬光 | 范祖禹 |
| 黃庭堅 | 劉敞 | 顏延年 | 王安石 |
| 宋祁 | 曾鞏 | 程顥 | 程頤 |
| 黃垺 | 秦觀 | 劉安世 | 陳無已 |
| 何去非 | 羅從彥 | 章子仁 | 陳傅良 |
| 孫之翰 | 張唐英 | 盧璘 | 石鑒石 |

| | | | |
|-------|-----|------|-----|
| 胡一桂 | 胡宏 | 胡寅 | 楊時 |
| 呂祖謙 | 陳植 | 李漢 | 張栻 |
| 徐元黨 | 朱輔 | 朱熹 | 陸九淵 |
| 真德秀 | 魏翁 | 劉子翬 | 李延壽 |
| 今 | 唐子西 | 洪邁 | 戴溪 |
| 劉安世 | 黃震 | 鄭榮陽 | 林之奇 |
| 南 | 謝枋本 | 唐珣 | |
| 元 | | | |
| 尹超羊 | 吳澄 | 脫脫 | 王磐 |
| 陳裡 | 虞集 | 陳基 | 張思廉 |
| 人物論姓氏 | | | |
| 阿魯圖 | 歐陽玄 | 耶律有尚 | 揭傒斯 |
| 明 | | | |
| 王潛 | | | |
| 宋濂 | 李善長 | 劉基 | 劉三吾 |
| 方孝孺 | 胡廣 | 丘濬 | 程敏政 |
| 王華 | 王革 | 羅倫 | 章懋 |
| 唐龍 | 何孟春 | 李夢陽 | 王直 |
| 翁金堂 | 林俊 | 王禕 | 楊慎 |
| 丁奉 | 薛瑄 | 崔銑 | 李京 |
| 唐肅 | 胡繼宗 | 周洪謨 | 謝鐸 |

| | | | |
|-------|-----|-----|-----|
| 人物論經民 | | 四 | |
| 林文象 | 謝杰 | 李載賢 | 方應超 |
| 管一德 | 鄧以讚 | 陳文燭 | 馮慶賴 |
| 顧恩成 | 張鳳翼 | 王士性 | 孫棲 |
| 沈懋孚 | 張時泰 | 陳于陸 | 蔡茂春 |
| 張元忬 | 王世懋 | 黃鑄 | 胡定 |
| 汪道昆 | 張岳 | 申時行 | 馬一龍 |
| 祝允明 | 高拱 | 貝瓊 | 李紫龍 |
| 宗臣 | 梁有年 | 高啟 | 劉嘉瑞 |
| 游仲駟 | 戴本質 | 陳孝有 | 王世貞 |
| 高應冕 | 廖道南 | 諸熒 | 王維禎 |
| 人物論經民 | | 五 | |
| 李默 | 黃翁曾 | 湛若水 | 張源 |
| 孔天胤 | 邵實 | 劉定之 | 王宋沐 |
| 康海 | 鄭曉 | 梅鷟 | 蔡清 |
| 柯維祺 | 徐階 | 薛應旂 | 歸有光 |
| 唐順之 | 劉鳳 | 陸燦 | 董份 |
| 羅洪先 | 席書 | 袁燁 | 茅坤 |
| 姚鏌 | 黃華 | 呂中 | 舒芬 |
| 王守仁 | 彭韶 | 鄧天民 | 吳伯宗 |
| 林環 | 吳寬 | 周禮 | 顧充 |
| 人物論經民 | | 六 | |
| 王應選 | 袁黃 | 田一儔 | 蕭良有 |
| 許浩 | 汪佃 | 劉王 | 郭子章 |
| 楊儒吉 | 高啟明 | 張孟兼 | 陸瑛家 |
| 徐繼舉 | 沈一貫 | 蘇濬 | 顧允成 |
| 林奇石 | 王漸逵 | 王廷用 | 胡世寧 |
| 黃天全 | 張重華 | 張槐 | 錢穀 |
| 柯挺 | 劉元震 | 周思兼 | 葉向高 |
| 李廷機 | 馮時可 | 楊維禎 | 李多見 |
| 楊四知 | 錢養廉 | 林績振 | 臧格 |
| 劉白寧 | 劉朝箴 | 喬世寧 | 朱之蕃 |
| 人物論經民 | | 七 | |
| 楊道賓 | 史繼階 | 張文潛 | 王介 |
| 湯聘尹 | 焦竑 | 唐堯臣 | 湯賓尹 |
| 胡世寧 | 徐元普 | 李之藻 | 張時徹 |
| 舒弘志 | 何喬新 | 顧起元 | 繆昌期 |
| 沈淮 | 馮琦 | 屠隆 | 陳敬 |
| 鄭賢 | 王衡 | 晏彥文 | 賀燦然 |
| 柯茂竹 | 朱應麟 | 王守臣 | 王湛 |
| 祝以顯 | 張紹唐 | 史起欽 | 張邦奇 |
| 王錫命 | 黃輝 | 張之象 | 宋尚新 |
| 劉夢松 | 孫成名 | 陳繼儒 | 趙弼 |

| | | | | |
|---------|-----|-----|-----|-----|
| 撰人物論姓氏單 | 李騰芳 | 錢習禮 | 尤鉅 | 趙寬 |
| | 周坦 | 李啟美 | 陳德文 | 楊守陳 |
| | 吳震華 | 孫繼有 | 呂本中 | 屠濟 |
| | 王倂 | 何三畏 | 何喬新 | 柯壽愷 |
| | 郭文煥 | 胡翰 | 徐可求 | 蘇甲 |
| | 彭汝賢 | 顏鯨 | 沈容賢 | 陳涉 |
| | 鄭邦彥 | 徐益孫 | 張弘道 | 陳時詠 |
| | 王祖嫡 | 蔣宗誼 | 陳協 | 劉刻 |
| | 陸端御 | 葛弘達 | 王廷幹 | 陳堯 |
| | 黃相 | 王梧林 | 黃廷元 | 林應望 |
| 人物論姓氏 | 沈愷 | 王典 | 鄭伯乾 | 莊景 |
| | 張嶧 | 周卿 | 陸健 | 全天敘 |
| | 張九韶 | 蘇佑 | 黃衷 | 王紳 |
| | 趙志宗 | 呂居仁 | 王和桂 | 陸家 |
| | 晏彥文 | 顧紹芳 | 蔡煥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撰人物論 | 友人姓氏 | 陳經邦 | 宋萬葉 | 方萬策 | 王萬 | 黃岡人 | 門人姓氏 | 林機 | 鄭倣 | 余應龍 | 馬人龍 | 胡之彥 | 童以達 | 郭廷龍 | 黃應龍 | 第 | 鄭贊 |
| | | 林鳴盛 | 李多見 | 俞誨 | 吳用先 | 桐城人 | 六合人 | 林廷璧 | 鄭元輔 | 余昌祚 | 何繼第 | 麥子偉 | 阮之秀 | 鄭來鸞 | 張東 | 孫 | 鄭天賦 |
| | | | | 俱甯人 | | | | 俱甯人 | 俱甯人 | 俱建陽人 | | | 俱太湖人 | | 俱甯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古今人物論凡例

一古今人物自三皇五帝以至三才君或臣曾經論斷者皆係而輯之雖未能備舉而以備什一云

一人物以歷代先後爲序一代之中皆先後臣如首錄漢高而蕭張韓彭彭越繼其下俾覽者易於稽覈云

一女主稱制如呂氏武氏不可如歷代帝王例故書附

一五胡亂華中國無主不得已錄之故書附

一改革之際人倫大變如漢末必先錄曹操而後書魏武以

見篡奪之有自也後倣是

一古人出處事功載在史牒有詳矣諸名公論議品臨各呈

人物論凡例

八

已者均一人也或褒或刺或指一事而舉其終身或據一

言而觀其至隱或度其時而代爲區畫或觀其事勢之而使

雪其冤忿如權璜並陳快人心目故多至十數目不厭其

煩以俟識者折衷焉

一輯論以歷代史臣之論贊爲先次及諸家著作蓋以世代

相繼評品爲近中有翻案辨駁者尤爲奇觀不敢不錄

一人物自秦以前則略蓋討論者少自秦以後則稍詳而評

論者漸多故也

一論中題目如讀墨反讀墨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墨子如

辨騷坑儒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屈子秦帝餘並錄之

多類是

一諸公評有任意品題或體其文藻或奇其議論或偏其論中要語以示初學未嘗拘一轡也

人物論凡例畢

人物論凡例

九

八人物論第一卷

蕭中鄭 賢 輯 厚 嚴余彰德 梓

三皇

胡一桂

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大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有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人物論

一

萬姓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光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人生焉是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五帝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向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卒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洋江淮失三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虞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文帝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堯舜帝

評 此爲傳語之首古原異雅文間意多而斷制不苟凡九

節兩著其事後五節斷其義

五帝

胡宏

皇者初育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即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人物論

二

評 以制作貽萬世定五帝之名實自是卓見

伏羲廟記

唐龍明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地地之文炳如也仰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育嗣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太始初分興發未倫民物職職俗居居于子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之以爲六十四

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經三正
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斷桐爲琴繩絲爲絃經
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
啓婚姻正則人倫敘且日紀則班位脩樂音陳則度教明神設
其教皇建其極物草其至不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若矣故曰
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魯易教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舜
然爲神農皇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
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
而遷廟於此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爲牧往
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嘉靖紀元牛御史陳議撤而新

人物論

之輪焉吳馬拱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奉治以化洽是故皇后
櫻之祠有咸曰重木存太伯之廟有亦稱辨治而况繼天地開
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乃于是乎特書

評 敘拓廟制處情致委婉

神農

司馬光

古者民如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帝因天時相
地宜斷不爲稻稌木爲禾以教民藝五谷而農事興焉民有疾
病未知藥石多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亦其居
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濟民

於而匡道立矣復聚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龍田是民居安食
力而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之

黃帝

胡一桂

代黃神農三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爲朴魯至黃帝
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汗樽
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矣今昔之
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較
乎非復昔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爲要以斗柄建寅春
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鐘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重
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指之天下田可分律可均禮可制

人物論

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全而使不倖神化而使
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氣氤氳生安樂鳳凰集于
阿巖麟遊于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許由

柳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胎渾入于
鴻蒙雲遊焉還翳轡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激章欲採大樸散于
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其公心堯禪公蓋退然見龍過聖
相感不得不知耳雖進十清流道終播于無窮所謂本質時蒸
朽葉自滋先生令德履光黎之賴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權利
日卑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太名義同讓

終康能感俗道得為功在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積其韻繪與先生山水相名

評 文星運珠

許田

楊植唐

堯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
先生之道猶先生生不以清節遜堯堯堯堯之道何待其知天
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讓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
也若非銷錄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
武之德則知冊未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等之有全大用先生枕糠

人物論

一

五

帝王年鑑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自出萬古僧賦為臣之道拜
先生廟者得不飛之哉使湯之智賢讀先生書見其不夷也使
之聖得先生書而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漸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祭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堯是必藉用而光堯堯先生逢桀紂是必令桀紂趨用矣
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堯堯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焉
亦見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焉山嶽融焉川流先生志也生焉
月帳廣靈聖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言也功而
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白雲雖死不變堯先生武也堯先生所謂聖天之德合地之式居

天地中立帝王則堯先生所謂在矣誰能親見家亦但其韻之
上佳修清風家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惟堯謝莊焉為
吾輩我來獨得清襟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評 尚頌流金石英氣過於文

堯堯

蘇轍宋

四書雖然於堯堯知無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視其言者九年
後世最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
子曾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
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未見也
天下言治水者莫如蘇轍而不識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人物論

一

六

堯也與

評 當時無可治水不得已用堯則堯非不仁亦非不知是

推見聖人之心者

舜廟碑

張謂唐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獲其人伯支許由令其節而固
讓之養仲和叔譽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
善也我其試哉由是實于四閭納于百揆展成感奮而不敢
堯之二女雖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主九冶人
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岳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
先賢後文悌悌也昔蘇轍為廟碑賢也子斯之時君明於上人也

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也。歟。然則平威若無爲而治其聖
也。夫以萬衆之尊一人之貴。參其軌度。少能聖其時。欲
我室。室是舜則茅茨土階矣。王食寶衣。則聖其時矣。夫
歷代多類。御是舜。則禮經矣。一姓矣。自古好伐。舜舜舞干戚
懷四夷矣。百姓樂是舜。未嘗不樂。百姓樂舜。未嘗不樂。歷數
之來。人以位授我。詔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要於堯舜。其
去也。脫於桀。桀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于桀。非吾有。天地之
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此易之時
。參龍唐虞。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群雄。猥以漢魏之間。輟同其愛之
。此河伯不知大海。若盜竊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下堯以義終
人物論 七

以勤死。務諸亂。與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謬也哉。稱堯是因
小德。而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言也已。九嶷
。其一湘南。漢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荒。後生荆棘。水深難涉
。其後。漢先聖不祀。後漢。又過。據邵陽。今字文。大樹風教。小
。唐。元相。同。密。移。棟。宇。前。登。林。本。得。其。地。焉。下。指。城。隅。見
。新。神。之。人。焉。如。或。宣。室。主。官。徵。關。官。雲。降。類。英。近。侍。復。發。芳。蘭。則
。歌。南。風。觀。東。后。朝。聖。聖。會。群。臣。則。如。湯。武。不。歎。升。堂。自。愧。于。廊
。廊。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嚮。于。闕。闕。之。外。成。康。文。帝。帝。所。禮。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府
。評。神。入。曹。不。父。子。一。段。亦。有。德。創。文。字。亦。自。珍。瓊。

舜皋十六相誅四凶

孫明復

天下至廣。神聖至重。米既不自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雖曰虛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蓋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蓋數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
。如是也。非權爲以授之。於是舜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
。八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若蓋舉八元八凱。蓋去三凶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
。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人物論 八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能舉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云。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遺密太不周。遠之若是。而人
。莫有能亢其逆者。而堯猶將聖不能舉不能去。謬哉。
又 曾子固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遠矣。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爲
。曰。堯舜之所以聖。由唐虞之聖。舜之用。與堯宜也。曰。然則堯之
。時。獨不可用與。舜子曰。將以遺堯也。其以遺堯者。奈何。堯信舜之
。聖久矣。將來而繼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
。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而
。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其德。蓋假之舜云爾。已

然則葬之聖將廢葬繼葬乎曰用與葬至于葬之時可也故葬之云爾以成葬也則其德在葬者多矣曰然則葬其私於葬乎非私葬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又

鄭 解 宋

四凶果無以獲竟也竟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奎期倦于勤竟老矣是天下必有竊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四凶之惡始暴焉擾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窳然與果堯以爲能也搏舜者必不若是猶之搏舜曰曷不若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曰以有舜也不則堯去之水舜不湮

人物論

四

一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湮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聖人攝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燿然骨次而心整則其鼓號公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官錄爲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爲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岐於是年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曰堯不以誠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慮夫舜舜者故四凶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昭昭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庸于是哉精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有舜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是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

聖人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評 孫謂堯有心而泯其迹曾謂非私舜而私所以爲天下

鄭謂四凶之罪至舜始可誅皆極言懲罰植生奇論

虞舜許由非匹夫弊

張 謙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南皆四岳之後堯與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垂軛之說或者出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儒訓先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豈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舜之封太皞伯頊虞舜之葬能協風聽

人物論

四

一

樂而生物自暴至於腹無運命則腎腹未嘗天國舜則國之家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畊稼亦皆視省勸之意非必勞勸爲之也瞽瞍或於后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家共欲殺之斯蓋羈縻之計不使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心欲殺之也哉家之縛舜曰瞽瞍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是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于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服汝其與子治觀此則舜非欲讓之野大明矣自車子有飯親始草木居承逮及天子及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與軒樞非旦步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

文人之詞若固不可盡據也柳太古尚廣而聖賢皆重民事敵
 堯雖國之冢祠而陶漁畊稼亦所不鄙如禹稷咎繇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耨耨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耻而當時亦
 不以為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貴畊事而深居高拱其於
 民事說乎不聞者也

評 著論本旨只爲興奸雄非望之心孟氏豈真無據萬草
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妙

蘇

王安石

且水之患不可殫而俟人絲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

物上代價

陳一

十一

父然則舍鱗而異哉哉當此之時禹益尚少而志猶伏於下而
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宜求治
水之害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通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慨

萬

韓退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不然則禹之賢不及堯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新也禹之傳子也憂后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刑民也大禹之虐民也深曰則堯舜何以不憂后世曰舜如堯舜傳之禹如堯舜傳之得

其人而傳之竟愛也無其人慮其是而不傳者禹也愛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

后世禹以傳子爲虐後世曰禹之虐也則湯安傳之子而當不
 淑則至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幸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
 爭前定也而足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過賢則爭
 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
 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
 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
 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
 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人物誌



十一

評 孟氏歸之天萬古不易此論可免弊利民大禹虐民深

與後前定兩段意不在孟氏下

—

蘇轍米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禹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殷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武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

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據爲哉今天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子其子孫人情之所當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親以至於堯舜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焉爲異而愛之則天下之人皆稱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堯舜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舜傳之禹以爲異而舜天下改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人物論

一

十三

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儘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善異也如此

評：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總之不求爲異其大見解

禹廟碑

李善陽明

李子游於禹廟之堂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早沙四漫遐勝故流北盡禹厄九派渾渾雲草浩浩於是憤然而悲曰嗟呼子於是知王霸之功也勤之功也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勢爲地以之乎天以之成土果就成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來賴者也然問之

人物論

一

十四

聖人而不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武不廟季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又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夫禹以禹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遼州王子會按河南於堂四顧乃亦憤然而悲曰嗟呼子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嘗讀州城賦滄渤南目太息之墟乃今歷三河慨淮泗極洪決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王之暴而海者久矣尚能莊那耕那廬耶能人者雲和川者陸耶嗟呼子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言者其意者邪所謂美哉勸而不德者邪於是鈔所司並其廟而屬季子碑焉

評 其詞翻錄

關龍逢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終喪一德博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
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是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離夏多士
懷殷萬邦莫然九州危矣公肩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重言之賈禍國廢時危欲其
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趨福里好車遠望其効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大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
可殺也不可悔其中義夫生死也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迹遠諫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
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舍生即義賢哉

人物論

一卷

五

評發出忠臣心事

關龍逢

歐陽修

天生彼辛公用熾幾于夏家然然然而同極其浩浩而無選無
事殞身肆市朝之若春有追併命委炮烙以知麻伊先生之謬
謬爲酷烈之所加管被圖於在哉每廢卷以興嗟嗟者豈不
蒼空陵陷陰成坎坎草木無枝或人曰此其甚也又一倍以增悲
嗚呼麟非騰躍之儔詎虎狼之共食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
同列惟正石之明分亦重獨之自別是以衆來心轉昂昂而折
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豈歸死以申懷不食生而結舌
哉古人有言輔人有天福善者神明胡爲是日力不如人

史之不信仲忠義之空動律中太目蒙谷風颺於
史遷茫茫乎平陸思懷懷而填溝渠洋洋以盈目義則非其知
友也故遠夫骨肉節斷死而不撓行於數而獨驚惟其有之是
以傷之而慟哭

評讀之令人惘然

關龍逢比干

李夢陽

雙忠祠者何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于墓百里而
近祠逢者何逢于倫也否有行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
大曰龍逢二雙之誰和縣杜子開也夫之者伍鳴中也伍侯之
來也詣祠龍逢爲而嘆曰是尚不足以及厥極龍乎乃茲獲鳥單
人物論

一卷

五

也竊聞之標遠者必顯其甚茂茂者同鄧其小故欲成選詔來
必有聞名揭實於是藏工花柳度時節乃厥嗣是新崇其崇至
峻其垣墟沒泥時不秀尾翼如財崩格出投周巖坊再題月而
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枚枚果果於是二忠者有知之通之
欲以悲者聞之知難焉內推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妻亦有
顧流而亦者車將過而輟爲之回也斯伍子之類也或問逢于
之事于李子曰今義道朝乾之墟豈數謂于墓否否金華西則
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謹記備之
聖者述之今復何說矣曰干於針無去之義是公忠曰人臣三
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至干曰忠臣必死之說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居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
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積官素園籍西向
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權謀橫議則
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亂賊肆則蘇河者從橫者也其言
曰比于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錫雀與乳豈
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子有術亦勿秦揣摩
押闔以誘之邪說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秦不使戰國君為
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于
惡來胡久於人朝至乎曰惡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借據於
從橫從橫始於樹讎樹讎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
人物論 一

天下者也

評 先言折廟復發一義論是記禮之學者

湯

牛僧孺唐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
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其利善以天下
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觀生民以天下權謀在茲湯
無不聖者然則聖而授其家子將遂聖而有之也彼家無人而
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是無人也湯
有以仁授有人也文王畏其利而王明湯意故無怕死後聖明
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聖德也已矣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唐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
胡主就之亟也柳子曰是言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
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平民生民而已曰孰能由
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
其功過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桀桀果
不可得及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
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後從湯以至於百二十一萬一卒不可
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言所以見伊尹
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
人物論 一

人物論

十一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重之矣又美以博懷
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其若伊尹伊尹之大其若若
五就桀

伊尹

蘇軾宋

嘗稱伊尹主是適夏既顯有見獲焉于事蓋伊尹耕於莘野既
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居且見其心以
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
亡而不與桀戰矣及其不可得轉於是捨而歸且其後文王事
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救之然彼桀而之西蓋湯之於桀
二王之於紂其不欲違桀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

評湯文心事如觀青天

鴈魚成

而子曰伊尹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晦者也雷氏而思之清有吟而和無吟有之以爲
煙掃無之以爲嬰兒有難離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
伊尹可以堯可以舜可以桀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年
異日誦其言曰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學堯舜之道哉又
曰吾豈若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蓋若是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吾豈若子吾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

夫遠何二之有二則偶偶則校校則內見振而外見若不若之
喘道不然也其然者妍媸也清濁也有餘不足也屈伸也可不
可也蓋其道且大道而有妍媸也者則可以視而入有清濁也
者則可以聽而入有有餘不足也者則可以嘗而入有屈伸也
者則可以視而入有不可也者則可以以輪辨捷而入彼夫
離婁師曠倚竇孫息集秦之朋乃不當接軫足淵聯軌朝似戲
而固不可老何也一也知道者爲是不振而寓諸庸庸意多指
指一切之往來辟之浮雲之旅太虛聽其目眩目眩而莫之
以差其以因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家也其以家而習之也
以差于國也其以國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天下也一也

夫伊尹何以一策而誅紂勝桀而暴骨見於民勝介介然獨而不告也夫仕何以不隱若隱何以不仕若也夫隱者避處而息修其親父子序兄弟別夫婦化行乎各極達廟之中執事若吏之爲典典其出當見入當矩容當三千三百當律所至一稟子雍齒執執夷多爲禮樂其先已執事方召之爲戎其當子而睹子聰明之爲執事夷多爲山海其意識上下而隱四維及乎百世千世萬世之後先斥言辭靡不的皆中默歛于人理執事容孫之爲孫其施于身而五官百體靡不循其職施于家而微不至凡履靡不稱任使執事雖旦之爲勤其誦詩讀書細繹可不容容者取揣摩與替執事五臣之經帝舉十亂之人物論

理王猷與隱宿之乎仕也夫仕者行而爲靈施而爲兩其張乎
施乎因乎章乎益乎損乎燭照數計不主秋毫孰是朝歌之買
其禍亂而治剋定而安輒發輒效孰是霸陵之醫其月大而不
虛小垢孰是傅岩之筮備其被于物孰是甘室之穰其教行而
倍夫孰是歷山之謬許其成功遂事竟觀其狀孰是荆蠻之起
負金頗圖之窺竄絕其與世俱浮與世俱沒而澌然不濡于態
孰是宜鑄之永則仕儲之于惠也夫伊尹何以稱而不若也此
擬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媸之列者也若夫寒之不得不更而
暑也夏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使然
焉用擬哉曰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撫墨

人問也有境極有事擬有理據可欲之謂境一概涉機極能生不祥是故有張安昌奏議議之徒出而規畫有柳刺史盧秘書之夜出而規畫有趙河陽之徒出而規畫並操市心以自惑其荒而不顧名實之損醜執一之謂事事操涉然不然能生禍殆是謂差莊吐寤成吟鮑焦漸重生憤事仲建却千金而歸海屈干洪相羅三年化而為滿拘于南而虧流通之弊理操涉思施耳未幾而融矣是故始見以為仕之不隱若而湯之奪卒未嘗不視不顧也始見以為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履之後卒未嘗不去而老于幸也不既融乎哉若卒以融思勉何病故稱聖人也難者曰孔子東家之布衣也朝而暮日中而衡瞻而心馳于人物論

人物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高而東京之光也謹食有故大佐東家者矯之而便早以任操孔子而非也嘗覺操者矯之而便早以任操孔子而非也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六荷不惟其可而闕焉操者仕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一伊尹也雖謂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太甲

陳鏡石唐

伊尹也雖謂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氣勢湖海如百川東不可注擬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故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宜與賢者臣下之有不知耶

人物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傳說

楊慎明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者千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
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夢求以象之旨也天下之貌相似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亦將皆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
叔孫之夢豈平漢文之夢都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
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伉俪在民間已知託之賢矣
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度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
在殷中宗宗廟亂而與知說賢乃曰帝登克民知餘難以神詔商
人物論 一
常以說引天而駭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
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忘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
讓之而不忍百難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衆人
寡見良人里邑而懷號曰當而政於斯夫一人庶幾乎民有來乎
遂迎藏夫人而授之政類滿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聖之也而又何論利馬彼
直以循斯道也禹錫之言豈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
聖猶田獵之妄用一男子爲軍而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
於務而不使民知也夫不如是也其所爲夢豈若帝感主榮於
誠而資之也其性情治有其象衆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

同說而非叔孫之發妖漢文之感得矣鄭人夢鹿而得鹿鹿心
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
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言夢謂傳說生無父母
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下而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
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評 武丁遊荒野時已知有說善極妙後歸之精神感格却
是正理

微子 廟神

賈幼微 唐

昔者高宗既沒殷始錯命豈有數倫哉紀事有視神在天迄于
獨夫孫屢乃稱武庚不孔乎士再血書焉之祝宜其忽諸噫湯
人物論 一
之德未衰及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當帝乙元子帝乙憐賢之
故而神聖不集於君君而恭神人恪懷克恭才兼八元之備德
首三仁之列始在桀嗣至紂紂爲暴虐克恭才兼八元之備德
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許主以竭誠現將保祀則全身
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備也若
乃受爲不道泰殄天物割讓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傷兆民於塗
喪宗統母於叛亂而君若尊嚴阻遏近歲時免身龍戰之郊解
縛屬楊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款我神祇非
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而係帝乙
而立敬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從于諸侯武王未可

子師於彼野雖周公之聖不遇于蘧蘧矣夫太公之賢不遇
其法矣夫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擒微子亡商亡成敗繫本不
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年古于宋息其先聖遺事求於彼
老之人曰行也一祠廟存焉其葉紛紛年紀起愈蒼木老矣靈
帳飄然綠華英華若月以照靈性常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
獨揚于當運廟庭乃

評 大已正季歷而昌帝乙合微子而亡是大議論

微子 劉敬宋

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其子懼伴狂爲
微子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穆其實異微子正四方我出爲

人物論 卷五

狂自遜于老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
之有又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
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
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其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
死幸耳豈有苟全斯項者哉然則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
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述也
非仁也

評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微子論 劉金堂

左將論微子去之有謂其抱祭器歸周者後人則詳之

曰微子去殷直行歷耳周既克殷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殷時日
即歸周也意行避之說然矣而謂微子爲迎附則其然乎迎附
之說前無所見特始楚人楚師入許而許男肉袒歷行以迎楚
子不知所據也其後遂伯乃述武王見微子之禮而楚子用之
不過借古史以快時事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術備固非載
謂微子歸周之說如許也司馬遷不識此意以爲魯事耶而書
之世家後各臣皆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遷史爲信史也於是
謂微子之歸歷行之事微子果嘗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武王
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王伐紂惟以吊殷初無伐殷意微子何
懼而遂作惶恐狀若誠有之則武王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人物論 卷六

何以明乎天下武王未有不威然懼者而得惟漫然受之耶况
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若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
爲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驅其屈降若此無
德象賢之意安在哉是又何以爲武王且武王康維父親紂之子
猶不至面縛軍門而武王亦未嘗停條之定殷之後即封以故
墟俾奉殷祀是屈降之事武王度固不爲矣武王所不爲而謂微
子爲之我曰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其信焉是何信遂伯
史遷之厚而待微子之薄哉昔微子去殷避之荒野周既克
命而武庚就封微子時未出也及武庚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周
王乃求微子封之微子念先祀不可不守於是出就周封

作爲微子而微子亦自負于周有客之詩可改也如曰武王克商微子即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股金箕子亦封朝鮮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訛言與矣好事者流喜爲謬語以誣聖賢而惑天下即如武王克商紂自縊死紂雖不道當君四方而不得其死武王諒且隱之矣斬以黃鉞縣之白旂武王其忍爲戮其敢爲哉此與微子迎武王事其誕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猶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恃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不達世矣達者其云何

評 可爲微子洗冤

人物論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同使紂豈未殺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前存國無其人誰與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比干

李 翰唐

昔商王受毒癩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閭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其至萬國之元臣位莫尊焉學問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長罔

命將絕于天豈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天下而後少資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教當公之存也則戰彼而亡此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亡存亡存亡不啻我大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齊乎千古之上自王之末俾夫淫者懼僂有懍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當敢爲之說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違死者退生者狂猶之士將奔走焉發生者敗死者憂安之士特策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人物論

三仁

顧憲成 明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干何以諫而死也曰汲汲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曰是輩獨比干即微箕二子其要顯于悟其主而已其諫在竟饒君之威二危耶耶君之求直衷楚莊王即位二年非美漢之也不視非靡靡之聲不聽梓鼓白晝而置鄧中樂八伍參進曰竟齊聖人也僅能歌康衢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郭中如涕是竟楚舞也乃左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死爲王壽右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死爲王壽王大懼竟饒君曰是不服矣望妻去而去之行十里使買爲告王王大駭既而迎至是饒君以勸請曰而今而後不惟

于是聽者有如日於是子遂稱是微子去之之說也齊威王卽
位五年日與左右爲狎臨淄之郊二百戶入地再喪地十者如
不聞也者卿耶君曰不可不極也側身乞于市嘗暑終綈絳表
重裘而出入自微子責齊家主聞之喟然嘆曰語云君不明則
臣匿而微子不聽則臣匿而微子之無良也使人謂卿
耶君曰不殺知過矣大夫無辜是日烹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殺楚是歲報秦三戰三勝而微子封諸侯畢賀齊人曰微哉卿
耶君之狂也表重裘而天下宗齊是箕子奴之之說也故曰微
子箕子其歸與比十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計之熟矣微子
曰余之日數于紂之側也而未有動也齊魯若以去管見子箕
子曰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屑屑也且
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齊魯若以奴管之乎比子曰是是非而
思者十一見管仲而思者什五見死生而思者什九意蓋若以
死管之乎微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
不動者乎箕子曰善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不動者乎比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不動者乎蓋紂非九主也其才甚焉而其聰明甚設爲惡言多爲
善言易一旦而翻然即不敢更竟寢較短長至如楚莊齊威猶
擬之也夫三子豈能無汲汲而世之說三子云爾且記者所
以存統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

人物論

一

廿九

於非爲恭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夫一之議我者也統也夫微子
還紂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庚復誅也武庚不誅微子始終
一般公子也商之祀不祀豈必在微子而曰以存祀去也何說
也當武庚之自東而返也天下所在響應試讀大誥諸言其聲
可想卽言紂暴政說紂于文王于周公兄並去而附之而其
子方赫然則於朝鮮其勢勝於淮陽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曰
杆其身以待何說也但微子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紂也鑒涉
歷紂也辭孕始微子能逆紂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
而遽悻悻然抱其祭器而歸周而曰我其作實于紂氏乎吾不
知三監既命之後東夏未集之先其所抱之祭器將安置之乎
人物論 一 三十

則武庚之成敗又非所論也武庚而敗夏康漢光也武庚而敗
夏康漢光也誼已曰於天下矣何足以辱箕子而箕子不至乎
且夫待有事之漢者也楚郊教之貴必十年而後盤乃可以待
吳夫差之霸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紂管如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撥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箕子一念以爲
計盡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惡未殄而可以待其自斃
又可以待武庚嗣乎藉令猶可以待卽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
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豈必奴故吾以爲微子之去以去爲諫
也管之奴以奴爲諫也比干之死以死爲諫也置其見在之
沒沒而旁摩曲播則三千虜矣孔子稱殷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以吾懼孔子之有與三千而俱隱也作三仁論
評 三仁意同悟主從來未有論及此者

論一卷終

臣

古今人物論第二卷

節中 鄭賢 元直 輯

太伯

司馬遷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請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虛實則實為各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最著我無窮月微而知其深焉又何其闕覽傳物君子也

泰伯

王漸達

余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乙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為有謂商之主衰况太王而日能建國

人物論

卷二

七

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棄商之心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荆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夷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商乃魯頌詩胡之詞最著聲基王述者同非直有也余固是而推為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泰伯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焉之不傳益而傳啟知其子可托

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託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託天下也文王之舍伯也致而立武王知其父子之可託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爲一家惟聖賢焉物一體之念而已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爲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人物論

二

上

文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爲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爲天下讓爲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極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其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爲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爲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評 太王翦商之論學者有信傳註而生疑此論一出太王可

合衆九京矣

泰伯

歸有光明

聖人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天以物與人之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爲其於於其心不待辨也矣說而情而意之所在有安焉而知者故受物於人不待平與不與之選而在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舒徐迂緩者味隱恐將有不得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於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者其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

人物論

三

之而爲奇說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歷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祗却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嗣內大亂者數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脩者矣然觀見王僚之祗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爭得其情也伯夷故棄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取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天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差微見於顏色必皆若終無嫌隙之日相與棄去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有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爲

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
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
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行爲異論以爲大王有剪商之
心將遂傳李應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
者遂以爲泰伯繼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
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
止無私于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除諸
泰雖世嗣亦以分定則何異於前攝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
戎虜奔亡放敗之餘又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役焉以寬大
其志亦無由而明矣就使泰伯延親百年未至之非而舉他

人物論

二論

四

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家
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皆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之後必至於
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剪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
註證蓋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
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
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漢高祖之惡中人之
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妻女來朝是馬季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
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
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說也泰
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

而科也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
其邪心以重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
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
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爭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排
徊不去其心則泰而而其父於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惠不成
而爲申生此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
與天下當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矣辨其國與天下也苟盡其
道矣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來立讓於未
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動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
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子以爲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爲
高節儒之論之謬也太王季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
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
然天下之至清也

人物論

三論

五

評季子能言可稱太伯千載知己

虞仲

湯聘尹明

太王之季子蓋三焉爲季子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祚太伯不逃則
舍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妥者其逃也所以成季子之立而安
父之心也仲非嫡也而何以復逃其山之避或謂伯益爲不
肖而仲之自棄於蠻蠻也亦過乎噫仲之志即泰伯之志
也伯逃去而仲在太王之心猶未安也子章北面去父見諸表

亦既此由子遂立不幸有人據仲而置戴之幾忘之謂何故非
之海濱者亦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心即泰伯之志
也然述可也何以斷髮文身而必於自廢曰其廢也仲所以遂
仲抑之性而杜國人窺伺之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勸
衆民一推戴而建邦啟土則親季爲偶國而亦不免傷廢考之
心嗚呼其終既死陳勝假名濟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
知明長勿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爲中庸中權而重義
亦相媲美也百世而下猶聞風而思慕焉曰汝虞山曰虞山其
尊之也至矣

評 仲在而季可立耶故仲與泰伯同稱引扶蘇濟王充爲
人物論 二卷

明鑑

文王

孫明復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南音者曰美哉
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親教大之意以謂文王不
能表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蓋商紂之紂謂季札
之是言也非知學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
是文王陳一以事其上隱忍以伺其間也誠謂心乃亂臣賊子
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糾雖無道君也安得爲人
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爲西伯位下諸侯之上賜之
乃美不絕使待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當平

力蓋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商室施以怨報復將

成干紀亂當之事其體事必不然章章矣紂子紂既失德奔流

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猶無一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

雖有死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死民之大德

有事君之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也蓋若文王猶有憾也則

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

迹其後亦言西伯呂之脫姜望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之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

德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之若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

人物論 二卷

七

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牘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

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其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

異聞耳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得遠觀樂

能盡知與哀而於此也何家暗損或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

之徒恨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幸季之甚也

評 季子曰猶有憾者抑必有他德非謂恨已之不取天下

也辨文王其許恭情未爲季子闡明耳

張元汴明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南音者曰美哉猶
有憾說者謂文王以不能克紂爲恨而孫明復以季子爲厚誣

聖人張子曰其矣說之妄國哉孫子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爲至德又謂其有善者之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殷而不叛斯以爲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退已之心蓋將格君之非而致之於堯舜況泗不作暴虐不行納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收人心上境天命仰有商之祚延于無疆而後文王之心斯快也當紂之醜凡侯而庸郭侯也文王聞之而竊歎其難數也蓋比下以隆其君蓋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諫之而不能欲致之而不得文王於此豈有不勝其惘有矣寧獨此哉紂有一惡之形則文王有一公之戚紂之惡久而弥稔則文王之憾愈固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曰子弟兄弟昌俾廢后惟克齊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嗚呼文王之所憾其即伊尹之所恥歟文王之所以爲至德小心者蓋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釋之憾而措之舞韶之間所謂樂成者也且舜之舞曰韶簡文王之舞曰象前南齊書者以文王之德比舜也歟若季子者亦可謂善於觀樂而得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國哉孫子之見也

西伯陰行善辨

張重華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似隊氏室施於國矣夫非也其知者以爲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善故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聞其善不能賊其善者有也亦非

蓋伯常就洛西以乞見炮烙矣此一舉而天下盡知之諒不荷伯者而紂之虐益倣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紂之惡又不信懸紂之惡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嘗旦夕忘商故以念吾犯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氏商政使天下知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出庶幾哉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紂附我而去商蓋德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豈特不求人知且也嘗恐人知矣矣是以名之曰陰也而他說不甚謬乎哉或曰千古而遺子何以謂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則歸君

人物論

二家

過斯歸已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矣夫王聖明韓子亦嘗言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

評伯之所謂陰者數句曲盡其真知文王之心者

閔天不貽紂

王世貞明

史記紂因西伯於羣里閔天之德惠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黿珠之文馬有熊羆驅他奇怪物因殷學臣嬖倖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母也西伯必不貽免王子曰否西伯必以貽免子何知之曰紂知之紂也皆臨政俟而庸耶夫天子西伯何有必無罪一加之罪其惡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

心有七竅諸視諸夫村何聖之博瞻體狀色聘聲奇技淫巧其素也驟救而擊其所欲我之人必必有以稱其素而添中其嗜明矣然則聞天之徒非欺曰何可非也曰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於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盡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顯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顯天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異之九二曰是在昧下用史巫紛若吉天子贊之曰異以行秘嗚呼至哉

評 此長公有慨乎其言者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博博猶致信於公報詩書雖聞然歷夏之文可知人物論

也之特選伯夷於虞夏禹之間而收厥為乃試之於位也後教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電器王者大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元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尤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而尤表至高其交配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暗賦詩可謂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弟於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自善養老

在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討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文適歸矣于嗟彼分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比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為顏淵為好學然回也蘧公糴糶不數而卒早夭天兮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蓋臨日數不善於人之肉

人物論

十一

是後亦難聚當數千人橫行天下者數萬終身連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逃學宵月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在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其感焉伯夷所謂天道是邪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役其志也故曰自責實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後吾所好感寒知松栢之後周鼎世混濁清士乃見重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曰食天狗豺狼士獨名本者死獲乘康賜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風虎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得天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獲魯而名益顯

之士規會有時者此類名理感而不稱悲夫開卷之人欲
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評 傳之發體自此篇始太史公之極得意者

有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資有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
神我動於瑞上聖帝也孝孝王也莫不應乎天地日月動
子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居不足以爲貞
焉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
賢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
志皆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其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迹
人物論 十三

其歸固不從謀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謀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
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有乎如不得仁而餓死
天可責也苟夷齊以較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足之烈矣奚有
首陽之配子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
應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評 道不由天是一奇論

伯夷

柳 職

汾河之東今首陽宮崇閣闢振竹二千音也餓在箕中餓歷胡
得仁而死首自古本意豈秋水觀今來何依去何止援淵溪

之玉篇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遠中州懷飲西山便義族之難離
歐唐虞之不遠而為其今文武訓義幾今胡顏一叱令忠儼若

有謂今千變之關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日一人
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報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
所恤者偏矣余昔夷齊在牧殷網解經乾道息坤維結鯨吞室
分鼎歷主本歷武天意若曰劉氏莽莽莽莽莽莽於是三老歸而八
百會一戎衣而九有被况平旗錫黃馬珥命赤烏俾有鉅橋之
廬碑申夷齊之靈故能山立兩集雷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殲於武庫九變伏轅於文選雖二十不食而北人其蘇阮而渾
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委棄焉經歸仰今獨遺平方
人物論 十三

寸六合泰湯兮身錫乎一身雖在時而過周終臣心而側殷所
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呈殷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自節之規各觀之事靈乎靈乎雖非其
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二

評 剖切

伯夷

章表民

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獲其志而以仁義殉其真
始阻武王之伐討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嗚呼仁義而已天
討爲甚若其既行昭昭矣金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人之是問是問之棄人臂隄必決焉而水流乃潰也是紂之

爲惡非湯德可能掩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遏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非世諫爲諫則之好惡耳英芝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絕一夫片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己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魯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惡後世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入所以致若不同而已故使不居者則武王之諫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則伯夷之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嗚呼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與若也伯夷之虎今數十百年矣前有能繼者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

人物論

二卷

十四

也其虎之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樂紂者莫仁於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賊周之與伯夷所不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關關者日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評 救國之論莫善於斯

伯夷

蘇軾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而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難矣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賢之知天命之不已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桀爲德而

孔子謂武王書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殺季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并曰然皆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后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危以不討賊不知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評 此論可爲伯夷忠臣

夷齊十辨

王 百明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一辨首陽山所以有夷齊一辨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過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

人物論

二卷

十五

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屈於輕信流詩十辨左傳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接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一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一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子事而作成書傳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因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三言有遜國俱遜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言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史記遷多見先秦古書所

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遂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衡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及從而妄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書子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而遂彰文王既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界之口實之說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少昌焉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試為孔子而論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引孟子實言文王聖得與歟或聞一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引可直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

以事論

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子駒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饑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饑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君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類未若來古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齊地也若夷齊采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

同果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紀國人之思吾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尸之所不知固宜無所擇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喻月移時國人立君若已足則可以山矣惟其越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栖止之地曰之二賢之迹也夫是以豈自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一後見稱耶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必後人謬讀遂謂之二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喪齊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亦亦當費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壞者豈以管界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豈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遠矣概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子疑其

在避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乎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此書於義理若遠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聖速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視同僭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曰吳大伯於列傳則曰伯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蓋德至仁者皆受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太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品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道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一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當實欲及復克克拆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論詩讀史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

人物論

二卷

十九

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併取證於孟子則是遷所載謀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在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吾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謂其降纘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即馬諫武王之語教其父死不羞以臣杖君蓋以爲過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遼事遷延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千亦以克來否與厄於勢而不返客或有之然逃彼歸如同時然身來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創其海濱辟紂有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

子欲知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發疑矣然而如此書伯夷有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當其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語尚可相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伯夷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當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善纘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必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太公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

人物論

二卷

十九

不知其姪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辛庚申年與不可攷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殺老慈幼禮賢待士以此多歸之吏於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大散且生而初十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讒西伯于紂因于夢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舉征伐又數年而書應虜周論又明年而書伐大戎自此每至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聖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一排列咸早而夷齊之歸爲自其伯夷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今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

於少計之亦當自有餘慶矣恐不必不食周與歷上者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遂既書於周紀如耳及作伯夷傳乃言是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卽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山之境也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既傷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太老出處素異之同不於今日門首如新方勞其勿勿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墓焉一子冒昧至前左右慘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遂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關辭小號歟而遷怪儒生姓名其辨極精其

人物論

二卷

廿

開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每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主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最道此以誣之愛其美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葬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日祭于畢一日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於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于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

能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碑不全不盡出

必遷乎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若知其非遷竟能作又不待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妾姜后字及書武王則姜姬矣若其妾姜后一節猶姜后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又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紀之死者無幾之說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言之早有夷齊首陽之迹而不在于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世後之諸論語者感於遷更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爲夷齊蓋棺之敘事是以能轉附會斷大理至於一是而止三生百世之後安敢態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

人物論

二卷

廿

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足以評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尊其求仁得仁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欲其叩馬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謂論孟則見二子可歸題志士仁人其自負重其自抗志甚焉尚親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安人聞於是非進退輕舉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澹淵而莫之知者此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於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

以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嗜逸詩可異焉有此遷之所
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朱微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天
子所制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言之曰此
必夷齊也夷齊非餓于首陽今言朱微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稱朱草木實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
粟者乎粟生於地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
豈哉耻一武王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
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
世聞之而興起何嘗特此事無一人見之而驟從乎夫天下所
謂西山不知其後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未句曰吁噫徂今今之棄矣遂以爲此

人物論

二卷

廿二

夷齊將臨死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
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歸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噫徂
今可中求則捨不可猶思有所往焉然而遂自失曰命少矣矣
歸之子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徂卒之祖乎祖是處
憂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
求其稍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城國祚何處不有
乎然則世必有遭墨秦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遂遷而
遷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魯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

之門亦豈非歎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聚粟
封賞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豈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詩恐
非急務也賊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寶掠奪者之所爲誰謂
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
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躬身爲商立
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
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
充商至于周來後左氏故史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
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
齊爲乎况左氏近證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

人物論

二卷

廿三

漢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戚丘蒙之徒妄言堯舜有類
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魯野人之語故使流
傳至今幸而獨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堯舜得以盡推
其不然惟此章之疑疑釋則史遷失其所以遷藉附會之地豈
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見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評一讀千辭足知大史公謬妄若耶馬而諫王荆公亦嘗辨
之隱於首陽幾爲遷國時事大是有理武王遷鼎之辨

信經不信傳復何疑考古之功斯爲大矣

國人立其中子

柯壽暉明

余勳雙孤竹事意中子其有隱德乎夫自古讓者多矣可人

心所歸寧得終越許由之逃播旅益之逃箕山而得遂言忘者
人心不在故也舜之南河人亦之南河禹之陽城人亦之陽城
越王子搜之丹穴人亦得之丹穴蓋人心所屬何地不可至何
跡不可尋夫首陽豈足跡之所不及而夷齊避隱之地獨深於
舜禹耶蓋必中子可以托國焉耳故意中子其有隱德乎

評 不數語而意凡六轉遂令墨胎氏多一賢人真中子之

知己矣

伯夷太公論

湯聘尹明

伯夷太公論之論伯夷太公也曰誓師謀伐易地則昔然嗚呼二老
子固無不同也而又焉庸勿然伯夷能為清嘯之釣而不能

人物論

二卷

廿四

為孟津之塵太公能為首陽之隱而不能為采薇之餓何也清
與任固殊途也當武王繼文而立尚父之推適屬其致師之念
尚固為蒼生計也叩馬之諫後不免虎背之折夷尤為綱常計
也二子各行其志迥然不復相侔雖太公以伯夷義士扶而去
之而夷之不食周粟鄙周也鄙周亦所以鄙呂也觀呂之華陽
曰與小舟楫後滑者斬夷則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夫八月
會前使先已倒戈矣何待於華陽乃太白之懸視放其猶為通
夷亦耳為之臣乎有去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仲尼以文王事殷
為至德而至於論武則曰未盡善觀文武而伯夷太公何特於
許由箕山之登與箕山由光並然而後世習權謀者每以陰符

伯夷首義之不能為尚稽尚之不能為夷也必欲凡而周之過
矣或曰太公吾無論也伯夷率天下以歸周而勢既成矣其諫
不已晚乎吁非惟不知夷亦不希望也方二老未就文王之養
固以耕田鑿井使游於西土之學云爾豈惟伯夷不知天命之
有歸雖太公亦不知有大統之將集也况文王服事前堂則雖
周者乃所以歸商也歸商而周以之興商以之處非二老之本
心也蓋夷固不知微之可操望亦不知有微之可麾也時至而
事起各從其志而為之蓋可以清任論而不可以是非論也

評 以清任論二公是有見解

武王

呂祖謙

人物論

二卷

廿五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受亦伯夷之受
也武王受今日之無君而伯夷受後世之無君其不同而君一
也吾嘗讀秦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
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
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豈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怨也吾觀湯
之懸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尤而
夷則非之何則湯無伯夷則懸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懸不
見於湯則必見於夷尤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懸夷之
非武王之尤虺之釋皆同此受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
爭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懸則後世無聖君君固數數聖君者固

乎其愛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死而武王則微之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慚矣非使爲湯之憂而且慚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後歟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明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夫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逆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乎乎人今觀數紂之詞則詳而明華衆之詞則油而直授王之詞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乎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後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人物論

二卷

廿六

亦行侯於早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於我必恭擊之書吾嘗畧其數紂之詞而考其自咎之詞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股文考無罪曼克予非股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予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武而伐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勝之非不逆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於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

爲天下也故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紂立武典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國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爲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爲至極之君也與吁蓋至是而後見

武王伐紂論

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

人物論

二卷

廿七

其傳其所信而不放肆竊竊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爲不盡舉而書之爲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敘梁公辛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其說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得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善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待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殆不敢盡書變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及後世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近可以智窮而軍必以實著與其狗彘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

秋者矣至於紀載世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葬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必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時使紂悔過遷紂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前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

人物論

二卷

廿九

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臂棄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實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于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若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狙龍其若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若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僞者之戒

評 史証大甚此辨頗爲武王功臣

周公

韓愈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

髮是時天下之賢分皆已舉用致和謀後欺負之徒皆已除矣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內者皆已賓貢天災時疫旱暵草木之萌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數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醇樸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遇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謀能輔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人物論

二卷

廿九

輔相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此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予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周公

俞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思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將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譽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於死俘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者後滿朝若其戚可樂得精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聖矣公之身非己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

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
鴟鵂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謗而不
剪也莫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既而惡盈罪軫禍且
及宗社矣懷姬生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
悟夫借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觀親流言元輔選遺民
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特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
之行因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
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
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是
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

人物論

二卷

卅

子引爲叔牙之醜猶爲可爾常山追還於冀明秦王驍猛於
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
之謗頗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評 莫其悔禍而全之此前人未道處

太公

司馬遷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鄉那北被於海青壤二千里其民開墾多
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
侯會盟藉藉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太公

王世貞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說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矣

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討
紂奪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閑散之輩以將封師不倒戈平否也故曰
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
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據狄南懲楚彼方疆武
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羣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
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太公非易易也
凡太公之所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備以其
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
處於道誰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

人物論

二卷

三十一

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威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
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若蒼蠹狗豺爲害若飛應焉來者盡掃
附之稱後則收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壯無敵
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
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爲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
爲無之矣

評 管仲處其難太公處其易是大議論

管蔡

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鵂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
則曰王命嗚呼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其辭

然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盡其
詳非詳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

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
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
蔡驚之難矣復故主也也守父之節孝也及兄之爲義也故不
便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是悲矣周既已定殷反已墟
成王之慈周召之智復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
守文王之貞冀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
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

人物論

二卷

世三

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本周而遠遜則天下後世庶幾
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叔生有十男長伯邑考以武王發於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文成叔康叔
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
則奴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
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
輔武庚城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
惡而以武周爲善乎故凡言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
之漢也其子字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字示不以爲可
大理之在人心耶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復何

舉者即不類吾以爲字與是之傳而已
評 是翻舊案若老吏之斷獄然奇哉

三監

袁表明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閔君子賢之
豈獨不許武庚邪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哉周之遣三叔者豈
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王未遠也其不忍忘商者
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顧哉三叔誠至戚同爲商之遺臣也
嘗去就而忘親狗國爲厲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
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
成敗爲順逆此古之忠臣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

人物論

二卷

世三

家士也三叔懿親也當時豈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
以虜此者誠以爲善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
所向必不得已而臣之中國而踐其位焉則周粟可食而商毫
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爲也哉周詰厥惡之罪
曰子復及爾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
爲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許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
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其殆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
迹也乎

評 大都與郭同意立殷之後一瑕尤爲奇絕

宣王

柳宗元

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聖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遷徙出待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松高碑英靈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錫炳耀置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宣王

范祖禹

昔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皆有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讓言不至而忠諫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憐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

人物論

二

計四

萬古不易之論岳將軍之所以班師也

平王

蘇軾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須王之神聖諸侯服辜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後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築成周而成王甚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雷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

或謂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謂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後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宜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者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白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難險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

人物論

二

計四

施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實於變起切實皆畏矣乃不果避而晉得安實我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乎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賴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足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得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唐遷於懷慶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評 祖宗根本之地不可輕棄實平王不慮東遷是一種謬

論

游萬幸

方孝孺明

聖學以兵諫是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今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夫智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墨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倖倖以圖志之必違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議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却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憂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要見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放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斥野三

人物論

二卷

四

尺收堅執之而無罪及加勳勳而入君之閭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面而職其爲豈誠重焉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當馬職焉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者其慮天下澤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我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且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費聖人也贊聘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憂憂然順之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齊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

逆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其子紂之厥微子紂之九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體改

重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十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

下和

高應兗明

諫自刑心則是而事則非褒貶日定

人物論

二卷

四

昔子和獻璣於厲王不信斷其足繼獻武王復不信又復斷其足王信王尹之相謂其非王而謾也嗟乎身而見疑忠而見戮能無怨乎子和之泣王蓋自怨生也雖然和不能棄時機會而獻於其所不信又安得不以爲謾焉而自取則足之謂乎何者王在璣王尹惡能知之二王之相王在王尹二王惡能知之和不知二王之不知王二王又不知王尹之不能相王故王尹曰石也非王也王亦曰石也非王也雖百下和惡能自解乎使和之知王素見信於王王尹之不知王亦見信於王王使而獻王焉王必不疑於和而以王爲召王自不信於尹也今以不相信之君臣而以欲售吾自信之王幾何不以爲謾而不吾足則耶

哀哉和氏卒無以辨而解也王出而後知王尹之相誣足斷而後知和氏之誣其也使文王不聞其位而哀之未必能理其璞也璞不理則王不得未必信和氏之果不意爲繼王尹者又得和以爲心也和安得重足而斷耶相信者又幸有文王在也嗟乎賢人抱道而不售於時而爲奸邪所阻抑即和氏之璧也君不見信而仇讐在側誰復薦之而取則足之謂哉白玉石不分而不爲一上與半驥同羣此鮑焦所以憤於時而去之魯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而死也若然則和氏之璧終身不售矣和之泣烏能已耶又安得文王者出而哀之而不使有遺者之不裁也哉則王璞之獻與不獻自不足爲和氏泣也

人物論

二卷

唐

評 終篇借玉爲喻李固感慨非專爲和惜者

下和

唐 蕭明

于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王楚下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別爲割而無璧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割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者非也和之不割而獻欲彰其誠也則受而割爲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呼世之文章小技自炫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評 文簡意婉結語尤不拾人話脚

莫教屈取

呂祖謙

楚人有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聞帆檣棹飛鳥逝二日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濶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蓋操舟之術矣遂謝遣舟師傲然自得詔視沮洳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忽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崖崩岸奔鯨駭駭乃旁皇四顧瞻落神泣墮棄夫托身於魚鱉之腹爲世大戒然則乃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鄢師相遇於蒲騷自知將累非長季計圖廢教以次郢禦四邑者

人物論

二卷

唐

十者又闕蕪也無小無大惟闕蕪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卒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州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罕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畢出我之右夫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衝管之耳創規破矩任意且前豈出不圖置使身蹙其得禍寧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鄢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有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著又挂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見其謀之曉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嗚呼蒲騷之勝借曰

周處多謀今來推誘敵之策其亦聞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越其荒名之猛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伐之勝敗弱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襲之乎符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王猛之死下詔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荒荒也繼踵而張掖而城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十吉豈不能獨難乎迄自而致流水之屋獨若猛死之後其鋒常少仲必不敢遽乾天下堅之要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見於師師之激而驟欲獨行其志過事之易者未足喜過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人物論

二卷

早

國

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評 以伯瑕伐絞之後比之晉操舟者自以為能矣至於敗詩之可操筆一笑

孫叔敖

焦疏明

史記載孫叔敖殺蛟後事甚詳按叔敖楚人期思人也期思今廢為鍾鼎補之士予得漢廷書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期思將無棺棺令其子曰優孟曹計千金棺等子楚之樂長與相若相善雖言千金實不有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叔敖相楚之功即恍惚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憐惜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馬子辭父有命如楚不亡亡

臣社授功而發有賞必於濟國下湯堯舜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郎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食食而可為而不可為為常而可為而不可為食食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不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廢更而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窮禍而賞新食更常苦富貴更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叔敖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之史記所書遠勝龜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號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問求之傳且勤乃得之云

評 歌絕奇王心不得不感動然非此文誰識此歌

二卷

四十一

衛懿公

呂祖謙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頰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得華之士高尚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乎外觀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樓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僕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辯談起東陽馬行齊趙者肩相摩於道然權節之鶴松栢之囚實無幾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馬嘶鶴集自衛懿公者日至今矣什拜官兒龍赫紫者可以潤色皇猷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蓋一策仗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有備

一簞一味傲睨萬物應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彩萬殊珠
璧相照而五胡之亂歷之不啻如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
通之際胡漢相持而晉言老嫗生聽講送問更難國始成俗一旦
竟成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倭
倭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專用之人玩其辭
藻而其威儀接其議論抱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
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
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誦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
感焉鶴之爲禽最於易播於詩維出於騷人墨客之詠其爲人
人物論

二卷

四十二

所貴重非凡人匹也懿公衆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鷗鳥然
豈人之常情哉於前耶罪在於據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
人所貴一非其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
疾惡之者復何如耶

評 可以愧後世人臣之不恤國難者且謀論波瀾不竭學

者熟讀可以起發文思末言廢非其據尤有味

懿公 魏來軒

梅 鷗明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
衛國狃于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嘆於一言之微而默以
君使民對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定

不建君臣不令君不武道臣亦不武義耦俱無等以相持而
臣驕死以爲天下笑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衛都二君論之
言其諸得恰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
衛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難也有辭
而衛君之過誠爲不見也然吾聞之天章地卑君臣定矣數天
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邁英瑤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愛臣厚主
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存與之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類權謀亂則
匡救之若使舉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孫有庇遽以重而棄
之則夫英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象
人物論

二卷

四十二

玷三代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誦聖然當即其遺編而致不過以
鶴買罪而非有及爾僭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
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鶴而亡之曾不念乎
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其賢多之君六七作更四
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
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壝在衛生者主衛之士
利死者欲衛之禮祀其威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
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巢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情然
長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夢之訓在所當諫也律然震惕於邊

境之末則有未穢之歌在所當舉也故問衛之臣于百官廢其
闕而褒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蓋職於謀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聲歎於吾君之孝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與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耳之論智不能謀也勇
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安樂樂其祿位而危
雖敗其城也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齊湣
之伐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即越勾踐嘗膽之謀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即
齊百年晉瑛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瘡氣之慘傷誠可憐也為
國者當柱厲之不知勵復踵之見無深血飲泣至前死敵以

人物論

二卷

四十四

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清會歌聲而
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繕而怨不可與殲
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怨而衛人以一
鶴之怨遂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
而懷恩志將不死殺士不揚微器其衛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
也雖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為君避也或執冰而務助憂焉
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奔其公族者不肯避其下道
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避之敵以逼
其不令之心其懷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師臨之
雲以威上帝不報罰之於陰澤而師徒掩敗罰之於距河而

嗟士百自亡哉士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有甚其不思不義
微手飲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
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
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棄軒之鶴比
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或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
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難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
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米為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誅已
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具無異於禽獸矣曾何棄軒之耻而
懿公之難也哉亦何懿公之難而敵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
命人有東鄰豫州之民何下游其寬先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

人物論

二卷

四十五

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耶母之君親而不知已之賊母其恥為
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腹視之其猶視然人面哉吾獨
以私憤為人夫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志而其敗也又有
網肝之忠哉注注王字不云臨矣提提衣庶不云少失政以養
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歸於野而
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棠縞衣之龍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
呼此爾耶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
斯言寄茲一慨

評 專責衛之臣民更無餘諫且文古而思深妙
人物論三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三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王世貞明



鮑叔牙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疑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故耳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者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妄顯明此而于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評 文無數語而議論發出近人所不能道者奇哉

管仲

司馬遷漢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昏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終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管仲

司馬光宋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應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累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盛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世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

諸侯爲迹所及命諸侯所加未能使之皆舉職也而儼然自以天下爲重也若也朱然而錄其及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管仲

蘇老泉宋

管仲相威公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豈刁易牙開方用威公暴於亂五公子爭工其禍蔓延記簡公齊無靈威大功之成非威公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托故脅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人物論
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弊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豈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公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養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警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

原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也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
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
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
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
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迺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豐公之虐不
如齊公之賢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魯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
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若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
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威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之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不後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絕叔牙齊無
人物論

也使震失祿股肱事耕耨而力歸於上女寒暑不毀勤誠
務而歸於府所以取之者盡矣而又恐利之在下也云不脩
雖不盛求服則文事不泰耳燕之禮不致性諸侯大年大夫
少至不若此則六畜不育臺榭不高官室不美則群材不敢鳴
呼又何急急欲其臣也夫固云積於不涸之倉歲之不竭之府
豈非欲財貨之盈溢於下哉若丁氏之家果可食三軍之行五
月則能力穡致果多是宜旌之以勸而說以此郭之德爲無實
之實爲實而貧之果夫得龜者無故而蒙上賞藏粟者被絀而
厚夫其貨二者俱未爲得也而以爲善獲哉其欲取之諸侯也
爲石壁諱使王二刻石爲壁尺者萬衆以次而差爲之直珪中
人物論

之爲人且各疏其親志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
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諷諫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
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譏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
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
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豫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
何以死哉

四十環中五百壁之數且而西見天子使令天下朝於先王廟
觀周室者皆以形弓石壁不以形弓石壁不得助助饒乃悉收金玉珍寶
絳布輪之齊故后壁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是又
挾天子以令而政自齊出也其在耳尊周室哉夫即管子之治
齊也能肯已官時肯已官得夫之數萬物之終始善皆已官之
矣其餘皆以較行放因其流而導之可也扼而守之可也與所
謂教民服田畝治絲麻蕃育六畜樹藝瓜瓞蠶桑百業者無不
備蓋其法而又行較精於國令以較多寡爲貴制其輕重之準
守其餘疾之度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五惟上所以操其決塞率是而爲之民者已罄其力而歸其財

管仲

劉鳳明

吾矣管仲之所以爲齊者何說之極也夫齊壤地千里東有負
海之饒兵甲之盛區區以齊霸何難者而所爲取民者何竭盡

於公上矣而又從而奪之恐其既而散之長何不恤其私而盡用之若是也且也既爲之軌程則與民守之可也上無幣有數則以設幣幣聚穀而應穀應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表贊曰上且修海人令曉降有實者勿左右不勝則爲假其食遂四面皆擲穀米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教在下幣重而物輕則穀物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用以權出陰而止是衡準之度數易而衡準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氏之謀至於強而末暇以植國於不傾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詐已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衰在自魯之霸也累世而主諸長鮑齊則桓之後而遂失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既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人物論

二卷

五

是以不能無罪仲之謀齊者法已甚而失於遠不爲後而而急於一逞焉奚待五公子爭而桓公是以不沒也夫子曰桓桓

正而不諱若仲之功固以尊王攘夷而夫子恕之耶

評 仲意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其謀多變幻此足以盡仲之相齊

管仲

王世懋明

昔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薄責其不死而厚賞其功以爲仁獨謂其小者而不知禮已耳後世論者取則焉自孟子受說曾西以謂其功則卑卑不足道若與孔子之言悖然未聞有贊其死而貽禍者則以其能薦隔朋而預

正管子二子能亂人國也桓公死而神仲父宜矣獨宋蘇洵氏者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非大臣之用心也其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牙須無隔朋與夫論子堅三子其言具在洵以爲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獨蘇氏子規之遂得以意高下而益其誣之耳目耶至今漢學明經據其說而以仲爲媚竊竊位之人此何異舞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入人死者甚矣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天下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易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算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仲者耶其能籠蓋百賢而矯誣不與爲辭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

人物論

三卷

六

萬世之八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仲其才一事進賢退不肖意正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蓋鮑叔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耶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之者帝曰蕭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者何未對帝曰蕭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當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朋哉史謂其兩人少相得及爲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所舉惟參以爲不敵私賄賢之耳夫仲之不以私好進鮑叔而舉

其桓何之不以私意蔽賢參而盡其忠乎
不始舉以勸爲人臣者獨奈何來若以爲仲也嗚呼仲之生猶
可矣矣而不可嘗洵之不敗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
而之即無孔子言獨無萬世公議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
曰不謂其子不請重書則可矣

評 駁縣公外司與縣公並時

管晏

楊奕 唐

子貢以管晏之不及晏平仲之儉賢子宣尼宣尼以管仲賢大
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識其循上循下
之失或謂無所輕重子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管仲承萊公
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嘗久亡於外自昔先人有國之後說心求
其治及叔牙言晏之能脫因服衆國政有鮑叔之助顯朋之
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其於
衰替及朝有田國之強有晏而之修時非晏時若非賢若當繼
好之弒也能接晏勿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晚然而桓獨立說
誦之伍自合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其賢德若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顯之助
則其尊周室勸諸侯功宜藏於管氏乎以且錄焉而朱絃執與
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執若一狐裘三十年胡家之破
亡之亡以參乎以儉乎語曰者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之參

初論

三

七

後知聖人輕重之宜斯在

管鮑

柯壽愷 明

夫自古假借重士之功見名信人人爭慕用之於此有知之
重爲其所知者其足異也惟在民望之中淪落之際當是時
世王不臣說士不說乃有賞識之者結以千兩之交信之嚮人
之上非相知心焉足與此若管鮑者是已夫鮑叔牙亦之鄉相
仲初以城陽督郵離處閭巷既復相子糾間關迫阨中一天中
鉤絙相受辱救蓋終始善遇之詳且矣矣吾本傳不具述大要謂
其心心相照即多取而不爲貪較北而不爲怙三仕三見逐而
不爲耻至於室且櫬車一旦請釋於齊廷既以生死肉骨矣公豆
人物論 三

非所稱知已哉仲平居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又曰人
爲知己死亦既深德之矣鮑子乃謂齊國之亂三子相私人事
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拘囚乃釋之信然則
是二子以兩公子爲寄貨待時而勿賣也其說近誠其於以相
知之意無量矣且自白通困厄而起如此類者豈少也邪管子
忍於囚奴傳陳魯於齊應當其時命未得則其心又幾替而邪
信一日通遇明時親建推轂則如龍飛雲騰地遊雲龍鮑之
性固靈而靈靈之力亦大矣故曰女爲說已者容子爲知己者
用此言報知之不可少也余每嘆鳴騶之歎多矣自鳴之靈而
虞卿之印綬感節俠之雄賈用者非大材之路而憐才者無

道尺寸之神音氣雖高養文雖靈所由殆與鮑管異矣蓋自鮑叔緊知齊桓得士糾同國權行天下霸勝之勛則焉與詎徒以相卸相收爲好已邪叔之舉不有桓仲所爲舉不有叔一時君臣朋友間得是越爲肝膽取功名於左秦隻羊古無有兩之者斯已奇矣而好事者猶嘖嘖議曰張祿不背安平以其生之也戶端不肯無知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孰與二子當桓公問嗣不以此時相爲引重以所知顧乃復踵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之知鮑何然若鮑叔臣不如仲若五之言則叔固長於知人未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者也且也對桓公言恐恐爲叔地處其得罪而至於上桓之哭

八體論

三卷

九

情好說結仲若鮑魚之士而背本之人抑余蓋不惜仲無鮑鮑之舉獨惜其不能爲薦仲之鮑耳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賢乎曰亡也曰齊不有管仲乎曰吾聞鮑叔爲管仲未聞仲能薦賢已者以此責仲仲則無所辭蓋秦太史公適爲之傳並取平仲解駢一節津津置類至願爲之執鞭原其遺全慶之禍身爲戮沒當日交游無有能急公之困卒當鼎刑則以無鮑叔故至此耳遷故多發憤之詞而管鮑之遇其詳既又遠矣噫乎過得其人則仲以束縛桎梏而得免不得其六人則遂不免於幽囚知與不知異也故曰若公之士非附青雲焉能施於後世豈可知矣

評 古雅之文

齊司寇楊對

程 晏

祿賜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議之反諍君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及負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問廢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離盡而不痛俗謂之耳口鼠也魯國之牛問食其角矣請以是認爲牛之腹鮑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擇步及腐鼠之食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蚊蚋乎噫乎以其口其腹貴心微骨而不知也抑其角乎公即職臣之司寇楊對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勝鼠乎食若之角矣又將貴骨與心也是愚大而君不知也

人物論

三卷

十

抄漚之寇蚊蚋乎但境君之膚毛耳君將數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粉君生司寇以不事是乎曰司寇死田氏爲勝鼠於齊矣

宋襄公

蘇 軾

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數未有如此之嚴而重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膺焉有義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爲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爲故不可以不辨宋

義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貴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夢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殺。誠若無罪而就死地，未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求公執饒子用以次雖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求公滅一國，若大系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後身，敗國師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凡之習，以取食而能忍饑寒餓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饒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且其情或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伯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饒子人物論

三

十一

有罪而討之，雖殺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繆穆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言曰：霸王不成，猶足以伯。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殺死扶傷不暇，此時秦厲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得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毒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

也

世子申生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諱焉。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奉之義有三：一以父，二以君，三以正承命。臣之奉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此，則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諱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世，以爲訓戒。居身勿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而擢敬義賴在昔虞舜父頑母嚚，既克諸賢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諒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孝子，不佞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嚚。蓋以罪繫之，又俾不格於義乎？故咎之始形，則齊果祗載而爲厲聲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泰伯可也。若入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爲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與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克勤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雙子以霸王之器，覺有刺變，尤敵土子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諱之爲恭，猶曰薄便。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若俾死之後，絃三君矣。豈早子懷公殺十月五臣荀息思克不卹相舉共

人物論

三

十二

晉書叔堅雖顯虎持宮山根慶鄭家慶生卻意月修禍先
大亂晉國則楚夫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夫也如此異德同謚無
乃不可乎左氏傳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立明從而明
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
也略而無諱何其善哉何以數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
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
貶之故書曰晉侯餒其世子申生不言晉人而言晉侯且名太
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攻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又可知矣唯
呼先王之制謚宜容易哉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
人物論 三

人物論 三
明往者勸沮來者欲君子於其謚無所苛而已矣由是而言則
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以為然

評 申生不得謚為恭則可若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則不

申生

郭子章明

余嘗反覆此君之事無若士為狐突之計為得也士為之言曰
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適死且有令名狐突曰愚於父而逃
於死此二說者蓋聞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行之於後皆所謂
權也而何共君之必於死邪其君之賢且不辨此則杜原款誤
之也原款將死亦自悔其不先覺伏矢而終必勉之以死想

其君臣平日謀議之際必曰難句作舍死無他策故士為之
原款而勿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位傳之言其入者深也六
其言曰去則重父之惡而求諸侯詭譎知既死而父之惡益彰
諸侯之笑迎其平然則當以何時去曰其在城曲沃之際乎若
待曲沃之公而後去則亦已晚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尾生之
信一也謂之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苟息不鄭而主九二子
者死之也當時憂會未立苟息未傳申生葬已立矣金且當立
已立者而從其未立且不當立者自當明君立臣從何說焉不鄭
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為市而計將之厚薄里克曰
晉曰伏曰中五殺回觀望先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國者
人物論 二

人物論 二

二

十四

故三子殊不免於其身愚嘗當日驪姬即讒晉獻未決便苟息
諫之不鄭諫之里克又諫之中蘇郭偃狐突士為之徒從而和
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邪而胡其無一人為公語也如
意之密且後於奚齊叔孫通後諱於庭留侯深謀於內鈞黃軍
羽翽於後漢高平無恙惠帝何晉庭諸臣其親於漢臣遠矣

評 青里士九不鄭等非忠於謀國城曲沃時申生不出亡皆

申生

徐元哲明

為至論

驪戎也婦媼禍福之門也利內則禍由之利外則禍由之晉幽
王之廢且曰也以復城文公之殺慈也以敬靈靈公之奔劇原

以母子皆死物也利外無乃其禍乎語云美男破老美女壞
言其害之爲尤物也申生廢太子也驪姬美女子也父子天
下獻公爲人父奈何以三寸舌殺其子哉史記讀史一感
獻公之老一感驪姬之其一感申生之怪更悲申生之不幸也
常思申生人孰無父而獻公之友人就不爲子而獻公之子人
孰無母而驪姬之夫人至是以重悲申生之不幸也君臣
父子等耳豈有若婦心盡智以事其君卒以讒殺故五諸懷沙
之賦而發書以嘆或汨羅之投而撫膺以悲太史公比之日月
乎也而貴生不容也過湘水弔屈原其辭曰嗚九州而相君兮
何處此都嗟乎離騷者猶離愛也其末知宗臣之有貴生申
生之愛屈原之憂也責申生者曰父有過則子諫不聽則號泣
而隨申生豈不諫愚則曰不然獻公溺驪姬之愛驪姬工狐媚
之諛毀人之子居深宮而國之儲君出曲沃父子之間如蘭重
殺申生將安所諫乎即諫之吾恐新城之繼不待驢昨之後矣
嗟嗟申生不可諫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君伯
探桑而逃則微子抱節而存配申生焉不去愚則曰不然紂弟
也非父也微子可去而太子雖父也乃賢父也故太伯可逃獻
公見仇申生而去是殺其父也且申生將安所去乎去之他國
誰其納我去之山林其如驪姬佞如優施誰其舍我嗟嗟申生
不可去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小叔則寡人校

人物論

三

十五

則亦禮也申生爲而而死今獻公有殺子名愚則曰不然公子
一也而虞父子之間有難有易庶人之家一隣人庇之申生於
獻公安所逃乎猶逃而無難之而非是矣又故孝已則死扶蘇
則死吳太子則死奈何以貴生參之猶讓而與申生同日語哉嗟
嗟申生不如無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古之稱大孝者非舜乎
捐階浚井舜豈不知已死而陷親於不慈哉父母之命心不忍
違也禮不敢違也勢不得違也比其登而下旁而出天也不然
降何不死于順則死于井也舜其幸而生申生不幸死者乎故
曰不施勞而感戴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申生其幸也責申
生者其末之恩乎當春秋時以而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人物論

三

十六

當春秋以衛驪姬則拒父矣亂臣賊子有應誅者子朝申生不救
爲亂者其敢聚衆而役之哉故申生之死憂天下也其當也也
責申生者其末之恩乎嗟乎驪姬奪已仇申生其父欲殺申生
無足怪彼獻公者獨何心哉彼士征太戾而荒服不至襄公德
聖人而出居于鄭茲欲封豕長蛇不可厭也覆轍在前後車不
戒又獨何哉昔人有獲後妻之譏而殺其子者化而爲飛鳥其
聲怨以系父出朝而謂之曰伯勞豈是吾子棲吾巢與又麗而謂
之曰伯勞乎非吾子飛邪居于是飛于與之蓋乃射殺其後妻
國人聞而悲之名之曰伯勞心不忍聞也獻公何忍獨聞此乎
責曰貴侯殺其世子申生曰世子子之也曰殺言不當殺也滿

呼春秋之上目厥矣

今篇都是申生諒文

又評 此處衛太子之死同情後一着耳至於集諸事而意

獻文亦於漢武

荀息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股肱之力不瀆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之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事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危言死而背之者是小宰齊之行君子所不議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膠膝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遂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荀息

陸燦明

古之君子未嘗自愛其身也亦未嘗敢輕其身未嘗畏死也亦未嘗不重其死義可以死而死其死也非有迫而驅之者也義不可死而不死雖難而要之死君子不敢也何有候非其死之難而死得其死之為貴固有不吝於輕死者也甚矣死之不易也子路之賢而死召忽之忠而死荆軻蕭政之俠而死先軫張

人物論

三卷

十七

人物論

三卷

十八

顯之貴而死其慷慨殺身雖足以成一時之名而要其終身不免于害子之說焉謂其傷子一時之小諒而不知天下之公義也然則荀息之死奚齊其能免于士君子之譏乎晉獻公用其嬖人驪姬之譏廢太子申生而立姬之子奚齊且死而以厲大臣荀息荀息受而不辭其言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不濟則以死繼之已而獻公薨里克作亂殺奚齊荀息立太子而死又殺之已卒以身死其難不憚其言言讀其事未嘗不壯之亦未嘗不惜之也史遷有言人各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荀息之死吾未識其果輕與重也然聞嫡庶之分而從君于昏亦輕其死者而已請得而論之夫自世變多義狙詐小人旦失言于堂宴宴言于國苟可以利己雖一日而十易其言亦且為之而況托孤大事死生係之握手則變故成舉步則數辱至又恒情之所最難守者昔魏明帝嘗托孤於司馬懿矣懿欺孤而奪之國唐太宗嘗托孤於李勣矣勣附武氏而唐幾亡劉智遠嘗托孤於馮道矣道背之而事郭威擒夫小人邀利棄便以為身計者類如此人不啻荀子孟賁之乳明人主安能於身死之後以楊柳數語而舉其手足邪春秋之時所謂大亂之世也刑牲歃血要誓鬼神紛紛遍天下固有不終朝而背之者矣求其一言出口九死不移荀息者可得耶荀之死亦不為無取也雖然論人者不當觀其一時慷慨之小諒而當究其終身自

愛之太節嚴尤幼節於新美 君子不以爲正而以爲邪教類
虎子朱梁若子不以爲忠而以爲賊何者彼其所處之不正也
息之所輔者誰和異獻皇平非獻人之人乎息爲之而死
息固自以爲不食其言世之賢者非以其能忠乎所事邪非
以其守死善道有君子之風邪若是者事所以非息也春秋之
義善格賢者息所謂賢者非邪若夫與人言而背之者市井之
行也非所以論息也夫獻公之于九人申生其長也廢其長而
立其少途之人知其不可也而况于親爲之臣者乎又况于所
謂賢者乎獻公之有憂廢也憂其國莫之屬而以屬息其意以
爲獨息之能安其子也息而辭其托餘曰無可托者矣漢之款

人物論

三卷

十九

廢惠帝而立如意也以四時之助而止帝豈不知廢官后廢太
子爲藩王而以其位爲如苦受位義顧其心以爲天下之心皆
已屬之惠帝而吾亦無以奪之也是以隱忍而至此嗟夫息不
能以大臣之不附百姓之所不欲者以爲獻公生歟獨奈何其
許人之輕而顧諾之易易也便其引禍庶之義豈不害廢事義
之所不可者及覆曉喻而力辭其托以悟其心息既辭多
人而又辭獻公雖息其無稍相侵侮者哉惜目不然而於二君
之辱息有不死若息也知以一死爲其言而不知死之不可
苟也然息亦有當息之時矣然昨之事既畢而禍大起家
器耳雄惟之辜二千爲息慮之計人倫之大變國家之至禍

有甚于斯時者於此而據理廷諍叩頭流血雖冒萬殺亦各
而死國有餘榮矣乃不死於忠而死于助死不死于正而死
于邪不死于順而死于逆意也亦不善擇死者矣且當時重耳
在翟夷吾在梁獻公之死皆有欲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
逆而挽之者難爲力順而推之者易爲功雖當時之人不可
知吾意其爲二千者什之九而爲梁夷吾者什之一也且梁夷
吾先君之遺命在而斷之以大義社稷其重君命其輕也惜乎
梁夷吾不知也戰國之世趙武靈王愛公子何勝太子辛幸而繼位
乃以義相之公子章之徒作亂廢而義亦死其未死也或

人物論

三卷

二十

勸之去矣義之死何息之死奚益均也皆所謂爲於一時之小
信而不知大義者也或者以爲息之罪則然矣至春秋之書法
何與此聖人傷世之意也天子憫臣道之不立而欲名斯人爲
天下法且果與之乎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春秋之情也進
荀息以其里友之惡也可謂得聖人之心矣抑息之事不足論
也思獨有所感焉後世有大臣親承顧命名正言順非晉人之
比乃稍涉疑貳之地輒引而去之以自附于不可則止之義則
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荀息之事君亦獨何哉
評 非荀息誤爲青倫友字也春秋則未必然

里九

崔 鏡 明

子日里克紙二君春秋於季解曰其君之子於皇子日其母
何也夫獻公變法秦能邪廢必殺太子齊二公子而後傳位奚
齊雖父子至世著俊忠言一切獲之矣日君之子見國人其與
也獨獻公欲之耳及秦齊被弑皆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
廢法立法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申生死後
說之兄中立而後難成秦齊就殺國無諍言則克之才與難觀
晉至當此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耳其之如齊迎小白魯
友與難則晉即定也顧狗苟息之意耳皇子意將絕亂源而啟
後嗣夫若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計哉才足以明略權足以說事
而後貳其圖誰之罪與皇皇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

以有諸侯諸侯得焉以有其國百姓得焉以有其事子而食
力振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謀示必行明所勸懲
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駟軒車出入環運貢千
國都則有五挺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尚年儼鎮
交錯之質饗有嘉樂更有盛賓容飾好厭獲象畢出犒勞鹿脯
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千軍以討不恭車時萬乘
卒半天下鼓之則震赫之則畏其統今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驅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
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道風猶有存者
是所以為民利也乎皇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

人物論
有義會之勢當道更有幾種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耳義形
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耳易也轉圜其
難也倒海其易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既微蟻耳再亂而君再
弑息就死而亦亦恐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給知為政君
斷乃節輔當乃事賊違統討待而勢更余余之何哉

人物論
心也引大利以自慙而擇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為非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革吾鄉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許 設事意極獨辭近古又是一格

文公
文公之霸也援秦成法秦指齊宋曹衛解裂晉割震怒定周于
溫秦冊受錫矣輔糾起以為侯伯齊明踐土低首即去言云于待

孤突
異獻獻公之為君也其明足以強晉而卒亂晉其亡焉且其謀
不忘翟然故能敗土取霍滅魏偏陽玩好之不惟拍擊冀馬以
約事所與國者豈忘社稷圖者而竟逐逐然弟之愛文驥姬不惟
遠戲而朋老謀顯榮仗是使如武靈威何哉左諸大夫之良我
其士者然若豈不謀而謀無猶樹等其明有漸而不嘗一言
及之天子實云戒其如嫁而不聞平安在其戚也當其傷施之

其意欲以中立允若不鄭之對不庶幾哉然而無心焉不
府之進而謂不在我也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杜原款之傳申生
其願而不扶與然使太子寧意以死忠敬之有焉則息後君於
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蔡矣蔡有枝葉猶能庇本
根有君而不能衛將知息何中蔡郭懼其知之矣而不能廢力
強爭其亦以從不見乎獻公雖溺焉無亦尚可語者而載于初
豈忘國之忠將女戎之勝魄北已見其之能為乎夫申生忍死
冀伯氏出以安吾君安也杜門而不應固亂已定矣雖矣其將
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望我者在此而吾輩亦之且機不能
匡而亦有藉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為而卒為僕公毅其杜門

人物論

世三

世三

也人不能知呂甥能為內主而歸君矣且其落氏之役非幸古
大夫之言矣行矣為在其能為晉重故久矣其有疾於太子矣
夫有象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飲之詩其
有以也夫

評 申生乃元以待孤矣杜門不出具有疾於太子矣

趙衰薦卻敳

王世德明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卻敳曰殺懷禮樂而致詩書也自後世
論將者席以為談君子曰論古矣而非求與文公之用心也微
矣故衰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固固存之通無他在跡前人
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者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

或術野妙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者昔者晉惠公之惡
也其大臣里平樂卻實挾群公子之徒以為內主惠公入
而從亡之臣呂甥冀我內用事里平以誅死二卻雖先失職惠公
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問晉而內文公嘗是時
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秦穆既以亂誅三卿族備不自
保而魏單介推之徒日忿忿於勞之不酬孤僇最親力救大晉
國之元帥含假誅歸文公以為是陰變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
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其以為畏而投
之柄也示從臣則其以為畏人而不我圍也公也病之而衰也
知之於是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晉寧之帥定矣帥定而晉國

人物論

世三

世四

之風清矣天命衰為卿讓於樂枝光軫衰讓而殺之位益定矣城
濮之役不幸殺卒而下軍之佐軫許謀乃敗士也豈復有禮樂
詩書之好起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
知也左氏不知而為之辭曰上穆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
兩薦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遂巡退讓為原大夫遠夫圖是既定
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
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士也而南陽之士多用
無有以文公之意以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為秦府舊人言惜
無有以趙衰之謀以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為謀國者之鑑
評 趙衰不薦孤僇而薦卻敳是不欲任從臣以主亂其

於國有論其高

時文子

呂祖謙

趙文子其中心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喑喑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也笑當重幣之變神開氣定而不亂是季長不滿六尺父崔慶夢謂曰乃在前敵然首肯不能奪蓋其位有血氣也其勇者良矣也

范文子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軍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統若傷而無損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諫人物論

人物論

三

中

晉仲之然也凡一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其體也明月之珠以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大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于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志戒懼中常之主銳於正事急於天戒日專于義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鋒矛挫其鋒鋒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威權而侮於人民至於殺身亡國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然

安之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哉其所以守其志者是見之天下者得

之謀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盡義是年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夏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兼信陽師破霄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內安代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捷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魏公敗戎于桑田晉士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奪而益其族也晉果

人物論

三

中

滅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讓謀而不納而又有功故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公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死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趙盾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范文子

蘇軾

樂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字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賊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其之加其領也其愚智豈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太夫之賢者樂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焉

范文子

劉鳳

武之德乎夫有國家者非無武備之患惟恐之役歸而後統府之役始用其謀也而學武子以勸鄒之役群師欲戰文子獨不欲請譚是以爲外懼既克敵而僭用莖正於戎馬之間而徵晉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葵而盈之乎使率其言梁卻實有患矣夫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君臣微於位不懼其職事而以來諸侯矣不可者將以仇天之往而忘其後貽此文子之所以懼哉而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亂也而受不兌爲其後也亂日以長而舉范胥卻之族皆忽焉不祀晉君之繼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變也又多多哉

人物論

三卷

廿七

評 文子先見可爲後世法如釋者亦爲外俱者亦法文子也故此論多范變與錄公相似

趙盾

崔 統明

昔儒之罪盾矣然而有道論稱其爲將難皆過死後以免其公之祇下一節盾之疑盾趙盾之疑盾矣音棄卒迎雍於秦已遭穆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宗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王盾易其過其盾非乎弒君者情狀深闊又名靈公夫故靈史及去子指其述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廢卒卒欲夫果出君盾和諫不用去爾趙諸異國如宋良爲焉誰得以弒逆加之夫固難而逃陽君趙然

除版手於其常已即返國執政自惡何辭故曰公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實強宗直能整而不反哉盾固心服讓矣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晉管亂季友忠而信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其文而文公伯及盾弒君矣其始也託臣路而政似歸其久也豐移家而權不復替而貽患於國况其他有嗟乎卿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哉

趙盾

郭子章明

盾岸賈之微誅趙氏也稱告諸將曰盾雖不知德爲賈臣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其誅誅之此其言豈不難哉特爲非能誅趙之人以無伐撫耳趙穿極若孤斷盾之微曰子爲正卿不越境及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救辭春秋因之書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宋歐陽氏遂舍穿而歸獄於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何以并董狐仲尼之筆哉韓厥頗寬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過賊趙盾在外吾先若以爲無罪故不誅嗟嗟趙盾宗也晉力不能誅豈謂無罪不誅之乎靈公之乘下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是厥遂以果出趙氏人主之禍且必皆果即果矣惡知其出趙氏厥不逾欲立趙以植當其後子孫卒與趙魏三分晉國則盾舅厥貽之也高貴卿公之難抽戈者成濟而陳泰欲斬賈先進及司馬昭誅晉也王牧之亂識者責之王導責賈也盾賢郭仁能逃於王導之責盾而意和司

馬昭之兵在其頸矣而孫子孫可一日立晉國乎公孫杵臼
與庶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言之忠臣則不可屠岸
賈之謀趙謂其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謂忠者并以春秋
馬昭春秋書居蘇若不言杵臼陳果存趙則義自明矣

程嬰杵臼

劉亮詩

劉子曰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趙氏於既絕可不謂幸哉
成季之勲固不宜荷而盾之弑君於法當族實爲司寇其
執之不可謂苛也立有趙氏杵臼程嬰所以爲報朔者則義
也在韓厥則不義也程爲晉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之族趙氏
以告于君而與衆共葬之亦未曰不可不聞于君而淫刑以逞

人物論

三

九

已則犯義是無君也何以執人故賈之罪不在於誅趙氏而在
于擅刑明賈之擅刑滅君而誅殄之以伸晉法實將無以自解
法行而不比茲其所以爲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爲意則私矣
故曰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嬰杵臼以死存趙氏朔之知遇二子
可不謂知且仁哉是故杵臼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
難者貽之也然白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白死矣而非嬰亦不
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稱
手而報杵臼雖不死而曰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豈其
懼杵臼賣我之謬言而以死爲信于晉國耶不使景公無疾
而龜突不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孤事未成而程嬰先死

雖有口其能解于嬰之不賣杵臼哉然則嬰之死且也非
然孤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武復也嬰保輔之而杵臼享有祭
日亦既忻然於地下矣矣必欲速見嬰哉是又淺于知杵臼
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

評

既以嬰死爲宜又以嬰死爲過反覆議論出入竟未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焦疏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所家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
勲當重之也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與
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朝妻成公孫有遺腹匿公

人物論

三

五

宮生底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趙十五年因難得復田是
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
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詳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
謂朝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
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類之故滅左氏傳
趙武晉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諸而殺之
而趙氏滅史記則爲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朝與趙同及
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朝趙同趙括之死也
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爲一遂添事跡附會
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凡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

十八年同時被殺其年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施括與歸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二伯

楊慎明

世儒多稱五伯然夫子見其一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然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四夷之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壯社稷以固維城是之謂伯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夫伯者也彼秦宋楚而爲者哉秦伯之謬也宋伯之謬也夷伯之謬也繆虺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耶爲伯哉

人物論

五

二

或曰三置晉君非葉瓊揚乎曰是狐埋之而狐掘之也魯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矣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公父之其下幸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懷懷亂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重耳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置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晉之言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以一時憤過而以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遠百里矣而用五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實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故焉感世變焉傷

之也書之秦晉論詩之商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晉之爲

美也則蕭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羊季之爲也用五明者

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聲則謀而公實聽是

曰繆穆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舉任康則亟而公實命是曰繆

命三繆亦大夫死繆曰繆曰繆曰故曰秦伯之繆者有也宋襄公

始宋伯也一會而虛二國之君是戰而健實也一戰而克執於

是是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故乎死是卵之關后也是

僂人耳夫仲耳而可以狙豕於桓文乎乎故曰宋伯之庸者也

夫伯也者據夫夷者也其壯身夫夷者也最高宗之所伐也周

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革之性聖

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

人物論

二

三

句踐也夫宋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重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美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讓焉子故曰桓其有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季文子

湯聘尹明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及嬰備左氏稱之曰桓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嗚呼是則然矣猶有遺憾焉僞公陽賈及汶陽之田以主及之擁立也特駕言於孟季之

此說一民固非公有以正率處孟仲不敢戴後且不敢越厥邊
不日則可以光復周公之字非魯之良乎何行父之見不逮
此也或曰如是則彭先子之失何以爲孝曰大父以功而受賜
彭勳之典宜論也吾可無其功而冒賞乎能堅辭之則不惟可
以樹已之忠而亦可以揚先烈於不朽古者世祿不世官既
襲位以爲卿大夫而又據其邑以爲世資非私積而何作法於
貪無惑乎後之人知宿如君如者出也棄在楚而取于昭孫齊
而歸祭其誰貽之然則文子之罪非特篡竊之篡而潛西之賂
東門之逐爲有忝於世卿也以文子之恭儉克勤而猶有遺憾
焉是故君子責之備

人物論

子產

蘇轍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寧平其不可犯也將死戒于太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矣莫如猛火烈人望
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于太叔爲政
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
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愚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
故也子產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淶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者
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
蓋愚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
忘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鄭子產

卓德秀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
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穆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
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
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轅肯有次第其於內也務
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
激其變是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
之過故自十南子皆死蒙宗大姓強然聽順無復有梗五政者
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
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致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識當世自
不窮論

季札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微其前聞於舊史民窮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藏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家
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輩而
稱讓余有惑焉大國之大經要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不才敢

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上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分吳
季歷李歷以先王所屬故篡厥嗣位而不私慶仲知公
亦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
之義作呂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
罪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猶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
於禍機作於內室遂歸命於子光復師於夫差陵夷不及二代
而吳城以季子之問進博物藝業無窮而使當壽夢之養命接
餘脉之絕統之配光叔同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
闔閭安得謀諸羅室幸諸何所施其亡百嗚呼全身不顧其業
專讓不存其志而去者思所存者節善自牧夫謂先君何與其
人物論

魏安周樂慮危服鍾焉若以攝攝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吳王
死軍生就與先靈而勤治其未亂室以表表樹鉞以明信義
與承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表於嗣是素已而
遺國也吳之遷亡君受附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評 責季子恐不能服其心

季札

蕭定著

有是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是之棄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
之情同而與棄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
而是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畏邦焉或
曰非所讓而讓之便宗祀絕絕而不血食豈已能賢斯可謂賢

得而不知亡者吳夫治亂時也與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變
終而不可留黃河既竭阿膠無以正其色藍池既竭鮮草不能
正其味與夫當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
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矣至於魏樂辯列國之興亡審察知世數之存沒
卦列示不言之信遊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
之享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嘆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者嗚呼
之象向微德仁而至於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厥物均添致
遠之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端倪哉是知識之為德在於生
靈不獨其季子孫明矣

人物論

三

評 即吳之興衰有時則非季子之生亂明矣且云季與讓
孰賢又引夫子之嘆為據季子之心迹始辨

季札

崔銑明

更至若事也準權者我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處
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義
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貨物違其心聞樂知德服
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子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嫡
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聚斂斯舉以禹之聖不能
襲老婦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適見
其國俗既狡而王僚望光又嘗其亂而多才據國讓位後必

之。既其之何也已吾輩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蓋先君之命始全其蓋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謀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定禍吳國故春大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衡復將何以爲義耶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季札

王世貞明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言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餘於夷昧之爲仲焉爲叔焉而讓郎中於君

人物論

三

也

能勉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平吳之俗多讓而好戰日尋於干戈而僚以食後驍勇之恆光以殺悍忍讓之資左右焉其人目擊而高堅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國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然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悅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爵尊而不之過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踣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後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通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

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評 札知傳光之爲人故讓國而不居以得老氏之精無人

道到此

延陵十字碑

緣昌期明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戒首而呻呻卑之不置嗟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罪跟恐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紿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

人物論

三

也

季子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此於楚椒秦衡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今豈碑不墮孫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嗚之不能去嗟康侯能以春秋微賤不白之愆絕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雉之片石耀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有天子之子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而子藏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衡劍不忘徐君之誼與從合先王之禮與開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者閱覽博物之稱與之教者顯即也嫡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爲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處在家庭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子墓而不居其室蓋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楚之選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段儼然南面以稱孤夫而其臨落遺言欲授餘祭以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庶乎其端食至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安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分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

人物論

三卷

四九

貪而懷也光之使而忍也其人號駟馬自腹而驚擊臺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屈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七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夫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愛近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夫武王之索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子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伐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白守而不見濁也以爲得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

而讓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弟其人稱有是以前不奪其國梅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邇然大防設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逮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十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且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上吳而獲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辭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評 此論倫諸公之意其文鋒鋒有聲

老子

白樂天

人物論

三卷

四一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蕭參得之故獄市勿撓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老子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

薄於名而保其直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爲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豈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有臣愛公名而勸畏惡名而慚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偽耶臣請辨之並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

人物論

三卷

聖王

賢附勢及道敗德結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能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救發名教以激勸天下如收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古今人物論第四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孔子

司馬遷漢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若王至於魯人衆矣當時則余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讀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置黃老於列傳固之旨豈其然乎

人物論

四卷

孔

孔子

杜牧唐

天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苟卿祖夫子天不生孔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苟卿祖夫子李斯畢荀卿一日幸天下盡誦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秦爲強曰彼仁義政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堯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爲九口博而索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有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樂可知黃帝以誨昭王之賢破強秦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關西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

耗天下指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笏脯麵牲爲薦祀之禮口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天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贊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夫子紛紛算味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詞是楊墨駢靡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千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種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天子人物論

四卷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真莫如韓吏部云

孔子誅火正卯辨

陸瑞家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火正卯子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間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執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

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赦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立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而欲人自遷于善甚廣也正卯既爲惡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人物論

四卷

之有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魯八佾之季氏齊雍徹之三豎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罰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帶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又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于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語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寔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

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爲文于古寓言之類亦嘗藉取證引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誠世族非決其命於此事也呼孫武列陣而吳人爲據其行師而莊賈數兵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李劬欲仗齊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況政乎又况孔子乎然則正朔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夾谷之會

席 書明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殘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師費之固是也兩書平會

人物論

四

四

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圖師之後而繼以墮師沒費則師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盟師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田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乘兵之規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乘兵孔子應階而升不畫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數餘言且曰而不及我汶陽田罷立禱謀保備目動神怒殆類曾劇解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際

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簡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爲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三邑移展墮之王氏不欲墮成公圖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師費兄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師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而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師費而至於命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踈矣仲尼命

人物論

四

五

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周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圖之乎既圖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脅處父而謀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喪矣後之人見圖成無功誘之公也向使成叛王氏王氏師師墮成必不重慶魯公之圖也後之人追見圖成之事不以爲孟氏而以爲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田圖費非有迫時事也苟以墮都爲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而都之功富服圖成之各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故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

已假曰圖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季桓子踞文樂而後行其筆未合可書信哉其諸好事者見魯人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而都無仲由子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口孔子之仕如斯而已子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矣豈爲孔子在哉今天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謂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矣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唯不知天也

夾谷後

人物論

四卷

席書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魯文事武備於此見之幾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子文德缺于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其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立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爲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文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况以其一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

人物論

四卷

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三者固將惴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亮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榮榮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泰漢而下其餘之君固有武賊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孔氏哉斯諫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矯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諛贊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後天之言則亦不足談也已

閔子

蘇轍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等爲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山其航如浮空之雲然後微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爲路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及經萬里之害夫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志遠至亦有阻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天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長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人物論

居之男子五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

蘇洵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始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救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爲軍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勤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是皆無戚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懼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陽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無憚而問焉則對曰山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獨承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附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忘志者懼附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附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破裂而附腋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容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即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則使練兵鬼乘以俟齊舉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人物論

人物論

四

九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乎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轅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舉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陽與復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評 代子貢說高國鮑大是一策老蘇亦辯士哉

子貢

王安石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在下而不用

則脩身而後處乎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其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出回之行則是陽米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豈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于貢因行說齊以伐

人物論

四

吳說吳以救廢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步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墮基之國而欲全之則齊魯之人豈無量心哉奈何使之亂與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駕鐃之祿也何以憂患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墮基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以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

十之徒衆者或過其實豈有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損其真者哉

評 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

宰我

蘇轍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苦窳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轍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家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結蘭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

人物論

五

十一

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

後世之惑微賄暇止無容嘆矣

子賤

賈至

清淨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釋微旨而微道論何先生道辭其嚴毅者也先生官甚高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嚴其如霄壤然如春如季於仲尼終委康於魯君爾乃周道衰運王風哀思惠秋編於位號于六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蘇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魯產之政先生

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安然踴躍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舉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車問吊訓之以梯加之以率借五更而格君賢之无而掌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舉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更不威而息是以宜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遂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蘭亭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在席在御不辭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養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皆蒙廢藏使立志之士何以攝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士而其

四卷

十二

政息哀哉

游室藏明 萬公堂記

胡續宗明

昔周之季孔子雖繫魯齊之境中國之士瞻援自殊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學夷橫然言子子游躬踐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半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藏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天子游孔門高第也其所與卽孔氏之流也夫子嘗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隨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獨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

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志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殿常著復瓶金鄉書院金鄉園子羽之封也中爲萬公堂肯子羽像而嚴軍馬後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煙鶴山了翁遂用相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劇焉廣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孟子

皮日休 唐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隆者不過曰史史之降者不過平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者必戾乎經史又戾乎子者則聖人之盛也夫孟子之文雖若經傳天借其道不墮於秦自漢氏

人物論

四卷

十三

得之當置博士以舉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代其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雖晦於前其益沒於後得非道獨乎正文極乎典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典而無梅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者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迷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迷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以有無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大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

評 莊列不得並墨子太是有功吾道

讀墨子

韓愈

儒議墨以上同其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沈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其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衆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護祭如不祭者曰哉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荒齊同非禁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矣不相親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欲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反讀墨

黃垺

人物論

墨

十四

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聖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鬼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去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讓妻子祭先脣脰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真儒有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荒齊同非禁紂治心教人矣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見是荒齊非禁紂雖童子婦人聞荒齊善禁紂爲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耳小荒齊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

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議墨不議不戾不可謂之儒墨

讀列子

王世貞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耳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接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爲墨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乎中國而泰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開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懼墨學者陰誣之

莊子

黃鹿堅

人物論

墨

十五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鴟鵂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惟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殊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泰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矣故作養生至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字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稅也故來以德素與彼有者而我嘗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

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父之故作大宗師舜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枕棟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刺斯文稱由莊周以米未見嘗言者脫得向秀郭象阮莊周為齊物之書釋縛以至今其天

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

莊子

劉王明

莊周自處大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衰亂之世為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才而全而主人之鷹以不善鳴而害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焉之計曰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重變無窮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積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斷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焉之計則狂或說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為是已且周信以為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王以貴而磨石以賤而求通以璽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

人物論

卷

十六

人物論

卷

十七

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者之為命矣何以言之遂此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此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克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際而用手才不才之間將以問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例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問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千莫以利全錫刀以鈍棄而對折者焉當之焉粹犯千雲當頭壁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吾人寧有拔重寶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秘為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縱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若游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是是人類乎故吾以為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乳明之禍躬蓋擇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遂伯王之卷而懷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拘拘以處乎才不才之間也哉

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周意耶非耶

莊子

陸 綏

莊子之文為其學者所謂聖言妙象也然吾有欲為人知道者不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

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為哉候其數數然若曰氏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與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嘗孔子之說昧者勸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為之彼以本簡之書非荀卿則彼信然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大列政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蹄其則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馬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齊矣又惡用夫信然然於孔子之尊之徒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譽孔子者諱之非人物論

十八

評 以李斯罪荀卿則以莊子之徒罪莊子似亦無辭

荀子

王世貞明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言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謙有味乎右言之也夫誠者吾賢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循而言之則微上下語也宋儒澤而非之曰既誠失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四事觀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觀而外鑠也夫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矣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譏古而顯其尊若此又莊子之

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苟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豈無纖毫乎哉楚蘭四海若喪考妣必楚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母曰母若晉獻若逝而子可無憫哉

魏文侯

蘇 轍宋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父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

人物論

十九

孫連王祖祖父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伍員

司馬遷漢

怨毒之於人甚矣故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者俱死何異踐蟻秦小義豈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天方子胥居於江上道已食志當當須臾忘即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曰公如不自甘焉若其功業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胥山銘

虞元輔唐

善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試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宋官居在宋爲既壯于坎壈伏節節師于吳軍伍丁寧五職至鄧先哲王建邦於上者以詰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蒙孔子立爲大經于齊修爲大仇駭人賦爲大怨威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報蓋非倒行也後戈走起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詒受賂二十年内越又頭太伯廟血將乾閭閻劍光且失公朝馬豪馬入則謀焉執謂矣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香於敵矣錫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員

何子春明

人物論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三百然後已子胥此來能報父之讐矣然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辛建故楚太子于齊父于此事之固嘗以爲君矣鄭弑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其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廂必欲得其肉而嚙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迅奮震湯威疊平退還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搗郢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區羣細微敵之鄭乎其孰易子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及節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爲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甘心而服斧鑕

我之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改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待畢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閻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君之讐而閻廬必從之而伐鄭失向以知之鄭當於楚而疎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閻廬之所不厚者也閻廬擊楚將亡而鄭匿之此尤閻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怨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鼓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爲閻廬肺腑之任伐楚則隨之矣復何吝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愚臣素士所以不能不深爲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人物論

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讐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公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獨鑄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甲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脰歸是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目勿山林葬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報君之讐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既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評 報父讐則是忘君讐則非僅見此作

伍員

陸 蔡明

人物論

廿二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奉其父之志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時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尸走其嗣君楚幾亡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蓋周王亦非焉不自想故使一夫恣行而莫多問也當時有桓文之君果義以行霸則子胥者其諒有與公辛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為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忍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奉若舉以來立於其

朝也幾朝夕夫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崇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傷猶無益也故為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穰逃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報讐枕塊沒吾世而無定言焉其可也率雖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顯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鄒郢公辛之弟以父讐將弑王郢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平奢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聚干僚而光祖之子胥知其心因進讐諸馬窟室之兵魚父之劍

人物論

廿三

尸之者子公也夫奢老猶懼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極刃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而讐兩君何其將也夫其好勇而木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獨讐之禍世皆悲于公之不幸然吾以為雖無其子胥猶不見何者以人臣耳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父兄之讐也者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復視其君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高談以眩世也者其不覺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弟知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評 深責子胥末意必有所指

伍大夫

王世貞明

嘆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臣孝情侯烈宮郭乃伸
明誓沉幾常是鬼神雖然心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聞其王
習之先若前著通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
吳使後者不愧前者不孤嗚呼丈夫

評 要其心數語文簡意婉千古所未道奇哉奇哉

伍員

郭子章明

世之謀員者曰平王雖暴猶君也員父子兄弟北面事之入郭
戰宛甲包胥所謂無天道之極者不忠又曰父奢自是來召尚
人物論

四

廿四

往員逃脫適父不丹員已失成敗難違親不若尚往之為孝也
故伯嚭諂口員父子不顧而共王聽以死員嗟于是伍員之所
以忠且孝也何以說也古無道者孰與商紂然不過荒殘淫逸
未至有弑君殺子弔周家世世臣商雖虎賁昌因終釋交里未
至有父兄深仇而欲之宜首舉軍斬後世曰武王誅獨夫不
曰狄君平王視紂何如哉俄靈王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
并及舍尚皆付未有之惡也在平氏則為弑君之賊在伍氏則
為不共戴天不父不君之仇夫員君之惡賊於紂而員家之仇深
不共戴天可誅則平可觀其不忠於平也乃靈王此建之臣也
不以死孝也而以不 復其能之孝之為大也故曰棄小義

重大耻令員從者尚俱死則雖職故不忠不孝亡足以讓員也
獨以讓員不智員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焉其上也
當督兵入郭時平王鞭美父兄之仇復來員悶不哭而怒奪吳

王曰員所以忍死不與尚俱賊者為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伏王
威懷仇人以罪父兄目員願畢矣將從父兄於地下是程嬰所
為死於十五季之後以報紂曰也一員不知也其次也郭王出
再曰白公在是太子建嫡子也昔吳之威力懼伏楚人而號之
曰故太子始寬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平氏祀以是之
威勝之親之強而輔以員其誰敢不從身為楚相而又有存孤
之名是張留侯所為借楚之力威秦以王韓成也而員不知也
又其次也郭塞吳伯仇復功成吾何負於夫差而備越之謀不
聽伐齊之謀又不聽則惟有娶妻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
為就楚而張子房所為亦然也而員不知也而竟以說死
員何智於謀夫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脫毫毛不見其履員
之謂矣吾平父奢之言曰員劉底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
故忠且孝而惟其劉底忍詢也故卒於禍也知子莫如父然
哉然哉

四

廿五

人物論

評 智於謀夫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子胥

楊循吉明

夫子胥之入郭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

之父兄雖賢乎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乎君也有禮而無死有愛而無葬由于君之言則平王父兄之辱也而不知平王不可以為君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于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子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恨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往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仇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吳與楚世讐也子胥外之是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當焉是子胥專一己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人物論

四

廿六

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若其子胥乎且子胥之父兄以諫死者非他焉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即是欲忘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忘之非其父兄之志也況均於常為之臣者乎難以父兄之舉而忍于忘君之義繁吾謂不至子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憾國而使之又引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有言非以其能忠乎吳國耶豈非能以諫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無言獨惜其勅之輕為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大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評 吳勝則楚下數語似有一可憐當及時使楚勝吳子胥能

獨存否耶

伍子胥論

湯聘尹明

先單之論一胥者有曰子胥逃楚及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仇國又引兵而破楚八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也而忘仇諸而更喪諸乎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固何仇之敢言若君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還育則胥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遺乎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貞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是

人物論

四

廿七

父以報楚激其弟也如有子胥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遠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從之宋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救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楚將虎口江上幾餌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饑餓涉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忍不報也然則郢都破而仇凌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屬錄曰始也惜閭閻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閭閻生聚教訓之應天與弗取之諫其盡忠於夫差者乃其酬德於閭閻而報閭閻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之江則浮石嘗以一身

故而魁異哉故人耶之後吾庸以見子胥之能子庸錢之死吾庸以見子胥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誣矣惜乎戮君於墓蓋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章可爲子胥痛哭報閭閻亦以報父兄更爲妙論

獨不消其戮君於墓所以維名分也

夫差報讎辨

張鳳翼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爲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廢矣夫椒之後復父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濫爲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焚九世之讎可謂遠矣桓公復爲春秋大人物論

史表

廿八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求終知敵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吳卒始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我之得也當斷不斷及爲所謀乃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哉悲夫始不能知其敵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暫勝而終蹶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吾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

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亦寧鳴冤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奉報讎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讎矣少舒其忿而遂亡之乃忍隱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焉其非真能報讎可知矣諺云爲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夫差之所以不肯意者其在茲夫

評 報讎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讎足蔽夫差之失

范蠡

蘇轍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單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曹公莫能其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而陸遜之於孫權高順之於隋文亦難計使致君於王伯矣而使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盡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前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史表

廿九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范蠡報君讎員報父讎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易員無入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擊越若承咽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在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

范蠡

葉向高

憐子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焉而得悉其謀幸甚也此
之服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者所宜聽也而大差
不其愚伯虧不甘貴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
而句踐入吳不過困水之策四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
齊母連兵漢也舉國而聽員雖智必不能召吳也凡吳之亡
皆吳自亡非越亡之且以勾踐之情川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敵
之品司有中智之士為之謀豈可以得志何必盡哉吳越春秋
者越語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
策至於嘗發驗察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蘇不能悉力佐勾踐
抗吳使家辱至此反稱奇區區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固忠難則
人物論 四

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一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私法而僕
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自謀楚則楚置謀
越則越傾寧獨患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越錢之賜虛以
死報吳而或以此為員病謂不能如越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
不忠之甚者也

評 人言蘇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越吳許行成卒耳非智也

後吳之自亡亦非蘇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
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及覆辯論可為定案

智伯 說者引

柳宗元 唐

智伯既滅范中行意蓋大合韓魏固趙水曹陽智伯墜乘舟以

臨趙且有往來觀水之所自移遂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
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
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若何曰臣初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
鯢鮪鯢鮪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
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大鮪之來也僕蚬蛭數萬垂流泥未
後者得食焉然其餌也亦返吞其後愈難其力逆流而上暴為
蛟龍又天位大石亂飛濤折鮪鮪莫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
月惜深地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
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鮪大於是云而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鮪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鮪騰躍或

人物論 四

廿一

逐肥魚於渤海之尾寔為大海鰲柱巨島一發而食若舟者數
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爰於碣石橋焉嚮之以為食者反
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
鮪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求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辛古氏
以十數不能自保以食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王之宋與五卿
嘗裂而食之夫是無其鈔鯢鮪也鰲流骨屑於王之故雖可
以燬然然而猶不肯惜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
田侵人之勢力基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
矣脫其鱗膾其肉刻其賜斷其莖而棄之說鑄遺胤莫不備紐

正是無異夫大舖也可以轉矣然而猶不可歸又有大者焉吞
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食大而求食愈急然范魏
以爲群蛟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范肥之將不止在趙
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盛於晉陽其日動矣而主乃
默然以爲成在机組之上方磨其苦和民有恐焉今輔果全族
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貽臣恐主爲大鯨育
解於邯鄲范魏於安邑曾披於士寧范斷於中山之外而范流
於大陸爲范魏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勝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歸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評 文類戰國策

人物論

諫議

賈誼 誼漢

諫議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子不爲報仇及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胡此一諫讓及君事雖行若拘范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
士人主使然也

諫議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忠誠忠事盡道銷路於
未形休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忠重九百
世照耀歸來斯爲美也苟遇知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

損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欺俗由君子觀之皆所
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據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
之報雖嚴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
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
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
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劓三羅襄子責以不死於
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
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人物論

賈誼

賈誼

綿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繫魏魏之情以
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公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
之日縱欲差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
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
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
敗猶必微傲必凶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
三諫不從移其伏劓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
遂殺復倍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晉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
而生也豈不勝於斬劓而死乎諫於此時言無一語開悟主心

觀伯之危以猶越人視秦人之瘠肥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豫之罪人也噫

豫讓

何景明

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爲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吳能知

人物論

四

四

之韓魏之必反雖能知之而讓願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甚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讓又弗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天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於天不在已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來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之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爲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

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肯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侵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耶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侵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蓋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使讓吾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評

胡致堂嘗曰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其如全社稷定

劉氏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責讓而又深與之耶雖朕殺劍三躍義子卒不旋踵讓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人物論

四

四

豫讓論

馮時可

豫之死智伯也攸然其志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爲不移其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爲國士愚以爲讓實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行始亂而遂趙鞅至移戈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趙死惡人浮於中行矣讓又何所見而路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未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鏖絳

不資歸諫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爲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
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
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焉雖雄非智藏趙則趙滅智則無即之
必詢其必爲智氏之戎自則伯之不吝已於先殺也晉陽之不
漫者三版爾趙之爲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襄子無三神
之助無並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
三子智伯不且爲諸侯乎以國士過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
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宋形而圖安於宋亡察機審微則天
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爲智伯之臣則亦惟強智伯而已矣
死智伯而已矣強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噫嘻其死也不死於行

人物論

四

史

聞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欺其
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甘爲刑八以死耳爲漆身以死提劍三
躍血襄子之衣而掩其魂其志不泯決於斯矣讓子得所死矣
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可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
足生之使賢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氣

讓子論

郭子章

讓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肩第二國士衆人奚以
別爲又曰智伯志備二國讓子爲以亡言又曰貴戚如智果去
矣讓子非宗臣焉以不去嗟夫讓不諫宋可知去則不可人以
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失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

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大馬士亦
則報以國人冠雖而又何疑於讓子愚獨惜讓子有報讎之心
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於既史遽不察至比荆鼎
愛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觀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
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庫賈驩爲之因伍員報刑
吳爲之因不豹報晉秦爲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
擊秦於讓子之見而終能廢秦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若沛公
也夫鴻毛至精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若事有簡
而功成者因也人方辱我君父屋敗宗社親姻盡遺族如汶雪
忽如畫堂而我持二寸兵赴之是猶要羊桐虎投薪就燦蓋

人物論

四

史

諸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嘗時智伯雖亡智開智亮尚据
城未下吾侍之主也輔果却班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夫意
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觀後然不然天下大矣田齊滅秦
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仗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不豹子房之功
是宋可知即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吳
救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腹決腹一瞑而萬世之視以曼社
稷稷昌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吾諸侯踐穿膝暴七日而薄
秦庭秦王屬之紅筆敗是而有楚嗟乎子信讓夫讓子之以一
卒効也

評 爲讓子策報讎得勝算矣餘事無論也

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五卷

蔣中 鄭賢 元直 輯

孫武吳起

司馬遷

世修所稱師旅皆言孫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非論論其行事所說者謂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言吳起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知國策行之於是以致暴少息忘其軀想夫

孫武吳起

蘇洵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

人物論

五卷

者凡人焉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梳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其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難一旦迭發吳王奔死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文不得合而武便泰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銳兵挫銳力殫貨則諸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

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後敵者怒也今武縱

子胥伯嚭擊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氏以西

子期所以必死雖吳也勾踐不難復聚而吳服田單離譚塞

而齊亦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

乃因胥諸庄楚之怒及乘楚危之不仁武之力蓋亦鮮矣夫以

武之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視其故知餘論者而

能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嘗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

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

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

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

人物論

五卷

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閭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

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善者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

勿視其衆而已

商鞅

司馬遷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其所因由變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楚矣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家刑威書觀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夫

商鞅

蘇試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是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樂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五霸之懼矣

商鞅

葉向高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尋宰

人物論

五

殺其身其人不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今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皆依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爲收斂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闢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千農戰皆祖其書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帝而母喪書母坑儒母築長城母任趙高母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其無繼而行而章邯以秦卒跳而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晉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矢所以振而仆什伍而復振秦勝楚者則以蕭河常

參閣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標銳敢闖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雖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傳總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尊卑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開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常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信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及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逆備舉動如此此吾所以知鞅也

人物論

五

評 帝秦者商君蘇公已論矣鞅之變法猶仲之內政均屬知其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猶藉秦之威力不爲卓見

申韓

司馬遷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道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經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修微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申韓

蘇轍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今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

言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操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中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秦孝公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法不幸復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澠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說秦益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

人物論

卷八

五

武帝終身廢格是以深悲之與

韓非

楊雄 漢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及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勸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雖乎不愛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愛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蘇秦

司馬遷 漢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囚以死天下共笑之諺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其時事有入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術不過

人者吾故列其行事大其時序母令獨蒙惡報焉

蘇秦

說秦策下

陸龜蒙 唐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運衡事說入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爾耶曰黜其策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雖不能從雷聲見不能抗馬復者譽與方態絕故也蘇子藏舞矣安能以三寸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寒泉子非不知不破一顧甲不折一也矢之萬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秦桓晉文之伯也始若勝附終若冰泮豈止運難不能俱止於權而已哉寒泉子

人物論

卷五

六

耳義弟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死又矣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其一為鎡鉞薄之蒲十九為餘一為其操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潑野州齊魂為無氣趙骨化魏土其懷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情感酸腐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秦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楯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及覆平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頭無令車輪轅闔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衝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吞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拔土地以秦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越即封蘇秦子為武安君六國果

秦教秦開關十五年 評 唐文似戰國策

蘇秦論

湯聘尹明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其速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算焉。儀之能折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折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識。豈不引之相趨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離其盟。子不替儀難。及復而在衡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背我而為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為六國等哉。計不出此。而乃困之於關人。辱之於堂下。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柄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為得計。而弄張儀於掌上。儀亦且愧謝自人物論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僅保休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高者。志豈當須更忘報耶。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榮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評 季子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張儀

司馬遷漢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禮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

儀之行。事甚公。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懷暴其短。以快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

湯聘尹明

秦楚也。張儀懷秦之強。始以商於之獻。而敗於誰楚。既誑矣。黔中之易。又敗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而顧以身試不測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且且楚王懦弱。而吾感以楚之欲甘心焉。而吾且輕入。示以無相楚。必懷然。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黔中之地。必入秦籍。償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況內有腹心為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耶。鄭袖一言。而秦因釋人物論

天下不以多新。尚而以能張儀。非能自脫虎口。逆知楚之不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嬖言。是庸儀已策之審矣。昔晉文嬴之請三帥。先軫猶不願。而唯况袖以一臂。手而為請。遽江南之危。辭平是故。天下不以是鄭袖。而以各懷王懷主。而說不能惑。佐不能移。張儀一武士力耳。何至阻其術中。為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章臺之朝。客死咸陽。散然則儀非足智多謀也。懷王感其是也。殺之亡也。以姐已周之哀也。以張奴懷王以身殲於鄭袖。無足怪也。噫。前鑒多矣。余之何後世。猶有臨敵臨城。而欲俟泚妃之報從者。

評 以楚亡咎懷王之惑。鄭袖推本之論。

穰侯

司馬遷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者皆昭王之功也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設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戰死之臣乎

穰侯

司馬光

穰侯後立昭王除其害言并曰起為將南取郢都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稱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賂貪足以買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亂秦也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極其訥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于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雖真傾危之士也哉

人物論

魏冉說

王世貞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充國其車轡重千有餘乘關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侯也藉太后朽骨何避乎必辱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遠乎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逐宋襄霸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善耳其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助也釐襄之世東盡嶠夷而邑之西略滑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助也獻公為之威虞滅虢滅魏滅耿滅山東之狄以大敵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

之地不加關於微封而兵不益於般道也然則為晉歌齊釐襄之所道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受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邯鄲暴虎入北宅園大梁立剪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受韓魏則穰侯為魏武安君

將而國有二十四萬檢公孫喜三縣韓魏則穰侯為魏武安君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距愛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鄆鄆明年拔郢燒夷陵夷陵東至兄陵東宛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客卿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越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道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蘭華悉以實咸陽而穰侯拾其遺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秦人也客曰雖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謀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長死氣雄而辭壯

人物論

王

十

評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傾耳

陳軫虞卿

劉鳳

戰國之伏軾而帶者大抵傾危說彼其才豈不皆明於事情而

熟於籌計者秦之虎噬天下主依以惡持諸侯則易以爲功
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當其處庫官銳於
楚魏王而爭爲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顯
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軫之智而忠不能干且事談游而
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反覆機亂嬰伐
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爲重視其土地若舍之衢路而不惜即盡
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王之闇愚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
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軫其駭乎儀衍遠度卿
之游一顯於趙而卒以不忍受相相印而不顧此其至誠烈
然何遂以栖栖退而著書者豈無復之哉夫其視富貴其易
人物論

五

十

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擊之諸侯畏而不
敢納虞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匹夫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
之擊秦則豈時日夜腐心切齒斷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善則用
之秦之所惡則遠之其所用者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
而爲秦耶人主孰與國秦之難而豈有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意
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秦義無窮而六國之主豈不
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嚴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良哉
評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樽里子

唐于西

昔樽里之在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證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
樽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於卯上
距辛酉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
之前樽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
城邑毀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
爲至其發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積而成既津而敗其所由
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樽里子者豈足名得道
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
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語
人物論

五

十

其所從來彼亦不該知也

屈原

中文

賈誼

恭承若惠兮侯非長沙側聞屈辱兮自沉汨羅遺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遺世問極兮乃殞厥身騰駕騶牛駭寒騶兮騶車兩耳
服騶車兮章甫屬顧漸不可久兮嗟昔先生獨懷與衆兮謂曰
已矣國其其我知兮獨當其誰語風漂漂其而逝兮固自引
而遠子繫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以自珍倘蜚螭以隱處兮夫
豈從蝦與蜃類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騶騶可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率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興故都也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達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濁兮直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屈原

司馬遷

余謂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沅湘水常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吊之怪屈原以蔽其材若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夷然自笑矣

屈原離騷序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濟滄

人物論

五

十三

塵埃之外瞻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新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謂伍子胥也及至尹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紀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失放齊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適理持可懷之智靈武保知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幸危困群小之間以難說賊怨貴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獨是行之士多稱嘉會哀容必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蕪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適失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王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騷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屈原

顧延年

蘭茝而惟玉緇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忌時飛霜急節滿辛遭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微椒蘭身絕即闕跡偏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等嚴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銷實發望汨心歎瞻維思越藉用可應昭也難闕

屈原

柳宗元

後先生蓋于祀兮余再遂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嗟衡石以爲芳願竟兮之顧懷兮異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人物論

五

十三

是就文離槍樣兮遭世孔疚華靈厲環兮進御羔袖北難咿嚶兮低雄束味哇咬環觀兮弄其大呂重喙以爲羞兮焚糞糶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途藉穢兮是若鋪繡標折火烈兮娛兮笑舞說口之嗟嘆兮或以爲咸池使填鞠而兮美愈西施謂謬言之怪誕兮及真譴而遠連匿重困以譴避兮進前綬之不可爲何先生之潔兮厲鉅石而從伯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貞道兮又馬往而可施今天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亦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矣故都曰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

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陷大故而不貳沉瑯瑤珞兮孰幽而不光荃蘅蔽嚴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親不可得兮猶夢寐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涕余涕之盈眶兮足履而悲慟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毫失雷電兮奇為是之荒茫釋於前之曜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余衷之坎坎兮獨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抑忍而不能平為屈之究何兮胡獨焚其衷腸喪良今之為仕兮庸有處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淖位之不昌退自服以嘿嘿兮曰吾言之不行既踰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人物論

五

十五

三閭大夫

朱應麟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說余讀懷沙之賦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歸國續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或于浮言廢放江南便之行吟披髮憂愁悲憤自沉汨羅嗟乎冤哉彼尋常之漢唐固不足以容吞舟之魚哉甯能之不祀吾茲失矣顧世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諫長沙過湘而弗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大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枯槁憔悴無可奈何故自傷而至于此以其才知遇于列國其雖難安顯豈大夫之心哉誼蓋以已廢之而意緯漣為子蘭之徒固宜其有是言也迨

蘇子由氏則欲其輜隱自匿優游以卒其志如箕子之事焉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冀于異日此豈所以為訓乎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其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以為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有猶為傷感如入墟墓而聞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嘆息泣下沾襟彼其忠誠實心信乎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中殺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人物論

五

十六

聽雖不聽其始蓋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說也陳軫已知之而大夫未之親乎張儀至楚廷而爭之毋絕齊父母祖秦利祿首披肝萬一悟悔不聽則伏劍王前願舉微命王必趨然思也而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此其反則鄭袖已為釋去張儀矣夫堂堂楚國而弄于反覆之臣不啻一小兒壯士孰不裂眦而挺刃乎而大夫以此激諫于王使之卧勾踐之薪渾礪而待之不聽則作古自殺以身為請王必勃然怒也而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自魏公子叩之虜也黃棘之盟識者寒心于楚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之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議

是輕社稷而一擲也大夫宜持葉伏頭當車而諫流涕擗哭引
落衣裾不聽則以頸血汙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
可以不妄其身于州養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乎大夫死於周於
之約則秦惟可固死于漢中之獻則秦耻可耐死于武關之盟
則先君之辱可免定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
強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說刺時事以懷其罪之鋒而
以其身葬于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于此矣即赴乎長流安
能濟時之汶汶者乎時至不可為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豈不
瞑乎楚江之下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
呼死子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子懷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

人物論

五卷

十

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豪傑之士蒙世之溫
饒其母遂以一死明志而輕身於溝瀆之諒哉

辨發

劉勰南朝

自風雅宮室憂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
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
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無之蟬蛻機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瞭然渾而不濁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虧沈江并沈二姚
與左氏不合是倉懸圖非經家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

之文依經立義駢札乘驚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
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
宣嘆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詠亦言辭同詩雜四家舉以方
經而並堅謂不合傳騷發楚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離而弗離
而未嚴者也將舉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衆辭之耿介稱禹湯
之祇敬典誥之味也說策紂之猖狂傷羿竟之顛隕規諷之旨
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喻讒邪此與之衆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若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鴛鴦媒娥詭異之辭也康而傾地夷
昇樊日木夫九首上伯三目謫怪之談也依影咸之遺則從子

人物論

五卷

十

齊以自適循狹之志也士女離坐亂而不分指以為舉娛酒不
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與乎經典者也
故論其典詰則如彼語其答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辭慢於三
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
所銜肌膚所附雖取鑛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明麗以
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思巧招魂大招
耀麗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轡
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遷騷其跡而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辭伊而傷感述離居則愴
怆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即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

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死其鴻臚中巧者獵其龍睨吟詠者徇其山川並家者拾其遺草若能馮以倚雅頌應導以駉楚屬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聲則顏將可以驅辭力致性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亡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孟嘗君

司馬遷漢

吾嘗過薛其俗閭閻里率多暴卒子弟與卿魯殊聞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豪人入薛中益六萬餘家失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 此贊其好客愛利俱顯

人物論

五卷

十九

孟嘗君

王安石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且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 士字看得重是大關鍵大斷案

孟嘗君

蘇軾宋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彘豈足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評 未然之防則賴道德禮義之士當晚之際亦藉雞鳴狗盜之力抑揚輕重責此自見

信陵君

司馬遷漢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賓客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尚祖每過之而今民奉祀不絕也

評 贊語有感嘆下諸公子中蓋有取信陵也

信陵君

蘇轍宋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奪其軍要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立攻魏無已無還魏之心毛薛巷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已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人物論

五卷

廿

孟嘗君

唐順之明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坐失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豈不有憂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

評 更歸漢毛薛不說莊論

唐順之明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坐失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豈不有憂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

國若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惜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可也然則信陵國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謀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請於信陵者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耳非為趙也為一半平原君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微魏之障蔽六國之障蔽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有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杜緩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人物論

五十一

三十一

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屬於秦是傾魏國救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于產生而如姬成之也產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于王之卧內是一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者若以唇齒之勢激讓于王不聽則以其款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者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責於報信陵君若秦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款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一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

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隱國戚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主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知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父不知有趙王蓋君若穰侯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單係平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非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其符藏于卧內信陵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隙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人物論

五十二

三十二

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叩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官乎如姬從竊之戒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秦人無王王亦自為晉魏也故信陵可以為人臣植黨受戒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宣師師嗟呼聖人之為慮深矣

評 意刻詞俊

魏無忌

王世貞明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變矣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

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會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思以爲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豈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而卑之所擅則騎胡頭則果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豈起用治者也賈單廉李未暇若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閔中河內之卒蔽趙人四十五萬而解其城城且暮下矣公子雖竊得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噤若鴉之所致而惘惘不探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師者二萬人外雖制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遂之以存趙此其棄強而爲環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棄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

人物論

五十一

廿三

評 發公子善兵兩却秦師而存趙魏古辭錯愕恍若噴珠
信陵君
王世貞明
信陵君既使駕魏王與之相持而並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來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援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魏魏不度亡楚亦不度亡也謂秦中君俾都尉尉以十萬程其韓王曰魏魏吾敵也不救魏亦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即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善曰吾聞王鮪之恃秦救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若弗與也勝有日矣矣矣曰不然公子不觀群虎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隅以其角勁外而虎內獸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虎也雖有虎猶各逞技焉敢與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師曰惟上國之卹我杜援而以師來也雖繁其途適爲長進退之節孰爲之全救也利執行養不利執行賊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主帥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爲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捍而燕以羸師當身伴退以亂其聲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其之楚輕兵爲十援以行戰酣而四國之韓以駭子巨等長戰斯其

人物論

五十二

廿四

後成如公子教逐大破王戲折之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
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勤者
也公子在吾何以得生乃進問

評 公子誠明兵法者誠善兵者文絕是左國蕭張退夫

侯範論

王守臣明

昔有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計矯魏王今秦晉鄆兵其救趙生乃
此卿自劉以送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矣夫士固宜為知己者
死然非已事晉策建奇勳是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
或曰生蓋節俠者流不死不足以明節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
死蓋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若不能從
人物論 五卷 廿五

也則公子行矣噫豈有宿將且就權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
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畫策者而耳心焉則生能與從夷門
下耶且晉鄆死十數年後秦人欲問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晉鄆
客則當是時也客誠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畫策
者乎生又安能要策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
以晉鄆客焉而死孰若自劉焉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噫生蓋畫
之熟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
死而無半辭抹止者其亦慮及此歟

評 揣魏王之必死生晉鄆客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
聽生死議論絕唱

春申君

司馬遷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
出身造太子歸同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
斷又受其亂春申君夫朱英之類耶

春申君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主要在強其國專其君
也上可以霸畧次可以忠列雖王術而有伯畧者可以勝人國
無霸畧而有忠列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秦則
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利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侯利待
禍若自屠以當饑虎不曰烈乎然從都壽春夫卿室之固云方
人物論 五卷 廿六

城之險拾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可以為宮室以魯為
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時也苟任苟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
之期月利可王矣然以病去士以謗免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
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春申豈易悟
哉

評 苟卿用而利可王恐未必能第謂春申不能知苟卿豈

能悟李園却是正論

楚國興亡

代荀卿書
與春申君

劉河海

自曹蒙為大正光融天下霸能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消紛育熊
經再路藍縷以啟荆蠻歷文武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

爭霸此數君皆郭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以獨為相若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以下

質臣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說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鄂羣臣不以一諫而至平爾下及懷王

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死諫付之當諸侯聲以將說安蘭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妬士怒諫屈平平既諫秦果

為張儀計而楚以商於地信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

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乎小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

雖然無非已不能疾諫又得屈之伴屈生游離騷為之作棄

人物論 王以前事歷指切實雖有宋王唐勒景差輩士弟賦諷弔屈不

又何能克王於矢石哉 評 平王懷王皆以遠賢親奸致敗亡意欲使春申得賢臣

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象正辭婉情春申亦不能用而

四公子 劉敞

上當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王也嘗以說解

能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王嘗復重於齊平原肯千里約趙與

楚約從非毛遂死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便蘇乃能成功士亦安

在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

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即棄棄食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

者三千之一耳而况平不喜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乎

矣何功名之望哉 評 只數十言而議論益出工緻異常

四君論 郭子章明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然信陵君無已春申君黃歇也

太史公云為列傳豈非以四君俱下士煒燁一時推人國於亡

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譽論也四君者其使同其功異其下士

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

無數無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極之若

援湯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木相親居趙十年

人物論 木相趙顧始以憐憐之故推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及先王宗廟

之鬼自趙趙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

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

智乎絕口抹趙之伐而望受其湯沐魏信陵自其屏廢幾於

勞謙君子哉平原聞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後用楚此已失

毛薛俱趙士而勝直以為憐賈者故信陵田平原徒豪舉耳不

求士也此足以擊勝矣楚之扇珠者士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

卿董令蘭陵智如朱英終置不用則歇之聞亦勝類也始而雖

楚然而賊楚棘門之諫不為不幸侯若田文者既相齊齊而

之魏合四國之兵促驪灌而死王於若此亂亂也即其所飯者

非鷄鳴狗盜之徒則暴秦子弟大俠豪人耳太史公謂薛俗與
郭魯殊皆其家爲之而王介甫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確論
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橫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
得較長而比大而况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魏薛
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爲置守家五家世世
感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非其賢不幸
以說棄耳

評 首信陵最下王魯千古公案

毛遂

陳垣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德而卒能奮身決裂名垂
人物論

趙高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
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忿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
譏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者於其愛厲瑣挫之時
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放於尺寸如
其智安於養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頓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
無以自見也

毛遂論

唐克臣明

毛遂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公等碌碌
皆庸人成事者用是以報前日目笑之忿太史公於遂無貶辭

故人多快之愚獨以遂此舉足以僥倖事時楚無人耳何則君
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已者之難以識其重而亟反之之
難人之勢重則軍謀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趙盾是也晉
之言曰吳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匹敵斗豈不可勝
數已之勢重則軍謀人以伸已古之人有行之者寇準是也準
謂契丹使曰王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故魏兵不
窺吳胡馬不敢南牧君于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譏棄公之
烈不棄遂在趙幾年於茲矣左右不與釋平原君不聞名聲夫
不聞於趙必不聞於楚居趙不重於楚豈能自重趙耶世
有患溫者度已之力不能勝之東草爲盾衣以虎之皮語人曰

人物論

王

投善御虎畫則仰之夜則縱之循垣而走以待暴客聞而觀之
以爲信然故終其身無劫攘之患無他盜知畏虎而未測其爲
非真虎也彼十九人何如人也乎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
門下意必個個聲聲名好學者之流草盾虎皮縱之夜遊者
也遂也當兩君不決之時投劍并指以劫楚楚雖有言不足
矣夫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動聲色楚之君臣意必私
與語曰聞趙有十九人未聞有毛遂者今遂勇猛如此而十九
人肅然飲饌若有待其驟當何如耶是遂寒狼子野心於今
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秦時者亦憑然虎豹在山未可窺
也重趙九鼎大呂安知十九人之無與力焉遂也淺大小人志

不在趙不勝倖倖面數吾人之短辱於楚庭噫楚誠無人也使楚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析父無極輩尚在肆其猜狼之心縱其貪婪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押狙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十九人不足為趙輕重重趙者惟逐二人殺一毛遂劫制平原君一武士力彼十九人甚耳管耳其何能為隨全楚之材臨以秦申之勇挑孤棘穴徧滿江黃出趙不意西據桓山南障河漳東拒清源北連燕韓若直搗邯鄲之虛與秦兩分其地楚平於秦獲於趙趙未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為交而求以禦敵適以誑敵此韓魏輩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亥效勇諸侯倚聽吾恐大事已去無能為也趙之亡當不在于人物論

五卷 王士

秦王遷之日愚故曰毛遂此舉足以償趙事特差無人耳此之謂也獨有趙王與秦王會於滎池之上相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應頗上頗耻之數欲辱相如愚觀秦猶楚也相如猶逐也頗辱相如其於十九人之目笑也相如引軍徒逐不以為耻且曰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已與頗兩人在若相如則可謂忘小怨識所重者也抑昔薛學道而與閻平勞謙之說非耶不然戰國士能如相如之下人有鮮失司焉還作史記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遂是或有意存焉雖然遂亦不可少也遂不自薦則趙不知遂遂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噫遂其類脫者

評 毛遂失在嘖嘖一言耳為楚數語亦自有詩見

樂毅

柳宗元

大厦之舉令風雨萃之車志其輔今乘者其步之嗚呼天子今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令道不可常畏死疾走今狂顧旁目雖得為齊今東海洋洋嗟夫子之舉其今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今卒陷溺以流亡惜功業之不就今俾愚昧之周章當天子之不能今母亦重是之違道仁夫對趙之愜歎今誠不忍其欲邦君子之容與今獨德藝而愈光諒遭時之不遇今匪謀慮之不長此陳辭以傾滿今仰視天之茫茫衍倫世之謂何今言余心之不戚

五卷 世

樂毅

樂毅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國主不成其聲譽可以朝鳴呼使秦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夫用則王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終以亡其身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是也蓋晉唐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殺之彼范蠡者獨以意不可殺將進兵卒刺其頸項雖之解而

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臣諫曰此至亡也高帝勿失此一
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至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
雄未知大道而當聞之則足以下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樂
重王不肖用乃則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
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樂受聘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
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井濟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
兩城之殘寇而數感不伏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
無敗然樂毅以百萬之衆數感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
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之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
苦潛王之強暴樂毅荷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及其田
人物論

五卷

七

里安分老幼使齊人無復聞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委倚以百
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
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辭齊之衆而急攻之可威此而
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
而爲天下笑也

評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車爲笑策以仁義服齊

樂毅論

方孝孺明

樂毅不拔二城甚度太初以爲廉頗卒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
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應者乎觀人之時不
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

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奎
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鑄錢之非我殺一介之不幸雖北海
內之繕而歸之湯武不肯止目而視也其心願繫於天地之
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首舉足而
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婦將
持機鋌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
義乎哉特報章圖利之舉耳丁之國都室處在數惠以億萬父子
兄弟之心而遷其寶位置置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殺入骨觀其
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
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皆與即墨殺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
人物論

五卷

七

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殺氣已急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
之民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勇銳已挫之軍豈
難自萬勇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
非愛其民而不以兵虜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
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萬里之一城哉湯武以一國
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殺以二國征二小邑且擒叛之謂教爲
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殺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
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王王道特愚乎人之不行耳小
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鼓粟之糠餼小食之則不飽
恒食之則充實可謂殺粟不可少食而擊破碾之爲食乎太

初曲士不足論獨蘇子之且衆言也

評 駁夏侯蘇公不能受之解

燕昭王

祝允明

夫聖德顯赫則四方士競臣之意良動或曰未知知之不爾天
所求夫士以能應已然後裕人重已然後重人俾其金而士無
難與重矣本學未爲貴乎士之何類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
每一后諸侯不方入子之命於是旁求諸教凡齊王略諱不
奪迅爲配之而齊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勳名當爵之士選君而
趨父丹之國不知求之則東歷轅西厥轡懂懂道途奇不設禮
于此鳴志于彼乃將命伶爾爾之匹敵之國以宣德之與若
人物論 五卷 五

謂士必君旣而趨嗟乎幸滑陰中乃向矣官父東西南北衡可
仕即仕之亦矣必湛之幣先饒子鄴室而後出邪彼哉當有四
海金被女寺而士問觀則何如哉郭生之馬奢辭矣他日問聞
焉憂晚非國豈弗足以泰燕之招故余姑置晚曰昭王君賢
評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又古而意城
荆軻 張鳳翼

子嘗讀劉客傳至荆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
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及諸侯使
也若曹沫之盟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難果也夫
文章體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僑明矣即初而許之且將不

旌輝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
宜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
知出此及其不究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劫之以報丹
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
亦天而已子之所講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評 不惜其謀之不心而惜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荆軻論

郭子章明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轟
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
人物論 五卷 六

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猶勇者不足與共
事也夫其陳曲威陽之日正咫尺縹緲之候而武陽已舉劍然
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壯健與之交逐豈不
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
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蓋在邯鄲謀刺
於可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
擊之夫未至主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亡遣侍
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禽義陸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
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杰杰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
陽能殺人於髮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子就

手把秦王袖右手拊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乙聽秦聲而死召姬人設琴秦聲曰離離兮不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起而越輓輓之劍可負而後斬不解音秦王從秦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笑而罵曰爲陛下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秦聲之理秦王聽秦聲故秦人能以秦聲送計軻解人不解秦聲也不然幾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王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臣之自取之請軻不諱於刺劍之術彼愚知王者不死乎

評 太子偃行故荆軻不得得客前而總歸之天意奇文奇

人物論

策刺軻

王鳳洲明

荆軻爲燕太子使將入關秦太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記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機變滑之嚮而候之燕軍固乘秦太子視其使貌沉深巨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投因虎狼之口而然社稷也今是間行請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尊臣丹聞秦去有責責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舉言獻願世世稱北藩秦官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與秦子曰此非愚野人之所任誰然試爲子壽秦之十一夫秦對國也其居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掩三晉郡縣之兵旦暮度

人物論

王鳳洲明

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警言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雖自爲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及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實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必速加無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及掌而用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虎秦王之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唯賴也援秦以名而快其忿錮其毒其吻荆卿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母也子行而獻欲地舉言秦王必警悅悅而子亂之以寬燕而伐秦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公子以重金曹勝使燕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曹勝向奴來胡騎因五原驢其西北以重金曹勝三晉之亡臣大夫而乘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壓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遠驟發於不虞之燕去亡秦必矣子爲盛夜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既別請秦武王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得之是發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評 文奇而說更辨而正

荆軻

林奇石明

荆軻刺客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詳矣論荆軻者才以輕用其術自取滅身促亡人國爲斬罪咎矣其論軻當吳然以愚論之軻之術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厭亂也哉秦之虎狼之暴猶以世富強之資并吞已弱秦指取先王之封國而因珍其君父雞其民并田則壞典指則焚經生學士則坑殺一以斬割刀錫夷滅待天下天下之苦秦者不特堯桀然秦亦不特丹爲然秦者不特軻爲然顧六國之君無有奇士與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秦者獨丹以慕義之心而感軻亦以慕義之心而應丹不得已而爲義秦之計思欲以一劍制秦政之死命夫秦政之虐方厲如銀鐲子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烏集

人物論

卷九

九

猛將雲屯強兵勁弩犀革銳矢橫與利刃易爲殲軍嘗從而爲一猶不敢西向以窺函谷而軻乃欲挾匕首之上首進三尺之圖藉借力士一人以靡虎牙而僥倖於萬一之或試嘗得非疎且愚哉然計軻之意良亦有說母亦曰王魯君以劍俠重秦矣平原君以劍俠重趙矣秦由君嘗以劍俠重秦矣倍陵君嘗以劍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蕭瑟暴虎之吻母上之不爲脂膏之連合從之秦火之又不能如四君之貴客任士以殺噬秦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推埋屠獨之技奮而爲丹用以庶幾於梳祖龍之魄幸而成則爲脫穎之毛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爲懷璧之相如天而不欲成秦政之

虎乎吾之劍可以得志於秦政是以匕首而存秦也天明欲以滅秦政之虎乎吾之劍不惟以殺身而葬亦以此覺也雖且雖矣而自不足懼吾之長亦可以無負于丹而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則軻之所以不重其術而輕爲燕用也故當其時使接劍斷袖之謀不行于殿下之上而荆軻把臂中胸之術得售于政則六國之君咸省滅矣秦未滅者幸以存也殆殘之民咸省滅矣未滅者幸以存也并田壞矣未壞者猶可謂也而後果矣夫焚若猶可殺而存也經生學士坑殺矣未坑殺者猶可謂也而求也此非天乎惟天之意不在與而在政也故軻不得遂其謀究其術若良工巧治之所鑄而滋以鑄秦試以人血而宜死者一曰瓦

人物論

卷九

九

爲殲身促國之具噫天也軻如彼何哉然則軻之劍非不可以擊秦也天未絕政也軻之術非不可行于政也不可行于未絕政之天也噫是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置人于死而滅秦之逆者懼而仆矣不然長之椎亦軻之劍也則車之中亦即圖窮之見也而良則見軻則不見何耶嗚呼當天意之猶在秦也則六國之謀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秦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天意之既去秦也則戊澤錫樓之辛且星起而滅秦族矣亦何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與亡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人物其何異於得不藥之病夫而咎黃扁之不善藥也哉是以愚嘗爲之論曰先王之道不當天運之一厄則秦不得以一戎狄

之爵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擊夫當之有續則秦亦不得以一
草長之弱而促強秦故均一劍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
不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而
未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愚獨善于良之不售于一推而卒能
歛鋒以待秦之自斃而報韓之患得以遂獨惜夫劍之不能爲
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塗地也後之學劍者既有
其術而又能發之于夫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特一匹夫
之技而已哉

評

軻之劍即良之推也等胸襟豈尋常可測壯志不售爲
之短氣大際與郭公之意相類

人物論

五

四

蘭相如

司馬遷漢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脾柱及叱秦
王左右勢不過謀然上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
敵國退而讓頌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盡之矣

蘭相如論

王世貞明

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
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壁是時言取壁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
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
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季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
夫秦欲壁趙弗予壁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

秦城出而壁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宜若華壁則與真
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而受壁其孰不得
不予城壁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語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
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
十五城十五城之于第當厚怨大王以華我如季不也大王弗
予城而給趙壁以一壁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
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壁也今秦何使舍人懷而逃之
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修州如於
而武安君千萬髮墜耶軻而首壁與倍一勝而相如旋再勝而
壁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於壁也天也若其動洩洩

人物論

五

四

秦信乎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蘭相如論

蔡元偉明

蘭相如之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便逞變怒之
威洩池之會操之秦虎馮河兜而無悔子以爲不然凡至陰至
難之事非有智勇勝勇妻定於胸中士而欲僥倖嘗試於萬一未
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繆賢而方秦壁出使之時
已擬完璧歸趙之計而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洩池之會爭惡定於一擊之間而秦不敢動使
非計議者懷有以定其心而壯其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矣哉

以自然七只之驅而當虎狼之吻哉大抵戰國策士其言雖如
於自與儒生規規歸量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
而法東歸一言不為相如所笑觀其先塞米之為而兄一已之
私以下於唐順備者德安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哉夫
以楚之強豈不大勝於趙特其臣之智是勝勇無有相如者
雖以屈平之忠而懷王不能用也故卒為秦誘執之以歸客死
於其國而其子橫復迎項子秦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以國無重
臣故耳如相如者豈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事多奇中故之
史書者不可勝數而相如之使秦料璧之必能歸也毛遂之授
劍料從之必可成也張儀之敢於歸魏料已之不能死也侯生

人物論

四

四

之持遠矣友料鄰之必見疑也商鞅之不去魏料惠王之必不
殺也孫臏之所樹大書料龐涓之必燭火也耳聶政之許嚴仲子
料侯景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始皇料太索之必不能得也豈
如豫讓徒拔其報主之義荆軻徒恃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事
笑以敗者比哉

評

白起王翦

司馬遷漢

評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於秦長
于然不能救事於庶侯王勳為秦將是六國當是時雖為伯將
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庶侯固其根本俞合取容以至切身及

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全有所短也

擬對白起

王宗沐明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為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
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五大夫王
陵王龔送將吳不下昭王與庶僚離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
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使使者以劍賜之死使者行
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驛引劍良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耶使者復答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
不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熟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為
秦將也而還秦魏懷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縱交奇使秦

人物論

四

四

人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于此而使之以為起不知
兵何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為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
兵也夫兵者降是棄亂修德俟時故不和於眾者不可與成功
不協于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廟廊之
內不式于四境之外伏義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
然無阻兵以逞是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懼天下於與今士也數世
矣積勞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虛錄非不快意然猶恐其
自災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竭輔輸之力遠天幸之會祖伊
關之勝殄轉數之東追窮竟陵道逐逐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

十萬人秦主適于志盡平處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
衆以臨邯鄲是抱火積薪處不再計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
可秦主復以爲情哉方今諸侯亂離士並備是非禍福不
可勝理于兵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于戰原田此言之天
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爲王辦朝夕哉孝公遭懷序之
分自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後變法教戰
則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今必行於徒木比其軍裂也而秦人莫
憚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且
無主處心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因太后之親而
還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蹀骨肉而急成功

人物論

五

五

也將軍起歷長歷行伍不謂不顯庸然秦楚宗社處創其主長
平之事趙人若臨難焉而使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故自將軍之
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公居渭之會
鄭時陳寶天所錫命非費之勤穰侯之霸載在王室斯文與穰
侯有以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爲利北有胡貊代馬以爲用巫那
縣中有天下之二陸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
崛起于天下而後能其政柄也之望歷是三君爲秦謀不忠而
將軍之計猶有所思也武安君曰聞愚計曰將軍以爲長平
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與陵孰捷善曰不知起曰然
則以將軍取長平以計之得也以陵戰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伯首務當其
民強者務鳩于敵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聖是楚在矜
鄭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能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
必死以逆執事是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曰存孤臣出
奔乞師存楚齊人不戒遂人飲戌若酒齊師殲焉獨當其時脫
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備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之次有戰
血矣是共王齊桓之跡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
軍之計過矣夫天日中則日月滿則虧四時迭運無居功焉秦法
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
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爲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

人物論

五

五

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虞也將軍委於邯鄲戮力四討不數年而
封君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
未有變者將軍嘗謂我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破而將軍以爲
不可是自取也則王以爲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曾
言行而獨于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爲將軍有遺力應侯驕寵
又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軍失計
耶而將軍不行秦主不信是應侯之得聞也將軍向不能排口
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懈秦主秦主漸且疑而應侯聞之
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少之
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分之所息亦畧相承趙人長平一敗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膏血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積聚處而之具出于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秦終不諒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荆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節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于秦者累世矣而未有若長平之酷者其民剝腹折脛身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螻蛄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除守將軍者環于度矣趙人今而後得及之僕處將軍之不違朽也而人物論 五卷 四七

命之利也遂自刎
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

許 長平坑卒武安君誠慘矣杜郵賜劍其天道之好還乎

讀至死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悚然

王翦

王維禎明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任何事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感何重也任事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遺何術哉心之交孚所由異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為不體而後節者非誠有心督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

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則虎穴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況秦猶虎狼之國秦王為而又恒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譴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剪之所為日夜運籌帷幄也伐荆之舉王蓋謀之剪矣其不用剪者非新六十萬之師也以爲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強起賴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答意其功於荆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頃刻忘哉剪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功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威而樂其敗者蓋屢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填之方城漢水之下繼李信之後而不以掠地破國之鋒則其功益高其威益震其思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剪於此時不早及其君方嚮而亟為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謗書惡語如樂羊子者乎安知不有及間阻功如樂毅者乎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謗死者乎夫身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記之剪之不為津中瘠者蓋無幾也此剪之所為日夜運籌帷幄也是故其數以田宅請也王笑之廷臣非之而剪耳為之剪豈不自愛哉剪豈徒為子孫謀哉剪豈妄功以自恣睢者哉單吾志以奉彼之忌張王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謗

人物論

五卷

四八

八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媒孽其間善哉身之
爲術其慮深而其防豫也蓋至於往除之事有甚惜焉淮陰以
蓋世之功固漢將之翹楚也一旦奸人告變竟成不白之獄至
今猶令人扼腕夫武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禍機
已召於假王之請耳剪之所以得免者非剪幸而信不幸也信
之爲術疎剪之爲術得也嗟呼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
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也不以流言廢凡几之度日惟忠惟
孝惟冲人是恤而已卒上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
之以術此衰世之風也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剪
庶幾善自全哉

人物論

五卷

四九

評 勘表世君臣相恩許術真得謀心之法而謂古風雄識
尚神王所謂秦人事秦人文也

魯仲連

司馬遷

魯仲連其指意雖不令大義然于多其在布衣之位清操肆志
不屈於諸侯發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
運額有足稱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論

楊維禎明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魯仲連不涉從衡之利稱天下
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齊楚燕趙韓魏志在於擯秦故重得
士往往致重寶割封而虛居左席以來之於是有雄誕之徒魯

口舌之能以應之然而八國之師莫敢窺殺齒之國十倍之地
而能扼雍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蠶絲制制弱
胸膈謀楚憂楚括并包之志固不待於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
盟掃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校肉饒肉割
至乘冠受見以臣妾之呼秦不每常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
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千五百挽天
下既去勢之方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一國之疑離海一
先矣足活上當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禍臨之地亦漂
漂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累之
便固其議而起其益遠長船之心使秦宋得志於天下者又四

人物論

五卷

五十一

下年烏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王帛群走關中秦
且儼然以登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葉如敵幾卻千
金之壽禮於鴻毛古向節義所歸雖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運之不屈於物者
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矣之門游說也游俠也比
諸姜嫄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夫史傳鄒陽同傳傲人豈其倫耶

魯仲連論

湯聘尹明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士也士以肥遁爲尚不有鴻冥風翔乎
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飲慎諸賢相儔伍矣新
運衡之入趙必介紹平原君以見之而射書聊城參教自言

身既陞矣馬用文之非果由所謂浮游欲求聞其名譽者乎天下安得而高之曰此仲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濱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哉高却泰存鄭鄭欲貴之高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返夫海濱之隱東夷之處可謂理亂不知矣而必於諫周爲網常計也必於存鄭鄭欲貴之也秦上晉晉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士虜使其臣非濟室之罪人乎魏乃欲從而帝之以紓趙難是救燒原之火而益膏其薪也其何紓之有六國之甘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周室猶在置之何地秦之帝不帝周室虛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焉是天下一大機而仲連安得不一出其身爲之排患難解紛糾而抵牾之也仲

人物論

五十一

五十一

連諍垣衍出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憂矯付之故而先以奪其氣失平原封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爲壽一笑而卻名榮而身重其孰能匹之及田單復齊七十餘城而聊邑歲餘不下士卒潰先仲連一射書而將殲城潰矣仲連齊人也潁王心愛賴田單克復而賴兵聊城經年不解脫使齊病而終齊復如望諸君之長驅齊之爲齊未可知也仲連宜欲沽名於濁世而自謂一紙書於數萬衆哉夫亦不忍斯民之暴骨而晏然國之復耳黜秦以振綱常亮燕以存宗國學茂而不有功高而不居蓋至海上之逃而蟬脫於濁穢嶙然不滓與伯夷高爭烈矣吾子曰仲連之救世也行中權其逃世也身中清故取

人於戰國自孟子而下吾必曰仲連

評 却秦帝則爲周下聊城則爲齊選直天下士也奇論

田單

司馬遷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遠人開戶後如脫兔遠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范雎

司馬遷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左言也范雎秦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臣自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奮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人物論

五十二

五十二

范雎論

翁金堂明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答在聽者不察爾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嘗爲餘息憂秦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恠扼元舅之尊觀秦其相位而志雖所行母后介弟皆斥不參豫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言豈能說秦昭雖王政不出已上則不勝其母下則過於群弟而外又有穰侯東園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陰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各施用其餘非維人骨肉則殺人

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允諄諄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於前明日身死於後死而有益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固皆暴虎足音有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獨宗臣之臣所與也昔杜比干為商貞戚放至死不忘尚屈原為楚同姓放至死不忘楚雖之於秦何如哉未受金粟未獲一命而遽欲為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感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詰之云先生其愛秦矣先生秦何戚也秦亦何德於先生也秦之與楚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適憂不釋以死也雖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為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樂辭而昭人物論

五二

已皇元諸益至有漏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雖惟不意言出即嘉謀矣尚違計其為險又復知其為誑
評 雖願為秦死誠為諄諄其言雖難足聽又難疑之此况不暇疑乎妙妙

茅焦

湯聘尹明

婦毒之亂秦主遷太后於雍客之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主悟而迎太后焉後為母子如初談者以為諫者非之錫類不遇也噫信非母弟之親宜誰非勸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甚憂之顧矣不為死也妻則不為政也母雖尊之善矣死雍里亦不足以為謝

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秦妹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蒙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仇其未聞秦妹之義耶且曰車裂復父獲戮一第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物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以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常秦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頗考叔之罪人也

呂不韋

司馬遷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書聞之秦王發左右求發步之嫪毐毒惡構為與嫪毐太后留發年以及初年宮發更發父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五三

知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君子乎

呂不韋

蘇轍

戰國惟林楚秦為政國取之非逆而卒之則秦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秦奪得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長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乎不韋乘機而入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秦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後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呂不韋

張鳳翼

讀者謂呂不韋非人也。採奇貨乎異人。收重息於秦國。亦知秦能平曰。非知也不韋。豈奸雄而實於智若也。但天運縱橫秦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國必亡。天國惡其殺也。六國好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秦則服幸而六國得逃其害。則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不韋之巧于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哉。黃歇之下楚以斯術也。而欲用以自隕。則政之變秦不韋之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不韋之禍亦救魏與焉。陽翟大賈世其貨之為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

人物論

五九

五九

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戰秦滅六國。六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城是天三降。惡之與一千秦耳。千六國三千木草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惡之典可謂巧於論天

呂不韋

湯聘尹 明

世傳不韋以呂勿廢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遂神其害。而國信之愚。猶有疑焉。夫不韋自異人為奇貨。而以美人釣奇貨。誠有之。然異人請而婦之。至太期而華子未必請之時。適有孕也。雖有娠不韋其肯輕洩之。而亦孰從知之耶。果有娠而後獻

當始皇在趙而母子俱匿其地。獨不能請子以呂氏之胤。如齊更家妃之於諸將。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恐忘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何親於秦。號曰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之遷蜀。以死。雖以家遊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難非呂也。不然。豈以始皇之才。而不遠蕭牆耶。始皇自以功德蓋世。適五霸氏祖考曾不足其睥睨。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向。僕僕跪拜耶。然則呂勿廢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及最傾危之流。安知其不釀是說。以悅主君。而間敵國也。世有此李斯。則有或造飾其言。而誣其非。其劣之子桓溫亦誣東海三子。非其所出。則戰國之際。出於好華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亘

人物論

五九

五九

古今而不能解。然則牛金氏與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曰。果爾則黃歇之謀。楚李道兒之代宋亦無微歟。曰。秦由進秦國之妹李國謀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宋李出於道兒。上宮誰不共聞。夫豈知卿。腰珠之比乎。以呂勿廢六國之客好事者為之。未可知也。獨惜文信侯位為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買何嘗高。而乃宜遷於雍。官身臨不測之罪。豈非秦秋徒作未燭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而不善居功。幾廢陽。布亦折卿之佐之言。而非不韋之書也。許獨辨呂易。藏未必然是。一卓見。

前解

論 愈 屈

始吾讀孟卿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實聖人之道。易行。王易主。顯

易闢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曉得楊雄書益尊信聖氏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徒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簪裾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夫子來黃老子洗其行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雜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少疵

荀卿

蘇軾

人物論

五卷

五七

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當若寇仇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真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天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表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行而不敢盡廢也彼

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盡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荀卿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古今人物論第八卷

南中 鄭賢 元直



秦始皇

司馬遷

秦之先和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先與邑于西番自繆公以來稍盛食諸侯克成始皇始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遠過之件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秦論

班固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重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兼并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立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人物論

六卷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後孤頭秦伐佐文驅除莊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秘愚驕出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而去疾任用趙高禍哉言乎人頭畜鳴不感不伐惠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而處虐以促期雖若形便之國猶不得存乎要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請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夕獨能長慮却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諸滑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實籍未得蓋相勞察矣及下閭閻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其人劫霸上素車縶組秦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才旌誓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挑魚爛不

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要有中主之才僅得中佐出眾難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之積累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謀哉俗

傳始皇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後賈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

通時變者也季子卿春妹不名吾譏秦甚矣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快憐其志嬰死生之義簡矣

評 此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遂摘還短而看論如此語

立尚古紀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始皇論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以前之王人物論

六卷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世世人秦庭而封於池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寶璽聖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其主若極王者頭首於墓閣之下而而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知長平伊闕者也秦之發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若非借虎之楚即翼魯之趙魏韓而秦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殺之藉今秦稱皇帝罷侯罷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篡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焉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若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王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然而謀其君弑其民立其近者之賢如若微箕若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固也非若桀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爲之相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極湯武也乃其所以不與秦晉也近世有整儒立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特論繼其人物論

人物論

統而割之嗚呼是身爲憐也

評

論駁極工

過秦論

楊慎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開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君者功成而身殘爲君者兼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廢秦上王初舉四海始一雄圖既滅武力未畢乃桀龜遷以爲累遷海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

腥聞平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秦五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關塞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清春親賓未及盡相勞而亦帝與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閭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燄電光之一瞥吹動之一步之馬之一戰南樞之一夢也洎更之在億千劫未之於大塊皆何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草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賦授亂假乎手秦亦亦淫虐無以多之於是不韋秦陳柳姜子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人物論

人物論

後授骨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致哉以血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 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賈至唐

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康寧之則大獲孽徒竭忠僞儒懷柔孫敬若麟集慶學然後罪九流之異端九自氏之殊術繼李牧身有通併命完龍橫於坑谷泥血染於泉臺臨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還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筆交辟雄如干草草官能候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字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戮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鑑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經之漢訓用三代之文實則唐軒成秀湯武弘誓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責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累耳以前聞是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忌非儒以秦儉爲宗秦則焚儒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榮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有過誅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諛輔儒以迷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捕兼與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尤奇

盧生

王世貞明

盧生等相就坑得腐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誣諸孔子豈有此日嗟生惡無罪王上既以焚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人物論 六卷 五

孔子來見乎和匪孔子乎倍而來不義而爭不忠天仙樂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設欺靡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殺吏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矣所詛死者而有知也矣以見孔子盧生實然涕泣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評 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

司空圖唐

秦街房儒嚴氏斯秦儒既坑嚴氏隨覆天復儒儒儒祀而家墓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蘇洵宋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則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取焉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驅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爲耻絕燧而尺皮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及擢累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皮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大者不過曰齊魯秦也而魯英音相齊賢也而魯二盜焉穆王霸秦賢也而魯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趙高

蘇軾宋

人物論 六卷 六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策奸偷亂者可謂憂矣蒙恬壯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恬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畔晚其問豈不害道病諸則山川尚有人也而遺蒙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教投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待智以防亂恃智無致亂之道耳始亂之迫在用趙高夫關尹之禍如毒藥投飲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氏權傾五霸承秦二人號稱善長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其心而不悔如漢程璜蕭蕭代猶不足深怪始皇遺教最主亦湛於斯焉

恭頌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如當費賄之餘何能爲及共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

評 明宦官之禍重爲後世戒真金鑑也

李斯

司馬遷

李斯以閹閹宦官入事秦國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三公之職不務明政以輔主上之闕持魯誅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言而說廢嫡立庶諸侯已昨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容不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

蘇軾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當獨李斯之罪而問欽欽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夷三族爲常法人臣很顧智思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諫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矣無不止數自謂戰兢避死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爲法之失夫豈獨軾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愛將兵者然視始皇柱而走其父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諫也二人不敢復諫亦知始皇爲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傷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天以平易爲心忠恕爲政則上易知而

下易遵雖有膏粱之奸無所投其險會卒之變蓋自登焉然其本行禁止蓋有不及而軾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爲後缺立信於徒木立威於乘灰刑其親戚臣傳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鬼神雷出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有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自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誅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及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人

人物論

六卷

包丘子

張之執明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子云始時嘗學於趙人荀卿所學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傭傭而志勵節布褐不完衣食不飽嘗傭傭以自給不受傭道里中家者子或非詆之不爲改色李斯特入秦傭傭包丘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聞爭者主事子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八處百齡之內殆無駒隙何乃自苦乎包丘子默然不應鼓琴不輟斯遠巡而退有愧容既

而李斯西入秦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益以顯齊斯長男由爲

三川守諸男皆爲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煥赫留時無

兩於是包丘子讀書風之曰蓋聞物盛則衰是開高明節語云

惑者知返遂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是下位崇升望名巨

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禍雖

不耻卑棲知所遠害也靈虬不耻汚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

計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

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適其甲子俱執仰天嘆曰吾早從包

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

祖卽位雅聞包丘子資徵爲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

人物論

大滌山採藥以壽終其所著書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存

子三人頗脩其先行俱爲巨儒亦不願仕外史氏曰語若之鐸

以聲自公當以明自焚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

斯起閭閻千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遂矣而懷祿就寵不知變

計及既陷大數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巳晚乎包丘子隱居

鉛壑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李太原之賢亦不足過矣卽漢

之鐵隱帝有言四皓然四皓若齒猶爲漢太子一屈而包丘

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曷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民很多

不具子爲余長以表而著之

評包丘子奇士哉非藉張公辭識其人

擬卷李斯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李斯欲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

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得上書乃頗許爲二世書

遺斯曰見丞相事辭其惡朕獨怪丞相忘其大而振乎細拾毛

羽之行而捐千鈞赫者也朕甚憂焉先王孝哀憐賢立詩書

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誅異

之夫詩書何患于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知識聞此事

未宜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

丞相決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

行喪未發輟廢擅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

人物論

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爲朕則得美如先

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躬殉天下

是異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

欲爲桀紂耶夫桀紂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

倚始皇帝始皇帝末職或左右窮兵驍勇殲天下之財動重四

夷內外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敗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

息戈操百姓之急乃言治亂道與遊觀見主之得意勸爲已有

和末矣且則數事獻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乎項之迹而輕

乎赫赫者也夫關地疆土循尺寸取功名有將之事也鎮國承

調發陰陽軌和其人民使人人親其上以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和相和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臣臣未久間中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開相卒而共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別蓋相望於道其登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在臣諸廷尉李斯實書泣汾良又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評 趙高收心李斯果能以此書詰斯斯亦無辭以復

設扶蘇訟書

柯維騷

秦始皇則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為始皇書賜上卿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為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况國體於君家處於親

十一

死生惟命誰能逆之臣以不肖子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今折必不可得之恩誠屬鍾在臣扶蘇不敢愛其死然弟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柔邑之辭當履其毒乃今信為真有耳陛下嗾令臣何事而罹此禍初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心者也有自非及德待道之人孰不欲親其父名而身美乎安寧之慶設是彼過而幾讓勞而無怨此聖哲之然則生人之通道也臣雖庸闇竊聞斯意久矣夫夫非見其執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肯持操容見其敢臣讓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武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獨有樊

養之後雖有坑儒之慘惟國家初定遠方殷實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絕以罪恐天下心用是畏陳惠懼于胃威重不圖拂意見謀監兵上卿自離膝下於今三年曉諭關庭嚴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憂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後更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辭殊不知此險巇最執伺隙供億日繁民怨元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態漸萌而刑殊生於朝也臣亦按往事取憎強詔何補弟今先公殯公悔過自艾卒能顯名諸侯起休後嗣臣豈忍絕望於陛下哉嗚乎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頻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今日日夜怨望嗚呼其弗諒之

人物論

十二

甚矣陛下混一字內匈奴遠通邊境本欲臣等邊境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無終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安坐而厭險阻觀寵華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驟以賞情權之者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讞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身猶曰感厲耳猶曰為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惡也若乃衛宣于侯寔由貴倫晉獻子申生由惡寵陸下無一者之過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嘗聞也然則有假誹謗之名以實說欺陰謀者信然抑之說以傾深察大抵抑之誤言不免臣等

不遂其入而護者特衆陛下恩得而無猜也陛下誠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說人交亂其間幸投之對虎肆之市朝以重臣竟更與收臣骸骨埋之郡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視視相相依生雖幸而死得終無所恨矣神速氣短不知所云遂自縊胡亥得書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便請也

二世子嬰

顧克明

高作秦皇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胡亥越十七兄而基并遵函父之次應作皆德望字宙而鼎錢之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六十室而七八驪山之卒未放而陳吳之徒奮其白挺徧袒大呼而天下從之如流水匹夫以爲湯武謫戍強於五霸秦人險阻不守關塞不固長戟不刺強弩不射而先人寸攘又取之地

人物論

七

十三

復散爲六國爭先刺秦者如林似藪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畏也及上綱不組天地凡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楚項沛劉直揭關外當是之時上有群志廣欽之王下有指鹿爲馬之姦暴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說口而上不知追問樂作亂於中夷而敵者不許爲王不許爲侯不許與皇子爲婚貴又不可得而二世爲攻秦之胡亥沛公蹈環候間掉臂入關爭幽秦却繼嬰執造而項羽嘯兵西殺秦降王憤其國而派其宗燭反覆手於項更間客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夫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曹勝民不東於和昔而又介於七雄越關之關

尚延延綿綿三十承孫八百昨年而六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合爲家嗚呼當此之時六國今之成其何以故也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負其強而強用之其取亡之道均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家信

司馬遷

吾適北邊自並道歸行觀家信所爲秦皇長城卑障壁山墜谷峭且道同輕百姓力失夫秦之初戒諸侯天下之心未定踴傷者未遷而情爲名爵不以此時強強振百姓之急衆老存孤務修衆廢之和而阿意興工此其兄弟過誤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人物論

七

十四

桃花源

李白唐

昔祖龍威古造嚴刑威震發生人若重大火三墳五典盡散焚灰華長城建阿房并諸侯聚爲宮自謂功而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民率履禮刑狎免刑苛惜不得不遁於南山營連不得不得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矣猶鹿之傳通而而同此非吾黨之謂乎

豫涉

賈誼漢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躡繩繼之子弟緣之人

遠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若有仲尼魯之賢陶朱尚頌之
富強是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楊羊爲旗天下雲集響應靡靡而景從山
東豪傑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被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秦楚雖趙魏宋衛中山之
君鉅援揀於非於千鈞戰長鐵也適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閭閻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
相去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較長較短大比權量力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轂輻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芻死
人物論 十六

張耳陳餘

司馬遷

張耳陳餘世傳兩稱賢者其爲客斯役莫非天下俊傑兩居國
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間哉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疾也豈
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聲名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懷王

陳垣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
懷王項氏所立此且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
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誅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學秦

所遣軍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
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
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
王爲能名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
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天下之不直何
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與秦假於亡楚之還
壁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
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
之豪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
賢能侮侮豈能久居人下者自裁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被羽
人物論 十六

以爲此吾輩輩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
軍縞素之蒙明沛公之師始當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
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
則范增之謀豈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
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
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評

之妙者

義帝

何孟春

吾是於春秋鼎與也欲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言秦最罪諸

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爲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玩弄齊魯所通哭者而民特憐之亦懷王故矣田氏代轍趙魏分齊晉非大害陳楚孫臏項通皆能而速懷王其統末之奸也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秦繆呂得天下重孫復仁義焉義之名是可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戚所以楚最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鄢人亡楚後之口所以奉卒爲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爲懷王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韓項籍知草名爭義而心出於詐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試於鄢羽其時雖猶冒楚之稱已和不可姜慶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一無復仁

人物論

卷一

七

義天下負羽以不善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嗚呼以涉而勢乃不長既帝之又弑之狐埋狐搗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義也羽弑義帝是羽有誦其義有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羽之言以爲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爲哉顧此吾家主凡吾本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戾乎主擅主之家則凡伺吾本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嗚呼漢欲不興楚其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之計範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有大憫便其義帝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春秋相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肝胃之都羊廟世楚吾家其不爲

有王乎而羽不滅九江王雖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決於此義與不義其爲興滅要如此哉春觀楚漢相卑之際楚漢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言漢也隆華公新城餐裘祖哭三日義兵加賊何所何而足誅而愛於彭城置酒尚會錯感慨流涕之氣逆隨何松約九江王用殺義帝而擊楚之弑義帝者此不足爲名矢是以唯水學陽幾臨危紀漢難於楚其義之未非魯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世其義之未其奮之過也吾惟深悲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遂有晚劉項之事而及後之劉項於義帝事等比面義帝生存之時當爲帝失作史者曾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爲人

人物論

卷一

七

牧羊不知何人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時不知其欲楚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尸秦守之舉不知其有否也悲夫亡秦必楚楚最無罪本亡楚帝楚之義漢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而楚之誣也楚懷王孫心之爲楚王爲義帝楚之義也義楚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于本紀首僞楚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略附注之劉項之事此吾臨劉項之事而及義之所以論義不義爲興滅之機而重致辨乎僞逆嗚呼義動人心爲人所憤楚人立廟延祀永年至今今日不亦宜乎

評 終始以義不義決楚漢興亡是大謀論人之懷楚者義

也而偶楚適楚非義也且咎史氏之失此義感憤發憤

讀之令人於邑

項羽

司馬遷漢

昔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將
將何與之秦也夫秦失其政陳涉有難豪傑奮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之功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威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懷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
難矣自矜功伐奪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人物論 十九

項羽

蘇洵宋

吾嘗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
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
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索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
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
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自戰自勝之才而死於垓下
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小人未嘗不怪

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江沛公始擊五霸關籍於此時
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摧咸陽則天下不知出此
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失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籍則
其勢不得留而臣故籍雖還沛公於中而卒都彭越使沛公得
其勢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
項星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務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
且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人物論

二十

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
入之然則士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
度方捕鹿能獲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逐逐則碎於羅
明大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解趙有救
籍據關趙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臨其後援之必失是
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
引兵疾走大梁固吾趙而破魏使宋美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
陽不進而曰待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美籍雖義俱
夫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奪荆州而就
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字不可出其出不可繼說視而自
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夜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
然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重夫不可以指足如劍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
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大夫者得一金債而藏諸家拒戶
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
其果不失也

項羽

蘇大負明

項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乎夫事出於人者有可而而由於
天者難爲力也揆之梓尤朕兆披卷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
人物論

哭此天下已屬赤帝子矣漢高祖關原野獲危漢險天固嘗發
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允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
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形勢蓋亦難矣羽獨
何哉零丁通視視魄已悲臨江仗劍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
得矣烏江亭長其知羽何羽亦泰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
怯特天渡漢而不渡羽也天意既在漢而不在羽則又安得渡
羽以敵漢哉蓋自山鬼獻璧祖龍步驚秦之天下紛紛紛矣項
羽以扛鼎之雄睥睨天下事將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
驅中原固欲大呂秦之後而爲天下君目中大無忌憚也方沛
公謁羽鴻門兇增難也當時雖無風濤之驚不啻烏江之險

公之命危矣項莊拔劍舞幸有項伯戀故人者使沛公微
服而去鴻門之險沛公渡之矣及羽驅馳見許曉戰不利爲漢
所追而流若烏江之濤時有岸長鯢紅搖手以渡竟爲羽計
是亦烏江之項伯也羽獨悲辭自阻略無求吾竟以不渡而死
噫沛公得渡鴻門項羽不渡烏江平生學劍及以自斃羽立本
心哉羽豈得已哉蓋天欲存周必不使一羽二叔久於山東天
欲興秦必不使霸王白鶴老於龍蜀沛公持三尺劍於馬上主
持漢祚天之子也項羽剛狠無道受勳甲兵爲沛公憂天之罪
人也天既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僞安得與父天者同放
命終哉况乎烏江一節關係非細羽不渡烏大事定矣漢無虞
人物論

矣沛長之計得行漢從此遜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父
兄子弟數千人間關蒙秦威威當銳吾恐不測漢江之陰卷土
重來漢安海枕而卧乎漢其不爲沼乎故羽走馬東城天意導
原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目秋風浪浪有以摧其心遂使
老龍絕舉輪之心狂大無及噫之烈汎汎揚舟綿纜維之招招
舟子人渡印石噫一蒂可航英雄不揖西東永隔埋骨江頭肯
日渡羽此江也今日望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
其惡而奪其魂與一劍以促其亡也何也凡人之志氣顧天意
何如耳苟使天在於與則人以天勇而吾之氣自壯縱長江天
豈可以飛渡如爲天所厭非上帝着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間故一摘險阻吾之暗已寒志已餒矣雖濟我有物而受天子
里招我有人而對面胡越江流能渡事能濟耶且觀羽何人
斯以爲幸懦不足以與事與則力拔山今氣蓋世此羽晚節之
歌羽之性懷猶故也以爲昏愚不足以與事與則時嘔歲月熟
於檣械聲計其中蓋可攻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敗
之餘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亦援天爲矣及抵烏江觀其興
亭長應酬數語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爲也欲付之
無可奈何而甘爲烏江之鬼與衆荷敗葉相爲淪沒於蒼梧野
水濱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流於江
頭固且貸舟一濟借一艇而東矣至符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人物論

世

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爲父漢之驅除也今秦命終矣
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官縱之復東使漢以爲漢忠乎彼鱗
船之翁不過觀形迹以寬項氏耳一介雲襄兩耳足以勝天
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哉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以
幹運而爲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事者也如以烏江之險可
怯而濟則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爲之矣是直理哉
噫萬里風雲感會之場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
定人謀何爲

評

議論慷慨情致悽惋足爲烏江墮淚

項羽贊

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鳴發萬馬目重瞳朝如虹挺一脊像
八千人飛渡江無古原及秦宮裂九宇時辭雄於手新安之
儘可半白起之役驅道之誅未足辭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
義高又負約而攻上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流此固天巧之嘿會
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羣美而自屈其力喑喑

范增

蘇軾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
否增之殺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身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人物論

世

世

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拔蘇有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
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不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人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說
羽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遭沛公入
關不遺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推以爲上將不賢而
能如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
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時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鄧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殺然天大天也戰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願笑雖然增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范增

湛若水明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受之時

人物論

六

五

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為其不相勝者不足以為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敗日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數日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通公成而盟矣春秋譏盟惡却盟盟不義也却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酒為好而擊之非却盟而何大不義莫大於却盟却盟而君不義於天下將何自自立乎夫霸者倚恃假仁義而為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霸也夫其弑義帝殺鄧子

王子嬰增不能諷猶將助暴為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評至論

評至論

亞父對

王世貞明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懼范利居燥吻涸潘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沐之以卵殼之祝之曰王重天子增雖耄耋敢忘家國其敢以詩則為楚卜曰兵塵幾戢哉其北首仰足開身作外疆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卜師乃前卜師前跪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語欺以人語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當是時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敗於雅王也君侯奈何弟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慢勿聽也然吾時在軍城曰君王之擅殺鄧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鄧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飲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保萬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恐且有謀大六國之吏民剽項到腹斷股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保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言之而來及項發誰能已也以諸侯保秦三十萬而不可以

秦保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豈不之敗信也曰君王之孫子嬰而燒秦宮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天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勢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闕死大者侯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后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難言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秦之助難乘秦之隙易藉令漢王與酈子偕而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酈子敗敗而彭越繼之秦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得報而楚有秦關關以扞我

人物論

卷五

七

是漢先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網紀之僕靡一西人為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上者前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大且為右焉雖然義帝江中之役其真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臣父不能含祖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評 晏問屋對游過蒙張至秋義帝上之心則無遺論矣
補侯生說項羽 薛甲明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復太公當軍中以為質漢王使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秦大木

者呼耶許解通格者持樂振實誠知詩書腐儒耳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王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大公公也敢弔大王之不聽太公也項王曰若何侯生曰大王聞得平善傳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奮銳侯時以輕與大王角為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秦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大公公據勝勢故臣以為賀項王曰若之何乎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楚今楚有機而不能用臣是以為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于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乃在前不救流天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為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

人物論

卷六

十八

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秦為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後秦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綈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為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為人不善用兵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姐上顧為嫂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耳如烹太公結素之師援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楚令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為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歸之恐漢殺我侯生曰不怨臣固云機善善用今太公志

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能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倍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爲平國君後各背盟違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微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諸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漢事始終待之矣

評 是善說者令項王不得不聽

人物論

謝羽鴻門

唐順之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謀而不可微一時之幸也謀之臧否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王也其始也以懷土命入關開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輜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唯唯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孰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可行也其不能也雖金城千里彼且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之何爲者慮計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鋒而微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爲之

問會其說曰余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秦剛弱弱剛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而借之以勝其志以奪其魄如唐祖之屈於李希是也帝之此舉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其鋒甚銳也戰則不免守則不固戰不可守不可向不爲鴻門之謝則生以待斃也是故以鴻門之謝非其運籌決勝筭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得已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也付諸天而已矣不幸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奈何此當試之說也吾就其時假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乎親如項伯能必其無懷二心乎至天之算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人物論

謝羽鴻門

唐順之

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也沛公之臣誰不爲之寒心乎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皆天也幸也嗚呼料虎情勢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運歟也九州之大城郭津梁之固焉可以國王國伯若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羽曷若且捐關中以與之待隙一隅覺當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嗚呼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斃之大家可定也胡爲乎汲汲於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微幸於鴻門之謝也嗚呼此庸何勤王已獨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未

之前何乃言之於鴻門既謝之後辨之不早是故尋覓陷
既歎憾項出荊軻死一生之計而幸免於禍卒之幾恨亡矣亦與
臨亡之關人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
道也

評 相國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項羽聞楚歌

陳豈有明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暗啞叱咤之威當其時連
八千之衆渡江而西嘯兵而戰觀赤帝子如丹九凱歌旋師可
指日也豈料固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岬嶮竟氣充盡於此也
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楚之父兄久
人物論

矣當其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况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
之調又足以發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
不慨然內愧愴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勢矣漢已
何楚楚之子弟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復何
所恃哉而獨言戰戰有不勝其心悲而勝者矣于是起飲帳
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憐劉愛於肌膚楚歌泣下懷英雄
于楚城東耳驕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僅自領以還
江東幸矣復至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具以羽之磊落而當此
楚屠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軍死於天亡母寧死于漢
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

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時匹夫之勇耳羽非不
仁也特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過殘城何如
欲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鄧子冠軍天下稱其殘暴
荒陌而不用天下稱其悍坑秦降卒二十萬人下稱其忍殺秦
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萌於固陵之追垓下之
敗而已釀於平日所為之不道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足故昔
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略盡烏江
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
敵淪屠于一劍七尺之軀處碌於八年棄背鴻門之氣壯旋消
亡于一旦誠有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
人物論

而觸觸而悲也哉歌楚歌也其歷歷以慘其調哀以思其音
以究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羽於摧敗之餘而
通聞斯歌則該節之反動收馬之悲鳴竹斷腸於旌旄之續
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滿襟兮夜沉沉雲黯黯兮月陰
陰士操操兮心惻惻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山河力排
山岳亦無如之何者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
焉而雖之連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却者清目滿然感極
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矜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遑而漸滅
昔人云英雄夜迷錦光飛青血化為原土豈所以弔虞姬亦以
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聲響獨羽哉雖羽羽無語

千金之賜未必不心懷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心羨少年之以
本信家資而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道
以當千金豈能如貴高之身以死請耶高帝亦自以爲解衣推
食之用不能過母一朝家僮四起信第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
行間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探求
之心無已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藉其力此高祖與何所以甘心
假手於呂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飯
之恩於信安望其輔佐主事女后爲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樂
蓋明忌之陰輕之姑殺之以備伏誅將而曲逆之陰謀則惟知
效少年所爲以爲信實利而已豈漂母之已悞而曲逆有甚悞

人物論

六

七

平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天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
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爲王孫心腹以故反接後車無一人趨此
鑽爭刀鋸于高祖之前由漂母之寒其心而無以鼓其勇氣也不
然挾滅楚滅秦之功據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爲人主所詐其勢
臣豈不能起變舍卒而至於周知所措爲高帝者亦孰無顧忌
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失殆以基
恩改信而以無黨招厚皇高祖奪楚王之號假淮陰之稱使之
興慙於漂母以不忘乎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厚信者有曰公
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嗟乎以信卓犖奇偉之士天
下惟其鉅推而于解衣推食之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薄酬于

漂母則報德之難也信矣語曰錫我車衣草萊是溫食我歌駘
對非是年言劉恩之不易也

評 以千金報爲薄故使呂后蕭何無復顧情是無中生有

之奇論也

罪漢王

王世貞明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
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酌酒饗賢以千金訓惟我兩
軍迫於虎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計於薛李實
率群盜而諸將行差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
寡人迅掃河北遇劉全師季得抵關以入崎嶇之險臨空懸理

人物論

六

七

兵及不血伊誰之故卒珠霸寡人以奸而距韓關義帝一介之
使連閉不納寡人以爲討實極其厚寡人寬之不謀念厥功剪
茅歷紐王有已漢惟是故裔旁臣瓜分天下寡人無所利焉庶
幾與諸侯王見有季侵辱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東及鄴
德飭進浮屠汗讎寡人等謀其下蘇秦爲奇策劉蒙字十世之
甥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夢之役雖寡人先之憂諸侯王吏民
意也秦璧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王世後寡人有憂焉六王之
官骸亦有孫子臣士晦脂張目辭爲列侯秦獲六王良有鐵冠
敗忘于鼻之戰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度爲寡人非君其間
諸水濱柳聞之季也出蜀而東頻關帝豈已太故耶季之聲諸

當時王命以掌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適有泗淮之役多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李父跳却老弱張兵寡而窺我寡人不獲已乃有棠陽之後李父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李父掩奪我同盟挑腸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是為賊為怨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壹李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明李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李謂陳稱報世世臣妾李廢后主而戴皇天皇天后土是聞斯言餘腥在齒後謀聽一二險士搆以土地金帛而誅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士目視與李父

人物論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治李父孰德李父滅寡人德寡人弗鍾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敘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李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鄭好與天無憾李能平心自悔寬懷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評 節節辭駁却亦有難於漢至其父字李助且與呂相絕

秦嘉伯仲

袁生

楊慎明

陸徵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視大略淵回元功開効遐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覺令榮陽成幸且

得休乃復走棠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領乃勝之二十一人之刻可謂發潛隱幽矣王應麟曰據生說行而身隱鴻魚潛脫為主相遠在後進近實重公亦古之遺民不可與解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載生乃韓之之後漢有韓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秦之亂時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遂宅扶樊父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人物論

之何也

評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與父恩哉固良史也亦不表而贊

古今人物論第七卷

蒲中 鄭賢 元直 輯

漢高祖

司馬遷

夏多政忠思之救小人以野故般人承之以敬敬之救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救小人以德故救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救矣秦政不改及酷刑法豈不謀乎故漢興承救易變使人不得得天統矣

述高祖紀

班固

皇矣漢祖靈聖之緒是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愛茲發跡斷蛇蒼龍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尊號秦郊舉樂稽首

人物論

七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聚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而上宅心戢士憤怨棄暴而遵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朕服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無懈明明

漢高祖

蘇洵

漢高帝拔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操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難漢而高帝乃不遇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雖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豈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占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有武王受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有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安有王母而蒙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正故不去呂后者為重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創其黨以相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破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陳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人物論

七

惡噲欲殺成敗氏者將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受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舉于呂氏之族若產祿軍皆庸才不足恤獨噲安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矣高帝之親呂后也猶噲有之親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矣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趙其憂者也噲之死於高帝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氏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破夫韓信懸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絀又最為親幸然高帝之末萌也皆相繼以逆誅雖

謂百歲之後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笑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道其憂者也

漢高祖

梁 潛明

或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以呂后色暴虐愛弛夫托交貧賤起自艱苦一旦累萬為蹙蹙之高帝無乃少恩也曰不然高帝之知人何其明也與呂后處有年矣后之猜忌高帝不知其心耶大國家動臣取而族滅之無有非高帝心也后也崩徹教信及賢高反形已具高帝猶疑之不肯果於殺也耶高帝雖夷城而昔日感遇之際英靈靈氣猶在自腹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呂后有不能形於言而加在人物論

七

三

其母矣呂后忍於韓彭如此豈得厚於劉氏哉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當呂氏立命斬之周平之謀也高帝自總朕肉猶未寒后也高帝一髮之憂即謀族諸將今日楊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王肥明日殺趙王父至於無所忌憚他人子高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哉后也高帝豈不知流毒至此哉獨恨高帝不明有所未盡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拳拳然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欲以一手指之何益哉

評

高帝不忍韓彭之死是善推見高帝之心者以呂后之

流毒而歸罪於高帝帝亦無所辭罪矣

高帝

王世貞

高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奇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收兵王執非用酒納及以有之而其後唐下日豐沛初起之士外執非謀賊國之臣妾而獨丁公解區區二心也且帝之害果丁公生之不宜怪德也其以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城楚以環令諸王威天下而丁公首棄其阨故醜之既修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嗣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或人物論

七

四

其成身之隆也非史記乎漢史盛其信也恥之變而浪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李布則必欲誅之賈之久而魯朱家始以問投滕公賜帝以壯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實布部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怪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主要為之說者

評 以不錄紀信為恥以誅丁公為羞如見肺腑之論

漢斯丁公

郭文煥

嘗謂漢治難賴于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拘于軍中致辭謂其以不忠愛我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陳豨侯景之故智然後知首難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伐蔡

蔡清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微其辭曰爾曹司茅不入王祭不供楚惟知罪之不暇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不忠千其君則何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變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三之心則非齊假之而已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謫高帝假之而今以爲義也此子所以不能已于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道益變當時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以楚中郎受上將懸布自楚淮南受王禮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

人物論

七五

五

其力以混一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誠以釋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釋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爲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爲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有其生全之恩自楚來歸帝乃以爲項士臣不忠而殺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爲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猜疑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勝而帶禍之盟方結未忍遽聞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之咎故獨爲定議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

亦聞古之人君有以自固其臣者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漢魏可以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臣矣且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爲之效哉吾意蔡瑁拜禮除秦護軍傅官御食費僞王侯所以立叛亡之志故高帝也既自爲之卒自愛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失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豈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爲拔三臣于亡命而獨戮其不忠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猶或可用九江王布非項氏所令以爲叛帝於江中者乎軍綱素正名討賊而猶容其手及若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屠辱帝而不思效之死者爲有二心于項

人物論

七五

七

氏者也卒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中郎獨不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是故即懸布之自逆而居功則縹素之誅雖尊王之義即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知丁公之辟非貴臣之誼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爲帝爲何如主也然帝之所以恩此者果以爲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乎不知此言一出有以懸懼在廷之臣而相忌之隙遂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者雲夢爲遊元勳而鐵一二年間韓王之業高之謀陳稀起代地彭越張敖布盧縱恣以叛亡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奉固未必信然而啓漢四百年維伯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爲之也

慨也夫

漢高帝善將料論

田一偶明

晉書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料論
御將料論之論謂其驍過韓彭韓彭後漢曰有味哉
其口之也然愚竊謂高帝於此全微而昧乎偶未之及也
大興劉曹勝於沛故入其心善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
即漢不成即漢帝原之應原自善善勝分也彼得封侯王爵
志意大溢矣惟虛其不成功下之功功之為漢漢也若帝
英布何等入哉群盜之雄而謂其友復之軍也風雲未遇則悅
首借資而羽翮有使應王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結以漢

人物論

七

七

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
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僞而虎爭之隙也人見高帝當時
以義然不勝征戰之軀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
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鉤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
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世之金
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豪賤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得頭不我
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棄載失故善御僕者
必畀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緘而不敢動故
能無豪悍之憂而卒至其奇贏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
僕之道者也以爵士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賤

人物論

七

八

之性史考史所載有如韓彭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為
國相使之其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而韓
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
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
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並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韓彭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多之旁俾以
悅其心而弱其手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
寵以厚賞而卒無它憂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
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幸自古及今諸將
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漢高帝善將料論

劉元震明

論曰制天下非當之功者非一焉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
失知五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五之情

尚易而知將之情者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宋爲不能也
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其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
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及
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使其所將皆椎埋負販屠狗之徒大國
母悍驍之遺亡也又相與起于布衣非有綏轄服御之素也
戰於成卒京索之間頻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爲用如左
右手楊子雲曰漢臣群策群力夫其以屈群策屈群力
慈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
爲大將而不悖于定策無失一旦立爲其王而不忘而入其壁
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

人物論

七

臣之力此非真有拔海內之術有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
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秦勃實耳之徒者又異是矣取
一軍以爲公案略一城以爲亡大夫先登陷陣卻敵以爲執節
執主計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實有所可繼其
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統以辱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
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難地使自爲戰其善將降將又如
此教彭越及果地其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子可以愈趨
之子弟金錢可以喻陳誦諸將之心其善將及國之將又如此
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術亦異才大者心亦大才小者心亦小
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考帝之將將

也易嘗出於將臣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各能者貴而身之
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而勸是帝將諸將
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
取之利而諍之此將及國之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
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數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數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無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
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顧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
而信獨以兵法將將兵度直相去豈不遠哉而爲帝擒亦宜乎
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易嘗不獨獨彈之略以控御倫
類故致其於事有不窮也復不親也而多無不能所能者大也

人物論

七

不能其軍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
者其國可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
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
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道各有主也高帝雖善
將將獨能信楚之流且信有非能之軍安能將之故欽定天下
力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爲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
而吾以爲莫難於任人

蕭何

司馬遷

蕭何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
光何謹守常法因民之疾素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臨布等

以誅戚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震後世與關大敵爭列矣

蕭何

劉安世 宋

蕭何治未嘗多憂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一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殘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歸之關中然長安宮殿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失五年親征咸荼促至雒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退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關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人勸諭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築都關中也

評 使高帝都關中為蕭何本意是推見至隱者

蕭何

陳植

沛公之入關也蕭將軍先公府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寶籍藏之以故沛公得天下既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虞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寶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寶籍則目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學已

不在人下矣况當皇莽用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富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超人如此沛公之有恨多矣及項羽王沛公王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終灌而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顧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任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戰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

蕭何論

郭子章 明

漢六年制符封功臣蕭何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侯侯隱指不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

人物論

七卷

十一

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內侯郭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公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起陳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賜燕擊田城項功在諸將上顧如亡而追之繼而將之者何也進言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掌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異待位也帝亦嘗自言曰連百

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從指示誰與殺敵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降降臣乃曉曉首參不一及信上與卿君明何功大亦曉曉辨人狗與金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曰信載驚夢之車帝已忘其功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又孰敢多進信者功平物歸之功勢不得不諱何之屬豈獨諱其為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當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反幸何給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人物論

張良

十三

張良

司馬遷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晉侯所見老父于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慮料奇偉至見其圖狀我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孔子羽留侯亦云

張良

蘇軾

古之所謂愛儒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其拔劍而起挺身而前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高

史也天子房後書於地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繫戒之象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化書當韓之天下之方盛也以刀鋸錐鐓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失政者不可勝數雖有直言無所畏施天特法太急若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下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劉韓並敗之計以俛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故偽倣

人物論

七

七

七

鮮腴而深折之使其所忍也後復可以說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居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失遂持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是者三年而不勅且大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節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劉劉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懷柔之役油然而不惟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等而視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此房教之也當誰除破齊而欲日王高祖發怒見太公
此觀之猶有固執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之
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氣鳴呼此
其所以為子房與

張良

楊慎

項羽兵少食乏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
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
以此說漢王不殺其父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
以為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為義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
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
人

人物論

十五

十五

秦高祖之誅秦破項何異於善所謂無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
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有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讎則
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
迂哉

評

良惟視羽為孽何暇置論信義故一舉而天下定其

所全者多矣即為義書十房亦不辭

張良從赤松子遊

茅坤

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乎否耶且赤松子者吾不知其何
許人間揆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服水土而為雨師者也

子房崑山止西王母石中事隨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
仙去此則傳說間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者也而子房者智術人
也其於天下之故抑勝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
真者耶何至於葉落戶侯舉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向之
所謂崑崙居室者之澤王母少女者縹緲霞煙之風抑雲霓之
相及上下乎否也嗟乎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為漢
高帝起布衣提尺劍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翱翔時節侯
蕭何楚王韓信尋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
日誅項王明日斬秦信兵未兌而縛之雲夢矣又拜而斬之長
樂館矣矣又拜則醢王越矣又拜則走九江王布死於丹徒

人物論

十六

十六

矣獨觀使何所共起豐沛以奉饒五而東髮為深交者然入關
以後未幾而數使使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
矣耳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矣又
拜則數使使問相國或疑其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贖贖以
自污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
待他功臣可知子房之智有以早見而豫待之特托赤松者流
數稱稱辟穀內以明其清高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
其劉碧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
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
智有以也間揆子房事漢本未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

魏布者之並相祖繼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竟方其以魁梧奇偉之資而祖擊於博浪沙中之上圯上老人固已逆折其踴傲鮮腆之氣而添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后書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唐矢石力歐關而非所以爲悍犯城邑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刻符到封畧世勿絕而非所以爲學彼於世之馳騁羈絆之故蓋已飄然雲從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繫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今持重晉嘆秦將爲之疾擊曉下軍者時則郡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傳海盡真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遠及會兵垓下而誅項王者亦信越兩人之方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謀太子都關

人物論

七

七

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尺符而躬爲之斬蒿萊剗荆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到符定封諸軍典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末也適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子房不先見於謀臣書策之時而願官禍於祖繼信越之日不預審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繁獄相國之後抑脫失而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意在韓也子房耻爲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祖

也已而子房欲辟殺遺引以呂后之姁德爲之更入強心以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便子房而於韓信龍越諸臣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龍越諸臣者所獲漢王分上之心稍謂愛惜露其開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取之早矣故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閑以之進則海日月退則龍蛇入汗泥而不渾軼埃壚而不拔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以還平吳之後遂以載西施扁舟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於勾踐也軒前脚城卒殺燕將韓信不度已而遂逃者韓仲連之所孫歸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說情於滑稽也白丞相天子繫四將調兩宮昭德代情關之朝而名若

人物論

七

七

泰山者李都侯之所獨擅夫秦唐也嗚呼彼四人者其材之小大蓋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道術則與子房畧相若也嗚呼此其餘微矣孔子觀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老氏以虛無爲用子房者特其嘗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

張良

黃天全

子房世相韓不忍令韓亡而身獨存故不勝懷忿募力士學祖龍於博浪藉令祖龍可即擊子房處從赤松子遊矣語中副車而韓王成又殲於羽不得已借師公以成其志或謂圯橋之先子房輕用其勇竊以爲不然秦始之積威古今所未有太常十日子房併底力士而全之非神智絕人宜不及此要得謂佐漢

之皆黃呂秘法耶韓仇既報謝病歸他日雖驅起爲漢軍亦必應請以爲其時卽漢高不薄於功臣呂姓直可喻子房亦不能爲黃呂人也

評

信與大將未必出於黃石之教子房尚志未必肯爲漢

韓信

司馬遷

吾知淮陰淮陰人爲今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冢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謹諱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人物論

七卷

十九

集乃諒咄逆夷風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

楊時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閒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陷向風靡自漢與名將未有倫倣者也及其軍廣武也又輒以張耳二人皆男名蓋世余竊惟漢王自得漢使景馳入壁卽卧內餐其印符麾名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疎闊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淮陰侯辨

王世貞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慨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設罪名余切悲之故爲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陳米緩非純臣之罪耳信見天下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以章耶之功微焉而王長史破霸霸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卬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吳芮共敖張敖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王有指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棄名能不愛張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

人物論

七卷

二十

責信以功而薄韓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及何從知之以信及陳稀得知之夫信嘗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開臣吏何限乃舍而與稀謀藉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剽至霸上以游擊別定代破張敖侯於信非衆所拊捕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稀遽而受托以及此其不可解一也稀之臣代趙兵自其下賓客斷得侯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罪衆之急怨反初固未友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稀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還稀必多置人於耶耶夫關東西道高帝之勳靜稀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爲一女

子所結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罷
薛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其能
駁諸將將夫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及半以反
族等之反而而舉信之封得同於黃赫鳴呼可慨也乎
評 淮陰之友有四不可解則不及明矣淮陰有知寧不令

笑九原

漢立韓信為齊王

陸 榮明

甚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
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權柄也如庸勞勳人臣之職然其
常職而不厚望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
人物論 七

當加以天下之實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德也何至於
使人譏說自鳴而後不得已而昇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
以菓菓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克
於一試焉啼止兒驚呼其危矣韓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
三秦分楚勢舉趙赴燕擒豹廣代不勞血乃而克全齊天下甫
定秋毫皆其釐建力也且撤余慮縮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
之心能偃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况有
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決之以生邀而不盡之
富貴觴望於頓首下齊之日也惜也良平策無遺策胡遽遽於
請封而尚遲蹕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是

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今而大功
既建將何以酬我乎有請而欲王耶王之設其意欲無厭養殘
自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
而窮而高皇之爵賞不足為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後下而信與
並趙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便其舉是一向呂氏三分
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令之而
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兒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
六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也請王耶王之
引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矣若矣近食未熟豈容他人先染
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失
人物論 七

事也其受齊王之餌於前故當受之縛縛室之謀血食之榮哉
詐術自出受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謂良平欲蓋王齊之誤也
乎侯一難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英雄為良平所籠絡者
多矣高皇之慷慨大度聞其迹而不能近也雖然信無足貴也
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留侯封於鮮留而從赤松子其深於慮
後矣平之詐術晚年暴出而不慮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呂
后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祖平亦危矣
哉

評 假王之于是良平之計過世人及多其智不知其智之
有時窮也子餘為揭出之便定一書以諒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李廷樞

廣武君說成安君成安君不用以至於敗成安君之恨也彼以也然謂左車之計果足以離韓信否也計誠行也能使信信之耶信之破趙也以趙不用左車也使趙而用左車也信遂不破趙耶信之決意下井陘也聞趙而知左車之不用也如其用也信將舍趙歛兵而去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井陘之阻開道之既趙之可成亦信之所戒也彼能以三萬人絕其輜重信獨不能以數萬之衆擁護之耶彼將深溝高壘不與戰也信獨不能窮之使不得不戰耶耶卒不戰也獨不能潰之使麥之耶蓋推閭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然後安意肆志而趙之直犯其計而人物論

七處

廿三

不忌如其用也信之畫又有所出矣故閭視而喜者非以左車之用否足繫趙之存亡也以用則雖勝而取勝不用則可朝滅此而後朝食是故傳餐之令下而背水之陣成成安之聲聞而赤澤之機樹信之視趙也固在其指掌中矣然則趙將束手歸命於信耶曰亦未必然也信之問趙也主趙用閭之機也彼之問我視吾計之所出也蓋若陰用左車之計而陽拒之以示不用所出爲從間道者也而潛師實行于彼壘堂正正于此而示之以無所往所計爲絕輜重者也而徘徊設障于此匿端歛跡于彼而示之以無所襲所主爲固溝壘不戰者也而暴至持斷耀甲抽戈聲赫井陘之連飲爲汲水之上而示之以必戰蓋成

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闊之素尤出奇之資也彼以閭視我而我情其間以行我之聞則彼得其觀者以爲信而入于其中如是而輜重可獲輜重可絕而兩將可困也漢未易以得志於趙失敗左車之計可用而但用亦未足以有功用之則在乎陰用之耳是一大可也而非成安君之所解也

評 成安君即用李左車之計韓信亦必有以待之趙終必破與借問行則議論然奇哉

曹參

司馬遷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受信已破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平極言合人物論

七處

廿四

曹參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中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誨若曹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若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淨淨之汚牛渴已久得其淨淨之汚置圖於清冷之水平設使孺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濈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淨淨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惟參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寧民於清冷之水也曹參日晡於酒惠帝訊焉參因於康帝

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之。運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爲漢之污，愈於秦之污，不知幸於清冷之水，以滌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蕭參也。若王不工能造材，而未畢事，後而終焉，必待善贊之者，成焉。何既構矣，則參爲善贊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知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嘗作哉？若不可以費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故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致向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含位畏勝，飾情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承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

人物論

七卷

廿五

評 罪參之不能繼何可謂事見

曹參

謝 鐸 明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釋邑封建，焚學校，燬先王之法，而盡聽參之實是時天下之民參去成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操之，實何不爲？天下之項參參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請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後以其猛我以其寬，後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日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剝膚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

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墜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盡民而先已，模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位德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參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脩什一千千百乎？以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叱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選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婦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難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樂，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

人物論

七卷

廿六

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壞秦民之殘害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評 前一段言參之清淨，末一段言參之不能有所爲，兼諸公而折衷之者，與程公同意。

陳平

司馬遷 漢

陳丞相平以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祖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而帝常出奇計，收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足宗廟以榮終，稱實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平論

胡廣明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變居深會計謀所出及見陳賈問策賈令與大尉深相結而平曰氏欲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且樂飲太尉大尉亦報知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計也平智智於前而昧於後乎帶帶機未失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常危疑之際不日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當順后之言以主諸呂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給之待以威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濟呂其肯以高祖之本輕以許人乎使平其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人物論

七卷

廿七

陳平論

程敏政明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泄陰謀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廢千古之所共憤而平以為平實廢之呂氏特威之耳方人之告廢久也高帝自意之不央問於群臣而不決其不決者高帝且不知之知哉誠有以惡廢之罪而余廢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乎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廢之死生係於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決于平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刑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及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廢棄黷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皆

人物論

七卷

廿八

之妾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賊之付度以示無他則度必束身歸朝胙有請罪其義漢之恩益深臣節為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言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不戒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其變之境上人推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觀之而得其實則使持節召度召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重賞慰候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耶之真偽遂與無名之師則廢之及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喻廢之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勤多未退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為之慄慄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數萬楚諸將用兵孰與廢如此而丘父之是趣之及也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構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弟出偶遊雲臺諸侯于陳楚之西界旋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檢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廢廷之所謂謠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僭至洛陽赦為侯固未死也而遷歸死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胎胎乎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

已非於此王重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蓋不足責矣今獨慨太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而高祖乃其心於平以得廢爲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辨愈益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評 讀此論戶牖九原下何以見湛陰

緣侯

司馬遷漢

緣侯周勃爲布末時鄒卅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歸之子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操直易有加焉守已而不學中節不遜終以固窮悲夫

人物論

北魏

廿九

緣侯

班固漢

周勃爲布末時鄒卅人至爲輔佐匡國家難歸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幸相萬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總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知終告如言聖矣夫

緣侯

功臣論

李文饒唐

袁盎對文帝曰緣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亡與亡益見勃有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爲論此言足以爲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漢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無非罪見殺可爲太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粗少帝

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上產祿終族若不與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靡而不隣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避囑內中實得謂之社稷臣矣平其後緣侯與呂室蓋難明其無罪所謂謂之死地而後生之說有救矣乃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蓋也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蓋戰國生之說術堂陛之峻高者難舉早者易愛文帝感得見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衣公者難與並爲仁矣蓋惟有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求嗣此二軍中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庸責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人物論

七卷

三十

評

以匡諸呂難爲社稷臣信矣而潘華求生之惑文帝則見其說有餘而難與並爲仁矣末亦爲裴生飲恨

周勃論

郭子華

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原重火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人爲大尉孝文且崩職太子曰即有緣意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其卒也陳產祿結黃帝遺授代即再真劉梓長楚七國之難攻平三月戊澤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奈何孝文滅勃而景竟饒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於人言若幽功臣向微薄太后呂室少之提勃尤亞夫族矣夫勃之所以得提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薄

后林之二婦人車達夫命而孝文爲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意
實太后以不林單王不侯王信故深衡亞夫亞夫安寧完活出
獄如乃父哉予於是而知母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
仁而常遂景之一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母乃諸生
說士東鄉主而貢之趣爲我語至短賈生年少物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肯之是已而不學則其家救
然也勃就國常被中持兵身客而亞夫市買南方甲楯五百大
甲兵甲楯皆及形也亡不肯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
之過乎脫以知學輒就儒生以棄其本德而過色其悞悞之習
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武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周氏父子二

人物論

七五

曹一

世矣宜其配矣

評 勃之生編功薄后亞夫之微歸罪實后信乎母后係人

國家不淺細也又以不學罪其父子勃與亞夫亦無所

辭

王陵

柯茂竹明

人臣處國家之變有迹相連而實相濟者執其迹而議之則天
下無全人矣夫國家不幸而當變故之秋爲之臣者將併起而
爭乎則一爭而事去矣抑皆隱忍以就事則元元之衆未親成
功而先昧大義如國家何如天下何故右之人臣武歷大義於
強諫之日或濟大事於委曲之中自其迹而論必昂昂抑抑於其

間者卒而義明而事亦就則其相濟也大矣如之何執其迹而
擬之昔呂后欲王諸呂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及陵身之
則曰今日而折廷爭臣不如若他日安劉氏君不如臣世之議
者曰當呂后時大陵之主未乾白馬之盟在耳諸呂何人顧欲
冒然王之至今讀耕田歌尚爲於邑謂目擊其事者寧其心乎
且呂后雖悍然問之廷臣猶有畏廷臣之心也而使王陵不可
平勃又不可則彼縱有厚呂氏之意能不上思先帝下憚公議
而顧懼後以聽命其成功亦倖耳故茅焦論猶可以悚秦之
狼心而動其母子之念而況不爲茅焦者乎噫此數朝致堂之
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呂后氏優寵舊醜諸王豈可以理而論者

人物論

七五

曹二

如必責平勃之諫而又厚呂氏之必從是無異拘學操義利之
辨以陳說於踰牆之門其不誅夷者鮮矣議者又曰君子功不
貴倖而成虎不貴倖而免使平勃與王陵叩閣而爭同日而死
則忠肝義膽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威
義以共忘呂氏者故弘演納肝猶可以激齊之君臣而動其救
衛之師而況不爲弘演者乎噫此數策南軒之論者也論則然
矣然危急存亡之秋不委曲以求有濟而使欲相率就死守天
下之勤王是無異渡江河葉雄楫而冀有庶幾可乘必無幸矣
何以明其然也蓋大義不明則綱常廢大事不濟則基業廢故
曰歷大義者張膽而明目濟大事者潛慮而審謀昔程嬰公孫

杵曰一死節一存孤千百世而下並稱為忠臣莫得而軒輊者何哉迹相違而實相濟也抑不特二子為然季氏曰可吾亦曰可季氏曰否吾亦曰否油油然不與立則者非子則子宗鸞是已武后下之獄則前解殺之職則拜命由由然不與立異者非子而依懷異是已未有以度廊之師敬恭之敬而察其之也故天下不可無王陵廢太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觀其交難與辭於陸賈說討遂決於卿生於是入北軍握其柄致王孫賈討渾齒之術以左右相定順逆不崇朝而呂氏無噍類劉氏宗社果晏然磐石之安則其於王陵之言驗焉矣所謂迹相違而實相濟者非邪且不觀高帝之論相乎曰王

人物論

七卷

卅三

陵火烈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火文繁安劉必勃由是觀之則三人處官后之事而帝已洞見其微故臨崩教言即為諸臣之定論今必左平勃而右王陵是謂隱其之不忠於唐子家驥之不忠於魯程嬰公孫杵曰不得以並稱也可乎然則程子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何如曰此又致堂南軒立論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論王陵物無意仕漢而安劉之功鮮故作平勃世家而不為陵立傳則程子之言亦非通方之論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為是越人以為鴻論王陵平勃者宋儒越人而太史公楚人也若而帝之見其屬門之人乎雖然猶有說焉平勃之誅諸呂也非有朱虛呂之逆

謀於中齊王之連兵於外則勢或孤而難成但朱虛侯以殺立齊王為文帝所不說故賞功不與而後之論者遂不及焉愚故併言之以附開幽之義

評不可無王陵廢太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

最奇論

說彭王

王世貞

彭王既封梁人五酒會客危輒偃而前帝曰咤夫大王之以勇托王也其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去耳非有陶秦曹聚附而暫大鐵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澤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誓也大王之功獨有狗魏下邑邑絕楚糧

人物論

七卷

卅四

道間論食耳非有承王信象定之功也夫蕭曹之耳不左侯而承王之立非王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憊然然而而糾振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在而大王恐疑憊鳴而不應也漢以勝楚猶指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顧然求也是以舉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為以純臣視太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不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嗟呼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評危輒果能以此說彭王未必不聽言直而文壯

魏豹彭越

司馬遷

魏豹北越雖故賊然已居張千里而南而據張張雖日有
矣懷昨逆之意及敗不死而房因力破則幾何哉中寸以上且
荒其行現王若乎彼無匪故智見絕人獨患愚耳片時歸八寸
之柄其害感能變欲有所合其度以故函而不計六

韓王信忠謀陳師

司馬遷

韓王信宿非善將德意素之世微一特權變以計力成功選
漢初定故符裂地南而據張內見張強大外倚蒙霸以爲援足
以日疏自危事韓智困平赴何奴豈不哀哉陳錦果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中進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譽過曹周呂
幾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威惠大夫計
人物論 廿五

之生幾成敗於人也深矣

樊噲鄭蘭及使更灌嬰

司馬遷

吾過豈沛問其道老觀故蕭何樊噲滕公之客及其掌蓋故所
聞方其鼓刀屠狗賣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悠流
子孫哉余與他庸通爲言而祖功臣之典時若此云

樊噲論

高 啓明

樊噲武夫也嘗拔劍推鋒從沛公以至萬壑害人所仕之者不
過以其能脫脫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
咸陽也兄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文欲留君之因噲之諫遂還
也則上不然則逆故遂生昭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

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忠臣之爲漢本可知也史書
諸將皆早取金帛財物項籍獨先入收丞相府圖藏之
之能諫上則其不爲足可知矣夫高帝既老嘗有疾患見人語
力者無得入群臣何難爲相亦安知爲計也嘗謂而入見上
獨此一官者計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爲大臣
者矣且終漢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卿意有威後後卿
氏叛也嗟夫噲起屠利以至封侯亦是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
素少恩又何有於一論論者誠刻矣哉

評 噲之功不獨脫漢王於蔽下而諫君威陽排闥入見二

事可謂大臣誠論噲之大者亦有餘矣

人物論

七

廿六

蕭何諸葛亮優劣

王世貞

關中王惟預談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
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畧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未出而虛僞之
士脩詞之于官柄心退矣未半流焉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鎚而
求售其巧者皆繼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
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畧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邪
知而不肯任則矣不得不得參差勢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
蕭何木強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
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龍冠群臣而慶流南裔也故蕭何之役

人物論

七卷

廿七

謀焉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之謂
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
之曰是非王維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廣群策群策
群力難散群策而自屈其力天均故為以語大相臣之道幾矣
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之為宮室也其棟樑榑櫨必擇夫桷櫨豫杞之良者才為動而
小之而非勝也或謂大賢然而中庸者匠之罪也其無棟樑榑
杞也則大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屈炎精之漸凋天下固已
變為弱國氏而天又從而史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無法正之
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驚焉而危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
衡刃而力幹之然猶目擊蔣為聚蔣為重向之使以善其後雖
以忘後之李嚴浮誕之馬稷穢淺之楊儀基肆之魏延不得已
而拾其長以充牛渡馬勒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
之役必使以惟惟付勿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使以進
鼓付文表有平表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使以進二付公儀
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卒之何其以御使望諸葛也孔明逆
知其刃之足以戒魏又逆知其刃亡而蜀不得中原矣將費亡
而蜀不蜀矣故真及其刃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未何與
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魏者八陣何與
與于天下之為吳者荷聲至而響食氣同而類應則矣不可也

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世為蜀相長於
為大御侯非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饒餉常安世所望
為四海內詔應而邊秦之數百年不喪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跡
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問
一世哉

諸葛亮

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平吏益時有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愴情
者雖非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吾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
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人物論

七卷

廿八

威恩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
謂誠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
將各非其所長與

古今人物論第八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紀信

李觀唐

昔秦始皇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世存作
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也夫龍躍虎變不
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掣
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組強者制命
弱國遵衡項羽殺三千兵鼓行稱百萬豫名城坑勁卒試義帝
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立約雖負
河山藉伯秦南而稱孤者滕行請命舉國受署莫敢抵牾焉而

人物論

八卷

高祖奮早漢中足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舉天下天下之
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
困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領忠節以自効躬戴黃屋
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伯王
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蹟廟堂之上高祖困之以成帝恭雖弘
演斷肝而無悔子嬰請失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詐孟陽褒壯
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本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鉅鹿解
襪以取喪富辰懷愾而赴盟仲由結纆而為壯其節則全然大
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一言而死事豫謀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
以殉白漸離瞋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關焉故功貴成

秦其廣苟有大館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

城郭而絕若名寢藏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感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紀信

黃仲昭明

項羽之攻秦也高祖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面圍之將軍
紀信曰臣妾巨請誰楚可以間出於是秦求王車黃屋左纓曰
今將軍三臣楚楚是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時
臣等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大將帝
不寢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其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
後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備賜
人物論 八卷

人物論

八卷

鴉之於風風耶奈何高帝既得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
以及於信高帝具火恩哉班氏著書凡漢之臣皆為之立傳而
獨於信闕焉其何以為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周苛

李觀唐

昔天授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此氏御
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
圍而逼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愛難持久用紀將軍
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帝後事以禦外敵教知其危併力湯播
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卒以墜甲而莫能起非妄死
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殺然鷹鷂譁衆大難於宇下謂

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報而下及卒乘悉力聽其所爲不從則專決無疑焉公怒甚邑作飛羽而孩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派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衣死無日矣且秦政及道滅裂六國天人合怒唯類不留今若之黨不作秦而罪於秦不知天以陰陽與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敗能攻乎兄非若能也天厚其甚惡厚將何得長哉項氏惠公之不屈而恥其資已辱如乳虎指左右將公於沸鼎公奮勇不顧頭顱而卒嗚呼原軀葬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有之與夫由余授文弘漢納肝殊也初許殺魏豹可謂無人濟人物論

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評 漢王不報周苛史氏不爲立傳皆大不滿人意與紀信相似

田儼

司馬遷漢

甚矣剛通之謀亂亦驕淫陰其卒亡此兩人剛通者善爲智長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者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氏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當客是義而從橫死豈非主賢客固而列馬無不善畫者豈能圖何哉

草廊生

司馬光宋

班固稱剛通一說而喪二僞爲其亡田儼殺即生驕淫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既遣鄭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剛通殺之也惜乎一失其信群臣孰敢爲之使諸使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所亡豈不多哉

李布

司馬光宋

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曹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足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奸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安得爲賢大夫評 李布將何以對

人物論

八

李布樂布

司馬遷漢

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於楚身屢與軍寒旌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矜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識其死天輝妾賤人底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田橫

韓愈唐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謂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將憐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王何五百人之機機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閭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違道弼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踰陳詩而存酒魂彷彿而來享

田橫

王守仁明

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吾固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死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軀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且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人物論

士者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丈夫之多義誰欲橫之死則勇而智則淺矣吾爲橫計誰不死可也死於漢軍衡之日可也爲夷齊王蠋之死可也而橫也蓋亦權衡於心乎不死于可爲之時而死于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鄭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說矣其言而從之其心已耳爲漢屬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爲尚含耻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聖都於關中稱藩於漢關漢必有以過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爲聚賢與齊之結手盟二國爲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失

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生之在漢宜其在齊橫於是而令一介之工連收口之書以申其詞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仗義敢事之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過率其使屬居海島是時漢雖石之而我顏耻之漢亦未有加兵之舉橫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侯則在於股分敵之危耳不然將何爲哉僕橫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謂觀乎王侯之恭而不爲夷齊之逃使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止正以侯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爲王蠋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免焉漢使之臨即自處以不疑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後來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詩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應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憂其事者當舉與漢之角峙巖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鄭生一言之後即驛爲酣暢之舉而微其紀律之傳此正以近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策破乃橫之所自取而非鄭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耶不知鄭生可省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鄭生者怒漢則漢將備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橫之謀固踈矣五百人豈皆不在耶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

是之則橫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不言而橫又且受其挫此橫之平一古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夫不言在橫則失於不知矣故田橫之不肯事漢孰若且拒於酈生一言之餘語首洛門孰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酈生之不肯而有力於漢乎夫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五百相率以歸之橫蓋要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取

評

橫當歸不歸當死不死而卒死於洛陽誠為可惜後以五百人之死者以橫故誠為可取無餘論矣

人物論

田橫論

八

田橫論

楊維禎明

世之論士者謂廉直好禮者歸項頑頹亡耻者歸劉頑頹者卒與漢而廉直者亡補於楚田橫稱得士韓愈氏為文然橫亦謂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卒不能脫於敗亡何也予謂項謀斥骨然且亡何非廉直高帝用才不遺屠販然必謀我殆盡而後天下無事橫之時天下已趨於漢矣三齊之地已為項氏所屠橫尚能收齊散眾擊羽於咸陽再立齊王定齊地起三軍而漢使酈生說橫橫知勢已去遂解解生下軍與漢平而酈信再引兵擊齊齊王廣橫已自知天不可為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帝聞橫賢能得士使使招橫橫主戶鄉監中逢之自劉帝嗟呼其賢

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從者二客穴家自對下從之帝大怒以餘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間橫死亦皆自亡無一人肯漢臣僕於乎二客死以列而五百人又同一列橫之所獲也多矣又何以區區成敗計彼此優劣哉

一評

橫死則二客從之又列五百人同死皆為國不以區區成敗論得大發矣

劉敬叔通孫

司馬遷

人物論

八

通希世度及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論道因委壯蓋謂是乎

論劉敬

王世貞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間劉敬敬曰天下已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敬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傾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為開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亦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起三五乃無敵

而飭愛女以爲句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句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如而手鐫之以死何有於嫡父舅類之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于舅類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爲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以十萬騎入塞敗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也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孰救爲寡辭并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何之叔孫適曰舅類何人者也非爲人何者也不愧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關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迷老昏哉而我乃川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官以語呂后后對帝泣曰妾惟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句奴上乃嘆曰嗟而之不教棄女何奴也則胡以疎淮陰侯也

人物論

八卷

九

一評 秘論豺狼無厭漢之妻女爲辱且未能息邊患刻畫精研透入骨髓末歸呂氏疎淮陰侯一意尤奇

樸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

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王既受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然猶遠德解謀不敢說制作休休後游新清醴醴至於湛恩汪濊治性旁流兆姓軍百昌遂而後禮樂興彼其懷惠最綿矣自非漸不急一代之觀樂因陋就簡其道不可以舉也今大漢錄未感項欲已得於天下矣然而又未戢乎未戢五采并甲未銷呻吟未息樂未起去中和之世猶爲遠也而漢議禮樂母乃爭乎天下羽不與戈乎共列

而而鐘磬不與甲兵同處而懸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恭虞之衆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議窮其說彈其條貫終不足以及宣稱中和儀周舞歌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武王克之成康繼之止時職職在阿振振在國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禮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王公云乎哉樂云樂云士大夫云乎哉生雖愚亦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遺風矣且泰并天下後棄聖王禮樂所制以吏爲師今獨泰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行諷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祭必清廟費必五王舞必兩階歌必雍勺咸五登三畫體所謂泰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

人物論

八卷

十

子且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必罵曰豎儒安足與計議足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見足下度能得之於陛下乎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庖人之獨治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開堯之作太皞耶一變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堯自能出獨智之處隨時順俗度主所能爲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儒爲也大不度其時而爲暴也倍所聞而徇世誣也世無所須於已而發出爲節也三行之累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今

評

前論禮樂不易且以秦儀雜之後發漢不好儒處適希世之意獨懸懸然古詞

四皓

梁肅

秦失其德，漢興，家諒何依。白雲蒼谷，並發南山。采芝步漢，以創起。吾誰與歸。柄心化元，濟泊無為。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性。儼自守，雖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君其察也，位是寧。四公居身天下和平，七者何慕鴻臚官矣。

四皓

李義山

時漢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請飛。漢以霸興，皇王道業。王昂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龍眉皓髮，家護太子。至尊動容，奉嫡以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還駕南山，白雲千里。

人物論

沈淮明

八卷

上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強留，侯畫計招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為壽，而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商山之素跡，其出處不當。來者非四皓，殆留侯為之。又或以留侯不能強諫，用術威人。君臣父子之間，恩畫謂不然。夫呂后能強使留侯，而留侯不能不假重於四皓。四皓能不為留侯起而能為留侯起者，乃所以為四皓也。且夫天下新基，若老于幼愛者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子顧吾地望不能辦，該辦之機，云功名之令，非商山老人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固有不可知者，留侯親身從帝，帝定天下，豈帝故幸，夷言聽計，用乃留侯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侯

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為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是難知之

難事之君而欲得諸人，服漆骨肉之間，又人之所難言而服諸以周昌叔孫通之徒，木疆之說，聞其意，其不惟乎世徒就門人者，事跡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慈孝，天下延頸望死。一言又涉挾持，非懷仁輔義之道，以為留侯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高帝之所慮者，為呂氏也。太子既以仁慈自固，烈宗又內寵，母后之尊，縱不能為社稷，推至于制制功臣，轉又宗室，勢所必然。帝深計以千秋萬歲後漢之為漢，豈未可知。獨不思惠帝不帝，呂氏不王，而千秋萬歲之憂，更不歇也。以劉與呂相拒，非重未有，不左袒劉也。以呂與戚相拒，非

人物論

八卷

上

軍又未必不左袒呂也。雖使高帝不帝，產祿不王，內擁母后之尊，外應嫡以為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呂與戚分曹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是此。又帝之所入惠也。帝之明達，深謀，豈其德不及此，而又狐疑于建樹之際，可以觀其所係耳。豈至于四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安心太子而無變計，不啻高帝之明，廢社稷之重，豈徒為一批席移易者哉。蓋至若有留侯又有四皓，又有絳灌曲逆，朱虛，而漢之為漢可知矣。帝之所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止，身重者貴重也。故留侯使戚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身重者名重也。故四人者，其未博冠從太子為壽于上前，夫留侯固曰：此難以口古

爭也今不度難多之數不整君臣父子之際而俱以親身
夷之人襲周昌叔孫之智豈有欲或於戚留侯之校尚帝且然
而兄弟不為帝留侯者乎故能成四皓明道者其有不為四
皓者乎

評 四皓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是極到極處

真四皓

陳繼儒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謂張太子帝與戚夫人為楚舞戲
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牧之偽託以切
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楚五四皓也當秦坑
焚時當尚生管鼻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蟻焉

人物論

八卷

三

唐荆楚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盡五有年王
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南生尉繚之徒耳良以年志在
報警家僅三百弟死不憂金散黃金收海內客家有并伏在草
莽如四皓者良必歎然歸結結為死友及天下士而不知商山
老人何以稱子房故博浪一椎祖龍統輿掉古入市卒為帝師
四皓留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鐵母大天夫會氣相
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為漢屈獨不為子房屈乎況上
黃石一遇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
數為米其游禮淮陽東見魯海居覺得力士操以權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絕如交人間人不為里兒四皓
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閒者哉俗儒遊說仰視四皓以為鴻飛
鳳鳴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且蕭曹韓彭之輩如降天下而
桐廬虎獨推押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介水
耳招置四皓等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諸良之故
舉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閒閒惻惻之苦
黃石亦松蒼游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逐楚猴良自為驍而不為漢帝用帝而不為帝用至
子一旦志行警覺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
韓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韓不足儲不足則漢

人物論

八卷

七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命及于
房始終之心事及于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深山深入林谷哉
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溺以示無心要
離專諸嬴婁斷臂死而不顧于春蠶言在父數若于慷慨伏劍不
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學在若輩援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
徘徊山中不為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博言園公為秦博士遊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意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來時商山
景鑒地得漢石數種有綠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東
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偽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事大起家
漢軍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太子壹關三老是也三老避

說時子房已去漢矣夫此又誰爲之者故曰四皓者是真四

四皓

王世貞

建威侯爲太子說留侯曰君欲爲主上時時謀臣數欲害太子太子下敗以留侯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留侯後太子不收以留侯留侯曰地獄而計者始也位賤而圖富貴者終也且上數在困窮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易太子夫以謀賊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有臣等何益建威侯曰誰然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日子爭也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八東園公綺里季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老矣皆以爲上嬖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

人物論

八卷

子爲太子致之而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威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郿黃金百鎰白壁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縣南山而道披黃轡貽四皓曰寡人之獨難養高誼久矣厲卒卒無燕閒之閒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天四先生登鵲鳴舉游於空外棟枕萬葉草木蔚顯使海內傾軔而慕聲且以奉皇帝之強播六國而不能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入刀闕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擊而供掃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猶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不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顓益濞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

不然八十而非能九十而鷹揚自有十二而磐石在臂施於孫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貴華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將龍九有被施萬代若前並不快悅四皓委髮脫卧伴應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解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威侯愛曰若之何留侯曰子爲之號爲於市而曰鵲也其曰非鵲而訛之者十九號山鵲於市曰鵲也其不即以爲鵲而訛之者十不一也夫鵲恒見而鵲不恒見也四皓之群世人人矣帝獨者固高之特立之耳建威侯曰請受教闕使

人物論

八卷

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低聲士而談高山其悉及太子變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避我今公何自從吾見將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我不受辱故忍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興已成難動矣呂后且若主失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評

四皓非其子房偽舉耳然一策能定儲君何害其爲偽也王新建亦有此議論

四皓論

李騰芳明

四皓奉之隱君子也然而於秦時未有樹也非出定漢太子幾乎武矣世以此益知四皓而亦用是見等於是也謂四老人奉已而秦於漢雖蹙矣即不出不害於義出而遂定太子樹德於漢不爲無功此其是非不足深論也獨有慨於謀臣之苦心也非子房其誰能策之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羅株其底稿予秦之操柄以爲一其臣之役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驟致之主而不得不陳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及嚴閉主之非心又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

人物論

八卷

七

爲太子權衡者雖當吾世而樹堅于千秋之後其誰君之與其危宗祀而戚氏不得安亡廟社而如意不得存則不若姑存大計而以愛之爲金注也故高帝知四皓爲天下人之望而子房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子房以四皓爲太子羽翼而四皓以天下人之公心爲太子羽翼帝之懷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而深爲其目無窮慮耳不然而是欲楚聲啼嗷相對惆悵于鴻鵠之高舉而悲思于殫戮之哀施此時雄心憤氣豈不能旁太子之翼而止其速飛哉夫亦鑑衆心以割肌膚之愛知其力能行于四老人而不能衛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雖策事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四皓而輒憤憤于太子之招黨也

人物論

八卷

八

四老人之爲太子私也父子之隱微成而廢立之謀日甚則如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動帝而重其必無是患也且今是則並無災與其無災而必不可成則軍能速避且思我評 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則帝不得不憚此時雄心憤氣以下議論尤高

四皓辨

張華明

或謂四皓誠高品則難以招至且云衣冠甚偉四皓亦何藉此爲耶必良因帝素所畏敬歸此四人以見帝也願爲太子死其言近屬亦子房教之也或曰他人做四皓不得曰陽武力士良方應約時尚歸券之况此時乎又曰如是安得後日不歸曰殆

皇太常十日嘗得一入乎即此可以知四皓矣第子房迹既任使而事則正大或除殘賊或植國本無非秉事所以千古懷心不加搖措耳不然以爲擊主以臣欺君以子術父世以子房爲何如人

評 善言子房之心者

四皓論

郭子章明

子房漢史高帝十一年臨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嗟乎此姬姬之故智服夫人借之以充盛而王如意也亦斯高之故效趙即諸臣借之以遂扶蘇而帝胡亥也乃四皓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東問

人物論

八卷

十

爲上泣言臨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幸夷乃今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行西耳上雖病猶執輜車卧而讓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太子自難於是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進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走甚而崩陛下使太子果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即勝而歸帝胡亥如意立矣聞關之內出赫蹏稱遺令王太子於淮南放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即得子不在側將安侍奚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而殺其執然也而况戚氏握纓姬之寵趙即諸臣聚斯高之謀

太子惠得無殆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驅呂體其長衣大帶從太子於視病之目而在急勸呂后請上自將而張良侯之功不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說得之僕人贊而留侯得之里克也晉獻公使中生伐東山僕人贊曰太子殆矣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不之以堅志之權則必惡其心而望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望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里克諫曰臣聞車落氏將戰君其釋中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若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子無諱吾父子之間四老人所謂太子憂禍即內險外危之

人物論

八卷

十

料而留侯之軍之請即居以監國之故晉公不幸而不聽則晉君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子房教太后爲之非實有其人夫衣冠之偉猶眉之皓可勝也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田嬰望老智不辨此又其甚者請四皓安劉威劉噫嘻晉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於內太子拒於外漢即亂矣太子安承漢祚不幸中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產祿擅令彼四老人即慧星能漢祚而產祿之乎武鄉侯輔安樂即安樂亡蜀不以其故敗三分之業欲挾公返盛陵即盛陵不賴不以其故火災日之勤而以產祿之亂歸咎四老人是武庚亡蜀梁

公亂卒也鳴呼奇矣

評 四皓之功在於急勸呂后使上自將留侯之功在於請太

下監閭中兵一語從古未有議者

四皓

王介明

四皓者何漢四皓也非漢四皓也商山之四皓也繫之以漢則漢得而有也四皓非商山有也繫以商山則四皓者漢不得而有之也為四皓者將漢乎將商山乎以顓不在商山則皓首龐眉如芝服歟吸風露披雲霞先園后季左黃右角強奈不能坑暴奈不能劍難況一規模者漢祖不得以漢汗其歸冠東昂受要白駒皎皎三代以下四人耳是商山誠所顓也吁顓商山則人物論

八卷

王

無心于漢矣然以為顓不在漢則遂處方即瞻焉既集良言藏走狗方心越夷有擊橫劍信於陳平推功而新免諸荷諸在而自汗雖善哉其用若張留侯亦托之赤松子遊焉風飛縹緲鴻舉其其四皓乃平然泄止于漢廷是漢又若所顓也吁顓在漢則棄在商山矣詎知四皓之有漢非重也其重商山則輕矣名曰商山四皓則重名曰漢四皓則輕矣然則為四皓者將漢之顓乎將商山之顓乎將顓為漢有乎將顓為商山有乎智者必有其所擇也嗚呼明此則可以定四皓為何如人矣嘗聞四皓事具載太史公留侯傳當年心跡昭昭縹緲翼冠成國本遂定欲識四皓人品者此足觀矣然世之論人者多參有為之功而不

論

八卷

識無為之功功之大者也多甚有事之智而不知無事之智之商者也有為有事者為國家排大難定大議是也無為無事者為國家立遺策名節是也故范人治庖戶視不越俎祖而代之各有司也嗚呼風君以其有而嘯鳳凰各有鸞也其在社上而下有泉許之至謂武王聚義而士有夷齊之節各有執也今四皓於漢胡為乎來哉據說有叔孫通矣懇諫有周昌矣功諫有王陵矣吾商山人矣漢廷之事案與議代庖之越其誰免矣將以為張良之忠不可召召澤之幣不可辭是正以麻凡而嘯我者也懸稱之而已獨無計可以自潔哉又以為國諸大倫也是大倫大事也不以兵車漢有首止則在薨葬之時果許當出而讓禪讓矣周武之時漢齊當出而讓克商矣胡為潁水之陽西山之嶺其豐草木同朽腐而置九官八百諸侯於殿外耶嗚呼之人也信非四皓之人品可得而發者也故四皓之在商山則商山等於霄漢一落漢廷商山其平地矣未出商山之時一四皓也既出商山之後又一四皓也四皓人品不以商山為重輕哉漢觀四皓之對君左大不滿人言者曰陛下嫁為呂氏我不辱太子賢明仁孝願為太子死夫豈子以折其父而又以強詞脇之非所以事君也非所以教訓太子也非所以善處人父子之間也山林養素之言果若是乎故以知言之法考之四皓亦戰國策士之雄不得忘於時地名而隱者也其人品可畢定

矢于言曰但夷叔叔何人也四結愧多矣或以爲求良奇計則
皓非真其四皓者必不爲漢出也此亦爲問山潛想之語也雲
水蒼蒼在陰陽山許理望之許矣移文北山巖時同轍吾知四
皓之不得爲完人久矣如曰此皓非真則其皓奚以建立其彼
爲是憂懷矣伊周召之皓而又生長視于世則全不知之亦
曰本漢人也即所建立上則留侯次不遇留侯平勃等耳對君
詭譎閹閹豈言固然然而又奚暇人之足逆德耶或以爲單不
左袒皓是城劉此則斷獄深文耳君子所明者義不倖成者功
矧計難封之事亦易世而以抑遏其仗義之心大非也以此非
人不足以服人者也故吾折其策四皓智人也亦智而未盡習

若也義人也亦義而未盡義者也蓋不智則不知隱定義則不可動以義如夫大智大義則必不以一身之節而易一出之名不以非分之資而加可已之身故論四皓才智不智其不成之間可以上權衡矣是故惟智我之有幾此四皓之正出於漢諸臣也惟智義之未極此四皓之不脫於漢風習也然則漢無曲人乎終漢兩京吾得一人焉其惟子陵乎年表妙澤帝席客生所以立廉起頑成東漢數百年之氣節君子陵力也故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乃如之人今九原可作吾願爲之執鞭

四塘廟碑

今入商州過金雞嶺詢四皓先生廟崇以五醴然以葦水爲低
回久之已而四垣坦宇傾圯不治將圯則爲客嘆久之因檄州大夫楊士而
新焉既成州大夫脩博士員儀崇記其事余因謂諸墓有墓誌銘與碑
咸曰屠也其真者適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屠也余過商
山之麓比其地鬱鬱然者即在亂亂中離竹離烟火不十武而近
也安知其非屠也夫真屠屠乃諭哉余觀秦之驪山淫屠一諸
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刺澤干巨魁椎埋之子靡有元其
然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闔下澤山而至今列項以祀若馬陵封
然夫豈其甚而斬也孰與屠而有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屠

人物論

八

卷四

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易者達又曰觀終而隱復漸出沒
蟄蟄不加豈不翻翻而致然人猶得而覓也神龍潛蟄而九
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焉知五龍哉今觀留侯得自殆上落
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虛形大斲老人圯上援錄其素著安
知東園綺里非實石公之僭耶今世所稱王房與四皓書風交
網繆植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祗庸之私
情社稷之巨計謀臣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應肩數言轉
後君及獲幸此其精神感動必在冠履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
曰費也即取土木形骸之使而幸其髮而戴其冠而肝歎然雖
雅然以號於人曰吾貴吾猶獨以榮寵爲具龍且不可欺恒人

而可敗焉帝哉豈意其不才則雖本夫物之可得而來者必其
可得而惟者先生朝而高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高山雖
伏不加鐵秦不及終漢不得而父漢主不得而實而視赤松子
之遺言若合掌謂之龍德而隱殆近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
語謂君若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為漢人道也夫延頸而
死非真死也割心而明非真割也以詞害實豈非失未世之固於
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過然矣是相與酌黍酒為樂也因次
先生語為四先生解嘲云

鄭生陸賈

黃震

鄭生為馬市下陳留馬帝類其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而

人物論

廿五

蓋其今而夜半賊殺之與之蓋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為後
習其甘卒於耕也陸賈而使尉陀使漢越無兵卒天下陰受
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結馬帝馬市之習社稷靈長終必
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為陳平其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成無
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貴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鄭生同傳豈以
其辭說與建以母死無以為長而學舞陽使金所說行不苟合
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哉 評 却是大史公誤錄

耕田歌

史起欽明

昔者耒耜定野雉鳴陵墓墓延于宮闈朱虛入為酒史歌耕田

以寒軒和之騷激切陳誠聞者莫不北之評曰疾風勁草中
砥柱何忠也妖狐失態群衆私何勇也同士心於左袒實大
宗信磨石何功也愚則曰章之忠志而疎者也章之功勇而輕
者也章之功功而恃者也于忠不可以疎而試于勇不可以輕
而用于功不可以恃而威何者忍以一朝一夕之故而隳萬世
之大計也章亦漢家大傑也何慮不及此乎嘗以其耕田之狀
而贊之自高祖持三尺劍驅秦鹿亡楚撥混一海宇而傳之子
孫普天率土皆漢氏之田疇也劉氏之妻齊非勃種子呂氏之
甥果非夷釋平帝之約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所以培
植根本者亦密矣不幸大風不揚青鵠與悲荒戚氏鳩趙工而

人物論

八

廿六

漢氏之子孫雖百幽戮不啻草莽之久而蛇蟻之哺也為章者
獨能倚鋌而起植杖而奮北之子行酒假之以軍法教曰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輒追斬一人而環列而視者莫不盡首俯伏是
哉利刃于剛骨間也卒士之外連秦藩內結平勃藏厥匪種而殺
殺之茂植尤允然矣論孤忠論勇論有事功當時在廷諸臣
孰有如章者哉但猛虎之噬必伏其威勢馬之擊必匿其形功
未述而使人知之者敗也章未來而使人疑之者危也章而欲
鋤其非類蓋亦耕治以時平船養時晦以待呂氏之變則其策
萬全矣顧計不出此而徒以憤烈之情發乎一歌使呂氏赫然
震怒奈其權執其身其謀無善之潘馬如晉賈盾武然則章將

若之何哉是禍起于悲歌徒以言而媒也身亡于不察徒以身而博也運之大屢終至于不可支徒視國家為身是也此則國莽滅劉又治無漸特見弑梓未去先水其庸而握其本矣運之固不至于下旋無者幾希所謂太忘若愚大男若拙者願如是耶幸而高祖之孽患甚夫人心之殺種不忘國家之生意綿綿不絕呂氏特一婦人耳終不能全劉氏之魄而戕其生骸產一僇弱小人耳終不能扼劉氏之項而折其脊是以酈商可短也此軍可入也官基可以掃而清也輩始得以有辭于天下矣噫是天之扶嘉種也是天不使秀之室苗也彼乎得食天功為已力哉吾嘗觀漢之良佐忠賢過于張良勇猛過于韓信而運

人物論

八

廿七

籌帷幄之功首稱于蕭何留侯若于曹石之術故能成其志淮陰必于膝下之辱故能成其勇鄭侯鎮靜于百戰百不勝之時而卒以成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而惟稽于平日堅忍不拔之操則耕田之歌可與三子並論乎或者曰觀殷墟者歌黍秀周采者歌黍離悲齊亡者歌松柏招忠臣義士每每于聲歌許之然則托耕田而歌又列並術不可與乎嗚呼三子之歌歌于無可奈何之日米虛之歌歌于欲有所為之時豈可為而歌忠憤之餘也欲有所為而歌名譽之端也厥後南山之箕九矣之槍亦欲托此以感時君人耳遂至于陷身而穢職若輩若欲獲珠于蟻垤之塵可不為之寒心耶然則告非重責乎章也為章危

之也惟志立苗之不誦異類之不鋤而耕田之歌不終也不然自為食豈赤先無目天下皆若乎動筆則世事可知矣悲歌若輩者豈可火哉

評 劉章憤所激而託為歌既以歌而與之又因歌而危

之所慮甚當

鄭奇

蘇軾

班固有言常舉文時天下以鄭奇為賢友夫固友者謂見利忘義者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初雖推諸呂以安社稷又若親可也東坡曰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海且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游雖累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議

人物論

八

廿七

曰大義滅親鄭商之輩不及石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雪父之穢固之為義陷矣

呂后

司馬遷漢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張辟疆

李德裕漢

楊子美辟疆之覺陳平也若以重子庸敏喜橋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岳陳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啟之向使劉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數矣觀高祖

漢書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爭諍之節廢
以爲相謂周勃堪寄托之任今堂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廢后
之國內有東牟朱虛肺腑之親是時產祿有匹夫耳呂后雖心
不在帝將何至危懼又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
之害哉漢尚曰非漢氏而王者天下其懷上之此處獨有呂宗夫
何可肖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
朝舊則劉氏之業必先呂宗及呂后之殺劫酈商以給呂祿計
亦害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然誅諸呂豈不艱哉酈產祿
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於世豈受其紹說哉嗟夫與
其面之於難執若制之於易由是而知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
人物論

九

評以辟疆初謀爲非足信矣

古今人物論第九卷

南中 鄭賢 元直 輯

文帝

司馬遷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
言漢興至孝文四上有餘載德至盛也歷歷鄉政正服封禪失
謬謀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班固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素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

人物論

卷九

九

人物論

九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教升爲天下先治霸陵
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器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
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東匈奴結和親後而背
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
九枝犀象東宮謀說雖切常假傳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銀覺
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善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與於禮義
斷獄數百先致刑措嗚呼仁哉

文帝

蘇轍

老子曰柔勝剽弱勝強文帝以柔御天下剽強者皆柔風而
靡尉佗稱號南越帝使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上匈奴桀驁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
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
已光歟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
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道三十六將軍竭天下
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
誠如文帝悲而不削濞必不反遷延數載之後變故不一徐因
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孰矣晁
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爲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
名貪利小文大制之其不爲晁錯者鮮矣

人物論

九議

二

文帝

謝鐸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而得重之而襲
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結懷
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晁錯然則文帝
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刃而無見
於鐵券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評以吳王之反答几杖之賜意遠詞煩幾於一字一珠

文帝

顧克

文帝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昌建策絳侯奉迎立
爲天王寒心銷志不明求來恭修玄默除苛解媿開妖言之禁
去收拏之令還千里之駭駟惜百金之路室遠遊之樂絕奇麗
之語塞防衣弋絺革烏帶帶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求直心極諫
而止輩受群臣之疏不斧鉞不朝之王不桎梏受金之吏且日
翻轍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故勸農之外無苛語調租之
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蓋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膏粱
解之故煙火萬里方內有安寧之慶樂罔疎聞司刑無鬼哭之
虞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寬
仁恭儉之主其孰能之哉其脩美也每飯念李丞相解恩顧牧
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
之未嘗窮兵出塞豈薄伐獵乳至于太原者如一轍蓋天資甚
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冊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易
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終漣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微疵曲過淮
南王以輜車死而致斗果大布之謠新垣平以詭詐進而有王
杯敗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師心不學短長廣體爲全吏
之累焉

人物論

九議

三

淮南衡山王

班固

詩云戎狄是庸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

上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遠藩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專邪僻之計
爲叛逆仍父子存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
臣漸靡使然夫刑楚劉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

賈誼

皮日休

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正命世王佐之方也
自漢氏革竊高祖得于矢石不服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施
廢革而吏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
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終罹
與訪竟杜其道出傳湘沉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又渡
湘沉文以弔之故其辭曰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

人物論

此應

予識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
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新尚子蘭之譏不忍舍同姓之
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舍文帝
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舍諸侯
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威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
深其詞隱而麗其辭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
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于一時而在
於百世之後者予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履與
用卒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

賈誼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日用者賈雖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

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

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

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竊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

以達過得君如漢文獨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先弊終不

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

勉疆扶持歷幾一日得行其道時之利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

貢子之欲得其君如舉其動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猶

曰王改廢幾及我君子之不惡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

夫子何爲不據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據

人物論

九卷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

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

不能用漢文也夫終使親據天子重而授之文帝僅罷邊兵數

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背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

豈待父子骨肉乎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如絳灌之屬優將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

舉人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

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相爲賦以弔屈原非標憤悶雖然有

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位至於失紀是亦不善處身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違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每行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德其匹夫累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伯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賈生論

劉鳳明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君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宋久法制未備人物論

九卷

六

大臣皆功臣皆未少文欲營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忌始置之長沙歲餘韓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棄生其或者缺於平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為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况得望見顏色又况得前就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况得使人主記憶囑咐乎此蓋不世之遇千載為生幸而又為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

於大臣之媚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僅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主身在亦不過爾一布木立談間而隆漢業與長平諸曹何如哉豈與夫無然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卿遠道異安無聞者同語也又誠重賈生故悲其大柱而惜木究所為吾獨惜賈生之遠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疎而所建亦是當哉

評 賈生與文帝遇且其策終見用於漢賈生可無憾矣

王世貞

賈誼已酉年按鄒至長沙其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泅地至

九卷

傳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賈誼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謂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于曠曰是為以勸推明德夫願風軌而慕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諸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俾其某出官之某伐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祠屈平石以賈生配朱陸莊酌水奠焉而為子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當忘担柴懷慨而徵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某身綈綌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平蘇公族輩懷王王故嗟惜新斷于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逐之陸發參五而愛怒謬盡天抱鐵轡之節某卓越不儻之藝

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遂成頻死而蓋傳傳不
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漢也夫樸王則何敢約文帝終難東陽諸
公皆推計少識熟馬工之故觀厥傳備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
之而哉實生何藉此遂也賦所云鳳凰麒麟者似謂平不能胸
跡豈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大臣欲喻忠主上保入宗社憂深
而慮長顯至云涕太息至微或此物微訓者其於章身誠拙於
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
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去弗顧曰吾與楚尾而
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子故特配二子祠
之俾凡長沙之為紳士與吏請上者過而附以中者惕然有像

人物論

九龍

君奉公遷行不涅之志焉遂乃惟所以夫約諸聖賢之訓慎發
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幽憂憤疾之思蓋
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評 二公放逐既斥非不知為身謀而忠愛根心自不能已

結欲後賢以二公所遭懷感而道濟之其意尤佳

屈賈

書祠壁

李多見明

萬曆甲午春日多見奉檄承茶陵州州隸長沙見既將母至州
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二三大夫館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
振衣上謁二先生畢奉休棲止其下又三日循星清湖澤下前
馬二先生九頓首而哭竊有請於二先生屈賈之子字九日

月達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相君本之賈子夫
固不知其言耳即其悲家於累以身殉職此實輕於去就者
耶獨聖閣之賦似猶較量於生死之間而司馬氏顧然自矢
抑又何也夫平遠固不必為病軀亦不能為解發步言亦偶
然有禍以洩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為論若人曰意
不自得是文致賈生者也且云縣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
子若曰已哉國無大夫如宗國何蓋不忍見之也眾人不知則
為一身夫豈屑屑於子蘭之歎而發憤於上官靳尚之捷為耶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一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策
而已矣

人物論

九龍

評 觀賈生之以身殉職則九州相君其為實言可知凡論
人者皆其所自為也先生其亦自為乎

伏生

張紀嚴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豈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
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揚乎夫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
已冷漢治幸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隱然爰梓獨能
壽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界
之以九十一之年而之所以托之者有在也按漢儒林傳伏生名
勝為秦博士學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
千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臧錯往受

之篇宏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敍錯孔安國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獲安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史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于栗歐陽生主授兄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今據高祖之歐陽學文張生傳序陰祖訂自大小夏侯學宋章濤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歐陽陽歐陽安文穩曰尚書大傳二卷爲伏勝釋鬼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家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畧入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說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

門下事主實累馬及吳公之爲廷尉也理完未起風積實主曰年雖少有大才夫漢初高年韓德者稱公故申公稱公韓公爲公韓公降曰昔稱公止謂此也曰聖之文稱公舉則吳公是也高年韓德者予故稱公嘗傳曰吳公盡萊斯同也聖學至於斯由萊斯之時至是猶能廷尉其故曰吳公年高韓德者也人以吳公若其止者猶也諫之在四十年且十八若是其少也公能忘其年而用之也則其他壯而賢者可知矣夫所謂善用用者乎且漢之郡守二千石之秩也嘗入爲大尉廷尉御史大夫若是其卑也諫在書生若是其卑也公能忘其勢以爲察官則其地位顯而有謀者可知矣不可謂不善用人也光洛陽河南之謀已

此耳或曰吳公用賈誼位至廷尉誼之言盡行準之天下何如也則誼之直才出人萬倍亦非吳公之所及矣曰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管仲子產齊鄭之賢大夫乎孔子曰亦有賢者焉齊有鮑叔牙魯有管仲子貢曰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子產相鄭一世而管仲之賢與鮑叔牙之為賢何也曰吾聞鮑叔之舉仲矣夫仲之能舉人也吾聞管仲之舉子產矣夫仲之能舉人也夫故夷吾舉管仲易牙開方而亂齊子產用賈誼而崔杼之盛與成鮑叔牙虎為賢然則吳公者豈誼之所及乎曰若是則吳公之賢雖文帝有所不及文帝之於誼也鬼神之論以為不足禮樂之請以為未遑蓋其用誼言不如吳

人物論

九卷

十二

公之用之盡也曰非然也禮樂之末遑文帝之頑本也鬼神之不足文帝之朕末也然則文帝豈乎長曰用吳公故吳公雖用賈誼又不如文帝之用吳公也故文帝優於吳公吳公優於賈誼

評 吳公治平第一在子薦賢生無人論到此

文帝不拜賢才

李建機明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其所存者大而其慮遠也夫賢主綜覈庶政有成群職即得局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焉樂得而盡用之然而政體風化之所關尤有大焉者于是即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依伏

之嘆而不敢以長躁競之風寧使吾有棄才之名而不敢以傷天下之雅道嗟乎此老成之士所為引泰而寧而玄默之上所為轉圜而聽者也文帝不拜賢才吾以為帝之所存者大而其慮遠矣大帝之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知而詩大知之尉不能對而費大為之對是書大者其材誠辦而于上林今之司誠宜也帝與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釋之何爭而帝何卒聽焉嗟乎文帝豈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有者大而慮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趨也故曰君見其意臣將自來異君見其欲臣將自離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提給便保之夫爭自飾而望進矣人主而可以小辯中則利口

人物論

九卷

十三

巧佞之徒爭游辭而求庸矣如是則躁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得不傷是故賢主之政崇長厚高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恩斷斷之臣而至於仇仇之大截截之言則曰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以備用老成近於迂闊重厚嫌於少文然終不以此易彼者誠以塞躁競之塗敦大雅之道為政體風化慮也夫費大之能誠過子尉矣顧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未問及費大也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其氣態小人之所為而長者之所鄙也蓋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能而譽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便釋之不爭而上林果拜則天

下有以寵帝急功好倂之心於是麥瓊離解之使將爭奮其辯
知而弊其口說以陽長樹枝而見為謂能由是將有越樽俎而
議治亂問白不必其所司而謂于不待其所問即如問決獄問
錢穀皆有其左相而代勃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矣有
非廷尉非治粟內史而從旁對者矣若此者帝亦將遂拜為左
右丞相耶遂拜為廷尉治粟內史耶蓋選一貴夫則天下皆為
貴夫以求選一貴夫不足憂而天下皆貴夫則大可憂也一上
林今不足惜而長雖寵優然道高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樸樸之
材馳若政體風化之為重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數孰若存政體
維風化之為急與程功能核職養省府簿會計之間孰若

人物論

九卷

十四

返天下淳風使人相率而為長者之為利也然則釋之之幸帝
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沉抑而不售而無能者
猥以得長者之譽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趨于廢乎愚
曰治固有體史固有職夫為上林尉而不能對諸禽獸簿是尉
不職也已之可也乃貴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勿
問而更選其秩非也昔韓昭侯醉而寐典冠者為加衣侯覺而
弁非典衣與典冠者其罪與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與冠以為
越其職也貴夫之事無亦類典冠者乎如拜罪之是樣敬之簡
也君子不道也如其賞之尚口之風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
敢以輪急廢職絕不肯者幾幸之心不拜貴夫使人不得以居

功遂身閑天下俟夫之口噤盡之矣

評 未段罷上林尉而不拜貴夫可謂廢置得宜矣

文帝誅薄昭

李多見

問者曰文帝誅薄昭豈不惑耶曰非也夫人情有所重惡則其
持之必力惡之也必過而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
得已者也夫漢常與夷時懷於人疑之威至高后欲王諸呂平
勃唯唯燕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常虎口獲食水膽落魄
表喘喘不能安朝夕及定冊迎立功宜先齊侯以王爵悍薄澤
氏微弱而立代周呂觀變觀變告王王能得立其心慙外氏軍
須更忘戒備哉故一撤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慮昭一失刑

人物論

九卷

十五

有如齊東年未虛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產
祿故車將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慮之過持之力而萬萬
不得已焉也豈其心哉故曰卻生之實鑒於厥姬薄昭之斷繼
於呂產母深為帝咎也問者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
后意也彼其織室之輪衡慮既久北軍夷殺寒心未灰是未必
不矜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問者乃服

評 諸賢之論只為漢法薄后廢推見至隱則惟此篇也

漢文帝殺薄昭諒

湛若水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齒若之路馬有誅駢路馬易
有誅况王人乎警駢殺人是陶執之舜不得廢之於其父况

子兄所殺者王人乎故禍負而逃濟海濱而廢聖人之心如是而已周官八誡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天世之恃也豈能救人以是者則屬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有誅若此者豈謂將乎

漢文帝誅薄昭辭

張鳳翼

漢文帝用黃老術治天下宜默而好深沈之思者莫如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謀也意昭必強不可使而至親故者則其將來之橫殆踴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為憂矣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

人物論

九

十

食者武王之誣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存飯亦存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為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評 恐啓後世外戚之禍則文帝誅昭之意深矣

漢文帝不相漢廢國

胡定明

事有足以為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當之則其微之深矣異時事有類此者必反而思前日償蹶之由而不敢復出於此以為無及之憂雖其可以無過慮者而亦終其肯安意為之縱肆也

不戒畏慎生于有愆而過焉固也嗚呼人主之用人以其賢

之患也而矯之以過于重亦宜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齊廣國既而父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為吾私賢氏人皆謂孝文不能以至公處已而使賢者以親筆呼帝之言則然也帝非左右之親也亦有所重而重之也此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以驕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于法也誅之則怨矣今之則法壞蓋天下之難處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故其為道獨有富貴之而新其用若舜之於象使食其貢稅而其罪以屬吏乃可為法親之而欲其用是益之疾而速其敗也監獄之事可見矣東山之後幾搖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

人物論

九

十

與周公亦以為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誠親筆其毒而慎其後或有不可逆親如武庚祿父之變者則吾將無以待之孰與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為漢男也而不免於死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抑遠之以銷其悍悖驕恣之漸而又委重焉其為慮也不已深乎固宜昭之至於不赦也嗚呼漢法則行矣而獨不為廢恩乎哉屈恩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痛疾不寧而深難之者而其弊特出于始之惜之以權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為今日之計曾不如禁絕後置待之不用之地以裁其過而與以安全之禍其他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故一切絕其私愛釋賢師傳教誨之而不敢用惟深懼復有親戚不才者

一旦乘勢以成乘時薄昭之禍而使吾無以處也薄氏固是蒙
帝獨不知廣國之謙抑退讓非昭驕悍之比哉帝蓋時之
將大用之然合盛滿之地賢者所難處而君臣親戚之際易以
開隙間猜疑之源昔未有以折其後則亦寧有廣國也廣國之
賢也而不免於有蓋亦怨之深矣世多疑孝文少恩絳侯之功
拯重而親殺之恩至厚也而一夫見告慙下之獄侵辱困屈僅
免於死吁文帝豈寡恩之主哉嘗見帝時誅先戚族者往往
出於驕暴放恣怙功以邀其上而憂勃犯焉推折挫抑猶將有
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標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
有韓彭之長廣國之謹慎也而有薄昭之愛有所懲而重焉無

人物論

九

十八

惑也大抵天下之事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
常以輕失之能尊霍光者其知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遺種
武帝相寶嬰可謂能用矣而卒以爭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
之患也嗚呼人主之厚其勳舊之臣而縱以成霍光之禍則曾
不如絳侯疎外之無恙而其子親戚之族則亦重懲之焉廣
國之計而母使至於薄昭之親而不免也哉

評

戒薄昭而不相廣國最得文帝本旨後引霍光寶嬰事

左為明驗而詞特古雅

茅坤明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權四海之明功

不遠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待之學
定于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勢亦則未
不火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曰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
以來諸呂相上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
殺天子而後文帝帝常是時蕭何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史
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為太尉出將三十六
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輩
幾不可為非所謂扶不肖之功而權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
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圖梁王急亞夫特使臣以
梁委之堅辭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為不如是則不

人物論

九

十九

是以制吳楚之輕割而掩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
其以梁為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皆手
難席且歎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薄矣
后請帝之封后第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
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淫湛其間而適欲以法
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議之於上信倚后議之於
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廢于骨肉左右怨讒之間正所
謂以脂薪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積且
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乎觀止於
帝之賜食獨說大赦不為置著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

著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差罰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駑庸之微所不能光明矣彼尋常者見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為累王后弟信之謫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能功多不能過耳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駑庸無入臣讒譏一至於不疑耳至則據實而起三至則令人察其過而法罰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為置著者以累王后弟信之謫既深特怒而祭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之罪然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得而食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

九

二十

為黃髮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為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累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誣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評 以不收累怨條侯侯竟失信累王后弟之請條侯又

冤矣地下之及何以服天下

周亞夫

王世貞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嚴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累始夫累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幾于

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有太后入諂必能深中帝之譏而不使人覺母亦以條侯畏七國軍委璽以軍之而為同圻地進耶不然城吳楚亞夫功最大不虛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累王以封吳江都王以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尊雖實大將軍監禁陽兵封樂太常府使下齊趙討破其論計勦籍寧能一一增亞夫也太尉之選丞相亦以爵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喜之也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愛焉豈嘗有旦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龍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蠅帶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生扞關大

九

二

不敵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評 即勞軍細柳事評之則文帝不逮文帝遠甚

周亞夫屯兵細柳

蔡煥如

嗟乎條侯豈不誠上將哉蓋帝藉古歷善用兵者至誅蠻斬愛姬而三令五申之卒以茂樹奇績舉聞諸侯使今條侯學圖外之奇惠三又以今萬軍遠使天子不得馳驅其後棘門霸上之軍相去豈直徑度哉帝噴噴嗟異且曰真將軍不虛耳嗚呼此匪獨條侯之善將也則帝之厚遇將焉藉令帝也以深刻之性行其疑忌之私則不以為跋扈必以為狂悖而日掘之且中傷之矣豈得自任其軍法若是哉故信耳牽印非信耳之疎慢

平江吟虞尚書條侯之遇文帝謀論自奇

東坡志林

劉雲松

趙同官也。與此宿伯子皆用宗室節意色。然終有寵于孝文皇帝。帝嘗與趙談。談未故。呂祿舍人來詣。進諫曰。天子所與寵。六尺輒非四方文學之上。則天下英雄密合。朝廷難之人。奈何。與刑餘之人同戰乎。於是帝不得已。出同同。亦涕泣。遂下吁咤。平豈不偉哉。然則無可諫乎。曰。諫則差。而諫之之心。則非也。天

論

九案

臣刑餘之春秋之義君無近刑人加罔入于僉察者仇餘祭之近刑人使罔皆成其好也是故伊尹疾庖廋高殺多豈二三能為秦宋禍成秦宋其其媚而忘其忠也文帝與同驂來是驂也軍之故跡卷喪家之宿疾矣宋益乃引節慷慨而折肱倖不候庸之已誠軒之垂避而觸安陵之交解龍陽之寵至于文帝有難色而強咲同子躬垂涕而下車則雖士卒及溺于平置展破諫于周何以加焉當時王侯秉輔官閹劇跡公卿大臣莫不多之直聲布聞天下失而又何議焉曰以其心則成于私也大人臣雖君不蓄私惠不懷私怨忠以事上而無二心是以朝奏暮批文終應參不以怨而棄德者何也誠先其君而忘其身也

之惡談其故乃由于素不能體同子近奉日夜詔對暴其過短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衆廷辱之使其譖不行噫此所謂因忠以誅名棄私以快忿者也其修殤於陳之計也非所以存於君也雖趙談以娥婦幸由星曆顯非有曹相國之賢乎古赤子即去之無害而秦蠱之心則周內深而非引柔夫且以孝文之賢未必遽誅子為改弱子嬖婦而文景之世吳王治國日父又海鑄山招置亡命特國冢富賔太子見提反形已露有固不朝豈果有七心不能豫豫發憤腹應即常相吳時宜此其逆鱗觸其背言以正其叛逐之亂即不聽即殺身以明忠絕祖以旌信長要顧不顧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而後可也乃復種種

人物論

九
九

之策曰飲醇醪以避瘴氣上恨上書是罪得失下惡初理趙子
羈庭不救訟言其非案以其罪誠口卷舌結唇固屬無何而後
說以無反噫此豈比干之忠無揚之使哉誠利其身也况多受
吳王金盛言吳王不反至子干七國竊起殺行而西自俱其身聞
逐隨錯子無害又豈忠臣事君無二其心者之所為哉夫騷乘
之禍非藉于七國之難也趙同之叱咤其此工吳王游之旋也
而傾不忠於吳相而直于郎中不憂鑿藩已成之勢而憂亂
未然之私豈其智不及哉諫於車下則可以除患而非心諫子
吳王則股脰及而頸齒劍也吾固謂棄盎之棄陳中一人一行子
同子齊行於是公外人之言即車下之故智也世及之諍即劫

生之謂道也故曰孝慈未足而智有餘蓋楊子推言也

景帝

司馬遷

漢興孝之施大德天下懷安孝景不復蒙帝姓而是時則刑諸侯天下因俱起今從而西鄉以諸侯太公之不以漸也及上之無之而諸侯已弱卒以安安孝之機豈不以諸侯哉

景帝

班固

孔子稱斯氏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陷格文峻而殺軌不勝漢興掃除頽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教民醇厚周云成人物論

康漢云文景美哉

景帝

郭子章

子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為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葬二者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又臨以難寒者之教來人父子傷老老之志為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蓋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秦釋之之語思昔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帝即位遺詔所以禁重服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求求為制而詔其父以短喪之議即朱子綱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

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卒廢帝三年盛發漢通社二陵

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取其遺以充內庫

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未改之矣若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

則薄陵所藏皆景時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為孝子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開陵

無求也尤武之愷厚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厚陵之掘

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貴初時霸陵

未發故景得逃其謀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

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

獨於葬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為罪代盜發葬本

人物論

竟無以誅其違令之罪今後世為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

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中屠屠周亞夫屬之將相者非歸屬之

家今者而得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無薄后實太后

尚存而死梁王下葬骨肉魚肉臣大夫子謂葬葬子之葬在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替曰周云成康

深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評以短喪薄葬二事言景帝與不改父之臣則景帝無所

辭于不孝之罪矣

景十三王

班固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某書知釋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足故古人以
妾為鴆毒亡德而常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
數率多驕滿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
繫于習俗而況某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河南獻王近
之矣

吳王濞

班固

吳王之王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
自其子興爭枝發維卒亡其本親地謀宗竟以夷貲其錯為國
遠慮禍及近身矣蓋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疆其舊蓋謂吳耶母為權首及受之
人物論
九卷
二六

袁盎益錯耶

袁盎是錯

司馬遷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賢引袁盎慨遭孝文初立資
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說然復不遂好辭於賢
竟以名敗是錯為家今時教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發難不急巨救欲報私讐及以忘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仁
豈錯等謂耶

袁盎是錯

班固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賢引袁盎慨遭孝文初立資
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言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是錯銳於為

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親之經于溝渚亡盜救敗不知趙母
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矣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近者
于篇

是錯

李元寶

子嘗謂史兄是帝殺御史大夫是錯以妬忌吳王濞痛其非罪
也故直平以謀殺錯誦川人起為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
英詞射策是錯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本當不忠子
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人上
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因其本也度錯之忠豈有負漢哉
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
人物論
九卷
二七

人物論

九卷

二七

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
而諸夏初入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獲長舌及措七國借誅錯
為名帝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維
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
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
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楚乃缺獄長悲蓋為天子之肅衛始高
帝封濞於吳以讓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割地之謀蓋天之爵
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
應復發盜之肉可食初錯公然孤立指畫而謀大臣疾小臣怖
人人束約各欲揮及其父知其必數也而深痛之錯曰所以尊

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
噫史臣言錯之文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恃必敗之勢
而母言於趙上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有見錯用至
也之客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謂國之大
事也且使括母言之是悔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阻其子為
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失而智不足愚則不爾
夫忠所以補君智暗以濟身苟國濟身即忠有不達忠有不達
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來豈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
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評 錯之謀漢忠矣故深罪袁盎及景帝

人物論

二六

晁錯

蘇洵

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大
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割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向
祖禮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
布韓彭誅死而是楚齊趙之疆又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
為臣而其實其小不有帝制之心膠東齊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是擅壽人散死罪數書屋刺客公行之竟交於京師罪至彰也
勢至迫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者不足慮月不圖歲朝
不計夕所備而慮之思慮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
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誅制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及錯曰固也削亦及不削亦及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
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及也天下皆曰是錯愚呼亡國之
禍則於不免與其發於速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禍
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股皆下
知其勢將有遠禍與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其可以
害之後人以苟免其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
謀則智六君又安可拾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

晁錯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害有不測之憂坐
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殲焉之則天下狙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
下紀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強勉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
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救之然
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備備為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
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
重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誅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
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
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
其當敗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

人物論

九卷

二九

者四十餘槍矣。鬚髮固已就衰而向之勇決之氣與夫矜悍之情復觀之衰容已且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而圖討不反顧者。漢晉已哉。有緒之機。越其後以起之也。晉高帝之王浚者。三郡且南而圖其國者四十餘年。鎡之任事。一旦而割其二郡。是時鎡一書以勸。越後塞其封國之平彼固知其地不而愛。鎡隨之。是以出於討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是帝樂於之。寬假而思。雖有加焉而指畫於主父。嚴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騎其勢。則鎡亦何事乎。白首行矣。所非望而楚趙諸將不安南面之樂。而其為鎡役也。吳王及崩也。固入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越者然亦幸其未為鎡兵者也。便其

人物論

九卷

誠說兵則固果非漢有而鎡之非可勝哉。哉。方鎡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吳。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破洛。二策皆皆勝。求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吳。若梁親吳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秦楚而西界高陽。今樛梁不下而兵遂高。期吳衡其府而柔撫其營。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吳為功者。固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雖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穀倉之粟。今不獲據而徐行留後。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及國之虞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襲梁而並

施之以收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攻魏。此所以敗也。所謂其梁而並施者。銳師捲甲以迫各陽。重兵疾攻以覆梁。即雖無能入關。而山東果失知取梁而下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洛。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魏後使梁師勝洛而重兵攻梁。魏已賊則梁兵不能即東。東兵不東則必梁沒梁。而山東突矣。其不出於此。乃此聚而不分以服梁。則梁木交下而亞夫之兵馳入滎陽而聲言已矣。求戰不得。欲大不可。旁皇無所而生成擒。故曰。幸其未為鎡兵者也。向使吳王兩川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慢之以起武關。周丘長驅逐歷陽。城之北及雖不運而揭實大矣。嗚呼。孰謂是錯非真邪。若哉。

人物論

九卷

評 謂錯無策只是越吳連及其言刺骨又指其確據。確據之勢使梁聞之卒不為之寒心。豈真及連而禍小哉。

袁盎 洪邁

袁盎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惡也。一者為君上者也。當為君謀。舍人敢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怏怏物心。當謂甲者越趙鼎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道。同所害。故沮止其驍。求索不好是錯。故因吳及事誅之。蓋益不安陵。原為宜其校心。忌戾如此。死干刺客非不幸也。

評 每借公言以報私怨。是袁盎之平生。

袁盎 黃震

終誤元惡也淮南王帝親弟也蓋及出爲郎皆斥其失改而明
終誤無謀止淮南漢書者亦蓋也蓋以故名重朝廷下是問之
滕東都夫人之同生申屠相結不爲祿則所賜之益始以親直
自於者與田梁王之謀雖以史官賊逆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
矣

田叔論

王革明

昔梁王武殺天子議臣安益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
之太后憂慙不食叔燒其獄詞而還於是天子脅梁王成太后
立食議者謂梁王景帝之寵第太后之愛子也田叔苟具獄詞
以奏帝欲誅之乎則傷太后之心而成吾殺弟之名欲救之乎

人物論

九卷

三四

漢法爲無辜矣故燒之誠是也而叔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
間者矣愚竊以爲論之未盡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本常大
罪也以使者而徇天王之介弟重罪也此正當求情實而爲
國家深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徇一時之倖也是故蓋之殺
誠出於勝說而王不與知耶則此其高張放之事爲蓋輕矣自
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耶則就誅陷殺僕
使之罪向有可諱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非曰罪狀難經
也亦非曰其功其親有足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必燒法之不
行耳彼王有罪則焚其獄詞而不問漢之法果有是乎苟漢無
此法而出於一時之權則諸王之驕恣不軌有且得藉此爲口

實而獲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事出於顯明者雖重而易
釋而赦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
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水納而天子之震怒求息而皇上求見帝
之懷且不止於叔燒詞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上以河漢之
村而信逆言更治果於是重太后之愛而增帝之不德也安在
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哉梁王之見誅而田叔之無言則以
鄒陽工於捭刺王信而帝已先入長君之言故也又以鄒陽
之謀士也能順指氣使皇后兄弟而轉移天子其怒於成頃之
間獨不能磨諷默奪一治獄受之心矣乎吾意獄詞之燒鄒陽
陰有以救之也惟其狗陽之教故知信言之必入而說帝怒之

人物論

九卷

三五

必解而又太后者爲之主是以敢燒獄詞而不忘也不然以
帝之刻薄少恩雖親厚如臧錯尚以一言之譖而即東市之誅
况當其盛怒之時卿命共獄而敢以空手來見也哉叔之空手
來見也則有所恃而爲之也嗚呼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
求情實實而不爲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本詞以請於帝
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
當七國連衡舉國困急使梁王右足一握則山東非漢有也是
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齊爲法擇一小國變置梁
王使更代之當俟其子孫兄蓋前愆則復其故封仍着之今日
周官八議議親議功今後親王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誅叛弑逆

外郎故從輕典量移置小國諒其于若慈之昏者復之如此則
太后無不介之矣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
之理何則親而有力者獨一梁耳耳以此為例則親而無功與
有功而無功者亦得藉口矣尚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
為成則然式之非帝意之也大秋等武定歸感治諸天計
此而帝皆意之故梁王欲用警蹕則許之然雖欲請傳信則許
之傳信此二事者豈細故也哉不能以我法言之而惟母口是
為卒所以駭繼而貽母氏憂痛非辨之不早辯故耶嗚呼五於
是而知齊季鄭籍春秋必繁之弟聖人之悲哉遠矣

評 謂田叔出於鄒陽之教是善於揣磨者

人物論

九卷

鄒都

權德輿唐

詩美仲山甫曰劉亦不吐柔亦不和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
然則直己循性能束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
循吏失劉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之傳以誠世爾
而後以鄒都為酷吏傳首惡有惡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
獵沽買姬從容奏諫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諫家傳首
惡又適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人斂手側目為雁門守匈奴
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
廉不發私善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
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

實是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降之弛廢也蓋在史氏發
明之以旌事君以勵後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于長既百冠
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大以推理沉
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齊崔云引是非
舉大體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沉潛大易之車方皆臣道也都
雖未踰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無戚父之
華異中振之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訓而無虐怒而
中節者與劉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
之多矣豈獨是哉

評

人物論

九卷

鄒都

王

歷數其行事非徒酷者太史公謂引是非舉大體則其
事信矣其列酷吏傳都其耳心乎幸千載有知己者

古今人物論第十卷

武帝

蕭中

鄭賢

元吉

班固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修作休民至於積古禮文之長簡多閑焉孝武勃立卓然罷黜百家六經遂明齊海內崇其後茂興之立功典大興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

蘇轍

人物論

上卷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而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難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意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閹豎輩兵圍東甌東甌王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懷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當天子不救尚何所繫帝詔蚡等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失明

年馬邑豪趙宣因販賣匈奴物和親視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慨然反謀甚苦帝從恢議使趙宣馬邑賊以誘單于單于母之而去共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黎生大亂此二者田蚡趙宣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役之及其脫族禍災並起外則擊匈奴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悔而事已不救矣案嚴助以交通淮南朱陽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武帝

顏充

人物論

上卷

建元之初有策者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為之首而奉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靈臺上六學潤色鴻經遺文餘未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知鑑未應便其味仲舒過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網羅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遂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棄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衡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敖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灰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凝神於蓬萊宛然於海上作望瀛觀通天臺高半雲覆千楹

林銑以招來神仙之屬觀犀甲則建木朱間蕭劉則通天寢欲
吾馬則遣武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
去室家之樂坐劍戟之禍前茲以從役而匈奴亦創文送逃
窟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為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凌蹙六合龍駕八未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蒼民而煌陶
川血而山崩犀皮玳瑁不足瑱薊竹杖不足貴夷歌已舞不
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余利析於秋毫百姓皆草
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填無限之欲慙如處頽屋而面
皆風天變盜匪不可救藥乃作洗命法遣直指使俞軼鐵而並
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專功而功不成而文皇之澤枯
人物論 十卷

董仲舒

班固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仲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典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
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若其師友淵

潭府漸積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自茲
龍修論君子也以故之言為然

平書主文

胡翰明

出國門以內通兮涉衡湘而滌丹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
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天子之百丘望原濕以懷思兮懷欲
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營其私智道衡裂而民散兮
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據帆非天降其大
雅兮睽執為之表勵聖書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
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穀天人以為言兮明父畢之在辟引
君致之當道兮情春春於陟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

人物論

十卷

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為重黜賤且而見憚兮私
飾詐而取寵用兮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兌辨不中夫獲牲
兮執鸞兮而駕驥駿驟以實璜兮澄清流而注茲競烈方以
為貴兮攬矩矱而去之徒操末以摩本兮列範墨而止之下呈
墨而磨所鑄兮上說說以為得執好賢如細水兮執惡惡如卷
柏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侯時之見察兮庶師言
之凡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高渺兮又
豈游夏之俦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慨未重乎天子之志曰正義
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嗚內顧而如斯兮樛王佐亦奚異俾
就遇以獲食兮固吾心之所耻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

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汚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諱乎亦有時而伸
諱天命之未遑兮獨奈何乎生民

寶鼎灌夫

司馬遷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卑卑而名顯魏其之舉以
是疑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
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有貴而好權杯酒貴望隨而
毀焉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棄庶不戒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寶鼎灌夫

楊時

景帝無兄弟欲以天位傳弟王寶鼎以漢約直之將太后言可
人物論

十卷

五

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軍用儒術雖藉福之辯不能遷
改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欲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
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
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赫無雙尊已以下
人壯夫義士且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死以為名高其
志慕又何汚也蓋格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
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
取毀實與當區復銳於為報果何益哉故本與俱滅是亦不知
量也田蚡規利實國其不族幸矣

東方朔

班固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
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
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遠播幾如也然朔名過實著
以其快達多端不名一行庶諸似優不劣似智正諫似直德
似隱非火齊而光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休隱况世說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詼諧逢占射殺其事浮淺行於衆庶重光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世好弄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朔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居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
人物論

十卷

六

郡故又為郡人馬華漢武帝漢書俱載其事先生環珞傳達思
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將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願頑以傲世傲世不可以畫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
節不可以久安也故懷諧以取容容其道而極其跡清其質而
濁其文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希宏
材偶儻傳物類多能合變以明義幽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文辭
履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藥射御書記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且而諷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已
含弘大陵轡卿相謝嘏安條龍皇歷而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

不妄戲出乘若像交親儒列如草芥維節遇倫高氣世可謂拔乎其萃遠方之外者失讀者又以先生嘔吸中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未守此國親先生之縣邑和先生之高風徘徊路殺見先生之遺像道邇城郭親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汲黯鄭當時

司馬遷

天以汲黯之耿有勢則肩各十倍無勢則否況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識雀羅翟公從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張湯

班固

馬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繫焉漢興以來侯者有數條國特寵未有若湯者也湯雖酷烈及身家登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清而不溢何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班固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學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林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祿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重其然

予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物深陳女戒終如其言承幾乎閭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崇因勢而抵院尋朱博毀師冊愛憎之謀可不畏哉

衛霍去病

班固

蘇建嘗說貴人將軍至重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霍去病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表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驍騎亦做此意為將如此

衛霍

王世貞

昔人稱衛霍去病傳為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夫幸不至之絕而已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見也太史公於遊侯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此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惟勇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

即太史公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皆有輕重乃知太史公以李廣自見以衛霍擬公孫弘諸公是歲太史公之失於私者教語中圓轉妙

李廣蘇建

班固漢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免之曰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室矣哉凡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 嬰胡歸

祝以面別

世之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卿所待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怨苦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輩舉輒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婦有無賴何

人物論

十卷

九

是深辨至為千古不決之案也蓋李陵所稱仇子孟堅輕事之史傳陵與子卿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子卿九原其何辭也獨不思子卿受詞衡律引佩刀自決早于萬衆旁脫股果猶曰竟氣激耳至於則關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自十萬里外如綏君臣之誼寄之子危脫之節旄頑獨一朝節止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辯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兄姊妹燕者不以是為子卿痛心而轉以少漢無據之事輕嘲駭者其謂之何愚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內之丹衷士志也外之節旄無志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矯而陸園生入玉關以報漢天子即此其事之有無豈不足辯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太子者其薄

而陸敬諒邪之口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年好事者假筆方于陵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并信子卿有佩刀在蓋目孟堅錄而天下萬世或笑於子方子卿飲陵此海上謂武子卿無功德溫漢爵使侯預置肝膽自設詭計而陵為感動泣下需縶至引分自責陵之忠心結矣誠何難以佩子誣子卿此其事之有無豈不足辯而愚所為子卿等語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惟太十九年不屈而諛邪之口之以用以乘間入也

評 推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婦有無誠不足辨

蘇武 節長繫馬雪

錢 叔明

人物論

十卷

錢

忠臣抱殉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忠之報而要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殉國為朝廷之大體計也為萬世之經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失固視之如鴻毛等之知浮雲初無有起乎其至而避乎其去欣乎其利而感乎其害之意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以父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其真之中夫希相之使之生而全利而益而卒不可以就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盡忠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焉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也吾順之而已矣不幸而及天下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之身已許之吾君吾之心已誓之無二則又何心於非謂多福哉

又安得而有苟且僥倖之謀哉知此而思臣狗國之志且可白
于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卿鴈足繫書之事未嘗不深異之而
又未始不深諒之也夫武帝拔長駕遠馭之才為東征西伐之
舉頗匈奴之疆大不可以狎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霍去病之
使日驅馳塞外以圖靖此醜虜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懾猶通
音使乃致蘇武伏節北行適犯太宰之怒焉晉于北海大澤之
間者十有九年於斯時也倏忽嚙嚙形影相弔孤危之困彼既
耳之矣牧馬悲嘶胡笳互動塵寰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
雅操獨持雖衛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拒之嚴守之固矣
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死以遂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觀觀於
人物論

十卷

十一

萬死一生之策以中不可必成之計有子卿何心耶然而天下
之事固有在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其危而
終乎其安者譬之夜尤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嘗不
可以昭乎衆也太阿之劍雖墮于泥塗而試于既遇未嘗不可
以割犀兕也士君子忠貞之氣壯烈之懷可以燭日月而耀山
河對天地而泣鬼神者安得終身於憂辱之鄉存沒于變義之
地生為異域之人歟為異域之鬼而浪浪不可物色也哉則夫
鴈足繫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
蓋子卿之天有以默鑒乎宜登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祐乎子
卿忠義之心故其虛誣詭誕之說有以奪天驕之聽而傳其術

也不然一羽族之微何以嚙萬里孤臣乎索以十九年荒廢
愁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寄其不絕之聲耶然則帛書之繫未嘗
不足辨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
體而已矣知有萬世之綱常而已矣奉命虜庭伏櫛不辭思以
此心而自靖自獻于先王之靈也毒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
心而求雪乎主憂臣辱之耻也捷達朔漠百折不回思以此心
而懷還張之魄而壯靈室之氣也雁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卑
卑之使適萬乘之庸組織既寒山川吹色老母終堂生髮去惟
其千一身之利等得愛身不加毫髮于心而猶區區念雁足之
書哉又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哀之節而一旦托為之無知者以
人物論

十卷

十二

表其去國懷鄉之感哉是子卿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千載如
一日者矣是故謂帛書之繫出于他人成之則可起於天意之
默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
何也彼其心已甘為漢死而他非所計也後之為子卿者吾重
有取焉王倫二十一年於燕而矢志一日得以辭故主之知洪
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下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節死家
之士其精神豪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反君負國者吾誠不
知其何心也噫大夫天死則死耳幸為王碎無為允安能伏
首大戎乞憐自活以負此七尺之軀為衛律李陵之為哉故愚
所取者子卿之心而雁足繫書之事不足誇也或曰此常惠計

之以約匈奴者嗚呼惠之說得行孰非天也

評 壯子卿之心焉是書不必問其言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固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靈困於燕雀遂跡羊豕之間非過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庶座充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蕭何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曰豪士寡向異人並出卜式枚子獨牧弘羊祖於貴也倪寬者本子奴僕日彈出于降虜斯亦榮時版築飯牛之朋失運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他寬篤行則石建石廣唐近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是人物論

十卷

十三

公孫弘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哺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又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聖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貴人雖進小人易合惟進者過耳易合者則固矣何以言之劉向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漢高祖田穉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鄧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有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常習戰國之餘風陳稀值漢綱之缺禍迫人物論

十卷

十四

子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寒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謀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當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張王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表恬城以逐匈奴故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貧士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方弩吾丘衍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則知平津之賈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東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所

以傾奪為首所謀以勢利為先是其武安之徒共成謀
敗劉班嚴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姦知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
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用此其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金木并
亦欲除吏長帝許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竹帛各
害也余謂水相開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評 宰相不當招接賓客所聞甚大

公孫弘水旱不對所由

黃近月明

萬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據策而斥之以
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勿習春秋著名里閭通汶汶希
世龍哉春秋遇水旱必嘗未嘗曰某水應某旱某應某事也

人物論

十五

十五

歷每事徵驗之說何妨邪妨於洪範範有之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陽若孰不謂此說各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
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策之聖安鑒附和大亂其
而悍理子與所謂聖信書不如無書書長有味乎其言之哉弘即
非純儒料慨子貢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謂讀不輟氣何忙也上
書于時屢細屢進志何篤也年至耆老堅不應召守何貞也夫
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
皇弘豈不能親執鍵鑾如衛霍諸人好通近如武皇弘豈不能
問關壁戎如張蘇諸人私蓋重念之也漢以難親起豐沛文景
承平休養因就簡陋獨武皇雄才大畧夏出僂萬代而紛紛制

真欲四三皇而六五帝者此不能觀龜五言而為毛戴諸人也
止于經學之臣耳衛霍諸人也止于開邊之臣耳蘇張諸人也
止于奉使之臣耳當大有為之時遇大有為之君而不能建大
有為之策如索所盟者河水旱之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相語
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隨用隨殺武帝蓋知無可
為者仲舒而膠東長揣而淮陽當之知人何哲哉故弘之策
居宋而帝親提擢讀有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
遇帝也脫使仲舒而對此必投夏商之軍而對美使長揣而對
此必直聲責禹湯而對美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盤少
餘烈是何其統而切也乎何其諷而直也乎奚以明其策也曰

人物論

十六

十六

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名水旱之君也是之謂婉
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而桀惡
且及湯也是之謂諷而直帝也才而狡也固深中弘之對美夫
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能常曰罷徒邪解泉朝不
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松捧印綬而涕泣安
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
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而祿得無許乎噫以六
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相封侯即二世罷義之而弘之牧豕塞
熊安能遽忘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
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評 大抵為私釋幽怨蓋論自高 詞藻自修暢

司馬相如 班固述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含意一也相如雖多虛辭麗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其揚雄以為靡麗之賦賦百物一猶馳騁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司馬相如 蘇軾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虧建明立祿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邊君之惡以惠人物論 十卷

其父母之邦乃復給其軍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謂人致恭奉梓萬石君下里門之豪乎卓王孫暴富還虜也故歌而吾耳蜀多君子何君之有

司馬相如 張獻翼

漢世得人之盛要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詩其為造化所限雖相如自謂亦云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雄采為亡志在感五登三一何偉也昔趙有蘭相如管齊秦王傾城擊生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美夫壯士哉相如名大子既學慕蘭相如為人更名相如他日諫則誠以垂堂數辭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俗遠絕殊俗欲令

人主創道德之堂量仁義之統宰非慕爾而然耶至霸世下其滌器於市中又何穢也然髮鬢冠纓血戰王相如所以揚名於後者何自歟已自汚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然則早氏之富孰與漢武尚書給札雖與市中滌器哉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豈本以玩世肆志故微其道爾其過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斯云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盡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平令卓主孫哉耶說誰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猶然總轡皆無是之說為之若季瑣擢殿拘文秦俗當世取悅云爾

人物論 十卷

者諷非其所屑是故曰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獨視于數澤不可以參相如之機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雄節遠倫而氣蓋世卒至割采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曄既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者阮公若至居畏追婢累贅而選使俗中之士喪之如獲寶而過矢雖來相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曠世遠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可不謂知相如哉

卜式 陳垣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為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

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度式下因式殺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棄寵眷退自以爲有用于天下及武帝嘗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李廣利

司馬光

武帝欲侯罷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使不欲有當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氏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使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人物論

十卷

十九

評 無故而興師爲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爲愈也

秦弘羊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於賢堅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皮豸日殫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也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生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白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羊淫醜則惡來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刻四海則秦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遷於政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李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

之以其猶周公之制也而况機杼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蒙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趨馳而君子之所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遺守高祖之法則用秦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井黠猾之人皆能之失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桑蠶精而罪命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蠱纖折秋毫令吏坐敗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士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失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緊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索以致兩主堅躬修漢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具類害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人物論

十卷

二十

李陵

秦少游

軍食之獸不疾而易數水生之虫不喪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圖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安獲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獲衆而什圖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與中國抗衡衛青之後每出塞至少不下二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而還又嘗將輕騎出煌燄至延水出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翳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蒙驁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翳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是于之剋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龍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二盾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陽呼以王翳之

人物論

十卷

二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輔重陵心耻之不欲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特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類其家終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且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蹂血虜旋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德管師十萬皆投靖前胡所何輒克虜嘗其矣頤利諸酋皆勸所部來奉所謂傷方之禽可以虎致下也况於勁騎二十乎與陵之事異也

評陵不能善養氣以取敗根本之論

李陵令子卿知吾心

王應選則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攸分心迹懸矣以子卿而知陵是以忠臣義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陵之佞不足以文好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單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夫家其矣陵非子卿之儔矣况漢恩自漢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吏者也其見比飛一見而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子卿之使虜也下年奉使暗甘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國之忠秉身之標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其心臣虜溺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秉曲欲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已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聚旗追奔逐北其功足紀耶豈不以匈奴舉國與師師獨橫空拳冒白刃疲卒難繼其降非出于本心邪又豈不以已之降也非其心臣虜將欲乘機濟會以收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噫是皆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勳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殉家以垂芳聞於不朽者其自為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皆以專

開佐以五將使能掃除虜孽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遺梓之意其上也而不幸而兵燹天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蹙亦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述之判其甚矣而欲子卿知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廉與士信常思養不顧身以救國家之難其素所蓄懷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子卿為餘親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恩矣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於強虜哉况體骨肉之奉悲節夜月之嘆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邪嗟獨不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

人物論

十卷

二五

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勦功畢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婦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其谷子卿之畫者若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其刺心自明何如見志易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母妻去痛母悼事尤君怨國焉若忘身守死而紆禍于親也其親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故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執足以耐夷困華也終陵之身魚果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子武之別至立教行下足以感武之泣則其忠惡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漢也噫陵之見武也導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留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有交情明行淚西風吹上漢臣本所以刺陵之心言而絕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雖若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畏戰數于前墜家產于後不可以言智智運于躬移禍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議也然則子卿不足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曰陵身雖隤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

人物論

十卷

二四

則李陵全降既清其家產而子長腐刑又罹于國添陵國不忠子君而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為佞

終軍

柳宗元

彼終軍者誕謠陰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親天下之勞若觀曦之移穴獸而不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央起奮怒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以蠱奪人之國知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犬之遇噬呀呀而走不願阻阻惟噬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司馬遷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終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贊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其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併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託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宋經傳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或有牴牾亦其疎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人物論

十卷

二五

非願察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造使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實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得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草膚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

蔡元儒

司馬遷之救李陵非失然一言之失遂罹積禍情亦可哀遷亦其以此自愧故其言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巾也然而

隱忍受辱不肯引決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死而不顧人之念不忍沒沒焉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摭拾閭閻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成一家言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才雖其多疎畧時有紕繆或節制錯或遠近乖張蓋由遺錄非罪有所未暇而經其大較與命世之宏才信矣予遍觀其文卓犖奇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爽朗後有作者莫之先矣而要歸文直事核無虛誕之辭此其爲不可及也獨其陵陷不學疎畧輕信實難免蘇子由之議朱晦翁深以爲然而呂伯恭亦不喜其說姑舉一二言之如作亂夷

十卷

二六

族乃闢止于子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爲華我子貢之學已聞性與天道晚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際際而史記述其遊說諸侯之功若公孫衍張儀之爲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白圭蒯頓等同科其叙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怨辭叙孔子世家不得其要相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平景公是何語也五刑不與孔子同列而刑之律子兒慎到騶奭列傳之間其見去就愈遠甚他如刺客盜賊之類游俠奸人之雄皆稱之不啻口項羽之暴虐暴於帝紀陳涉之叛李斯之世家鄭子產有輔相之才魯之循吏皆無識者則子由之議亦未爲過班固王粲才遠不逮而妄非之因循之功易於剗始可輕言哉固謂其先黃老而

後六經重勢利而荒貧賤以今觀之若似未然其先黃老者以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知其意焉而先之啓問者所由示鑒戒也不然以遷之學識縱云淺陋豈不知黃老之不如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信祖傳重勢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情而自傷也觀其與任少卿書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而寄書罵其意可知矣許氏曰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却棄之以已意則不灑然矣此遷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議書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无非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至於五帝三皇皆不及焉以其世遠而人物論

十卷 二七

慎所不知也遷遂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已不足信而遷亦自謂百家言異當其文不雅馴猶難言之况三皇乎甚矣後學之不可妄議也

評 史記短長此足盡其大槩

刪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班固漢

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墨謀桓而魯隱危季書母卻而晉厲弑堅牛奉仲叔孫李邱伯嬰李昭公逐賈忌納女楚建左字詬譖齊大差侵李園進妹春申楚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臨伊及坎罔宋庠於江充造壘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獲大繇跡聞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田千秋 楊慎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逐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豈有神仙乎妖妄耳之說帝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英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蒼 張邦奇明

傳望侯張蒼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飲動上心得後使烏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語之其辭曰嗟來轉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觀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國匈奴陰恨同兒驅龍雀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人物論

十卷 二八

已為西方昧今日頭匿陰囊昏黑視竟龍嶠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蹙應度矢設阨下臨溪谷峻岩壁沉而一跌骨細碌碌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陋往笑嗤舞喜而兄與弟怒而對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嗜啗半午後貌概板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頭路報危更千載而奮旅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下式輸粟居九鄉相如賦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天中國之民破產飢居窮是棄子饑寒相望寇賊竄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釐而蔽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駟象

當舉革大卵敗人銅錫王石塞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損何益割身藏珠人謠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軀而况軀身與家與國之需以實侯封厭愚何如嗟來博望平君既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為是紛紛於此博望侯此類類顏若賊若舉舉手謝過悅而怙怙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尚西域好利之臣牟事之益始於鄒之擊塞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評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復侯罪誠大矣若聞此詰寧能不悟耶此詰似為耐劉璠而發

戾太子

人物論

十卷

班固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昌朔方其奏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賊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泰始皇帝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故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清而連秦秦時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上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殺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革太子之冤千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豪激極道迎善氣俾得天人之祐助云

弗陵 竟門

黃 詩明

立子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殺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形開則天下以疑形疑我問示則天下以有問入謀其卒也反情易嚮而嫡少易位矣其故善後者必壯形以遠慮固本者必塞間以除奸夫然後可以無耦惑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苟伺嚮而動檢主之常態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其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臣將自離珠言微之當謹也而况乎國君之貳其所係尤重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問乎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問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其間而入焉亦不可得也昔者當璧之命存拜壓紐楚其王以易疑之形示其疾疾而以其可動之問示辟公子也故秦朝宗貴無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華疾若矣驪姬在殿太子不得朝夕而視君履星落將戰未偏佩玦貴獻公以易疑之形示姜齊而以其可動之問示申生也故二五耦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而申生繼死新城夫楚其之欲立華疾非有顯命昔獻之欲立姜齊亦未有成謀也而有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微知

人物論

十卷

三十

著則聞之所示也。按漢國之立恒在少者人每于無疾而屬耳
目而申生之不克終孤突先友已預視其後矣嗚呼人君之舉
動其可輕以意動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儲衛太子據之名策
告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鈞弋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遽以
弗母命門哉夫竟帝天下矢鈞弋可以為竟母則弗陵亦可
以為竟母太子尚在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
帝獨不聞此義乎胡不引晉楚盟事以觀之也而遽輕以其形
自啓而以間示人乎夫當是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巫蠱之說
未興而弄兵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
而窺見太子之間諶言高張誘寵朋與鍛鐵者衆而文致之罪

人物論

十卷

成武帝雖欲不刈恩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先腐而後蟲
生之人先變而後間入之言積漸也故武帝之門竟母是用江
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竟太子之兆也此其重不待智者而後
知之而帝獨不悟耶嗚呼難言哉卒之重竟開之泣築舊恩之
哀顯千秋之蹶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
間在門共王之間在壁藏公之間在佩使無獻不佩玦則申生
未必危歟子非罪使楚共不析璧則棄疾未必能光有楚國使
武帝不名門則愛太子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
貳輕其形而陰示其間則其終必殺故苟可以賢則舍伯也
孝而立武王不為吳序苟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

為最當要於其當不可使易焉耳不然則東海立而明帝
位建成立而太宗龍養其後視置天下之大器如奕棋然非國家
之福也

霍光金日磾

班固漢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堦闈之間確然東志誼形於主父繼極
之託任漢室之寄常廟堂權勿君權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
成其忠慮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
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
理陰叟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後三
年宗族誅夷矣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其苗裔乎金

人物論

十卷

日碑夷狄亡國蜀虜漢庭而以驚敬帝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
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
祭天主故因賜金氏云

霍光

司馬光宋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成廢者人
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雖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
知上官保之詐圖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果毅知
民疾苦而光多事大柄不知避位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
實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
矣兒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使孝宣孫以祿秩賞賜富其

子孫使之食火縣奉朝請亦足以載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業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昔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寵寵以成之也昔圖板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庶夷滅而尤之忠恕不可不祀遂使家無繼類孝宣亦少恩哉

霍光

陳無已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彧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先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托天下之寄熟察陽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人論論

十卷

五

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而以大義隱於奪失其李宣帝知而不事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表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聞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礪光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教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實也賢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二失其皆出于此乎或又有謂昭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後安此皆才之大者

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閣與武庫親同列而居亦無急而求符璽文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謂日碑不肯納女后宮而光以爲后日碑殺彘兒而光除長爲不軌光之字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碑所及也始光推日碑而日碑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惜乎不知學也

霍光

黃震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指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託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

人物論

十卷

五

賓服復辟皆立明堂金匱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官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復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爲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圭旒若傳歷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霍光

趙弼

光軍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昌是時於知人也然因延年

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兩言之言即迎孝皇而立之可見其
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孝帝即位之
初即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豈不得于預聞政豈不
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卒終三載家族夷
滅亦可傷也

人物論十卷終

三五

古今人物論第十一卷

商中 鄭賢 元直 輯

昭帝

班固撰

昔成周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半即位
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設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
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永平武奢侈餘敵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光知特務之要輕使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
匈奴扣親百姓充實聚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蠲減而罷雅
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

李德裕序

人物論

十一卷

李德裕序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好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之詐復有諸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誹毀
者坐之周成王有憐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
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居東賜鴆之詩作矣漢高祖陳
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或李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幾賣生擅權紛亂復誅賢士帝信益誅錯兵餘遂殺三公所
謂親狐疑之心來誨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
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搖薄賦與民休息句
奴和親百姓充實議蠲減而罷雅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縱弱
冠而祖功德未盛良可痛也

傅介子

司馬光

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復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敎其罪今乃遣使者訪以金幣而殺之後有未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人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可不置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介子

張紹唐

虎豹屈於叢林而陷阱以誘之者必遭反噬之凶蛟龍穴于海濱而鈎餌以貨之者必中逆鱗之禍夷狄果在邊鄙其威虎豹也其勢蛟龍也乃中國誘之陷阱貨之鈎餌而繼之戈戟以制人物論

十一卷

二

其命嗚呼中華之禍從此烈矣傅介子手無縛雞之力矯不知忘勇不如要離便不如飲飛承皇華之使給樓蘭之主而屠之不雪机上肉不費半糧不煩尺兵而有年選殺漢使之耻一旦被刺之殆盡嗣是生事立功之徒鈎軍詰司之輩咄咄稱之以為奇彼不見樓蘭之廷有怒髮上指斯馬南牧以為雪忿計而中華無夷患者是以桐鳴嚶嚶同舌羊之命之曰奇功而不知媒四夷跳梁之心梯中國無疆之禍首坐此傲也愚請以春秋之義責之隱之二年經曰公會荻於潛者訊之也懼其長猾安之漸也又曰公及齊盟于唐者謹之也懼其秦華夷之辨也而介子其末之聞乎樓蘭不殺漢使漢使不斬樓蘭漢與樓蘭

無曲直也數遣漢使而殺之曲在樓蘭矣漢欲遣將以誅之則不必遣使以問之漢既遣使以問之則不當復遣將以誅之此其理易曉也今漢既遣使以問之其罪非樓蘭又積有以服其辜則樓蘭之曲以謝罪而直矣是雖置空室之陣列正正之旗以封誓乎樓蘭四夷聞之且不我直也則曰殺殺之手且中國之服夷狄與夷狄之為中國服者區區有信義在耳以厚賂而啖之則以血頭而尸之入是何義何信也繼自今君樓蘭而內附者皆信義我乎豈惟樓蘭桂海水天東轅北女聞中華有此不避之舉肯信義我乎猶未也樓蘭特漢一大縣耳漢天子特視以為島夷耳當其時武皇帝東征西伐之威尚熾衛將軍霍光騎人物論

十一卷

三

之輜輶猶然為遊陸重以故樓蘭之主飲恨於九原樓蘭之子弟奔聲而不敢角耳脫也時不昭而蒙平夷不樓蘭而匈奴安知不揮戈犯闕皮剝我人民震駭我君父以雪彼之忿哉父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為中華立奇禍端也而何功之奇且使臣以單車之命出塞萬里而夷屬君臣動色相禮和者亦謂其有信義在也介子之辭丹楓而出紫塞也以勅賜外國為名而卒也懸樓蘭之首於漢閣信義在何許乎使四夷聞而怒怒而以欲報介子者報之乎他使安知不曲之雪冤因之救叛流邊之除山以泐其惡哉父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為中國使臣樹奇禍端也而何功之奇奇功之論果稱情乎哉雖然介子無

足言矣初仲陵昨漢昭亦無庸責矣當時之末鈞當朝者望于孟也攝天子刑人爵人之柄者董子孟也有如介于此舉不阻抑之而且爲之白于上建謀國校自而又使之義陽是介子之功子孟前之也而吾何以獨罪大介乎

評 意類可馬而文加絢采未嫌貴董子孟意亦遠

嚴延平

立 游明

嗚呼延平此參票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秦雖殺朝廷蕭然敬憚之嗚呼豈待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平之奏自惠齊之後一人而已

人物論

十卷

四

宣帝

班 固 漢

孝宣之治信譽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泰也適值匈奴亂推亡固存信威此茂車于秦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仲德毀宗周宣矣

宣帝

張 枅

宣帝言漢家難伯固其所趨若此然自漢家論之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呂之篡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法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

天下之心也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優養要亦不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難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質爲近之然其量智操術亦難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資養而術高耳深致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章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

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姿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廢不察之虞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可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其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人物論

十卷

五

張安世

秦 觀 宋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愚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而不任我進而不從退而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但取充位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擇專爲利而已此愚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

將退不自之責而竊事爲匿名迹遂權專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歸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父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而子禹謀反敬當相平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慈憐陸之類方會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牒出問詔令乃敬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諸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其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人物論

出德

六

其和平而已矣致爲重爲多有無所容德爲輕爲寡有無所容怨衡卒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曹若安世遠難舞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而奚免之叔向不告兄焉而朝范滂視繫繫諸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平伯氏解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和奚之於叔向霍光之於范滂其愛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志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事時無知矣負以次之後天子出立其於朝然後知群賢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盛而不以仁子之也嗚呼

知通之不與濤則知愚之不與安世失

評 以安世爲其臣夫爲過貶

路溫舒

丁未明

溫舒自以牧羊取澤中龍藏以爲牒編用焉書因受春秋道大義而爲名孝廉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爲名獄吏其向德懷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賞者也此言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族子及孫皆至故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其

評 以尚德懷刑爲仁信然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陳紫峰明

禮有不出于仁主之誠心而過爲是褒顯人臣之衆有此其意

士德

七

必有所爲也夫人主之于功臣優尊尊顯而不以臣禮待之者正以損其驕昔之功也然而思其功則必厚其報豈多乎且其則必酬之于其後今也保全之言不堅于疑忌未露之時而褒崇之典乃驟用于裁抑大過之後君子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麒麟閣之畫圖形者凡十有一人而獨于霍光不名爲人固知宣帝之優寵于霍氏也而不知帝之意不在于光而在于其子之朝也蓋光之薨昭立宣帝在麒麟閣凡其所以爲漢興大漢之所以得霍氏者不惟天下知之匈奴固已知之然矣使霍光朝之始自來是以爲問則帝之心寧不有愧乎是以列之于諸臣之先而待之以不名之禮使其一見之頃必知漢之所以待霍

氏者非群臣之所改望則夫前日之事非其漢之功臣也
可以什夷狄之疑乎麒麟閣惟霍光不名請避其尊矣委
名臣于太第若前臣名禮之大經古之人臣雖有大勳勞于天
下其居位不名之如曰宋尚曰鳴呼說曰父義和此皆功
德雖大而不名者其君者也獨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子伊尹
而稱以叔父阿衡目之外是未多見也今而宣帝之不名霍氏
豈非以伊尹之禮待之耶然而人君之于臣不名之禮可以爲
一時非常之恩至于世之竹帛勒之彝鼎所以昭元勳而垂后
帝不曰周公曰也太甲雖重伊尹而記之於書者未嘗不曰伊
人物論 十卷

尹也安有麒麟閣之圖遂將以爲夷狄父將以爲子孫乃遽沒
公之名而不書哉是必有故矣大抵人之常情有所諱勝于中
者必有所文飾于其外無故而加之以非常之寵必非其中之
誠然者也且帝之所以待先者果厚耶薄耶輕耶重耶知元以
後地節以副漢書及失二十年間其能學卿金成橋之問而
惜之太山之安者故也皆未力也此其鴻名偉績精忠峻節未
表然猶滿六合之間雖在夷狄亦知有所謂霍光之忠矣借
使后嗣不競猶當家人議之帝也心不私疑慮日精則於亡
在皆固已不能後手之變幸使副封朝去霍氏夕誅功臣之肉未寒而千孫

矣則帝之所以待光者何其薄也夫愛其人則必有以全其功
尊顯其身則必有以安榮其子孫豈有忍于夷其宗而祀而
不忍于書其名哉帝之心斷不然矣蓋是時呼韓和平于方
入朝貢彼雖外夷豈不知中國有博陸侯乎赤族之慘其心固
疑帝以爲忍矣是雖據髮以數山岳之罪而中國明白正大之
意豈未必能暴白於夷狄也夫中國本以信義服夷狄也今使
聚珍執幣之始而首聞中國有薄于信義之名其不取輕于夷
狄乎於是寓其音于麒麟閣之畫列功臣十有一人而冠霍光于
其首且以不名尊之使之過而觀焉見而思焉視其爵則皆將
也氏則皆是也名則皆名也而霍光獨以氏稱而諱其名則將

曰霍光有非常之功而漢天子有非常之報高其形且不敝名
况親得其身乎誅其子孫而尊榮其身漢之法傾不甚公平有
見乎此則彼不待于言此不待于辨而其所疑者固已冰消風
釋矣然則帝之所以不名光者非爲光諱也乃爲己諱也非諱
其名也諱霍氏之誅也使帝而果以光爲重則單于未朝之始
獨不能爲德音下明詔以清洗霍氏之毒乎麒麟閣之役又
不能捐一爵命一官以祠繪霍氏之祀乎實思不見于平時虛
禮樂加于一日帝之心吾知其非誠矣抑嘗又察麒麟閣畫之
事而觀之蓋無一而不爲夷狄設也始之以霍光帝之私也所
以釋單于之疑也終之以蘇武帝之公也所以服單于之心也

牧羝之節十九年不屈於匈奴一旦歸自朔庭稽顙罪類將譴漢庭以何職廢之今也官不過典屬國而位列于十人之下則所謂十人者其光明俊傑又當何如耶折外傷于方萌張大漢之威聲帝于是乎得之矣后世論蘇閣之事第推曰為發功報德計而不知帝之微意固如是其深也吾固因霍氏之事段求而出之

評 霍光無後宣帝以心立不名霍光與蘇武面形最後告為光狄微意當時之尤或出於此

淮陰博陸二侯引

王世貞明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傳陸宣成侯光夫稱人物論

十一卷

十一

秦漢魏取趙定齊席卷天下之十九廢昏立明遂取昨杜安漢祚之四百項氏山崖之威非信莫過武皇上崩之號令尤為真然而猜忌起焉是禍明張乘韓悅被五刑復夷二字霍陸及月娶子不免使鏡室之草廬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轡飛南山而不返嗚呼惜哉

評 高宣二帝能無遺憾四六類晉

藝遂

李京明

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教者耶暴虐遠野聽斷靡政沒身而民花明所愛國爵卿之良也田疇之租率焉整施下里彼其總理入群述宣主德為實不以廢事為先狄夫民唯不農史又不教

民庶民安得不盜欲慈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峻法刻誅其驅我水方壞隄漂石墮其流而衝命其為方駿而驚執彈以招之而駭命其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真泉欲裕民而止盜莫若勸農而足食勸游無難遂非蒲之謀行復見于孝宣之世矣無見奇標世之治有德薄出流之化遂其良政哉

評 驅民為農其真安民之有術也

班固漢

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其藩籬為元孝宣中興因魏有聲是時人物論

十一卷

十一

魏有有序衆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淨內興於禮讓實其行準昔虛平哉

魏相

王世貞明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象職見功古若不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董猶也當得陸侯之下相舉雖其心以相逐故軍丞相武庫令為不長者而用用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坐而惟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為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惛陸侯用之也侯以地師奉殿而相以政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議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謀始矣

矣然蓋前帝之有款碑於霍而借以脩其郤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功猶將十世有之而不能保一髮貶之血胤安在其爲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爲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貌見微指而勇抑霍氏與相同之乎忤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族曾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顧川京此之績可以贖乎哉京尹案丞相不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必爲感動京尹免而丞相德益安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數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廢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衰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

人物論

十二

十二

則吉候乎有餘地矣

評 相之忤不如吉之厚優劣自見文甚奇古

丙魏同心輔政

沈德孝 明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者何也以其均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盡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者不自以爲才而渾厚博大者不自以爲不足德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無相勝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興太平茂烈休聲垂之簡冊天下萬世又誰得而僂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

與焉嗟乎蕭曹而下丙魏有聲苟非有公天下之心而祇以爲數行之安能輔中興之主際施後世哉蓋帝觀宣帝勵精政理綜核名實其志已如霆驅雷厲掃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帝剪除霍氏收攬君權特稱意旨起出于群僚之右而戮然除天下事才識意氣遠邁有時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丙吉爲人乃獨退然不伐而已耳穆然淳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而不齊什伯之相懸矣跡其事評其入而曰同心輔政者不可得而軒輊者此其故何也吾嘗論之矣夫梗楠桐柏材不同也而負荷則同鹽梅茶桂味不同也而調羹則同玄黃丹素色不同也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大

人物論

十三

十三

體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而有意焉彼見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喜其有中興振創之才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束此其許讓讓讓蓋未始不驩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忠言嘉謀次第奏行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舊章法守之思而然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時天下之人但見大君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長材遠舉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微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條天下之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舉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爲

寡退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不傲矣曰吾以共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爲儒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爲無爲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未未先後未始不同如付之同于有荷也如味之同于調羹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此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數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後處吉有敗于任天下之勇而吉不以爲嫌知利社稷而不知有新故之相形知其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則吉之善以人物論

十四

十四

勤勞自晦調停斟酌于條案之間者亦歷幾乎有同而惕恭之義矣而使吉以勞劾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米炭之不入也又何其成治化之有世嘗痛吉不問格開殺人而問斗喘嗟乎吉于成公弘化之理亦有見矣彼其後爲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盧規曾隨房諫杜漸無不同心古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所有富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參然後知丙魏之賢其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者偏于丙魏之相業大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服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同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勢易盛不務公天下以爲

心汲汲乎才智之相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二君子之同心善之青史至今燦然有餘榮焉然則並雄並傑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佞哉

評 以公天下之心爲青史是說二公之深者

丙魏同心輔政

孫成名

大臣者爲天下虛者也爲天下應則心不得不同爲政應則心不得不異惟其同也則雖各任其量擇其見若渙然不相能矣而卒歸于濟不害其爲同如其異也抵牾乖施外合而中離陽成而陰毀雖有同焉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唐虞之臣何其同之至也猶耳日手足

十五

十五

人物論
斯各効其官而不遜其職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勤各基其功各正其不逮而不待徵會告訊之繁何者耳日手足殊體而同者心也禹稷皋夔殊司而同者是雖之心爲心也故發不狝禮失不狝樂卒陶不以典刑自貶益不卑虞重不耻其爲共工而禹亦不以功平四隣位宅百揆爲賢益耳不以聽駭日目不以視傲耳而卒未嘗不相助同之至也漢之中興丙魏揚其聲矣彼其相奉各勿論論相體焉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庶幾所謂同實暢泰和衷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轡之御也齊其御厥時止焉繼進之鉤鉅惟吾子指之是聽而後善如使一人掣之不使前一人鞭之不使後焉遇之而不勿逆者異

吳晉漢廷諸臣惟魯少文謹厚自喜者常謂樹立建明之士特
立建明之士亦謂謹厚者以爲沾沾有風耳豈自終灌而下已
然矣內古澤厚不伐持大體有先已害曹中於萬石之風而魏
相嚴毅佐宣帝典經核之治諸所建置獨樹上意大指與吾不
啻殊計矣此而同心尤人所難大臣而有體國之心者吾嘗三
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爲其私則所見無非其也惟同已者吾取
焉稍有異焉及及乎去之惟恐不先矣人各爲其公則所見無
非同也雖有異已者吾取焉足以爲吾之所未嘗爲而任吾之
所當然吾安得而廢之譬之五味焉辛其燥濕各一其味而良
庖合之以爲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微焉

人物論

十五

十六

也或問曰丙魏之同局爲大則應之曰所謂大臣者達於時
宜而序之和而使元元百姓無逢其災害斯其務也乎喘之
吉蓋近之矣災異之來相有焉則吾所謂天下虛者也大臣之
所可稱者也

評 不同以迹而同以心二公之所爲大同也文亦矯健自

忠

蕭曹魏丙相恭評

高拱明

人物論

十七

十七

治三政之宅也况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
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嗟乎四子之勳勳焉冠乎當時施之後
世異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閔嘗覽其行事卿侯以卿平陽
以守高平以嚴明辟陽以寬大本法順流與民吏始也天日欣
醉酒無所請罪者不共術而治總領來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
不親掾吏不來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成廢厥世推軒
輕也乎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毋以有已已母以有已之心
古大臣協恭和衷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迺其相漢
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標志推賢不以忿積廢隆隆矣
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舉事無所變更 遵約束家京得說

子皇得諫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寬同輔政令其主之終身不見其卻抑何深也至果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言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立寬嚴惟正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偏此四子所志以狗國安主庇民各族計謀同濟入網助業而不敢光景則而不論也向使當推轂而脩職介之嫌則較若之今不信其後矣當仰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歡不與于時矣處此有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誰有勁柁利楫曾不能涉乎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駒良馬曾不能致里太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家

人物論

十八

十八

有奇績也是故龔詭讓而虞與周召歡而周熾種蠱合而越霸

評 斷無以有已是否論四人者公亦有所感乎

胡寅

以臣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庸且以自居何也曰此庸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性志趣已可舉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年僕而卒殺之則其情情有素疏庸之已熟知其不可挾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

決辭志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言可見矣

二疏

薛應旂明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夫國家多一理亂者可去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君任之重而有闕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二疏位在師傳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願以寬成名立為榮後悔為懼一旦稱病去焉為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之後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奉泰馬不然則顛覆覆喪刑吾之責也可去

人物論

十九

十九

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有畋視留召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不然則初仲有過軍捷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固無伊尹固辛野之耕夫何為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尹之心為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堯舜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兗於廣受之歸而有饒贈之禮則又知師傳之當尊而可與有為者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為之所則望之下獄泰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矣至少何其去也若曰帝王之子孫累與於人而初仲之早已可舉見則太甲成王國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胃也而顛覆而有過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哉

評 此論自別以伊周貢二疏則二疏亦其受其責矣其皆

他人也遂哉

二疏

梁有平則

宣帝時疏太傅廣文傳受同日乞歸帝與太子賜有左御門送者殺之觀者相摩咸曰賢哉二大大賢者固不可測當時知二大夫之賢矣恐未能深知其賢也讀者謂其察太子仁至不足與繼者宜之業是以決去斯言學者用心哉而亦何煩於保傳為也愚竊謂國家不可不養和平之福和平則上下安舒而國脉悠遠帝喜刑名尚綜核群臣百姓政過不給雖上下無窮且之意其以方文章休養之澤懸矣故其時勵精之功不足勝人物論

十五

二十

二疏引

顧起元

二疏之心矣

中興漢治日隆云胡大夫並辭尊榮哲人思遠智士識微固也日急聲望雖有慨然懷顧大命可憂預除周召就與匡扶鳥也呂采鴻飛且豆草茂太夫龍德七情門弟之盛雁開諸諸爾孤標世爭豈馳早家若福世冠若萌豈不迷頭迷運正行惟彼三野見幾于早行無微遠風致玄取孰是齊驅碩人之輔誰與興起三徑松菊

評 二疏之去非為太子不足輔成時觸事而謀遂引深中

漢地節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會盛正張亦云盛矣疏廣疏受並傳太子上所器重事非難語過一旦引決而去君不終日何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豈不以適軸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主組之情焉則有所修至而忘天游故拂袖相尋縣軍軍觀茲昔人所為嘆也吳門市卒東陵故侯並慕近榮競利慕然而雨雲之步促亟寒來之逝始堅執與辱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崇危殆之患屏衛門以避功之所極返初服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清則必操潔則必

恥以博陸之助竟馳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猜君君難固其可知矣矧評史之危說啟恭顯之稟斷胡力屏外家心憂後悔衆人觀顯智士識微聖果者豈待折膠灑軌者寧快鑠石乎出

祖何都散金煨老一時為之噓言字載盡其項聲並賞問戰惟
窮微指彼悠悠世情固未足與議也余是以景仰哲人抗言擯賢
蓋亦察功名之會易窮清濁之識難及爾

評此亦表二疏之能知幾者

趙文國辛慶忌

班固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邯鄲人王翦新陽
人漢世和郅王圖耳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頗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武勇顯聞蘇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河關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氏倍俗習戰備
人物論 廿二

趙文國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寒先寒徂往侵漢而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諒我六師是討宸覽臨其域粉以威德有守時功謂之弗克
請本其族于單之羌天子命我鮮陽營平守節屢奉封並料敵
制勝威謀雄元遂克西戎還旅于京鬼方省服固有不虞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非武赴赴
桓桓亦紹厥後

趙文國

蘇東坡

親父國東先寒匈奴情愾曰何其明也又親遣驢庫行老
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堅守便宜不出師書也田十二事專
務以息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逆詐誑叛入
於一戰者絕矣厥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首使於自營爾非為
公家也計也語則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因以死守之語浩
星使曰吾老矣豈難伐一時事以明上哉老臣不以餘命為
陛下言之辛矩誰當從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健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又觀宣帝與
之上下議論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
名亦過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開其揚子
人物論 廿三

趙文國

張拭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
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速度頭馳
至金城圍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寬濶
上之師何以異哉特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圖

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雖嘗有排儒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世切當然傳賢之疏顯似求神無入臣禮自劉北門下非常意也何足深惜惟性烈喜奸人隱伏其心術踈略賢者固如是乎也以上主上為賊出諸侍連載長樂之言或末足信十定國之奏亦有寬平帝猶然薄治之免為庶人顧不幸執更恣睢里閭肆為怨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縣官之議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哀平之世耳其三人之謂何說者以憚而列于四人之中共成一代任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收多勝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愷四臣之冠延壽最劣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舉恕乎其臣尚論者不可

人物論 十五

十六

因仍舊說而盡无平其主裁

元帝

班固漢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諡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最長歷吹洞簫自度曲後歌聲分判即奏窮極竊取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奉之以政其薛廣區送為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將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平下出於恭儉號今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評 元帝多材藝皇帝王之所尚即號今溫雅亦其末節委

曲稱卷而長短自見

元帝

李德裕唐

漢武帝嘗武帝將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詞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發非不斷也

元帝

孫明復宋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畧故卻之儒儒好是古非今敗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大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為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官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公之後群臣側足畏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滯莫

人物論 十五

十七

後有抗言於時元帝昏於不悟專信恭顯是故發和日進紀曰亂風俗曰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替繼上少而好儒及即位恭位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率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唯史固所謂率制文義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殺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寬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廣望之勸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憮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天下為心則和家之休祖宗之列可垂於無窮矣豈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祇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率制依幸優將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如是則衰敗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賢者食之替，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基業不茂矣。評 爲儒者樹赤識，生有愧色矣。

王貢兩鮑鮑

班固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維也，伯夷叔齊，有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修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舍義廉懦夫有立志。蓋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固公綰、李敖、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暴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人物論 廿八

便討，使至太子卑辭，東昂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請在留，候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詣。而終君平，蓋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蹊塞而可以重。衆人有邪思，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若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門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若平德杜陵李邕，素著雄

久之，爲益州牧，喜高士，曰：吾自得嚴君平矣。唯曰：君備禮以行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誠也。雖心以爲不然，及至，則致禮，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蓋九嘆曰：揚子雲，或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終焉。今特焉及，獲者書，當世士稱此兩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或辨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衆，衆譽楚趙之君，非不當且貴也。愚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幽其主，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當其卿，其卿是之，其清矣乎？蜀嚴湛，其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果炫以旃，不亦賢乎？自固公綰里李敖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人物論 廿八

王貢兩鮑鮑

班固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雖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其鮑，守死善道，勝賢有焉。貞而不諛，許方近之。郭欽將謂好，遇不汗，絕祀，唐矣。

蕭望之

班固

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世，際開

說和構之卒，約便摩會堅所圖，哀哉！不然，約主之堂堂折而不持，身爲國輔佐之能，近古比，後臣也。

蕭望之

司馬光

其狀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信也。夫恭顯之請，蕭望之不肯就，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之君，孰不感動恭顯，以反和臣之請？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遂得見其冠，謝而已。如此，則必臣安所怨乎？是使恭顯得肆其和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蕭望之

張枋

蕭望之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丹、欽之助，定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

人物論

上

七十

危疑之時，所以威之之道，要當深其施，正因其守志忘隱，惻以廣上心，人材收以強國勢，誰其爲勿使？有差，其機勿使或隱，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材衆，與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也。蕭小自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其疎矣。其綱線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適曰能中書，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宋既不家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爭之，身之死固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救。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賢，惟其府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卿明之傾邪，而使之待

一至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後是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之遠小人，不面言而嚴所謂，族者嚴其在義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厭如是，其可得乎？安任陳當梁、萬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隱所廢之，故也。故史稱安、陳素行高，梁、萬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表，事與子，上書則又甚矣。二子所執，雖正然，慷慨之意，不啻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豈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衆，晚歲氣象殊勝於前，廢王氏之際，庶幾爲愛國救黨者矣。

蕭望之

尹起莘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朝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二廐多矣。不見錢之君子乎？

蕭望之

上

廿一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宣卿侯，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諫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堆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零之。馮太師亦云：悲矣。臣衡、張禹、孔光贊。

班固

班固

晉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王賢玄成
方建孔丘平當馬宮及當子吳歲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人劉
傳先王語其醜靡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訛彼以古人
之迹見範焉能勝其任乎

莊弘直來論

劉亮誨

推測之學在於陰陽其亦小道之有所據者也而崇此者往往
依托易書春秋以成其說淺之乎其說經也矣聖人之經有必
不可易之道有隨時變易之法矣法固所以從道也君臣父子
中外夷夏此萬世不可易之道也有時焉故或遷或代或繼或
放或世及或徙都或以下誅上或以臣納君或以中國而避外

人物論

十一

世二

狄綱之無成法也聖人非能為時能不違時耳天之變日月星
辰地之變山谷木石時至斯應效及之則刑焉故日月薄蝕五
緯凌犯陵谷瘳易在天地則有自然馴至之曆數而在推測者
可以按圖運圖於千百歲之前而占知千百歲之下也禮曰國
家料典必有禘祫國家將亡必有妖祥與亡數也妖祥亦有數
也禘祫能見國家之興而不能為興妖祥能見國家之亡而不能
能為亡禘祫而知興乘而興焉可也觀妖而知亡順而亡焉可
也乃若行不順以微祥妄改以厭然而惟其有益於興亡焉此
術人怪客之所以亂經誣道以亡其身而不知也漢至昭帝當
有起於民間而帝者哀平祚訖當更始而徙都也此教也時之

必變者也而立石集鳥突枯起柳山崩地裂泉涌他災此所謂
徵也可以見興亡而不能為興亡者也唯弘通欲昭帝遷天下
者祖以帝位而退年百里以圖存耳秦趙欲元帝因天變徙
都而與天下更始以後其見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
有災也今元帝改元易號更增刻補以應之於乎亦感

人方之僞巧而改上天之定命其將能乎當時昭帝從其
言而徙都位必不遷矣成慶之病已不帝而天命未
有災也泰山之石上於之海必不改應於所索之竹而昭帝
之異封仍無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周雖徙都矣而所與更始
者諸斯來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奈何禁光武之不世祖耶且

人物論

世三

天將惡王氏之惡而族之必不假手於屠劫之元哀方欲終西
漢二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始也此所謂知興而不能來知
亡而不能順推測之小慧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也弘與爰
良等之死也宜也向使元帝從爰良之說而東出函谷數下步
吾見秦之肉且立盡矣爰良能成乃欲附會理經以厭厭說付
其妄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變革授代之際非不察也顧
君子可畫者道而必不可為者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可取道以
徇時亦不能逆時以俾道也簡運既訖微子唯有抱祭器而往
耳以泰伯之至德方周時之未至也則亦通其迹以存其身而
況於他乎天示災祥地呈靈異非天地之所能為也數也天地

「歸於教矣故凡有形之物皆無形者制之繫方欬而應之微陽生而使陽北大風未搖而雲鶴先鳴靈雨未降而雲散出遊物類且知其有一定之數矣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友者必過也而卒以吳王之晉人知罪萬之後必大而卒以魏封之此所謂善知天也靈應之遷其所必和也亦猶漢之必東將以開光武而為之元成哀平固所以足西京之末數而不可以當更始之元運也故推衍者皆於知道以道忘術則術亦道也不知其道而為術用焉則亂耳亡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祇自辱也

陳湯

秦觀

人物論

廿四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曾其年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問後秦使者乘危徽幸生事邀夷而奇其功信其為庸臣所服者則稱其說大功不錄小過太美不疵細瑕其善能以勸有功此余特以論之也未嘗不顧其失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食之華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暇也然湯之選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待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當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受

善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者自為朝而開後世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北有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盛而其常則未有一單于也其不可常敬倖而立功者又幾人如此則敗裂地而封湯乃者之今日有能燔單于如陳湯者無非而封侯爭善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輿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使五單于而盡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還有邀功生事之憂我上足以尊明陳湯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秦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人物論

廿五

廿四

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守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使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取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常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使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益矣夫主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其去也不能預更也于斯之際自非越拘華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非其冒然為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

井陳功罪

李廷機明

樊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而索其藏以毛而求其疵則曲矣
臣何賴焉卸支因發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
通則亦已矣況已通而幾外夷使駐旆大馬津之則貽威討之
則勸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制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重
中朝之詔果也棄之則此國與主之所相憚而求志士之所抵
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祭亦勢然耳絕域之求數十里外功伐
在俄頃而機會交斯須緩則謀動則世古人云臨道驛路坐失
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况不必得乎以燕薊紫塞官利如
廟之日而嫌孽其短者猶比有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館
則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為道旁舍者無待矣古之
人物論 十一
命將者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都謀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
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據權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即聚其
指麾而不從中掣也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為諸國
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
所部火而不足以得即支失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
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授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
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
之國大夫諫曰實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
寡人其安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遣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
賞之十邑其相爭之曰爭追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

不取者矣韓王曰子豈過矣魏之功有大子徙河者乎魏雖
三河則徙河之實不再也此二志者耳陳之類也凡當舉者皆
相機宜而忌守株凡論事者貴數功實而勝膠柱是故子囊比
而金楚北固不可以為肅然而取其金楚可也蓋高獎而存卿
獎固不可以為起然而錄其存卿可也不然無功者既以無功
貴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勝之此長材異能之主所以踴躍而
不得展也彼石顯者功功害能之臣亡論已以圭衡而亦附會
其說不亦墮乎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者以為功罪不相掩而
欲誅實並行此又有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評 雪俗之實宋瑋抑之惜無以此論告之者假令明皇裂
地定封則將帥制閫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
人物論 十一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南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

班固 撰

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兄弟侍帷帳數爲詔成帝幸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操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且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春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顧元 明

上卷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爲特甚而五男同日封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追乘園王鳳充爲顯恣廷臣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容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關難走馬擊狐伐兔挺身晨夜嬉遊荒唐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臺閣必趙婕妤戚父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爲於邑雖儀容穆穆尊嚴若神於治也何補

王商史丹

班固

自言元成表外戚興有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貴將躬自極富見其位矣宋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

勢本盛曠勢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藩國王商有剛毅節廉然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權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居房閣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得方秉轉移大謀卒成大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離終獲忠貞之報傳其守節不傾亦家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言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誠于今祭之衰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楊時

初孝宣猶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客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置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並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意

平在我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象也消息盈虛正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斯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榮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澤其滋蔓遂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衆而吾且欲失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其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慷慨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劉向

胡寅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心言者於當時文米表於人物論

十二

三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兩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中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慷慨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子周身無闕耶原則偏介恃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垂涕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王錫命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忠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就其短長信而是諫忠而被謗卒稿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使雅士之謂屈原之秦亡身

歷日爲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七貴房帷之柄群臣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持其柄矣當其時虐焰滔天數鋒中人向且以一人彈射于其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主韓揚華市之烈固其美非之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朽之遺謀也則雖有洪範五行之傳特爲殃身之說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爲鼠跡之嫌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不爲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哉噫亦足以見向之幸矣

劉向說死序

黃輝明

人物論

十二

四

劉向說死二十篇故亡遠適半曾聾氏始爲死校序而傳之至今有完說死者筆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者所放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愛傳事變而自莊子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死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顛釋事起顛離博士遇之說詩也而其說雖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矣而不然吾姑臆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聾子詞爲也山澤之富氣衡廣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眙而意湧彼誠邊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死自名歟而曾聾氏謂故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糾玉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

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之
阿芳落官鄰金虎雲燭金論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徒天祿榮華一言之悟王凡所爲按述數十萬言皆足物也
是篇之曰首君道次臣術以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人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子則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
顧不狎聞之耶夫言不簡精要之道務言不簡微要之乎歟人
固有莊言而穆庵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覽驛也詳向所撫
引驛駁談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邇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之升降上下之咨嗟權奸之專擅諛佞之排觸辨說之移奪亦
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從博邪又按向所自爲奏至盡

人物論

十二卷

五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緣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筆必識之至文亦以
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也增威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客集
不紹又侯祁而騶騶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
誠精忠胡不且以意列上而屠屠奪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
封事言不啻且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鬱紆鬱塞而無所出以
爲一目的之難不可得焉則多張而庸侯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
漫而異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
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耳之矣子故重

序如此

張禹

李德裕

天仁親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
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家有厚薄臣惟山東之匹夫也
入虎狼之秦殺不測之險可謂父賊妻薄矣而能尊昭上子穰
侯開泰伯業之基以安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欲斷者英
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狂欲蓋爲此矣夫有索索之怒龍
有逆鱗之狠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
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愚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衆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
義則未安也周 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卿如存之

人物論

十二卷

六

厥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漢成帝車駕幸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于請
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
由此不親王氏致漢室之公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然可謂漢
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聞於鄭鶴退於朱軾不甚於禹矣朱雲
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
張禹爲鑒戒

評 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博

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蘇位以奉華相宜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

居大位以苛察失名蓋誠有極也博覽通取不師道德已亡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是前
復附丁傳稱順孔卿事發見語遂論誣問薛第情傳仰泰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博亦然哉

梅福

王元之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直諫天子者得三夫大政雖去而
創發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後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罟倖臣牙止於矧一狂人噬一卑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主
愷喜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尋子謀苟
人物論

不便其家雖委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龍稼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來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影也耶也折
而不理庭直臣也靜微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
其甚且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
之為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無和道去

前疏進巧言如註機蒙蔽君視此瞻帝聰鑑天下之良臣瘞天
下之諫口元延末始之問災青履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謀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援範尚不能
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及以罕言分不諱諱為正
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治民出諍辭上有身色則必整衣冠
震著祭卦吉則吾兆凶則悲此豈謂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
將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且臣身在下
位觀蒼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蹄白及之危輕鴻毛之命出平
弗顧宗祧是謂謂上方劬知不從也美方一而從之斬倖臣矣
折天子檻知失權矣雲再三而諫之博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人物論

之言不能戢安昌之罪徒得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諫禹於兩現
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倖路塞忠說源開新泰之禍何由而
興乎

評 雖陽梅福碑亦是此意

劉允諱

谷永因憂陳威觸忌犯顏屢言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
名家大晚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
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感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
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詭災穰震饑而當之于人主之
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魯羊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著有所

於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淫嫖嫖卑字亂服其於人主之體義也甚矣趙李徒微賤卑寵天所不與也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振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室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附以奔左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得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擠他姓者果為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弊藉直言納諫之節以行其新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陷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則足于廟堂之上引

人物論

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永藏于褒姒女也古來好佞之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未足以收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干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闈之密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惡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父之慶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音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傳安下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權貴之勢世所希聞於平成表外家之勢豈且丁傳然哉過若丁傳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勉為王氏謀其敢干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其矣說人之亂國也

評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程 夢鼎

帝見七嫵美召延壽言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妻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妻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送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閼天獻女於紂而紂西伯亦遣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遣女樂於戎而由余故立曰選其惡者遣之妻者謂之耶陛下以為妻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妻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復為妻乎帝

人物論

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校實哉

評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將何辭以罪之

哀帝

班 固

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昭孝成世祿極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寢廟其國不永

哀帝

哀帝

蘇 轍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柔易家權奉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疎戚並廢於治既而傳太后

傳王后儲嫡名雖始失天下心帝得寵任孝臣重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貶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方其訓之二者皆失之其皆王氏何

平帝

顧 光

哀帝既崩太后尊號王莽迎立平帝莽繼四父事操國柄知漢中外碑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具能之上誦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斯時也龔卿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類莽志不超燭照教計而絕下奈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

人物論

十二

十

而竟符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諱諫者不敢一悞莽也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意噉奉以諫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惡焉則飛入宮中而食公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焉步雍客攝帝受神宮中凌寒燄殿上逐嬰兒而火傷其衣紫色蠅蟻餘分間位罪成西燕亡莽不若劉氏子孫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無復齒齒向微劉學崔家建義討莽此為漢祚之倡哉

孔光

胡 寅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變不能如申屠嘉之直厚節通

猶明言於上勿令以得臣帝時足平朝廷尊宗廟則師道可也如大位何則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日當有又形媚悅之態究望不云平師大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忍遺以及此而得稱其不布肯苟合不結黨去其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聖君寶

司馬光

王莽篡漢君有八名詠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若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董仲舒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哀哉君有約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

人物論

十二

十

乃救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臨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漢累世之惡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偽而益之又欲誣誣清士以其貪富之爵據其言謀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據則忘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照方彛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何何以異於犬羊之輕屠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言其不諛辭面對若薛方然然則將來免於誦豈曰能賢故君寵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評 龔亮死甚當量量之議非也

龔亮死

尹起華

孔子曰邦有道殺却無道殺也當是時秦賊高陽暴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虞違之則有殺戮之害二子任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節持危無所用其力獻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下綱曰書曰大夫龔勝節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榮身之美矣乎孔尤推所為矣

王莽

陳垣

莽按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勵行以

人物論

十三

十三

者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諱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隱忍之行以規權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諸將若將視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為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辭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能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米色而諸閣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莽之一日去漢乘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才智之才賈誼之智見曹之困妾婦之行徒以軀委庸人籠給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楊雄

班固

權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成春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蒙帝之初又與車騎將軍官當成永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使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構功德獲封爵有甚於雄復不侯以著老父父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又於論語作法言史為其善於倉頡作訓篆感其善於虞夏作州厥賦其源於離騷及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人物論

十四

十四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留之唯劉歆及范滂拔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執典章為上公奉詔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歆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牟歆子奉復獻之莽誅豈父子投祭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讀時經校書天祿閣上治微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諸問其故乃劉歆從雄學作詩子雄不知情有詔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寂自投閣矣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聚食壺酒人布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游堂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褻利然尚不能明易又知玄何吾恐後人用殺賢其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邑爲起墳葬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允開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十後世乎譚曰必傳碩君過譚不及見也凡入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言老耄者虛無之言兩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子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又象至深而論不說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翁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議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是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楊雄

尹起莘元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賢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敢非之伯夷叔齊乃獨爲然耻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舉賢主養輩比有並列當舉養國之後雄以前朝儒人不於此時舉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將綱諸賢並驅爭先乃後食然對像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即已虧況於稱存功德與矣劇素笑新等作又君子之於病者固且特筆深貶之也或者謂雄家業貧苟不仕秦朝

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跡丘園饑餓而歿不辱其身所復多矣

楊雄論

張元汴明

藝文志載劇秦走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云爾按程君山傳稱譚救從楊雄辨疑是今所著新論其在也然云雄作耳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牧而內之明日遂卒典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其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雲耳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耳泉已後訛舛寔多豈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澹較其賦裁辭氣區別爲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人物論

十六

固經衍不如楊雄則誕以阿奉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似與
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情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等以
萬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評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于雲之誣可辨矣以于雲之賢而

有萬古不決之疑惜哉

楊子雲始末辯

焦 沅

于雲古以此蓋荀自宋人始號之介甫子固皆有辭然其劇
奉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其悉以聲有當
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奉投閣劇奉美新而
網目書奉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奉心竊鄙之後見經林子

人物論

十一

十七

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憐曰雄乃有是諱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
馬君實諸君丁咸稱引其說往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
細六經詞孔類義甚深又當高飯顯下揀隱雄不避屈原而辱
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誠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
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失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
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問末言仕奉獨其稱謂雄仕奉作
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
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一歲以五十二
合四十餘已近百耳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
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薈亦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

始多前無幾然則謂雄為延於奉年者妄也其云媚奉妄可知

矣蓋早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郵縣而雄鄉人也讀其邑志得

於鄉人簡公楊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其賦一

首必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耳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

始四年手去奉薈尚遠而劇奉美新或出於公子雲以予校之奉

自平帝元始開始號安漢公今世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

十載矣自武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

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

稱三世不從官若後仕奉詎止三世哉韓是知雄史無仕奉投

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固惡草世曹大家傳傳失其言豈不

人物論

十一

十一

或當平帝末奉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
如日中天力不能回養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
類奉者乎諱乎叔子之言曰閱百尺木必能投日然則木不足
信乎曰太史公記于直竿我一以為為說一以為為說亂亦足
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魯至齊常時之言比比也何獨
雄哉予非字道君子家謹讀于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諸楊子

王世貞

余讀楊氏云且稱則先哲時道有殊矣顧其文割裂聚散曲附
習漁獵剽竊之跡紛如也其哉其有言乎一言之也聖人之於文

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顯之而曰生平徐之而人美玄酒故乃其知運天先矣世之病楊氏以道也余之病楊氏以文也雖其文則又參病焉

人物論十二卷終

十九

古今人物論第十三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范輝 南宋

光武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凡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鮮王莽之煩苛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絲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常居無私安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動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克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雖以詭言卑詞轉勿守長故朱浮數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申與之義蓋未盡焉

人物論

上

光武

范輝

炎正中敝大盜移國九縣應回三積義舉人厭違許神思及德光武定命靈現自甄沉幾先物深異尋也百萬龍虎為群長發當野高鋒雲雲英威既振新都自安度劉庸代紛紜舉趙三河未登四關重振神旌乃即運行天討金湯失險中道靈慶既啟人謀咸替明明廟諡封起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神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得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光武

何去非 宋

之者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魯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合之恃吾有以獲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
忿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運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
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恭品而強則易懈故
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求
人物論

三卷

於情則難率因易衆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
之情而難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
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寡矣魯信以尚祖之所
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
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陳定形名既飾即制素明感日者
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
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
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羽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
楚也而項羽遂巡以三萬之銳起而擊之灑水爲之不流此將
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其也巧譚可變離合出沒

之者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魯吾所以必
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
合之恃吾有以獲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
忿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運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
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恭品而強則易懈故
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求
人物論

三卷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
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
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
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秦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
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
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終衣大袍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
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秦者豈一日之間耶然
於秦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允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終衣大袍者其真情也故伯
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 論 小 敵 懷 大 敵 勇 見 高 十 古 而 氣 燄 萬 夫

光武

章 懋 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大何蔚宗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適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有來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人物論

上卷

一

舉舊軍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賢辭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為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為而俾視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遺

彼誠失之矣

光武

顧 允

概自漢興移新印金刀絕歷載三二天下變動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為

天子而興其白水發跡春陵御辟虎以捕不道漢兵四合共上

是降懷愴句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安帝

竊發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亭伍被

堅執鐵嶠雖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策龍附鳳之軍鑄集皆至

以共煙灰於後熒攻邯鄲而王即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

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去漢而江淮悉平遠耿介而張步躬款

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瓚亡雲霜被而刺棘枯橫

網振而逆鱗掃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慨卿人度同符高祖

手不持珠王之玩耳不聽鄭衝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也

嚴光士卓茂關王關謝西域視大寧巡狩太山戰弓矢而散

人物論

上卷

一

馬半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問不舉舉故建武之政遽為止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數兼在昔案倂西京惜馬援被議於薏苡而勳臣爵絕於宇識兆於河圖而修志東討內瀛渴愛於麗華而嫡子迂位為盛德之累雖燬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頊

范 曄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秦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金革機機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鑒鑒全忠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爲萬爲戒豈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曄

昔趙忙自王番禹公孫亦窮常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憑資徒以文俗自足遂託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方乃坐飾過幅以高深自安昔其起所以慚魏侯也及其謝臣厲奮聲與之命與夫述首銜王若異日談也

陳寶

范曄

陳寶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天創國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龍坻雖臨非有百二之勢區區而郡以禦

人物論

七卷

七

室堂之銘至使窮廟策竭征得身殘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殺死絕凡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與顯業謝則發生而成長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輩命會符運載非天力雖坐論西伯宜多嗟乎

陳寶

蘇轍

陳寶初據龍坻譙來下士衆保歸之利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鷄犬之中有賢特之風矣然聖公乘主善之師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匪天匹婦皆知之矣而寶舉大兵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寶熱既往之

稱方據兵自圖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豪士笑之而寶舉王元王提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托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悼也

鄧禹

范曄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竊觀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際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號龍軍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竿梓交而下無二色遁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爲乎

人物論

七卷

七

鄧禹

胡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統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漢後世無敗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禹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

許之乎以此而圖影響其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直挺愧矣

寇恂

范曄

傳恂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
曰伯大收斂不念舊惡怒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奉明

寇子昂為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武而先歸之
一也守河內而比諸何二也聽董學士而避權龍三也斬賈逵而
定潁川四也為國家而居賈後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
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交故
人及後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克輝於斯察善
人物論

之中獨以居賈後一事替為夷蔡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弇

范曄

淮陰廷論項王密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策河北定計
南陽亦見先武之業成矣然余自寇援全齊而驅後尺寸功夫
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
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曄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簡愛之親諒由寬簡而強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
疑周勃質朴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

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彭越

范曄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彭越彭越異建方面之號自幽谷以
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寔為大焉若馮異之不伐岑公之蒙信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
忌相人之名遠之以全福征南而彭亡之地晉之以生安豈非
慮自有明惑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充國

陳于陸明

為臣者無以有已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
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
鳴鳴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冒守盈之戒讓而不

人物論

主忠

九

居則獨已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
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
大以微君寵吾子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先武行間累樹
戰功每行賞衆弟陳旁勸異獨屏樹下人目為大樹將軍蓋其
不伐若此通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
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覺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
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
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諫諍君子乎又曰極
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說者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
能謀所以為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為節以能謀為智是充國欲
忠順而競勝無所顧也亦以不欺為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
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通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
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族志士扼腕而嘆憤
人矣白水具人應符而起天下舉韓彭驍之士雲合霧集莫不
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遠巡自失者使異攘
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為王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既難不遠
夫既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
所大懼不獨為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為患非一日上

人物論

上卷

十

詢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論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
方畧為九屯以困夷是時破羌將軍並主言戰贊充國
議于中獨一親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為得也及先零
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
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素之續白不白
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戰場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士議論
嗾合其瞻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
為漢謀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謂之者光武
詔曰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
既亭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鈞巾車之約而不忘游汗蓋

異之思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塞海內
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發息西夷亦稍自閑歷許者見充國
金城之效能修脩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抑然則謂異為
沽名充國為好大以微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代以全漢恩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宣祖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蓋取弄常之名而以忠授于國非二臣
所為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
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
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牽之見
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人物論

上卷

十一

與唐郭范竊邊戰守異而皆能服是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
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評二君違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異之無以有已之心則
一也二君才識有知已失

為異充國

劉曰寧明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有益于國則謀功可也居功亦
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為招寵為邀君讓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
者雖有聞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
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平復而盡弔戴免死拘卒豈必皆
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一人之氣勇悍驚悍持此安

其能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擊
南陽尉真其原流離淹滯之閒厚德故鮮淺哉射鉤
樞車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一妾上書則嫌懼畏熱焉
若其向非明主降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
也故大尉獨屏不敢稱功豈待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尊賢禮士之誠失使國無復費
貽夷之賜功臣無復歸祖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勿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為是必以不讓為
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其露神爵承
繼紹治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靈寶靈寶之秋也靈寶文號于矢

人物論

十二

十二

一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閒非彼長鐵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
子不冒征伐之事在廷不詰奇正之術喜事者違雄心于一劍
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併雄而為之君名王
列侯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早開稱亂境上非若四海
鼎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實謀漫取凶器危事
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老也輒曰無驗老臣斯
以儼然無所顧避矣又曰兵難遽度百閒不如一見則其視滿
朝之談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
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強弩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為哉凡浩
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襲遂者也杜

穆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譽計經
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吾老已服矣國家已釋職矣
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計之意不可一日不自白非吾心所以明
吾計之足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十三軍之政萬全之
術而非可以奇且輕動為也向也及援論語千萬里之外執與
今而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偏倚為家人語哉不然則上上輕事
吾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
誰執其咎吾安得安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為懷
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
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進于國者則為之而功有所不

人物論

十三

十三

可居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
是也馮異之為國大軀廉著深故約已而愈卑充國之為國大
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邀然為馮異功為充國難故人臣之道
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冒可緩之迹以進求利之忠雖難怪乎
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
稷勳勳旂常亦拘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
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
祭財官微武士出師萬里獲中俘單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
獨自元且光雞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為功老臣
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為已乎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

謂為難功且以不矜不伐為禹敷教之古人千軍旅之事如此
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為鴻異易為元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朝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國為天所佑而人謀居多
之說言也果能必水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
祐哉蓋鼎之所求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勁敵在後河水
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
之濟耳而是流之漸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幾死耶
王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戰亦將
人物論

王霸

十

以師于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暴者亦將為合修散豈
肯為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慮士之耳目王
霸有焉故吾于水之合不為世祖幸而深為王霸歎也

范曄

范曄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初者以理清難昭斯固原情比
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
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却形之建對其為幾乎語曰一
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却形

蘇轍

王郎及河北獨鉅唐信都為世祖取守世祖既得一郡諫者以

謂可因二郡其自送還長安惟却形以為不可若從此東莫公

空夫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役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
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却形之兵不肯相父母皆成王而千
里送公其難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
風亡之決却形可謂漢之元臣也其德裂舟之役群臣皆欲避
之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馬援與萊公意同公既事之
力上曰卿又臣竟能盡用兵少之利公曰請召高瓌已至乃言避
狄為便公大驚以瓌為懦也已而從言避狄固為安但恐為屬
之士中路逃亡無復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瓌之
言大略似却形皆一時雄傑也

人物論

十三

十

卓茂

范曄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越呼者連綿嬰城者相望斯固懷德不暇
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
優辭重禮其與周旋之君表閣立範何異哉於是歸懷歸道之
實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至公厚此寬中近於仁犯而
不校降於怨辜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范曄

范曄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恩雖懷憂
紆綏路陵州縣殊名號號千隊為郡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食其精膳群帥鼓其餘壯斯誠

心當之發先志氣壯矣之日燕馬武之徒標鳴劍而抵掌
士國於伊是之北矣先武帝黃石存包桑開王門以謝西域之
質卑許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立防蓋已弘澤其顛沛平城之
關忍傷監王之陳乎

實錄

范燁

實融始以豪傑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授天際遂蟬蛻王侯之
尊終膺鄧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上也及其爵位既滿至乃
放逐推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
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燁

人物論

十三卷

主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
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縉國重守賤薄而無顧容彼將以世運
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永

范燁

鮑永中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家舍龍斯可以受
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辟豈苟進之說易以情細
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
學也

馮衍

范燁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難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未其

寒乎處行之引挑尋之得矣夫細事音知堅忍已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及姬情易而知家情難先武雖得之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信於既往守節故以爾阻於來
情嗚呼

宋欽

范燁

世稱宋君叔天下信士大專使乎一國之間豈快許謀哉而能
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而養安而己不私其功也

宋弘

范燁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至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達
輩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
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
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辟戒滯色
其有閑雅之風乎

宋弘

劉劭成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者之漸貴易矣公當勿其先武雖則為公主謀
賢而本心已發露于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却客實所以
防微杜漸而破帝之旨旨也卒之龍陰廢郭郭居左丞平故
子陵嘗與帝同學本心親暱之甚諒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
時也至要不屈得無言哉於乎糟糠之妻說已下堂則貧賤之
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評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尊者刺骨之論

蔡彰

范曄

公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模其之倫不能過也且監守偏海政務猶俗微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殺於郭下至乃卧鼓燕庭城烽幽障者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賞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郭俊

丁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事是誠宜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賊盜累奏厥功其誠良牧也之體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奉北羌賜人物論

家賜昂以奉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馬援

范曄

馬援援二輔遊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名勳之顧蓋為十載之過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諒陰豈功名之隆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誦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顧誠能而視物之智而為及身之榮若施之於人則能怨自察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援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越南之民前伏波卻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更後後為表

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一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安力方閉門謝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主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觀之兩伏波願食於越南者均也

馬援

胡寅

梁松坐馬援書而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書臺頭耿舒請從文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尋後總舒咎援失利誅隨之言又自於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廢失事其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倖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人物論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勳矣五溪之後復自請行振發顧盼以下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畏也而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跋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而有所自角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而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其其見功常暴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跋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止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情書龍石虎在目中則淮陰之審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

接應心師之界也能已見於天下矣命不以此時守成定功勝
轉轉甲脩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秦帝猶然社金華之危壁汗
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幸之梗也雖然小醜偏裨可定而
不勝其趨趨詞謂之音聲雜踵馬性憂後時不亦保乎且是時
常又若其間歌街校之事脩偏狹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豈不欲以鞍馬煩之矣矣後之謂行常憫其老未
之許也援頌意欲自試河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甚其技以求術驚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醜獻俘有奇策
材力之與下之亦思執戈何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為秦發起伐刺李廣自東境從征

人物論

上卷

下

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元國先零之行自請
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休聞煥燁燁燁則起距而作援臂而謀蓋自昔然矣蓋獨伏波
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吾輓轡之功而忽足之戒樂豐
驛之名而聞飲藏之義壯軍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近其罪矣
有所便於盛極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善多之謗
不免王春不終城西粟莊接固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
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
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鏑則功盡棄此
委由其甚之射者所為欲救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

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雖抑抑之在
乎卷者周公缺折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其詩曰周公東征
四國是畏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度秉鉞天下不以為喜
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柳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維揚二公皆以
其軍出制閭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
則勿事街校會朝清明則載犒犒矣夫始終無勝心焉彼固卷之
粹也紀渚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騰而恃氣未也至於切之如
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猶有虛橋之氣焉必如
紀渚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人物論

上卷

下

自可善

薛方達前嚴光周黨

范曄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繼繼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
持而士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者何自見言其
避世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
相望於殿中矣方薛方達前嚴而不宜至嚴光周黨主靜至而
不能脫群方成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周黨嚴光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曜矣劉縯所附大寶下明
詔安車玄纓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臨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

而疾于且乘釣野鄙人。身處窮巷。院闕未譚。金版六編之界。未親斯集。旗之旁。未暨攻城陷地之績。倏加以微勝。思以寵光。使榮華殷隆。立名當世。豈祇稱懷等耶。抑以什中策。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致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此光武所為提綱挈領。首踴人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末也。下影也。上落也。下舉也。未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獨然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正風俗何常。聽上轉移。且西漢不愛向書厚祿。以飾。而家終故士。此豈偶然。而委其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其且偽行。命請功德。羽翼復振。而不差波流風靡。開克樹。立不保。願

人物論

十三

十二

視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思為謂國家隆替。其發繁為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紐又為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類。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尤能。與訓將折主。則天下亦重。重陳功。見能以微知。而欲冀。名號。雖翼。世者。道何。道何。為足下。蕭輪之聘。履厥穴之老。降黃座之尊。禮不。之。士。朝耕約。千草。澤夕坐。論於。旅。日。倚。衙門。而。樓。羅。某。街。天子。而。抗。志。獨。降。此。兩。處。士。哉。又。且。以。恩。差。而。移。厚。一。布。衣。交。將。令。知。人。士。之。待。下。風。者。復。衆。記。心。躍。然。企。踵。賈。然。不。式。而。傾。化。楚。信。退。之。據。而。危。趨。逐。者。將。心。退。失。類。修。之。作。而。蕭。伏。毛。全。者。得。足。首。下。矣。聚。向。節。獨。行。之。士。而。悅。仰。遷。移。如。脂。如。膏。者。將。改。絃。易。

斯以象上意。有吳平先而樂和。極和而樂足。越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固不希光。影。格。格。其。像。其。躬。休。倚。道。藝。以。就。其。位。慣。者。其。業。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則。名。道。義。之。倚。不。畏。王。朝。鎮。灼。之。感。綱。而。畏。高。月。日。之。清。議。近。晚。節。未。踰。雖。切。后。獲。世。巨。奸。紹。而。左。窺。右。視。不。敢。竊。移。神。焉。譚。者。謂。一。系。重。九。鼎。則。列。士。扶。持。之。功。而。光。武。乘。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局。王。良。應。對。而。嫻。於。東。海。友。人。禁。莫。就。勝。而。雲。山。家。其。耻。座。士。率。就。龍。激。以。傳。名。高。而。屈。尉。後。及。標。榜。成。風。并。文。罔。以。醜。醜。當。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末。嘗。不。臣。世。振。俗。而。後。陵。夷。矣。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斯。俗。振。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

人物論

十三

十三

談而下子之忠。有辭。詎。詎。詎。論。儕。儕。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興。發。矣。儕。儕。至。若。身。際。歷。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窮。焉。者。彼。無。幾。聖。當。世。之。賞。而。長。食。賤。賜。語。實。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評 又子雖華。後。米。不。之。風。聲。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 對。華。碑

梁 蕭。唐

當。哀。乎。之。後。天。地。既。開。先。生。顯。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及。正。靈。帝。曹。觀。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囑。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後。歸。於。無。謂。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聲。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崇德致肝真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做府二者其大
於敬德君子曰不寒夫皆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
常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君子由於先生於漢晉不易
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翫春鳥益道有會事有行
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夫其不同同歸
于道焉

嚴光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提赤符棄能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生象
江湘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禮下之在

人物論

十卷

十四

之。上凡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其志先生以之在毛
之。紛九陽德方而能必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便今天應儒太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而節高而烈之君待過臣下其體雖
一然嚴威儼懾常施於瓜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雖使之

禁與謙辭常施於林壑選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
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
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秦楚漢楚而
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
之威能行於幸臣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
勢有所當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
屈於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贊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嚴光

黃洪憲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歸隱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人物論

十三卷

十五

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
威群然嗟異以爲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爲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蓋穆穆高士固爲天下用乎
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爲高而已將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卓盡一世奚稱焉吾
固知先生非欲爲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富春使車馬里門
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臥先生偃蹇橫足

下星象帝之憤有加矣念舊如新先生卒上之曰曰士固有空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使隨書以懷仁
則天下悅大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皆悅亦
非予自任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無諸身者責君
帝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吾也夫先生之從
帝遊也自有其年矣帝之為人所不知其遲滯于上求之
隱也蓋有以藉帝之微矣帝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親
往肯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遇焉其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
謀之校先生之心殆必有慨然而悔矣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癡語題梅之曰此狂奴故

人物論

十五卷

廿六

能受夫博語猶作咄咄聲耳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品耳先生
固不能一朝居也況二十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疎
薄顧儔輩為小官俗僕僕居君房第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
以去也而謂帝虛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
明者觀未然豈待若哉帝不名廢耶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
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太子之事必廷爭
之卒之而不符而後去則其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
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
使之吾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屑往來不憚煩如此
豈其精光龍以自矜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初

也
易和也而或者乃以先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存
時方君如先武乃以容一綈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請闕下
無所事事而虛文綈袍徒以煩大史之奏章故之此帝之無
稽於故人也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者晚年猶不却其諫
議之祿以成帝之好故世才有能領之者但動其一時相遇之
迹以為盛節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談余方為先生惜
且為漢惜哉不然祇稱一生名尚山斗廼其清風所被僅成
東京之氣節而不過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初
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

人物論

十五卷

廿七

先生初欲就先武非苟為高也及先武待先生有許多
宋書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及發足以發
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卅一章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為嚴先生遺蹟在富春山
水波湧動其隱居真樂境有陽之盛隱若境而高淵淵之勝跡
若觀而快故富春山時飄飄於芳巾藜杖以追于湖山之蒲眠以
即于魚水之相親繁澤坐臥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
與夫子陵年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
爵祿貌然於漢之物色區區諛議何足驕我屢名屢不

帝主若肯常朋而加足偃明無異微時同僚席之歡也是故絕
意功名酒情隱避水之洋洋可以聯儔片之泚泚可以復讎全
乎此則朝廷之失邦國之失歲朝廷必憂其若處邦國必憂其
氏進而憂不若退而樂滿酒風塵之養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
魚暇我借樂漁我友不石我居為樂有樂之樂我嬉遊正動
植潛翔長大涉之乾坤內春官我春官之春官耳目者也噫春
風舞雩曾點志樂天矣冥鴻南陽四時心樂天矣富春山之志
毋亦羽化而樂天夢雲者類乎春官倚雲倚一輪東江上株樂
飲之餐風吸露而若嘉嘉派派天造地設足以資隱者為高
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雲青嶂多視卿相之富

人物論

三卷

廿九

昔不當過眼飛霞也漢天子焉得勢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子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稱其所由殆與主良輩異矣范文正
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其子子陵之生平也夫其子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指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祠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
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赤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也既
中興時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
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

士子猶禹帝之遺民豈獨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陵但自
為計則雖春不族劉不交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一時
過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半一輪寄傲烟水足矣無能為之
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溺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
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棲遯世外優游靡衣已也謂光武求之
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躬下夷一介聘幸以後家
聚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奈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
之慢物色之往羊裘之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
賤之交而子陵竟違風昔之矜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
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人物論

三卷

廿九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移祖德猶烈苟
其子孫不祭不辛人臣有世世正而況中興天子由此以言
子陵淨罪於高帝又淨罪於天寧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
絕不道其真寔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列而獨以客星犯座一
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懷素信懷茲直草野狂態豈非其
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所有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
迫愈逃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買千年之壽名此又貪夫
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
乃亦有以淨聖人之清之名歸之者嗟夫是清名也胡為乎至
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

乃曲爲辭以諱之曰方子陵皇帝窮矣時已逆亂臣列諸少壯夫不任三公選聞臣諫皆即位以後之取子陵料既與帝必不以恩意凌獨不料木與之帝必不以恩意終乎太帝王自有其意見之下陵果見及此則其已不也君臣相與故求者而求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王是日事也君臣相與交情日仇天澤之分吾不爲則相武攝成古人爲之復其家庭骨肉之間視布求視席之傳當與有親昵者而以此少有避諱故率天下人而爲果爲抗爲矯激皆子陵作俑也子陵者崇之也其薄大之行聖在天之迹匿含夫之心以稱中士之名

人物論

士志

三十

于天下故五刑此一舉也上欺其君下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爲尚士者而已雖然帝尊遠利之並當不得播跡於富春山前矣吾懷天下後世有奸爲其爲矯激者如對謝朓於州水茫茫之鄉也故諱子陵以謝先武

評意獨高奇詞或可正

鈞堂賦

宗臣明

恭承帝命以南遊兮仰五節於富春修微霜之須百草何芳杜德非非其襲人耶歲陵之世也鈞堂靜而岷岷也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礫礫兮蒼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聞夫白髮余又悵椒陽而敵臆兮寒吾馬之遠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公鶴乎乃不得以得高士而執鞭惟矣德之中天而興矣紛衆芳之雜陳以比何佳人之奉效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衆覽輔轍之玄以章方藉獨愛天羊乘雲鴻鵠之湖翔兮聊寄告歸於汀洲兮傳巖之履兮武丁肯形以資厥猷非能之獨帝夢兮消更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什謀兮先獨能奏而夷猶故人之不志蕭散兮情仿彿而至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坐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天沉邪孫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天子朝養解於漢帝夕稅駕於江上君如此其忍負兮孫孫豈忘親天厥古痛執彭之竟以玄離兮動何辜而卒不免乎夢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人物論

士志

十一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羣牛馬而下之聯江河之趨下兮噴高風日逝而不可追繼放迹而連蹤兮朕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皇來者之猶可爲余余恨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璇璣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雲以爲冠托微恍於浮雲兮孫其攬瑾華而蓮子望美人而不見兮平獨立以助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日雲茫茫歸何安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婦以遊兮

評多感慨

朱浮

范曄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雖公孫弘不得其終之田文相繼公孫安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達旦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史事亦以課數人其父或失而其體積薄至有詠斥諸侯之累任職者過至於此近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諫諍書奏欲速之然然矣烏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燁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累其端紛紜互相說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有或乃有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競

人物論

人物論

范燁

而莫正鄭玄括舉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改漏失自是學者莫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書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燁

伏氏自東東京相舉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凡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應舉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桓榮

范燁

士之所貴者學者貴徒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爲名與利而學其

臨光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謗其積累之力馬印綬爲足誇而示諸生子弟爲子弟者亦皆以馬印綬爲足誇而視諸朝廷則爲己之風息積古之志荒矣率天下而爲學必當之者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廢創考明勸急而苛察常非贈其無一教政可更失德可言者乎榮爲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命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裨益化理爲中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發難時弊發替可否爲買誼治安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駁列潤色澤辭爲鄭玄桃拾之僕公帶明堂之圖楊馬讀汗之體則可又不然譏不合而去爲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爲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人物論

人物論

范燁

無一焉而詭譎車馬印綬爲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桓榮誠陋矣議譎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燁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旅登第防閑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垂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衆能從誠居道所尚然情理之極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范燁

無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

十五迎父喪於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送范范不受族父
相同蜀水得政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當也融殺范范姓名為
獄卒謝序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祭師降法坐楚
王謀反章詆實取視有范獨往敘之至府前祭之怒而扣辯以
死三也范之孝我謂其為不可及矣但依杜實得無愧
哉

評 廉居三不可及藉此為之表見

人物論十三卷終

十三卷

十四

古今人物論第十四卷

蕭中 鄭賢 元貞 輯

明帝

范 燁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停問之私
在上無若大之色斷獄得情號為兩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朱均之徒常常以終篇為意夫
以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

屠 隆 明

孝宣精閱史治每選牧守輒經明堂天子親課焉誠重之也至
于元成內關外戚繼踵用事權傾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之親

人物論

十四卷

七

咸昆季則其所號薦乎舅者也卒使關其並顯顯駭為實迄西
京更治日益早卑而孝宣之政無復存時授文續於倡俊則貴
人卻之矣食和羹於賤廝則上客不啖夫今人機邀所馳之夫
抱關傳憤之子登為大夫顯為綰紳起架立於黔黎之表而獲
其尊衛軍祿祿不為吾民靈靈無羞朝廷而輕名曹乎明帝去
此事幾兩世耳安得不重復之也嗚呼德於輔正之成而賢若
都曹實危一切罷宦後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干
一節明君之慮慮深為戒至者大駭然也

評 激昂感概非徒章美

丁 鴻

范 燁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周自泰伯
有德太極備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遜周伯夷之
以六國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得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
讓而慕其風猶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說行生而取益矣至
夫節處劉體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意其弟於義不
亦薄乎村于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勤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恒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後夢也異夫數子類于狗
名狗與

鍾離意義明

人物論

十四卷

范燁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有刑若鍾離
意之就杜詩過寒朗之廷爭寬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
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乎乎天故
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范燁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
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愚親遺家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怨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
息嗚呼遠隔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
遜而知慶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東平王

戴溪

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入非幽無鬼非清然天地之間備
有靈觀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當立復有大於此者
余悲夫世之人以愛為樂而卒竟之知也愛樂聚門樂未去而
憂隨之運諸侯王天抵皆驕佚放恣天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
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
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豈獨為保其國而已哉
雖懷道致美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說察於人情之變熟
於天下之義理深沈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
也

人物論

古名

三

班超

錢養廉

漢紀載平陵人班超仲升末嘗軍騎命攝司馬詔旆旆馳使西
域入都境中適匈奴使者來多設備謂為漢將此類會從軍三
十六人乘夜間起嚴肉奴使者都善主大懼不勝計得外諸累
要東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望積石于輪盧示無改圖彼
超所云探虎穴得虎子言言若若上而符合也事亦大奇其矣
第議者嗟口而譚已事輒詆超為外微啓舉功不賄過呼嗟虛
內事外聖賢所禁吾即不敢薄為班生種族綠質其罪果誠如
議者之說耶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來蓋世有匈奴之禍
矣金匱皇帝神武英雄不階尺土以泗上布未提劍而收祖龍之

釋職重禮之夫至白登一困七日不食賴而逃歸
氏累棋之厄始解呂后一僞悍女子耳以陰謀卑降亦係王
臣之族不常水禍而妙善相辱重至室不平諸臣錯愕相
藉口對狼未聞有操一矢赴酒泉氣概之聞者而起以博帶使
臣來候伺隙取虜而鯨鯢之走一舉而三制高堂之耻下酒
呂后之羞須不備與即微論此武庫中若誰才胆脫一世而
衛太子霍驃驍李比半輩皆所稱屈臣將也然而今日冠羽
方明日犯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將登單于臺亦
第以空言恐嚇未能堅景觀而參成功而馬邑一役真令天驕
媚笑為中原羞甚之貳師將軍操八十萬眾出城煌煌僅得大宛

人物論

十卷

四

國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焉趙乃不煩領甲不帶半粟身被
金文弄群胡于股掌之上斬刈而震當馬耳令臣渠統魄驚無
降心壯士伸眉吐氣耀耀騰騰而趨今古亦漢族一大快事也安
得而俗貴之也故吾謂謀者之說必以漢族為最貴者將母
王者不治夷狄惟是信義緩之而仁恩結之也嗟乎以和親加
綽之日而律以舞干因雲之風詎待檮諸于時勢有耶夫漢之
匈奴視虜之前周之崇朝悍何如也繼胡夷夏書難而國不毛
既脫得之無足為武然彼驚狼鴟張情欲巨測王關雖閉能宴
然忘而牧乎即獨者武皇帝威靈且時若虜雖有信義安所行
之是超之此舉出萬外之計消百年之憂國鄭莊公所云是過

處此耶以固圉者耶蓋昔年牧之牢雁門也匈奴易而犯之故
推牛饗士前呼奮勇一大創之而匈奴屏迹不敢調處者數
十年超之謀尚亦牧故智予超通西域置而鎮撫並三十年及
上書請老詔以戊己校尉代之適任尚問超乎易安見之說目
為平無奇紆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超起是尚之威靈遠宣
非超之開塞而貽患也余觀超子弟伏閭姚姬累數千言是今
請其始末猶令人愴然有悲心焉策令超而舍功始禍固宜一
日還叔胡云捐去井里麗廢窮荒髮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骨
還還一載而遂以即世回視去百里外顧婢子語刺刺不休者
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故余即不敢效腐令嘈嘈為班生左袒

人物論

十卷

五

而安敢隨俗附和假以議者之說為當然也雖然超之功即不
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蓋掩匈奴之不備且幸西域
無人耳今復有知勇者出背城借一與超從事超得復來三十
六人橫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徒牧海上幽而置之
若囚子卿者然超亦安得懷通侯印勒景鍾而銘太常哉而兩
者超幸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餘威為之先聲在矣嗚呼涉不韞
虎自昔戒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蓋先戒超之幸也

評終編訓班生立奇功末歸于幸談論無遺

班超

范曄

時政平而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金匱

唐書才力衰微以要功名多矣蔡形耿東啓匈奴之權

歐陽

范曄

余以詩賦武備感其如毛窮海不為大漢流後以見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表重於生以至是乎昔古子杭府於何盟相如申威於河未蓋以央一日之資異乎百外之地也以為二漢當號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平追誦龍廷之章以為歎息

章帝

范曄

人物論

十四卷

范曄

魏文帝稱明帝蔡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歷明帝詩蔡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策除修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者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上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廷周親平從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又之以禮樂故乃潘輞克諸辟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祥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嗚呼懋哉

章帝

范曄

名實易淆是非難辨故蔡章帝之吏易蔡俗吏難察寬猛之吏易蔡俗吏難何者車旃稱翔蓋意為矛乃自古恨之矣況其所謂矯飾焉者方且冒名聲以眩惑諸帝奇詭以愚上下人主稍

不疑其有一有雷同難不以鍛鍊其個幅矣夫布帛華於錦綺

果其於珠玉實用也王冠華而不雕雕龍飾而不雕虛名

也務名尚實之效大都似此夫故所謂安靜之吏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者有味乎言之也嗚呼吏可察以不煩稱乎實訟盈庭

者記思過矣案牘盈閣者記此理矣發究縱不暇者記捕觀笑

常是時天下多情黨之夫而斯地之才捫心退矣噫說在平左

氏英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威

此千古治道之衡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漢榮遂葉明帝寬

仁之過夫帝承明帝苛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

薪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

人物論

七

范曄

獲權除奸則刃金之祚豈其靡靡至奢哉而玩愒之仍愈趨愈

散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評 前惡俗吏後言章帝以寬仁承苛察不為過而過在後

王是識治之論

范曄

郭躬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

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等柱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

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繁焉原其平刑審斷

庶於勿善者乎若乃推己以識物檢狀以食情法家之能度延

于世蓋由此也

陳龍

范燁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切主則正下俗能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聞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第五倫

范燁

第五倫峭峻為方非夫博學之士有其奏諫悖忤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禁使其然乎昔人以弦常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後不營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人物論

前卷

人

和帝

范燁

自中興以後逮於宋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極是以黎民咸增關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里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未有教也

和帝

胡寅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總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恭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兄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乃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闡多矣帝既朋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乎迎立清河王慶昱不善戰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

也

實惠

范燁

漢之衰也實惠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猶厲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非奔格洛之表飲馬北轡之曲銘石有節廟皆清廟列其功庸其茂於前多矣而後世其稱者章末雲以臨其寶也是以下流君子所共為夫二三子母之不遇方輒之間非復接揭側陋遷延而省也當古病奴僕之遺賈將軍會稽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慮之無幾何意刻者歷宗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用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十四卷

九

實惠

胡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且遵用漢法顯加刑戮則外氏誼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代夷狄憲之計特以免死幸而克捷終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賞寵赫張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便憲無所忌懼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厥所謂愛而不教猶饒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鑒矣

實惠

趙鼎

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

大夫皆畏其威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據于外也帝一且憤然震怒盡收憲等下獄收憲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爰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未安任隱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謀之賓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班固

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職籍之作太美燦然著矣諫者咸稱二十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數固文賅而事詳若固之叙

人物論

十四卷

十

事不激詭不抑抗賤而不蔽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當宣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處固訖還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諫常排死節石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美義守節甚矣固傷遷傳物治聞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臨大戮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

胡寅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舉則文重言直則事固乃為慮實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于德而急於進自文人才士鮮不

以此敗者是故君子蓋棲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安帝

范曄

孝安雖稱尊主而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勞惟威不逮遂始失根統歸成陵救遂後計金授官移民逃冠推轂台爵以答天旨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樂恢何敞

范曄

求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震盛威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諫枉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勒奸回之偏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承父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人物論

十四卷

十一

袁安

范曄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邵古有陰德受侯勝職其當封及子孫孫陳堂不候而邵自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推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賊罪其仁心足以垂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范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夫暑暉平臨固根柢至易時暇也夫遺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前紛然相非嘗試妄論之以為世

虎人非倣飲化班萬簪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山川之奧未足究其紆險則應俗通車難以常條如使用
其道則殊空同會才舉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
御世則大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
明居晦則必於乘時與戈陳祖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履服綿
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肩公族雖國儲實修巨禍而防
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其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
枉直必過故窮廢極霜殺由崇儉楚楚未服戒在窮奢疏禁厚
下以尾大陵窮飲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習烈之判所以明子
屬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實焉是以繁
人物論

十一

十二

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露萬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
叔致猛政之張國子流遺愛之師宣王時冬月之和平陽猶書
一之法斯是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子之言當世之失
得皆究矣然多設通方之訓好甲一隅之說其清靜者以席上
爲屬諸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平
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駕論將爲救失如以舟無推
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繁則化樞
各管其秘理各可得而言焉

仲長統崔寔評

郭子章明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矣當熙治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位

廣蓋曰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爲權而唐之王道發偏也王道準
乎太始曜喻代用條舒得更爲早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
取精黃老燭實於振厲則謂藉口中韓其軌近世有足耶嘗以
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叮嚀感激率以拘繫古法爲各而
顧道天下更始是何不避奇急之名而以繩求自附者惟世
變之故也當晉漢李皇路數塞天子之神靈不奮而登人威星
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相靡豪者自逞嗜幽既傾冤洛亦救
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鹽石而仲氏尤慘慘於嚴
斷吏人鉅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後肉刑投地不均素封者而財
爲長於是欲修閭井未作活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人物論

十三

十四

已焉於是欲立長太倉之積穀穰穰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
事雖當閭閻人柄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哥
任三公是二子公世嫌俗將一切修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耳
得愚竊有不敏者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滿然至今誦
之使窮民有髮色且人臣將以德是德而乃牖之刻乎國家既
多事矣多設官何爲者民安其業欲強抑損之若之何其不相
相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公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
致教事繁之憂修武備遭時定制數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
下移神品搖動東漢業已傾矣亦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
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亦定也如所書靈獸之事也

其言而操平如東漢復漢階級天王道調劑隨時率矯偏若此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評 二公持論之偏頗能駭之矣然憂時救世之心不可不諒如任三公數事鑒之可行是得褒貶之公者

仲長統在漢評

曹同高 明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用以剖捫興衰切劘世主詳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當世之害而失者在統或迂濶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并田可行也敦朴節儉長偽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

人物論

十四卷

十四

以宮殿武庫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有石武而左文景乎天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行之而不便者秦之議并田是已拘拘於秦古之名將秦之是而文之非殊矣乃其以儉為偽也儉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狐束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恒百金而稱賢王也胡為也夫不禁天下之奢而儉是惠統之迂濶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也是之言曰為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彙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主霸如水炭卒然誰能參之春秋黜霸之言也即劉氏有是論豈欲仲已見而誣聖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當仁休息至武而朕斬矣

其治雖本黃老乃其言竟以仁厚勝是見東漢之削萌欲矯之以嚴至引文以懲其說多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

之失也乃其得有因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絕宰相制致宦官外戚竊弄其柄賢不肖清濁混雜下傷百姓之心上失三光之明其言蓋切而有餘非空言當世政多舛錯如駁李憐而馬駘街方將鉅勒鞭撻以救之其言蓋為五侯用非政危煽威逼黃門忠樞而發此皆漢世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繫口吞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謂統言至國家禍神明于媒近輻輳重干婦寃是梁肉藥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害言者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并不害

人物論

十四卷

十五

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母后擅威以神機即繼孝宣之難馴用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視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仲其欲款而忘其嗷嗷甚且採翫于此驚譁于彼快心于持論踴躍于政經此所以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所防必有所警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者嚴防嚴整實防三公而察官威防宦戚而整藩鎮防藩鎮而禁創萌自三代以至今茲邇相矯也邇相整也憤世激俗之君子亦姑就其愚之所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執于中正亦無足怪者愚獨怪外戚之禍止於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故何也母亦世主操近可太弛近宰相太疎輕重之勢成寬嚴

之用失致然敗壞之稱公理也公理之理直氣壯下真之論也其微意固已寓之矣夫論治而要在極則處建之九德周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者三子亦安可少哉

評駁三子論治極則處建之九德周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者三子亦安可少哉

言本極天下中勢且論之說者本勝直追秦漢

虞翻

胡寅

虞翻三科所察以常理論之并常法所常察者取一時之用平難乎之賊難猶以變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後知胡之賢其策使無拘閔謂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獨陽能存李

人物論

十四卷

十六

卻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謂憤而知其善米不易邪

左雄周舉黃琬

范曄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有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弘務野由矣漢初諸賢實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後增數科有道德能直言獨行高節直道清白敦厚之屬皆路既廣朕望難裁自是獨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士請託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塞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琬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沉滯舊方互相詭駁狗名者屈其短量是者損其功效故雅在尚書天下不敢妄從

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致多微乎順帝始以童弱及蹙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鳴鳴仰其風采遂乃俊玄經王昂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詔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矣得登賢之舉處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郭生息其拘儒拂巾

袒褐以金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成事若李固周果

之淵謀弘深左雄黃琬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

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神品並已牧民之良幹龍參虞翻將

帥之弘規王龍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為直道以糾違郎顗

陰陽詳察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而使廟堂納其

高誦獨揚其智力惟瞻容其策詞舉措重其成式則武宣之

人物論

十四卷

十七

軌當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陳蕃楊秉皮梅賢李膺周舉段出驥名將王暢李膺

彌縫家閭朱穆劉陶獻替匡時即有道德登人倫陳仲弓弘道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諫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

雖折而來軫方過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乎嗚呼

楊震

范曄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失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

方以昭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以棄載德繼踵牢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當平

方之度矣

李求陽明

故人知君不知故人有厚地方上有谷爰錄不吾知古吾心有神金獨何為兮至吾門吾聞吾門兮吾身

評 登前人所未發

楊震

葉向高

伯起當王密之饒惴惴焉長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風清節廉動人矣弟密散懷金以饒則伯起之操未必如寒露之

人物論

十八

王臺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冷然發然不可向通躡攀則懷金之客將有望門而嚴憚矣故冀其卻于既饒之頃孰與令人諒吾之守而不致致與其畏四知而卻之孰與令人畏我而不散犯為不卻之卻哉宋傳欽之介奉親以謁陳師道知其貧懷金餽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先師道乎嗟代而李也范其公行錢神碑橫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得式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楊震四知

顏鯨

愚嘗謂人以貌然之身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固守之者獨惟此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雖然並至嘗得入其中而權之趨赴之

形于吾躬清洪之勢過千湧泉傾側之謀陰于山海機械之用陷于轉圜救網之深密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重器有賜則寡絃可候卿人歸璧則許田可假賓客受問則松栢之歌聞華陽納賄則奇貨之謀什千金為計則侯景之顯赫廷尉受造則絳侯之族全孤白宋獻則王帝之因服官錢可盜則匡衡之名除甚莫利之能溺人也又况授之以無所侵有之地始之以私恩而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至米斷

心其用功密矣家食鹽水果與完桑其操履清矣冠雀金鸞三

人物論

十九

公致應其自負遂笑晚歲登朝就微徽隨其耳鳴幸矣而時之所值乃多變迷心之安帝也其夙夜砥礪止古聲言將欲激揚風流澄清仕路蓋終夜撫枕當懷忘食若也茂材王密果何為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廣陵道經江邑乃夜懷黃金十斤以遺之是欲以首置我也足欲以金穴我也亦夜無知之言其謀尤甚于平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噫其失震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慎獨之學矣面視掛劍東燭之風具千載一轍延及于孫四世清德為當代所宗其敬慎之餘流而漸溢之乎聞西天子其不特漢廷之人物也其後宦官竊權獄以私貴敗以貽成十九侯之門詩

三不惑之風復息西園之錢滿貫而四知之節不聞奸穢殖而忠良齊劍皇聞而懷金集其無業以風之乎雖然震能却千金之遺不能復得十三公之責能惑主審之心而不能留爵于王即如命之惡能獨持于暮夜之時而不能善處乎明矣出門之日以一乳母之故大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強時之于主德方今之朝群奸竊據頹影無備其知不足和也已未幾策杖印綬飲陳行宮豈指道側之悲海內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豈可非天變之作呂強之奏深為桓帝之聽則窮鳥之悲又當何如夫若輩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人物論

十四

二十

評 取其有却金之廉而惜其無保身之哲故當

黃憲

范曄

黃憲言論風言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者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中余曾祖傷侯以為憂憤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錄其分清濁未諒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考論云

黃憲

宋 黃明

破巢毀子則鳳凰不游于郊焚林剪羽則靈臺之不產其域何若物固釋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对我之音易若若退尾之鴈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滅頂濡首蒙夫由之踰難得失之

逢斯其判矣使叔度當時虎踞狼門餘波濡尾終龍機變透鋒露芒則一時功名富貴誠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朽腐安得流光今日蜚騰于茲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臣其所以衰奸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于垂亡即曹操焉終猶不敢顯言篡叛者未必非其貞孤之節有以默禪之也吾乃知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黃叔度祠記

孫繼舉明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甚君以職事薦還漢平祠下周覽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三百年其人雖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環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大倅叔度與人物論

十四

十一

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然國不若陳雷蓋史亦謂其言論風言亡所未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氣驚草詭之行相矜以聲相尚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有相摩踵相接也其稱至於正人畫而杜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容諸賢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養焉武為庸為溺顧以為相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丈大履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夫丘明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實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漢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

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番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處人者。而雁不飛。深服遠去。疏本叔度之長。豈有善自附也。子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待從其建。豈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職者必善用。候而蝶。愈微而龍。雖自千載之下。喻度多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其善處濁世者。適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非其當時之名。與迹欲胸之而後之人。乃匿區尸。而視焉。其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胸者。必以清時顯。古之歸迹。若數而垂。聲米。探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顯之理也。式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及考其入。緣其入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其君之為是人物論

十四

廿二

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評 叔度之養非諸公比。其進取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叔度者。

桓帝

范 燁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坐儒芳林。而考漢龍之宮。談華蓋。以柯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疎梁襄。奮威怒天下。猶茲其休息。而五邪禍。塵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廢折。茲鋒雖願依斟。流風亦不可得矣。

桓帝

南宮靖 一末

桓帝以來。政遷五律。刑強三獄。致和肆。流衍四方。賢愚生言。

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東。杜喬之徒。而折廷爭用。公議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滂。許劭之流。鵠聚論以救其敗。矯濯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云夫收聲。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棄。惜夫。堂鑾。而君子生。絃不根。適丁亂世。乾絳解紐。除邪得路。天下人勢如大江。大河不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淵。噫。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庶候林宗。侍范滂。顧登龍。門仙升。顧就下。坐。猶與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標的。而挾彈操子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若而飛。竟何流。人物論

十四

廿三

李之楊連朋友。及無辜。諸君子自取大若夫黃叔度多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亦有道之識。而重漢才。優處。遂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資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桓帝

顧 充

梁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蘇君。意氣凶山。操行不軌。動德比周公。食。燕比鄧禹。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戟。躬極。濃恩。榮寵。若一為天下貴。門後世外。朕之驕。本有若是者。使帝顯明其罪。與眾棄之。則不出中。是。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丑。侯。今虎豹密於苑。場。豺狼亂於林。園。是猶醒醉當以酒也。由是

夫同天且獨坐徐卅虎唐兩座並作妖孽乘機橫斯時也天
常震地吐好國家有三空之厄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乃聘
西馬之觀其行老子之祀肩比干之忠者或謂於清室來如
當之巧者或謂於廟堂終身暗藏本有勝政害毒四流在人骨
髓吁桓之為桓可勝嘆哉李唐范滂諸君子生是時點點天
踞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壞土而塞濁淫握石而補
崩山噫枯吹生自為標榜品嚴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人
得以垂芳而則卒之一戰不勝公謀敗績大姦伺隙而海內人
果激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梁統梁簡梁冀

范燁

人物論

廿四

范燁

順帝之世梁簡稱為賢輔宜以其地居九廟而終以惡謹自終
者乎大半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
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亡
術惟恃之音聲謠人口雖眾粟盈門何救阻饑之既永言終制
未解乃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龍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
徒然哉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公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
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廢無復顧慮漢朝
諸人蓋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竭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文

之罪殘裂其身汚濁其志庶幾討賊之義暴曰於天下而富貴
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張衡

范燁

程璜之稱平子曰數術治天地制作作造化斯致可得而言與
推其範圍兩條天地無所福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並斯思也
豈大業而巳哉何德之損乎

李固杜喬

范燁

人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皆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將以定
去就之舉止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大業為義則

人物論

廿五

范燁

傷生專為生則義義專為物則害知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
生舍生可也生重於家舍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
重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
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楊賜持重
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禍禍恥夫獲折之傷
任也觀其發止詞及所遭梁冀讐難機失謀乖猶惡亦而不能
已至矣夫杜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主也

李固杜喬

張枋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自世之下凜乎猶力生其視
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養土也但恨於機會節目之間處之未

蓋要於春秋撰綱之法講之不熟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舉商之辭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舉其進也將以正邦而不可以苟也一為之既涉罕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固當之獄也因為首相又頗知忍死有節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若若非固而誰當既不幸固使當召尚不發其為賊逆順理殊不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天大義獨推究付獄等舉動迂緩使固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諫所

人物論

士類

二六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夫大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非非常冀氏也恐事之不成無托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家宰理常明象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豈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必無以逃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辜矣若固者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替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荀爽

范曄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

當時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舉也黃巾大興至焉米十句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卑也余獨傷其所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外道以求之度災則高處以自守苟公之怒自勵其端跡乎不然何為遠自京而獲虎耳為龍其選選都之議以救湯黃之禍及後漢國華氏竟因命賈詡大車若若道固委蛇也

荀爽

劉鳳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奮靈德而澤蒼生故稱神耳荀氏何人顧委棄焉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顧蟠焉以無與稱哉藉今其審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

人物論

士類

二七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矣帝龍之屈伸惟時也奈何爽也于董卓之召隨即赴焉米十句而取卿相當是之際舉年已黃髮矣尚不辯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以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胡以得此於於潁川間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若夫亦好名者交相標榜務在於銜之過也冀人之禍從此釀矣飾所謂戰野玄黃之備乎

陳寔

范曄

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播種故俗遂以遁身為激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謂天牧堅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薄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蔡邕

人物論

十

廿八

李膺范滂

范燁

本府振拔汗險之中，稷象生風，以鼓動流俗，激養行以底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濤而從之，幽深窄破室族而不顧，至於伏其死而毋愴，其於我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李膺登龍門

賀燦然

士君子處世其無樂乎其有欲也哉則人得以取訛我而害
也且獲其禍于國夫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砥節礪
行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之難也砥節礪行而能匡扶世運之
難也亦非砥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會苟名會晦使天
下陰受其禍而已不乃馬之難也可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
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卒之招謗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阻之則
卒庸諸君子是已昔東漢之末李元禮擅人羣之譽天下翕然
宗之士學其接遇至比之登龍門云噫叱元禮所以不能脫履
祚之表而身與國俱損也夫元禮風節矯著為八俊首於當時

人物論

455

1

所積舉是以執轡爲幸其人品詎不卓然寡倫哉雖然所貴
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預亂而名尚不與焉自尤武梅
嚙漢爲袁宏宗額李自封卓茂爰嚴光于是海內罷然嚮風一洗
西漢腐脂而流之陋則人非理玄聖撥之患患在矯矯者之易
缺耳李膺諸君子即不宜與世訕決要當悅數人之習而遠之
大雅養天下和平之福豈復矯其波而揚之也且君子小人
君黃猶舍奈歟節君子不爲眾世駭俗之行僕小人猶止思一
中以逞而況乎若是之皎皎也乎妻貴乎內朗而外聞行峻而
語遂使君子與我深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憤怨不
平於我而思中以禍獨奈何元權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身之

不保也。且君子特為身乎？為天下乎？如其為身也，以且之之命轉于古之譽，亦是悖矣。而要非所謂于聖賢之道也。如其為天下也，吾身享孤高之譽，而使天下蒙慘酷之禍，又寧無憂心哉？蓋小人之肆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毀方瓦合，側足推排，要在固之範圍之內，徐觀其機，而潛為之制。苟徒才為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齒而視，思以其心于我，而吾其禍且中于國矣。彼曹節、王甫之亂漢也，則陳黨、李杜諸君子激成之也。其罪豈獨在宦豎執善乎？老氏之言曰：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夫和光可以變俗，同塵可以保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辭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人物論

十一

三十

可以免于禍耶？林宗殆庶幾乎，而奈何元禮之不諱于此也哉？自模楷之人，傾動海內，而建寧之禍，業已胚胎醞釀于其間。高明之室，鬼神且矚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誇之階梯之府也。故曰：士君子其無寧早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永、孔光、楊雄之流，為愈于李膺諸君子乎？蓋敵不君，災劉之祥不絕，如經鸞如卓犖，如操猶然，願長情疎睥睨，而不致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也。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試而名存者次也。身名俱喪者下也。然則與其為子雲我軍為元禮

評 破柱取朝信乎？過微聞之，然愈不可平。後又堂領之慘，實微使然也。

人物論十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五卷

甫中 鄭賢 元貞

范 燁

郭泰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微。故深厚之性，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發言危行，終身時時，時時物善，道使士養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郭太師

蔡 邕

先生謫應天，哀聰廉明，哲孝友，繼泰仁，為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為注，汪為泉，卒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

人物論

十一

三十

正辭貞固，是以幹事隱括，是以矯時。遂若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歷極微言之末，絕于時，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以朋勸誨，童蒙穎焉，用祛其蔽。州郡間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歸鴻崖，還跡繼果，奇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邇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食以為先民既歿，而德實猶存者，亦類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關斯禮，於是祠碑表墓，昭錄量行，俾功烈垂于百世，令聞顯於

經籍

評 蔡中郎自謂平生碑文惟此為不愧信然信然

郭林宗

陳陟

夫郭林宗者東漢黨人流也而獨不惟于黨人之禍吊古者遂比之大雅之秉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有焉嗚呼林宗其果足以稱是哉吾且以為幸免耳夫兩漢之世宦豎之禍非小也其毒中於一二君子則天下已為之駭愕目以為非常之變卒未有若東漢之李典輩繼之獄蓋羅一世之豪傑而置之死地者也此其禍寧減于秦時焚坑之列哉然吾以為其罪不專在宦豎也縉紳士實有以激之相排而自入其阱也當其時最甚

人物論

十五卷

二

者莫如李元禮范滂輩猶以之乃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縉紳之所甚學者惟龍門宦豎之所甚嫌者惟龍門林宗與元禮共也縉紳之所甚學者惟仙舟宦豎之所甚嫌者惟仙舟林宗與元禮共也以至太學諸生互相褒重則林宗為之冠而元禮次之俊顧有號失則元禮首八俊而林宗首八顧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一旦元禮被禍而林宗免為幸遂謂林宗以明哲免林宗果以明哲免哉吾以為是且百步五十步之相笑也然則林宗美以能免白幸也元禮仲舉主禱諸君皆任于朝而親仇宦官故宦官受之特甚而禍最酷林宗雖名不亞於諸君以無位而免又其餘諸君子皆傳相告引而於禍林宗

人物論

十五卷

則最為諸生所尊信者諸生卒死於王法而不敢引之成免其後元禮輩俱已捐死宦官之怒少殺必窮其獄則恐傳及其身弟故林宗終得以免歟則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幸以一目見脫者也明哲云乎哉史曰林宗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臧言激禍是以獲免嗚呼諸黨人豈盡由危言取禍者乎亦不過好臧否人物互相標榜致之耳彼以陳太丘視林宗何所處優優讓君子也而以未離其類猶且不免林宗安能翻轉于太丘也我故曰林宗之不惟于黨人之禍幸也或曰漢之黨人盡一時奇偉卓犖之士皇甫規自以不與黨流恥為三川豪傑而孟博之母亦不悲其子之就儻而陳幸與李杜聲名林宗即不幸而與其

郭林宗

沈客賢

古之所為士者非尚為高而已必其道術之深有足以與世相印激而不亢者夫是以其名播而身彌不掩夫飭行之士耿耿拔俗矜不自致策蹇然而亭亭物表哉顧其抗憤矯激之思

往往湖一也而登其身於是詭俗而一流于峻天下得以四觀
謀其後而名變為君子疏夫惟遠識之士志節行舉外園內朗
不以身之倏倏受物之汶汶亦不以身之繁繁挫物之頤頤是
用脫羈繫而名尚於靡風而不毀而身名俱全故曰秉德而處
萬物不能害其身虛心以道當世不能援其愛於乎庶幾焉者
世郭林宗乎今大草木之落也必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
茂靡靡之涕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食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高所托者遠則固存而不毀于時叩時而不摧摧然動于物故
夫古之君子志意傾而矯當世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百氏數澤就而泥金組大豈徒歎立商山之頂憔悴江海之上

人物論

十五

與烈烈者其是之士枯槁赴淵而已蓋懷嫉夫睢眦而嫉炳者抗
塵走俗倪仰尊貴而為其矯矯者以振而維之也是故天下方
哭世懷斯嗟嗟嗟以行生于是忽然而舉以保真天下方笑
梯滑拾如脂如膏以梁繼于是廉潔正且以自清天下方歟
與雞擊草今于是嗚嗚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泛泛若滄海與
上下于是昂昂若千仞之棲翼以其瞻然矯俗之恩必不瑣瑣
焉從俗當其淪沉世故而之數者一有感于其前則必齟齬諍
整而不覺其峻矣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君子亦未免以其孤厥者傲天下掛冠採藥屨屨其山之節而
莽行一漫至流清冷以自潔則謂雖傲上似商山之風而沐猴

一詣至其鼎鑊以如飴烹茶遊鶴嘆傲畏聖之迹而清談一獲
至燔衣冠于烈燭故曰傲傲者易汗曉曉者易歎言微許之禍
也又曰鴻鵠實異人何慕焉言遠思之遠也方求奇思得之
際大將軍莫餅士口敵主聽而太尉廣司徒總司空朗軍城
脚要而莫敢誰何于是大尉總領相持風裁維其間而范滂
李元禮陳仲舉王叔茂客公孝諸君子總引而起書諸生嘯則
卻公卿之論議而不顧褒善糾違則毅合柱之閣聲而不恤後
措俊秀則尸已有之官威而不忌而碩儒俊及則結南北之部
黨而不變大都以其個個款款之思濟其矯俗矯世之念而郭
林宗者迺獨翔區外以舒其翅天衢以高峙彼其高賢欽于陳

人物論

十六

魏松慕動于角巾之舉識于詔批叔度無干稠衆草蔬飯于李
儒若名齊于元禮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而至于人之
云亡則松憂于邦國殄瘁而不為離世異俗之元瞻焉安止則
隱憂於千誰之屋而不為附景和響多流故常其時若司隸校
尉元禮等百餘人或鉤黨而黨田里或黨而黨廷尉或駢首
喪氣而就戮或望門投止而不免而林宗既辟司徒拜舉有道
四十又二而以天年卒嗚呼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
必滿之諸君子者所謂委子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汗
泥之中而斃于蠶桑之外者乎故孟博稱隱不遺親莫不絕俗
而史謂其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

六 使當世諸君子胥若林宗庶幾哉濁世之選賢與
之純軌清議流而身名全矣而何孟博知稱林宗其遺絕俗
已甚矧伯厨俊及輩又誰不危言激論踰千世而重取稱也
即及後世閱二子稍稍得免而矣烟毀幾至同歸人偃卧土室
長子莫屬其不易投係旁形怵心抑又甚夫而孰有如郭有道
之纖志舒節慨遺物從容于無方之外而不與物相繫撥也
哉於乎其其道循深矣今天水清至濁猶眉髮靡理然而升之
於雲則雨施洗之於地則土潤雖清以洗物則不亂于濁受濁
以濟物則不傷其清故水者善清濁之間者也老氏有言上善
若水然乎哉

人物論

十五卷

六

茅容

方應選明

今當讀東漢史所紀載烈士偉人其行誼燭然不泯蓋亦卓卓
矣若茅生者固士之雋與夫生事史冊不在其數其遺迹林
宗出草蔬相飯一事何其奇也林宗無容嘆矣若茅生者其亦
紹林宗之懿矩而無愧者與得曰惟賢知賢惟德知德士君子
苟非意分之投則其志不至而其交不入姜桂同氣猶不共
處何若其意分固契也故伯楷倒屣於仲宣子敬當指于羊欣
仲舉下榻于孺子真長推轂於張惠非其名行相高而則其節整
之相推擇哉千古遺芳也林宗若何知人哉東和諸君子望
重山斗名動荆楚而林宗固其望也識叔度於荆湘鑑孔融於

荆湘助師事於魏昭齊芳名於元禮推隱貞于孟博助思密於
角巾欽焉賢於望輒其清操蓋可想矣彼茅生者五立不知其何
許人顧一見林宗而奇之而投分結契若故人然者肯定亦林
宗之儔儔其所為風雅之操不愧林宗者與吾觀生之食母與
所以款林宗也其家庭之間子母相融融然庶幾哉古孝子所
為遺愛懷食者而友朋之誼殆不忝把臂入林枝梧傾蓋之交
者已夫人之行誼有以一節而上其平生矧以生雅度翩翩若
爾生信非偉人伍與不然庭虛長者之轅門絕大將之刺不齒
於有道生信偉人伍而何足以聆林宗之聲咳也張范之契千
里神合王戴之交經宿命駕生之觀林宗固素所欽慕亦其大
人物論

十五卷

七

味之同者生信非偉人伍與雖然道未合乎中庸非聖賢所貴
語曰君子見大則曲行為細果都諸君子其志於其行而而其
意氣太激所謂激者易汚曉者易欺諸君子蓋不免焉林
宗之行誼吾不敢苟譽然不能脫然東都之習而生也野合之
次即惟洽無忤者是若乃林宗之峻行足以俾其志欲傲然則
謂生濁世之佳士則可謂生中行之士則不可

徐穉

張九齡唐

先生受天元林舍道條出生知而上貴之以一體齊清純動道
玄妙知道之將廢乃躬則獨善與耕取資非力不食鄉鄰事廢
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濁濁不抗迹以疵物故退居山林不

苟利以展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誦稱
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候於南郡
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世帝猶能安
車玄纓備禮致聘而竟不召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並
招雖不之肯就及聞蹇步徒步帛祭禮有所尚隻難不遵豈有
所加生躬爲貴士之感義是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
可慕其展中權行中虛寄此類也昔君處齊介潔而遠去沮溺
野逸而難群顏閔鑒坏以遁逃接與狂歌而說激此誠作者或
類沽名大有所必爲至則編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既
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
人物論 十五卷

已以屬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徒被教子直
道進而已哉

徐科

曾子固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爭材顧望
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
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
意至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力行彌勵志雖
不就而志有餘故及其既沒而議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
死而不避百餘年禮讓大亂非聖者相厲皆遵巡而不敢廢漢

能亡爲存盡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希太尉郭瑀
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意已以爲
人與獨等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肯去
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極極不遠矣處此其志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
也孔子相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
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
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
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易彼也

人物論

十五卷

申屠蟠 趙雲免於評論

黃道月

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二士何敢軒輊哉論者謂烈士之危而必
伸高士謂其見天下獨立塵表不與改效同波亦不與譖蘇
同舉嗟乎此有傷于烈士而故舉高士也愚則以天下必有
烈士之名節而後高士得優將以順真係素何也自古及今天
運衰弊泰平君王皆明聖賢良方正皆皆徵用奸邪篡竊豈
皆屏息昆蟲草木豈皆順長九變八壞之外豈皆納教接化夫
既不能保其常如此也于是忠臣義士扼腕而叱咤流涕而悲
鳴捐軀命而就鼎及上酬皇天中報國家下謝海內蒼生使九
廟之馬懸于一絛而安于泰山僭竊之徒終身垂涕其側而不

取拜此其爲事近激其成風近沽聲華而其維持之功則甚遠且遂式于時有超然者出當禍幾未兆而先視其禍之必至于毒婦紳壻高廟引身而退以山林自老卒之禍未一一如其料而若人者自全而名晦識尤而道尊母怪乎談往事者類烈士亡室而賞高士之先見也然愚必欲拂而置喙者則有說也草藥出則藥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雲出則子陵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既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鴛鴦灰心而博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往亡論已東漢自光武及正明章繼

人物論

五

十

之崇茲名節士類鳴鳴通嚮往者更僕未數于何母后相接臨朝皆幼後立外戚當道當是時也碩儒俊及之名未立太學生徒之衆未盛宦官威福之權未張申屠蟠乃嘆曰處士其將橫議乎不去桐將及人乃髮姓名入山人無知者至竟鎖獄赴李膺范滂盡三木裴頭血汚賊臣之手而獨獨先去以城進起然得免於評論哲式蟠也可謂高士矣彼視膺滂諸人不啻鸞鳳視膺凡矣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爲說而死耶死澤也爲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樂好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于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于超然耶彼免評論者爲超然此不免評論者爲超然比于割箕子奴微子六鈞三仁也故諸

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爲申屠蟠不去則清風不揚孤節不淬而貪夫利徒且抵掌哆口而謂天下無好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苟一以烈律天下則蟠迹于偷生一以高律天下則諸賢迹于傷勇不偷生不傷勇而惟取裁于理之中較量夫國家之重則死者之不免于評論也無超然之隱冀而有超然之名節雖謂李膺范滂諸人與申屠蟠同一道可也昔禹稷過門不入顏子陋巷不堪孟子斷之曰同道正有見于出處之大義也夫傷乎士君子在天下各行所志不必去則俱去必則俱去不必以爲評論者爲是而以

人物論

十五

十一

不免評論者爲非也便漢家之所藉重者止一申屠蟠而不枉死難諸賢則自有天下以來逆節之臣孰爲阿瞞者而終身不敢睥睨神器果蟠先去之方乎抑諸賢必難之所當爭論人至是則以身死漢且愈于以身去漢者也故曰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不可輕爲軒輊也雖然孔子作春秋而罪我之謗且自任之孟子好辯而曰子不得已彼聖賢且不免于評論且幾乎評論之禍如之何而拘儒曲士輒妄議吾黨錮諸君子也何也傳有曰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是危言國有道之微而危言以危身則君相之罪也若申屠蟠之免禍則較之諸賢爲謀一等省而子又何謀謀效莊漆園輕誕之諫云

楊喬賢

方遜志明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賊盜況若是其眾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人之出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人物論 十五卷 十二

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宗室遂終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直刺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其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汗餓死而必辭此其心豈可以執利奉誘使喬不死命以大臣傷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之不知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體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八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噴然嘆曰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孺子而不

知喬計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予始

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議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易由知之有大人即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心所重在義與道視卓犖並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求言尚友卓執二人

仇香

焦 竑明

教化者民之趨向教化著而姦邪止者趨向定也教化廢而姦邪洶湧刑罰不能勝者趨向失也吾無塞其波流而尋其原本畧其誅伐而示其趨向一切嚴威慘礪之用盡置弗行而惟其戒諭者勸導者儆懼而休嘉者則日勸無敢怠慢悖逆之夫安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興起乎上無追捕之勞下無痛楚之恨而惟為陳人倫孝行卒友其初則導愚教陋視之發奸摘伏者大有侵庭矣故導民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樂驅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非厲鵠管鳳之效與吾因是有以知仇香之心矣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性無弗賦無論聖賢即山陬海澨至愚極陋之民孰不與焉而尊喬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動宣德化止邪未形至令民母子不相悅大傷風俗得在上人深愧無驛風之德為斯民觀矧敢得擊刑驅如鷹鷂之逐鳥雀耶其哉香

之爲備更也噫嘻諱斯言者安得不譴然乎蒼鷹之猛而喙然
于鳳德之衰

梁鴻

梁 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將於世遭漢微缺洗風逐
物居以爲道不可拘時故安節以高節高節不可以激俗故登
印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事故適越以遐跡遐跡不可以不粒
故寄食於舂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安夫大其道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
謂高世之遠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
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繫以道荷
人物論 十四

孫以濟而晦德導難不成乎名鳴呼伯黨非斯人之徒則誰與
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賈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
亦將舍爾采顧以觀我靈龜乎

陳蕃

范 曄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論當俗而驅馳險阨
之中與刑人厲天同朝爭衡終取賊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深情
志遠埃霧也惑天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偷莫相恤也以遠世
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諸黨
會協策奮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懷懷乎伊望之業失功雖不終
歟其信義足以爲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評 陳蕃心事范公始爲表恭徒若尚論者所訊則朝廷無
人其能免於亂乎

陳蕃

蘇 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
爲相娶必審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
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黨武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
望內有德於當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
不正則爲敗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暴虎側目禍不旋踵
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取天今道路洶洶皆言侯貴節公
東聽王甫鄭璠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
人物論 十五

生變亂傾覆社稷顯出臣童叟左右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府
不從聞者是不察其謀未及終曹節等賜詔殺之時蕃七十餘
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露刃入承天門操臂大呼適逢
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
倡狂寒慙乃與未當更事者比豈坐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斯
豈孔子所謂畏哉

陳蕃

張 斌

竇武陳蕃據權處位而事變至難主弱一也改在旁觀二也宦
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固上則
太后之心未明楊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

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緊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失且使之人人自疑及締其黨與而速其奸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瑄所謂中官故縱者自可諒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華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滅厥巨魁脇從同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輩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

人物論

十五

十六

而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謀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良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我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希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於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乎每讀希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惜哉

實武何進

范曄

實武何進籍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

群豪風之勢卒而事敗聞監身成功類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嚴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實武何進

楊時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斷之賤便辟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實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伏義協謀勦滅兇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精銳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猜嫌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北軍告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

人物論

十五

十七

張島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當可以策動也不能乘機乘隙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海與龔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當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榮之諫躬蹈覆轍引奸兇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是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何進

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秉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夫一微軍事也何至紛上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幸為之辭爾曰若事謀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美苟美有所出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美况事與美俱不肖者春秋之時諸侯皆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十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因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每霜之漸墓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常是時漢之法蓋元帝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

人物論

十五

十八

之毒漢自恭顯而末若是其遠也蔡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亦收其權柱墓弑之路又不能登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臨上以徇袁紹之謀又再曰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將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固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蔡碩之徒所以勝進也重車入關之後燒城宮室墓殿天子傷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之屬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害禍也以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噬其家人此于崇禍何不除顧矣必虎

豹之害而後能也况于卓之無所忌憚文甚于虎豹虎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棄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棄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意免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傳教導以增養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視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得救消其害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及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憐憐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營之也于讀漢書至霍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七

人物論

十五

十九

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逮也而進遽效之古語有曰莫視其興先視其衰以蓄武之賢猶爾也德進者何足以知其衰而視之手

評 漢之亡兆於董卓之人朝卓之入起於何進之召諸侯

窮極亂本論正而格調高

張典

王廷相明

陳蕃實武謀誅宦官不克被禍又謂張典見欺於監于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典實集軍官爾非被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典則可惜大將軍微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更當其方典多讀書號稱賢良朝廷事

論語在。人非噴壺漏壺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節節義威權禍亂朝政子弟在列肆行合黨天下洵洵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寶之忠而為之同列者顧獨昧之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內外清濁判也又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及逆構游平仲舉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彼欺也魚有所縱創而然也初辟於邊塞屢敗以故吏部官禁錮數歲諸交親莫敢薦及後赦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上官不獲天始終不隳其節惟有道有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輒輒不變其行而附時汀者鮮矣魚久紉抑于外非遜人物論

十五卷

二十

世無悶之節是以一德于外戚一德于中官而正義遂銷阻夫謂之見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即國之大變非固秦可以從事為皇者當其矯說之時即率王帶軍士而誓之曰大將軍友魚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魚是從得其狀未晚也後報武曰曹當待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矣陳兵朱雀門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不當自白勿關社軍以速夷滅復請于前曰大將軍反狀軍士與魚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內為所挾而不敢運動外有所恃而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真不如詔即惟掌奈何嗟乎此豈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謂之笑與於

此從謂非可死之時乎不逾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極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魚于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公將作亂欲得子申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殺子申曰子嘗謂我笑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我明我之義乃就外佛胎以中牟叛却田單以此鐵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死乃棄木就烹君子曰卑也甲也不以生害義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大夫矣使魚之志不成而為庸等所言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鬱上無聊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于而漢人物論

十五卷

二十一

評 反覆罪與氣復何辭辭則氣壯今按上指

朱穆

范 燁

朱穆見比周傷義備黨毀俗志抑朋黨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矜自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蓋孔子稱士人不誦下交不啻又曰安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誑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其傾蓋揮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爾輩之游客嚴顏翟公之門實違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復生陳子之殺身情為思使命終義

聖哲以利善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楊氏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實使生救而忘得朋之義慕氏孤貞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許失漢與楊王陽言禹陳邊張球中世有廉光慶鴻陳重常多云

朱穆

汪道昆明

朱公叔慕善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慕善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慍上懇上而不能用其疏除閹宦也至於憤懣發疽而卒可謂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辟安在於為賢也哉

人物論

十五

十二

朱穆崇厚論

李修美明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於人情盡然乎曰然曰記短則無折其長與惡則併伐其善惡上皆是莫可稱也固美至稱仲尼不失舊於原壤田盼力救罪於安國公風致嚙伐木與思其有所激也夫若是乎人心之滋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藉今見此當恨性論之未盡也可得聞乎噫世變江河孰為砥之人心山川誰忍測之已矣無重立及損吾厚也曰時事非非聖賢太息挽回世運則吾輩亦與有責焉隱忍緘默幸為厚德乎嗟夫天下豈無但詐應起士習陵夷文誼掃地拙者生而待巧者益而趨君子重足小人操臂豈為記短棄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

而加之短豈為貶惡併伐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禮誣之以惡情偏比昵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柔蔑之夫一中睚眦離食槽井上者盡指為惟埋之黨論訕訕惟意所向飛沉榮辱追恤後言敦厚之道斷棄棄矣夫毀疵人所時有播過救失於友猶有厚地期雖黃任口黑白喧嘩胡為肝肥胡為胡越彼瑣瑣嗷嗷嚙嚙之夫又望影竊嚙真得而甘心焉人心之薄至如公叔所云尤然可嘆者昔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今人之薄者陰以惠於厚道之中若豺狼然飽則相依饑則相噬不勝其跳而幸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匿其薄者則如射隼翼有翳而居伺便而發陽揭陰網鮮能出其彀中况其耿介如

人物論

十五

十三

煙者耶嗚呼嗷嗷乎左之客室不吠人也哉嗟乎人各有心豈好原德迷而不復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途開公平之路洗名利之染救道德之好真是真非不敢狂民之直隱惡揚善不欲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壅積盛名顯身榮者豈虛語哉評痛今世之險迫古人之厚可為世風一流涕

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明

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篇末實不廢書而嘆曰嗟乎白玉毀為珪璋純樸殘為機穽離浮散原自漢已然耳暴威殊于今為甚今俗之薄也豈僅昔于薦紳薦紳之澆漓莫甚于朝市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于今

先信論此者則有七焉夫張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稽顙
一世公卿高其矯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擊轂庸詠利口蜚
蜚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羣衆無智過信拾塵之
疑攘臂峻峰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珥其泉明智之臣圖隱
鱗冀諂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
時有奔踴物誠有之士亦宜然公或居官任職無以喻人而蔽
嚴獨立弘探救俗或尚行別意停于中庸而灼然至惠蟬蛻埃
嗟世乃有執鴈臬而笑鳳麟處驚下而嘲逸足攜據詰詰以肆
雌黃巧為察語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較好申椒以逢其繼
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羞長孺偃偃哲人高致
人物論 十五卷

方今乃讓拓落為尸官請運奉為宰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
乃而子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恥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
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操人各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
者大名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若令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其
寘之行以一瑕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讓卿執特子微之寵歷詆
當塗承顯之指傾危正士高貴大臣蒙誘于非愚機變險壬
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匡瑕龐士元過
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關永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論者瑕
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數德為善者懼矣請賢士無投
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交河

之野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于夷吾
進則王吉彈冠於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市
朝之喻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皇後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
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於斯又千里如期無有范張約方舟
其涉何殊李郭登仙相與過于惠莊相死同于羊左已而彼我
異勢異處殊塗顯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排藎語之滿鵲者相慕
之誠後來相背之衆宜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
朱隙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竹使止尼人何
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耻之吏應風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齧
猶將又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統而市
人物論 十五卷

色子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呼濁世陵夷狙詐
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憐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
賊深藏同舍沙之射影邪曲宮正類蚊蚋之嗜腐其而目之則
深山疾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常性豈握機
則果谷成曜夕失其將門度難曾無留容存效之仁寧有楚
王騎鞭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
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非薄猶之不可本欲眾人之
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報之
及墨墨之化譏問憐子蠹尾積穢重於丘山故爾人者人亦友
爾之壘人者人亦友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已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起無遂寬則然
思母令全德之正以流言舍垢獨行一天以矯節蒙汚士無精
薪一賦朝無後車之嫌納汚藏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交
也夫國無恤以遠怨也誦告奸之俗又敦龐之風國無殺賢人
有厚行庶其可乎夫西宮之初將相臣言人過東京之季薦紳
就相履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幸名者相軋爭位者
相傾斷斷焉悻悻焉朱紫共色粉墨雜陳雖有南史之行無自
解免史重之累日為踞蹠當其泥蟠蟻窟則陽附脫驂及其龍
升輿登則跌為國累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益
州發憤于漢李固其然乎語曰君子度已以綽接人用權度已

人物論

范熒

以綽則已處其厚接人用權則遂怨於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
澆清余既感文忠之譏辭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評 七 詠坊中時時吟而高調蒼詞尤堪整飾

靈帝

范熒

秦本紀說趙高說二世指鹿為馬而趙中忠義亦給靈帝不得
登高臨觀故知亡教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靈帝

顧允

高帝既立曹節王甫並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一朝群臣已如河中之水而陳蕃黨武欲與天爭漢
豈不且落慮遂謀以定大策而舉事章草一跌不淑后顧數十

董食以無忌姦疾賊弱後嫖姦竊綱橫暴放毒人物此何憂
時也崑山之矢弑硃皆熾良主者可不自愛乎當時不能北山
之北南山之南含華隱雄則迹埋聲以高樓其志而除蛇蛇之
頭踐虎狼之尾致刑章討捕劉及五楊憊兆悼心智愚同屈天
地板蕩字留平離其誰救帝方父母張趙奴謀公卿勸爵貴
官後宮列肆惟目不火而樂有餘方之於桓抑又其焉是時雖
難仁為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殿災異紛如
界無警悟自此黃巾之亂叛而不寧而漢室之難又甚於當靈
梁冀之世矣

馬融

范熒

馬融辭命鄧氏遠巡隨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身乎既而流曲士
之節惜不背之軀終以奢樂恣性當附成議固知識能匡欲者
鮮矣夫事古則矜全之情運定而故安存之慮無從而不懼者
晉靡之人也生不重室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男歸於所安而
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

方孝孺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重奏請誅李固誅梁
夷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李不免冀手未幾懿皆從
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合章祿為高士苟謂
事冀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為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

以此得罪死有餘榮而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大禍豈不足為愚失者之戒乎

盧植

范曄

風霜以剝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盛公之心可知矣夫靈龜起怪常定駭下雖資育訓諸之倫本有不死操金常者也當植抽口及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及赴新市立先計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范曄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于祿見賢則委位故于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

人物論

十卷

米

稱已不疑伐而讓他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申屠蟠

司馬光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主庭以正小人之罪而寡取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然人生於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誠否人物激濁揚清擗應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滯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戮而國隨以下不亦悲乎夫惟郭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申屠蟠

黃通

皇甫出則巢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買出則子陵

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登其臺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景設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楊體灰心而憚萬世輕常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生如彼其衆貴付之誰氏子也當獨欲逃李唐記夢並華不棄頭血汚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誠迹超然得免於評論毋哉雖也可謂高士矣視彼曹滂諸人不當特鳳凰鳳凰矣嗚呼亦漢臣子也彼當獨諸賢為誰而死也死漢也為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和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

人物論

十卷

米

不揚孤節不澤而貪夫利使且振掌鳴口而謂天下無清修之士是有諸野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蓋以成諸賢之烈也余之何而可軒輕為哉特諸君子不且揭為矯激焉耳

蔡邕

范曄

奮氣感士所不能忘也風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皆抱鉞和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鳳凰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置及語平日侍全人哉及解刑衣屬臨越藩丹江堅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客但顧北首舊丘歸骸尤墟尤可得乎卓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臣既既申狂僇辱幸

蔡邕
人先之先雖得其史之後禍屬其慶者夫且無懷君子斷刑
尚或為之不果况國慶為卒應不先圖於情更容而罰同邪當
執政乃追怨于長發豈流後於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蔡邕

蔡清明

伯竹曠世逢才博通墳典辨音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殺
心於聽琴若經於成均若志識三五疏七事薦舉而馴忠
按連理生則達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卿黨高其義指
小臣官至於命江壯逝跡吳會而不辭奈何並卓一辟却之
以成即翻然應命化宿三遷本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
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逃矣而父之滅紀嚴並誦之何哉

人物論

十五卷

世

評 邕座上二嘆而已九之罪似得乎豈語有此意

蔡邕

蔡清明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便得乎成漢史即司馬遷以
後世推其人矣此且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獲罪籍身名俱
滅也嗟乎既負才矣又係榮名一者豈易得兼哉邕之著稱
諸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其
心休附者耶邕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
偶身累曰之汚若此也當是時重臣挾寵主之威嚴群疑之際
志欲亟取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計哉夫邕之舉于卓
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罪邕之終不得為也豈所謂謂

先者雖與人之責也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勢制於奸人不早決
斷是則是矣而繫以為常條櫛首則非其情也

趙苞

方孝孺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胡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子母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乃戰破之毋遂遇害余曰苞昔守官矣然
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萬璧之積與
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于千金矣以情而敵千金不
可也君固有重於親有親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
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冠雖劫母以賜降吾且盡死以存君
人物論

十五卷

世

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
土地而已土地者聲積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
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
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千
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鮮卑得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
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餘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
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
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直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
也葉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葉母之愈
甚也權其輕重便合乎直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

之憤草苞不足以及此也

評 棄母以全城四句見苞亦有不得已者貨財以賂鮮卑

亦是一策

皇甫嵩米尚

范燁

皇甫嵩米尚並以上將之客受腰金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
濟滿天下仇弼士蒙羅襪賊放命斯誠棄公投袂之義在義利
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天率師臣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英宣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
乎前史著平涼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未每言其祖魏太傅歟
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按豫之戰功歸米尚張角之提本之

人物論

上卷

世二

於盧植收名飲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援危亂而
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顧不伐善為先斯亦行
身之要貨

徐幹

黃省曾

管肅觀文帝與朝歌令丘首書係長懷文抱質恬淡真然有其
山之志謂之好賢則可謂知已則未也蓋儒文所修者貴於
樂所誅者帝王之經所祇者三六之德所艷者寧和之治蓋尼
淵之宗豈非段園之必通也洪魯之遺儒非與條之長往也登
庸之門孰非巖淵之迹跡也而謂其舉念陸沉忘情好爵豈理

也哉奇真周行可嫌元憤特恨其處擬襲龍之器而不遇時亦

之朝安懷旦與之寶而莫際惟清之連生茲叔漢皇步已祖魏
葉得孤州挺滌鼎出乘轉達於我馬之林天子寄命於姦臣之
室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有欲以養親歸周則
無卷阿之可煩將以騰騰飛騰則豈清之堪污所以處處著
終進退維谷信直照日豈莫語人是故名茂無畢生之心考世
尚歸全之同即如常長君平已久方旌強召非其本懷先賢行
狀忘其輕官忽錄不能世崇誠哉言也其在魏廷身屯章拂止
如恭棘軍謀諸而靡獻上文割而弗臨高標遠縹緲乃托之芳
翰撰為中論以俟萬年玩其言蘊濟世不忘激刺之情憤慨而

人物論

上卷

世二

具有如宋伊尹之積憂憂憂也晉周公之備物讓胃錫也疏
本始之倚高光獨任也病無喻之飾諫漏潛移也以至特戰要
王省民之不歸施由報吉者天之惠也後下空招奉朝從臣則
以綴其言其案寫其胸臆而披其發他者不覺臨文而感發其嚴
微五德深矣豈肩效言其美以服肱于逆節之臣哉不然則結
敏如修帷帷如或何足並也以是瞻處五管之幕淳淳士子之
苑文昌宴閣城猶欽行也與輪泰從策猶株送也筆絲恭恭
猶枯也耳瓜米半管猶茶苦也視之金璽米綬王爵甫成而
徐陳應劉明年盡逝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彼魏文者徒把
其鴻異之隅而不覺其龍變之翼而曰區外之儔歟嗟嗟矣

此章平所習每一教起竊探與曉明知爾心當緩合而不云
謂物以來未有而者此僕所以嘆其精光也後賢也

史記

康海

常謂太子即位官塞頌帝欲誅大將軍進言立陳霸王楊
李紹陽勸誅塞頌帝官進曰太后不聽紹又誦召四方猛將使
軍引兵圍京師以賜太后進塞之軍排闥而笑曰此一獄吏事
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言是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又臣不能識其言而妄為之禍曰若誅
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之大義自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諫事而信義說事與
人物論 十五卷 十四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
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
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下天子之刑則獲
霜之漸繁秋之萌也故特畫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官
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常足時
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閉之抑此于春
秋之法益元兇者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
官之毒深自恭顯以來若其速也塞頌趙忠張讓之徒欲廢
帝而立幼孫太后而誅進若元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
漢家之法亟取其權柱篡賊之路又不能整昭名義為之司隸

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拘衆絕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討
英乃猶侵潛以待外諸將之兵卒幸閹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
士以待誅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
也董卓入關之後雖熾宮室震震天子乃折民庶其聲禍倍萬
于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將之兵猶虎
豹豺豕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崇禍也收虎
豹之屬入于室而厭之至則盡啄其家人此為崇禍何不除顧
義必虎豹豺豕而後能也況千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豺
豕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
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

人物論

史記

十四

其君喪其社稷者矣人主之物也為之師傳教導以增修其聰
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得蔽潛濟其意蓋
則在我者可不憂而定而在彼者不利而幸也田氏之於齊其
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救之以禮使
勿自甚其所為常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收而滅也其
理當如是也至田國之屬則惛惛然怒而作姜氏之廟由是
不祀焉彼高閹者有以廢之也子讚深害至實武陳蕃之死曰
嗟千讓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遷放之古
語有曰莫視其寬先視其變以審武之肝猶爾也彼進者何足
以知其變而視之乎

評何進召外兵罪有所歸

漢書八論

曉

嗚呼君子太宰一日及忘其君故綸于賦外以救上乃翁名飲
建以爲國難以致吾心而值吾義也則公何人方其君臣相
上之義也則公何人方其君臣相
始夫天道動威上心惟惟索維西鄰國是猶旋復東征斯各
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則苟不能
爲則苟食時則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避俗其心自首
人物論

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竊據于三禪寧幸被髮于校
童仲尼說冕于婦口柳下跼跼于聖國伯玉表懷於舊邦石碣
乞老于綠衣李友假詞于執紼九度過偏於通泰于衣襟榮于
還常陶朱備丹於烏喙子及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退尤以忤
職能之怨退不招朋游舉以下墊獲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
可行可止憂樂俯仰何其明且智也苟狗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叛衆雖自障而起譬係張大其標起風摧君子估焉自謂得志
快意泰迷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就森然圍而刺
之接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思哉是故君
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胸石以乘機無寧眩石

以速誘令章以示拙無能勉言以買其軍約行以速時將軍
抗行以欽怨遂乎此非達時人親知天機道微繁於進退存亡
得失之際者不能負於斯也叔向教晉要要爲他公謀陳正
先許秦忠則志天明之知道則木也况其下此者乎史漢究綱
諸賢何其忠也甘陵二子猶索攝謀何閑國事遂成世網矣卒
完職于獨史權事起邵已歷流學界界是時苟有達賢深識之
道際闢技右堅躬力阻示以中庸導以兄弟動以充言感以血
誠則潰瓜已杞飛鳥桃李尚可救藥而和林示曹得佛即李元禮
陳仲容諸人皆夙負時譽亦其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
之數輩于今亦亦且巧評微論顛倒家邪塞袂抗顏頹挫卿相
人物論

其徒三萬動搖四海羣極舉起名盛禍隨張成異脫微經交結
宦園露重上開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亂風俗移爪皇方
頑成說松朔人衆勢集則惡逆勿舉其死輕生則殘暴亂避人
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凌求督督郡縣守相停
綠句校姻姻生收購伍拾藉偏于章章疊序鞠爲國園災頭滿
道權車相掣詞連逆害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校尉未詣
再三帝怒稍解聞氣益張春詠既陰除邪遂熾能亂國數者白
原野者以拔茅今乃雷叩首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
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怙不省悟茲肆權權後爾曰君後
我曰顧及璧之重意家裂之時而笑戲謔謔不知改長苛禍再

起大變斯舉張儉發於朱非竟始慘於侯覽判章案則踪跡盡
廢矣府署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計報復既曉其與常人不
常識而公言者誦惟且網死徒廣禁又六七百人追夫當其
被刑命視其於是凡諸黨人生徒或縶多舊內外親免之親苟
在仕籍盡其細又不帶幾十人失由是下著義憤下積刑淫
于動人和鼓聲入獄市中倡亂推助四方呂強因事連風稍得
赦有卒之賊盜蒲山縶令不能甚將帥不能戒板蕩烈於東周
典刑絕於商季幸皇首捷鍾虜歸遂移開龜諸君子當時忠
義之鵬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惜捨棄之眾堅丁金石勝說
之困棘于焚棄進退迫於熱隨行止遂于狼狽露骨而不知兩

人物論

十五

雪覆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千丈海起萬俾
於蟻蟻計亦不美坑誅之禍非干前謀非防律始於父辱况
乎遠之失德其禍已久集奴孽妻積微中則皇父象伯矯權外
府戚里無丁公中伯之賢帥尹有即山澤萬之陰賦侵奪重荷
抑其空明似欲為屋粟出上議人父亂終為近累貪人敗類邇
風孰能追其末年官星掩常忠臣烈于敵技求庸之約則因于
車防幸人欲辭寒苦之哭則終於揚南之悲伯君子於此苟
悟進退來除之理身名錢之倫十職之奈何必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為人己甚金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
矣等乎叔度汪洋濛濛六測孺子耕稼者無聞妻旅歸而

竟却圓形子龍漆工儻然絕迹雖留帶銅諸君並居於世而身
名俱全余有取哉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植明

光武遭漢室衰絕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救高經術
宿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無經問道
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
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故行之也無鑿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
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禮隆禮義

本物論

十五

設辟雍學官教陳禮樂經歌之化教人倫止夫婦入下其不
聯然論若梯之義得舊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
盈守成世官重慶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
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厚者
無如東漢矣歟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
經術脩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教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
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而上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
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愈盛盛開此
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關洛覆政小人
操其威福相矯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以失其操柄綱

茲而焚厥膚之爲於鳥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其

革草

高適書

昔漢作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
宰臣非補察之具革草也兼形勝手操兵符期而不扶禍則先
倡與普陽之甲右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
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草荷天命弘農之虜凱謂人心救諷朝
廷以自尊貴大拜劉虜以極誅求焚燒柳邑馳突放橫未飽陳
飯死倚牆柱之間北唐困窮生吞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惡鬼
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攘袂起運州路御皆以誅草爲名故兵

人物論

十六

二

性於孫臣氣奪於秦紹僭擬道服黨助奸邪驅使東人腸帶西
幸活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畢端乃謂漢高可移
郡焉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之誠天假布手
毋身勞戮種族無胥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秋道之人不慚草
之不臣而於其爲鬼苟斯鬼足尚則漢秦可得而神晉政可得
而廟堂父子可乎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廟主嗟呼仁賢
之魄寂冥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
秦特之鬼狀

表紹

秦少海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身死

持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幾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而未
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
爲政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

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表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爲不然紹之所
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
則其楚漢相拒於京索之間高祖本北狼狽甚於表紹者數矣
而卒有天下項藉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操比也而竟死東
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良韓信蕭
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

人物論

十六

三

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繁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繁盡敵於廣武
平昌祖圍于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覽建信侯紹敗而還懸
豐而殺之嗚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式傳曰善敗者不亡
故楚昭王刺越王勾踐皆瀕於絕滅而後續紹雖敗於官渡而
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
於欲東向而軍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
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器械外結華離縱不能併吞天下豈遽
至於亡哉方紹重軍卓異謀橫刀不惡長折而出及起兵渤海
遂有四州之地連百戰之衆威振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
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

有平文君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于編以為短言也

評 高祖討袁紹袁紹殺田豐悲亡自判且以殺士為戒尤

為名

袁紹劉本

范燁

袁紹初以漢使待袁遂懷嫌伯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釋大爭命深審其謀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豈非曰狠剛而不和悞過而好勝矜于輕而廢于重斯之謂亡微劉末道不相越而欲計收天運撥際二分其猶木偶之於人也

人物論

十六

袁術

范燁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本可得而言也然大禍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友生失况復奇肆行之其以敗天乎雖假符借稱歸將安所庸哉

劉虞公孫瓚

范燁

自帝室王公之貴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儉身卓然不群者或本開焉劉虞年道慕名以忠厚自收美哉乎李漢之賢公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計人完聚橋保燕趙之鍵諸兵臨武以臨群雄之陳舍前天運微乎人文則古之休烈行遠

之有

田疇

黃天全明

其英處亂世之難也身行濟世之具矣暴得大名不待其必釋主而事然仁者未必武而英雄或有邪心將洗晦以自全于冠蓋蓋起且夕已測伊欲身名但全誠未易為策也子春弱陰應劉虞之辟獻未漢帝以辟雄性度為正耳及命而虞已死於公孫瓚時何以為心哉哭楚楚語氣詭譎然瓚骨以威卒不為屈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數月從而從者五十餘家彼固知田生之雄畧良足以庇之也時為約束與學校期月而道不拾遺解車遣使問觀此豈可以聲譽矣親致之哉又數年烏桓張其得討之不克購為畧教之竟嫌烏桓而復誓不為操用賢於荀或遂矣

人物論

十六

評

忠知雄畧賢於荀或田生真人傑式

管寧華歆

丁奉

窮視其所不為貧親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軍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志歸於不顧歆也揮之而情惜于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歆曹操收伏后后閉門入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振金之念萌之也然則二子窮富雖相為友而識

論猶判別矣

管華

蘇 賦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有盛名猶為之經意慮一且少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聞聞志大而不才疎每論建輒中操意原以為用然終亦不免恒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太溫之才百倍于嘉所以云爾若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矣徐幼安陳寶遜世就別海未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亦不可得而殺余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王允

范 燁

人物論 十六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救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且何間不為徂詐及其謀濟卓從則歸成於正也

臧洪

范 燁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跳且號東由請舉誠足憐也夫受推之所趨舍其與守家之心異乎若乃締結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而東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乎情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失秦之節存則則未聞也

臧洪

秦少將

臧洪以家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子觀之洪實憐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大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性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重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其於生而曰既明且誓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慕道微士大夫講學未明于是始感於輕也取今之降從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歷有推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妾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外為社稷下者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昵誰敢任

人物論

十六

之以妾子之身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言曰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焉就順紹弗為敗猶或可貴超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索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本則則皆主也使得王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家甥戚屬者曹氏也得與紹為姻由來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 所困太史慈為樊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和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其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耻廢志有在死生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

以受難為殊整之廉直政為壯士之廉刺刺為刺客之廉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義者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

孔融

范曄

世諫人鄭君相言山有猛獸為害之多不祥是以孔文正色不容就唐一書仲立朝有紆綬者之若若大文舉之高志五言其足以動美樂而鼓雄心故使移易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思聲機於身後也大嚴氣正性履節而己豈有真圖委曲可以免其生共懷懷焉端焉其並現王秋籍比所可也

孔融

方遜志

甚矣習俗之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人物論

十六卷

八

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物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而自匿之以召家問之禍其死有辭焉娶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盡其妻則無謂矣正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建竟坐其母則二十亦何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孔融

蘇軾

文舉以英雄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干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險狠特是賊之雄若其勢必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有其曲氣志在靖難

才疎意廣託無成功蓋當時小人奴婢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昭難不體諒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父子相明而曹操涕泣罪妾婦分香當報國處本物平生殺傷足下直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操才疎意廣而不忍操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難天若許公使備誅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陽明四知贊嘆曰方曹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廢幾不死

呂布

蘇洵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我何亦必不能人物論

十六卷

九

父牛也觀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整後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狀雖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又不能為人用或附此而傾彼或攻彼而合此暴橫驕凌象其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便能用其勇操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先王

陳壽

先王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與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操彼之豈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辭害云爾

先王

胡寅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建辭遂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上有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統二百餘年草草略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苗豈應虛無而云相哉若本始皇明為呂不弔之子卿即王於顯著小更牛金明主司馬氏尚繁諸秦晉不弔而正之乃推其功或竟有曹操主謂操取天下於莽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史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先主

人物論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靈桓不君曹卓矯稱英雄競起而攻之卓既誅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威殺國母義士為之嘆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况下堂堂帝室之胄蓋名蓋世者乎不假鑒正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水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親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美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評 司馬云昭烈之子漢雖稱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

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然不食字曹操之亂臣賊子平復正統者當以綱目為正

先主

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漢即位於成和武擔之陽親詣葛亮當降勸進之詞曰曹不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出高祖皇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禹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波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于曹操借勢于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志趣義之士則共與同敗伯體英雄與結同志推阻初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隱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狂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高蒯越和洽王祭之使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逆逆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入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捨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是道路井富園田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泉泉割大嚴殺至今與峨嵋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漢

人物論

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許靖應簡雅爲之賓。友將琬負社稷之器。馬超舉文武之資。黃也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重和黃惟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是時費觀劉璋。如視也。彭資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已宿其。所忌恨也。咸相若。劉璋其當能棄收致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隅。亦乃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將連。妾婦之誼。實天威之不若。而謂昭烈欲哉。昭烈謂璋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性德可以服人。言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已亦力。其從處祖陳元方。劉康成。將放書詳至。弘益多矣。

人物論

十六

十二

先王

顧充

玄德以中山靖主之後。憫漢室傾頽。投袂承御。欲信大義於天下。左龍右鳳。仗劍西南。與北之劉表。分河三分。萬時敵以急備。以其寬敵。以恭倫。以其仁敵。以誦倫。以其忠厚。樹恩德。新開翁從。用賢才。人思自劉伯母。子丕更姓。改物世濟。其高於是。同人見之。謀建位。易號。有復祖業。矯枉振權。終非好相識。備州索。荆州奪。荆州分。荆州戰。其所可親。而使備享之。役爲少。年若生。所折辱也。噫。高祖由漢中而出。定天下。昭烈爲天下。而即位。漢中。高帝斬白帝子。以開群昭烈。入白帝城。以北孤。是非天耶。

評 未歸於天事亦甚奇

先王

王世貞明

評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謀。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觀劉璋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思以爲不然而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晉爲乘輿。服御物絕音賦。夫曹氏欲扶帝以計之。而力未及。劉璋之禍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道其用兵也。以卸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共。其勢必不克。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

人物論

十六

十三

先王

王世貞明

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評。蜀不取於先王。則必取於曠。且取蜀可以存漢。取之固無害於義。此論甚妙。

關羽

關羽之失荆州。以爲羽之失全。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失之夫操。猶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我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衆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白鯨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利州之道也。當是時。

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德率三萬之衆而駐刑襄陽。羽聲援則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棄散。隱然於東。遂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失夫以昭烈之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大也。夫取襄陽而因以北極洛東。雖許其將。而計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評 先主不為羽後繼。是真失孔明何慮不及此。且取刑

未以掩洛跡。許其得勝。并

關羽報效曹公

王士性明

下邳之事。雲長處此。亦其難矣。使玄德無自口之托。吾知羽之必死耳。其不得已而隱忍於三從。誠非羽之心也。當時操將

人物論

十六

十一

假義以籠絡天下之人。必不負失信。亡國之大夫。羽蓋有以窺操之深故也。然使羽不復為操少立尺寸功。操亦安能厚辭厚饒。為得吏焉。以其心于雲長。自去取故操以智術誘羽。羽亦以知術略之報效。其雲長之得已也。知其不得已之心。與論雲長矣。或者徒掩其過。以為羽之德操誠厚。乃責之曰。玄德謀率衆以攻。羽後而殺之。是殺劉之將。而不忍害操之仇。使羽殺良以報操。亦殺備以謝良。是羽收功於曹。而假手於紹。實之誠是也。但讀者獨不思以身為雲長。日地乎。方操之取羽於三約也。獨雖其萬里舉。若之一事。既又勉強從之。操豈智乎。而愚乎。後也。操亦計之預矣。以為吾陽許而陰圖之。

不使玄德存亡之故。得而於羽。雖欲相從於萬里。無用也。故方

其來降。體之雖降。遇之雖厚。欲得數內外。防檢出入。非其心腹

不在羽之左右。誠計之耳。羽何以知玄德之在紹。紹虎牢。誅

卓之後。八國又甲紛。紹則舉。敵。倏忽而至。方其進兵黎陽

攻。紹曰。操。向不知為玄德之謀也。羽何知。此操縱知之。亦必

不以曹操為。若其既久。曹方。斷。知于玄德之想。欲去而無從

適值其自馬解圍之一事。羽心固曰。是可以報曹公脫計而去

矣。是故慷慨往之。而不辭也。豈知收功于曹。父將假手于紹以

亡其子。虎狼之吻。豈可使羽知玄德之在紹。而敢於殺其將

是必真為操臣而後可耳。此呂布所以重董卓者。雲長今日之

人物論

十六

十一

在曹。他日又胡為而去。是必不復以玄德為君而後可耳。矣。李陵所以不敢歸漢者。長今日之棄劉。他日又胡為而歸。其後頗良。既。客。事。始。至。羽遂。客。嘆。嘆。其。辭。其。大。無。至。是而知羽固不能無伯仁良友之恨也。羽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使羽當日知玄德之在紹。亦必棄曹而奔劉。否乎。曰。雲長雖厚。于報德于此。必有以權其輕重也。雲長今日之報。非為他日歸劉地耳。今玄德已對曹。其。後。重。不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國。已之心。又何德操之其。羽既不知玄德之歸。而當時。索單之。亦無有以告示之。而而從操兵不動以待羽之自降。此則玄德謀紹之疎。而非雲長謀備之失也。或曰。羽能以玄德

陳案之說而辭自馬之後或可以感動奸雄之心使羽知玄
德之德吾又知羽之不辭也羽必受命而出以示操之不疑
而後遣使連兵之可舉矣使辭之不聽而益以塔操之疑奈
何故曰雲長不辭也或者又曰使羽當日足以殺操殺之可矣
噫是又徒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國羽之心而不知操亦不能一
日忘羽也此心此孔明操用兵彷彿孫策使操能為羽所
殺亦非操也自山之操羽尚不為其憤憾以誅賊况乎連節既
成機會在操羽豈區區於曹瞞一醉飽一遇而遂失此大計耶
羽即不惜以其身為刺客而易操之一死然操可殺也而不其
復立矣玄德之口且不保也青州之音問又不知也羽亦徒
人物論

為滑壁之經。奈何益壽此論者所以宜為雲長當日地也雖
然白馬之役。則非所以宜羽知。然羽終無責也曰吾之獨責
于羽。單答之。則亦難直萬之役。以決劉魏之雌雄。而羽以
是為失。此則雲長報効之過。而不免於或者之論也。卒之其
下矣也。又不忍忿忿以釀成荆州之禍。其所以不當忍而不
能忍也。其所可忍。遂不立。其詎為一厲階乎。蓋雲長英雄節
義慷慨之士。而末當學問故終騰人之口說云。

評 雲長不知玄德在紹慶故斬顏良雲長之心白矣然平
客之報似失之過是以士有遺恨焉

解白馬園 鄭邦芳

據漢史周郎與曹操相拒赤壁上操托蔣幹說之降項憤曰天
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微
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噫周郎固非三國第
一流人物其不為奸雄所動乎爾則雲長何如人在非所謂英
節墮地墮壞間一完人耶何白馬解園事持論紛紛千古不
決也讀者以材委身玄德既與玄德相知便宜有死無生不再
辱也何至託身於操其失一也况玄德借紹之眾以修怨羽迺
戮其將解其圍助操以剪故主之羽翼其失二也王謀其眾以
攻之為臣者交其其將倘索紹得其為計命殺玄德以謝顏良
文丑於地下其亦何辭是重於為操而輕棄故主其失三也嗚
呼論則似矣試觀其顏末有大相疑者乃下和軍債時操以重
圍困羽乃使張遼進謀當此時雲長豈不能下山血戰即不勝
豈不能金六尺軀以報玄德領德百口之重乃寄於羽羽可
死也如百口何故不得已隱忍其間也操設三約且曰一聞故
主即當千里相尋此其忠肝義膽好操聞之亦鍊然離舌嘆也
嗚呼雲長豈善誕一青平侯為老瞞下哉至其解白馬園尤有
不可告羽者玄德與雲長俱被敵下辱尚不及顧况以操之狡
猾嚴為提防玄德固不知羽在操軍羽亦何由知玄德歸紹白
馬之役其不料為玄德計亦其彰明較著也獨計以為身軀逆
處心惡故主不有所報效何以伸前約脫操而去故一聞白馬

之圖乃幸機會之偶遂登然以其身任之承其二將開其重關
若操若將更若三聖誰不相顧鍾虜以為一時位結用是言可
有辭於操操不得有辭於我於是計金解印上書別操里獨
行五關斬將而此許褚秦陽軍洶洶不平操方目為義士而不
追羽竟得公之德於紹軍後此役也羽非為操計也非
為身計也為歸玄德計也為玄德保身口計也為得此身以待
玄德用計也為謝郭公之聘計也奈秉筆而議者預曰云云則
西蜀大節之雲及出一周郎之輔明主結漢統之良臣及不
若區區江東君臣之相結瑜不為蔣幹下羽乃為某處動也假
使羽果感操恩厚為少為動則白馬解圍之後止終其身

人物論

十六

依操何一開故主所在即不避艱險而歸後禽與孤弱之玄德
相周旋皆皆向操一瞬目此是趙公之心事在焉落後可與日
月增光可與秋霜比數無幾矣宋壽是以死公者吾獨惜夫後
日並容道上不挾操以歸放虎中石卒使傾軔落常為千古
英雄惜恨正雖然是舉乃曹劉興廢大關也而獨不筆於綱目
豈諒公之必不為此而出於陳壽之傳記乎嗚呼許田受殺羽
已不能容操何不忍於此竟墮膺無及意者吾人所謂英雄四
百年天厭其熱泊歟而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嗚呼使天意
不欲祚漢也吾又干雲長何如

評人謂白馬之役羽必不知偷在表軍知之必不殺良羽

殺良紹或殺備則奈何此皆不知羽與紹也當時羽旦
夕欲奔偷乃幸此舉以報效即知亦必殺良以一良易
玄德之百口偷亦且甘心焉紹故漢中軍校討討誅宦
官以安漢且史稱其實雅有局量其有因良而殺儻之
理此固羽之所熟計者何必以不知為羽解也

關壯侯傳

嗚呼秦漢者雖也成瞞篡奪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
瞞敵也除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數於腹亡軍甫港六師
隨厄使未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矣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
出祁山安樂之虜與歸命之驍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開關

人物論

十六

而服兄策不以亂離而服君臣其峙如者山巒澄如若川源而
炳如者日月星宿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關羽張飛

陳壽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效劉璋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割而自矜飛暴而無忌以短取政理數之
常也

張飛廟記

曾子固

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
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十有餘年而廟記不
廢每歲大旱霽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乾闥人以為張侯之

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雖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拒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殺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待而慶也豈非宜哉

諸葛亮

孫 權

赤壁子火燒四百天大破其統消漢興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死元戎於蜀欲進而再燃之罪乎為方哉是以國稱用武時雖聞地不入淵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天以武侯之賢舉應壽其不可耶蓋微倫陷中以天下託不欲曲庇安殺終見女子平得驍馳死節志耶由是蜀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歟哉西南一隅人物論

十六

與吳魏抗國援卒教萬縹緲乎去蜀無我拒者是亦善為其矣夫時以為是於應變其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鄫益能越嶺懸吳勝指耶是并終之野與武侯存亡且矣夫天賦武侯其不愛劍愈明白矣其義維何力焉義端而陽時人不與仲毅伍伯受社稷寄權則賞稍會心不愧畏人不統籌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十年許金梁漢之民歌道遺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父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應變彼魯齊城令諸侯下矣

評

出為三顧而功業不竟者則天之欲亡劉也豈其過於應變哉且大節在後主遺愛在人心管樂似未可並駕

也當矣當矣

諸葛亮

羅從彥

西漢人本可與通東漢人才可與並三國人才可與佐杜欽谷水可與通進而不可與並故附王氏陳蕃實武可與通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官至其請於孔明亮後可與權夫人和乎與權而和乎必在張飛近太公之末如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而孔明論其時則曰吾知其亮處三國則托大也小惟此

諸葛亮

朱 翻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人物論

十六

之佐伊尹之傳也管樂之比時王平撥亂繼統之志一時自當之言耳若陳蕃若梁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兩擊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細勞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一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疑相太甲而復放之後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異孔明兄弟分事三國國人以為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敗之後世不以為念昭烈令輔後帝曰吾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偏果何修而得此哉五

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車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是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索草廬之中客求食於未耜之耜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有一老婦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太平撥亂繼統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評 即平士自處而擬於伊尹孔明可無愧色

蕭何孔明

王維禎明

孔明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親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使

人物論

十六

二

而求售其巧者皆擁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計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牛耳出師一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今名龍冠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遠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且見其奇其所以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與

諸葛亮 八陣圖

楊慎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

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觀者吳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或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測蓋勝之十多寡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千計城而僥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雲洞險左翼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熾內境自慮便大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

之象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蓋獲天威神算不駭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驛之偏方軍機既已還精力又已虧勇懷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摩之逐盜救火之家徒及

人物論

十六

二

更水備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肱腋助燦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止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料去矣漢不待問屋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壘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來實意客勒八陣以緊司牧晉馬隆用八陣以後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兒能傳其遺迹至今手慎密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暴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紫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三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

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劃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奪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訖祠以觀焉蓋重有感焉謂桓曰之果策饒燕無銘石故爲銅人不足稱也愛其鎮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令神圖在變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裝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鎮民焉無所求議使往來不輒樵牧者不禁非與與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權東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人物論

孔明數年不死則此圖復在中原矣據懿輩何爲哉天之所廢人如之何

孔明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孫權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野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移意如此後之爲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未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

敗于孫權其慙憤以圖再舉不可知而托孤之際乃令權稱王豈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爲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始恨謀之不暇也豈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豈有魚水之喻矣即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不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曰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豈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爲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平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地劉璋關羽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與矣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

人物論

之讒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蓋是於尊廢三顧生發之頃其大者則取荆益而援孫權而昭烈固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祥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王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初取益州昭烈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讒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評 孔明之遇玄德公人以爲魚水之歡矣不知君臣之間亦有相違而不相信任者惟程公能推見其至隱

衡玉復

劉朝成

孔明計孟獲七縱而七擒之說者謂其釋吳魏二國賊而屠唐

于小醜極大則不顧猛獸而狐兔之逐不問荏苒待盜而捕肘腕
首流也關下書矣嗚呼英雄人感是豈淺腐之士所及耶哉蓋
已焉為國接地南夷之獲徒得夷漢之心有如玩不為討而
一且欲求其難哉豈能謂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遂討亦
安得安門之志不恤而越任疆場哉故將六師以其伐許冀
下甲江之心非下日復舊書而推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
南中以爲卑下計雖後方爲東比國斯先東也不然漢賊不兩
立語在出師表中顧其志情是魏也予說有猶病其擒而縱縱
而擒則其威震其擒而縱縱而不可復擒則其技窮噫周公
瑾司馬仲達豈不稱智論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敢角何論

人物論

十六

一么歷之獲且欲擊伏擊勇之心而今邊徼不警則妄論七縱
七擒之爲要也世臨徒習下口而執述以積謬其雄直最詭耳
評 七縱擒以伏雲夷之心伐蠻夷以爲比伐之地諸葛之

心事昭然矣

孔明自比管樂

楊守陳

人若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誇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
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鶴以爲鳳視主而名之者昔曰
主自以爲僉然萬物知以爲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于房
而今之人懷片善者寸數輒以古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
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貴徒若慶忌康若

鮑叔信有尾生又謂漢廷辟若荀便管仲舒司馬遷之屬已
皆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
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又謂不如回賜田子此不待智者
而知其謙矣若大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
管仲樂毅人因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抑將相平山
河勳業揚于天下今名垂千後世于是郭沖謂其有龍管晏陳
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
呂而失謙辭又數百年云宋之諸儒亦謂出處近於伊尹又謂
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
才兼管樂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儔也以全觀之其才兼

人物論

十六

則過於管樂而道德復伊傅或少焉夫庶桓無昭皆已定其
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是楚也而爲魯
王棟梁之舉舉固齊魯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
勢所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賢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
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極極皇皇十其間特一旅
人耳其時勢絕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備若乃爲取荆
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且欲混一四海而
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陸而城之吹灰灰而燃之也差管
樂則猶增城障熾久師耳且楚成不雄于曹操田單智方不強
于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脩土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讎其

罪而討焉樂為用畢斯困而孔明於此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
之其子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為此者非謬言也即陳壽因而評
之其言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
曰謬言其亦賢乎西之見矣顧其言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于
伊尹而夷攷其則未能一一伊傳知也故程子曰孔明王佐
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本粹者王佐之道而為天
民之粹者非傳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龐天
表越人以為鴻龐人以為鴻龐之擬孔明者即冲越人而陳壽
楚人也唐之杜子宋之諸儒其屬門之人耶嗟呼知孔明者猶
必待數百年之後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顧
人物論 十六

欲以一時之毀譽為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評 論孔明者無不稱此篇千古之定案也

何茂竹明

孔明可為而君子必欲為之有不可與俗人言者以不可與俗人言者而姑取古之似以自見此殆難以其論擬也夫君子志抱先憂非不欲一出身為天下試予以典復勘定建格天之勳乃時謬不然而此志磊磊誰則能曉故比古之當為此者陰寓微意徐擇君而酬之使後有智者出則必能諒諒如或徒藉其辭矣施昂抑以品其詠陵一不得當即喋喋然肆議於是君

子之志始不自於天下蓋至於君子之志不自于天下則又安貴於喋喋者哉孔明自比管樂其將孰是論焉馬融言者其行取乎世當憐孔明有作必異有言必偉如出師二秉其規恢之客至銳也牛流馬之制其巧通靈其用便捷至神也八陣之圖分列部署上合天文下合地理至變也愚則謂其小耳出處之際尚且不為真有楊日月照乾坤方駕伊傅且嘗曰吾心如梓不能為人作輕重又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又曰聞誠心布公道又曰臣死之日不使塵有餘粟庫有餘帛是滿養元梓正大光明振潔鑒高隱然於言求愚每讀至此未嘗不色動汗溢有慨乎其言相見其隱居所求當亦不在伊傅下故二表所陳人物論 十六

君子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至所自比乃屑越子管樂夫管樂何如人也豈非非伊訓也近述非美名也脫魯因以相齊假魏節以仕燕非待聘之正也逆郊之篇多設權謀報怨之言猶含怨對非忠義之談也少有志者且有不肖况扶王佐之才者乎以王佐之才而屑於自比其故可知矣彼見夫漢獻不綱老瞞稱命五合六聚矯矯以悅捷隗囂抱膝臥心繫而目嘗之顧瞻天下誰可以此是者獨退思古昔賢豪立發敬仰之餘烈在焉汝曹庶望明諸君之遺蹟有焉齊威燕昭有興復之意而二子能成興復之功吾今獨不得是君而佐之乃借以自薦焉故方曹瞞之聘也自陳恬隱之操豈真恬隱哉將擇君以圖

動復也及多德二顧始可與有為矣遂隆之以帝室之胃納之以經帶之祿當是時提去皆已建國而昭烈未也平乃三分天下而自立觀其處置秦漢欲統御嚴密還從古而師于並升假令而是一定立不能酬此夙心以復漢四百生其秦案之何謂上之規事成將是之精言而遂使黃皓以奸巧愚弄安維以隆長夜之劍則失守安樂誰封異時君臣魚水之歡從成其夢由是觀之則其自比管樂志尚有未悔者後儒區區較才德之優劣謂孔明雖謙言亦異乎南西之見何其淺也彼作史者輒以爲管樂之亞匹又何益也傳曰甄氏甄氏惡睹大龍之志也看此類其亦所謂甄者歟昔者嘗觀陶令之詠慶卿似人物論

十六卷

有眼目語難之氣彼蓋悼其亡聊思還於一劍豈真慕家於阿者又相感管公故墟慨然悲歌殆亦欲與平原之甲以洗腥脂之穢視孔明自比管樂復有同者今或昧孔明之志此一事者亦足以悅笑當時管樂得志於齊是大也武侯辭志於魏去天也乃晉宋二臣亦竟哀哀竟又何入辛之難逢而並祀之多矣哉故曰所能看人所不能看天有以也矣

評 得武侯心事而詞堪然

趙苞徐庶

孫樓

趙苞守遼西而鮮卑嘗其母以攻城徐庶在玄德而曹操獲其母以要度苞則棄母以全城庶則棄劉而奔母議者舉苞也而

趙庶則謂二子之事不同要於其當而已當苞之時已委盾而為君臣則致身之義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時則母不得以私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離而母其親也有憫而已矣其死也有事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兄大職守遼西而遭難待之以為厚無違西則無違無違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有其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或身降之則是身已係諸敵不為之謀則死於虜為之謀則死于君而無元末等死耳母死於我不死於悞禍以誣其子子死于忠不死於當賊以累其母死千忠也死於忠而母有先焉且奉成命孝也苞之所處亦當矣若庶也當寡之遇則非君也將人物論

十六卷

軍之傾則非臣也而母則母也子則子也其心固不得僥倖而思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亂而謀我也况如劉之勢而人可以無我者哉以誰則若亮若統以勇則若羽若飛劉可以無庶而庶不可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人者也庶而不去則王陵矢處之遇近於陵而陵之度不差庶此三子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三曰父子曰君臣曰父子則有無所解之至情自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大義必不可得已而去則定諸理而已矣理定於所勝則安常可也處變可也苞之迎母也其志固欲報養以通其無所解之至情而孰意失度卒中起母阻來路子其屬卒中起而母阻來路也則命也無若之何

若也。蓋謂之母也。芭視之則母君視之則臣。全其母全其君者芭之心也。天下之重親與一臣之母者君之心也。而芭之勢則有不能日遂其心者。固非絕裾以奔命者比也。若族也。進退在我。母曹則曹。母不曹則劉。族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原二子之誼。則芭近於逆而康近於順。究二子之遇。則康易而芭難。論及有當以身處以心說。求其無愧於理斯已矣。則康也無竟。獄然不費其殊途而同歸者也。若進芭也。退康也。則貪夫而死者將置方焉。進康也。退芭也。則全生以亡國者將奔走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也。若康者又不足謀矣。夫三子不同道。而三母皆陵。母曰善。善漢王芭。母曰母。母也。康族母則人物論

十六卷

驚子之端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芭以忠。康以孝。若母者可以死矣。

評 獨為趙苴流冤獄芭死不恨矣

統說法止

陳壽書

康雖雅好人。流經學也。諱十時。則楚劉之高俊法正者。見成敗有奇。昔葉恭不以為德。葉稱也。擬之魏臣。統其勢也。或之仲叔正其罪之倚。便耶。

漢後主

徐蓋孫明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炬成劫。獻寶夷蜀。化民。主為公也。且比于亡國之謀。餘季葉步之。聞主豈不究哉。夫抵天下之舉。

軍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于英雄之後。雖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事畢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有十九京之下。而皇不待仲何。收望于區區之後。主而獨空。寬貸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上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雖他事即其彌留。而口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弗為。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常聞閣百戰百勝。武大老。半半。銷。銷。肉。十金。文。鐵。也。聞乃其。媽。媽。訓。子。即。宋。儒。統。統。談。論。操。摩。登。曾。唇。為。聲。而。髮。為。白。也。其。誰。能。及。帝。之。兩。言。哉。且。後。上。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濟。濟。明。志。少。伏。枿。下。奉。鹿。門。履。公。之。教。故。其。忠。處。獨。正。而人物論

十六卷

其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蓋將軍而一非。擊。擊。之。雲。龍。則。桓。桓。之。分。宮。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佛。士。彼。後。主。若。縱。不。宜。猶。逢。之。在。麻。矣。且。石。曹。不。吐。離。離。之。毒。父。孫。亮。辨。風。火。之。小。豈。哉。常。謂。時。太。子。才。十。七。耳。以。氣。軀。冲。子。而。當。國。家。新。喪。但。吳。彪。魏。雲。衣。而。崩。峨。山。漢。水。之。傍。兩。家。論。而。用。謀。方。思。得。其。間。幾。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議。策。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于。夫。差。而。水。相。離。忠。能。免。于。後。主。手。不。然。以。夜。即。扶。餘。僅。廢。海。中。之。一。勺。猶。得。易。量。其。將。受。而。操。縱。其。生。殺。亦。相。雖。忠。能。禁。後。主。不。奪。其。所。憎。而。舉。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

上而積薪老成之上手乃帝路祥以來內外官府一切機務常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和詡當長史詡當參軍詡當大尉詡當展從詡當從事詡當主簿詡當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好東其雖欲請得當師老權主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主數十十年上少國疑上不待下不忌進不毀胡退不寔元折讓笑笑主傳祖之上而從容指麾于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難上宰相二州後主而難下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臣交情而難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常耳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兄若帶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幃之誼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相信

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怨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文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美貂
璠當此而不博博除夫臣斯以俳優爲己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肯用且立條之元諸葛亮能先事仲達何有于么麼刀鋸之
餘哉丞相之當死而不以前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國時亡非
也人也炎劉之盛光武揚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
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近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
年而又委其居于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
半百矣月有死生是有及漢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
耶金刀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口親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前弱至於亡天下今秦幸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
尚且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不興也雖以始皇之智猶劉
裕之無顧於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秦文公
相陸秀夫之忠誠竭天下而不足劉賁下第李唐不侯李斯斯
儀倡優獲錦袍相焦于毀瓦非掩弄黃鐘入下事卒不幸賴
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上平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
興而故不妄降豈非良史而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劉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莫
開雖百桓文其知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李特自若諸臣
睥睨說為關天嘆嗟此非帝之闇也彼見亡國之君箴身入手

如樞密樞密不能不棄而無益于事以陰如昭則如充應詔知
姜伯約復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作警覺書以示其闢卻正
不容赦以西悲失其首矣矣燕歸歎黃口之餘之餘作爾汝歌及種
便虐諛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王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倣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凡上之肉噫噫羣羣雅馴雅馴厲故有種

主吐氣

魏延

舌上將之成功間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哉淮陰木罌而擒魏

耿余龍登至而破秦霍驃姚輕騎而越窮蹙李西平夜薄而入蔡州之城今延緩待數十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聚中循秦嶺涉于午榆西侯標而西與丞相會于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與四子等時哉而何孔明之不用也豈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慮大過乎之也也與夫其由開道而罷秦安不過出其所不意也其率輕兵而掩其後不過攻其所不守也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懿其謀却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為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孫

人物論

十六卷

三十六

嬰城以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必可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充待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廣陵之願以走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虜庶為天下笑非陵之智勇賊于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竊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而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友相孔明知之早故他日棘門之軍方頂而叛漢之謀立見則不用其計者直其禍及及噫也嗚呼庶幾近之矣

評 奇計未必成及形亦可慎愚深哉孔明乎

蔣琬與楊羣

陳壽

蔣琬方整有威重帶紉當齊而傳愛威承諸葛之成魏固循而不違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江左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號衆戰勝明斷不周終致殞斃老子有六治人國者猶其小鮮況於區區蜀而可優乎哉

姜維

尹起莘

姜維屢伐魏連連退及而用兵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魏周鳳化軍卒為之嚮晏然終日無暇解何也周鳳以計亂成固非貪忿私終之舉若其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戰時之戰雖敗猶當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北地王諸葛瞻諸葛尚

徐元常

人物論

十六卷

三十七

漢祚傾覆當時降賊食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自犯鋒及視死如歸雖其資庸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而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應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貪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北地王諸葛瞻諸葛尚

尹起莘

姜維身都督相畏師屢境黃皓寵冠一時珍氏謀圖漢祚顛覆倫生乃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于傳食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諱而已是時鄒文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方死守未必過爾賊亡帝裨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誰周諸人反輕以其國于賊其視誰同死社稷之言豈夫哭昭烈之廟而死之節

曾大疑之不若嗚呼誰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神之
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評 入蜀者昭烈諸葛公之業而死蜀者昭烈諸葛公之子

徐百世之論雖亡猶存

人物論十六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七卷

魏 曹操

甫中 鄭賢 元直 韓

尹起莘

自董卓亂世紀文攻天子奔走荆棘中未聞曹操有勤王之
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
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
備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以塞臣子救君父
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
矣

評 帝在洛陽則猶為共主遷帝於許則將玩弄於掌股中
人物論 十七卷

無君之罪信不容誅

魏武 弔文

陸 機 音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
慨然嘆息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先生者性命之
區域是以臨表殯而後悲悲魏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
豈哀無情之地意若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
答之曰夫日蝕由平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
姓怪焉者豈不以貪而明之實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迎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
內濟世美難之智而受困魏閣之下已而捨乎上下者藏於區

臣之末光於四表者弱乎最尔之土雄心摧於弱情世圖終於
義士長華屈於短日遠跡類於促路噫豈特晉史之巫關景略
黎之怪類岸平觀其所以顛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
降求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定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
不當效也善乎過人之謨言矣梓姬支而指李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傷風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平盡者
無餘而待乎亡者無有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又曰吾妹好妓人皆著銅雀於墓堂上施八尺牀施
總帳朝輔上牀櫺之屬月朝十五日輒而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雀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人物論

十七卷

學作屢紐貴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
勿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
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晉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
是遂憤懣而獻帛云爾

荀彧

司馬光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
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其乃理會武帝遺令也
公曰遺令之意何如某曰曹公平生致至此盡故臨死詳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
擇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
之事有大於操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一日言下至分香賣
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操代之事其意若
曰操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豈以天下貽子
孫而身至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
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
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讀
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
因以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負枕嗽野鴛至尺
人物論

十七卷

許飲酒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
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
誑後世矣

評 曹操生死心事為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曹操論

程敏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
智耳以子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圖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其
以襲許矣其拒結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遣
索綯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之計一行則

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表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篡奪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臨此之矣以備非常之變則能許之東烏能保其必勝哉夫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荊皮桓也操固已相視無指惟議徒都以免其鋒銳無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況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詡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竇荷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魏論

郭子章

操以篡丕之篡焉世人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篡逆之賊

人物論

十七卷

四

昇莽不保其元裕溫不昌其胤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玄德仲謀期至幾極庸廢遂殞家問而不植之文灼燦千古獻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既遠至魏而莽乎愚嘗徵覈曹氏父子於不可厚之中差有可原者昇莽身爲大臣首隳人國謀篡神器漢之既非操首手佛於常侍嬖以黃山烈於千里草燎於街布諸兇操剪滅受拔民禍安輯操乘亂而也既心則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比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篡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賢乎不名義我知昇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不無從末臧獨矣灰已爐山陽猶實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

執權爲彼善於此使不當時終臣節蓋父行外召玄德孔明共授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曹瞞分香賣飯之詐可歸爲真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耳爲篡逆故司馬氏父子之憂天惡玉之基而奪之也不兄弟父子之智且文天子操之不基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篡以迹春秋誅心操雖言賊噬乎行盜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雖劇盜猶未行也天益有以權之矣嗚呼長惡極嚴聖容相逼不發一鍼司馬公是非最公常魏繼漢昭然簡開使操米一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評 謂操從來滅則可耳

人物論

十七卷

五

曹孟操

王世貞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拿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呼嗚嗚篡矣當獻帝時董卓廢社於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士無操亦亡士等耳有操後亡則局不修諸葛之政格之以忠純推曹廉清高字真又人心而無忌漢也則漢人心而默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途哉而顧狼其貪狐其能屠戮忠信廢廢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惜者劉裕非操比也操

國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柱矣寒陵之毓亦可以已乎玉不害山陽公裕嘗憂陵王其俊倚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評 操曰吾以臣道終巧於欺人然親統后車主則又甚拙巧不能逃其拙也末言曹丕劉裕則亂賊者俱矣

劉牧孫資論

劉鳳明

放資並以奇謀秘計內典機變外結軍國於時兵革方熾強弱勢懸而能辨表裏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郡下群材可不謂識去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鬱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智而能然乎苟或實達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嘗失也一見深賞

人物論

十二卷

七

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盡之士事願進用而從容造膝受任腹心更歷三世蓋簡寄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開隙之機終不相染故其密慎默討伐之議時有所建驅馭將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矣雖管中畫而能議事勸與辟下參畫有謬過輒爲引分滿寵依違皆公諒不阿能爲開解譖毀此豈惡情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芥卒薦達之是寬身之仁也不畏者能之手特以持操或過骨鯁似之使剛方之士以雙臣相過慨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末命咨度緣於所付以啓大業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抑近

私可爲賊矣

荀彧

范輝

自遷帝而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固懸矣荀若乃越河冀開關以從帝其父舉世立言策崇明王畧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達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紓人於公卒也及迎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若者通塞或過矣帝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倫智亦有所研跡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覽兩國彼非蕩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養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邈非雄才無以濟其期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也

人物論

十七卷

七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荀彧

杜牧

荀又若爲魏操策取宛州比之高亮不無關中河內官渡不今還許比於漢成皇凡爲籌計比賊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力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寧之效盜穴墻發機多待金玉已復不與同榮待不爲盜乎

荀彧

蘇轍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重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識之未定或以爲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

其言其意以擁威聲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其其既而後
而而上下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仍於曹公矣雖不加
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安往文若之意以為胡而取之則我有
力而人皆不忍之念徐而伏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
之必得而後下等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
公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幸子方遂
此則曹公之憾而非文若之尤也

評 文若從曹志已在曹曹不為漢文若豈不知耶九錫之
先非死漢也盡之矣

荀彧

十七卷

汪道昆明

人物論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十舌為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
於困危之中者數矣故高祖配蕭何稱為三傑而後世越之無
改議者或曰人斯乃啖然以先擬之嗟唯此操之逆節已草甲
於任成之始矣想操心以當敵不綱是即亡秦子嬰而文若奇
智寸度竟代子房策家也吾將以興漢高皇之盛矣佐命元
勳非或伊誰是故一援而帖喜之甚揚詔之深可焉今且下
矣不若子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也而必顯顯於子房比倫係
以吾之一言何哉雖然老瞞漢賊無家嗟矣倘怪文若聞操子
房之比不少醜悟而柄柄其幕下為之效讎盡耳心焉則足顯
以子房自視高祖視操子嬰視漢天子矣哉詎得為漢室純臣

乎而謂其從操陷於不知也即置百喙其何說之辭

評 文若有知當後愧死

荀彧死漢室

陳 陳明

荀彧者朝朝而世之名流也為曹氏謀臣定天下半而卒歿樂
以文若上其之曰荀彧死漢室而或者歎之老姦謂且以此一
虛譽譽當世春秋齊鉞也余採二家之論而察其本文若非無
志于天下者也始荀彧而終不得成其志也夫文若八龍子
弟其乃祖乃父皆為當世豪傑陳謂其全無輔漢之心乎不然矣
獨怪其不當以此匡復之業望之曹氏也彼徒見其為雄大者
鮮有其儒而初不評之月且也故曰諄諄焉以大是大德大義

人物論

十七卷

九

之說陳於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王為辭以愚一時羽蓋之士
則文若之望曹氏術中矣矣文若之九錫之望蔡謀始謬文若
然後得基於心謂曹氏非人矣矣矣所從夫居家何以對祖父
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辭後世口舌耶予是快
然決一死明志而已而孰知董狐齊太史且執簡而聞其後也
嗚呼惜哉曹氏挾漢天子以招徠四方一時名士從曹氏者不
獨一 文若也向惡孔文舉勸者推諸人不得其死乃今觀之二
君子之死已晚矣我奈何又死于二君子之後乎吁文若悔之
何及哉文若身死曹氏左右幾年矣曹氏東征西討豈有一日
帳中無文若乎今年且五十矣一日而曹氏有聲而死乃欲告

天下下曰我爲漢死其孰信之此文若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不暇者也後之君子必欲苛責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固不可謂無所憚憚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樂受極寵荀氏爲臣而服死後之臣名虛足則枯骨或文若之誣謬不也此大或曰亦曹氏之賊也國方張文若知不得爲漢死益從二氏輔以威曹氏何如文若而方從曹氏可大也非曹氏臣臣可大也彼其妄且種種又曹氏所親信官夷告張子房也去而何之去之不足以成功祇爲天下笑矣文若嬰兒不爲此也然則爲文若者宜何如曰不能擇所輔子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

人物論

十七卷

十

也已矣區區一死猶勝子筆歌黃朋詔人也况以操之靈誕漢曲疑其不日即死而終其世猶爲漢臣則未必非文若之一死有以要之也蘇子曰爲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則吾不敢信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迷心似召忽而遭木蘭雖然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付泰有王猛子荀氏爲近之

評

又評

操之篡謀豈待九錫而後見歟后及皇子或豈不聞之耶
宋儒朱熹考亭楊龜山獨深罪之是觀文若之隱者篇中志似管仲而才不迷心似召忽而道未聞最得褒貶之正

陳思王

李孟陽

予讀植詩至悲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觀求試審舉等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光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教睦以序理然後謀慮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至庸父業遺權操奪乃不越時改行效重本救族之計而以割削殺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親事施逼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奉儲特爲尊耳而乃飲酒刻期

人物論

十七卷

十一

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冀曲莫白若迫殺身至今箕豆之吟嗟呼之歌令人悽不忍讀至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夫接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於者田族分音者趙魏豈若暗指司馬氏者嚴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廢疾以死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秦禮葬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季札將以威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得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評

一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競二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

就三則曰此魏之所以爲魏也若植之故也未則曰魏之不能植固亦天棄之矣至若觀植親承可堂故曰天也文欣宕百出奇矣奇矣

華陀

劉勰勸唐

史稱華陀以侍能服事爲曹公所怒司文若謂曰陀術醫工人命係焉宜能以宥曹公曰必天下無此輩並耶遂擒竟陀至泰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嘆嗟呼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其可恨諸原天尺之書千冊也是使後之人竟能老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人物論

十七

上

有悔意書焉後之者發用是謂中實悲哉夫實能不能無過苟其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主人皆曰必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嘆彼主人皆曰雖是死夫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大哀乎天以陀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成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惠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陀之事爲嗚呼前車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恭者復稽口以快意保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夫孰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曹仲舉過霸者文舉有萬名猶以可懲爲故事則他人哉

評是借蓋陀爲喻歟殘暴之君乃害忠良者後雖有悔嗟何及矣

曹丕

陳壽

文帝天質文藻下筆成章博學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量勵以公平之議過忘存追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曹王

五 蔣明

嗚呼此後世權姦逼君篡國之始昔者帝堯禪位於舜帝舜禪位於禹蓋承天意以興賢也曹操睚眦神詈非一日失志未免遂而天殛之不饗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遂故假禪代之人物論

十七

上

名以文飾其惡勸進離讓至于再三登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子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權姦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興賢乎噫已實奪之而謂之禪持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自不爲此舉世之權姦遂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狐兔以獲奉其國家者接踵於天下至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綱目去其舊文而以自稱書今復其舊而加以逼之一辭蓋不殺其實所以著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敢竊經言以文奸假聖人以欺世耳

評 此論大有裨世教重父子姦維肺肝知見

曹孟

南晉靖一

文帝世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作筆覽凡千餘篇下筆成章傳
文強識諸經理侃侃志疲于時蜀漢北伐孫氏爭強文帝暇
與羣臣不顧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然其慕漢之時妄以
舜禹爲準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俯仰之原爲萬代首惡悲
夫

明芳曹是曹橫

陳壽

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予以適若過嗣不繼
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帝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不能
人物論 十七卷 十四

然情繫私愛撫養與後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
漢祚幾危主尊位高貴公才慧風成奸間尚辭蓋亦文帝之風
流也然輕躁急於自踰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
前代輝煌而操遂享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豈寵有加焉

曹孟

丘源

魏主昭之被弑司馬昭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弑之以
欺世遺詔今亦以昭誅書之用以示戒焉世使人毋爲姦臣所
欺也蓋以君臣之義繫於人心人人有之物不以貴賤而有異
也昭之官雖尊祿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以有
降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爲人

臣僕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爲權姦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
一人之智力爲之哉

評 歸罪自惡昭亦何辭貴元成濟拘執何論哉

曹孟

陳壽

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志豈爲千時百姓彫喪
四海分崩不先事脩顯祖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
營格之遠歎其殆疾乎

曹孟

孫盛唐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懼數
其人君之量如此其備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
人物論 十七卷 十五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鍾會卸文

尹起莘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及人宗廟使不得奉
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離蜀使
某討賊不幸天不祐漢逆賊逆誅其子承業一方少延赤帝之
祀鍾文設謀動衆成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猶
赤其族然後知天追昭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矣

評 呂蒙害關公未受封而遷士鍾卸滅漢祀未受賞而赤

族天追昭昭其可畏哉讀之惕然

諸葛誕

方遜志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達與
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併蜀之時拒賈允之說起兵討之事
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慷慨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惡之
謂蜀得能矣得虎親得狗為斯言者必實充之彼自以蜀國祇
君取富貴為得討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
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耶

評 誕雖不及孔明一點忠義亦自可貴

管輅

丁奉明

漢之歲近魏之管輅豈可以術士目之耶孔子謂學易其可以
無大過二人其頗得夫遺之卜筮惟以忠孝教人而輅之勸何
人物論 十六

知也有曰位峻者顛輕者亡有曰謙則眾多益其義壯則非禮
不援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適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
之賂輅自知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就富貴之寵此易道保身者
同也大術一也善用之則為道為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
為京房為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術不可不慎也

司馬懿

尹起莘

司馬用兵如神其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輅輒
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說然亮將果有大過人者而
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肆說評不攻而自破矣
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

司馬懿

丁奉明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在畏蜀如虎之議婦人巾幗之
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怯懦之真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軍利
在連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被議可也彼
辱可也而不懷憤怒之師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
謂矣是以利有節作而起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豈自有
見也乎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
一世之英雄

評 仲達自非孔明敵去非之論為仲達釋慚耳孔明不死

渭濱之屯懿將何以為策耶

人物論

十七卷

十七

孫堅孫策

陳壽

孫堅勇悍剛毅拔微簪迹近溫犛早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
英氣雄濟伍競冠世豈是奇取是志陵中負其輕桃果蹈閭身
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輿崇末至于止侯爵於義
倫矣

孫堅

何去非

昔史遷重卒之變秦條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
其豪家之姿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後挾特
足於區區之下即俗以誅卓雖車亦獨悍而遜之惜乎三夫大
機而功業不能卒以輕敵速殞其身而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

愚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資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藉口數百萬兵強食卑而堅不遽振之以治軍整軍令一偏將而趙武關以爲三輔身扼成阜而定華洛迎天子而水之伏順討逆以濟其志乃遂棄去而表街均以起而收於關張之中以爲已資遂以駭此堅之一失也夫重軍之強天下畏之蓋紹諸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趙雲以敗北而堅獨以其資起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吳其銳將卓深震懼乃遣厥心詣堅和親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中者悉表用之

人物論

十七

其

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蓋其崇親奇勝軍事者皆列疏與馬使各得據土擁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無必許卓使之憤憤遂殘污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邀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若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惟不能而有附必其德象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表術使應緒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備後洛陽之殘燼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洛陽聽役於街爲之崎嶇轉戰以擄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云功業遠矣

評 三爲孫堅策其當軍幾將欲陽交董卓而陰圖之恐令

兵攻卓者未必不以之攻堅也是又可慮

孫堅策權

南宮靖

吳之爲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矣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區男輩剛果當時雖及觀其尊溫幾卓不許和親汎掃陵殺手憲發掘可謂壯夫其後爲吾不終受表術所使以擊劉表卒蹙於天下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恃威孫策以爲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萬筆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關地千里真奇才也然

人物論

十七

其

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列處身爲庸任計尚奇蓋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遜諸葛瑾安隱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有周瑜魯肅曾蒙以爲謀主其能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爲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者乎奄有荆楊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夫惜乎見象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爲吳王不能計賊而其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其心爲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

陳壽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夫故能自植
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魯莽求年嗣以滋甚
至於談說矜行權嗣廢廢立所謂暗廢孫權以立子者哉其
後漢成敗遂至敗國未必不出此也

孫權

胡寅

三國分於魏蜀吳而孫權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
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孫權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於上
猶止於中有志於中而所成斯下必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
保江東也若恃天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為
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黃之吳主
人物論 十七卷

屈已受貶徐庶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
規其過人以爲憂喜儲衡屬賂賂惟恐失色則那貞目擊吳
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一評 孫權原無遠志得二三臣以保江東足矣

孫權

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推破勦敵成鼎峙之業
然其見我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
取中原與復高光之業豈不爲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耳心臣
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爲重此文公先生所以謂其真
漢賊也與

評 權肯助劉老瞞未必能得志惜哉

孫權

蔡茂春

度漢史曹操治水軍八十萬衆會集於吳吳人震响失色長史
張昭等勸周郎瑜不可謀拒之權乃校刀所案諸將無得
復言迎操用是北操大破之嗚呼天下之事患於不立而
畏敵之過也志士則武奮其勇則事可舉而天下之患患於
首知不能爲吾捷蓋康康謀事之忌也奸謀而成兵之害也審
權振東則樹荅而立功儒弱無斷則費身而陷國况敵方壓境
爲危急存亡之秋乎凡國破滅非蓋兵不利戰不善病在無斷
無斷則玩賊玩賊則失機破滅之道也故非大智不得而謀非
人物論 十七卷

大勇不得而斷漢自帝獻不君王綱解組梁園之真再好其音
千里之望焉矣天下於時豪傑並起操以奸雄之資奪命之智
無半其間挾天子令諸侯盡滅漢國虎視中原隱然有改王改
步之志矣吳雖遠破荆州威震四海當是時其所爲敵者蜀
與吳也吳居江東藉父兄屢世之資而謀臣將士可與曹抗蜀
勢不逮吳而其起事則正以王室之曾扶太義於天下天下安
易以從而操心憚之故操之不敗雖然稱帝者以有蜀在也其
所以不敢遽剪平蜀者以吳爲之黨也威臣則可以得志於蜀
蜀士則人不敗復立漢幟而遂可馳騁乎天下此操之本意也
吳所以圖蜀而吳之存亡亦蜀之所與同個福也吳人於其

擁兵東下至震响夫已則其爲已爲老瞞先聲所奪至謂地勢
其長江之險張昭建迎降之議則失計甚矣嗚呼操何人也而
可通之乎人孫氏與曹同舉事於董卓之際蓋兄弟之國也非
秦相比而自不能出先破敵而逐臣服之可乎是耻其先人矣
當時情勢之難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一敗塗地猶
當時情勢之難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一敗塗地猶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牛以迎鄭若可爲者然鄭非有關於
天下鄭亡則必有封鄭者出而周室固存也夫非鄭比吳亡則
天下折而入於操而漢亡矣吳天下一大機也幸而瑜言之權
聽之與備合五併力操操赤壁一火操兵失利使疆土不藉於
人物論 十七

許洽三吳不臣於魏人二喬不鎖於銅雀鳥分之業割天下之
半而王之皆研審定之也氣吞而志斷謀決而事定權重而知義
者乎三軍之士收二心乎不然人情洶洶群疑滿腹黃雀無燒
走之謀昭烈虛樊口之望操兵一入則江東爲俘矣噫權亦幸
賴有此也不然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
不如我將如討逆之所料矣雖然此姑就權論之耳而以君子
之道律之則未也分莫大於君臣事莫大於忠義權之主地甲
兵皆漢有也使權有天下之大智則當糾率義旅掃除奸孽肅
清王室樹嚴振軌立齊桓晉文之業可也吾其勇爲鄧金先復
舊物靈炎先於既燼旋帝脉於如綰俾先武明章之化復見於

時而身爲漢元勳劉名震臺之上繪象麒麟之中使人稱再興
功臣豈不毅然矣夫哉顧不爲此而爲彼是以賊攻賊也春秋
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悲夫權之不知此又歎老賊之
慾廢漢自立而不自知欲漢者不滅於老賊也豈有竊主人
之物者而攻其僕僕亦固竊主人之物而又歸於人曰甚矣盜
行不義羅之事何以異此

魯肅

本出許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答
於關大以肅之等爲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主
雖不欲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矣何則先時
人物論 十七

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數然有弄吞諸雄之心袁紹呂
布皆爲桎梏其能合從兵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
謂明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過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
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權不借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安不還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
於咸陽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取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
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
陵先主曰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素去先時先主若
在公安吳爲仇也夫以重阜之罪上通於天王兄以罪誅之而

李惟郭汜糾金黨竄猶能爲之報讎何則卓雖勇逆亦一時之
妾也先主以亮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
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
獨勝耶若殺之衆傑四面而至必大殲氏之亡可立待也由
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
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美策者豈不啻乎然則瑜
寧欲使先主豈不盡爲軍營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又大不
可也先主嘗見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
曹公與之出則同與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
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
人物論

十七

十四

評 荆州之借實際吳良策肅何短哉

晉書

唐子西來

漢時荆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荆州獨
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
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
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荆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
備已悉獲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聲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
乎魯肅之議正合平曠足之機而周瑜獨以爲然屢勝之東

果不可與料敵哉

評 似借非借實爲定論

陸遜隆抗

陳壽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盛名未著推而兄之
固不如也上以弟遜之輩而兄之輩才所以濟大事也及
遜忠誠與至愛國恩厚而陸遜之臣抗自當謂成有父
風義世義其相而微可謂克精才哉

諸葛格

蘇轍

任人其難於亡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任用其民厚自奉
恭征伐四夷饗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
人物論

十七

十五

龍均輪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者
者惟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闇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
孔明入廬李嚴勸殺後將降而後而授之政雖後主不明而守
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矣
文帝方其任爲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已
畧盡善諸葛之勤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恭其用兵勞民之後
繼起大役兵抑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交格說
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
隨以士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微一時之功可耳至於
託六八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古今人物論第十八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唐太宗



晉 宣帝司馬懿

夫天地之大，元氣為本，邦國之貴，元氣為先。治亂無常，聖主有運，是成五帝之上，當禹湯以為憂。三王以來，處正憂而為樂。競智力量，則害八小相，心強弱相乘，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十戈不息。交兵飛書，皇以天授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援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泰，戰戰兢兢，翼翼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時，尤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

十八

一

登旬，自以兵勳若神，辭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止甲兵，未無閑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技師當門，雄圖頃底。請戰千里，許以不成，且秦蜀之人，男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侔。以此事功，其利可見，而及閉軍固壘，莫敢卒鋒，生怯實而未戰。尤虞虛而猶遇良將之道，失在茲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請，阿之委，景華甚霍尤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時，終傳景華，是為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恩允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感。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詭。故晉明掩面取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

笑好回，以定奉。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百日，聞於天下。」可不謂賢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咄後代，亦猶竊鈴掩耳以舉人，為不聞，觀意盡金，謂市中為莫親，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者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獨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皆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音基，逼有餘之魏，梓雖後，其落陷牢，德被蒼生，而天未落時，賢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廢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司馬懿 司馬昭

顏師古 唐

世宗以獻畧，劍泰太祖以雄才，成發事殷之迹，空稱剪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銘，氣浮淮，薛亂桐，官督經或

十八

二

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撥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志於茲，日軒惡之樂，大落南陽師，擊之徒於焉北，向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司馬昭

尹起莘

曹髦之類，本以輕衆無謀而見及，夫伯逆者，曹克拙，文君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粲親衆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有况昭父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奏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乎。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况乎縮目以全節乎之也。

武帝 司馬炎

唐太宗

武皇帝來証屬天命提國師于教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
絕續綸之首去雕琢之飾制奢欲以樂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
雅好直言帶心未懼劉毅裴楷以實直見容猜紹許斐雖仇讎
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舉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
俗阜家給人足事修武用豐啓封疆安神策於深衷斷難圖於
議表馬隆四伐上濟南征師不延時德廣削跡兵無血刃揚越
爲難通上代之不測服前王之未服賴梓顯應風教肅清天人
之功成矣霸王之業久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駟秦之心因
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
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人物論

太一

三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
適越者指沙漠以遠途欲登山者涉舟航以尋路所赴愈遠所
尚轉瞬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基易
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貴克克堅懷森志以擁推揚駿
豺狼包禍心以事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開米周藩輪變親以成
疎連共就戚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
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
赤縣翻成被髮之風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詡爲天下笑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耳知子者賢父知臣
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

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而世祖威奇勛之
義謀迷主澤之傷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國元海可除
而不除卒令撥亂區夏重帝可廢而不廢終使顛覆洪基夫全
一人首德之輕隆天下者功之重兼一子者忘之小安社稷者
孝之大况乎資世而成業延三孽以養之所謂取輕德而捨
重功畏小忿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此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華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司馬炎

孔穎達

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
道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崇奉御牛青絲鞠斷詔以青麻代之平

人物論

十八

四

吳之後天下久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
大臣不得專任臺章奏廢請謁行失既而廢疾彌留留楊后輒爲
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其始於斯

晉武帝

顧元明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非計氣作溫涼潤視太口手東魁柄加
以子如狼孫如虎染指曹氏垂延三世借其要路以遂廢立之
謀碑書有金而後遂享皇極焉即位之初矯仁儉而朝青麻火
推頭而焚錦繡得君子作法於涼之意而命師建業孫氏奉土
受命爲誼仁風遐揚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謠當三國于文爛熳
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蓋亦有明主之風也

然孫浩之座方設而自寬之氣遂形幸天下之既一而韋州却之脩忘羊車之極樂而繼三楊之尊親賢達出海隅官錢盡入私室通止施為特漢之桓靈耳是時竹林曠達之賢皆傲脫萬物一無用指空體法如土梗視義理為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虛高敞之地其服為夫東者雖馬之種茹血食腥非人品當訓象雖受命之所似乃虞之以內地而江統郭欽之諫不行是種制據於良田秦狼虎於靜室而士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食三朝天重天異又發押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待經國遠猷不惟杜撰大計吾已知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夫

司馬孚

褚遂良

人物論

六

五

安乎風度宏遠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開忠貞洵高貴之祖則枕戶流傷陳晉就國則拜辭隨語曰疾風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肩壽清徽至範為晉自宋英子孫遺業世焉其慶有以也夫

司馬孚

方孝孺

曹氏以智力得國而不知所救留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王獻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關其旁而欲據取之臨終涕泣託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天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以為常耳而不使怪蓋舉中國而從之夫而其合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慷慨悲

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以顯矣獨慚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為晉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矣彼小人若賈充之使威以為非解之釋無以過而子獨奉來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昔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為斯道者三人司馬氏之乎武氏之彼猶未溫之兄全昱然能知篡逆之非咄彼諸薛位過去不受寵秩為敗骨乎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致全昱無是全昱故群盜或於刃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還棄之方也使乎傷寒而危謂之魏貞士可也魏士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異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其不智且不甚哉雖然年當廢祿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乎師昭雖暴終不取本魏而自立也然則師馬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

人物論

十八

六

評

司馬之有孚亦梁中之一有孤鳳也不可過於貴倫史

云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羊祜杜預

褚遂良

泰始之際人祗呈脫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晉祿有歟夫燕人祭北門之見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秦伐不況水潤空斯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清江衡如砥襟袂同

婦而在手成功船居幅巾窮甚落手其有風威者也狂預不
有主知用之則言操長策而攻取燕臨風而轉戰孔門每四則
一印止其三春臥有丘而擲擅其二不其後吳夫三年之表云無
貴賤輕纖者於在位可以照堂既發釋於諸君何其斯酷詞以
句令不寸且止改前代之元良爲諸侯之處子體方百於秦禮
者也狂預其有焉

歐陽脩

岷山臨漢上望之西陰望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譙牟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

十八卷

七

晉書其功類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猶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顯其友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爲此山常在而前岵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者也然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焉

羊枯陸抗

唐子西

羊陸交和或以爲抗拒失臣節兩議之曰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也奇亮敵首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議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國多術矣有以力出師者有以智出師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以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僞札之好茲又過矣其家說道何僞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爲最僞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評
保境息民羊陸之見自是可無譏矣

人物論

十一

山濤

史臣

若夫居官以繫其勢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史書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據園有一州之任今纂方駕守焉斯滿野移三代世屋几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熄理或可言委以綏綏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宜斯之謂與若虞子家之前代何足冀也

傳玄傳咸傳祗

褚遂良

武帝覽親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傳玄體彊直之

齊懷匪物之操抗詞正色補闕竊違謬謂當明不泰其職者矣
及乎位告三獨彈擊豈是司達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
聖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極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奏爲物議
所憚惜哉古人取戒於帝弦良有以也長虛風格峻峻弗墜家
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立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抵
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間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
祿位可謂有道行焉

王渾王恭唐彬

顏師古

孫氏員江山之阻隅恃牛斗之妖氛奉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
偏當戎旅受律過征渾既嚴捷橫江濤亦見清建鄴于時討六
人物論

十八卷

九

之役特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暴陽
買之推功上而崇廟堂下愚將士豈非慙助德善始善終者與
此而不存彼焉足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搏南其威茲
月錦遂乃喧囂展康致亂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說於清論
豈不惜哉王濟達驕父之極心爭爭子之明義高才雖多亦奚
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還晉退讓之風齊於渾濬遠矣傳
云不徇行檢安侍長者之行哉

鄭玄李胤盧欽華表

褚遂良唐

晉氏中朝成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蓋若如林此數
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必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

能至于斯惜其奏獄於論道之辰獨善於纂濟之日良高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
孝之規子若之備素爲其儒客之苦節流輿慶非來葉不亦宜
哉石崇以公亮升臨美以明將顯僞於危亂不順其名威寒見
松柏之後凋斯人之謂矣

劉毅和倫任位

孔穎達

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苦其驪任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
仁人豈求苟合懷其龍秋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使自口銷金
授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謀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
遇寬客任和兩遺唐書評觀餘烈亦各其心焉

人物論

十八卷

劉頌李重

顏師古

子雅求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辨詳刑名該叢
政體雖文惠孝統而理歸勿要遊目西京望實誼而非遂卷言
東園顧即頌而有餘建元康之間賊臣將命宋朝戰懷苟避蒞
醢頌以此時忠諫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玄錫雖古道
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諫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苦果不避
離者與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詞愷事當量量可觀
及銳志銓衡帶心隱遯濟沖期之識命量虛也哉

曹志庾純

史臣

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久履庶績式叙義倫武節納奸

論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若青士作牧東藩遠遜爲嗟
朝野失望而志等服膺教養方軌儒門寒寒匪躬惟懷國故
能抗言獻聞肯允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庚戌世載清德見
信於世汝頡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而棄厥後抑而發固醉飽
後鼠志當當易山言窮人之財猶爲之盜乎玄假厥獲善病非
盜乎

閻繼向雄段灼

栢逢良

惡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寬宏從容俱亂政之參夷備淫嬖之凶忍
遂使謀臣懷忠而結古義士奮憤而吞聲閻繼向雄官既微於侍
即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指以
人物論

大義

上

趙鼎諫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昔朝公卿曾不得與其
徒謀而也茂伯爲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節文以成名
故得爲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見編布奏事彭王弗
之尚也

衛班張華

孔穎達

夫忠節令德學乃國華管秦皇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
瑾撫武帝之林葉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王居多臨危則茂
先爲美遵平險愷理有可言昏亂方疑則事賤其趣松筠無改
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穢同
曉承劍刃家珍瘁不亦傷哉

張華

尹起華

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器畧爲衆所依使之
輔政爲賈氏之計得美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
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恬然大本不立昧於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之音多含能自免惜哉

賈充

史臣

賈充以補說陷賈刀羊常材幸傷昌展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會
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越有知難之請非惟親朝之悖逆抑亦
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歟將及矣遂乎貽厥乃乞弓之使
人物論

十六卷

上

嗣惠懿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煥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諫夷
曷云塞者豈當空閭闔公閱實肆其勢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
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揚跋附綠麗幸遂荷
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騎蒼淫佚庸可免乎

齊王

司馬攸

史臣

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百辟具瞻
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疏沈曷陳章章之和聲武王
深望之滯愛遂乃褫龍車於家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途
終於愼惠情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未綴衣之命庸負國
之託光輔嗣君允建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微之人非

庶幾殘之可及何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彼實有焉護人罔極交亂其國其苟慈之謂也

惠帝

史臣

不才之子則天崩大權非常出政適宵人篡此其叔常並興業后與大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殷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地以遂其情海暑之氣將開淫亂之首罕記乃彰咄笑用符顛覆其地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與物號忠良於茲被本人稱慈尊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車非命生靈板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士身分鑄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人物論

十八卷

十三

太子

史臣

感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胎朕之謀天下歸心頗有未蘇之望及于繼明象極守器承坊四教不動三朝或闕約安未變鳳德已基信惑奸邪疎斥正士好爵醕之賤後就死而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覺忍久懷危苦之心外戚誦說說進誣和之說坎牲之謀已獲驚天之譖遂行一人之探聽之聽百辭無事臣之節遂便克逾變醕甚矣因雖復禮備哀榮情切憫勵亦何補於本毒有哉

阮籍嵇康列傳

史臣

大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道其進也操俗

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朕無為之用分其華業開萬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湯謚曰武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人舉無聲而聽特斯應者也茲生放達其

古而馳辨無窮聖帝於事則俯仰位懷其道術則顧及王公風聲無車馬而私以茲自口於為玩物終日虛舟有同提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琨方傳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節惠百官從軌經禮之外素而不行是以帝光縱許出於埃壚之長光武合子陵於滄波之瀨松崖低舉用以優賢蠶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單諸散髮更節盜真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銀

人物論

十八卷

十四

電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嘯則嵇康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彰風俗召以致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教終始情神交於暇日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籍簡云

嵇中散

陳德文明

康與山濤書不願為吏郎即夫中散大夫非仕耶危邦不入哲士炳幾無道而潛威風德危行遠言至人之道矩惡許為直賢達之流歲康能寧風舍而標峻格充其所由立已殆難免於累時矣矧淵然文藻煥然失範型味淳樸而不戒慢長途而多迷假令無證呂安弗逆鍾會而青蠅不集貝錦絕張有茲理乎是

敬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周身有曲肱之仁而後能澤物有
有過之勇而後能士名鳴呼巢父長揖于軒冕而于陵抗顏于
世祖有以也或曰康武昔將以忠提拒藩特以乘負爾夫景元
之間方廢而景頗挺先而廢于高堂之為司馬革木較然管幼
安處官其鴻孫公和棲如者風人固難以爲求誰彼得而繳繯
哉惡垢而立榮座去濕而居汚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峻
崇絕俗之操有節大雅之品太上三火永存琬琰之音東市七
絃未絕餘徽之冰履其刻集尚可冀端王梓何曾一時名勝崇
昔禮仕萬古棲其康也視之殆大鵬羞尺鷃黃鵠悲腐鼠也夫
評 出處問爲之及獲嘆息終重其品而賞其音王何信非
人物論 十五

所及也

格康 文龍序

黃魯曾 明

松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游於穢氣之手抱卷州
之泰節而邁夫暗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瑀言瑞
雲思遇區合之滌數當家間神棲皇古以塗旅客散故澤和
於琴綺以都井喧郵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規乎
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標於七賢耻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
高士平天位之竊獲故托箴乎太師探厥玉度蓋無復華樓於
伏軒之署而調管籥乘綠車於苑廩之廷而覽鳳凰者也觀其
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事爲

業世爾以天下爲公譽萬國如素士服繡袞右布衣故君臣相
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是惟百姓之從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
將爲崇尚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君之方矣嗚呼
鳥鵲之感首細想於宜尼研糊之歡常錦采於宵眠浮游莫返
良非一朝叔夜志高獨而復遭親管好雄霸宇射應盈途無
怪其率躬於繁榮而遠寄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
禍心散髮墮屨致鍾會之貝帶由是無罪無辜戮此哲士雖請
師赦贈三千子伶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妓響修絕於東
市矣悲哉相國垂慈無窮嗚呼此達貴高之問固非神鵬之可集
汚常之潛夫豈大觀之所旋徙必重霄選宜濤鳴戶農所以席
人物論 十六

人物論

十六

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斧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深訓未而危行
言避時機固覺性烈才高哉脫弗思意迷功疎秀規莫有學病
名尤著迹不遠相報整復不能免矣矣甄生抱遺文於陶谷珍覽
歷厭結遐思於異代嘆息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論播
題題愛文惜理輝煌錦章片言小碩無非宋史致興嗣之
所存也司欲攷竹林之秀矩攀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
披過故乃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
於來嗣耳

阮籍

評

一篇晉語

陳德文 明

世恒言阮嗣宗度親曾之交身仕亂國而不懼禍罔志存刺諫

而文多隱避絕經綸之技懷素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
猶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嘗
觀也上陵下夷時勢變作功巧慧變時食於傾危後又豪賢
炳神鑒于細微猶白服脫俗非苟極之于雲孤嘯離群耻獻言
之谷求辭晉之辭絨然以自容夷兵之除珍肆而其寂寞其畧
當諸法皆取託於當時稽其詞命玄幽莫不挽乎物論惡如師
昭且慶與而保其之矣吾性讀嗣宗諸文辭筆激烈慷慨其心
憤疾其行危其道中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仇而聞之者
無以罪其子之明夷南客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耶昔之
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達其義而從殞于結綬

人物論

十八

七

豈其制行與道頗反在嗣宗下哉抑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
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禍廣機之疏適
以凶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于
冰炭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寒稅駕于東陵寓言于西晉
惡疑楚曉以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几哀而不傷者自
世之下信難以憤則也舒籍不死必不動進晉王必耻仕司馬氏
乃管幼安王偉元其優為者乎

皇甫謐華嚴宋哲王接

史臣

皇甫謐去後幽貞閑居養疾留情聖訓孜孜丘墳軒冕未足為
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洵乎忠賢

玄論薄望昭儉既成奢於李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
機矣裴處東晉等並詳賢載藉多識情華素諫可觀文詞雅贍
可謂博文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載成言事之書或說政休宗參
定禮郊之禮處既已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美
也王接十則多品是實知言惜其大枉未申曠足嗟夫

楊裴

尹超平

在揚裴之九門鼎折足復公餘其形淩鹵大九四為大臣任天
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其理猶懼弗勝乃下應初又陰柔小人
立其不勝任而敗革緒然綴汗函也聖人既若其家於象於繁
辭復申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

人物論

十八

七

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
也楊裴以斗筭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裴
后親同於內諸王處伺於外君德愈庸辭小結難以上智居
之猶慮不免觀上彰辭辭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
覆轍之戒賤之所為若此求欲不亡難矣聖人集難聚易之意
豈欺我哉

江統孫楚

史臣

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晉多士斯為其冠傑成之論實乃
經國遠圖深運距中裴處贊利漸殷其基見用恐速禍招延無
救於將頽也連惡懷廢從昌不拜辭所謂命輕鴻毛責重鼎掌

影位隆端右竭誠獻卷傳遺榮利華衛天爵雖出處其處俱
難兄弟美矣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更
其遺略之書讀裴代之佳筆也而負材誕傲處苞公美遠遜謙
之道肆陵俊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緒維華秀發名顯中
興可謂無芥爾祖履見論述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維嚴直
論辭初不留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夏侯湛潘岳潘尼

史臣

孝若校尉奉朝郎潘岳潘尼其抵疑論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
敷文流華聲於孝弟言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
繁密詞甚煥前史傳於實證先達方之士衡論政範源王

人物論

十五

化之幽贖潘者及辭賈人靈之性情機文喻海疆蓬山而旨無
岳舉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渌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
其挾強盈果拜屢超躋屢案倚門之訓孰復不逮之門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駿與正收合咀藝文履九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者論定人道之綱教感德業與之
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陳帝應帝

昔失輝叔春岳雄多假於岳至金德輔華顯沛其推不懷陰笑
陽假多兵車廢會且力不足而情有餘年嗟嗟遺音苟存其主
聲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當觀發跡

用非天啟是以輿棺蘭創可得而言焉子時五權三塗並皆滄
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桃賊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廉
饒中斷髮文外絕向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預自於驪峰衛公
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

晉書

于寶

其夏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而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夫甚廣則難領恨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壞昔
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
於先代吳加以朝秦結德之人卿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誕為辯而賤名檢

人物論

十六

持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儉是以劉惔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和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靡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權法
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顯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亮買兒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辭考
平旦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懼戎狄之有警蓋
得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披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龍
路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唐唐君年文之主治之猶懼致
亂况亂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執機帶承亂得世焉以強臣應帝
每稽之後徒年虛名云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

之天

圖辨

顏師古

自永嘉流徙中原內橫流徙靡依人神多主于時武皇之亂惟
有北魏於中原之亂雖無功二國鼎峙存社稷生民在經綸乃契
關限難持持切前深得聖承緒嗣受配天校諸論功有足稱
夫然而抗而力之已冠拔彫斲之餘其威容未伸尋至爾擇晉
宗周適大戎而來徙有聖運繼統而西遷後既靈威假長此則
楊難遏及其敗豈地非與主梓琳父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
而或政之典政若也

周廢子周訪子冠

褚遂良

人物論

十八卷

十一

大仁義宜有常順之即君子皆之即小人周子應以跡地之才
有不謂之行其寬裕猛獸縱毒卿閣終能克已勵精朝聞夕敗
輕生重義得尚志能可謂主國師之士也宣佩公茲忠勇發殺妖
氣厥更冠於本朝則結事於王所既而結微朝幸滑得其國愈
不思維斯為臨失終於憤豈不借哉周訪無文武任在折
衡既定相羅克清漢世孫翼子扶卿擁旌西蜀仰其威風中
興雖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五威臨迹廣展抗辭為主雖
前書可哉何以加焉

王沉子沉荀勗荀祐

史臣

夫立身之道曰仁聖義動靜既形極各斯及有季之勝疎北門

之情淵源之夏匪西山之節湯武有發其功其殷不能識其

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親參而上之矜是晉為懷中之

士桐宮之謀連連武閣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昔趙丹之可

絕讓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提獲殺仁義之方水

之彌遠矣此祖尚山林雄軍本習終因家之主遂登顯赫擁北

州之士馬鴻臚之康郭自可召召者侯晉力王室而來問何

隙潛同不軌然其德廣遠積來也遂使軍容兩城黎元塗地縱

貪大於藏戶其尚上在臨並阻越石之內雖選世龍之外府應

徐毒連坐致祥原假手仇敵方中內緇度封之幾燬焉何補哉

公曾聰明之務量情愛君子廢隆聖而高視承遠軌而長發孝

人物論

十八卷

十一

敬足以承親周恒足以事主刊姬公之權與采蕭相之選法然
而樸米均以貳極廟於閣而偶震離廢與有在陰替靡常稽人
之事乃二苟之力也至於斗栗典誰喻里成誅最之暗禍又已
甚焉

旅軌

史臣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閼懸險金城負固自有依氣命將校而
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輶也邊多難要五部以誰何時遇
兵固阻三邊而高視雖非又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
之而立功士彥捷之而延世譽及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璉亮
泉知霸者之所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道與茂駭擊華資愈隆

武嶠嶠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據巨滑繼業之環組賦絕域之琛寶狼煙復覩良由仗順之效矣

王戎王衍

史臣

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見清虛不據於尸祿豈曰操之任有異於常班首與謙冲善發諱端夷甫仰布方外登槐庭之顯刻顧深園而為周彼既憑虛制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考委資財行則自保其財論宗得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大半之倡鋒綽如雲夷甫區區焉使彼凶暴以來客資頹墻之頑猶有禮也

王衍

胡寅

王衍當東床幽廢之時宜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嘿無一辭及

人物論

十八

十一

為三公所廢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一席規股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憤為遠論欲歛石勒為勳且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為害而居之為虐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評 墻黨危虐斷蓋平生

王衍三窟

張弘道

昔王衍居安土者見天下士蠅聚蜂集其間有數長賦歸來曰鳴雁有為鑿三窟一焚券一復相一請先王蔡詔王並書是以受封于薛無纖末墨則史並修諱焉已而後世皆私相黨之徒皆爭而相效也晉之王衍非所謂祖述老莊崇尚虛無逃之千世

故之外以為高者耶彼其清言遠致鄙見物理直欲逍遙于無何有之鄉食荷蘭之田而立不貸之園無為也亦無親也私窟

之營何為乎吾聞以兄有三窟僅得兄其宛夷考衍所營事曰自右內也第添設於外也三公手按台衡青州負海之國荆州江漢之險焉足而立無事則龍蟠虎踞足以為安有聖則虎名鷹揚誰能為難豈不亦自以為無慮與人無爭乎而孰知夫離塵遠清諱之自為汾削也孰知夫崇峻虛名之自為羅落也孰知夫玩弄運寇之自為陷坑坎也孰知夫出聲夸誇斯繼者已睥睨頻伺于遂通欲加已千十倍之外而繫之也為衍計雖不當危可耳或移其窟為宗社營焉中原營為生靈萬姓營

人物論

十八

七

可耳衍不必自為窟而有餘營是金蓋魚其時五湖之擊已聞而長安金湯秦關百二尚無恙也郡縣之兵雖去而羽林抗戰虎賁校戰向不之也使衍而惟郭欽江統之言乎則深濟高臺訓武詰戎以警若里之勢此龍蟠虎踞之營也而衍不之為不然旁招先自樓羅若八營時言無聞錫起建業翼舉升之侶堪為共濟者乎則于城腹心世亦有賴焉此風蕭蕭之善策也而衍不之營不然朝而乾戈而惕焉慮焉粉法明章以補其罅漏而不示天下以可乘之隙倘所謂為師之便計哉而衍不之營不然身解重柄弛于自權以讓能者倡為擊而友虞虞且

俟外援有如相投投免為成生之幸也不則皆城借一困亡典
就不至瞻焉爰止于誰之產也而竹不之膏奈何職與梟要
中虛江首尾兩端問所是白治夫事勢窮迫至于來越表以
東軍豈將遠託負海徐糾江漢效東郭遂環山之閉乎不過止
焉于其輕之虞下迫于走狗之逐中恐不免于中林之待而姑
為脫免之計也者亡何輕騎一追身為俘虜虜獲遂夫狼奔
豕突初猶非所謂離離免過大獲之耶乃云火無官情不預
世事初猶非所謂離離免過大獲之耶乃云火無官情不預
頭露尾已無能赴險者之初遂使厄癘夜排慘于韓盧之搏塞
果傷哉乎中朝縉紳死于網罟竟不聞有召海勤王之舉江漢

人物論

十八

五

後賢之師吾不知向所當者謂何矣嗚呼以彼少壯歷朝名蓋
四海就令才識不逮前人倘其戮力勤恪守成法尚可支吾
歲月即不能將胡羯之猩獍底美之魄以伸華髮之威亦何至
我為魚肉人為刀俎投足于石龍之手而耳為高材戕足者所
得耶寫于愈乎何昔為榮階而今為稱府乎豈前之虛為生之
門而後之虛為死之途乎經營于幾時而傾覆于一旦吾安知
寫者非鑒一鏡以開禍孽于異日者也則三君者固我之所為
羞職而百臣所由速繁也未幾二帝蒙塵躬首就戮而免死狐
悲不勝懷愴矣未幾神州陸沉中原撥湯而狐號狼嘯羣目肅
條矣未幾以牛代馬局促一隅而金馬銅駝未為荆棘矣又未

幾權奸敗息乘輿輿而城狐社鼠盡為戎自矣吾不知向所
營慮今安在哉嗟乎淵駟鵠起勒曉鳴張誰賈賂之窟為匪也
姚符虎爭焚金是據誰賈道之窟為巢也烏桓騰起拓跋龍襲
誰釀之窟為胎也遂令封豺長蛇毒龍戾虎燒城我陵燼度
劉我人民誰其召之窟為巢也且也浮榮黠賊幾幾垂車曲沉
仁義易俗移風至于禮廢樂崩不冠含缺誰賈致之窟為醜也
嗟乎以彼其窟內不能保身而上以禍國家下以禍生民久以
禍米世吾不知何利而營此也豈其少負盛名實則難剛免絲
燕麥徒有其稱乎查負卿當非其任矣悲夫三窟徒營一死不
足譬之龜毛兔角悉為烏有矣昔州一窟竟成辟教悲夫衍

人物論

十八

五

召靈卒應負衍乎成則雄飛敗則雌代幸則五管不幸則王衍
其無足怪吾獨恨三公手握鈞衡不思為國為民而特以管私
自快耳

評 借光為翁添貢王衍幾無遺語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實雲雨之勢帝王與運必使股肱之力軒輊重入
也伏師臣而授商湯哲后也負再祖而成泰自茲以降周不
由之原夫與午廢隴本於隆養金行權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乘其幾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先著玄石之圖
乖少康之杞友時無當晉之士思文叔之典劉輔佐中宗觀哉

吳成弘東名援葉叶情交好爲其材智恃彼江湖思連克復之功而成其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愚大邑而狼顧歟連兵指眉舌而車擊是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連中謀竟竊吞汝之冠乃誠實曰主垂顧以終全身志隱離國縹緲而不戚視其開設學校存乎涕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蕭獨漢六合爲家與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傳至若裴君軀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兩新却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愉鍾死則呂虔之贈力謚乃陶聲靈劉毅之徵曹詒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人物論

王導

恭父將

春秋晉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字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及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導問親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導求救於親視中救甚切而不與言心術之及敦得志聞親舉事不恤親遂見誅然見其妻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親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史官書曰王導殺親則親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徒可知矣蓋公之事雖假手於穿窬有之志也不然則其及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

則書同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淮南厲王母坐趙事死厲王以爲許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黜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輩家事無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心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殺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舉導力爲多時其殺親之事有似有而已

評 伯仁之死不惟人罪之導亦自知罪矣

王導

黃 震

人物論

十八

文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顯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顗不肯救也下敦不赴國難不能救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及默殺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太庾死大半整不能乘也厲陂淹兩三月不止困不能舉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舉事王京師日當親劉渙嶠之古非素有謀約者敗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變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之臣無從從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第五晉氏導是亦是之矣

劉元刀斃數若思周凱

史臣

夫太剛則折至柔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非容裁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可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指之議先剛後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事行刻下之化同薄扣齊並運天機是使賢罕見疎致物情不鮮然權臣發怒怨其名以贊師段而謀人之國國危而有免見耽於主主辱而面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開理研幽伯仁歸止歲服能約成以高材雅道參豫瞻咨及京室淪胥沉言無桀斗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與顯裕時論尤其相懸禮經有曰假不桀瑜不足誦其美也

人物論

十八

史臣

卻說

維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後身觀光侯明主而宣讀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過轅有懷於千祿卻說等並輟價州里哀然應名對楊天問高步雲衡求之朗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爲周其仁者必勇抑受調羹雖才行風章而待終私開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元帝明帝

史臣

維楊作爲悉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授無萬計兵倍王室慶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總隙內與彼有順流之師此無疆濟之機商達九亂竟

皇負國屬在茲日連龍輅不掌處起天梯於江靡燧其餘若若秋原去纓經而踐戎場斬鯢鯢而拜園開鎮則威權州分江漢疊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教道之害或曰與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元帝

胡寅

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鑿石有圖有石馬七及歲十之衆謹按自司馬懿被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教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譌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更牛其姓與身侯姬適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姓牛而身繼晉宗離曰帝司馬榮而爲姓之辱亦太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不韋也必以胡羯交侵江石微弱若不憑依舊秦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衆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雖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其姓司馬不若徐知諸歸姓李氏之爲貴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誠也

人物論

十八

史臣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卿即王初以懷帝之命出屏建泰適承帝之進位晉王石馬之後繼以驢牛爲白板天子若屬王之若璣平王之遊戎是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決強虜車轄中外皇皇二

元帝

顧允

西問鼎幸而劉大運刀玄亮等老成未謝顧允先智多先人

望威趨以爲股肱耳目心營則所以生縛劉黎以贈天子者固
而責也吾意其如殘人之不忘起首者之不忘視以洗髮而清
洛之垢惜其化龍之後竟處爲僞崇扇佛憐沈日漱漱僅便自
保正不聞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抗旌犯
順初雖憐其謀國之誠故雖有連覺之士行擊楫之士雅等命
之戎弘抗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戮力
王室救廬帝庭而漫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不
曾有中原之志與

陶侃

史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擢落之間比有髮俊之列超羣
人物論 十八

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旂釋位臣主則淪鼎再華
元規以威里士之學抱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責服其言而
動色聖陰分旆理則宜然至於時屬當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
之志傾思折量之祥悖矣天子曰人無求脩斯言之信於是
徵

陶侃

劉曰華明

且幹事之才者不擇事而效懷割物之習者不擇物而施故善
觀人者恒即小而知其大觀忽而料其成也陶侃都督荆襄嘗
其遺軼也竹頭木屑皆令簪而掌之夫竹頭木屑小物也非人
情之所急者彼官籍之而竟不積乎無用是謂綜理之微密

而傾慮之周悉胸中習乃驟可見矣苟小者之不能任焉足以
成天下之大事忽畧微務又胡能勉於其大而不淪於迂疎者
哉此其坐鎮八州功安典午識者謂其賢於清談廢事之王謝
非虛語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子知其可以
爲今尹子孫擊刺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此皆形于
小微而通于大理也然則人之才畧如畧一行一事一話一言
要有可據見者矣必臨事而後知也哉

評 觀人於其所忽信然

陶侃

王世貞明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人物論 十八

勞似孔明而暴父者更節其差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
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
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有廣澤之固坐視其
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遏不聞譏王耳卓之盟以
弭其後假知處仲迷得志始無常焉司馬平而士行不亦爲孔
光王猛乎錄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痛哭而勸王以死發討
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恨其犯溫平南曰吾驍場外將不
敢越肩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肩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
不預哉兵敗而後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公甚至動搖
逼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起事僥倖而成功耳豈令太真款郝氏

既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變亦可自荆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
孔先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乎乎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
有異志以愛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璵璠珍鼎當於天府蓋誣
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其所以有之地而己其有功於前者
僅若一馬而又不結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
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賄與激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
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評 士行一失於不阻王數二失於不討蘇峻此所以來君

子之議峻之李臨淮功雖不及臨淮而逆節亦不如臨
淮之著誅其初心則亦無所遜矣

人物論

十八

廿三

劉弘

史臣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
所以仰希睿政俯寄宣風倫選率之儀處騰閣外總頒條之務
總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撫非其德警餉以是連曉
中朝叔世要荒外阻分符建節並兼天綱和季以百里之情甲
應紹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祖刑吏飲豺狼之迹
聖賢登善躬微孔聖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濟海之中百城安堵靜機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
其外與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拾紹

丁奉

中散以庸愛見誅王儼以犯言獲戾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傳元
耻臣晉主延祖其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趨之途即異而並
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若三綱之極忠孝為百行之
先者乎且景獨善其勇故得全其孝而紹蕙潛於物理宣竭其
忠可謂蘭桂其質而聲芳詔武疎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
難獲譏揚推言之末為論夫君天也可譬乎安假其禁危
乃獨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終生之殞身全節用此道也

拾紹論

郭子章明

父子君臣之倫其重於域中也一也設不幸勢華時殊不能兩

人物論

十八

廿四

全為人臣子惡能以已意軒輊之惟權豪之得失分榮國之生
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
則先家而後國晉之顧縣晉之誅流文得在君臣也故高愛辭
種勁死晉難而後世不誅其父父昭始誅王儼殺誅諸葛誕失
在君臣也故東隱君教授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洛而坐而後
世不誅其輩君惡獨怙失使負紹紹者見義不明而慶之末盡
事也楚子誅奢尚晉昭誅驍驍利湛不賢死非其辜其君晉為
得哉為二子者出奉於其終不臣楚優游竹林靖若私門如是
而已乃身不勝報報之忿與楚之師入却驍平倒行逆施孝
則孝矣如吾君何紹隱秘書召與北征之後周旋湯陰血戰

御衣忠則忠矣如吾親何早以爲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而予於紹元責之傷焉自康被法後紹社門二十年矣乃因山濤之薦嘗以出處請曰爲君思之矣夫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于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何消息而講以此說紹晉人消滅音即爲教此亦其一也孫興謂山濤吾所不辭更非史隱非隱而能從災紹出處邪或曰紹以才名不出離親及是則然矣何穎之亂策已廢黜竟爲庶人則亦可以全身以明孝皇與策塵馳詣揖衛飛節而集食卒殞雖何紹德晉之深而猶康之淺也楊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及服古聖子思曰志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人物論

十八

七

諸勝退人若將隆諸淵母爲我首不亦尊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晉於魏氏蓋不超隊之淵而土芥之矣即使思孟處此第不爲我首以存君臣之分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晉未若王粲爲親之爲得也景親之不仕得思孟之遺意以成其義也此義明則後之爲人子者知人臣無權主之義不可遷怒於國君爲人主者知孝子有不臣之志不可濫刑於賢人

評 紹可無湯陰之忠而世不可無王哀之孝且據伍員爲親二事爲論絕妙

劉琨祖述

史臣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躍實繼之諸借晉爲倫之蘇軾于是日矣惟巧之徒數祖述散穀周會關鷄暗舞思中原之烽火至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食亂者及及金行中毀就維失統二后流亡通榮居是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敗色斯勉易情各違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自操製策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起戎心越石區區獨無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圍痛哉士雅叶述中典冠復九州之半而奏星告燦餘數徒招惜矣

人物論

十八

六

祖述

馬隆之討河面也晉武從勇士之請遷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據自原州湯平今中原淪陷非河面一隅之比聰雖踴躍非樹機能之僞而王彌石勒輩又充斥天下迷之北伐琨瑯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糧仗與之千人庫鳴呼將使祖生徒手以得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爲吾今駐蹕江左雖則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寄屋左羣矣而一旦懷慙從北戰而還踐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於天下而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推抑之至此其其辭難已死宜也大抵晉元之事與宋高皇相當金人之害十五胡尤烈而

武備之功可以睡羊燕雲敵之士雅殆相自焉而十二金牌之
乃復龜猶其蓋武穆之子高崇德士雅之子晉元徒足以開其
芒刺之心而懷慙微歛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
益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爲萬世人臣懷忠者勸而晉
元高可爲萬世人君不孝者戒

評 以晉元提宋高以豫州擬武穆是大議論

溫嶠郵鑑

史臣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下哀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大其性履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水頗候也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歸義
申者何以尚焉封狐萬里夜馳而弗顧復錄于群探穴而忘死

人物論

十八

廿七

竟能官力王宮揚名赤朝負荷堂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舉
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挑戈兩泣若雪分天之誓
皇與旋軫卒得夷庚之闕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
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處均連璧方回踵武雲世登白鶴見
爲師授萬人以同志抑惟大國者與愛于云亡省遺文而輟泣
殊有大義之風矣

聞鶴起舞

顧允成明

忠臣當國家播亂之秋而時形慨歎之感是以君子深壯其志
也夫英雄志在策勵烈士不忘願自國其業所當備者而况胡
馬亂華中原傾覆又豈容一日生豚其危哉顧天下之第非效

子無人而敗子無志是故楚懷王之樂者昧屈沒之遠而習歌
惜之較者忘君父之大耻吾仍聽其後塵則滔滔者其可底止
而國家大事去矣有能仗忠義志恢復慷慨激烈之氣每發于
感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神氣亦賴以火振君子上下古今而
想見其人未始不爲之增浩歎矣劉祖聞鶴起舞請論之大凡
夫人之情有所懷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興而其喜其哀未有不
觸于事物形聲之表者故猛士之恩聞大風也故宮之嘆見黍
離也洛陽之亂因杜鵑也此數君者雖其托物興懷類有悲樂
而要之非無據者若祖劉之聞鶴何鳥也哉鶴一羽族也其鳴
也聲不聞之遠何以獨知其非愚聲也且其物非若鴛鴦鳴矣

人物論

十八

廿八

然是何聖于天下治忽之機而必聞而起起而舞也噫鶴鳴鳴
矣成賢后之規問安畫節與孝子之威彼在閨門平昔且然而
况號爲英雄者寧不動心于此耶且以晉事觀之羊車恣寵羣
羽播遷而鳳凰入于鷄群矣庖后顧政殺瑤逐駟而此鶴已可
畏矣劉淵覽遂于晉陽石勒舉牛上電姚是呼號于扶風危
乎如一髮引千鈞而晉鶴之不支矣幸國問問蝦蟆之鳴荆棘起
鋼駝之嘆幽谷無遷喬之望衣冠蒙左袵之羞此時此勢不啻
如水斯過而消其防如履將墜而撤其本也凡感時變者莫不
切齒拊心而翔火有大志如劉遂者乎是以倪仰山河傾覆風
景傷憤填于胸臆怒髮冲于冠簪其欲挽長江之水以洗關河

萬洛之塵自有耿耿不磨者故公卧起于司州感鷄聲于中夜
披衣而起四顧傍徨不覺喟然嘆曰傷心哉彼廢鹿走荒臺矣
鷄鳴集高枝矣荒臺度矣青蛇玷壁矣豺狼當道廢臺高矣
此鷄之鳴果何為耶吾聞禽鳥得聲氣之先而厥聲時時晝夜
有五夜王閤之唱乎豈復有絲竹鶴人之舞乎又豈復有鷄鳴
大吹相聞四境之稱乎考之天時既知此觀之物態又如彼此
正吾臣子卧薪嘗膽時也而卧薪之側豈容軒睡耶于是蹙蹙
起蹙蹙何壯哉若子激昂之心每勃然銳然于群起之時而未
始不靡然索然于晏安之日二君獨能枕戈嘗膽之志而鼓舞于
昏夜錦伏在前吾且舞之而星散于王衡矣太阿在匣吾且舞

人物論

之而尤燭于牛墟矣于戈戟揚揚吾且舞之而非個寒亂影動于
山河矣必使及雉羽于沙漠楊赤羽于秦階而鷄鳴狗盜之雄
一掃而度之斯非二君起舞之心乎而亦孰非鷄聲之感乎噫
吾獨惜諸臣之不皆祖劉也可徒會計于未審更和醉臺于曲
藥侍臣恬寵于金穴即官競富于珊瑚所為鷄鳴而起臺臺為
利者非牛墟也而無山林藉也而松栢山東也而曉銀鑲袖也
而思專聽其又雄鷄自斷尾而憚為獲者矣以至江左之及吾
空酒淚于新亭東山之安石猶戀情于寒野鷄食鳳凰食而不
知鳴且舞焉彼越鷄又何言哉此現世之所以抱鳴不語而為
是天鷄日出之鳴也吾見其志之也氣之烈其可揭曰日而奮

秋霜矣嗚呼向使晉至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不復而胡
馬之散魄又使祖劉二君而克遂其志則又豈止于江左偏安
也耶惜也大江之橫誰可泣鬼神而戴淵之命竟使懷恨而罷
是果時耶今耶又豈獨二君之不幸也雖然萬古惟忠義不泯
戒其成功則天故後世聞半夜之鷄者猶思盟劉琨之誓而楊
祖生之樂

評 感嘆時事恍惚劉琨真可以起懦夫者

溫嶠

張拭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素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
待詳言矣嘗獨有所恨者總務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及篤
人物論

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
而行時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
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
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足難而無難可也將命之舉
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未
撥勸進使倖國寶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費不過數千
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太真固不得以滿
全矣此殆不欲苦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
之有成之耳若懷布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其
已之事則凡皆親賊性皆可以為焉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哭之

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
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慕
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直之事歟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
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孰知如此浮雲之過太甚耳豈足以塞其
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求滅無聞於後顧
其所全者太真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
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評 太真素稱至孝主而絕裾一事誠有可疑豈不免君子之

議也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人物論

十八卷

四一

古人云雖有有才晉費用之觀夫陸機陸雲會制衡之杞梓機
珪璋於秀實馳驅並華於早年屈盡落葉神情俊逸才藻宏麗獨
步當時言論慷慨冠絕古今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華蓋迴
舒若重蔽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
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後鳥高驪王劉伯代文
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尤羽極是運才文武要將相連雲而
機以顯顯才不顯理理隨其承俊入之屢蒙佐時之榮印能
展用保舉流功為呂祥便奉金陵筆墨君移國戚家貧臣遠婦
昭南辭謝樹火樹飛鱗北逝幸李陽池使八碎費龍果傳而
鳳激浪之心未聘遺骨倫機雲多志將焉先及動翻望其翔

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君世以富貴為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

冒危履實則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

於終年滿年之冊非蘭桂而桂親言登喜而堅利而生藏有殊

若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衛美非所罕有常安籍奇擇居故能全

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矢歟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

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承前基不知世屬未

通運鍾方否連不能開管庶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

竭心庸主抱忠憤而不諱謗緣產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

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慢於後卒今覆宗

人物論

十八卷

四二

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機雲棄棄誅降不祥殃及後昆
是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矣言也豈人事哉

張寔 張軌之子

尹起華

自胡羯交亂懷慈家屢未聞遠近有勳王之師獨張是遺去入

搜至於長安不守諸軍邀敵惟涼州秦雍守死不移今又遣將

伐賊雖卒不能進安其命義之節則可為斯世勸也後矣

周訪

褚遂良

周訪擊華文武任在折衝堪定湘隴元清江漢誰孫太子伏節

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

應詹耳卓

史臣

應行筆書脩文吏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出撫綏條則
惠政斯洽其卓伐舉羣亂庸庸克宣作鎮梓城威震及兇
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捷其謀天奪其志遂覺不斬自取誅
夷

劉起鍾雅

史臣

劉起勤肅本鍾雅正直營官屬曰滑滔天勿君危迫乃崎嶇
危難聖淵默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範皆凌亮迹數升雖高
赫在難彌恭有自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唐亮

孔穎達

人物論

十八卷

四三

外戚之家連羅椒掖男氏之族同氣蘭閣歷下騁聲龍松階綠
陰詔門藏金穴八地傳其驕馬控羅紫勢成其逼古者左賢右戚
用仕弱私之路嗟而知惡深悞滿腹之災是以厚贈現罕升
津要塗山在憂靡更授尚同驅奴氏若周不預羅林等列聖人
遠遠珠有旨共晉晚元規余附顧命然其華敷華藻吻縱波濤
方駕綰紳長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關
安國之長尊舉尊見誅物議稱其長本才尺垂訓帝念亦不負
是使蘇祖事太宗祧殆獲已而情嫌上幸謀對有圖同使知
鑒協從必且茂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樂亦何以異哉幸滿不
舟允論服憲是度示之大福非皇室之不綱明矣悻之恣克懷
鴆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郭璞為洪

史臣

景純篤志綿綿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漸而咸釋情源
秀逸而業尚奇製文雅於西臺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平茲道景純之採葉
定數考往知來遇京管於前圖轅梓電於返篆而官微於世禮
薄於時區區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古凶倫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得聖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常待終類心委運何足啣刀被髮蓬
蓬於幽穢之間哉晚抗直言無救王敦之逆初艱智免竟鑿山
崇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雅川東髮殺師老
人物論 十八卷 四四
而忘倦細苛東府總自代之遺編紀化仙都將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難伎賤尺璧而其分陰游德獲真楚然畢外全生之
道其意優乎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康帝司馬司馬岳

史臣

建武通大皇帝朝夕若臨詳刑不愆應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固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雖乖威服凶徒既縱神聖臨危京華無救廟之資帝室類咸陽之火桀大味堯封狐貍亂方治后羿焉若斯之甚也反戎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止桓陶公方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嘉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道策用爲愾範顯示於王導之門敍衣前拜豈僞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十九卷

下堂

史臣

下堂東帝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蔡業衛主誦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夫

下堂 蕭中

劉三吾 明

公諡望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與生二子曰曰肝當書至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據兵應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擊之青溪猶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雖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乘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

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驍騎將軍加侍中議者

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詞以大牢二子珍軒悉加贈諡自昔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患則念卒臨難必無敗死之患迹公在朝廷知無不其子茂弘元規皆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動私送却塞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客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城小豈抗禦犯順其容火緩天討之誅也耶而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効力殊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志二子相繼以死妻與之受其夫子而不憾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惟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豈功倖績具在史載今按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垂不朽

十九卷

二

人物論

王舒 虞澤

史臣

王舒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碻殺厚叔向誅黜則又以爲政談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宋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鄭寄載曰與曹父之讎亦所以激揚風俗弘名教王彬鐵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懷多斷乎可知思行彪之風風

規於當辭之日展軍領衆狗貞心於危威之展龍爲出約之
端翼非獻替之術彌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楚

史臣

隋風清廟解源發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自陽高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先哲襟懷於從策李
路絕經遠矣於前志先交霜雪於秋成晦風雨於將晨譬譬或
以變止言貞何平能全其性桓楚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邁周庚之清履遠許邦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
楊分千載之上論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於基藉
迷汗陰龍蛇俱山澤冲遂巡於內輔聲陵厲于上游秀坦西陽
人物論 十九卷

殷浩

胡寅

鷹爲之人惡人知其性今深源累辭微辭以養縣縣謝尚王濛
諸梁司馬昱皆不能釣深源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
矯情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惟虞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步書曰
王夷甫立名非其貴長華競君子過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世失浩是以不出廣翼何尤既卒浩名愈重於是積累辭之其
西而無識判之者司馬昱勸辭之言又加專焉治於是于

于然而來矣

評 以退爲進中涉之本情

殷浩

馮琦明

君子進則有爲退則脩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
以入行世退無以自全其具始矯焉以聲名自炫出遊于富
貴歸連于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即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
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即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
源去就即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
難其名而不可得蓋自遠引以爲出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
可致聖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有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人物論 十九卷

源說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東扶強臣猶
是也綱紀法度絕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
以挽之乎微降武功興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
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豈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齊名
及其出也有安石之功難以桓溫之積蹇而亦不能有優于安
猶或以矯情非之而况於深源乎圖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
不能輸矣安石處世磊磊何阿此提介介不爲九青之鵬則當
約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于進退之際而務爲譎詐以求之
也噫深源亦未之可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丁未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居幕府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到楊州抗桓溫毅然以此伐爲任似一貴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溫所廢徒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將以爲尚書令即欣然喜追於書慮有謫問問者十數竟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修易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不知所懷哉

評

浩生平人品於三變見肺肝矣

王羲之制

唐太宗

王羲之與庾亮平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懷點翰筆相誇尚觀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顏宜隱帳

十九卷

六

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累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止此焉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舒卷無所間然但其休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畫以此爲瑕駭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枯木之枯樹見其筆蹤拘束若猷家之猷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覺仰其猷隸也則猷麗而不放纖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蒼春刺字字如龍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老千兒之請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般之皮較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

庾亮過其幕所以評蔡古今所精家書畫事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雲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停駐之真識其端心摹手追此入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楊慎

王逸少其任來齊時蓋溫太甚蔡謨謝安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觚識見議論閎卓當時亦以其比公卿雲其才器頗召不乾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軌隨者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遂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言

十九卷

六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今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晉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教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其殷敗後語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標如此天下寒心矣自蔡氏以來處內外之任者屢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華者豈得薛四海之貴若猶以前對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乎由雖廣何所自各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防變乃重於所欣以區區是越經緒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傾令諸軍遠保淮深保立勢衆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石所蓋後世但以公卿墨稱之蓋多之爲累大

哉

評 史臣亦自翰墨精多耳而未及其表花卉巷公始闢揚

之千載有知己矣

孔愉周回

史臣

孔愉父子登丁寔等咸以權湯之材邀縮構之運東名霸府轉足高爵歷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甚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尚謝百萬之賞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康讓之風矣夫固回陳佞邪之宜達明黨賣之匪宜並補關鄴達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人物論

十九卷

七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因諸緹幽作程選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希鴻筆於西京窮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幾葉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壽信有之矣

桓溫

史臣

桓溫樞雄豪少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貴通人風標令舉時既料狼心熾種場多虞憂奔杆城用威威署乃踰越險阻抵寒賊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陽後五陵引邪秦郊底懷三輔雖未能果除凶逆亦足以宣揚王靈既而從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蟲獸不細動續冠時挾震主之威當無若多志企

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蘇睥睨連延窺覷周與復欲立功

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發駁前王靈善惡遂平石門路

阻乘邑丘批對譚畧之乖違匪師徒之提攷泛然於斯安罪

於偏裨廢主以主威殺人以逞氣曾不知氣命不可以求得神

靈不可以力征豈不特共豈不特哉斯實齊欽之所宜加人神

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尤寵辱褒貶是知朝政之無當主威之

不立也

桓溫

井起莘

按春秋書彙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之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字以示貶又書彙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辦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

人物論

十卷

八

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歷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玄

史臣

桓玄暴凶父之餘其懷殺回之本性含怒於失敗初戴其家心抗表以稱免登高以登憤翻轡而動竊而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族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動勇之兵因晉敗之便連乘會稽之餽售殺其詛詐之計煽其陵暴之心敗率大半

稱兵內侮天長食亂凶力寡繁齡年之間奄傾首作自謂法苑
釋舜設物君臨此泰方隆一年惟未俄而義旗電發忠勇奮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逾月而凶渠即戮更延隆曆復振綱網是知
神器不可以闕于大機不可以委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
道濟含靈前古所屬求其祥形雲玄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寶
克享鴻名久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文之公發豈足數哉
適所以卜紀元常領正統嗣摩金行之揚難成宋氏之馳除者
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贈王夷

史臣

孝宗因襁抱之實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
人物論 十九卷 九

才楚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
哀王賈重可以爲君而鴻和穆天用歷其德東海逮計龍之駕
屈放命之臣所謂義弱勝剛強得蓋其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立冊

史臣

前史稱不有廢也若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過油雲
而驟首濤沉川而能躍以康一旅之衆所以開帝圖成湯七十
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濟補考圖於已未事與於斯則
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叱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奉入太
宗晏駕羣康繼業至大誘其恭恭臣自頂於時助逾劍岫而騰靈
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云戰旅嘯吒成雲石臂間出舊德斯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處之足以正紀綱桓桓之夙夜王家謝安
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羣民自民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
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修總形垂威恩平樹道子荒平朝
政國寶策以小人拜授之宋初非天官衛刑之貨自走推所毒
賦主嘉然氏威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開烈宗知其抗直而
惡聞違耳肆一醉於崇朝樂千體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聰
神旨而全行類地柳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辭
已傾覆也錫符堅百六之秋乘泥水之襲帝號爲武不亦儼哉

武帝

顧充

孝武之立也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星流甯望南寇淮肥毋益
人物論 十九卷 十

既非吾有義德復爲所破豈若疾風之掃秋葉且欲以氣吞之
京室貼危自官恫擾憂根本者有左柱之虞矣幸安石公有文
雅之才廟堂之量處分已定勿度重率一隅之兵是傾國之旅
而二十年阿堅敗江湖遠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初敗則司馬昌
明爲得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秦凱方旋騎氣概南會淫
道子以率詔當且與之重如殺免之尊寵如得握之嗜酒而好
家若鐵兒幾傾壞矣朝綱不振恩威不立毒賊肆滋於庶威廣
方且動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嚴旨
脫口龍婦堪荒古曰貶酒闌色所以無汚淨思斥諫所以亡
何不火焚哉

謝安

張拭

符堅據秦八冠方是時晉室之勢亦其殆矣然既非吾有而
義乃得之破在他入宜忍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乃以僕不
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剡牢之軍卒以成功蓋其
方畧是定非徒倚苟然也安於用人多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
玄有謀慮善使人而卒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
之道當以可正相須使玄特重兵子後此正也彼軍之精
也聲丁則此奇也秦兵既近客調平之懷其鋒直神而勝之
亡者六心失配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并奪其心故也安之
人物論 十九卷 十一

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擾其機情鎮物豈固
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
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相冲是舉亦
無謂矣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
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耳耳以當時晉室之勢
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手觀之非特安方畧之
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且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
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
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謝安

陳師諫明

晉室之軍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之著號定國立功名者
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符秦最著然愚以爲非文靖能也天成
之也夫桓溫吾知其無能爲也何者溫之時與操懿異帝非其
所附而翼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却起也其它則王
謝之良足相之孫而心儀晉者也且號爲持拔者輩忠之袒押
其子子弟又矯補統帶之徒易與也其所比有華者文靖大小
令與溫抗衡而後殺者也其亡則文靖大小令之連也故溫非
操懿比也溫之睚眦殺操置其君知英然而終不能改王趨有
以也執不可也身病且死矣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
無懼之至耳以文靖之位勳高晉之靈樞大義而折計窮力振
人物論 十九卷 十一

盡死之祭夫如拉朽木又何易耳而姑緩之以待其變焉夫計
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變無以待不變者也不死則
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釋則文靖爲之也故制
溫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
八千人支勁流之衆勢必無萬全而不爲之援也銳練之軍出
股內杙然而不中情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今秦以師繼晉
而以備師單晉之左司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
潰亦必敗敗則荆楊廣陵之墟且雪元而蹠之而晉不替矣故
其御溫也是天舞溫以爲文靖名也其發符秦是天破秦以爲
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大

寸進也又饋之粟矣尚何論御温破符秦之事乎若夫雅量孤
度傲然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首士冠焉

謝安論

湯聘尹 明

謝文靖當秦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與酒不廢也宋人謂其以
秦秦館就前相行是以不懼嗚呼是何亮賢者之薄也豈彼未
親安之乎索即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徐與公諸君汎海中流風
起浪猛莫不色阻聲誼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至于大司馬
入朝公與之有新舊之迎温伏甲設饌從安幾朝士坦之容
儀失節而公也雍容卑庭趨席方作洛生詠飄浩浩洪流且曰
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鐔問者尚堵輩温笑矣而觀其神

人物論

十九卷

上

字者定死生利害不人於其心在易履險百里不喪七嚔則其
人也且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國公方倚僑遷亡之不服而吾又
示之以弱是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軍不秦也是故辭以鎮
之逸暇以待之庸以紓國人之懼而疑敵人之伺我驚悸臨敵
而莫相策公操屢而飲博皆是道也豪傑之所爲豈恒情之所
能測哉

謝尚謝安

史臣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秉將相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者資之以端拱鑒并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
氏乎簡僕任紹平臺政彰分圖正議云倡義禮而後弘道言

既補雅樂銜而還僞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
嘯詠山林泛浮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隱隱之致聲而視辭靡
而襲米組去銜必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樂倫以之載穆符
堅百萬之衆已曠吳江恒温九五之心將移昔典衣冠易處遂
運崩心從容而杜嘉謀堂衍而清靜冠宸居復太山之固維揚
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
之資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温養樂生而固
張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圖之儀制豈宜若
是康樂才無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初冠望之而土崩瀕頽
之師中州應之而席捲方欲西平華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
人物論

十九卷

上

謝玄

真德秀

夫宋王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
多以私意量之於雖則妻於親則德安也有見乎此而以公公應
詔苦者晉祁象舉其子祁千秋仁傑舉其子尤嗣亦知能於
俗見之外若趙文國爲帝求取名將而曰無助老臣夫豈計較
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忘以靖遠之烈於人哉亦其
兄時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子論之曰美也
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魏文國不知有
已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有秦難有計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

一也

安帝

儲遂良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魘之曰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此者也雖有手撻我虐心存舊國聞言無良忽焉驚散共是桓玄乘衆勢如破竹六師咸戍豐馬祖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其食行之寇若乃勢過難測則蔡皇斯甚於越之代記重丹穴會稽之侶嗷嗷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青而不恨夫五運攸平三微數盡猶由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墮落人有鈞之流連者也

恭帝

司馬光

人物論

十九卷

十五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漸漫河洛重黎華代宮闕盡燬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避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慕種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魏獨明帝英武克濟大難不幸草國不承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畔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遭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主導下壺過陶侃謝安謝初唐為之臣也群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評 偏安於諸賢喪失於道子元顯自年存亡明知如指掌

劉穆之

史臣

晉謝安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崇宗

重隆矣重之以爵國啓亂加之以元顯顯虐元祖宗之運與群公之積望莫不並散米雕棉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富發約私藏由是禍基東歛難結天下流涕爭主道不絕者如經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軍布平道草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檣之間咸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承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為也為一代宗臣配享清廟其後然哉

王彪之

方遜志

人恒病平才器不足應天下之變才器是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及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平才器之優而不貴平才器之用之得其常譬之千將其和用以誅羣盜賊則為勇用以為盜賊之事則為說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去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為晉伯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火燒不死則聲晉必矣入朝而解海西公是基款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太義而拒之使大氣之徒無所肆其強囑之義則善矣不能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則伴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義動色不知所為之頃乃為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太后令而展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為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廣

人物論

十九卷

十六

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屬辭決以大事非易者不能也然使施之能以是折溫於朝本易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施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却起之下而後世猶謂施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朓嘗薦道成有立使之辭宋主璽綬賜爲不知引批而卧施才智非施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德不可及者殆牖類耶

評 施之此舉其以莫邪干將爲盜賊事也惜哉

郭巨

方選志

郭巨埋子世傳其妻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妻君子弗爲焉也人物論

大校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資發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

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放廢不忍君子之喪之兄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

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局以賜之金呼謫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陷無後之大罪又

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矣以女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徵幸於偶爾好事遂美其非義之行託名教而不

慕其失人之好異我甘其熟乎或者大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郭巨

林俊 明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憾而能孝者養養也母食必問所與與孫猶人情母愛之失哺愛非順也况及之遠之已

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問敢可平告之可乎難爲巨之辭矣使母前其孫以吾故埋死悲巨食不食犯難爲巨之言矣春

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弒巨殺母矣母固無惡巨不得厚葬以絕父子之倫別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者失之矣殺子事者殺

子事母歸一也巨更何故事母顧謂者不以右攸則不得石巨人物論

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幸有之得金囊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冊書足信乎曰无無謂好事者將埋巨於孝不知說之

郭巨巨於教天下厥倫巨始也作郭巨辨評 二公罪巨其言皆同掘地非埋兒其見不卓好事者神

其事信然矣延志謂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五柳先生傳

五柳先生傳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字號五柳樹因爲號焉陶靖以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母有急念歡然忘食性

嗜酒家食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歡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懷情去晉裴頠謂不蔽風日短褐

矣結草飄風空宴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願示已志

也時有晉先人徵先生吾誰與歸

朱熹

此自終贊曰
豈其有言不成厥代貧賤不及及於富貴極其甚且若人之傳
乎酣醺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與焉天氏之民與

陶淵明

釋一翁

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易其守也隱味不足累其
真也文辭不足以清其志也然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累於情樂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思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

人物論

廿九

十九

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觀物因時起志因物隨言因志發詠因
言求詩因詩成者陶公有焉

陶靖節

李廷壽

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章不群跌宕若朗獨超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
而退不吝情去留衆皆滿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味世或疑其偏偏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非酒爲迷者耳至
開三逕門種五柳高卧其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
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爲辱不以貧乏爲病至其耻事二姓恒題
義應甲子則先生大節與晉陽爭高其所謂放清風於衆棄者

陶潛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公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葬爲韓報仇雖
擲浪之詠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察秦誅項以獲其忿
然後棄八閭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垓九垓之外千載之下聞其風有想像嘆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沒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以樂見而其高情遠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爲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其於天命民華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人物論

廿九

二十

所在倦倦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述屠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備光義
之詩非不脩然遠也然夫身於新莽綠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題陶淵明詩

黃仲昭

陶靖節詩蕭散冲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滂泓
灑逸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喜愛讀品以爲自漢代詩十九首
而下惟蘇子卿可以謂顧之其餘皆當避寬而場也或疑靖節
累世仕晉留侯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爲韓報仇靖
節則托於酒而於焉雖終身不仕宋齊即可尚視留侯終有不

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爲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項節過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通者不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祇奪綱晉之陵遲忠憤激烈之氣每每於詩爲發之觀其評判軻者可見矣項節之於留侯逆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遂備述之以杜群惑

劉裕

頌元

文帝之時東錄西錄互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致孫恩竊水島爲水仙桓玄好天位爲天子而奄奪氣急前軒後輕難以枝梧章澤之間英雄崛起劉下邵張騰率先獨力一呼以破賊黨焉遷殺天子之賊而舊物及正吾乃幸裕有樹晉之功成匡合之勳也奈何劉道民進根本之謀修然有敗主敗吏之責而劉裕方爲國重豈於桓玄舊情肅於胸懷遠避形於居廟如鬼如城猛氣橫飛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凡七見焉又以昌明之後向有二帝而然君役止恭帝力二年而與午之曆然欣然耳心碑劉公矣噫

魏志

廿

地前 劉淵隱曜 五胡附

史臣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殺之還遠猶惟外侵而處之封畿魏我中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嬰王失馭戎馬生於閑洛至於羊融弱效立權機與表

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方之下是以雙馬鴻籌乘機約變五部高唱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敗與王之累骨都蘭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檢仇有南郊之祭大我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難使中勒極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偏風庶幾正直則音野所謂井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文明參則信不由衷自華弘遠親之爲夷處華雖終戮武窮兵殘忠害塞侯人方嚮並后敢馳驅密類於回天疑料難於炮路達豺狼人物論 十九卷 廿

之將逐唐大之師懸旌清分庭陷洛鐵馬陵山胡旋連粉忠貞於戎手縶縶紳於京觀先主并厥乃春維舊都宮室咸成及軍降疾占未行人漂漂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譚歸於有德愛及三代乃用于戈將以振旅極湯於唐天會鑒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施乘時與兵管野投榮既隨可以絕言而輕呂勇揮形孤三蔡豈若響清鍾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點自來錄君今處古曰游歷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後天子以行勸樂與以執蓋唐珉之游既華重復加之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集泰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

臣也亂政虐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顧劉天
資雄勇通偏時艱用兵則王霸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
襲類或有可稱子達納忠高雄變懷和包赦且明麗觀而師
之所處刑棘生焉自絕疆藩稱成勁敵夫之所服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資斧酌戎杯而不應有若假手同平拾芥豈石氏之興
與何不支之甚也

漢劇淵總論

管一德明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
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三楚徐趙皆中國侯也聖人特數
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一以夷狄待之其見千經不稱王而
人物論

才凡愚

其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言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
旦入我中國僭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鳳
幽王時大戎嘗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祇而天下不
能有也夫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晉中國之疆而相是數
十年者我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
馬氏之罪也按淵攻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車皇親而某
子姓亦遂為劉魏與遷其部洛散入中國中國方養之如鵠兒
而彼見以為御之如奴隸焉常一日忘中國國蓋至于音而劉
氏始疑發盛矣蓋至于淵而劉氏始効勃起矣淵常恥隨唐無
武鋒淮無文其志已可樂見蓋且不能更邪猷之風遺之出焉已

最失策而李蓋主渾之統方且交養其才而欲畢之重任噫淵
果果樹魏能則京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楊琰有諫
王攸有諫瑛規淵志若燭照數計而棄下者其如晉武之不聽
何履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綱目于此為左即則書為何
奴北即都尉則書為何奴五部大都有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
皆冠弁借益糧儲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宜勇如曉徒如
彼勸賢士左提右挈而二三輩又相與謀効力于其間一
日得立在都為副監重請歸會雖不許還帥五部則許二監之
首未必指日而應而虎兇出師幸于二監者多矣向安得而制
之哉嗚呼天胡不欲與劉魏絕不慮生此人而見司馬氏骨肉
人物論

才凡愚

其

相殘此亦南唐之類自效於主君者也後呼韓邪之妻在此時
矣淵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然有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
漢主以結安樂公權之後而一遷左國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吃
吧指魏靡不如焉而五年之內一寇太原西河再寇洛陽三寇
魏及頃立四寇黎陽五寇鉅鹿常山六寇靈關七寇徐豫八寇
諸州八寇東平琅琊九寇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躪之場
而銅駝船在剽掠中矣向非荀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
行酒糧進宜至劉聰而後見我五胡之亂淵為作備无海之頭
然地可坐食每請更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吾人也

漢劇淵總論

管一德明

劉子之和繼之而大司馬職權千萬最也於近郊則和亦寄坐焉耳魯卒攻職而行祇逆甚著款一兄又殺一兄又蒸一太后已非人類而變廢尊卑抑又甚焉是時劉現款討之而力不克苟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舉兵因寇襄陽青州失守因寇江王行役執因寇洛陽晉雖羽微徵兵兵無至者越乃悉率見兵至國而行卒之與衛缺人囚執太子鳴呼晉為豫章王賜聽以拓弓銀現知呼小兒今為晉太子而至使屠各小醜執而臣辱之此豈天意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為痛心中國至此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蝕危憂為之左柱人類為之漸滅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晉天之假手以當曹劉之

人物論

史記

卷五

恨樂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意漢綱創殷之二十而六劉之寵遂踰後宮納新學之二女而月月光華並列左右立蔡氏親立王氏婢而歷落樹芳作追遠國作李中堂作鶴鶴感而大興土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侯者殺將作大匠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道晉未殄已蜀不賈石勒謀擄于趙魏曹魏欲王于金春而肘腋之變已胚脂醴于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寇焉嗣四寇長安餘親未掃檣宮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衣履佳矣悲夫悲夫天下之說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舉況以雌楷之後而碌碌如廢帝者哉封侯未几再行弒逆故綱目書廢帝名

示以見晉與魏臣躬行大惡人入得而祖龍之耳晉不能生劉劉黎以顯天子而天為報之稻堂失火而魏子二十一人盡焉燬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客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大司空斬畢屠其族戮其寵卿及其父胥火延其宗廟盜賊之子卒死于盜賊而天所以報劉聽之辱二帝者亦夏相當矣嗚呼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晚計敗人必窮其極然後取之雖嘗一敗于魏父再敗于秦嶽而魏南都應有力焉魏執二帝雖有力焉羊氏鎮秦中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

人物論

史記

卷五

武帝之混蓋亦我狄之雄俊矣屠各子豈無帝王之意耶丁斬準之亂劉氏已無子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于缺也議為人則拓跋南亮非傳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晏之謀什將子遠之囚納晉豫和苟之論而謂二侍中愚無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晉國之故而廢晉之法及其楊文醜使則陳安授首雍州西河則張茂獲焉可不謂能建功能討賊者哉所可嘆者始與新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痛敗之役斬將來旗枕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餘不可當不知晉中十萬老師百日而屠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為矣胡

將軍以初銳擊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盡在成畢次之不能阻
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驕于臣沈于酒
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甌之固適所
以自圖而已矣是時國君雖喪境土尚完併刀死守天下事尚
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奔還屠
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于史雖非有弑兄殺弟如聽之暴
非有亂倫敗度如聽之淫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為禽虜為
天下笑言其恥聽為虐已為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為敵
人之所來其勢固應潰敗矣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
卒也而殺劉曜者甚為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尚未有

人物論

十九卷

廿七

石勒石虎

史臣

夫振綱救弊帝王之師也竊見時暴戎狄之舉也蓋蓋維種自
古為虞夏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乘
之機視危亡之隙而能不嘯群鳴鎬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
羌渠見奇醜類聞輿上堂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東甬識其
為亂及惠皇失勢內崩離遂乃招聚羣徒乘間煽扇度劉我
都邑剪害我黎元入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類仆警恭魂
作龍溪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與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
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噬觀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

詞調慷慨元超於古無陳其亂政之實數趙租於襄國數以無
君之罪於是踴躍趨趙并吞韓魏枚奇材而竊微號擁舊都而
抗王室視趙秦魏晉諸羅甲冑開庫序卿敵懼威而敵款絕域
承風而鈔賈則古之為國易以加諸趙曰函殘亦一時傑也而
托授非所治厥無謀勇殖嗣族業歸德養斯乃知人之間為李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約資於羊質驕暴心於狼性始懷怨
默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後繁興各歸相尋于戈不息刑
政嚴酷動見誅夷謀逆道遠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
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戮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并臻
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患致成有大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
人物論

十九卷

廿八

後趙石勒總論

皆一德

晉氏失馭廣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
以羯奴之種使上黨旁其倚門長嘯時世固已遠矣初從
及桑既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而集天冠人物為君子當是時張
實為謀主而自比于房此所謂處而置者也襄主之役召室王
公俱就食虜王夷甫以壯聲朝名蓋四海者方且顧首乞憐求
為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固有以成之抗
已而外執新瑞內誅王嗣王彭祖計擒則計擒之廢歷登可謂

則建國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
帝王不爲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商之也勒未嘗絕于
而雖自絕之趙王趙帝動豈不能自爲之耶始而劉氏構隙
而劉曜成腐敗大天行軍備腐落正如今月皎然豈放
而德司馬仲達孤媚以取天下耶勒雖自不知書而時以其
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衆來奔而伏劍謀之有
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臺
辟雍舉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于此發而進于中國則中
國之雖然中國方晏安江沚而至使武卿翔夷傳以易中國之
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道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

人物論

十九卷

十九

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豈多憂
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惜惜昧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大石
二十餘年而大軍于之號不以授之虛而授之黃物婢兒世龍
豈不足復何堪矣蓋至乎弘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案何
把臂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
不見弑于聽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虎
信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不若于聽而長
淮以北生民日爲之塗炭也

後趙石虎總論

管一德

自石勒聚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動施之後虎族

嗣君謀將相于是肆志滿堂驕淫廢及百姓嗷然喪其生之
心作庭燎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巨丁夫死于外老
羸死于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寢履其皮者也幸而始
攻段遼燕人敗之既迎段遼燕又敗之既而大開宛陽燕又敗
之其氣少衰其意火沮不然吾未知生民之難驅更復何極也哉
元規表隋伐地計欲開復中原春秋大復仇之義故綱目子之
不知當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廣言險阻不若
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
不能禦鯨鯢而河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得其
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它日

人物論

十九卷

三十一

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被劫奄論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
李步何是時二政分權宣稱送省而除拜生殺皆失于中獨是
殺一遂而復得一遂也殺讓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日
是爲驚魚散之勢也三敗于慕容而見辱于李壽是誠國外患
醉起而交攻之也至于狼欲成德白馬集庭國家將亡必有款
鼎尚不知悟而爲之移二城攻涼州爲南伏西討東征之計是
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慕容之捷實不足以當重
生之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及困于抱罕
天耶人耶晉尚有人安可圖耶堯林之戰苦役晉人太子之出
我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復何愁蓋方以抱

弄孫爲樂而不知殺嗣以後繼大楚宣矣取灰分置交道而
公孫亦且不免矣始緣遂既殺宣司馬氏父子相殘虎所噬笑
而竟使後人復笑後人夫東官謂成續是成亂攻後下辨長驅
而來向非氏竟破賊安得保首領千闕下其太子世立遵殺之
世立鑒又殺之鑒立闕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育嗚呼虎
威彼平陽江而登華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
情而宗祀殄滅喪亡之禍嗚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而羯奴
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閼總論

管一德

愚按石閼之死亦石閼殺之也綱目歸獄于鑒所以見背公忘
人物論

十一

十一

義者必蒙自遇安之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弑君之罪同故閼之
殺鑒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弑良有故哉當友
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祗稱帝綱目不諱而
一時號弑仲符健之屬皆樂爲之從閼雖戎卒數萬不戢于石
旌旗鉦鼓不戢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立壽松之
壽矢石祗伐魏雖敗猶榮而慕容恪來之冉氏事滅嗚呼豈可
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聽之惡極矣禍延于陳族之曜而終以滅
亡唐之惡極矣禍延于廐養之閼而終以滅亡積惡之報曉然
可見要之屠割之慘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謀賊之舉又不出
于中華公卿之貴而出于儻蛇封豕之群君子于此有遺限焉

慕容氏

史臣

觀夫北陰衍氣配屬彙生隔閼諸華登教置之漸雄據殊壤貪
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季紀興干槿符推亡之
功掩恨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厲英安偉量
是曰遺豪傑迹蓋而是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而
象能致罰昭大訓於姚興兄年放命征禍匪戰終其恨心割邑
屠城客地騁其贊賊既而二帝造平陽之醜校兵競運五鐙啓
金墜之祚率禮縹緲潘動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侯國
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策欤哉然其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勸農桑救地利任賢士諒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人物論

十一

十一

華之基焉元宜體貌不恒暗得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畧于時
群雄角立爭奪往辰顯宗主登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男朝綱
不振天女孔艱遂得據已成之寶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陽則烏
九捲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權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二重爵不改伯齊桓桓宣九合位止
爲侯瞻裴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縹緲難肅此之謂平宣英
文武無假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察首圖中原燕士怖其暴莫
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襲傍隣威加邊服
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運編鴻名俞安寶錄將唐捲京洛
肆其驅聚之徒宰割登元繼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朕

此之由非夫天厭秦室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哉
打不親厥務督輔故賴遠臣控諸於是陷金甌而款河南也
洞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頻亟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觀言而
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今秦即世虐逼亂朝垂以勳德
不察許以窮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說人襲交亂之風輕都
反速其從樂敵幸偷其備以拱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白溝渝境衝輦暫撤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而
劉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後 慕容暉

史臣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主塞之雄方樓市朝屢設
人物論 十九卷

雖唐歷晉臺秦夫登黃條威震本朝以雄果見循而底竟見敗
承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畢盾難龜狼心自野
淮南夫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王木之祥云龍斬非新而
遺棄踰石門而長道遂使翟氏皇從鄴師宵遁收難趙魏驅駕
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逐逐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賴帝理宗情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勾踐歸吳五千之卒惡有素殊二霸衆微一旅
荷拔而傾山嶽勝而御風雲維衛人亡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徐伊悅於西陵信符氏之意固非晉室之鯨鯢矣
符氏

史臣

自西京殄復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塞有遷書龍之穴千
戈日用戰爭方興獨逐鹿之並驅若曉鳥之雁定符洪押鑾殿
之旌紫雲謁廟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萬毒未
遑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忠野之衆投山西之陳懷僞文
之嚴險總三秦之衆銳敢窺大晉遂寫鴻名校教數種有可言
矣長生極虐皇自率由親履象之此謂法星之夜飲乃生靈之
命義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魚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稚童壤安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詠詠挺草木之休
徵尙更幾回慕容偽歷遼明王之德教聞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愛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總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

人物論

十九卷

史臣

諒耳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名備曾效足杞梓王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騰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避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焉而歎歌託稗寫以成頌固以功俾
榮烈宜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豈多之比也既而足以率世
諫譴謀輕敵怒懷窮兵驅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大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為穴駐蹕疑山夙齒以俟焚材華臺以
須歸命魯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寧盈雖矜於陳野之強終致昆陽
之敗遂使克集候間役寇同階步操塔其禍先聲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恥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符不乘亂僭竊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
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

司馬光

符氏之強也氐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取而角立為
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於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
猶西取關中并姚萇却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材英畧加之慈
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燕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阿停索頭屠
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人物論

十九卷

五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禁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離中之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復昔之俘囚降虜皆起
而為敵數月之間寇雖徧於四方戎馬蹇於郊甸以至身死人
手子孫珍歟何哉論者皆以為秦主堅之亡由不殺慕容皝姚
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盡其秦之能臣也
烏能為亂哉李充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
民未有不亡者也秦主堅似之矣

符堅

王世貞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剋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
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應道者一

夫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師不
得展其用而內顧也所謂率三軍之良以攻王 攻師師節
一崩而天下之心盪搖一也堅又不當舍利而先壽春大桓冲
雖心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勝奪
矣陽平率張疑寧衡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荊荆必破桓氏必
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舉率慕容皝之輩以二
十萬分據長淮之南以綴謝玄如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
據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獮
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兵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
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

人物論

十九卷

六

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天
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盡起而應之寇亦從而訐焉不
踰殷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
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猛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
由江而達者也難以賀鶴歸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海有以制
之也堅以六十萬而饋亮以六十萬而試魏太武之蹙百萬雖
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士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
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
也夫晉伐吳而同者使宰相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
敗論哉

傳望任王猛

南宮靖 宋

猛於主殺兄篡承偽歷觀其聰敏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若臣遇令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為諸葛不能離親戚不放妬仇騰騰數路數猛則點騰騰特選猛世與猛爭論則新學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歸自豪右震悚道下拾遺丘強國富貴又昇平猛之力也

王猛

張氏

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一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桓溫入朝嘗被褐迎見溫知所以敬之笑後以呂舉機荐于秦王苻堅堅欲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畫人物論

十九

廿

志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茂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此多稱之猛誠才將才也今亦難得若也謂晉止朝勿圖其有深善愛哉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使猛見桓溫之時出而共事機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望而猛不失為中興名臣惜夫

姚氏

史臣

自長江徙御化龍劍紫巨寇乘機而未盡戎馬交馳而不思解重氛於六度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是繁七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札貞詞於暴主聞心訓於危朝貽殷之鑑在臣歸

順鳴哀之家有足稱焉景國弱嬰奇見方孫策許其幹識舉

泰斯言遞踐迷途良可悲矣景及因仲襄之緒驅符亡之會哺

命群豪恢弘霸業取容坤之膺併定西秦性雷聲之鐸載寧東

北在茲茲畧是冠凶徒列樹而來斬宮雖云效績存棘而陵舊

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妾也子畧冠權劫敵荷成先指履

辭訪道側席求貴收友弟以壯其親明賞罰以昭其下英聲蓋

節成牙畢命取汾絳隨許洛以備燕而藩偽蜀夷隴石而靖可

西俗阜年曲並遂安邇輯雖楚壯秦緣何以加焉既而選志

弗虛後患委京都于未髮授朔方於赫連導已生災播禍

罪說招禍蕭牆暴發戰無靈敵人有危心豈宜驛後雄圖復添

人物論

十九

廿

恩於介士翽崇說說加殊禮于秦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麗衣脫食始將萬數杭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鄴鳴都之賢況乎偽境日侵家基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寬嚴挫敗是之由坐視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獨傾樞之餘內難方殷外知斯報王師仗順拜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軼道物微則逆抑斯之謂與